



*The Mind Smiles*

佛  
陀  
時  
代  
的  
女  
性  
證  
悟  
道  
跡

微  
笑  
了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釋了覺 釋了塵 著



*The Mind Smiles*

佛  
陀  
時  
代  
的  
女  
性  
證  
悟  
道  
跡

微  
笑  
了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第一冊：比丘尼篇

第二冊：女居士篇

釋了覺 釋了塵 著

# 目次

---

## 第一冊：比丘尼篇

【作者序】傲然微笑伴浮雲 .....	08
第一章：因為您，僧尼梵行立 .....	13
👉 資深第一比丘尼 — 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 (Mahāpajāpatī Gotamī)	
第二章：無畏獅子吼 .....	53
👉 大智慧第一比丘尼 — 馱摩 (Khemā)	
第三章：縈繞蓮花的傳奇 .....	79
👉 神變第一比丘尼 — 蓮華色 (Uppalavaṇṇā)	
第四章：絕處逢生的奇蹟 .....	113
👉 持律第一比丘尼 — 波吒左羅 (Paṭācārā)	
第五章：你唾棄之物，我亦不眷戀 .....	129
👉 說法第一比丘尼 — 曇摩提那 (Dhammadinnā)	
第六章：當自恃美貌時 .....	145
👉 禪定第一比丘尼 — 難陀 (Nandā)	
第七章：殘餘的生命，分秒都是恩賜 .....	157
👉 精進第一比丘尼 — 索那 (Soṇā)	
第八章：施燈朗耀俱無礙 .....	169
👉 天眼第一比丘尼 — 薩故拉 (Sakulā)	
第九章：情愛只是夢一場 .....	177
👉 速證智第一比丘尼 — 跋陀軍陀羅蓋薩 (Bhaddā Kuṇḍalakesā)	

第十章：清淨梵行的伴侶 .....	195
👉 宿命智第一比丘尼 — 跋陀迦比羅尼 (Bhaddā Kāpilānī)	
第十一章：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的守護 .....	223
👉 大神通第一比丘尼 — 耶輸陀羅 (Yasodharā)	
第十二章：大醫王的一劑藥方 .....	259
👉 持粗衣第一比丘尼 — 翅舍瞿曇彌 (Kisāgotamī)	
第十三章：瞻仰佛身不飽足 .....	275
👉 信勝解第一比丘尼 — 私伽羅母 (Sīṅgālakamātā)	
第十四章：風塵女子亦可證最高道果 .....	285
👉 菴婆巴梨比丘尼、半迦尸比丘尼 (Ambapālī, Aḍḍhakāsī)	
第十五章：解開輪迴的枷鎖 .....	301
👉 伊悉達悉比丘尼 (Isidāsī)	
第十六章：孩子，感謝你讓我遇見佛法 .....	311
👉 烏毘利比丘尼 (Ubbirī)	
第十七章：賜糾纏者的一記猛棒 .....	317
👉 蘇巴比丘尼 (Subhā Jīvakāmbavanikā)	
第十八章：淨除惡業不如不作惡 .....	325
👉 普娜比丘尼 (Puṇṇā)	
第十九章：為修行，豁出生命 .....	333
👉 悉哈比丘尼、瓦德悉比丘尼 (Sīhā, Vaḍḍhesī)	

第二十章：孩子的無情，我的增益 .....	341
☞ 鳩摩羅迦葉母比丘尼 (Kumāra Kassapamātā)	
第二十一章：女人之身障道否？ .....	355
☞ 索瑪比丘尼 (Somā)	
第二十二章：我欲出家，至死不渝 .....	363
☞ 善慧比丘尼 (Sumedhā)	
第二十三章：對孩子至高無上的愛 .....	373
☞ 瓦達母比丘尼 (Vaḍḍhamātā)	
第二十四章：道在廚房中 .....	381
☞ 佚名比丘尼、瑪帝卡母女居士 (Aññatara, Mātikamātā)	

## 第二冊：女居士篇

- 第一章：聖潔尊貴的佛母 ..... 393  
☞ 摩訶摩耶 (Siri Mahāmāyā Devī)
- 第二章：菩薩成道日的金鉢乳糜 ..... 421  
☞ 最初皈依第一女居士 — 蘇珈達 (Sujātā)
- 第三章：這大福報，不是幸運或偶然 ..... 445  
☞ 布施第一女居士 — 毘舍佉 (Visākhā)
- 第四章：過耳成誦無盡藏 ..... 481  
☞ 多聞第一女居士 — 久壽多羅 (Khujjuttarā)
- 第五章：慈心清涼月 ..... 493  
☞ 安住慈心第一女居士 — 沙瑪瓦帝 (Sāmāvātī)
- 第六章：火焰化清涼甘露 ..... 527  
☞ 禪定第一女居士 — 鬱多羅難陀母 (Uttarānandamātā)
- 第七章：天廚妙供 ..... 547  
☞ 施上味第一女居士 — 蘇帕瓦薩 (Suppavāsā Koliyadhītā)
- 第八章：不惜生命，只願你病癒 ..... 561  
☞ 看護病人第一女居士 — 蘇碧雅 (Suppiyā)
- 第九章：世間首位證悟優婆夷 ..... 569  
☞ 隨聞得信第一女居士 — 迦梨 (Kālī)

第十章：寧可失去世間財，不可失去佛法寶 .....	593
☞ 不動信第一女居士 — 卡提雅妮 (Kāṭiyānī)	
第十一章：菩薩五百世之母親 .....	603
☞ 可倚信第一女居士 — 那拘羅母 (Nakulamātā)	
第十二章：女居士之秤與量 .....	613
☞ 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女居士 (Veḷukaṇḍakiyā Nandamātā)	
第十三章：一夜千金，死後無人問津 .....	621
☞ 師利瑪女居士 (Sirimā)	
第十四章：世尊一諭言，惡婦成良婦 .....	637
☞ 善生女居士 (Sujātā)	
<b>【附錄】參考書目 .....</b>	<b>645</b>

【作者序】

## 傲然微笑伴浮雲

松竹寒柏傲凌霄，水月鏡花似夢影；  
柔中有剛絕塵俗，幽谷香蘭德馨馥；  
浩瀚星河耀大千，傲然微笑伴浮雲。

本書《心微笑了——佛陀時代的女性證悟道跡》以巴利聖典及注釋書為基礎，描繪出在佛陀時代的女性證道事跡。她們是行於覺者之道的佼佼者，如秋空之皎月，如幽谷之香蘭，她們的智慧及德澤在人間千古不朽。

這些尊貴的女性聖者們，確實曾經在人間活生生地存在過，留在貝葉經上的字裡行間，印證她們在修道路上曾經走過的足跡，寂靜的生命閃耀著不凡及精彩。僅僅藉由憶念女性聖者們的功德，她們即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雖然二千五百年前的古印度，時間、背景與今日大有不同，然而人類所經歷的苦卻始終如一。在未證悟以前，她們的生命亦經歷常人所經歷的喪子之痛、背叛之苦、難產之苦、



喪親之苦、遭人陷害之苦、被孩子遺棄之苦、遭丈夫拋棄之苦、情愛糾纏之苦、嫉妒焚心之苦、事務繁重之苦、修行障礙之苦等，甚至被各種苦厄逼迫而失念瘋狂。然而，她們之所以尊貴，是因為她們以自己一期的生命，將人身的價值與意義發揮得淋漓盡致，從苦中照見真理法則，進而轉凡入聖。

正展閱此書的您，擁有女聖弟子們曾經擁有的人身，或許正經歷她們生命所曾經歷的苦痛，她們鮮活的事跡或能觸動心靈，成為您生命中的激勵與鼓舞。藉由她們在佛法上的成就，增添我們對於解脫能力的信心，對於自己轉凡入聖的可能性更是毋庸置疑。

本書一共分為兩冊，第一冊為比丘尼篇，一共收錄二十六位比丘尼，她們全是證得阿羅漢果的聖尼；第二冊為女居士篇，一共收錄十五位證悟女居士，她們或證得須陀洹果、或證得斯陀含果、又或證得阿那含果。唯獨佛母摩訶摩耶較為特殊，她以天人之身而證得道果，由於其身分重要且特殊，因此亦被收錄在本書內。納入此書的女聖弟子們，還包括佛陀譽為「第一」的十三位比丘尼及十位在家女居士。由於在特殊領域具有卓越成就，她們被佛陀譽為弟子中具某項成就的第一者。

此書引用的巴利聖典包括《律藏》(Vinayaṭṭaka)、《長部》(Dīgha Nikāya)、《中部》(Majjhima Nikāya)、《相應部》(Saṃyutta Nikāya)、《增支部》(Aṅguttara Nikāya)、《小部》(Khuddaka Nikāya)的《長老尼偈》(Therīgāthā)、《本生經》(Jātaka)等，並引用一些注釋

書為輔助。然而，女性的事跡在浩如煙海的巴利三藏中僅是冰山一角，關於女性聖者的文獻十分稀少，此是本書面臨的挑戰之一。由於資料有限，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亦採納較為後期出現的《譬喻經》（*Apadāna*）。然而，這些資料的採用更清晰地勾勒出證悟女性們的特質及精神，將她們生命的精華與精彩展現無遺。

本書的文獻依據巴利佛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PTS）的版本為主。書中的人名及地名並未採納或遵循特定的規則，新譯或古譯、音譯或意譯皆交替使用。為避免讀者混淆，在處理擁有相同巴利名字的不同人物，則採用不同的譯法為二者作區分。這些人名或地名在每一篇文章首次出現時，皆附上巴利文。本書的偈言並非由筆者所譯，主要參考漢譯《南傳大藏經》及英譯本文獻，再對照巴利原文而略作修飾。

為讓讀者更清晰地勾畫出女性聖者的事跡與佛陀生平的事跡，此二者在時間線軸及脈絡上的相互關聯，在一些篇章亦加入佛陀的出生、出家、降魔、成道、初轉法輪等重要事跡。追溯源頭，佛陀為聖弟子們的慈父，聖弟子們皆是佛陀的法承嗣子，佛陀的事跡與聖弟子們實為緊密相連。由此，讀者得以了解佛陀的殊勝功德，一窺佛陀對弟子們在教化上的慈悲與善巧。

有關女性證悟者的撰寫，本書雖稱不上完整，但已儘可能地收錄重要的證悟女性事跡。許多證悟女性的資料極少而難以成篇，有些證悟女性則資料版本多有出入，故無法納入此書內，為此深感惋惜。

幾經波折而本書得以問世，感謝無以計數的因緣成就。至誠感念無上尊貴的佛陀出於世間，為世人指導解脫之道，由此眾多聖弟子遵循道路而證得道果，成就這一篇篇鼓舞人心的證悟事跡。由衷感念女性證悟者，在世間留下傲然不凡的足跡，在佛陀的教法時期，為女人的證悟掀開了全新的一頁。感謝所有讓三藏得以流傳下來的佛法守護者、感謝各部注釋書的撰寫者及譯者，若無前人的辛勤耕耘，此書則無法成形。

筆者德薄智淺，學未廣博，以此拙愚之智而嘗試撰寫證悟者的事跡，實為不自量力。倘若本書有任何錯誤、疏失與不足，在此向佛陀、阿羅漢尼、聖弟子們懇切懺悔，請求寬恕。

筆者謹以此書供養及禮敬尊貴的佛陀、無上的正法、聖賢的僧伽、所有女性證悟者及筆者的導師。由本書而生起的善德，筆者願與敬愛的父母、師長、親屬、成就此書者、出資者、四資具供養者、護持佛法者、閱讀者及一切眾生分享這份功德，願他們皆安樂喜悅，早日證得道果及涅槃。

倘若您從此書獲得利益，激起修行的意願，此書的目的已達成。獻上一份誠摯的祝福，期許閱讀本書的您，了知法的真實本質，一切善願皆得成滿，成就無上道果。願一切眾生同霑法益！

了覺、了塵

2018年11月9日

於馬來西亞靜慮林

# 心微笑了

佛陀時代的女性證悟道跡

*The Mind Smiles*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第一冊：比丘尼篇

——資深第一比丘尼——  
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

# 因為您， 僧尼梵行立

Mahāpajāpatī Gotamī

第一冊·第一章

僧團的首位比丘尼，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sup>1</sup>（Mahāpajāpati Gotamī），為比丘尼僧團成立之期的首要核心人物，亦是比丘尼僧團的發起者。她尚有一個特殊的身分，即佛陀的姨母及養母。猶如親生母親一般，她守護著年幼的悉達多菩薩<sup>2</sup>（Siddhattha）長大成人。

由於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不凡的出離心及堅持力，造就後世女人得以出家的因緣。她的不放棄及勇猛，在佛陀的肯許下，開啟了比丘尼僧團的先河。

---

1 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又譯名「大愛道」。

2 喬達摩佛未成佛前，稱為菩薩。

## 猶如親生母，佛身守育者

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出生於天臂城（Devadaha），父親為善覺王（Mahāsuppabuddha），母親為善相王后（Sulakkhaṇā），姊姊名為摩訶摩耶（Sīrī Mahāmāyā Devī）。在出生不久後，婆羅門觀其面相而預言，她將成為「眾人之首」，因此命名為「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又預言善覺王的兩位公主在未來懷胎時，孩子必定是轉輪聖王。

當她已達花樣年華時，淨飯王（Suddhodana）將摩訶摩耶及摩訶波闍波提迎娶至迦毗羅衛國（Kapilavatthu），並立摩訶摩耶為王后。隨後，菩薩為成佛而從兜率天下降人間，入王后摩訶摩耶之胎。

在大曆第六十八年的衛塞月<sup>3</sup>（Vesākha）滿月日，摩訶摩耶誕下悉達多菩薩——未來的佛陀，在七日後逝世，轉生兜率天為善喜足天子（Santusita）。<sup>4</sup> 隨著摩訶摩耶逝世，淨飯王將摩訶波闍波提冊立為王后。

在悉達多菩薩誕生三至四日之後，摩訶波闍波提亦誕下王子難陀（Nanda）。雖然淨飯王已精心挑選二百四十名宮女照顧悉達多菩薩，但是摩訶波闍波提卻依然將剛出世不久的難陀王子交給乳母，自己親自授乳及養育悉達多菩薩，待他猶如自己的親生孩子一般。

3 「大曆」是佛陀的外祖父——天臂城的安佳納王（Añjana）廢除舊曆，新訂的曆法。大曆元年相當於西元前 692 年，因此大曆第六十八年相當於西元前 624 年；衛塞月（Vesākha）大約在四月至五月之間。

4 悉達多菩薩入胎、誕生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一章「聖潔尊貴的佛母」。

悉達多菩薩在二十九歲時，離開王宮出家修行。<sup>5</sup> 在大曆一〇三年<sup>6</sup>的衛塞月滿月日，菩薩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成為人天導師喬達摩佛<sup>7</sup>（Gotama Buddha）。

## 佛陀初返鄉，展示雙神變

佛陀成道後，淨飯王曾多次派遣信使前去邀請佛陀回鄉，每位信使皆有一千名隨從陪同，但是派遣的信使在聽聞佛陀說法後，紛紛出家修行，忘了他們原來的使命。直至淨飯王派遣第十位信使——迦留陀夷（Kāludāyī），並以「務必傳達邀請訊息給佛陀」作為出家條件，才成功邀請佛陀回到迦毗羅衛國。迦留陀夷初次見到佛陀，佛陀即為他說法。聞法後，他證得阿羅漢果<sup>8</sup>，成為善來比丘<sup>9</sup>（Ehikhkhu）。

當時，在佛陀成道度過首個雨安居後的第五個月，佛陀住在王舍城竹林精舍（Veluvana）。那時，出家七至八日的迦留陀夷比丘心想：「寒季已過，春季已至，大地覆蓋青草，

5 悉達多菩薩作大出家的事跡，請參閱第一冊第十一章「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的守護」。

6 大曆一〇三年相當於西元前 589 年。

7 喬達摩佛（Gotama Buddha）又名瞿曇佛、釋迦牟尼佛。菩薩成道證得佛果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二章「菩薩成道日的金鉢乳糜」。

8 阿羅漢（Arahant），指完全解脫者、一切的漏盡者、斷盡煩惱者，包括諸佛、獨覺佛及阿羅漢弟子。阿羅漢有五種含義：一、已遠離一切煩惱；二、已殺煩惱敵；三、已破輪迴之輻；四、有資格受資具等供養；五、對惡行已無隱秘。

9 以此方法出家者，因其過去具有特別善業的緣故，當佛陀說「善來，某某！」此人即鬚髮自落，具衣鉢，現出家相，得具足戒。



森林綻放美花，道路已可通行，這是佛陀探視親族的大好時機。」於是，迦留陀夷比丘以六十四偈優美之詩偈，婉轉地勸請佛陀回鄉。

佛陀問道：「迦留陀夷！為何你以如是優美的詩辭，促我回迦毗羅衛國呢？」

「世尊！您年邁的父親——淨飯王，希望禮敬世尊及僧團！懇請世尊返鄉探親，以示好意。」

佛陀接受了迦留陀夷比丘的建議：「善哉！迦留陀夷！我接受你的請求。你前往告知比丘大眾，準備返鄉之旅。」

「好的，世尊！」

於是，佛陀率領二萬阿羅漢，前往距離王舍城六十由旬<sup>10</sup>外的迦毗羅衛國。此二萬比丘之中，一萬人為淨飯王派遣的信使及隨從，另一萬人為鴛伽國（Aṅga）和摩揭陀國（Magadha）的良家子弟。佛陀以每日行走一由旬之路程，預計在兩個月內抵達迦毗羅衛國，此乃不急促（Aturita）的旅程。

此時，迦留陀夷比丘心想：「世尊出發之事，我應當告知淨飯王。」隨即騰空，瞬間出現在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宮殿。

淨飯王見迦留陀夷比丘出現在王宮而喜出望外，他以高貴之座招待，並將殊妙飲食盛滿其鉢。迦留陀夷比丘卻站起來，作狀要離去。

---

10 一由旬（Yojana）大約十一公里。

淨飯王說：「尊者！請坐在此座進食。」

迦留陀夷比丘說：「大王！我僅將在如來尊前進食。」

「尊者！如來在何處呢？」

「大王！如來為與您見面，已率領二萬比丘眾，在返回迦毗羅衛國的途中。」

淨飯王聽後歡喜雀躍：「尊者！懇請您接受我宮中的飲食供養。請您在世尊抵達迦毗羅衛國前，每日到此處領取供養佛陀的飲食。」迦留陀夷比丘默然而許。

於是，淨飯王在宮中以勝妙飲食供養迦留陀夷比丘後，將其鉢洗淨，以香粉、薰香塗在鉢上，並盛滿最上美味的飲食，交付迦留陀夷比丘：「請獻予如來。」

迦留陀夷比丘在眾目共睹之下，將鉢投於空中，隨後騰空將盛滿食物的鉢交至佛陀手中。佛陀接受父王的飲食供養。

迦留陀夷比丘每日騰空至淨飯王的宮中領取飲食，並在宮中宣布：「今日世尊已跋涉如此距離的路程。」再向王族宣說佛陀的殊勝功德，好讓他們在見到佛陀之前，已種下信心的種子。迦留陀夷比丘領取飲食後，再返回供養佛陀，此舉延續至整個旅程，直至佛陀抵達迦毗羅衛國為止。

兩個月之後，當佛陀與二萬比丘抵達迦毗羅衛國時，淨飯王與釋迦王族親戚隆重地迎接佛陀及比丘眾。人人手持香花迎接，由盛裝的小男女為首，其次為王家的子女，其次為釋迦族人，依次向佛陀獻上香花、粉香等，並引導至專為佛陀及僧團準備的尼拘律園（Nigrodhārāma）住處。

佛陀進入尼拘律園，坐在為他所準備的法座上，二萬比丘亦圍繞佛陀而坐。此時，釋迦王族親戚們心想：「悉達多太子比我們年幼，他是我們的弟弟輩、甥侄輩、兒子輩、孫子輩。」於是，他們對年幼的王子說：「年幼的你們應當禮敬佛陀，而我們將坐在你們的身後。」

佛陀知悉王族親戚們自認輩分較高而心生驕慢，心想：「這些傲慢的親戚，徒然無益地隨著歲月增老，因此不向如來作禮敬。這些自大的親人，對自證正等正覺的佛陀特質、對諸佛的威力及光耀一無所知。現在我將展示雙神變（*Yamaka pāṭihāriya*），讓他們見識佛陀真正的威力及光耀。」

於是，佛陀以白遍（*Odātakaṣiṇa*）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佛陀決意讓光明遍滿一萬個世界。在決意的瞬間，一萬世界充滿光明，人、天人和梵天皆歡喜。此時，佛陀進入第四禪，以神通力升至空中，施展諸佛才能顯現、與諸弟子不共的雙神變。

佛陀從上半身噴出火焰，從下半身噴出水；從下半身噴火，從上半身噴水；從前半身噴火，從後半身噴水；從眼睛、從耳朵、從鼻子、從肩膀、從手、從側面、從腳、從手指、腳趾，乃至從每一身毛噴火、噴水，從每一毛孔噴火、噴水。火花及水花灑落，猶如佛陀足心的塵土落在釋迦親族的頭頂上。釋迦親族見此神奇現象，無不驚歎折服。

淨飯王敬肅地禮拜佛陀，對佛陀說：「世尊！我兒！您出世的那一天，阿私陀仙人（*Kāladevila*）為您占相，正當我想使您向隱士禮敬時，我見您提起雙足放在隱士的頭上，見

此神奇的現象，那是我第一次向您禮拜。在王宮舉行耕田儀式時，我們將您放在一棵蔭涼的閻浮大樹下，其他樹影皆因太陽角度的移動而轉移，但那棵閻浮大樹的樹蔭卻依然為您遮蔭，見此奇瑞現象，那是我第二次在您足下禮拜。如今見此未曾有、奇特、美妙的雙神變，此是我第三次在您足下禮拜。」

當淨飯王向佛陀伏身禮敬時，所有王室親戚無一人不向佛陀伏身禮敬。

王族親戚的驕慢已被降伏，佛陀變現寶石步道於上空。此步道以宇宙為中心，一萬世界的一萬座須彌山為主要支柱，東邊延伸至最東方世界的盡頭，西邊則延伸至最西方世界的邊際。柱子由黃金所鑄成，寬廣的經行道兩旁為黃金，中間鋪滿猶如細沙般的紅寶石及珍珠，其餘架構以閃耀的七寶嚴飾。此寶石步道猶如旭日初昇，照耀十方。

佛陀徐徐步行於寶石步道上，一萬世界的天人及梵天以曼陀羅花（Mandāra）蓮花等灑於寶石步道上作為供養。人、天人、梵天、龍、緊那羅等無不歡喜禮敬佛陀，梵天更以詩偈讚歎佛陀。

佛陀從寶石步道下降至地面，端坐在專為佛陀所設的法座上，宣說《佛種姓經》（Buddhavaṃsa）。釋迦親族們專注聞法，此時天空降下蓮葉雨（Pokkharavassa），猶如蓮花葉翻轉之狀而降下，雨水恰如寶石之色彩。那些希望被雨水滋潤的人，則被雨滴沾濕；不希望被雨水滋潤的人，則滴水不沾身。釋迦親族們見此神奇現象無不驚歎：「真是不可思議！實在太稀有了！」

佛陀對釋迦親族們說：「蓮葉雨在王族聚集時從天而降，並非始於今日。在過去生亦有天降蓮葉雨之事。」於是，佛陀為他們宣說《毘輪安多羅王子本生經》<sup>11</sup>（Vessantara Jātaka），共一千偈。

聽聞佛陀說法結束後，釋迦親族們皆各自離去，無一人對佛陀及僧團作出明日飲食供養的邀請。淨飯王心想：「除了我的王宮之外，再也沒有其他地方更適合我的兒子——如來的造訪了。如來必定會蒞臨王宮！」心中如此確定後，淨飯王未對佛陀及僧團作出邀請而返回王宮，在宮中命令侍從妥善地準備佛陀及二萬僧眾明日的飲食及暫時的住宿。

## 啟清淨法眼，萌出家之念

次日，佛陀與二萬比丘眾進入迦毗羅衛國城鎮，無一人招待，也沒有人為佛陀接下手中的鉢。佛陀立於城門，心想：「過去諸佛在自己的故鄉如何行乞呢？是否不依順序，而巡迴具有權威者之家？或是各戶依次托鉢行乞？」

藉由宿命通，佛陀得知過去諸佛皆依次行乞，心想：「我亦須遵循諸佛的傳統。我的弟子們將能效法我依次托鉢，完成沙門的義務！」

於是，佛陀從住在城門最前端的首戶人家開始，一戶接著一戶次第行乞。此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開，城中居民相互說：「那尊貴的悉達多太子在街上步行托鉢啊！」他們奔向二樓、三樓或更上層的樓閣處觀看。

<sup>11</sup> 《本生經》547 經。

耶輸陀羅<sup>12</sup> (Yasodharā) 聽聞佛陀在城中托鉢的消息，在宮殿的高處得見佛陀行乞後，前往淨飯王的宮殿向他報告此事。淨飯王得知佛陀未至王宮，反而在道路上托鉢乞食，他心意惱亂，手整衣服而惶惶出宮。他前往佛陀所在之處，站立在佛陀尊前阻止：「世尊！為何您步行托鉢，讓我們蒙羞？您認為父王無法提供這為數龐大的僧眾之飲食嗎？」

佛陀說：「父王！次第托鉢的作法，是我們由來已久的傳統。」

淨飯王說：「我的兒子！我們的傳承不就是剎帝利<sup>13</sup> (Khattiya) 嗎？在此傳承中，並無一人是步行乞食者。」

佛陀說：「父王！剎帝利是你的傳承，我則是諸佛的傳承，由燃燈佛 (Dīpaṅkara Buddha)、憍陳如佛 (Kondañña Buddha)、吉祥佛 (Maṅgala Buddha) 乃至迦葉佛 (Kassapa Buddha) 的佛統。此諸佛及其他如恆河沙數的諸佛，皆以次第行乞，依行乞為生。」

於是，佛陀為淨飯王說出以下偈子：

奮起勿放逸，行正法善行，  
隨法善行者，此彼世安樂。<sup>14</sup>

12 耶輸陀羅 (Yasodharā) 是悉達多太子的王妃，出家證悟後被佛陀譽為「大神通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十一章「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的守護」。

13 剎帝利 (Khattiya) 乃印度四姓階級中的第二階級，地位僅次於婆羅門，乃王族、貴族、士族所屬之階級，從事軍事、政治者。

14 《法句經》第 168 偈。

「父王！比丘托鉢而正當地站立在施者門前時，他應具足正念地接受飲食。他不應以不正當的方式托鉢或接受食物，他應以值得被讚揚的方式落實托鉢乞食。比丘如是妥善修持此法，將在此世及未來世皆安樂。」

淨飯王聽聞此偈即證得須陀洹果<sup>15</sup>，他從佛陀手中接過鉢，邀請佛陀及僧眾入宮應供，並請佛陀及僧眾坐在為他們所設的座位上。當佛陀抵達王宮時，說出以下偈子：

應行法善行，不行惡法行，  
隨法行善者，此彼世安樂。<sup>16</sup>

「父王！比丘應捨棄不正當及不適宜的方式接受鉢食<sup>17</sup>；應奉行正確的方式接受鉢食。比丘如是妥善落實此法，將在此世及未來世皆安樂。」語畢，淨飯王證得斯陀含果<sup>18</sup>，摩訶波闍波提則證得須陀洹果，斷除了身見、戒禁取見及疑，不再墮惡趣，對佛法亦不存有疑惑。

翌日，摩訶波闍波提的兒子難陀王子加入僧團。在第七日，佛陀的兒子羅睺羅（Rāhula）跟隨佛陀出家。有一次，

15 須陀洹（Sotāpanna），又稱「預流果」、「初果」、「入流」、「得法眼淨」、「見法」。須陀洹聖者已進入必定趣向涅槃之流，已斷除最粗重的三結，即身見結、疑結及戒禁取結，對佛、法、僧有不可動搖的信心，也解脫了一切導致惡道輪迴的煩惱。

16 《法句經》第 169 偈。

17 六種非行處：妓女、寡婦、處女、太監、酒肆及尼師處。

18 斯陀含（Sakadāgāmi）又稱「一來」。斯陀含聖者斷三結（身見結、疑結及戒禁取結），貪、瞋、癡薄，最多僅在人間或天界再生一次，即證阿羅漢果並般涅槃。

佛陀在王宮應供，宣說《大護法本生經》<sup>19</sup>（Mahādhammapāla Jātaka）及四聖諦，淨飯王證得阿那含果<sup>20</sup>。

摩訶波闍波提見法入流後，即萌生出家之念。在《增支部·瞿曇彌經》<sup>21</sup>（Gotamīsuttam）記載，摩訶波闍波提前往尼拘律園，向佛陀禮敬後站立一旁，對佛陀說：「世尊！願女人得以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若女人能出家，那就太好了！」

「瞿曇彌！夠了！對於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一事，你勿感到欣樂。」

摩訶波闍波提三次提出請求，然而佛陀三次皆如是婉拒。她失望地想：「世尊不允許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內心沮喪悲傷，落淚啼泣，向佛陀禮敬右繞離去。

佛陀拒絕此請求的原因，是因為佛陀決定不輕易地讓女人獲得加入僧團的許可。唯有經歷艱苦的努力而獲得的許可，女人才會意識成為比丘尼是件不易求得的事。如此，女人將不斷地保持警覺來維護比丘尼的身分。佛陀希望女人珍惜她們在艱辛奮鬥之後所獲得的出家因緣。

19 《本生經》447 經。

20 阿那含（Anāgāmi），又稱「不還」、「不來」。阿那含聖者已斷除五下分結，即身見結、疑結、戒禁取結、欲貪結、瞋結，僅剩五上分結，即色界愛、無色界愛、掉舉、慢、無明尚未斷盡。此類聖者不會再來人間，最多往生梵天界後，即在梵天界證阿羅漢果並般涅槃。

21 《增支部》8 集 51 經。



## 尼眾僧團立，首位比丘尼

那時，迦毗羅衛國及拘利國（Koliya）皆為釋迦族人之國，此二國之間有一條界河，名為羅奚尼河（Rohīnī）。由一座水壩控制河水的流量，此二國和平地輪流使用河水，以灌溉稻田。然而在一次旱災，界河的水量不足夠灌溉兩國的稻田，二國的農夫無法達到協議而引發爭端，此紛爭逐漸擴展至二國刹帝利王族之間的紛爭，一場戰爭即將在當天爆發。

那時，佛陀在舍衛城（Sāvathī）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拂曉時分，佛陀觀察世界而得知一場血腥戰爭即將在二國之間發生，佛陀預見自己能以說法化解敵意，度化二國的族人。於是午後，佛陀獨自前往即將引發戰爭的現場，結跏趺坐於二國各持兵器相向的上空中。

佛陀從髮髻散發黑藍色之光，使黑暗籠罩一切處。眾人見太陽未落卻出現此怪異現象，內心生起大恐懼，佛陀此舉是為了讓他們對造惡生起慚愧心。當恐懼佔據他們的心時，佛陀散發六色身光，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釋迦族人得見佛陀，心想：「與我們身上流著相同血統的佛陀已經到來，或許佛陀已知道我們之間的戰爭。」迦毗羅衛國釋迦族相互討論而決定：「在佛陀面前將自己的武器落在他人身上，這實為不妥當！若拘利國人想殺害我們、將我們俘虜，就讓他們那麼做吧！」他們如此商議後，紛紛丟下武器而禮敬佛陀。拘利國釋迦族亦做了相同的決定，捨棄武器，跪拜禮敬佛陀。

佛陀從天而降，坐在法座上為他們開示五部《本生經》<sup>22</sup>，最後開示《經集·執杖經》<sup>23</sup>（*Attadaṇḍasuttam*），迦毗羅衛國及拘利國的釋迦族聽聞佛法後，捨去敵意而和好如初。

二國王族心想：「倘若如來不來調解，我們必然彼此毀滅而血流成河，是如來救了我們。倘若如來不出家，他將是統領四大洲的轉輪聖王，有上千隨從簇擁圍繞。然而，我們具有王族血脈的如來，捨棄轉輪聖王之榮耀，出家成為等自覺的佛陀，我們應讓具有王族血統的比丘隨侍在如來身邊。」

於是，迦毗羅衛國及拘利國王族一致決定，各派遣二百五十名釋迦王子，一共五百人跟隨佛陀出家。佛陀允許他們加入僧團，以「善來，比丘！」為他們授具足戒，並讓他們住在迦毗羅衛國大林園（*Mahāvana*）。此段時期，佛陀與五百比丘輪流前往迦毗羅衛國及拘利國應供，兩國的人民供養僧團大量的飲食及必需品。

由於此五百比丘並非出自於自己的意願出家，純粹在無法拒絕父母及親戚的要求下而加入僧團，因此過一些時日後，他們對出家生活感到無聊且乏味。此時，他們的五百妻子各請使者傳達訊息：「我懇求你別樂於出家生活，自從你離去後，我們家族的事業日益走向沒落。」

---

22 佛陀為迦毗羅衛國及拘利國釋迦族所宣說的五部《本生經》：《攀達納樹本生經》（*Phandana Jātaka*）、《墮落音本生經》（*Duddubha Jātaka*）、《鶉本生譚》（*Laṭukika Jātaka*）、《樹法本生經》（*Rukkhadhamma Jātaka*）、《和合本生經》（*Sammodamāna Jātaka*）。

23 《經集》八頌經品·執杖經·第 935 ~ 954 偈。

佛陀觀察此五百比丘的心而了知他們的狀況，以神通帶他們前往喜馬拉雅山。此五百比丘看見錦繡河山、青山綠水等壯麗美景後，幾乎捨斷對妻子的貪愛執著。於是佛陀為他們開示《鳩那羅本生經》<sup>24</sup> (Kunāla Jātaka)，他們聞法後皆證得須陀洹果。有一次，佛陀開示《長部·大會經》<sup>25</sup> (Mahāsamayasuttam)，此五百比丘、一兆天人及梵天聞法而證得阿羅漢果。

隨後，佛陀前往毘舍離 (Vesālī) 大林重閣講堂 (Kūtāgārasālā, Mahāvana) 進入第五個雨安居。那時淨飯王病危，佛陀從毘舍離再次返回迦毗羅衛國為父王說法，淨飯王由此證得阿羅漢果。於白寶蓋下，淨飯王在喜悅中般涅槃。

此時，在羅奚尼河界事件出家的五百釋迦王子之妻，如前再次傳達訊息給五百比丘希望他們返家。然而，已證得阿羅漢果的五百比丘回覆：「我們無法再過俗家的生活。」此五百釋迦女心想：「改嫁並不適宜」，於是她們一致決定前往摩訶波闍波提之處，懇請摩訶波闍波提向佛陀懇求，以獲得女人加入僧團成為比丘尼的許可。

此五百釋迦女的請求，讓摩訶波闍波提想起當初佛陀首次返鄉時，她曾在尼拘律園請求佛陀讓女人加入僧團而被拒絕一事。為了表示決心，摩訶波闍波提吩咐此五百釋迦女在王宮剃髮，穿著袈裟，隨後一起計劃前往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佛陀所在之處，為此趟旅途作安排及準備。

24 《本生經》536 經。

25 《長部》20 經。

迦毗羅衛國及毘舍離相距五十五由旬，大約是六百二十公里。當時，迦毗羅衛國的王室成員與拘利國的王室成員心想：「這群溫室長大的嬌柔公主及王室女子，不可能徒步完成如此遙遠的旅程。」於是，為她們安排五百輛車乘。然而，五百釋迦女自忖乘車對佛陀並不尊敬，而堅持徒步完成此五十五由旬的路程。二國王室只好為她們在每一站提供飲食及必需品，並安排足夠的侍衛護駕，確保她們安全地前往毘舍離。

摩訶波闍波提及五百女徒步展開她們的求法旅程。不難想像，猶如摩訶波闍波提這般嬌貴之女，自幼不缺隨從服侍、不曾勞役作務，如今卻捨棄華麗的衣飾，剪掉烏黑的秀髮，不顧嬌美的尊容，放下王后的尊貴。她帶著五百高貴的釋迦族女，忍受漫漫長路的日曬雨淋、體力支透，這決心已非比一般，她們幾乎不顧一切地將生命的所有豁了出去。她們的內心只有一個堅持的聲音——出家求法。

由於步行過度，她們的雙腳起了水泡，水泡磨破而流出膿血，舊患未愈又添新傷，受傷的皮肉已焦糊。然而，這些皮肉之苦遠遠不及內心的煎熬，不及那日夜懸掛在心頭的焦慮：佛陀已拒絕接受女人出家，會否再次傾聽我們的請求？我們會再度被拒絕嗎？

然而，她們心中對出離的渴望，依然推動著她們一步步繼續邁進，由始至終不曾放棄。直至大林重閣講堂遠遠地映入眼簾，那一刻，她們崩潰地痛哭：「我們終於抵達了！」

然而，僧團這扇門是否會為女人而開呢？她們不敢進入寺院內，拖著受傷浮腫的雙腳，身體臉上沾滿塵土，極度疲憊地站立在大林重閣講堂門外，憂慮痛苦地哭泣。摩訶波闍波提心想，她未得佛陀的允許而自行披上袈裟，此消息已傳遍各地。如果佛陀允許女人出家則好，若佛陀不允許女人出家，她將被譴責。

阿難尊者看見摩訶波闍波提以這般窘境，站立在大林重閣講堂門外，尊者趨前詢問摩訶波闍波提：「繼母瞿曇彌！為何你如此狼狽不堪？迦毗羅衛國及拘利國的王族發生悲慘之事而毀滅了嗎？為何你陷入如此的窘境，雙腳浮腫、衣衫襤褸、身體沾滿塵土、悲傷沮喪地站立在講堂門外哭泣？」

摩訶波闍波提難過地回答：「阿難尊者！我們站立在門外哭泣，因為世尊不允許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成為比丘尼。」

阿難尊者聽後，安慰她而說：「繼母瞿曇彌！倘若如此，請你在此處稍候片刻，讓我去向世尊乞求，讓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

於是，阿難尊者前往佛陀之處，禮敬後坐於一面，對佛陀說：「世尊！繼母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正站立在講堂門外，她雙腳浮腫、身體沾滿塵土、陷入悲傷沮喪的窘境，哭泣地說：『世尊不允許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世尊！願女人能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若女人能出家，那就太好了！」

佛陀說：「阿難！夠了！對於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一事，你勿感到欣樂。」

阿難尊者向佛陀三次請求，第三次佛陀依然如此回答：「阿難！夠了！對於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一事，你勿感到欣樂。」

這時，阿難尊者心想：「世尊不允許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那麼讓我以其他方法乞求世尊，讓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

於是，阿難尊者對佛陀說：「世尊！女人若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能證得須陀洹果，或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或阿羅漢果嗎？」

「阿難！女人若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能證得須陀洹果，或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或阿羅漢果。」

「世尊！若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能證得須陀洹果，或斯陀含果，或阿那含果，或阿羅漢果，請允許我提出以下之事，堪作為世尊對此請求的悲憫考量：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對世尊多有助益，她是世尊的姨母、養母、乳哺母。世尊出生不久而親生母親命終，從世尊出世以來，她照顧世尊身心的安康，每日兩次以香水為世尊沐浴，她奉乳使世尊飲。」

「世尊！我懇請世尊允許女人在如來宣說的法、律中出家，成為比丘尼。」

佛陀最終接受阿難尊者的懇求，對尊者說：「阿難！倘若摩訶波闍波提接受此八敬法，則令此八敬法成為她的具足戒：

一、即使受具足戒的百歲比丘尼，對當天受具足戒的比丘，亦應作禮敬、起迎、合掌、恭敬。此法應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應逾越。

二、比丘尼不得在附近沒有比丘之處，作三個月雨安居。此法應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應逾越。

三、每半個月比丘尼應到比丘僧團問布薩與親近教誡。此法應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應逾越。

四、雨安居已過時，比丘尼應在二部僧眾（比丘，比丘尼）中，對所見、所聞、所疑三事作自恣。此法應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應逾越。

五、若犯重法時，比丘尼應在二部僧眾中，行半個月的摩那埵<sup>26</sup>（Mānatta）。此法應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應逾越。

26 摩那埵（Mānatta），是指於大眾面前發露懺悔之治罪法。於此期間，別住於他處，不得與僧團共語，為僧團做卑下的服務工作，謹慎懺悔，令眾僧歡喜。

六、對六法已學習兩年的式叉摩那，應在二部僧眾中求具足戒。此法應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應逾越。

七、比丘尼不應以任何理由詈罵、讒謗比丘。此法應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應逾越。

八、從今日起，禁止比丘尼告誡比丘，不禁止比丘告誡比丘尼。此法應被恭敬、尊重、尊敬、奉事，有生之年不應逾越。」

「阿難！倘若摩訶波闍波提接受這八敬法，則此成為她的具足戒。」佛陀宣說此八敬法作為尼眾遵守的條約後，佛陀允許比丘尼僧團的成立。

阿難尊者在佛陀尊前學此八敬法後，到寺院門外見摩訶波闍波提，並對她說：「繼母瞿曇彌！若你接受八敬法，則它將成為你的具足戒。」

阿難尊者唸出八敬法的內容，再次說明：「繼母瞿曇彌！若你接受八敬法，則它將成為你的具足戒。」

摩訶波闍波提歡喜地說：「尊者阿難！譬如喜好以花朵裝飾自己的年輕男女，已將頭洗淨，當他被給予青蓮花環、茉莉花環、善思花環時，他將熱誠地伸出雙手接受，頂戴在頭上。同樣地，尊者阿難！我接受此八敬法，有生之年不會逾越。」



她以堅定的心，承諾遵守八敬法。當摩訶波闍波提接受此八敬法時，她自然成為僧團的一員，成為比丘尼，無需經過正式的戒壇授戒儀式，此方式稱為「以八敬法得具足戒」（*Atṭha garudhammā paṭiggahana upasampadā*）。

於是，阿難尊者前去見佛陀，向佛陀禮敬後坐在一旁，對佛陀說：「世尊！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已接受八敬法，有生之年不會逾越。」

佛陀隨著說，女眾出家則梵行將不會久住。八敬法的作用猶如預先建立的堤防，防止水溢出，因此，此預先安立的八敬法，比丘尼盡形壽都不應該違犯。

隨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往詣佛陀之處，禮敬後坐在一面，問道：「世尊！對於具有王室血統的五百釋迦女，我應如何做呢？」

佛陀說法教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她聽聞教導後，禮敬佛陀右繞而離去。之後，佛陀以此因緣對比丘們說法，並告訴比丘們：「諸比丘！我允許比丘尼隨比丘而受具足戒。」<sup>27</sup>

於是，在比丘尼數量不足的情況下，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為戒師（*Upajjhāya*），比丘們向五百女傳授比丘尼具足戒，此傳戒稱為「一部僧授」（*Ekato upasampannā*）<sup>28</sup>。以此，比丘尼教團正式成立，而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為首位比丘尼。

27 《律藏》小品·第十比丘尼健度·比丘尼八敬法（V.ii 253）。

28 在比丘尼僧團剛成立之初，因為尚未有其他方法，所以採用「一部僧授」授戒。待比丘尼僧團茁壯後，比丘尼授戒以「二部僧授」取代原有的方法。乞戒者首先應於比丘尼僧團受戒，然後到比丘僧團進行第二次受戒，其中包括再一次的一白三羯磨和認可。

## 精勤不放逸，一切諸漏盡

出家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前往大林重閣講堂，向佛陀恭敬頂禮，並向佛陀請法：「請世尊為我略說法要，我聽聞世尊的教導後，將獨住寂靜、不放逸、熱誠、精勤。」

佛陀為其開示何謂法及非法：若知這些法導向貪欲、結縛、積集、大欲、不知足、聚會、懈怠、難養，則可知這些是非法，非律，並非導師所教；若知這些法導向離貪、離繫、損減、少欲、知足、閑靜、發勤精進、易養，則可知這些是法，是律，是導師所教。

佛陀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以上的教導記載於《增支部·簡要經》<sup>29</sup>（*Samkhittasuttam*）。她以此教導精進修行，不久之後即證得阿羅漢果，獲得三明<sup>30</sup>、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sup>31</sup>。

有一次，佛陀住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帶領五百比丘尼一同謁見佛陀，懇請佛陀教誡比丘尼、為比丘尼說法。於是，佛陀指示上座比丘們輪流教導比丘尼。

29 《增支部》8集53經。

30 三明指達阿羅漢果位，除盡愚闇，而於三事通達無礙的智明。即：一、宿命明，了知自身、他身過去宿世受生之事，一生乃至百千萬生，如是姓、如是名、如是受苦受樂等事，皆悉能知；二、天眼明，即了知自身、他身，死時、生時、身口意所作善惡之行，或生善道惡道，皆悉能見；三、漏盡明，即了知如實證得四諦之理，解脫漏心，滅除一切煩惱等之智慧。

31 八解脫：八種捨棄三界煩惱束縛的禪定，即：一、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二、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三、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八、滅受想解脫。定力極深，具足三明六通的大阿羅漢能獲得八解脫。

有一次，輪到難陀迦比丘（Nandaka）時，他不願前往教誡比丘尼。佛陀為此特別指示，請難陀迦比丘為比丘尼們說法。

於是，難陀迦比丘前往比丘尼處，以各種譬喻詳說六根與六塵無常、苦及無我，並以七覺支結束教導。比丘尼眾聞法後感到歡喜，起座向難陀迦比丘禮敬右繞，接著前往謁見佛陀，向佛陀禮敬右繞後離開。

佛陀知悉那些比丘尼對難陀迦比丘的教導感到悅意，但意向並未圓滿，尚未證得道果。於是，佛陀請難陀迦比丘次日以完全相同的內容，再次教誡五百比丘尼。

翌日，當難陀迦比丘以相同的法再次教導比丘尼眾時，五百比丘尼皆轉凡入聖，最低的成就亦至少是須陀洹果聖者。此殊勝的法筵，記錄於《中部·難陀迦教誡經》（Nandakovādasuttam）<sup>32</sup>。

此五百比丘尼精勤修行，不久後皆證得阿羅漢果，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 尼眾之耆宿，佛陀所讚許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對佛陀的讚許、對自己的證悟宣言及對姊姊摩訶摩耶的憶念，記載於《長老尼偈》<sup>33</sup>：

32 《中部》146 經。

33 《長老尼偈》第 157 ~ 162 偈。

禮敬覺者勇者佛，一切有情最上者，  
我與為數多人眾，脫離諸苦得解脫。

知悉諸苦諦，斷竭渴愛因，  
修聖八支道，無漏證寂滅。

昔日為母子，亦或為父兄，  
或為我祖母，如實我不知，  
不識真實相，以故入輪迴。

我今見世尊，此我最後身，  
生死輪迴斷，已不受後有。

發奮努力且堅定，常行勇猛為精進，  
見此和合佛弟子，以此禮敬一切佛。

摩訶摩耶生瞿曇，實為眾生得利益，  
世間病死所擊者，去除五蘊得自在。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在偈中，皈依禮敬無上尊貴的佛陀，並讚揚佛陀讓她及眾人脫離苦海的功德。她已證得無漏涅槃，不再有來生。她的姐姐摩訶摩耶，為了眾人的利益而誕下了喬達摩佛，讓被生病及死亡所襲擊的人們，得以粉碎眾苦。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是比丘尼僧團之首座，也是比丘尼僧團的首要尼師領導者。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讚許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資深者，以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為第一。」<sup>34</sup>

34 《增支部》1集 235 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ūnaṃ rattaññūnaṃ yadidaṃ mahāpajāpatigotamī」。

## 欲入般涅槃，天及人眾悲

當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邁入一百二十歲的高齡時，她住在毘舍離的尼眾寺院，那時佛陀則在毘舍離大林重閣講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即將入般涅槃，此事跡記載於《譬喻經》<sup>35</sup>。

那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在屏處禪坐，生起此念：「我不忍心見世尊、兩位上首弟子、羅睺羅、難陀等入般涅槃，我將在他們之前入滅。我將前往世尊之處，求得入滅的允許。」當時，其餘五百比丘尼亦同時生起相同的心念。此時，山岳大地震動，空中雷鳴巨響，天人們憂傷悲泣，守護尼眾寺院的護法神哀號慟哭。

五百比丘尼至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之處，以頭面頂禮長老尼之足，說：「長老尼！當我們在靜處禪修時，我們的身體被雨滴所淋灑，山岳大地震動，天空雷鳴巨響，天人們哀號哭泣，這是什麼原因呢？」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回答：「比丘尼們！我欲入般涅槃。我將前往謁見世尊，以獲得入滅的允許。」

五百比丘尼聽後同聲道：「長老尼！若您欲般涅槃，我們也將懇請世尊的允許而入滅。我們與您一同出家、出離輪迴，與您一一般涅槃。」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望著比丘尼們，微笑說：「對於趣向般涅槃之人，我還需說些什麼呢？」

35 《譬喻經》四·2品 17·第1～189偈。

於是，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準備離開尼寺，前往大林重閣講堂。離去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對守護尼眾寺院的諸天說：「天人們！懇請你們原諒，這將是我最後一次凝視這座尼寺。我將趣入涅槃，不再有老與死、沒有怨憎會，亦無愛別離。」

聽見此番話語，那些尚未斷除欲愛的天人們悲慟哀號：「我們的福德太薄了！這座尼寺即將人去樓空。猶如日出的星辰一般消失，佛陀的繼承者已不復得見。瞿曇彌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即將趣入涅槃，恰如恆河支流皆歸向大海。」

於是，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啟程上路。當她們踏出寺院而浩浩蕩蕩地走在路上時，女居士們看見比丘尼們出走離去，紛紛奪門而出，跪在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足前，悲傷難過地哭泣道：「長老尼！請別捨棄我們這些孤獨的人，入般涅槃對您並不適宜！」她們心煩意亂地啼哭。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慈愍地看著她們，哀憐地說：「孩子們！停止哭泣吧！今天應是你們歡笑喜悅的日子。」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繼續說：「我已了知苦諦，已斷除苦因，已作證滅諦，已善修聖道。我已奉侍世尊，完成世尊的教導，卸下輪迴的重擔，斬斷導致再生的繫縛。我出家的意樂已圓滿達成，一切諸漏煩惱皆已斷盡。趁世尊及其正法尚圓滿無缺地住於世間時，此時正是我該離去的時候。」

她繼續安慰道：「孩子們！請勿為我感到悲傷。僧團中尚有許多戰勝煩惱的勝利者：憍陳如、阿難、難陀、羅睺羅等，他們尚住在世間，僧伽安樂且合和，外道的驕慢得以被

降伏。那位粉碎死亡邪魔、甘蔗王族中具有盛名者<sup>36</sup>——世尊尚住於世，孩子們！這不正是我入滅的最好時機嗎？我久遠劫來的心願，即將在今日得以圓滿，此時應擊響喜悅之鼓。但是孩子們！為何你們哭泣呢？」

「倘若你們愛戴我，了知此為恩惠，為了正法的久住，你們應當堅定地精進不懈。由於我的請求，世尊允許女人出家，我已歡喜自作證，你們亦應如是效法，追隨世尊。」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對女居士們教誡後，與五百比丘尼前往大林重閣講堂。

### 請佛許涅槃，入滅前告別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抵達大林重閣講堂，抵達後禮敬佛陀。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恭敬地對佛陀說：「善逝！我是您的養母，而您是我的慈父。您給予我正法的喜樂，依於您而我出生。您的血肉色身由我養育，我的清淨法身由您滋養。我以母乳令您片刻暫緩飢渴，您以法乳令我究竟獲得寂靜。」

「我養育守護您，但您並不因此而負債於我。對於冀求孩子的女人，能獲得如您這般的兒子，已滿其所願。即使如曼陀多王者，其王母亦陷在輪迴之海，但是兒子！依於您，我得以渡越輪迴的大海。實際上，『王母』之名極其易得，而『佛母』之名無上難得。我已得此難得之名，無論大小的願望，依於您，我皆得成滿。我將捨棄此身而入般涅槃，勇者！導師！苦達邊際者！請您允許我入般涅槃。」

36 甘蔗王是釋迦族的祖先，此處指喬達摩佛。

接著，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禮敬佛陀，作如此請求：「世尊！請伸展您那柔軟如蓮花、具千輻輪相之雙足，我將以母愛兒之心，禮敬您的雙足。請世尊展示您那猶如黃金般之身，最後一次見佛身後，我將歸涅槃。」

於是，佛陀向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展示具足三十二相妙色莊嚴之身，彷彿旭日從雲中昇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將頭置放於佛陀的足心下，那具有千輻輪相的足心，猶如蓮花出水盛開綻放，恰如拂曉朝陽霞光四射。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說：「我禮敬人中之日、日種之幢幡。經歷最後一次的死亡之後，我將再也見不到您了！」

接著，她向佛陀頂禮懺悔：「世間最上者！女人被認為所思所作皆有過失，倘若我有過失，請您悲憫寬恕我！為讓女人得以出家，我屢屢懇求您，倘若我有過失，請您哀愍寬恕我。獲得您的允許，我教導比丘尼們，倘若我的指導不適宜，請您忍恕我。」

佛陀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說：「對於具德無缺，以德莊嚴者，何來的忍恕呢？對於趣向涅槃者，我還需說什麼？在我清淨無缺的僧伽中，善於出離世間者，見世間的敗壞及過患，猶如黎明時的弦月，漸漸退去而消失。」

五百比丘尼向佛陀行右繞，猶如眾月星辰圍繞須彌山。她們伏禮佛足，站在一面瞻仰佛陀。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對佛陀如是讚美：「我眼見世尊相、耳聞世尊語而不飽足，如今已作證圓滿，我的心滿足於佛法



之味。當您在眾中作獅子吼、駁斥外道驕慢者時，得以見到您的尊顏，任誰都幸福。您的足踵圓滿，指長爪赤美，那些得以禮敬您的雙足者，是何等的幸福。您微妙親切之語，斷惡有益之言，那些得以聽聞佛語者，任誰都幸福。如今我何其幸運，得以虔誠禮敬佛足，藉由您的正法言教，我已渡越輪迴大海。」

語畢，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禮敬僧團，敬禮羅睺羅尊者、阿難尊者、難陀尊者等，並說：「此身猶如蛇的棲息處、疾病的住處、苦的聚集所、老死的處所，我對身體的種種過患生起厭離。此身充滿污穢，仰仗因緣合和而存，厭此色身，因此我欲般涅槃。孩子們！請給予肯許。」

難陀尊者、羅睺羅尊者皆是阿羅漢，已去除憂惱，住於不動及無漏，尊者們如實觀照法性：「由因緣所聚的有為法，猶如芭蕉樹般不堅實，猶如陽焰般虛幻，轉瞬即逝、不斷變化。世尊母親的妹妹——繼母瞿曇彌比丘尼，即將入般涅槃，一切有為法皆是無常的。」

然而，阿難尊者尚在有學<sup>37</sup>，他感到憂惱，在該處落淚悲泣：「瞿曇彌比丘尼即將離去，不久後，佛陀亦將入般涅槃，猶如無薪柴之火焰。」

37 有學（Sekha）指為斷盡一切煩惱，而修學無漏之戒、定、慧，及擇滅之理者。亦即佛弟子雖能知見佛法，然尚有煩惱未斷，必須有待修行學習戒、定、慧等法，以斷盡煩惱，證得漏盡，以其尚有法可修學，故稱「有學」。在四向四果中，除最後之阿羅漢果外，其餘四向三果等七者皆為「有學」；相對於此，證得阿羅漢果者，已斷盡一切煩惱而無所學習，稱為「無學」。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對哭泣的阿難尊者說：「孩子！您熱心於服侍佛陀，多聞深如大海。歡喜的時候即將到來，您確實不該感到憂悲。親愛的孩子！由於您的協助，我已證得涅槃；由於您的請求，佛陀允許女人得以出家。因此，孩子！切勿悲傷，您的苦勞已有了成果。在過去從未曾見的真理，乃至外道教授者亦未曾見的境界，已被七歲的童女所見。佛教守護者！這是您最後一次見到我了，我將前往那無法再見之處。」

接著，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述說她欲般涅槃的因緣：「有一次，當佛陀說法時咳嗽，當時我對佛陀如是祈求：『大勇者！祈請您長久住世，住此世間一劫。為了世間的利益，請勿老與死。』」

那時，佛陀對我如是說：『瞿曇彌！不應如你所祈請這般，向如來作禮敬。』

『那應如何禮敬如來呢？如何禮敬諸佛呢？請世尊給予教導。』

佛陀說：『看看我的合和弟子眾，他們發勤精進，堅固常勇猛，此乃禮敬如來。』

於是，我返回尼眾寺院，獨自思惟：『世尊已不再有來生，世尊歡喜於合和眾。我欲般涅槃，如此有何不吉祥呢？』

如此思惟後，我往詣佛陀之處，向佛陀懇請入滅的允許，佛陀允許道：『瞿曇彌！你應知適當的時間！』」

「我已燒盡諸煩惱，斷除一切有，如象的繫縛被切斷，

我住於無漏。我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已完成佛陀的教導。」

## 廣演大神通，清涼善涅槃

佛陀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說：「尚有人對於女人能否體證道果，而感到猶豫及困惑。為斷除愚者的見解，瞿曇彌！你應展示神通。」

於是，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伏身禮敬佛陀後，躍升空中，一人變現多人，多人化為一人，或隱身或顯身，走越牆壁及山岳，猶如穿過雲朵一般。她自在無礙地隱沒於地中，或步行於水上，又如飛鳥在虛空結跏趺坐。她身得自在，直至梵天界。她將須彌山作為手杖，將大地倒覆當作傘，持之於虛空中步行。她使世間香薰遍滿、火焰環繞，猶如劫末日時出現六個太陽。她將須彌山（Meru）、目真鄰陀池（Mucalinda）、曼陀羅山（Mandara）及怛怛羅山（Daddara）猶如芥籽般握在手中。她以一根指頭覆蓋日月，一千日月作為寶石，串如項鍊。她一手持四大海水，猶如劫末日的風雲般，令暴雨狂下。她變現轉輪王、象、獅、金翅鳥……

隨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一人化作無量比丘尼，後又消失為一人，對佛陀說：「大勇者！您的繼母已圓滿您的教導，逮得大利益。具眼者！我向您禮足。」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從天宮而下，頂禮佛陀後坐於一面，對佛陀說：「大牟尼！我已經一百二十歲，至此實在已經足夠了。勇者與導師！我將入般涅槃。」

眾人見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展現大神變，皆感到驚讚，他們合掌說：「聖尼！您的勇猛及傑出，皆在此無比神通中淋漓盡致地展現！」於是，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以無數偈子述說她過去生，始於勝蓮華佛所累積的波羅蜜。

之後，五百比丘尼躍升空中，猶如群星聚集而光耀閃爍，她們展示多種不可思議的神變，猶如金匠展示其多種精湛飾品，佛陀與眾人皆歡喜。

五百比丘尼從天而降禮敬佛陀，坐於一面，對佛陀說：「勇者瞿曇彌是哀愍我們的人，由於受您宿福所薰，我們獲得漏盡。我們的煩惱已被燒盡，一切導致再生的因已被斷除，猶如大象斷了繫縛，我們住於無漏。我們得以在最勝佛陀尊前逮得三明，獲得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大導師！我們以慈愛之心奉侍您，大牟尼！請允許我們入般涅槃。」她們向佛陀表達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的感恩，對自己的證悟作獅子吼，並請求佛陀給予入滅的允諾。

佛陀說：「親愛的女兒們！對我說『我們欲入般涅槃』之人，我還能說些什麼呢？我今如是說，你們應知何時最為適宜。」

得到佛陀的允許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禮敬佛陀，起座離去，返回尼眾寺院。佛陀與眾人在門口送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及比丘尼眾。此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將手伏在世尊的足下，與眾比丘尼作最後禮足：「此是我最後一次奉見您了，世間怙主！您的容顏——那不死甘露的泉源，再也見不到了。您的足如妙蓮花，禮敬後再也觸不到

了。勇者！今日我將歸於寂滅涅槃。如實見其本然，色身為何物呢？色身乃因緣聚合的有為法，遷流變化且短暫不安。」

向佛陀作最後禮敬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返回尼眾寺院，在各自的座位上結跏趺坐。此時，女居士們聞風而至，得知此乃最後一次得見聖尼們，紛紛前往禮足。她們極度悲傷，以手捶胸，憂惱哭倒在地上，猶如斷根的蔓草。

在她們之中，有一位具有信慧、具足精進的女居士如是祈請：「尊師！請成為我們的皈依處，別捨棄我們，切勿歸涅槃，我們皆在此頭面伏禮作祈請。」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慈愛地輕撫她的頭，說：「孩子！你們勿沮喪，勿掉入死魔的羅網。諸行皆無常，皆會分離及動搖。」

於是，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捨初禪，依序入定至四禪、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如是依順序入定。之後，逆轉至初禪，再依序入第四禪。從四禪起後，猶如燈火之焰熄滅一般，進入般涅槃。五百比丘尼也跟著入般涅槃。

此時，大地震動，雷聲隆隆，聚集在該處的天人皆悲痛涕泣，空中飄下了雪花覆蓋大地。須彌山諸山王亦顫動，猶如舞台上的舞者；大海哀號而吹起大風，海浪激起了哀響。天人、龍、阿修羅、梵天悲泣地說：「諸行無常！瞿曇彌比丘尼的色身最終亦壞滅了，其他五百比丘尼圍繞著瞿曇彌比丘尼，她們亦般涅槃，如燈焰瞬間熄滅。嗚呼！會者終必離，有為法無常，生者終必滅！」天人及人們如是哀傷悲泣。

此時，天人與梵天向佛陀稟告，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已般涅槃。於是，佛陀對阿難尊者說：「阿難！如來的母親已般涅槃，你將此事告知比丘眾。」

那時，阿難尊者淚流滿面，悲聲地告知比丘眾：「比丘們！請集合！住在東、南、西、北的比丘，佛陀的繼承嗣子，請諦聽我的言述。佛身守育者——瞿曇彌比丘尼，恰如日出的星辰，如今已歸寂滅。她已至無為處，捨棄『佛母』之名。即使是具有五眼的導師，如今亦無法得見她的去處。對善逝具有信心者、牟尼的弟子們、佛陀的繼承嗣子等眾，你們應當前往禮敬佛母。」

此時，佛陀的眾弟子從遙遠的地方，或以佛陀的威力，或以神通力前來聚集，前往禮敬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此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猶如入眠，置於純金打造的重閣內。守護世間的四大天王以肩平擔重閣，帝釋天及諸天亦聚集在重閣處。

毘首羯摩天<sup>38</sup>（Vissakamma）為諸比丘尼建造五百重閣，顏色恰如秋天的日光。諸比丘尼們被移至重閣中，由諸天肩擔出行。隊伍首先由人、龍、天人、修羅、梵天走在前端；後隨五百比丘尼金色重閣，由天人運載；尾隨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的金閣，由四天王天的四位天王運載；隊伍的最後，是佛陀及比丘們隨行。

38 毘首羯摩天（Vissakamma）：帝釋之臣，化作種種工巧物，為司掌建築的天神。

此時，天上有莊嚴的華蓋，擴展蔓延開來，日月星辰映照成金黃。在前往茶毗場的路上，眾多旗子飄揚，薰香從天而降，地面綻放諸花，猶如香花製成的地毯。此時太陽與月亮同時可見，天空星辰閃爍著光芒。即使在午間，陽光猶如月光般清涼。天人以馥郁的香鬘、音樂歌舞供養禮敬；梵天、龍、修羅亦各盡其能力，運載供養般涅槃的佛母及阿羅漢聖尼。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之入滅，確實稀奇殊勝、盛況空前，因為佛陀入涅槃時，舍利弗及目犍連二上首弟子已入滅，然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入般涅槃時，佛陀及二上首弟子尚在人間。

比丘尼們的葬堆由撒香與抹香等一切香所造，以此荼毘。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荼毗後，僅遺留舍利。阿難尊者撿起舍利，觸動地說：「瞿曇彌已滅去而不見蹤跡，其身已被火化。如此，佛亦將在不久入般涅槃。」阿難尊者感到憂慮。

阿難尊者依佛陀的囑咐，將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的舍利，放入她常用的鉢中，並將此鉢獻於佛陀。佛陀以雙手捧舍利，對大眾如是教導：「猶如具有硬髓的大樹，其大幹因無常而崩壞，比丘尼僧團的大幹——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亦如是，寂靜入涅槃。」

佛陀接著說：「此實為善妙，我的母親已達涅槃，僅遺留舍利，無憂無悲。切勿為我母而感到哀傷，她已渡輪迴的大海，已滅諸苦惱，清涼入涅槃。比丘們！她是大智者、大慧者及廣慧者，乃比丘尼中最資深者，你們應當銘記。」

「她具有大神變、天耳通，能知曉他人心中所想之他心通。此外，她亦具有天眼通、宿命通及漏盡通。她具足四無礙解，具足清淨智，因此她不使人哀傷。」

「猶如鐵棒的火焰，冷卻而不知蹤跡，如是已解脫、已渡欲的瀑流、已獲不動樂之人，亦不知其去處。因此，你們應當以自己為洲、以自己為明燈，以念處為行境，修習七覺支，將能抵達苦的邊際。」<sup>39</sup>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如璀璨的星辰，消失於拂曉的天空。她自在清涼入般涅槃後，佛陀對眾弟子如是教誡。

## 宿世福慧薰，善願已圓成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的成就，並非僅是此輩子的努力，多生累劫前，她已不斷地累積波羅蜜<sup>40</sup>。

在十萬劫前，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sup>41</sup>出於世間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一戶具有榮譽及財富的大臣之家。一次，她與父親及隨從們，至勝蓮華佛處聞法，看見勝蓮華佛置某位比丘尼為資深第一。

39 《譬喻經》四·2品17·第277～288偈。

40 波羅蜜（Pāramī）為「圓滿」、「至高成就」之意。一共有十波羅蜜：布施、持戒、出離、智慧、精進、忍辱、真實、決意、慈、捨。為菩薩十項主要美德的圓滿實行。

41 依據巴利《小部》中的《佛種姓經》（Buddhavaṃsa）記載，在過去的四阿僧祇與十萬劫期間有二十四尊佛出現世間，加上更早的三佛及現今的喬達摩佛，則共有二十八尊佛。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是第十三尊佛。眾多喬達摩佛的比丘及比丘尼弟子，從此尊佛開始他們的波羅蜜善行。



她聽後心生歡喜，連續七日對以佛陀為首的僧團作廣大供養，並發願在某尊佛座下成為資深第一比丘尼。勝蓮華佛以神通觀察，確定她能滿願，因此為她授記：

汝於七日間，飲食施僧伽，  
 我將為稱讚，諦聽聞我說。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sup>42</sup>，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汝名瞿曇彌，尊師尼弟子。  
 汝為佛母妹，佛命保育者，  
 資深比丘尼，汝得第一位。<sup>43</sup>

她聽聞後心生歡喜，終生供養僧團，捨報後出生三十三天（忉利天）。由於善業的緣故，她在色、聲、香、味、觸、壽命、容色、安樂、名聲與威勢，更勝於其他諸天。三十三天捨報後，由於過去的業報，她出生在波羅奈（Bārāṇasī），為五百女奴隸之首。

女奴隸之首及五百奴隸經常勞作，以完成雇主所交代的種種任務。當時，波羅奈雨季已漸近，五位辟支佛從難陀姆羅山窟（Nandamūlaka）騰空，至仙人墮處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vana）下降地面，入城托鉢乞食。托鉢乞食後，辟支

42 此處的巴利文「Okkāka」為「甘蔗族」，即釋迦族的祖先。

43 《譬喻經》四·2品17·第102～105偈。

佛聚在鹿野苑，討論雨安居的住處，他們說：「我們應找人建造房舍，以度過雨安居。」<sup>44</sup>

在傍晚時分，他們披袈裟進入城內。此時，女奴隸之首正持容器準備前往汲水，她見五位辟支佛正進入城內。

辟支佛入城後，站立於一戶富人家門前，此富人了解他們的需求後，說：「我們可沒時間，請尊者到其他地方去吧！」於是，辟支佛離開出城。

此時，女奴隸之首碰見此五位辟支佛，她放下手中的容器向他們頂禮，問道：「尊者！您們剛入城，為何那麼快出城呢？」

「我們進城請求建造房舍，以度過雨安居。」

「那您們是否已找到人幫忙？」

「沒有，女士！」

「這些房舍是否僅限於顯赫人家方可作捐獻，還是如我這般奴隸作捐獻亦適宜呢？」

「任何人都可以捐獻。」

「太好了！尊者！我們將建造及捐獻房舍。明日請接受我們的飲食供養。」

---

44 在雨安居期間，決意為期三個月定居一處的比丘，需居住在覆頂及具有門的住處。倘若未有現成的住處度過雨安居，他們需尋求幫助，以建造雨安居的住所。

對辟支佛作出此邀請後，她不入城而折返回汲水處，召集五百女奴隸，說：「女士們！你們希望一直成為他人的奴隸，或希望能擺脫奴役？」

「尊敬的女士！我們希望能擺脫奴役。」

「倘若如此，我已邀請五位辟支佛明日應供，五位辟支佛需要房舍住處，請你們的丈夫明日前來義務勞作一天。」

「好的。」

當他們的丈夫在傍晚時分回家時，她們告知此事，五百奴隸的丈夫都表示願意幫忙，並集合在一處。此時，女奴隸之首鼓勵五百奴隸的丈夫明日伸出援手，為五位辟支佛建造雨安居的住處，並闡述此布施的利益及功德。那些最初不太願意伸出援手的人，聽了女奴隸之首的勸導後，亦樂意給予協助。

次日，以飲食供養辟支佛後，她將建設的工作做妥善安排與分配。於是，他們進入森林收集建築材料，並為每位辟支佛各造一座房舍，設有行禪步道、床榻、椅子及飲水器皿。他們邀請辟支佛在此度過三個月雨安居，並輪流供養辟支佛雨安居期間的飲食。那些被安排當日供養辟支佛飲食，卻貧窮而沒有能力供養的人，他們可從女奴隸之首處拿取食物供養辟支佛。

當雨安居結束後，女奴隸之首要求五百女奴隸各編織一片粗布，以此五百片粗布，換取精緻布料所製的五套袈裟，虔敬供養五位辟支佛。供養圓滿，辟支佛在她們的注目下，

騰空飛至香醉山（Gandhamādana）。那一世，她們終生行善，捨報後皆轉生天界。

從天界沒後，女奴隸之首出生在波羅奈國，成為一名織工之首。當時國王邀請五百辟支佛<sup>45</sup>應供，然而當辟支佛抵達王宮門前時卻無人接待、請坐或供食。於是，他們離開王宮，進入織工的村莊。織工之首見五百辟支佛，歡喜禮敬並提供飲食供養。辟支佛接受供食後，返回香醉山。

由於奉行各種善業，十萬劫間她僅出生在人間與天界，直至喬達摩佛即將出於世間，她出生在天臂城，為善覺王之次公主，亦是佛陀的養母，此是她的最後一生。她所帶領的五百比丘尼，乃過去世一同供養辟支佛的五百奴隸，此善業讓她們在無數次的輪迴中，互相牽連在一起。今世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為首，五百女出家修行，如今亦達最後生，清涼入寂滅。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她一生的影響力無遠弗屆，甚至改變了眾多女人的命運，至今依然是尼眾僧團最為感恩戴德的對象之一。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世界如何物換星移，只要出家女眾的身影依稀可見，她的勇氣及智慧就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尼眾的心裡，甚至感激涕零這得來不易的一切。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為寂靜道上最閃亮的女性之光，是出家尼眾永遠的懷念與感恩。

---

45 此五百辟支佛是巴杜瑪娃帝（Padumavati）王后的兒子，巴杜瑪娃帝是蓮華色比丘尼的某一世，詳細事跡可參閱第一冊第三章「縈繞蓮花的傳奇」。

——大智慧第一比丘尼——  
憍摩

Khemā

# 無畏獅子吼

第一冊·第二章

身與心的實相是苦，由於不了解實相，我們冀求身心獲得快樂，無時無刻不生起貪愛及安樂的渴望。若能如實徹見身心僅是純粹的苦，「希望身心獲得快樂」的渴愛即將止息。

憍摩（Khemā）曾是頻婆娑羅王的王后，她的容顏傾國傾城。對於自己的姣好容貌，她深感愛戀及執著。佛陀對她的善巧教化，使她洞見身體是苦、無常、無我與不淨。藉由修行，她了知身心的實相而從諸苦中解脫，從此不再被無明所束縛。猶如群星之月，憍摩是佛陀比丘尼僧團的二上首女弟子之一，以具大智慧而聞名，在真理前無畏作獅子吼。

## 佛陀依約赴王舍城

憿摩出生於摩達國（Madda）沙竭羅城（Sāgala），是摩達王（Maddarāja）之女。由於出生時，城裡平靜祥和，因此為她取名「憿摩」，意為「安穩」。

憿摩擁有金色的皮膚，長得國色天香，明艷動人。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摩達王將她許配給摩揭陀國（Magadha）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頻婆娑羅王對憿摩寵愛有加，經常讚歎她的容色，並將她冊立為王后。

憿摩接觸佛法的因緣，始於頻婆娑羅王的勸導，而頻婆娑羅王與佛陀的因緣，則可追溯至他與尚未成佛的悉達多菩薩之間，曾有過的約定。此外，頻婆娑羅王捐獻佛陀的竹林精舍，亦成為憿摩證悟的主要契機之一。

在大曆九十七年阿沙哈月<sup>1</sup>（Āsālhā）滿月日，悉達多菩薩作大出家<sup>2</sup>。在出家後七日，從阿奴夷的菴婆樹林（Anupiya Ambavana）跋涉三十由旬，至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並入城托鉢乞食。當菩薩進入王舍城（Rājagaha）時，正逢王舍城舉辦的慶典已近尾聲，頻婆娑羅王正擊鼓宣布：「慶典已結束！」

當時，人們尚聚集於王宮廣場。頻婆娑羅王立於高臺，打開窗戶並望向窗外，欲作指示時，他看見悉達多菩薩正進

1 大曆九十七年相當於西元前 595 年；阿沙哈月（Āsālhā）大約在六月至七月之間。

2 悉達多菩薩作大出家的事跡，請參閱第一冊第十一章「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的守護」。

入王舍城托鉢，隨即被菩薩的寂靜及相好莊嚴所攝。城民見菩薩器宇不凡、相好莊嚴無比，城內引起一陣喧嘩騷動，此情況猶如那羅奇梨象（Nālagiri）進入城市，又彷彿如阿修羅王毘摩質多（Vepacitti）進入三十三天。

當悉達多菩薩一戶接著一戶次第托鉢時，城民見菩薩莊嚴優雅的威儀而驚歎歡喜，他們樂見菩薩的莊嚴相好而不飽足。

城民相互訴說：「朋友！你覺得如何？我們所見此人是諸天之王——帝釋天嗎？他由三十三天下降至我們的城市。」

另一人說：「倘若他是帝釋天，他應具有千眼，以雷電為武器，以伊羅婆（Erāvaṇa）為坐騎，但是這些特質在何處呢？他應是梵天，知曉婆羅門已忘失吠陀（Veda），特地前來督促。」城民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此沙門是否為阿修羅王、帝釋天或梵天下凡。

當城民如是議論時，大臣將此事稟報頻娑婆羅王。頻娑婆羅王早在立於高臺時，已見菩薩相好而被攝受，聽了大臣的言論後，即派遣三名官吏跟蹤尾隨：「你們前往觀察，他若是夜叉，出城即消失；若為龍則潛入大地；若為人，則將食用他托鉢所得的食物。」

悉達多菩薩托鉢行乞後，前往般荼婆山（Paṇḍava）蔭涼處進食。官吏窺見菩薩行蹤，派一人前往向頻娑婆羅王報告。頻娑婆羅王聽聞後急速出宮，乘車前往菩薩所在之處，直至車乘無法行駛則步行前往。



頻婆娑羅王對菩薩的殊勝威儀深感敬佩，他趨近菩薩，在得到允許後坐在冰冷的石塊上，歡喜地與菩薩展開談話：「朋友！你尚年輕且年少，具備容貌與壯行，你應是刹帝利出身。摩揭陀國及鴛伽國（Aṅga）為我所統治，我將給你此二國的王權、財物、象眾、精銳軍隊等，成為國王而統治吧！請你告訴我你的家系。」

悉達多菩薩指向他來此的方向，以三偈回應頻婆娑羅王：

雪山山腹是故居，憍薩羅國往昔住，  
具備財寶勇進者，端方正直一民族。  
彼之族姓為日種，彼之生族曰釋迦，  
由彼家族我出家，非為冀求諸欲者。  
已見諸欲之過患，以見出離為安穩，  
我為出離行精勤，意喜精勤非諸欲。<sup>3</sup>

菩薩以偈述說自己來自雪山山腹的迦毗羅衛國（Kapilavatthu），一處具豐富財寶及穀米之國。家系為日種族（Ādicca），祖先甘蔗王（Okkāka）取新名為「釋迦族」。由此王族而出家，並非為了冀望物質諸欲。自己已見諸欲的過患，出離精進為求得最上佛果。

頻婆娑羅王回答：「尊者！我已聽聞淨飯王之子——悉達多見四前兆而出家，他將成就佛果而成為三界導師。如今親見您為求最上佛果之志，我堅信您必定能成佛！」

3 《經集》大品・出家經・第422～424偈。

於是，頻婆娑羅王對菩薩作出請求：「尊者！當您證得無上正等覺後，請先來我的國土，讓我的國土成為首個因您的蒞臨而獲得祝福之國。」菩薩默許。

在大曆一〇三年衛塞月<sup>4</sup>（*Vesākha*）滿月日，菩薩成就無上正等正覺<sup>5</sup>。佛陀藉由梵天的勸請而開始說法。最初轉法輪度化阿若憍陳如（*Aññā Koṇḍañña*）等五比丘，在波羅奈仙人墮處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度過首個雨安居。<sup>6</sup>

雨安居自恣日（*Pavāraṇā*）後，佛陀前往優樓頻羅（*Uruvelā*）教化螺髻外道優樓頻羅迦葉（*Uruvela Kassapa*）兄弟三人及其弟子。為期三個月的教導，優樓頻羅迦葉兄弟三人及其座下的螺髻外道，一共千人證得阿羅漢果。佛陀與此千位阿羅漢住在象頭山（*Gayāsīsa*），此時佛陀思惟：「我將完成與頻婆娑羅王的約定！」

於是，在弗沙月<sup>7</sup>（*Phussa*）滿月日，佛陀率領此千位阿羅漢，從象頭山前往王舍城。當佛陀抵達時，在王舍城附近的杖林苑（*Suppatittha Cetiya*）一棵大榕樹下停歇。杖林苑的守衛見佛陀抵達該處，速為頻婆娑羅王捎來此消息。頻婆娑羅王聽聞這期待已久的好消息，雀躍歡喜地率領十二萬眾婆羅門及居士往詣佛陀之處。

4 大曆一〇三年相當於西元前 589 年；衛塞月（*Vesākha*）大約在四月至五月之間。

5 菩薩成道證得佛果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二章「菩薩成道日的金鉢乳糜」。

6 佛陀初轉法輪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九章「世間首位證悟優婆夷」。

7 弗沙月（*Phussa*）大約在十二月至一月之間。

頻婆娑羅王以頭面頂禮佛陀之足，眾人亦禮敬佛陀，共退一隅而坐。當時，婆羅門及居士們見名聲遠播的優樓頻羅迦葉在佛陀身旁，他們抱持疑惑：「此大沙門是在優樓頻羅迦葉座下修習梵行嗎？或是優樓頻羅迦葉在大沙門座下修習梵行呢？」

佛陀知悉他們心中所想，於是問優樓頻羅迦葉，為何已捨棄祀火。優樓頻羅迦葉比丘以數偈敘述原因後，將頭置於佛足，說：「尊師、世尊、我的導師！我是世尊的弟子！」

隨後，優樓頻羅迦葉比丘施展神通，騰空至高達一多羅樹<sup>8</sup>的高度，降至地面禮拜佛陀，再騰空至高達二多羅樹的高度，降至地面禮拜佛陀，如此七次騰空，至高達七多羅樹的高度降至地面，七次禮拜佛陀，然後退坐一面。

此時，大眾見優樓頻羅迦葉施展神通，心想：「今天得以見識阿羅漢有如此之神力，誠然佛陀具有大威神力！」

眾人說：「優樓頻羅迦葉受如來的教化，而破邪見之網！」於是一心稱讚佛陀的功德。

佛陀說：「我教化優樓頻羅迦葉，並非始於今日，他在過去生即曾受我的教化。」佛陀以此因緣，敘述《大那羅陀迦葉梵天本生經》<sup>9</sup>（Mahānāradakassapa Jātaka）。

當佛陀知曉大眾的心已遠離疑惑，佛陀為頻婆娑羅王為首的十二萬人眾次第教示布施論（Dānakathā）、持戒論（Sīlakathā）、生天論（Saggakathā）、諸欲過患（Kāmānaṃ ādīnava kathā）、出離功德（Nekkhamme ānisaṃsa kathā）。

8 多羅樹（Tāla）為高大的植物，最高可達 25 公尺。因為此樹高度大致相同，印度常以它做高度的計量單位。

9 《本生經》544。

當佛陀知悉眾人的心已堪任、柔軟、離障、歡喜、明淨，進而為他們開示苦、集、滅、道。聽聞佛陀的教示，頻婆娑羅王與十一萬人共證須陀洹果，其餘一萬人成為皈依三寶的在家居士。

頻婆娑羅王對佛陀說：「真是絕妙！世尊！真是絕妙！世尊！猶如扶起倒者、揭開蓋覆者，為迷途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持來油燈，令『有眼者得見種種色』。世尊如是以種種善巧為我說示法。我皈依世尊、法及比丘僧伽。世尊！我從今以後直至命終，請接受我皈依為優婆塞。」

頻婆娑羅王對佛陀作出邀請：「為了我的福祉，懇請世尊與比丘僧眾明日接受我的飲食供養。」佛陀默然而許。頻婆娑羅王知道佛陀已默許，即從座而起，恭敬禮拜佛陀後右繞而離去。

## 頻婆娑羅王獻竹林園

次日清晨，當飲食已準備好後，頻婆娑羅王派遣使者至杖林苑作邀請：「世尊！食時已到，飲食已經準備好了。」

然而，在佛陀入城的時間將近時，有一億八千萬的王舍城居民為了拜見佛陀，在清晨時分已紛紛蜂擁至杖林苑。

從王舍城至杖林苑超過三伽烏達<sup>10</sup>（Gāvuta）的路程擠滿了人潮，肩摩踵接，擁擠得水泄不通。人們歡喜見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及六色身光，以此看不饜足，讚歎如來功德之聲音此起彼落。

10 三伽烏達（Gāvuta）大約十公里。

由於人潮如山似海，無任何一位比丘得以進出杖林苑，一時之間佛陀及比丘眾無法前往頻婆娑羅王的王宮應供。此時帝釋天的寶座發熱，他觀察世間而得知此狀況，隨即化作青年，以天人的威力為佛陀開路，並以偈頌讚歎佛、法、僧的功德。佛陀率領千位阿羅漢，依帝釋天所開的道路進入王舍城，直達頻婆娑羅王的王宮。

頻婆娑羅王向佛陀及比丘們作廣大布施，親手供養殊妙飲食。此時，頻婆娑羅王自忖：「有何地方能符合五項條件：一、距離城市不太遠；二、距離城市不太近；三、往返道路通達；四、任何人於任何時間都方便前往；五、遠離塵囂喧嘩。」

如此思惟，頻婆娑羅王覺得自己的竹林園（Veluvana）<sup>11</sup>適宜獻給以佛為首的僧團，作為居住的寺院。於是，頻婆娑羅王說：「世尊！若無三寶，我則不能生存，我將在定時或不定時往詣世尊之處。但是杖林苑距離甚遠，我此處有一座竹林園距離甚近，往返道路通達，而且適合作為佛的住處，請世尊接受我的竹林園。」

語畢，頻婆娑羅王取盛有香花水的金瓶，恭敬地將香花水倒在佛陀的手上，說：「世尊！我將竹林精舍，供養以佛陀為首的僧團。」

佛陀接受此竹林精舍時，諸山大地震動，猶如喜悅據心而翩翩起舞的少女。於閻浮提，在多座佛陀所接受的住處供養之中，唯獨竹林精舍的供養令大地震動。

佛陀由座而起，率領比丘眾進入竹林精舍。

11 竹林精舍（Veluvana）是佛陀首次接受信者住處供養的首座寺院。

## 頻婆娑羅王之佈局

頻婆娑羅王曾多次向王后憍摩提起佛陀殊勝的事跡，然而，憍摩陶醉及愛戀於自己的美貌，而不願前往謁見。她心想：「佛陀宣說美色的過患」，擔心佛陀譴責她的美貌而躊躇不前，因此拒絕謁見佛陀。

但是，這位已經品嚐到佛法滋味的頻婆娑羅王，想與她分享這份法喜，喃喃自語地說：「我是佛陀的主要護持者，而我的王后憍摩卻不願謁見世尊，這怎麼行呢？我必須得想出辦法，誘使憍摩與佛陀見面。」

為使憍摩能親近佛陀，頻婆娑羅王精心佈局，僱用詩人及音樂家，以優美的詩句，譜以樂曲，歌頌讚揚竹林精舍的寧靜與祥和，並生動地描繪竹林精舍的景緻：

未見竹林舍，善逝蘭若居，  
我等自忖思，未見歡喜園。  
  
若見竹林舍，人間妙歡喜，  
如見歡喜園，天主妙歡喜。  
  
諸天捨喜園，下降於地面，  
樂見竹林舍，驚喜甚滿足。  
  
依王之福生，依佛之福飾，  
何人能道盡，積聚功德林。<sup>12</sup>

12 《譬喻經》四·2品18·第41～44偈。

未曾見怡人的竹林精舍——佛陀所居住之處，那些人猶如不曾見天界的歡喜園（Nandana）。若曾見竹林精舍，此座令人歡喜之林，則猶如親見令帝釋天歡喜的歡喜園。三十三天的天人捨棄歡喜園，降臨人間，他們驚歎忘我地觀賞此竹林而甚為滿足。竹林精舍依國王的善業所建成，依佛陀的功德為莊嚴，其積聚的功德，又有誰能道盡？

憍摩聽聞竹林精舍的優美怡人，其心愉悅而心生嚮往，決定拜訪竹林精舍。她向頻婆娑羅王請求前往造訪，頻婆娑羅王歡喜地答應，並讓大群隨從陪同。

頻婆娑羅王說：「去吧！去看看那豐碩的竹林，它賞心悅目，被佛陀的身光所環繞而熠熠光輝。」

為了避開佛陀，憍摩刻意選擇佛陀入城托鉢的時段造訪精舍。當她抵達竹林精舍，見花開山麓，杜鵑歌唱，孔雀飛舞，蜜蜂採蜜，內心感到無比喜悅。此座精舍遠離塵囂，她被其寂靜、幽美所攝，內心清涼歡喜。

憍摩漸次走至僧眾的房舍、閣樓、行禪步道等，心想：「得見此美景，我的雙眼已得到回償！」

當她四處走動時，看見一位年輕的比丘正精勤禪修，她心想：「他年輕如春，擁有優美的色身，正值青春年華，卻住在怡人的山麓。他剃髮身著袈裟，捨去感官的享樂，坐在樹下禪思。此賢善法，不該是已盡情享受居家生活之後，年老時才來修學的嗎？」

## 憍摩覺醒色身實相

她推想佛陀並不在竹林精舍，佛陀的香室（Gandhakuṭi）<sup>13</sup>應空無一人，於是好奇地趨近佛陀的香室，想探究一番。事實上，佛陀已知憍摩即將到來而安坐在香室內等候，並以神通力變現一名美若天仙的女子，容貌更勝於憍摩。

當憍摩進入香室時，見佛陀一人喜悅獨坐，猶如日出一般閃耀。佛陀身邊站立一名美撼凡塵的絕世美女，正為佛陀徐徐搨動扇子。此女散發金色的光芒，眼睛與臉頰猶如蓮花般純潔，唇紅齒白如素馨花，任誰見了都欣喜。她的聲音猶如金鈴振動，雙乳呈鉢形，擁有細腰、妙臀及纖細大腿，裝飾甚為嚴好。身著紅羽披肩，內著藍色絲綢，她甜甜地微笑，美麗的容顏令人看不飽足。

憍摩見後，心想：「哇！如此的絕世美人，過去此眼從未曾見！」見此美麗不可方物之美女，憍摩自覺相形見绌。此時，她熄滅了「佛陀輕視漂亮女子」的誤解，亦粉碎了自己的驕傲與虛榮。

當憍摩凝視這女子時，佛陀以神通力，讓此貌美女子在她面前逐漸變得老態龍鍾，蒼顏白髮，牙齒掉落且唾液垂涎，話語含糊不清。她的耳朵縮起，眼有白翳，乳房下垂令人厭惡，全身的皮膚起皺紋，青筋擴展至全身。她的腰背彎曲而無法挺直，需依賴拐杖支撐身體，身枯肋骨突出，接著此老婦人失去平衡，蹣跚顫抖而癱倒在地，呻吟並喘著氣。

13 香室（Gandhakuṭi）原指佛陀在舍衛城（Sāvathī）祇樹給孤獨園的住處，後來佛陀獨自居住的房子，皆可稱為「香室」。



這驚心動魄的一幕，讓憍摩身毛皆豎立起來，生起前所未有的恐懼感，她心想：「此不淨的色身令人厭惡，唯有愚者才喜愛。」她覺察自己過去是多麼的愚癡，執著不淨的身體，並對此色身生起厭惡。

此時，佛陀已知她的心被觸動而生起出離之心，歡喜地說：「憍摩！你仔細觀照這身體，它是因緣聚合而成，不淨、腐朽，且充滿疾病。身體時時流出不淨，只有愚癡者才貪愛它。」

佛陀接著說：「你應當讓心安住於不淨觀，修心住於一境而得禪定，念身而時時生起厭離。你的身體就如這女孩的身體一樣，這女孩的身體亦如你的身體一般，無論內在或外在，對於色身應生起離欲之念。」

「你應當精進地修習無相，捨棄慢隨眠。藉由了知慢心，而安住於諸行的寂靜。執著於貪欲的人，他們將因貪欲而墜入輪迴的瀑流，猶如蜘蛛掉入自作的網中。反之，斷除貪欲的人，他們捨棄欲樂，出離居家而無求。」

憍摩！

見此聚集身，不淨腐敗體，  
由體諸漏出，凡愚以為喜。

不淨於一境，修心善得定，  
汝應念汝身，時時起厭離。

此身如彼身，彼亦同於此，  
無論內與外，於身離欲念。

精勤修無相，捨棄慢隨眠，  
慢依明解消，應行歸寂靜。

執著貪欲者，為貪墜瀑流，  
恰如蜘蛛網，自作墜自身。  
斷除貪欲者，捨欲樂出家。<sup>14</sup>

佛陀接著說以下偈言：

耽欲隨欲流，蜘蛛自織網，  
斷縛無著者，解脫一切苦。<sup>15</sup>

佛陀了知懺摩的心已調柔，隨即開示《長部·大緣經》<sup>16</sup>（Mahānidānasuttam）。懺摩聽聞佛陀闡述甚深緣起法，憶念起宿世，她站立在該處，證得法眼淨<sup>17</sup>，入聖者之流。

她伏身頂禮佛陀之足，並說：「一切見者！我今皈依您。悲意樂者！我今皈依您。已度輪迴者！我今皈依您。甘露施者！我今皈依您。」

「世尊！我進入邪見的稠林，被欲貪所迷惑。您以善巧方便，引導我見法、喜律。眾生由於尚未得見世尊，因此受苦而不樂，沉沒在輪迴的大海之中，經歷極大的苦。」

14 《譬喻經》四·2品18·第66～71偈。

15 《法句經》第347偈。《法句經注釋》記載，當懺摩聽聞此偈的尾端，即證得阿羅漢果，懺摩證悟的情況與《譬喻經》的記載有所不同。

16 《長部》15經。

17 法眼淨：見法、知法、得法。得法眼淨的聖者已斷三結，即「身見」、「戒禁取」、「疑」，又作「須陀洹」或初果聖者。對法已有了體悟而超越懷疑，不必再仰仗於他人；對法已有了肯認而無所畏懼；對法已有了體證而「唯見正法，不復見我」。

憍摩向佛陀懺悔：「即使世間的怙主——那已斷除憂惱、破除死亡者，正在距離我不遠處，我卻不前往謁見，為此過失我向世尊發露懺悔。對於與願者、大善益友，我卻懷疑為無益，由於癡迷於容色，我不前往謁見，對此過失我向世尊發露懺悔。」<sup>18</sup>

佛陀接受憍摩的懺悔，慈悲以微妙音聲如是說：「憍摩！你站起來。」猶如甘露灑在憍摩的身上，她倍感清涼。

憍摩頭面頂禮佛陀，右繞後離去，返回王宮見頻婆娑羅王，並對他說：「降伏敵人者！您以善巧方便，誘使我造訪竹林，此乃善妙之權宜！我生起想造訪竹林精舍的興緻，於此因緣，我得見佛陀——斷除貪愛的大智者。大王！若此是您所歡喜的，請您允許我在佛陀的教法中出家成為比丘尼。我聽聞佛陀的教導，對此色身的實相已獲得洞見，生起厭離。」

頻婆娑羅王聽了憍摩所說的這番話，從她的言行舉止間，了知憍摩已是一位獲得道果的聖者。他雙手合掌於額頭間，對憍摩說：「賢善！親愛的王后！我今允許你出家成為比丘尼，願你出家的意樂得以圓滿<sup>19</sup>。」頻婆娑羅王允諾她的請求，並以黃金轎子送她至尼眾僧團。

18 《譬喻經》四·2品18·第75～79偈。

19 此處指證得阿羅漢果。出家的最高目標，即證得阿羅漢，頻婆娑羅王如是祝福憍摩。

## 智慧辯才出類拔萃

憍摩比丘尼出家十五天<sup>20</sup>，藉由觀察燈火之生滅，了知身心的實相，證得阿羅漢果，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在《譬喻經》敘述她的證悟過程：「爾時，我出家十五天，有一次見燈的生滅而感到悚懼。我對諸行生起厭離，熟悉通達緣起之相而越過四瀑流<sup>21</sup>，當下證得阿羅漢果。」

「我獲得神變、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及漏盡通，如今再也沒有來生。我獲得四無礙解<sup>22</sup>，於佛陀的教導，生起清淨智。我善巧於七清淨道，對闡述論事（*Kathāvatthu*）無所畏懼，對於阿毗達摩<sup>23</sup>（*Abhidhamma*）透徹通達，於教法得自在。」<sup>24</sup>

20 《譬喻經》其他版本說憍摩比丘尼出家未至七個月，證得阿羅漢果。

21 四瀑流：指能使善品流失之四類煩惱，即：欲瀑流、有瀑流、見瀑流、無明瀑流。「欲瀑流」指對色、聲、香、味、觸五欲的希求與渴望；「有瀑流」指色界梵天與無色界梵天的希求與渴望，也是對禪那的執取，禪定將帶來梵天界的再生；「見瀑流」指六十二種邪見，包括常見論、無因論、死後無想論、斷滅論、現世涅槃論等等；「無明瀑流」指不知四聖諦，即：苦、苦集、苦滅與導至苦滅之道。

22 四無礙解：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辭無礙解、辯無礙解。「法無礙解」謂於一切法相、名字有無礙自在的智解，故能善於辯說；「義無礙解」謂關於一切法相、名字的義理有無礙自在的智解辯才；「辭無礙解」謂通曉一切方言而無礙辯說的智解、辯才；「辯無礙解」謂隨順眾生根機而巧妙演說，令眾生樂聞的智解、辯才。

23 阿毗達摩（*Abhidhamma*）：又稱為論藏，即三藏之一。阿毗（*Abhi*）的意思是上等的、殊勝的、卓越的，達摩（*Dhamma*）的意思是法。阿毗達摩是對佛陀教法的要義，精確及系統的分類詮釋，包含了四種有關於生命終極的究竟法，即心法、心所法、色法和涅槃法。

24 《譬喻經》四·2品 18·第 85～90 偈。

憺摩比丘尼在義理及實踐皆出類拔萃，在善巧教導及辯才方面尤其出色。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大智慧者，以憺摩為第一。」<sup>25</sup>

憺摩比丘尼在比丘尼僧團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佛陀嘉譽憺摩比丘尼之智慧，亦嘉許她在領眾及教學上的出眾，與神變第一的蓮華色比丘尼<sup>26</sup>，一同被譽為比丘尼弟子的典範。

在《增支部》記載：「諸比丘！有信心之比丘尼作希求時，應作如是正當之希求，我當如憺摩比丘尼及蓮華色比丘尼。諸比丘！彼等憺摩比丘尼及蓮華色比丘尼，是我等比丘尼弟子之秤、之量。」<sup>27</sup>

《相應部·獨女經》(Ekadhītusuttam)：「汝若由在家出家而為無家者，應如憺摩比丘尼、蓮華色比丘尼。諸比丘！此憺摩比丘尼及蓮華色比丘尼，乃我弟子比丘尼中之秤、之量。」<sup>28</sup>

憺摩比丘尼與蓮華色比丘尼二者，為佛陀比丘尼僧團的二上首女弟子，一如舍利弗尊者及目犍連尊者，為佛陀比丘僧團的二上首弟子。

25 《增支部》1集236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iṇaṃ mahā paññānaṃ yadidaṃ khemā」。

26 蓮華色比丘尼(Uppalavaṇṇā)被佛陀譽為「神變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三章「縈繞蓮花的傳奇」。

27 《增支部》2集132經、《增支部》4集176經。

28 《相應部》17相應24經。

## 戰勝魔羅邪惡誘惑

魔羅波旬喜愛擾亂修行極好的人，因為他不歡喜見到有人逃離他所掌控的權力範圍。有一次，他試圖誘惑懺摩比丘尼，使她修行退失，不再嚮往解脫涅槃。魔王對懺摩比丘尼說：

年少汝姿美，我亦為少壯，  
來，懺摩！我等娛五樂。

然而，魔羅波旬卻是白忙了一場，因為懺摩比丘尼已是一位清淨無染的阿羅漢尼。懺摩比丘尼非但沒有被擾亂，而且如是作獅子吼：

持病易脆毀，為此腐臭身，  
厭惡且惱累，我根絕欲愛。

諸欲如長矛，諸蘊斷頭台，  
汝呼為欲樂，今不為我喜。

喜貪隨處滅，打碎癡闇蘊，  
波旬！如是汝當知，  
惡者！汝為我所敗。

崇拜諸星宿，林中祭火天，  
如實愚無知，不淨思為淨。

我禮正覺者，人中最上者，  
我隨師之教，脫一切苦惱。<sup>29</sup>

29 《長老尼偈》第 140 ~ 144 偈。

「此色身承受病之苦，易敗壞且腐臭不淨，令人反感且惱累，我已斷除一切欲愛。諸欲猶如長矛，五蘊猶如斷頭臺，你所謂的五欲諸樂，對我毫無快樂可言。我已斷盡愛欲，黑暗愚痴已被驅散，魔羅波旬你應當知曉，你已被我所擊敗。」

「愚人崇拜星宿，或在森林祭拜火神，如是對實相愚昧無知，將不淨顛倒為淨。我禮敬佛陀正等正覺者，人中最上者，我隨佛陀之教導，諸苦已盡斷除。」

當魔羅波旬被憍摩比丘尼識破後，他沮喪而萎身消失。憍摩比丘尼的心無絲毫動搖，魔羅的誘惑更突顯了她智慧的鋒芒。

## 波斯匿王親近請法

憍摩比丘尼的智慧及辯才非凡，名聲傳遍四方，從她與憍薩羅國（Kosala）波斯匿王（Pasenadi）一席佛法談話中得以了知其智慧的鋒利。此法談記載於《相應部·憍摩經》<sup>30</sup>（Khemāsuttam）。

有一次，波斯匿王在前往舍衛城的途中，晚上抵達多羅那越睹小鎮（Torāṇavatthu）。為表敬意，他想趨訪鎮裡睿智的沙門或婆羅門，因此派遣一名臣子四處打聽。但是找遍小鎮，那位大臣都沒找到波斯匿王能趨訪的沙門或婆羅門。

隨後，他見憍摩比丘尼入住該鎮，於是向波斯匿王稟報：「大王！在多羅那越睹，沒有大王能表達敬意而趨訪的沙門

30 《相應部》44 相應 1 經。

或婆羅門；但是大王！有一比丘尼名為懺摩，她是世尊、應供、正遍覺者的女弟子，那位聖尼被譽為『賢者、能者、智者、多聞者、巧說者、應辯善巧者』揚好名聲，大王可對這位聖尼表達敬意。」

於是，波斯匿王前去拜見懺摩比丘尼，向懺摩比丘尼頂禮，然後坐在一面。

波斯匿王對懺摩比丘尼提問：「聖尼！如來死後，還存在嗎？」

懺摩比丘尼回答：「大王！『如來死後存在』者，這不是世尊所記說<sup>31</sup>。」

波斯匿王又再提問：「既然如此，聖尼！那麼如來死後不存在嗎？」

「大王！『如來死後不存在』者，這也不是世尊所記說。」

「那麼，聖尼！如來死後，既存在，又不存在嗎？」

「大王！『如來死後，既存在，又不存在』者，這亦不是世尊所記說。」

「然則，聖尼！如來死後，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嗎？」

「大王！『如來死後，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者，這也不是世尊所記說。」

---

31 記說：指佛陀因弟子們的請法，而給予詳細的解說，也就是分析教說，或以問答方式解說教理。



「聖尼！什麼因、什麼緣，世尊對以上四項問題不記說呢？」

此時，憍摩比丘尼說：「大王！既然如此，就此反問你，請依你認為適當的答案來作答。」

「大王！你怎麼想？你是否有會計師、查驗師或統計師，能計算在恆河的沙：『有如此多粒沙』或『有如此多百粒沙』或『有如此多千粒沙』或『有如此多十萬粒沙』？」

「聖尼！不能。」

「既然如此，那麼，你是否有會計師、查驗師或統計師，能計算大海之水：『有如此多升水』或『有如此多百升水』或『有如此多千升水』或『有如此多十萬升水』？」

「聖尼！不，這不能。」

憍摩比丘尼反問波斯匿王：「這是什麼原因呢？」

波斯匿王回答：「聖尼！因為海量大且深，不可測、難計量。」

憍摩比丘尼說：「同樣的道理，大王！如來已捨棄將『色』安立為『我』，如來已徹底切斷其根，猶如無根的多羅樹，後續不存在，是未來不再生起之法。」

「大王！如來已從『色』的安立解脫，譬如大海，是甚深的，不可測、難計量。因此並不適合說如來死後存在；亦不適合說如來死後不存在；亦不適合說如來死後，既存在又不存在；亦不適合說如來死後，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

「如來已捨棄將『受』……『想』……『行』……『識』安立為『我』，如來已徹底切斷其根，猶如無根的多羅樹，後續不存在，是未來不再生起之法。」

「大王！如來已從『受』……『想』……『行』……『識』的安立解脫，譬如大海，是甚深的，不可測、難計量。因此並不適合說如來死後存在；亦不適合說如來死後不存在；亦不適合說如來死後，既存在又不存在；亦不適合說如來死後，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

波斯匿王對憍摩比丘尼的睿智解釋感到歡喜。他從座而起，禮拜憍摩比丘尼，行右繞禮後離去。

過些時候，波斯匿王往詣佛陀之處，禮拜佛陀後坐於一面，向佛陀提問相同的那四項問題。針對波斯匿王的提問，佛陀所作的回答，與憍摩比丘尼的回答全然一模一樣。

波斯匿王驚訝地對佛陀說：「世尊！不可思議！世尊！太稀有了！我曾往詣憍摩比丘尼之處詢問此義，憍摩比丘尼亦同樣以世尊的此文此句，向我說明此義。世尊！不可思議！世尊！太稀有了！世尊的教導與弟子的教導，在意義與字句上完全相符一致，毫不相違。」

對於波斯匿王的提問，佛陀與憍摩比丘尼給予的回答不謀而合。憍摩比丘尼的無礙辯才與甚深智慧，得到了佛陀的印證。

然而，為何佛陀針對「如來死後存在」、「如來死後不存在」、「如來死後，既存在又不存」、「如來死後，既不存在又非不存在」，此四道問題不給予回答呢？

在世間並不存在「我」或「自我」，僅是五蘊——色、受、想、行、識的運作。那些尚未依四聖諦而了知五蘊的實相、對五蘊的貪愛尚未斷除者，方才會生起以上四種疑問，此乃錯誤的邪見。然而，對於四聖諦了知者，則不再生起以上四種疑問。佛陀徹底了知聖諦，不存有邪見，對五蘊無貪愛，因此對以上四種提問保持沉默。

## 宿世善願成就圓滿

憍摩比丘尼的證悟與智慧並非偶然，在多生累劫的輪迴中，憍摩比丘尼曾多次出家修行，並已親近多尊佛而培植善因。由於多生累積的波羅蜜，她的智見逐漸成熟。

《譬喻經》記載，十萬劫前，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富者之家，具有百萬財富，家中閃爍種種珍寶光輝，生活具足大安樂。有一次，她前往勝蓮華佛之處聽法，生起淨信而皈依。她請求父母連續七日以飲食供養勝蓮華佛及僧團。

七日過去了，勝蓮華佛在一次的法筵上，置最勝比丘尼為「大智慧第一比丘尼」。她聽聞後心生歡喜，對勝蓮華佛再奉侍供養，並伏身禮敬佛陀，發願未來獲得與最勝比丘尼同等的功德與殊榮。

勝蓮華佛對她授記：

汝願將成就，奉侍我僧伽，  
汝有無量果。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汝名為憍摩，第一尼弟子。<sup>32</sup>

由此善行，她捨報後往三十三天，從該處沒後，往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無論生在何處，由於善業的緣故，她皆為天后。從天界沒後，她出生人間，亦是轉輪聖王及國王的王后。十萬劫間，她僅在天界與人間流轉，在每一處皆享有幸福。

在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佛（Vipassī Buddha）出於世間，她往詣毗婆尸佛之處聽聞佛陀宣說妙法而後出家。在一萬年間，她在毗婆尸佛的教法中精勤修習梵行。她善巧於宣說緣起，無畏宣說四聖諦，具賢智及善辯，奉行佛陀的教導。

捨報後，她轉生兜率天。由於梵行之果報，她更勝於其他天人，在該處具好名聲。無論生在何處，她皆具有智慧及財富，同時具有端麗容貌，隨從眷屬皆訓練有素。藉由修習佛陀的教導，她享有一切成就，輕易獲得且順遂心意。無論生在何處，依於自己修行的果報，她在一切處皆不被人輕視。

32 《譬喻經》四·2品18·第7～9偈。

在此賢劫中，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波羅奈富人之家。她與另外兩位朋友，一同打造價值千金的莊嚴精舍，布施以拘那含佛為首的僧團。此兩位一同布施精舍的朋友是善慧<sup>33</sup>（Sumedhā）與陀然（Dhānañjāni）的前生。於此布施精舍的功德，她們三人捨報後轉生三十三天，具有大名聲，之後出生為人亦具有聲望。

於此劫中，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為刹帝利，是迦尸國（Kāsi）奇奇國王（Kiki）七位公主中的長女，名沙瑪尼（Samañi）。公主們聽聞佛陀說法，嚮往出家修行，然而父王卻不允許。於是她們終生不嫁，以在家居士的身分修習梵行長達兩萬年<sup>34</sup>。她們住於幸福中，畢生以四資具供養奉侍佛陀。某日，迦葉佛陀說法，她聽聞《大緣經》而以心領會，經常背誦此經。

奇奇國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喬達摩佛教法時期的讖摩（Khemā）、蓮華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羅（Paṭācārā）、跋陀軍陀羅蓋薩（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曇彌（Kisāgotamī）、曇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由於純善動機與堅定意志所善作之業，從該處沒後，她出生於三十三天，為帝釋天的天后。

在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她出生於摩達國（Madda）沙竭羅城（Sāgala），為摩達王之女。此是她的最後一生，由於過去在迦葉佛時曾聽聞《大緣經》，因此在喬達摩佛為她重

33 善慧比丘尼的事跡，請參閱第一冊二十二章「我欲出家，至死不渝」。

34 在迦葉佛出於世間時，人的平均壽命為兩萬年。

說時，她快速證得入流果，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位，從生死輪迴中解脫。

憍摩比丘尼多生累劫，曾在多尊佛陀座下廣修波羅蜜，在今生盡除煩惱，獲得透徹圓滿的智慧。其智慧之光芒，穿越時空，照耀黑暗之處，讓後代女性生起鼓舞的力量。

此心能成為承載法之器，亦擁有透徹真理的能力，只要願意勇敢地向真理邁進，每一個人皆有 capacity 開顯清淨的智慧，憍摩比丘尼已經做到了！

——神變第一比丘尼——蓮華色

# 縈繞蓮花的傳奇

Uppalavannā

第一冊·第三章

輪迴猶如生命的一幅畫，倘若了解因果法則的運作，則能為此幅畫填上悅意的色彩，成就人、天人的果報，乃至成就涅槃。此生命之畫將如何呈現，在眾多因緣之中，以「心」為關鍵。

源於種種不同的心，眾生有種種形相、道、信解、業的差別。佛陀在《相應部·繫繩經第二》<sup>1</sup>（*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提及心的多種多樣，更勝於畜生界的種類。譬如染工或畫師，以胭脂紅、鬱金黃、靛藍、深紅等染料，在磨得細緻的木板、牆壁或白布上，創作出種種完整且細緻的男女像，同樣地，未斷除「我見」的無聞凡夫，使五蘊再度出生。

為何人類有優劣貴賤之差別呢？《增支部·末利王后經》<sup>2</sup>（*Mallikādevīsuttaṃ*）記載，拘薩羅國的王后末利夫人（*Mallikā*）曾向佛陀請法：「為何有些女人貌美、富裕又具影響力？有些則貌美，但不富裕也不具影響力？有些雖醜陋，但富裕又具影響力？」佛陀為她解釋，美麗緣於不易怒及常無惱，財富緣於布施，影響力緣於不嫉妒。由此得知，優劣貴賤之差別皆源於業力所致。

1 《相應部》22 相應品 100 經。

2 《增支部》4 集 197 經。



蓮華色比丘尼（Uppalavaṇṇā）在多劫的輪迴中，隨其善行及發願，圍繞著蓮花而開展多生的傳奇。她以善業彩繪輪迴之畫，直至最後一生徹底地解脫輪迴。蓮華色比丘尼是比丘尼僧團的二上首女弟子之一，尤其精通於神變，被佛陀譽為「神變第一比丘尼」。

### 膚色如蓮貌如花

蓮華色出生於舍衛城（Sāvathī）具大財富之家庭，居家因種種寶物而閃爍光耀。她所欲求之物皆能遂願而得，生活具足大安樂。蓮華色的容貌如出水芙蓉般清麗脫俗，世間罕見。由於膚色猶如深藍蓮花之蕊，故名「蓮華色」。

由於擁有美撼凡塵的容貌，她在家族中備受尊敬及愛戴。當她正值金色年華時，數百國王、王子及長者子爭相提親，他們對蓮華色的父親說：「請將你的女兒嫁給我吧！」

面對眾多具有雄厚財力及權勢地位者的提親，她的父親不曉得該如何回應，心想：「我無法滿足每一個人，應當想出一個善巧的方法來處理此事。」

為避免得罪任何一方，他詢問蓮華色：「親愛的女兒！你是否願意出家成為比丘尼？」

此生是蓮華色的最後一生，聽聞此番話語，猶如提煉百次的香油噴灑在她頭上，她歡喜地說：「父親！我將出家。」

於是，父親向她禮敬，並將她送至尼眾寺院出家，成為比丘尼。

## 諦觀火焰得道果

出家之後，她精進培養覺知，保持正念觀照身心的實相，心達安住及平捨。不久即輪到蓮華色比丘尼在寺院當值，負責打掃及點燃戒堂（*Simā*）、說法堂的燈火。她在該處觀察油燈的火焰，以「火遍」作為禪修所緣而進入禪定。以此禪定觀照身心苦、無常、無我的實相，瞬間證得阿羅漢果，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此時，蓮華色比丘尼出家未至十五天<sup>3</sup>。

她獲得六種神通之中，以神變為最勝。具神變者，能一身化為無量身，無量身現為一身，或顯或隱、穿牆、穿壁、穿山皆通行無礙；出沒大地，猶如在水中；覆水不沒，猶如在地面；結跏趺坐在空中浮游，猶如有翼之鳥；以手捫摸日月之大神力、大威力；身能自在到達梵天界。除此之外，她能隱去本來的形態，而顯現童子、龍、虎、山、海、轉輪王、象兵、馬兵等形態。

她宣說證悟宣言，記載於《長老尼偈》：

知宿世所住，得獲淨天眼，  
智慧知他心，耳界得清淨。  
我得神變智，已達漏盡智，  
實證六神通，成就佛之教。<sup>4</sup>

3 《譬喻經》其他版本說蓮華色比丘尼出家未至八個月，證得阿羅漢果。

4 《長老尼偈》第 227 ~ 228 偈。

《譬喻經》<sup>5</sup> 記載，證得阿羅漢果的蓮華色比丘尼，前往佛陀之處，禮敬佛足後無畏地宣說：「奉告大牟尼，我已度脫輪迴，已得不動道，一切苦已盡。」

在佛陀及四眾面前，蓮華色比丘尼請求懺悔寬恕：「在佛陀的教法中具有淨信的大眾們，若我曾對你們有犯錯之處，在如來尊前請求你們的寬恕。奉告大勇者！在流轉輪迴中，若我有任何過失，請世尊寬恕我。」

### 手捫世界如兒戲

佛陀對蓮華色比丘尼說：「親愛的女兒蓮華色！向修習我的教法者，展示你的神通，今日讓四眾斷除疑惑。」

蓮華色比丘尼說：「佛陀大勇者！我是您的女兒。佛陀大慧者、光耀者！我已作諸多難行之行。我的膚色猶如藍蓮花蕊，因此名為『蓮華色』。大勇者！具眼者！我是您的追隨者，伏禮世尊足。」

「大勇者！請見我的神通，我將向導師您展示我的力量。」

隨後，她如是向佛陀展示其神變：

四大海之水，置於我手中，  
恰如小兒戲，置油於手中。

5 《譬喻經》四・2 品 19・第 2～14 偈。

拔扯起大地，置於我手中，  
如童子青年，拔起燈心草。  
手如輪圍山，覆蓋於上方，  
降種種色雨，屢屢令雨下。  
大地作石臼，砂石作穀物，  
須彌山作杵，如童子搗碎。<sup>6</sup>

蓮華色比丘尼將四大海洋之水，置於她的手掌中，恰如小孩遊戲，手置胡麻油一般。她拔扯起大地並置於手中，宛如孩童或青年輕易地拔起燈心草一般。她的雙手擴延至輪圍山般大，覆蓋在世界的上方，並一再降下各種不同色彩的雨水。她以大地為石臼，砂石為臼中的穀物，須彌山作杵臼，如童子嬉戲般輕而易舉地將其搗碎。

如是展現神通後，蓮華色比丘尼對佛陀如是宣說：「我是最勝佛陀的女兒，名為蓮華色，乃神變自在者，是您教法的遵奉者。我以種種神變展示世間的導師，我宣說名字種姓，向具眼者禮足。我已獲得諸神變、天耳通、他心通、能憶宿世的宿命通、天眼通，一切煩惱已斷盡，不再有來生。依於佛陀的神力，我的智慧廣大而清淨，具足四無礙解。」

「在往昔流轉輪迴中，我曾值遇諸最上智者，為了今能值遇世尊您而作大奉侍。往昔所作之善業，一切累積的福德，

6 《譬喻經》四·2品19·第11～14偈。

此皆是為了您，大勇者！除去不善行，遠離不能處<sup>7</sup>，捨棄自己的最上生命，此皆是為了您，大勇者！我布施一萬俱胝<sup>8</sup>的財富，累劫布施生命，此皆是為了您，大牟尼！」

蓮華色比丘尼隨後在佛陀尊前向大眾訴說她過去多生，始於勝蓮華佛所累積的波羅蜜。

### 比丘尼之秤與量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讚許蓮華色比丘尼：「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神變者，以蓮華色為第一。」<sup>9</sup>

佛陀不僅嘉許蓮華色比丘尼之神變力，亦嘉許她在領眾及教學上的出眾，與大智慧第一的憍摩比丘尼<sup>10</sup>，一同被譽為比丘尼弟子的典範。《增支部》：「諸比丘！有信心之比丘尼作希求時，應作如是正當之希求，我當如憍摩比丘尼及蓮華色比丘尼。諸比丘！彼等憍摩比丘尼及蓮華色比丘尼，是我等比丘尼弟子之秤、之量。」<sup>11</sup>

7 不能處 (Abhabbatthāna)：指漏盡者不可能從事的九種行為。《長部·清淨經》提及漏盡比丘不可能違犯九處：一、故意奪取有情性命；二、故意偷取；三、從事淫欲法；四、故意說虛妄語；五、為感官享受而貯藏物品，猶如從前在家時；六、因欲而做出錯誤的行為；七、因瞋而做出錯誤的行為；八、因痴而做出錯誤的行為；九、因怖畏而做出錯誤的行為。

8 一俱胝 (Koti) 相等於一千萬。

9 《增支部》1集 237 經。巴利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iṇaṃ iddhimantīnaṃ yadidaṃ uppalavaṇṇā」。

10 憍摩比丘尼 (Khemā) 被佛陀譽為「大智慧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二章「無畏獅子吼」。

11 《增支部》2集 132 經、《增支部》4集 176 經。

《相應部·獨女經》(Ekadhītusuttam)：「汝若由在家出家而為無家者，應如懺摩比丘尼、蓮華色比丘尼。諸比丘！此懺摩比丘尼及蓮華色比丘尼，乃我弟子比丘尼中之稱、之量。」<sup>12</sup>

懺摩比丘尼與蓮華色比丘尼二者，為佛陀比丘尼僧團的二上首女弟子，一如舍利弗尊者及目犍連尊者，為佛陀比丘僧團的二上首弟子。

### 與魔羅波旬遊戲

在《相應部·蓮華色經》<sup>13</sup> (Uppalavaṇṇāsuttam) 記載了蓮華色比丘尼制伏魔羅的事跡。

一日清晨，蓮華色比丘尼著衣持鉢，入舍衛城托鉢乞食。用膳完畢後，她前往日間禪坐處——安陀林 (Andhavana)，站立在一棵開滿花的沙羅樹下。

這時，魔羅波旬為了讓蓮華色比丘尼生起恐懼、怖畏，身毛豎立而捨棄禪定，於是往詣蓮華色比丘尼之處，說出此偈：

樹頂盛開花，沙羅樹下立，  
唯獨汝一人，美貌無倫比，  
愚人之汝心，不懼惡者否？

此時，蓮華色比丘尼如是思惟：「誰在說此偈？是人還

12 《相應部》17 相應 24 經。

13 《相應部》5 相應 5 經。

是非人？」那時，蓮華色比丘尼知悉：「這魔羅波旬，欲令我生起怖畏、懼怕、身毛豎立而退出禪定，因此說出此偈。」

於是，蓮華色比丘尼以偈頌回應魔羅波旬：

心惡如汝者，百千來於此，  
 不動我一毛，我一不怖汝。  
 我可隱身形，入汝之腹中，  
 或立汝眉間，汝不得見我。  
 我心得自在，善修如意足，  
 解脫諸結縛，我實不怖汝，朋友！

蓮華色比丘尼對惡魔波旬說，即使有十萬個如他一般的惡人來到面前，亦無法令她感到絲毫地顫抖或怖畏。她已運心自在，從各種束縛中解脫，因此說：「我不畏懼你，魔羅！我的朋友！」

魔羅波旬感到苦惱：「蓮華色比丘尼已知道是我。」於是，他沮喪、悲傷，萎身隱沒其身形，在彼處消失。

在《長老尼偈》亦記載蓮華色比丘尼降伏魔羅的過程，偈言與《相應部》大同小異。後有此敘述：

諸欲如長矛，諸蘊斷頭台，  
 汝呼之欲樂，此為我不喜。  
 喜貪隨處滅，打碎癡闇蘊，  
 波旬！如是汝當知，  
 惡者！汝被我所敗。<sup>14</sup>

14 《長老尼偈》第 234 ~ 235 偈。

蓮華色比丘尼述說諸欲的過患，對於愚者所謂的「樂」不感欣喜。她揚起勝利的微笑，說：「魔羅！你已被我制伏。」

### 佛對神通之制戒

蓮華色比丘尼所具的大神變力，在佛陀面對外道挑起的神通宣戰時<sup>15</sup>，她再次向佛陀請願，請佛陀允許她施展大神變，以協助佛陀催伏外道。然而，當時佛陀已制戒佛弟子不得於在家人面前施展神通。

此典故記載於《律藏·小品·小事犍度》<sup>16</sup>（*Khuddakavattukkhanda*）。那時，佛陀在摩拘羅山（*Makula*）度過第六個雨安居後，前往王舍城（*Rājagaha*）竹林精舍（*Veluvana*）。

當時，王舍城一名富人獲得極為珍貴的栴檀木，並以此栴檀木製作成鉢，置於網袋內，再以竹竿連接竹竿，將網袋掛在高達六十肘的竹竿頂上，隨後宣布：「在此世間真正的阿羅漢，請騰空取下這布施之鉢。」

當時，自稱是阿羅漢的六師外道住在王舍城，他們聽聞此消息而紛紛前往富人的住處，說：「居士！我是阿羅漢神通具足者，鉢給我！」

15 《法句經注釋》14品2、《本生經》483經。

16 《律藏》小品·第五小事犍度·栴檀木鉢（V.ii 110）。



無論六師外道如何使計，富人皆權巧且堅定地回答：「尊者！我已將此鉢布施予具有神通的真正阿羅漢，若你是具足神通的阿羅漢，請親自騰空取下此鉢！」由於六師外道皆非具有神通的阿羅漢，他們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空手而返。

直至第七日，目犍連尊者（Moggallāna）與賓頭盧頗羅墮尊者（Piṇḍolabhāradvāja）從竹林精舍外出，準備入城托鉢。二位尊者在距離城市不遠處，站立在平坦的岩石上著衣。

此時，尊者聽見幾位喝醉酒的人們說：「朋友！過去六師外道經常在各處宣稱自己是阿羅漢。然而至今已過了七日，王舍城富人懸掛一鉢於高達六十肘的竹竿上，並宣布：『在此世間真正的阿羅漢，請騰空取下這布施之鉢。』那些宣布『我是阿羅漢』的人，尚未有一人能飛馳於空中。如今我們才知曉，世間並不存在阿羅漢！」

聽見他們的言論後，目犍連尊者對賓頭盧尊者說：「賢友賓頭盧！你是否聽見那些酒者的詆毀？他們一概而論的泛泛之談，將影響佛陀教法的聲譽。你是具有神通的阿羅漢，騰空取下那枚鉢吧！」

賓頭盧尊者尊敬目犍連尊者而說：「賢友目犍連！如來置您為神通第一比丘，希望您親自作此事。我僅將在尊者不擔待時，方才接下此任務。」

目犍連尊者說：「賢友賓頭盧！你去取下吧！」

得到目犍連尊者的同意，賓頭盧尊者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而以神通力使他們站立著衣的那塊巨石騰空。此巨石

平整地切割，猶如絲綢之布，尊者讓此巨石在面積三伽烏達（Gāvuta）的王舍城上空盤旋環繞七次。猶如一大蓋子，這巨石覆蓋整座王舍城。

人們見巨石懸於空中而生起大怖畏，心想：「這塊巨石已覆蓋整座城市，我們將被壓迫。」他們驚慌地拿著盤子覆頭，四處竄逃。

當巨石環繞上空七次時，賓頭盧尊者讓城民得見他的身影。城民見尊者在上空而乞求道：「尊者！請持好巨石，否則我們將毀滅！」在城民見到賓頭盧尊者的瞬間，尊者以腳趾踢拋巨石，使它回到原來的地方。

賓頭盧尊者立於王舍城富人住家的上空，取下懸掛高處的栴檀木鉢。富人見尊者而伏身趴在地面，懇請賓頭盧尊者下降至其家。當尊者降落地面進入其屋時，富人恭敬地從尊者手中取鉢，盛滿珍饈美饌供養尊者。賓頭盧尊者接受那栴檀木鉢後，返回寺院。

當賓頭盧尊者在返回寺院的途中，那些錯過而未見尊者展現神通的王舍城人民，圍繞著尊者乞求：「尊者！請讓我們像其他人一樣，得以見識你所施展的神通。」他們吵吵嚷嚷，成群跟隨在賓頭盧尊者的身後，直至竹林精舍。

佛陀聽見寺院沸揚喧嘩之聲，向阿難尊者問道：「阿難！誰在高聲喧嘩呢？」

阿難尊者回答：「世尊！賓頭盧頗羅墮尊者騰空摘下王舍城富人布施的栴檀木鉢，聽聞此消息的人們追隨賓頭盧尊者，這些喧嘩聲正是追隨者的音聲。」

佛陀得知賓頭盧尊者的行為後，集合僧眾並問道：「賓頭盧！你以神通（Pāṭihāriya）騰空摘下王舍城富人布施的栴檀木鉢，此事是否屬實？」

尊者如實承認，於是佛陀呵責道：「賓頭盧！這不適當，非隨順行、非威儀、非沙門行、非清淨行、非所當為。為何為了這卑微的木鉢，向在家人展示神通呢？賓頭盧！譬如婦女為卑微的小錢，而展示腰間的圍兜。賓頭盧！你亦如是為卑微的木鉢，而向在家人展示神通。賓頭盧！如此讓尚未生起信心的人不生起信心，已生起信心的人無法增益。」

於是佛陀制戒：「諸比丘！不得向在家人示現上人法的神通，示現者墮惡作。」佛陀吩咐比丘將該栴檀鉢毀壞成粉末，作為諸比丘的眼藥。隨後佛陀再制另一戒：「諸比丘！不得持木鉢，持者墮惡作。」<sup>17</sup>

佛陀見向在家人施展神通的過患，為了世間的利益，而對比丘立下此戒。

## 神變能化轉輪王

外道知悉佛陀針對神通而制戒一事，心想：「沙門喬達摩禁止比丘們展現神通，相信今後喬達摩的弟子至死亦不會違犯戒律，沙門喬達摩自己亦不會再使用神通。」

他們逮到機會，在城鎮街道向人們吹噓：「過去為了維護聲譽，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為了一枚木鉢而展示微妙的神

17 《律藏》小品・第五小事犍度・栴檀木鉢（V.ii 110）。

通，僅有沙門喬達摩的弟子無恥地作了此事。千萬別認為我們沒有神通力，我們可不把沙門喬達摩的弟子放在眼裡。若同修、同道們願意，我們可直接找沙門喬達摩一較神通競技，相信沙門喬達摩不敢接招。若他勉強答應展示一神通，我們則會以雙倍的神通力戰勝他。」

頻婆娑羅王 (Bimbisāra) 聽此傳聞，往詣佛陀之處，問道：「世尊！您是否制戒禁止比丘展示神通？」

「是的，大王！」

「外道四處吹噓，他們將向如來挑戰神通競技，世尊您將如何應對呢？」

「倘若外道展示神通，我亦將施展。」佛陀回答。

「但是，世尊！您不已制定禁戒，禁止施展神通了嗎？」

「大王！此戒律是專為佛弟子而制，並非對佛而制。」

「世尊！是否能有戒律僅專為佛弟子而制，佛則除外呢？」

「大王！倘若如此，我將反問你，你的御園是否有芒果樹及其他水果呢？」

「有的，世尊！」

「當有人隨意摘採水果而食用時，你將如何處治呢？」

「世尊！我將給予懲罰。」

「你自己是否能享用這些水果呢？」

「能，世尊！當我享用自己所屬之物，我理當不受任何制裁。」

「大王！譬如你的統治領土延伸至三百由旬，我的威勢領土（Ānākhetta）亦延伸至一兆世界。我不受限於任何戒律，僅有我的弟子才受限於戒律，我將施展神通。」

「世尊！您將在何時施展神通呢？」

「大王！從今日起的四個月後，在阿沙哈月（Āsāḥā）<sup>18</sup> 滿月之日，我將施展神通。」

「世尊將在何處施展神通呢？」

「在舍衛城城門的騫荼芒果（Kaṇḍamba，意為白芒果）樹下。」

佛陀選擇距離王舍城四十五由旬外的舍衛城，因為諸佛皆在該處施展雙神變。此外，眾人將有機會在該處見證佛陀施展神通的事跡。

外道聽聞佛陀將在四個月後，於舍衛城城門展示神通，他們頓時心慌意亂，說：「這下糟了！沙門喬達摩說那戒律是為弟子而制，並非對自己而制，而且還將親自施展神通，我們該如何是好？」

於是，他們商議後決定誤導人們，緊緊尾隨著佛陀。若人們見狀問道：「你們在做什麼呢？」他們將口徑一致地回答：「我們將與沙門喬達摩較量神通，現在他卻逃離我們，我們不希望他逃走，只好緊緊跟隨著他。」以贏得人們的尊敬。

<sup>18</sup> 阿沙哈月（Āsāḥā）大約在六月至七月之間。

在大曆一〇九年孟春月<sup>19</sup>（Phagguṇa）滿月日，佛陀與比丘眾在王舍城托鉢後，離開王舍城。眾人見佛陀與比丘眾出王舍城，問道：「世尊要前往何處呢？」

比丘們回答：「世尊將前往舍衛城城門處，為摧破外道而顯現獨一無二、唯有佛陀才能展示的雙神變（Yamaka pāṭihāriya），為此而行。」

大眾說：「唯有佛陀才能展現的神通，實在未曾有，我們將前往觀賞。」於是數十萬民眾紛紛離開自己的家戶，跟隨在佛陀的後方而行。

外道們亦按照他們之前所討論的那般，緊緊尾隨著佛陀。佛陀留宿之處，他們亦在該處留宿；佛陀用膳之處，他們亦在該處用膳，步行及停歇的時間皆與佛陀同步。眾人問外道：「你們在做什麼呢？」他們便依之前所約定般地作回應。

佛陀步行四十五由旬而抵達舍衛城，住在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外道亦同時抵達舍衛城，為了造勢而揮霍一萬金建造一座閣樓，以金合歡木為柱，飾以蓮花，宏偉及壯麗，宣稱：「我們將在此處展示神通。」

拘薩羅國波斯匿王（Pasenadi）往詣佛陀之處，問道：「世尊！外道已建立一座閣樓。我希望得到世尊的允許，為您建築閣樓。」

---

19 大曆一〇九年相當於西元前 583 年；孟春月（Phagguṇa）大約在二月至三月之間。

「大王！你不必建築閣樓，此事均已安排妥當，已有施者準備建造。」

「世尊！在我之外，是否尚有人具此能力，為世尊建築閣樓？」

「大王！在我展示神通的場所，帝釋天將作十二由旬的樓閣，由寶石所造。」

「世尊將在何處施展神通呢？」

「在騫茶芒果樹下。」

外道們聽說「沙門喬達摩將在騫茶芒果樹下展示神通」，他們感到震驚不已，不惜投擲大量錢財，請人砍伐舍衛城周邊一由旬內所有的芒果樹，即使僅是幼小樹芽亦不留，好讓佛陀無法展示神通。

在阿沙哈月滿月日，佛陀與比丘眾在午前進入舍衛城托鉢。當時，御苑的園長名為騫茶，在芒果樹上的紅蟻舊巢處發現一顆熟美的芒果，他驅走被芒果香味吸引而來的烏鴉，摘下芒果而想獻給國王。然而，在前往王宮的途中，經過城門而遇見佛陀，騫茶心想：「倘若將此芒果獻給國王，最多僅獲十六至十八枚錢幣，不足以讓我在此生存活。但若供養佛陀，那將帶給我長久的利益與安樂，幫助我從永無止境的輪迴中解脫。」如此思惟後，他將這顆芒果供養佛陀。

佛陀接受此芒果而坐於該處，阿難尊者將該芒果擠壓，取出芒果汁供養佛陀。佛陀飲用完畢後喚來騫茶，對他說：「騫茶居士！挖掘土地，將此芒果核種植在此處。」

當騫茶將芒果核種植後，佛陀在植種處上方清洗右手。瞬間，那果核自動破開發芽，長出如鋤柄般粗的綠芽，在眾人圍觀之際，逐漸長大成高達百肘的大芒果樹，從主幹分出四枝樹幹，第五枝樹幹往上延伸，各樹幹長達五十肘。在眾人圍觀的瞬間，此樹開花結成果實，蜜蜂紛紛群集，樹上果實累累，聳立在天空中。

「即種即長！太神奇了！」騫茶驚歎地呼叫，他立即從樹上摘下金黃色的芒果，以虔誠歡喜之心，供養在場的比丘僧眾。

波斯匿王得知如此壯碩高大的芒果樹神奇地在瞬間長出，命令人不得砍伐，並派侍衛守護。由於此芒果樹由騫茶所種，因此命名為「騫茶芒果樹」，這即是佛陀當初告知頻婆娑羅王及波斯匿王的「騫茶芒果樹」。

一些薰酒的人們亦滿足地享用騫茶芒果樹上的芒果，他們譴責外道卑鄙的動機：「哈！你們這些無賴的外道！出於恐懼而將一由旬內所有的芒果樹連根拔起，擔心沙門喬達摩在白芒果樹下施展神通。但是，看！這騫茶所種的芒果樹，才是神通即將施展之處！」他們如此說後，將吃剩的芒果核丟向外道。

此時，帝釋天命令風神吹起狂風，將外道的樓閣連柱拔起，扔至垃圾堆。帝釋天亦命令太陽神讓太陽宮殿下沉些許，灼熱地曝曬外道之處，再令風神在該處捲起大風、雨神降下大雨及冰雹。六師外道們看起來猶如身體遍佈白、紅斑點的公牛，他們全身沾滿塵土，狼狽地四處竄逃。



六師外道的其中一位外道導師名為富蘭那迦葉（Purana Kassapa），他的信徒是一名農夫，這農夫心想：「我的老師展示神通的時間已至，我將前往觀賞。」於是，他帶著盛滿乳糜的大壺及繩子抵達外道的樓閣處。當他看見富蘭那迦葉狼狽竄跑時，問道：「尊者！我來看你施展神通，你要去哪兒呢？」

外道富蘭那迦葉回答：「神通有什麼好？將你的大壺及繩子交給我！」領了繩子及大壺，外道富蘭那迦葉直接前往河川，將大壺盛滿沙並繫在自己的脖子上，投河自盡，死後墮於無間地獄（Avīci）承受大苦。

傍晚時分，帝釋天熟思：「佛陀將在今日施展大神通，這是我等的責任，以金、銀、琉璃、碑磬、瑪瑙、珊瑚、琥珀七寶，建造適合世尊施展神通的場所。」於是速令毘首羯摩天（Vissakamma）以七寶建造十二由旬的大閣樓，並覆以青蓮花。

佛陀在傍晚時分走出香室（Gandhakūṭi），前往毘首羯摩天所建造的閣樓中，坐在一由旬的寶石座上，此座翳以三由旬的白寶蓋。

自佛陀向頻婆娑羅王宣布施展神通之事以來，此消息已傳播四方。如今所有的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皆已聚集在佛陀即將施展神通之處。佛陀四方圍滿的人群已各延伸至十二由旬，圓周已達七十二由旬。一萬世界的天人亦前來聚集。

此時，一些具備大神通力的四眾弟子在佛陀尊前禮敬，為讓佛陀不為外道挑釁之事勞累，而懇請佛陀允許他們代為展示大神通，人們見後將說：「連佛陀的弟子都能展現如此精湛神變，況復佛陀？」這些具大神通而向佛陀請願的弟子中，包括：阿那含聖者迦羅尼女居士（Gharāṇī）、阿那含聖者小給孤獨男居士（Culla Anāthapiṇḍika）、七歲童女慈羅（Cīrā）、七歲童子純陀（Cunda）、蓮華色比丘尼及目犍連尊者。

蓮華色比丘尼對佛陀恭敬禮拜後說：「世尊！若您同意，我將展示神通。」

佛陀問：「你將展示什麼神通呢？」

「我將變現長達十二由旬、圓長三十六由旬的隨從圍繞著我，而我將以轉輪聖王之身來至世尊面前，向您禮敬。」

《長老尼偈》記載如下：

一車四馬駕，吾以神通演，  
禮敬佛陀足，世間之怙主。<sup>20</sup>

「我知道你的神力。」但是佛陀回絕所有弟子的請求。

此時，佛陀變現寶石步道，以一萬世界的須彌山為柱，延伸至世界東方及西方的盡頭。此寶石步道橫寬十二由旬，步道兩邊飾以黃金，中間鋪滿寶石，其他架構亦以細如沙石的寶石所成。在寶石步道四方各延伸十二由旬的人群之中，佛陀施展諸佛如來才能顯現、與諸弟子不共的雙神變。

20 《長老尼偈》第 229 偈。

佛陀從上半身噴出火焰，從下半身噴出水；從下半身噴火，從上半身噴水；從前半身噴火，從後半身噴水；從眼睛、從耳朵、從鼻子、從肩膀、從手、從側面、從腳、從手指、腳趾，乃至從每一身毛噴火、噴水，從每一毛孔噴火、噴水。

佛陀全身散發深藍、金黃、赤紅、白、深紅、極光淨六色光芒，色彩繽紛、波瀾壯闊；佛陀讓光明遍照一萬世界，藉由佛陀的神力，人類因此得見一萬世界上至色究竟天（Akaṇiṭṭha Brahmāloka），下至八大地獄及八小地獄的所有情況，亦見前來該處的一萬世界之天人、梵天正合掌禮敬佛陀、讚揚佛陀的功德。

施展神通的當兒，佛陀觀察如海般的廣大群眾，每一位觀眾的心，並行於寶石步道上宣說相應的佛法。隨後佛陀觀察是否有人堪為提問者，提問佛陀想宣說的佛法。佛陀觀察而得知並無人堪作提問者，於是化現同樣的佛陀化身，一位、兩位、百位，相互之間提問及作答。化身佛在彼此問答時呈現不同的姿勢，或行、或立、或坐、或臥，奇妙無比且極為壯觀。

二億的人、天人、梵天得見佛陀施展雙神變、聽聞佛法而證得道果。佛陀施展雙神變後，前往三十三天為母親摩訶摩耶（Sīrī Mahāmāyā Devī）宣說阿毗達摩（Abhidhamma）。當時，摩訶摩耶已是兜率天的天人，名為「善喜足天子」（Santusita）。<sup>21</sup>

21 佛陀在三十三天為佛母說法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一章「聖潔尊貴的佛母」。

即使被佛陀譽為「神變第一」的蓮華色比丘尼，見佛陀施展唯有如來才能顯現的雙神變，亦驚歎未曾見聞如此壯麗之光景，實在不可思議、未曾有，而讚歎稱揚如來的功德。

## 輪迴畫裡之色彩

蓮華色比丘尼在多劫的輪迴中，從她的生命與佛法接軌的那一刻起，隨著善行及發願而開展多生的傳奇，與蓮花息息相關。她如此描繪生命之畫<sup>22</sup>：

在十萬劫昔，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蓮華色比丘尼出生於富者之家。有一次，她往詣勝蓮華佛之處聽聞佛法，見佛陀讚譽一位比丘尼，並將她置為「神變第一比丘尼」。她聽聞後心生歡喜，冀望在未來獲得如該位比丘尼般的功德與殊榮，於是邀請以佛陀為首的僧團接受七日的飲食供養。在第七日，她將七束蓮花置放於佛足，發願未來獲得「神變第一比丘尼」的殊譽。佛陀為其授記，她的願望將在未來成滿。

她終生供養佛陀及僧團，從該處沒後轉生三十三天。三十三天沒後，她出生為人，在那一輩子獻上蓮花，並以飲食供養辟支佛。

在九十一劫前，在毗婆尸佛（Vipassi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出生於波羅奈（Bārāṇasī）富者之家，擁有百萬財富。她誠邀以佛為首的僧團至家中接受飲食供養，作廣大供養後

22 《譬喻經》四·2品19·第24～63偈。

以蓮花獻佛，祈願獲得猶如蓮花般的殊容姿色。從該處沒後，她出生為天人，隨後在人間與天界流轉。

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出生為刹帝利，乃迦尸國（Kāsi）奇奇國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第二，名為沙瑪那古達（Samaṇaguttā）。奇奇國王是迦葉佛的護持者，他的七位公主對佛法十分敬重。雖然公主們嚮往出家修行，然而奇奇國王並不允許。於是她們過著清淨的梵行生活長達兩萬年，精進修習佛法，建寺護持比丘僧團。

由於此善業，她捨報後往三十三天。奇奇國王的七位公主即是喬達摩佛時期的懺摩（Khemā）、蓮華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羅（Paṭācārā）、跋陀軍陀羅蓋薩（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曇彌（Kisāgotamī）、曇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

從該處沒後，她出生在人間一戶貧困的家庭，為獲得鬱金布製成的衣裳而至富人家工作領薪，未至三年終於獲得鬱金之布。然而她見一位阿羅漢比丘的袈裟破爛不堪，隨即將珍貴的鬱金布供養阿羅漢比丘作為袈裟，並發願獲得無上麗容。從該處沒後，她出生於阿利達布羅城（Ariṭṭhapura），為提利達瓦迦（Tirīṭṭavaccha）之女，名為烏瑪丹提（Ummādanṭī），具有無上較好的姿容，端麗達於極致。<sup>23</sup>

23 《本生經》527經。

## 足下生蓮之願望

從該處沒後，她出生在鄉村為農夫之女。一日清晨，她在前往稻田的路上，見一座池塘蓮花盛開，於是她進入池塘摘些蓮花及蓮葉。隨後她前往稻田割取稻米，在農舍將粳米爆成米花，細算粳米花的數量一共有五百顆，隨即將粳米花置放於蓮葉上。

此時，有一位辟支佛從滅盡定出定，騰空並降落在農夫之女的不遠處。農夫之女見辟支佛，即刻前往農舍取粳米花及蓮花，並將粳米花放入辟支佛的鉢中，再覆以蓮花作為供養。

當辟支佛離開不久後，她心想：「對一位修行人而言，蓮花有何用途？我還是取回那些蓮花來裝飾自己吧！」

於是她追上辟支佛，並從他手中取回蓮花。此時，她又生起此念：「倘若辟支佛不需要花朵，他將在一開始就拒絕接受我的獻花。然而尊者卻允許我將花朵置放於他的鉢內，顯然他已接受我的供養。」

於是，她又再度將蓮花置放於辟支佛的鉢內，懇求懺悔，並說：「尊者！願我布施粳米花的功德，讓我在未來能擁有如粳米花數量般多的五百孩子；願我布施蓮花的功德，在未來世每走一步皆有蓮花從我的足下而生。」

在她的注目下，辟支佛騰空返回香醉山窟（Gandhamādana），並將她供養的蓮花置放於難陀姆羅山窟（Nandamūlaka）入口，一處辟支佛們常用的階梯下作為足墊。

由於此布施功德，她從該處沒後化生於天界，每走一步皆足下生蓮。

## 蓮花化生之王后

天界捨報後，她出生在人間，於山腳下的大蓮池中含苞化生。在此大蓮池附近居住一位隱士，某日清晨他至蓮池洗臉時，見此池中有一特大的蓮花苞，心想：「這蓮花苞長得異常大，其他較小的蓮花苞皆已盛開，唯獨它尚含苞待放，這必定有原因。」於是他蹣入池中將此蓮花苞摘下，瞬間蓮花苞在他手中綻放，蓮花中竟然躺臥著一名女嬰。

隱士見此可愛的女嬰，父愛油然而生，連同蓮花將女嬰帶至他的住所，決定將她撫養長大。由於女嬰的福德，奶汁自然從隱士的拇指間流淌餵飽嬰兒。當嬰兒躺臥的蓮花枯萎後，另一朵新的蓮花將置放於嬰兒躺臥之處。

當女孩長大至能步行奔跑的年齡時，她每走一步，足下即生出一朵蓮花。她的膚色如藏紅花般晶瑩透光，超越凡人所擁有的美色，隱士將她取名為帕杜瑪娃帝（Padumavati）。當隱士至森林採集野果時，她獨自留在住處。

帕杜瑪娃帝步入青春年華時，有一次，隱士一如既往地到森林採集野果，留下她獨自在森林的小屋裡。此時，一名獵人見到了她，心想：「在人類當中，不存在如她一般姿色的女孩，我將了解她究竟為何者？」於是他坐在該處等待隱士歸來。

當隱士歸來時，女孩到門外提隱士手上的水壺及木杖，讓隱士坐下並親切地服侍他。此時獵人確定這女孩是人類，他進入屋內向隱士禮敬，並坐在一旁。隱士見有客人，友善地以各種水果款待，隨後問道：「先生！你將居住在森林，抑或返回住處？」

「尊敬的隱士！我將返回住處。」獵人說。

「你離開此處之後，對你今日遇見這女孩之事，能否不對外宣說？」隱士問。

「倘若您不願意，為何我要道出呢？」獵人禮敬隱士後離開該處，並在回程沿路的樹幹上刻下記號，以便認得此路。隨後，他進入波羅奈城覲見國王。國王問：「你何事到此處來？」

「大王！我是一名獵人，我到此處向大王稟報，有關山腳下一名如珍寶般珍貴的女人。」他一五一十地向國王報告在森林所見之事。國王對此事深感興趣，他立刻率領隨從步入森林，並在隱士住所的不遠處紮營，等待隱士用膳完畢後，即率領幾名隨從直往隱士的住處。

國王向隱士禮敬及問好，並供養隱士所需的四資具必需品，說道：「尊敬的隱士！您住在此處有什麼好？隨我一起到城市去吧！」

「大王！我不去，你且離去吧！」隱士回答。

「好的！隱士！我們將離開。但是我聽說您的住處有女人，女人與隱士一起生活並不妥當，請讓她隨我而去吧！」國王說。



隱士皺眉而說：「人心難測，欲取悅多人、令眾人滿意，此事難為！我的女兒如何能適應王宮眾多妃子及宮女的生活？」

「隱士！我將封她為王后，成為眾中最上者，她將得到良好的照顧。」

隱士喚來自己的女兒：「親愛的帕杜瑪娃帝！」女孩聽見父親的呼喚，即從房舍中出來，向父親禮敬後站立一旁。隱士對她說：「你已長大成人，從國王見到你的那一刻起，此處就不宜再留你了，你跟隨國王去吧！」

「好的，父親！」女孩聽後站在該處哭泣。

國王心想：「我得贏得她父親的歡心。」於是留下堆積如山的金銀、寶石在隱士的住處，並在該處冊立帕杜瑪娃帝為王后。隨後，國王帶著帕杜瑪娃帝進城。

自從帕杜瑪娃帝進宮之後，國王幾乎不再看其他的女人，唯獨帕杜瑪娃帝王后能令他歡愉。國王的五百王妃心生嫉妒，進言：「大王！王后並非人類。大王曾幾何時見過人類當中有步步生蓮者？她一定是妖，她是危險人物，大王必須將她遣出王宮。」國王聽後沉默不語。

後來，帕杜瑪娃帝懷孕了，當時疆土邊境有動亂，國王留下帕杜瑪娃帝在宮中，自己前往邊境撫平戰亂。王妃們逮到機會，對帕杜瑪娃帝的侍從行賄賂：「當她的孩子出世時，立即將孩子移開，以染有血跡的木頭取而代之。」

當帕杜瑪娃帝分娩時，她產下在胎中的男嬰摩訶巴杜瑪王子（Mahāpaduma），另外四百九十九名男嬰王子，則從她產兒所流出的血液中濕生<sup>24</sup>，一共五百名王子誕生。

侍從心想：「我得在王后恢復意識前行動。」於是，她將染有血跡的木頭置放在王后身邊，並傳遞訊息給其他王妃。五百王妃到該處各盜走一名嬰兒，將嬰兒置放於木箱內密封。

當帕杜瑪娃帝恢復意識後，她問侍從：「我的孩子呢？」

侍從皺眉反駁道：「王后曾幾何時有過孩子呢？這是您產下之物！」說著，將染有血跡的木頭遞至她的面前。

帕杜瑪娃帝十分難過，說：「快將它拿開！」侍從迅速服從命令，佯裝急切想維護王后的榮譽而將木頭砍成段塊，丟入火爐中焚化。

此時，國王從邊境歸來，在城外紮營等候吉祥時刻入城。五百王妃到城外面見國王，並說：「大王！您不相信我們對王后的言論，您且詢問王后的侍從，王后產下了一塊木頭。」

國王聽信她們的言說，召見服侍王后的侍從詢問，在未詳加查證之下，就下了定論：「王后並非人類！」於是下令將她逐出王宮。

帕杜瑪娃帝被逐出王宮，蓮花不再從她的足下而生，膚色亦失去了光芒。她淪落街頭而被好心的老婦人收留。

---

24 濕生：亦作因緣生。由濕氣而生之意，如蟋蟀、飛蛾、蚊蟲、蠓蚋、麻生蟲等及某類人、龍等，彼等依糞聚、註道、穢廁、腐肉、陳粥、叢草、池沼、江河等潤濕之地出生。

五百王妃使計得逞，對國王說：「大王！當您前往動亂的邊境，我們向恆河之神祈願，倘若大王您平安歸來，我們將在恆河以祭祀供奉。」國王聽了歡喜，同意在恆河舉辦祭祀。

五百王妃各自將裝有嬰兒的木箱暗藏在寬鬆的浴衣之中，當進入河川時，順手將木箱放入河中。慶幸地，這些木箱順水而流，被撒在河中的大網所困。當國王在河川沐浴完畢時，漁父將撒在河中的大網收起，他們驚訝地發現此五百木箱，於是交給了國王。

國王問道：「這些木箱內裝有何物？」

「大王！我們並不知曉，只覺得怪異。」

於是，國王吩咐他們將箱子打開。首個被打開的木箱內，正是嬰兒摩訶巴杜瑪王子，每一個被打開的木箱裡皆躺著一名嬰兒。由於王子們過去的波羅蜜，他們被放入木箱以後，奶汁自然從他們的拇指流出，以餵飽自己。

為了清除國王心中的疑惑，帝釋天在木箱內刻了訊息：「這些嬰兒為帕杜瑪娃帝王后所生，他們是波羅奈國王之子。對王后生起怨恨的五百王妃及同謀，將王子們放入木箱而投入水中，波羅奈國王應知此事。」

國王恍然大悟，抱起摩訶巴杜瑪王子而下令：「來人！快備馬車！我將入城向我的王后表達愛意。」

國王匆匆趕至城內，進入王宮，下令讓御象在國內巡迴，並將裝有千金的袋子掛在御象的脖子上，請使者擊鼓宣布：「誰能尋得帕杜瑪娃帝王后，將獲得國王賞賜的千金。」

帕杜瑪娃帝聽聞宣布後，對收留她的老婦人說：「母親！您從那御象的脖子上取下那袋金幣。」

「喔！女兒！我不敢那麼做。」婦人回答。

帕杜瑪娃帝催促老婦人二、三次，老婦人終於開口：「喔！女兒！我取下那袋金幣後，該說些什麼呢？」

「母親！您且說：『我見到了帕杜瑪娃帝王后』。」

於是，老婦人勇敢地取下御象脖子上的金幣。侍衛問道：「婦人！你確實見到帕杜瑪娃帝王后嗎？」

「我並未親眼見到王后，但我的女兒見到了。」

「您的女兒在何處？」老婦人引導侍衛至家中，侍衛們認出帕杜瑪娃帝王后，紛紛下跪。老婦人至今才知悉少女的真實身分，出於愛護而訓斥她：「這高貴的女士如此輕率行事，儘管持有王后的尊貴身分，卻選擇在如此卑微的地方生活、無人服侍。」

侍衛在王后的簡陋住處圍繞白簾，加強守衛，並派遣一人向國王稟報尋獲王后的消息。國王聽了雀躍歡喜，下令以黃金車乘迎接帕杜瑪娃帝王后回宮。然而，帕杜瑪娃帝堅持道：「我不以如此的方式離開此處。從此住處至王宮的道路上，請鋪上高貴精緻的地毯，沿路覆以黃金裝飾的寶蓋。我將以王后的盛裝步行至王宮，讓所有城民見識我的尊貴。」國王滿足帕杜瑪娃帝的每一項心願。

當帕杜瑪娃帝飾以王后的盛裝後，她宣布：「現在我將前往王宮。」她每走一步，蓮花即從精緻的地毯上盛開綻放，

所有城民皆見識她的榮耀，她以如此之殊榮步入王宮。帕杜瑪娃帝將精緻的地毯贈予老婦人，作為對她的回饋及感恩。

國王喚來傷害她的五百王妃，並對帕杜瑪娃帝說：「我的王后！我贈予你此五百女人作為奴隸。」

帕杜瑪娃帝回答：「大王！請讓舉城人民知曉，您將此五百女人贈予我。」

於是國王下令使者擊鼓宣布此事。當此事已被所有人知曉後，帕杜瑪娃帝問道：「大王！我是否有權力讓我的奴隸恢復自由身？」

「王后！你有權力對她們作任何事。」

「大王！請使者再擊鼓宣布，贈予帕杜瑪娃帝王后的五百奴隸，王后已讓她們恢復自由身。」

帕杜瑪娃帝讓恢復自由身的五百王妃養育四百九十九位王子，自己則親自養育摩訶巴杜瑪王子。

當王子們逐漸長大至活潑奔跑的年齡時，國王為他們在御花園內提供種種遊樂玩物。當王子們滿十六歲時，有一次，他們聚在御花園的蓮花池塘遊戲，觀察池塘中的蓮花盛開及凋零的情況。由於過去的波羅蜜，此景觸動他們的心。他們端坐而思惟：「連這些仰賴陽光及養分而生長的蓮花，都經歷凋謝及凋零，更何況是依賴業、心、食及時節的身體。此身不可能不經歷老死。」

他們以此作為禪修所緣，觀照無常而了知身心的實相，在無人教授下，他們皆證得道果，獲得辟支佛的智慧（Paccekabodhiñāṇa），成就辟支佛的果位。

五百王子從座而起，以神通各結跏趺坐於一朵蓮花之上。傍晚時分，侍從們提醒：「王子們！時候不早了，該返回宮殿了。」五百辟支佛沉默不語。

於是，侍從前往宮殿向國王報告此事：「大王！王子們各端坐在一朵蓮花之上，當我們對他們說話時，他們沉默不作答。」

國王僅說：「隨他們的意願而坐。」

於是，五百辟支佛在侍從們徹夜守護下，端坐在蓮花之上直至拂曉時分。當清晨曙光初現，侍從再度趨近王子，並說：「王子們！是時候該返回王宮了。」

五百辟支佛說：「我們已不是王子，我們是辟支佛。」

「王子！這事可重大了！辟支佛並不像您們這般，他們的頭髮及鬍子僅有二指長，身上備有隱士所需的物品。然而您們依然是王子的裝束，鬚髮尚長，佩戴王子的裝備，怎能說您們是辟支佛呢？」侍從們依據自己對辟支佛的認識而作此言。

端坐在蓮花上的五百辟支佛以右手輕撫頭，在那一瞬間，他們即現辟支佛的外相，備有隱士所需的八種必需品。在眾人的注目下，他們集體騰空飛往香醉山窟的方向。

帕杜瑪娃帝親眼目睹自己疼愛的孩子們騰空飛去，消失得無影無蹤，她在瞬間失去了所有的兒子，悲傷地哭泣，心想：「我曾有眾多孩子，如今我變得膝下無子了。」她的心被悲傷佔據，鬱鬱而終。

## 供養五百辟支佛

從該處沒後，她出生在王舍城仙吞山（Isigili）附近的一座村莊，隨後嫁入夫家。一日清晨，她為丈夫送粥飯至田地，見八位辟支佛飛空而過。她急忙奔跑至田地，告訴丈夫：「看！他們是辟支佛！讓我們邀請辟支佛接受飲食供養吧！」

她丈夫回答：「親愛的妻子！那些是被稱為『飛翔的碧庫（Bhikkhu）』之鳥類，在其他地區亦存在。他們不是辟支佛，僅是奇異的鳥類。」

在他們夫妻倆談話議論之際，八位辟支佛降落於地面，站立在距離他們不遠處。她歡喜地將自己的食物供養辟支佛，並作出邀請：「明日請八位聖者接受我的飲食供養。」

「善哉！明日你僅需準備八份飲食、八個座位，但是若你見到除了我們之外的眾多辟支佛，你的信心將更為增益。」八位辟支佛接受她的邀請。

翌日，這位過去生為辟支佛母親的女人，恭敬地準備了八份飲食及八個座位。

那八位辟支佛前往其他辟支佛之處，對他們說：「今日不前往他處托鉢，讓我們一同利益我們的母親。」辟支佛們皆同意。五百辟支佛騰空並降落在前世為辟支佛母親的女人家門前。

女人見五百辟支佛出現在她家門前，她毫不猶豫地邀請他們進入屋內應供。辟支佛們依序坐下，當八個座位坐滿後，辟支佛以神力變現另八個座位，屋內的空間亦隨之增大。當

所有的辟支佛都坐好後，她以八人份的飲食供養辟支佛，雖然人數眾多，但是所供養的飲食卻足夠讓每一位辟支佛食用飽足。

隨後，她將八束深藍色的蓮花置放於最先邀請的八位辟支佛足上，發願：「尊者！無論我出生在哪裏，願我的膚色如深藍蓮花之蕊一般。」

辟支佛隨喜母親的功德，騰空飛往香醉山窟。她一生持續行善，捨報後轉生天界。

### 最後一生俱精彩

蓮華色比丘尼在多生的輪迴中經歷苦與樂，受多種苦、享多種福，直至此最後一生，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舍衛城富人之家。由於她的膚色如深藍蓮花之蕊，因此被命名為「蓮華色」。最後一生，她終於圓滿十萬劫前的心願，達到無學的果位，被佛陀譽為「神變第一比丘尼」，成為比丘尼僧團的二上首女弟子之一。

無盡的輪迴中，生命之畫應如何描繪呢？尊貴的出生、不凡的樣貌……生命所求的一切，皆隨著善行及發願而成就。蓮華色比丘尼過去世求子及求美色之願縱然達成了，然而她所經歷的生命之苦卻未遞減，甚至因失去孩子鬱鬱而終。然而，她追求出世間之願，卻讓她終止了輪迴而獲得大樂。

以三寶為對境，行廣大善行之後的發願，皆將在某一世圓滿達成。以善行鋪陳生命之畫，細細描繪出世間的道路，唯有光明的解脫之道，才能為綿綿不絕的輪迴之苦畫下終點。



——持律第一比丘尼——波吒左羅

Paṭācārā

# 絕處逢生的奇蹟

第一冊·第四章

生命有許多起伏與苦樂，由於一些信念與依靠，我們總有讓自己堅強的理由，那或許是對家庭的責任、對孩子的寄託、對事業的堅守等等。然而，這些依靠是不穩定的，無常總會侵襲我們所認為屬於自己的一切，我們既無法主宰，也無從守護。

或許有那麼一天，我們的支柱與依靠全失，生命發生巨大的轉變，悲傷與絕望粉碎所有的認知。此時，切勿懼怖憂慮，這正是覺醒的音聲響起的時刻，是我們的心，真正找尋永恆依靠的時機。

波吒左羅（Paṭācārā）的事跡，成為我們面臨絕境的最佳鼓舞。她先後遭遇了失去丈夫、孩子、親人等接二連三的重大打擊，而被擊垮崩潰了。然而，值遇佛陀而聽聞佛法，她徹底從無止盡的輪迴夢裡覺醒，以自己的智慧及經歷幫助眾多女性證悟，佛陀將她譽為「持律第一比丘尼」。

## 輪迴淚如四大海

波吒左羅出生於舍衛城（Sāvattihī）富者之家，享有富貴榮華及大財富。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卻愛上自己家中的男僕。然而父母為她安排婚事，打算將她許配給門當戶對的富人兒子。

在訂婚的前一天，她對自己所愛的男僕說：「從明天開始，即使你敲我的房門上百次，亦無法再見到我了。倘若這對你而言是值得的，請立刻帶我離開此處，我們一起走吧！」

那名男僕聽了說：「好！就這麼辦！」

男僕匆忙帶了丁點儲蓄及實用物品，立即帶她逃出城外，在距離舍衛城三至四由旬外的一座村莊落腳，建起小屋。

不顧父母的反對，毅然與愛人私奔，她的生活因自己一念的選擇，而有了巨大的轉變。向來如溫室花朵般被服侍的她，如今卻得承受日曝風寒，日日過著貧苦的農耕生活。但這是她自己選擇的路，再艱苦的日子也得咬緊牙根承擔苦果。

後來她懷孕了，她對丈夫說：「夫君！為平安地生下孩子，此處沒有庇護，讓我們回到我的父母家吧！」

她的丈夫是個膽怯的人，不敢承擔返回主人家所將面對的懲罰與毒打，於是一再拖延：「明天我們去吧！」、「後天我們去哦！」他猶豫不絕，遲遲無法決定啟程的時間，讓日子一天又一天地過去。

波吒左羅知道丈夫沒有送她回家的意願，於是決定：「我將自己返家見父母。」她趁丈夫外出耕田時溜出家門，啟程回家。

丈夫從田裡回來找不到她，詢問鄰居才得知她獨自回娘家去了。對妻子深感憐憫，他心想：「這出生在良家的女孩，因我而受苦。」內心愧疚不已，疾速追趕前去，最終跟上她的步伐。在途中，她腹中的男嬰等不及回到娘家就出世了。孩子平安誕生，已無任何返回娘家的理由，於是他們抱著孩子回家。

在懷第二胎時，她再次請求丈夫帶她回娘家待產，丈夫如前再度拖延時間，於是她自行帶著孩子出走。丈夫隨後亦追趕前去，在途中見到她時，她已誕下第二名孩子。在他們見面的那一刻，大雨突然滂沱而下，風雨雷電交加，她對丈夫說：「夫君！這場不合時令的暴風雨降臨了，請努力建造一座避風所。」

丈夫說：「好的！」

他急忙四處找尋樹枝，搭建一座暫時遮蔽風雨的簡陋棚子，接著他說：「我去找些茅草覆蓋屋頂。」於是前往大丘埕，在丘埕附近拉出野草。此時盤捲在丘埕內的眼鏡蛇被激怒，從穴裡竄出咬了他一口，劇毒頓時進入血液，迅速蔓延至全身，他倒下斃命於林野中。

可憐的波吒左羅，徹夜心急如焚地在棚子內等待：「待會他將回來，他即將歸來。」然而，她始終沒有等到丈夫的身影，於是喃喃自語道：「他一定想著：『這女人現在最無助了』，將我拋棄而獨自離開。」

她剛誕下第二名孩子，用羸弱的身子護著嬰兒及孩子一整夜，直至大雨已過，黎明曙光破曉。她將嬰孩抱在手上，一手牽著兒子，緩緩地循著丈夫的足跡，尋找他的身影。在丘垵旁，她發現丈夫僵硬的屍體，悲傷地哭泣哀號：「因為我的緣故，這男人死了！」她為他的死亡百般內疚自責。失去丈夫為依靠，她悲傷地帶著孩子繼續前往回家的路。

走了一段路，他們來到河邊，河水因下過大雨而暴漲至腰際，水流湍急。她心想：「我無法同時帶著兩個孩子渡河。」於是她將長子放在岸邊，先把幼兒抱至對岸，讓他躺在布上，再度返回河中，想著：「我將接我的長子過來。」

當她在河的中央時，一只大鷹以為那嬰兒是一塊肉，從天上俯衝下來，直往嬰兒的方向撲去。她在一旁驚嚇地大聲尖叫，揮動著雙手嘗試把大鷹趕走。長子在岸邊看見母親停在河中比手勢，又聽見母親叫喊，誤以為母親喚他渡河，於是一腳踏入河中。她眼睜睜地看著長子被急流捲走，淹沒在湍悍的河水中。在還來不及回到嬰兒那岸，大鷹用其長爪抓起嬰兒飛上天空，她阻擋不了嬰兒成為大鷹的獵物。

瞬間失去了兩名孩子，她痛不欲生，泣下交頤，久久不能自己。她喃喃自語：「我的兩個兒子都死了，丈夫也在途中身亡。」一天內接二連三的不幸，讓她已瀕臨瘋狂。現在唯有父母家人是她的唯一依靠，她忍著悲痛繼續前往舍衛城。

在抵達舍衛城時，由於悲傷過度，她找不到自己的家，於是向路人詢問：「此處有某某家庭，請問那戶住家在何處？」

路人回答：「即使找到那戶人家又有何用呢？他們居住的房屋已在昨日的暴風雨中倒塌，屋內所有人已被活埋，屍體全在同一座葬堆中被焚化。」路人指向不遠處的焚化場。

眼見焚化場升起的裊裊青煙，她喊道：「什麼？你說什麼？」這是她唯一能吐出的話語，由於過度悲傷，她昏厥在地。

當她甦醒過來時，已失去理智，不顧禮節地扯破衣服赤裸行走，徬徨無助地像小孩一般哭泣。她失魂落魄地走到父母、親人的焚化場，說著：「我的兩個兒子都死了，丈夫在途中身亡，父母及兄長在同一座葬堆中被火化。」

自此她裸身四處遊走，即使好心人遞布或衣服給她，她卻屢次將衣服撥開丟棄，旁人見而譏笑她為瘋婆子，她所到之處皆圍繞著驚訝聲四起的人群。漸漸地，大家都稱她為「波吒左羅」（Paṭācārā），意為「不知羞恥的女人」。

當她重複述說那些悲傷的話語時，人們厭惡地說：「喂！走開！瘋婆子！」有些人甚至以石頭及泥土擲向她。

## 覓得真正皈依處

有一天，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說法。此時，波吒左羅漫無目的四處遊走，碰巧踏入佛陀正說法的祇樹給孤獨園，站在聽法群眾的後端。

當佛陀見到波吒左羅時，知悉波吒左羅的證悟因緣已成熟。然而，在座的在家弟子見到波吒左羅後，阻止道：「別讓瘋婆子進來！」

佛陀說：「別攔她，讓她到我這裡來。」

當她走近佛陀時，佛陀慈愛地說：「波吒左羅！恢復你的正念！」

當波吒左羅聽見佛陀的聲音時，由於佛陀的力量，她立刻恢復了正念。當她開始覺察自己時，頓時發現自己赤裸著身子。為此感到羞愧，她彎曲身子就地坐下，雙膝緊合並貼著身子，以手盡力地遮掩自己的身體。此時，有善心人士遞給她一塊布，她用布裹好身子。

以禮敬的姿勢，她向佛陀述說其悲傷的遭遇：「世尊！請您成為我的皈依！我的幼子被大鷹叼走，我的長子被急流捲走，我的丈夫在半途死了，我的父母及兄長在倒塌的屋中身亡，在同一座火葬堆中被火化。」

佛陀仁慈地說：「波吒左羅！不要再猶豫徘徊，你已來到堪為真正皈依者的面前。如你現在為失去丈夫、兒子、父母及兄長而痛苦流淚一般，在無始的生死輪迴以來，你如是流下的眼淚更勝於四大海之水。波吒左羅！與累劫輪迴失去所愛之人而流下的眼淚相比，四大海之水僅是少許。我的女兒！為何你現在依然放逸？應慎之！」

聽聞佛陀述說輪迴的過患時，她的悲傷減少了。佛陀知悉波吒左羅已能調適自己的悲傷，接著對她說：「波吒左羅！死後投生的旅程，孩子、丈夫皆無法成為庇護，亦無法作為依靠。即使孩子、丈夫尚存活，對於流轉於輪迴的流浪者而言，他們就好比不存在一般。因此，智者應淨化其戒，修習導向涅槃的聖道。」

佛陀為波吒左羅說出以下偈言：

父子與親戚，莫能為救護；  
彼為死所制，非親族能救。  
了知此義已，智者持戒律，  
應速令清淨，至達涅槃道。<sup>1</sup>

聽聞佛陀所說之法，波吒左羅領悟「凡生起的，終將滅去」的真理，當下證得須陀洹果。此時，跪在佛陀座前的已不是一名瘋婆子，而是一位入流的聖者。她懇請佛陀立即讓她出家及受具足戒，佛陀允諾並讓她加入比丘尼僧團。

### 諦觀流水得啟發

波吒左羅比丘尼出家後，精進於修習佛法，時刻不放逸地以正念觀照身與心。

有一次，當她盛水而將水倒出洗足時，見水緩緩流而止於一處；第二次將水倒出時，水則流得較遠而止於一處。第三次倒出水時，水則流得更遠才止於一處。

證得須陀洹果的波吒左羅比丘尼，以三次流水作為禪修所緣，她從中領悟：世間有情的壽命長短不一。好比第一次的流水止於近處，有情的前段生命容易遭受死亡；又如同第二次的流水止於較遠處，有情的中段生命容易遭受死亡；有的則猶如第三次的流水止於更遠處，有情的後段生命容易遭受死亡。三次的流水終將滲入土中消失，一切有情終將死亡。她觀照此無常之理，遍及一切現象，一切有為法皆是苦、無常與無我。

1 《法句經》第 288 ~ 289 偈。



如此深入觀察，她返回寺院住處，心安定且安住，持續觀察身心無常、無我及苦的現象。她進入僧寮，將點燃的油燈置放於平常之處，為讓油燈熄滅而拿起一根細針，撥挑燈芯。

在那一刻，佛陀端坐在祇樹給孤獨園的香室（Gandhakūṭi），了知波吒左羅比丘尼的禪修進展，以神通放光，猶如出現在她面前一般，對她開示：「波吒左羅！你觀照對了！一切有情皆會死。若對五蘊不具正觀，不見其生滅，即使活了一百歲亦徒然；反之，若全然洞見五蘊，僅存活一天亦具價值。」

佛陀接著說了以下偈子：

若人壽百歲，不見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得見生滅法。<sup>2</sup>

當佛陀對她如是語畢，她在瞬間證得阿羅漢果，猶如燈火之熄滅，永遠斬斷輪迴及苦因。她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在《長老尼偈》記載了她的證悟偈子：

以犁耕田地，田上播種籽，  
養活妻與子，青年得財富。  
我嚴持淨戒，力行佛教法，  
無怠無驕慢，何未證涅槃？  
清洗雙足已，諦觀彼流水，  
我見洗足水，高處往下流。

2 《法句經》第 113 偈。

依此調心定，如調善良駒；  
爾後攜燈火，我入精舍內，  
舉燈見臥具，坐於臥床上。  
  
我復取一針，撥挑油燈芯，  
燈火即熄滅，我心得解脫。<sup>3</sup>

波吒左羅比丘尼出家後，在短時間內證得阿羅漢果，具足神通及善巧，並勤習戒律。她在佛陀座下廣學一切律，能如實宣說，亦善於判斷取捨。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讚譽波吒左羅比丘尼：「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持律者，以波吒左羅為第一。」<sup>4</sup>。

## 春風化雨育僧才

波吒左羅比丘尼曾經走過生命的谷底，經由佛陀的教化而重生。藉由自身的苦難經歷及修行經驗，她更能體會他人的苦，並以慈悲善巧幫助無數的比丘尼達至證悟。

其中一位旃陀比丘尼（Chandā）曾是淪落街頭長達七年的乞丐，無丈夫、無親友及子女，捧著碗、拄著柺杖挨家乞討，常吃不飽亦穿不暖。由於波吒左羅比丘尼慈悲施食的因緣，她請求出家。波吒左羅比丘尼悲憫而許可她出家，並以最高之法義激勵她修行。依波吒左羅比丘尼的教導而落實，旃陀比丘尼證得阿羅漢果，並獲得三明。

3 《長老尼偈》第 112 ~ 116 偈。

4 《增支部》1 集 238 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vinayadharānaṃ yadidaṃ paṭācārā」。

在《長老尼偈》記載了她對波吒左羅比丘尼的感激：

波吒左羅以悲心，悲憫許可我出家；  
 盡心給予我教導，使我勵行最上道。  
 我聞彼語教誡言，隨其教導而奉行；  
 聖尼教導誠不虛，吾得三明諸漏盡。<sup>5</sup>

另一位鬱多羅比丘尼 (Uttara) 出家前是王舍城富人之女，她聽聞波吒左羅比丘尼說法而生起出離心，出家成為比丘尼。藉由精進而在不久後證得阿羅漢果，她宣說證道偈言，記載於《長老尼偈》。前三偈複述波吒左羅比丘尼為其說法的內容。後三偈是鬱多羅比丘尼聽聞波吒左羅比丘尼的教導後，修習及證悟的過程。

波吒左羅比丘尼曰：

彼等以犁耕田地，並於田上播種籽；  
 養活彼等妻與子，青年因此得財富。  
 力行佛陀之教導，一切所作皆無悔；  
 汝且疾速洗濯足，靜處端坐於一面。  
 令心安住於一境，以此修習善得定；  
 觀察諸行皆無我，亦非我及我所持。

鬱多羅比丘尼：

波吒左羅比丘尼，我聞彼語及教言；  
 疾速洗淨雙足已，並於一面跏趺坐。

<sup>5</sup> 《長老尼偈》第 125 ~ 126 偈。

於夜晚之初時分，吾得宿命憶多世；  
於夜晚之中時分，吾獲清淨天眼通。  
於夜晚之後時分，吾破無明愚痴闇；  
三明俱得從座起，師之教導已達成。<sup>6</sup>

《長老尼偈》亦記載三十位不知名的比丘尼，波吒左羅比丘尼對她們諄諄善誘地教導佛法。她們聽聞後洗足坐於一面，依其教誨而精進修行，最終證得阿羅漢果。她們對於波吒左羅比丘尼的禮敬，猶如三十三天的天人禮敬帝釋天，她們如此禮敬及擁戴波吒左羅比丘尼，以示對恩師的感念。

波吒左羅比丘尼，對吾等諄諄教導；  
聞已洗足靜處坐，心得安止勤習法。  
初夜證得宿命智，中夜證得淨天眼；  
後夜拂曉天黎明，吾等驅散無明闇。  
起座禮敬聖尼足，「置汝教導於心中，  
猶如三十三諸天，禮敬戰勝者帝釋，  
吾等禮敬擁戴汝，吾皆漏盡達三明。」<sup>7</sup>

另有不知名的五百位比丘尼，她們出生於不同的家庭，出家前曾嫁入夫家並育有孩子。由於過去生曾經造作共同的惡業，她們此生皆遭受孩子夭折的命運。她們悲傷不已，前往波吒左羅比丘尼處禮敬並坐於一面，哭訴她們的哀傷。

6 《長老尼偈》第 175 ~ 181 偈。

7 《長老尼偈》第 119 ~ 121 偈。

波吒左羅比丘尼對她們開示：「任何有情來到世上又離去，他們來去的行蹤，你都不知曉。不知來者從哪一趣來，也不知他往何處去，既然彼此不相識而相聚投生，為何你哭泣呼喚『我的兒子』呢？」

「既然來者從何而來，去者往何而去都不知道，切莫為他感到憂愁悲傷，因為有生皆有死，生命皆依此規律運作。不請求便從他處來，未被許可便從此處去，他僅在此處短暫地住留一些時日。在此處以此形態離去，在他處以其他形態再生。或以人的身形而死亡，流轉再生為其他形體，如此持續地來去者，你為何依他在此界的某個名字而悲傷哭泣？」

來到世上又離去，來去行蹤難知悉；  
 既不知其何處來，何呼「我兒」痛悲泣？  
 如何而來不知悉，亦不知其如何去；  
 如此勿須憂悲傷，生命本依此規律。  
 未得應允彼處來，未先告別此處去；  
 不知由何處而來，少頃之日便離去。  
 以人形態而來此，去後流轉多變異；  
 依此來而依彼去，此處死亡它處生；  
 如此生來如此去，何須為此悲哭啼？<sup>8</sup>

8 《長老尼偈》第 127 ~ 130 偈。

波吒左羅比丘尼以人生無常、輪迴不息之理為她們開示。她們聞法後即止息悲傷，請求出家修道，並致力於修習佛法，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她們複述波吒左羅比丘尼的教導，並宣說自己的體證：

殤子甚悲傷，難見箭插心；  
彼為拔除箭，悲痛不再生。  
吾今箭拔除，無欲得涅槃；  
吾向牟尼尊，皈依佛法僧。<sup>9</sup>

波吒左羅比丘尼將此生面臨的種種苦難，轉化為利益眾生的資糧。由於自身曾經歷重大的苦難，由此她更能貼近及感受眾生的痛苦，慈悲地給予權巧的引導，幫助眾多女性從各種苦中解脫，達至圓滿的證悟。

## 多世願心已圓成

從一位喪失丈夫、孩子、父母及兄長而陷入瘋癲的婦女，至成為比丘尼僧團持律第一的典範，此發生並非偶然，她在十萬劫前已值遇佛陀而累積廣大波羅蜜。

《譬喻經》記載，過去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時期，波吒左羅出生在富者之家，居家因各種寶石而光輝閃耀，生活具足大安樂。當時，她往詣勝蓮華佛之處聽聞佛陀說法，生起淨信並皈依三寶。當時，勝蓮華佛稱讚無畏比丘尼之德行，清淨持戒律，謙和、中立，對於

9 《長老尼偈》第 131 ~ 132 偈。

「何者應為，何者不應為」皆謹慎，佛陀譽為「持律第一比丘尼」。

她聽聞佛陀的讚許，心生歡喜並希冀其殊榮。她邀請勝蓮華佛為首的僧團，一連七日供養飲食、布施袈裟。之後她以頭面伏禮佛足，在佛前發願：「大勇者！願我成為八日前佛陀所讚譽的那位比丘尼一般。」她發願獲得「持律第一比丘尼」的功德與殊譽。

勝蓮華佛為其授記：

賢善者勿怖，未來得欣求。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名波吒左羅，尊師女弟子。<sup>10</sup>

她聽聞後心生歡喜，終生以虔敬之心敬侍佛陀及僧團。由於此善業，她從該處沒後出生於三十三天。

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出生為刹帝利，乃迦尸國（Kāsi）奇奇國王（Kiki）的第三位公主，名為密庫尼（Bhikkhunī）。奇奇國王是迦葉佛的護持者，國王及公主們皆對佛法十分敬重。雖然公主們嚮往出家修行，然而奇奇國王並不允許。於是，她們以居士身過清淨的梵行生活長達兩萬年，精進修習佛法、建寺護持、供養比丘僧團。

10 《譬喻經》四·2品20·第8～10偈。

奇奇國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喬達摩佛教法時期的  
讖摩 (Khemā)、蓮華色 (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羅  
(Paṭācārā)、跋陀軍陀羅蓋薩 (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  
舍瞿曇彌 (Kisāgotamī)、曇摩提那 (Dhammadinnā) 及毘舍  
佉 (Visākhā)。

由於此善業，她從該處沒後出生在三十三天。她僅在天  
界與人間流轉，直至喬達摩佛的教法時期，她出生在舍衛城  
富者之家。她一度因失去丈夫、幼子、父母及兄長，悲傷絕  
望而陷入瘋癲。在遇見導師喬達摩佛，她恢復理智而證得須  
陀洹果。出家之後依佛陀的教導精勤修行，以極短的時間內  
證得阿羅漢果，達到苦的止息。她以慈悲及智慧，扶助無數  
的尼眾修行，幫助她們達到究竟的解脫。

苦難與絕望，是出離心生起的契機。當生命出現極大的  
打擊及挫折，甚至讓我們絕望無助時，沉醉於輪迴的痴夢將  
被敲醒，誤以為恆常的認知將被粉碎，如此的際遇將讓我們  
真切地尋求離苦之道。波吒左羅比丘尼，從一位悲傷至瘋顛  
者，成為比丘尼僧團的長老導師、人天禮敬的阿羅漢尼，她  
的事跡示現了「心」有無窮的力量。

一個人累劫的波羅蜜及證悟因緣，有可能在任何時候具  
足。它可能以生命重大的苦難為契機，亦可能以絕望及打擊  
為因緣。即使面臨再大的苦難，若我們能憶念波吒左羅比丘  
尼，她一生的際遇及轉凡入聖的改變，那就足以成為我們面  
對困難時最大的激勵與鼓舞。



——說法第一比丘尼——曇摩提那

# 你唾棄之物，我亦不眷戀

Dhammadinnā

第一冊·第五章

倘若我們摯愛的伴侶突然減少對世俗的欲望，放棄財產及世俗的親密關係，心傾向於佛法，我們將會如何應對？是埋怨、極力挽留，還是給予最深的祝福？

身為婦人，曇摩提那（Dhammadinnā）卻作出另類的選擇——出家。她以傲然的骨氣，不屈服於世間的情愛及財富，以滅苦為目標，努力淨化自心。她修行的成果豐碩，甚至比過往摯愛伴侶的成就更勝一籌。由於她說法的能力出類拔萃，佛陀譽她為「說法第一比丘尼」。

## 伴侶成聖，化情為智

曇摩提那（Dhammadinnā，意為「法施」）出生於王舍城（Rājagaha）富者之家。她具有美麗容貌及高尚德行，生活豐足且安樂，凡是她所希求的皆得遂願。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嫁給富人維沙卡（Visākha），過著幸福的日子。

她的丈夫維沙卡與王舍城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是要好的朋友。那時，佛陀為了兌現成道前與頻婆娑羅王的約定——成佛後先至頻婆娑羅王的國土教化，於是在度過首個雨安居後，佛陀於大曆一〇三年弗沙月<sup>1</sup>（Phussa）滿月日前往王舍城。<sup>2</sup>

當時，佛陀偕同千位阿羅漢，從象頭山（Gayāsīsa）前往王舍城附近的杖林苑（Suppatitṭha Cetiya）。頻婆娑羅王得知佛陀已抵達王舍城，歡喜地率領十二萬眾前往杖林苑向佛陀禮敬，維沙卡亦在此十二萬人之列。

佛陀為眾人說法，其中十一萬人證得須陀洹果，一萬人成為皈依三寶的在家居士。維沙卡在此法筵中證得須陀洹果，隨後在另一個場合聽聞佛陀說法，而證得斯陀含果。之後，他證得阿那含果。阿那含果階段的聖者，斷除了對感官欲樂的執著，他對可意的視覺目標、聲音、香氣、味道或身觸皆沒有了渴愛，斬斷了欲貪與瞋恚二結。

1 大曆一〇三年相當於西元前 589 年；弗沙月（Phussa）大約在十二月至一月之間。

2 佛陀為兌現與頻婆娑羅王的承諾，而前往王舍城的事跡，請參閱第一冊第二章「無畏獅子吼」。

阿那含聖者的外相與行為將有著明顯的轉變，往常維沙卡笑臉盈盈而期待看見自己的妻子，如今他看起來卻十分沉穩及平靜。妻子曇摩提那一如既往守在窗戶，等待他的歸來，當她看見維沙卡沉穩的舉止時，心想：「發生了什麼事？」

曇摩提那走下階梯並站立在樓梯下端，向維沙卡伸出她的手。然而，維沙卡並沒有像往常一般牽著她的手走上階梯、與她親密地交談，反而平靜地獨自走上樓。她心想：「現在似乎不合時宜，待會我將在飯桌上向他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然而，在用餐的時間，維沙卡並沒有像平常一樣與她同桌進食，反而沉默地獨自進食，猶如修習禪定的長老比丘一般。她心想：「在傍晚的時候，我將詢問這究竟怎麼回事！」

然而傍晚時分，維沙卡並沒有進入他們同臥的房間，反而獨自睡臥在另一房間的小木床上。曇摩提那開始擔心：「我的丈夫是不是已經有了其他的女人？是否有人刻意在我們之間挑撥離間、造成誤會？或是我做錯了什麼事嗎？」她的心中盤旋這些惱人的困惑。

相同的情況延續二至三天，她終於忍不住，決定打破沉默的僵局。於是，她進入維沙卡獨臥的房間，謙和地站立在維沙卡的身旁，行禮並合掌，期待丈夫給予回應。

維沙卡見到她後，說：「為何你在這不合時宜的時刻，來到我的身邊？」

「不合時宜？是的，我的夫君！你已經變了，發生了什麼事呢？除了我之外，你是否已有其他的女人？」

「不是的，曇摩提那！並沒有這回事。」

「那麼，是否有人在我們之間進行挑撥、造成誤會呢？」

「不是的，並沒有這回事。」

「這樣的話，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事呢？」

「不是的，曇摩提那！你沒有做錯事。」

「倘若如此，為何你待我如此冷漠，猶如陌生人而非夫妻呢？這幾天，你沒有像往常一般對我說許多話了。」

維沙卡心想：「心靈上的體驗是重要的事，出世間法甚深，不像世間事那般容易解釋，不向他人顯露為宜。但是我無法避開曇摩提那的質問，若我不回答，她將心碎。」

如此思惟後，他平靜地說：「曇摩提那！你並沒有做錯些什麼。我聽聞佛陀說法後，有了超凡的體驗，了知出世間法。一位了解出世間法的人，世間的一切再也無可比擬。從今日起，我已不渴望滿足你我之間的愛戀及親密關係。」

他接著說：「若你同意，我將把你父母給予的四億及我父母給予的另外四億，一共八億的財產，全歸你一人所擁有。你可以像對待你母親或姐姐那樣地對待我，我將接受你任何形式的照顧；若你不想住在此處，亦可選擇帶走那些財產，回到父母家去。若沒有其他男人照顧你，我也將會待你如同我的妹妹或女兒一樣地照顧你。」

## 捨棄世間，如棄唾穢

曇摩提那聽了維沙卡這番重要且坦誠的話後，內心感到滿足，她心想：「這並非出自凡人口中所能道出的言語。我的丈夫必然已了悟真理，但這真理僅限於男人才能體證嗎？」當她如是思惟時，對維沙卡提問：「真理僅限於男人方能體證嗎？女人是否也有能力體證呢？」

維沙卡說：「曇摩提那！所有人，無論男或女，只要精勤於修習佛法，皆能成為佛法的繼承人。若過去的波羅蜜成熟，道果自然得成。」

「倘若如此，我不會提起如同涕唾或嘔吐穢物一般被你唾棄之物。請允許我出家！」曇摩提那視那八億財產如唾棄之物，心中並無絲毫眷戀。

維沙卡聽後歡喜地說：「善哉！曇摩提那！我歡喜你立志於獲得道果。由於之前不知道你的志向，故未向你作出此建議。」

維沙卡立刻前往王宮覲見頻婆娑羅王，頻婆娑羅王問道：「富人！你在這不合時宜的時刻來見我，有何事呢？」

「大王！曇摩提那希望出家成為比丘尼。」

「我該提供曇摩提那何物？」

「大王！我僅需兩項物品：黃金轎子及整潔的城市。」

於是，頻婆娑羅王允諾執行這兩件事。

## 盛大典禮，出家為尼

維沙卡讓曇摩提那以香水沐浴，並讓她華麗盛裝地端坐在黃金轎子內。在曇摩提那及維沙卡的親戚們護送之下，此黃金轎子穿梭於佈滿熏香及花朵的城市。以如此盛大莊重的場面，曇摩提那被擔抬前往尼眾寺院。

抵達尼眾寺院後，維沙卡請求寺院的長老尼為曇摩提那剃度。尼師們誤以為維沙卡拋棄了自己的妻子，於是勸他說：「富人！若她只是犯一、兩次錯，你就原諒她吧！」

維沙卡回答：「聖尼們！我的妻子並沒有犯錯，她自願加入僧團。」

於是，在尼眾僧團中精通戒律的比丘尼，教導曇摩提那觀照「髮、毛、爪、齒、皮」為禪修業處，隨後為曇摩提那剃髮，並披上袈裟。

維沙卡禮敬曇摩提那，對她說：「佛陀所宣說的法，最初善妙、中間善妙、結尾善妙。」語畢，他返回住處。

自從曇摩提那出家成為比丘尼之後，她得到眾人的尊敬，亦收到不同人的饋贈，拜訪的人接踵而至，以致她僅剩少許的時間能獨自禪修。她心想：「雖然維沙卡維持在家居士的身分，但他已解決了生命的苦，而我的苦卻依然持續著。既然我已出家，應想辦法止息所有的苦。」

於是，她往詣老師及戒師處請求：「尊敬的老師！我的心不悅於人群聚集處，對這充滿五欲的地方感到厭倦，我將前往鄉間的小寺院居住。」老師們念著她捨棄顯赫身世出家，對她的請求無法作出指責，於是帶她一同前往鄉間的寺院居住。

## 說法無礙，智慧如劍

當她居住於鄉間的寺院時，她已證得阿那含果，但尚未證得阿羅漢果。當時，她正往最高的道果而精勤努力，一心志向於涅槃。

於是她述說以下偈子，記載於《長老尼偈》：

欲達最上果，志向涅槃心，  
彼心不繫欲，堪稱上流者。<sup>3</sup>

由於曇摩提那比丘尼具足波羅蜜，她隨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即證得阿羅漢果，諸漏煩惱已捨，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譬喻經》記載她的證悟宣言：

我奉事導師，奉行佛之教，  
已捨棄重擔，再生繫已斷。  
由在家出家，而為無家已，  
其義已得達，諸結縛滅盡。  
我有諸神變，天耳界自在，  
他心智自在，遵奉導師教。  
我知宿世住，得天眼清淨，  
一切諸漏盡，清淨善無垢。  
燒盡諸煩惱，斷除一切有，  
如象斷繫縛，我住於無漏。

3 《長老尼偈》第12偈。



我實善來哉，來至世尊前，  
已逮得三明，完成佛教誨。  
四種無礙解，此等八解脫，  
以作證六通，圓滿佛教導。<sup>4</sup>

證得阿羅漢果後，她心中生起此念：「應作之事皆已成辦，何需再住此處？我應前往王舍城，由於我的緣故，眾多親戚朋友將有機會累積福報。」她請求長老尼們與她一同返回王舍城。

維沙卡得知曇摩提那比丘尼回來了，心想：「她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返回城內，是否對出家生活不滿意？」於是，在傍晚時分，他前往拜見曇摩提那比丘尼，對她恭敬禮拜後坐於一面。

此時，他心想：「直白地向她提問是否不滿意出家生活，似乎不太適宜。」於是，他向曇摩提那比丘尼詢問法義：「聖尼！佛陀說法時，以世俗諦說『自身』，此『自身』所指為何？」

身為阿那含聖者，維沙卡知道此基礎問題的答案，他採取漸進式的問題鋪陳，以了解曇摩提那比丘尼的心靈進展。

曇摩提那比丘尼回答：「賢友維沙卡！此等五取蘊，為世尊所說的『自身』，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4 《譬喻經》四·3品23·第30～36偈。

曇摩提那比丘尼的回答值得深思，凡夫將五取蘊認為是「我」或「我的」，而實際上並沒有一個獨立自主的「我」存在，純粹是凡夫對五取蘊的執著，持續地讓他們有錯誤的幻覺，認為五取蘊為堅固的「我」，這是「身見」。

「善哉！聖尼！」接著，維沙卡又問：「此五蘊集起的因緣為何？」

「賢友維沙卡！渴愛引誘當來之生，伴隨喜貪，樂此處、樂彼處者即：欲愛<sup>5</sup>、有愛<sup>6</sup>及無有愛<sup>7</sup>。」

如此，二人來回提問及解答，談論的法義涵蓋四聖諦、八正道、三行、三受、四禪八定、如何進入滅盡定等甚深法義。曇摩提那比丘尼一一回答維沙卡的問題，回應疾速猶如飛馳的駿馬，答案精準猶如鋒利刀刃切斷蓮梗一般，維沙卡見識了曇摩提那比丘尼智慧之鋒利。此法義問答，收錄在《中部·有明小經》<sup>8</sup>（*Cūḷavedallasuttam*）。

維沙卡已問盡所有他了知至阿那含道果的相關範圍，於是進階到他所未證、與阿羅漢道果相關的知識，維沙卡問：「什麼與涅槃對比呢？」

5 欲愛：對欲望的渴愛，指感官對色、聲、香、味、觸的渴愛。

6 有愛：對生命的渴愛，「有」指生命及存在，認為永恆，與此類「常見」同時生起的貪愛。

7 無有愛：對斷滅的渴愛，持斷滅見者認為生命結束即斷滅消失，與此類「斷見」同時生起的貪愛。

8 《中部》44 經。

曇摩提那比丘尼了知他僅是阿那含聖者，心想：「他已越過自己的範圍。」

於是說：「賢友維沙卡！此問題的深度，超越你所能理解的範圍。賢友維沙卡！梵行以涅槃為深入、以涅槃為彼岸、以涅槃為究竟。若你想知道，應往詣世尊之處，問其深義，如世尊所說的那般受持。」

維沙卡聽聞曇摩提那比丘尼的回答，歡喜、隨喜地從座而起，禮敬比丘尼，作右繞禮敬後，往詣佛陀的住處。抵達佛陀的住處，他頂禮世尊坐於一面，並向佛陀複述與曇摩提那比丘尼的所有法義問答。

佛陀聽後說：「我的女兒曇摩提那比丘尼，對過去、現在、未來諸蘊已無執取。」隨後說出此偈：

前後與中間，彼無有一物，  
不著一物者，是謂婆羅門。<sup>9</sup>

前、後、中間分別指的是：過去諸蘊、未來諸蘊及現在諸蘊。對於這些諸蘊，已沒有因愛執而造作，沒有貪欲及任何取著，這即是所謂的「婆羅門」。

佛陀說：「維沙卡！曇摩提那比丘尼是賢智者。維沙卡！曇摩提那比丘尼是大慧者。維沙卡！你若以此法義向我提問，我亦如曇摩提那比丘尼所說的一般如是作答。如曇摩提那比丘尼所說，此即是其義，應當如是受持。」維沙卡心滿意足，歡喜於佛陀的教導。

9 《法句經》第 421 偈。

曇摩提那比丘尼的說法，佛陀印證為如佛親自所說的法一般，佛陀如此認可曇摩提那比丘尼的智慧。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說法者，以曇摩提那為第一。」<sup>10</sup>

佛陀給予曇摩提那比丘尼崇高的讚譽，對大眾說：「比丘尼說法師，賢智如曇摩提那者，我未曾見。諸比丘！汝等應銘記。」<sup>11</sup>

## 多生善願，今得圓成

曇摩提那比丘尼在短時間內證得阿羅漢果，被佛陀譽為比丘尼弟子中說法第一者，這與她過去世所累積的波羅蜜及發願有深切的淵源。

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曇摩提那是鷲城（Hamsavatī）某戶人家的取水婢女，她嚴持淨戒且聰穎。當時，勝蓮華佛二上首弟子之一的蘇伽陀比丘（Sujāta）剛從滅盡定出定，走出寺院而入城托鉢。此時，取水婢女持瓶前往汲水處，在街道上值遇蘇伽陀比丘。她生起淨信而布施蛋糕給予蘇伽陀比丘。

蘇伽陀比丘為了讓她獲得布施的利益，在該處坐下食用她所供養的蛋糕。取水婢女心生歡喜且信心倍增，她邀請蘇

10 《增支部》1集239經。巴利文「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dhammakathikānaṃ yadidaṃ dhammadinnā」。

11 《譬喻經》四·3品23·第28～29偈。

伽陀比丘至自己的住處接受飲食供養。為了供養蘇伽陀比丘，她將自己的頭髮剪下售賣，並將所獲得的些許錢幣換作飲食，恭敬地供養蘇伽陀比丘。當取水婢女的雇主得悉她所做的善行後，將她許配給自己的兒子。由此取水婢女擺脫了貧窮，成為富貴人家的媳婦。

有一次，她與家婆前往寺院聽聞勝蓮華佛說法。那時，佛陀嘉許某位比丘尼，並譽為「說法第一比丘尼」。她聽聞後歡喜，邀請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接受飲食供養。她作廣大布施後禮敬佛陀，並發願獲得如該比丘尼一般的功德及殊榮。

勝蓮華佛為其授記：

為我樂奉侍，僧伽亦同侍。

努力聞正法，志欲功德增。

賢善者！

如是汝歡喜，願果將得成。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名曇摩提那，尊師女弟子。<sup>12</sup>

她聽聞後心生歡喜，終生虔敬奉侍佛陀一切所需的物品。由於此善業，她捨報後往三十三天。

12 《譬喻經》四·3品23·第9～12偈。

九十二劫前，在弗沙佛（Phuss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與維沙卡是一對富有的夫婦。那時，弗沙佛的父親迦亞瑟那王（Jayasena）虔敬供養以弗沙佛為首的僧團，其他人因此而失去了供養的因緣，城內無人有機會供養弗沙佛。

當時，弗沙佛同父異母的三位王兄心想：「如何有機會供養我們的兄長——弗沙佛呢？」於是他們策劃一場邊界叛亂，使迦亞瑟那王派遣他們前往平息叛亂。當他們成功平息叛亂賦歸時，迦亞瑟那王歡喜賜願，以滿他們心中所求。

三位王子趁此機會提出請求，願在七年之間供養弗沙佛。然而，迦亞瑟那王以期限太長為由，不給予允諾。他們遞減至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七個月、六個月，直至三個月時，迦亞瑟那王終於答應。於是，三位王子歡喜地前往弗沙佛之處，邀請佛陀在為期三個月的雨安居期間，接受他們的住處及飲食供養，佛陀默然而許。

三位王子雀躍歡喜，命令丞相（頻婆娑羅王的前生）建造寺院，作為佛陀及九萬比丘眾雨安居的住處。當寺院建造完成時，王子與千位士兵迎請以佛陀為首的僧團，盛重地將寺院獻給佛陀，並安排二千五百名侍者，侍奉四資具供養。雨安居期間，三位王子與千位士兵身著樹皮染色之衣，住在寺院內受持八齋戒、聞法及侍奉僧團。

此段期間，王子的財務大臣（維沙卡的前生）及妻子（曇摩提那的前生）代替王子履行供養僧眾的職務。他們負責從王子倉庫中取出食糧物品，以供養佛陀為首的僧伽。他們將取出的食糧交給丞相，丞相則交給城內十一萬民眾，以烹煮

每日供養佛陀及僧眾的飲食。當財務大臣交代妻子準備所需的供養物品時，其妻常取出雙倍的數量以作供養，此善行讓她得以累積廣大的波羅蜜。

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出生為刹帝利，乃迦尸國（Kāsi）奇奇國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第六位，名蘇丹瑪（Sudhammā）。公主們嚮往出家修行，然而父王卻不允許。於是，她們以在家居士身修習梵行長達兩萬年。蘇丹瑪公主與姐妹們共同布施寺院予僧團，終生行善。

奇奇國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喬達摩佛教法時期的讖摩（Khemā）、蓮華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羅（Paṭācārā）、跋陀軍陀羅蓋薩（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曇彌（Kisāgotamī）、曇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

從該處沒後，她轉生三十三天。十萬劫間，她僅出生於天界及人間，直至此最後一生，為富人維沙卡之妻。身為富人之妻，在知悉丈夫的心已超越凡夫的境界，無法回到過去的恩愛時光，她不陷入悲傷沮喪。反之，她不亢不卑地拒絕維沙卡給予的財產，選擇讓心如從泥沼長出的淨蓮般，走向清淨的出家梵行。此充滿智慧及賢明的選擇，在她精進努力下，快速地證得阿羅漢果，甚至比阿那含聖者維沙卡居士有更高的成就。

此證悟典故傳為佳話，印證在修持道上，只要願意踏出第一步，源於過去波羅蜜之差別，誰能領先抵達涅槃的彼岸尚未知數。每一個人過去是否曾經累積波羅蜜，自己或許並

不知曉。因此，在修行路上切勿輕言放棄，猶如曇摩提那比丘尼的最後一生，她在法上的努力終於水到渠成，圓滿成辦心願。即使我們在此生的波羅蜜尚未圓滿具足，亦莫辜負過去生的努力而停擺不前。且讓每一生的努力，如涓涓水滴匯聚成海，圓滿心願的那一天終會到來。



——禪定第一比丘尼——  
難陀

Nandā

# 當自恃美貌時

第一冊·第六章

從古至今，人人皆愛護自己的身體，認為色身為自己所屬、潔淨、漂亮、恆常。每日甦醒的首要任務，便是無微不至地照顧色身，殫思極慮地為它梳洗裝扮、以美味飲食滋養、以適當衣物保護。為了色身的舒適，甚至不惜付出畢生的努力，以換取華美的住所、大床、名車等。

然而，事與願違，無論我們如何汲汲營營、竭盡所能地愛護色身，它卻始終背叛我們。即使敷用養顏極品，皺紋依然愈加明顯；攝入優質保健營養品，身體依然被疾病所侵襲。

色身的不淨時時呈現，五味俱全的玉盤珍饈一旦進入身體，排出的則是臭味薰天的糞便及尿液；潔淨衣服一旦碰觸身體，則散發惡臭而不得不清洗。由於尚未照見身體不淨的實相，年輕貌美的少女，尤其容易自恃貌美而心生驕慢，對自己的身體猶憐愛著。然而，不淨的色身終究以敗壞、衰老及死亡為終結。

難陀（Nandā）擁有仙姿逸貌，美如天女下凡，由於愛戀色身而在聖道上無法增進。佛陀慈悲善巧地為她開了一劑特效藥方，以神通變現女人在瞬間變老、死亡的場景。由此驚醒長久沉睡的心靈，她了知自己的色身亦如是無常、不淨與易壞。難陀契入身心的實相而證得最上道果，以禪定聞名，被佛陀譽為「禪定第一比丘尼」。

## 母勸出家修梵行

難陀出生於迦毗羅衛國，為淨飯王（Suddhodana）及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Mahāpajāpatī Gotamī）之女，亦是佛陀同父異母的妹妹。她出生之時，釋迦族歡慶她的誕生，因此命名為「難陀」，意為「歡慶」。

難陀的美貌傾國傾城，在迦毗羅衛國內具有美譽及高知名度。她的皮膚自然散發光芒，堪能照亮十二肘的暗室。她亦被稱為孫陀莉難陀（Sundarī Nandā）、茹帕難陀（Rūpanandā），意譯皆為「美麗的難陀」。有時，人們亦稱她為「迦娜帕達卡雅尼難陀」（Janapadakalyāṇī Nandā），即「全國最美的女人」。

隨著佛陀成道首次返迦毗羅衛國弘法，由於佛陀不可思議的影響力，感得多位釋迦王族親戚紛紛跟隨佛陀出家，其中包括難陀的侄子羅睺羅（Rāhula）及她的兄長難陀（Nanda）。在佛陀成道第五年，難陀的父親——淨飯王（Suddhodana）罹患重病，他聽聞佛陀說法後證得阿羅漢果，在喜悅中般涅槃。

當佛陀允許女人得以出家成為比丘尼時，難陀的母親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sup>1</sup>及兄嫂耶輸陀羅<sup>2</sup>（Yasodharā）等亦出家。王族親戚們大多已加入僧團，唯獨她一人依然居家。

此時，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督促她：「我的女兒！你出生在釋迦族，是佛陀的妹妹，為何你尚在俗家，失去了喜悅及快樂？年輕如春最終亦敵不過衰老，你應觀年輕美麗的色身實為不淨，即使健康無病的身體亦將疾病叢生，生命最終以死亡為結局。」

她繼續勸誡：「你所謂美麗、悅意又魅人的色身，以種種裝飾來裝扮及莊嚴，猶如祥瑞聚集一身的天人，又彷彿如世間精髓的聚集，令見者之眼如敷眼藥般滋潤及悅意。由福德而受到讚譽，你為釋迦族帶來慶喜，即便如此，不久之後你亦將被『老』所征伏，不如捨棄居家，實踐無有過失的佛法。」<sup>3</sup>

聽了母親的一番勸誡後，難陀即出家。當難陀出家時，佛陀在舍衛城（Sāvattihī）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

雖然難陀比丘尼身已出家，但心卻未出家，她依然迷戀於青春及美貌。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頻頻勸她應致力於修行、調伏自心，然而她對此並不熱衷，心耽著於世間五欲，對自己的身體執著愛戀。

1 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Mahāpajāpatī Gotamī）被佛陀譽為「資深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一章「因為您，僧尼梵行立」。

2 耶輸陀羅（Yasodharā）被佛陀譽為「大神通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十一章「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的守護」。

3 《譬喻經》四·3品25·第24～28偈。

從出家的那一日起，她心想：「佛陀常說色身的過患，必然將譴責我的美貌。」因此，不願意謁見佛陀。

## 佛以神通巧教示

佛陀知悉難陀比丘尼證悟的因緣已成熟，對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指示：「所有比丘尼須輪流接受我的指導。」當輪到難陀比丘尼時，她請另一位比丘尼作代表。

於是，佛陀再指示：「比丘尼需親自前來接受指導，不許派遣代表。」即便如此，難陀比丘尼依然不願前往謁見佛陀。

一日清晨，舍衛城人民前往祇樹給孤獨園供養僧眾、持守八齋戒<sup>4</sup>及聽聞佛法。聞法之後，他們禮敬佛陀而進入舍衛城，比丘尼們亦返回尼寺。

在舍衛城內，在家居士及比丘尼們稱揚讚歎如來的功德，舉城遍佈稱讚如來之聲：在人類與天人之中，無有見如來而不生信者，尤其以此四事見如來而生信，即：色（Rūpa）、音聲（Ghosa）、淡泊（Lūkha）、法（Dhamma）。

得見佛陀具足三十二相及八十種隨形好、佛身散發六色光芒，以色衡量者（Rūpappamāṇika）無不生起信心；聽聞佛

---

4 八齋戒（Atṭhaṅga samannāgata uposatha-sīla dhamma）：又稱八關齋戒、八支戒。在家居士所持守的學處之一。自從佛陀在世時開始，在家居士就有於每個月齋日（古印度的歷法，相等於陽曆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廿九與三十日）來到塔寺，親近僧團，聽聞佛法，受持八戒的傳統。八戒是離殺生學處；離不與取學處；離非梵行學處；離虛妄語學處；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學處；離非時食學處；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及妝飾、裝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塗香學處；離高、大床座學處。

陀的名譽聲望及八好音聲，以聲音衡量者（Ghosappamāṇika）無不生起信心；得見佛陀淡泊無欲，使用粗糙的袈裟、鉢、住所等，以淡泊衡量者（Lūkhappamāṇika）無不生起信心；得見佛陀的戒、定、慧、解脫等功德，以法衡量者（Dhammappamāṇika）無不生起信心。

舍衛城四處遍佈如是讚佛之語，延綿不絕。當難陀比丘尼聽聞眾人以不同言辭讚揚佛陀的功德時，她心想：「這些人正讚歎我的兄長——喬達摩佛的功德，彷彿一切言語皆無法道盡。倘若世尊批判我的美色，難道他能說上一整天嗎？或許我該前往禮敬世尊，聽聞世尊說法而不露臉。」

如此思惟後，她對其他比丘尼說：「我將與您們一同前往聽聞世尊說法。」比丘尼們聽後十分歡喜，隨後帶著她一同前往祇樹給孤獨園，心想：「難陀比丘尼終於願意謁見世尊了，這實在耗時太久，世尊必將宣說善妙精細的法義。」

抵達祇樹給孤獨園時，難陀比丘尼與比丘尼眾向佛陀禮敬，隨後她將自己置身於眾多比丘尼當中。端坐在該處，她由頭至足細細瞻仰佛陀的相好。此時，她突然發現佛陀身邊站立一位妙齡少女，正為佛陀徐徐搨動扇子。

佛陀知悉難陀比丘尼耽著於五欲，為了使她厭離於色，於是在她的視線裡，以神通變現一位比難陀比丘尼更光輝出色的端麗女子。難陀比丘尼見此美女深感訝異，心想：「我自恃美貌而心生驕慢，實為慚愧！此女的容色是我無可比擬的，我的容色甚至不及她的二百五十六分之一。我是何等愚痴，竟不想親自前來親近世尊！」

難陀比丘尼凝視這人間不可多見的絕世美人，想著：「今日得見此等美麗容色，雙眼真有豐碩的收穫。」佛陀以神力使這女孩在她面前逐漸變老、生病、死亡、腐化。

此情節在《譬喻經》有更詳細的記載。難陀比丘尼對佛陀以神通變現的美麗少女說：「來吧，幸福者！告訴我，你如何來至此處。若你願意，請告知你的家庭、名字和族姓吧！」

那明艷動人的女孩回答：「你問得不是時候，我將躺在你的膝上休息片刻。」女孩將頭臥在難陀比丘尼的腿上，睡眼惺忪地歇息。

此時，有一隻劇毒蜘蛛停留在女孩的額頭，那少女的額頭突然腫起，不斷地擴大，破開而滲出腐爛的膿血。她的容貌變得極其恐怖，散發屍腐惡臭，全身化膿腫潰，皮膚變得青黑。

這身體潰爛的女孩言語不清，最後幾乎倒地不起，全身顫抖喘息不已。她遭受極大的苦楚，悲慘地哭泣流淚：「我承受大苦，被激烈的苦受佔據，我陷入極大的痛苦之中。朋友！成為我的依怙！」她請求難陀比丘尼的幫助。

難陀比丘尼見此恐怖之狀，內心悚懼，身毛豎立，心想：「美麗容貌、高挺鼻尖、如銅般的紅唇，現在歸何處？如月般的齒唇，像螺貝般的頸項，如今又在何處？漂亮搖曳的雙耳已經變了顏色！豐滿如鉢、青春如嫩芽的乳房，如今已破裂，這美姬突然變成污穢的女子，成為流出膿血的惡臭屍體。原本細腰豐臀胸，如今充滿不淨與穢物，啊！諸色皆無常，色身皆相同，腐臭令人怖畏，可厭猶如墳場，只有愚者才喜愛。」

## 徹見實相證涅槃

慈悲的佛陀見難陀比丘尼心已調伏，對她說法：「難陀！看看你這聚合的身體，亦是生病、腐敗、不淨的屍體。你應當於身修習不淨觀，於此訓練心達一境，使心安住於禪定。自己的色身與那色身是相同的，那色身與自己的色身亦相同。色身腐敗且釋放惡臭，反而被愚痴者所喜愛。你應當日夜精勤如此觀察，依於自己的智慧，親自見證而得厭離。」

難陀！

見此聚集身，病體腐敗尸，  
不淨於一境，修心善得定。

此身如彼身，彼亦同於此，  
腐敗散惡臭，凡愚以為喜。

晝夜勤精進，如實作觀察，  
依於己智慧，照見生厭離。<sup>5</sup>

佛陀接著對難陀比丘尼說：

此城骨所建，塗以血與肉，  
其中藏老死，我慢與虛偽。<sup>6</sup>

佛陀述說偈子的尾端，難陀比丘尼證得須陀洹果。<sup>7</sup>

5 《譬喻經》四·3品 25·第 47～49 偈；《長老尼偈》第 82～84 偈。

6 《法句經》第 150 偈。

7 《長老尼偈注釋》對難陀比丘尼的證悟有不同的說法，當佛陀說「難陀！見此聚集身……」此偈後，難陀比丘尼證得須陀洹果，佛陀再說「此城骨所建……」此偈結束時，難陀比丘尼即證得阿羅漢果。



於是，佛陀再為她宣說《征勝經》（Vijayasuttam）<sup>8</sup>：

或立或步行，或坐又或臥，  
 身有屈與伸，此是身動作。  
 骨腱相結聯，深皮肉上塗，  
 表皮外包蔽，如實不見身。  
 身充腸與胃，肝臟與膀胱，  
 心臟與肺臟，腎臟與脾臟。  
 充洩與唾液，充汗與脂肪，  
 關節血滑液，膽汁與油膏。  
 此身有九孔，常時流不淨，  
 由眼流眼垢，由耳流耳垢。  
 由鼻流洩液，時口吐膽汁，  
 時時吐痰液，由身流汗水。  
 此頭雖空洞，其中腦充滿，  
 愚者障無明，思彼身為淨。  
 一旦身死屍，腫脹且青瘀，  
 棄置於墓場，親族亦不顧。

8 《經集》蛇品・征勝經・第193～206偈。又名「Kāyavicchandānikasuttam」、  
 「Nandasuttam」。佛陀首次宣說此經，是在佛陀成道後第五年至第六年之間，  
 乃為難陀比丘尼而說。在佛陀成道後第十七年，佛陀對執著師利瑪（Sirimā）  
 的比丘第二次宣說此經，詳情請參閱第二冊第十三章「一日千金，死後無人問  
 津」。

屍體為狗噉，野干狼蛆蟲，  
鴉鷲同來啄，其他生物啖。  
已聞佛之語，具慧之比丘，  
遍知身不淨，彼則如實見。  
此身如彼身，彼亦同於此，  
從內至外在，對身應離欲。  
具慧之比丘，遠離貪與欲，  
甘露無有死，證涅槃寂靜。  
此身需照料，不淨實惡臭，  
充滿諸污穢，流漏此彼處。  
如此不淨身，猶自思高揚，  
輕視他人者，是無見愚盲。

當難陀比丘尼聽聞佛陀的教導而深被觸動，心想：「我真是愚痴！對於我的兄長，這位教導善妙之法、具足慈悲且關注我的世尊，我竟然不前來親近禮拜！」

她返回尼寺精進修習佛陀的教法，二至三天後即證得阿羅漢果，斷盡一切煩惱，從生死輪迴中解脫，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她的證悟偈子記載於《長老尼偈》，述說她精進不放逸，如理作意地觀察色身，如實見色身的實相而心離欲，斷除繫縛而獲得涅槃：

精勤不放逸，我如理作意，  
此身內與外，皆已如實見。  
由此我厭身，內心亦離欲，  
精勤無繫縛，寂靜得涅槃。<sup>9</sup>

證得阿羅漢果後，難陀比丘尼能疾速且隨意地入定或出定，她的禪定能力出類拔萃，在比丘尼中無人能及。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禪定者，以難陀為第一。」<sup>10</sup>

## 宿業波羅蜜成熟

《譬喻經》記載，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難陀比丘尼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富者之家，具大財富且安樂。有一次，她往詣勝蓮華佛之處，聽聞佛陀宣說甘露妙法。當時，勝蓮華佛讚譽一位比丘尼，並將她置為「禪定第一比丘尼」。她聽聞後歡喜，邀請佛陀及僧伽接受飲食供養，親手作廣大供養後頂禮佛陀，發願未來成為「禪定第一比丘尼」。

勝蓮華佛為她授記：

汝得善所願。

9 《長老尼偈》第 85 ~ 86 偈。

10 《增支部》1 集 240 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jhāyīnaṃ yadidaṃ nandā」。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汝名為難陀，尊師女弟子。<sup>11</sup>

她聽聞後心生歡喜，終生奉侍佛陀及布施必需品。由於此善業，她捨報後出生在三十三天。從該處捨報後，轉生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無論生在何處，以其善業的緣故，她皆為天后。從天界沒後，她投生於人間，亦是轉輪聖王或諸小王的王后。她僅出生於天界及人間享受祥福，在多劫的輪迴中，在一切處皆安樂。

此最後一生，她出生於迦毗羅衛國，為淨飯王之女。由於累劫的波羅蜜成熟，在佛陀的善巧引導之下，她迅速獲得最高的成就，從迷戀色身的公主，成為一位解脫三界的阿羅漢尼。

舉凡束縛我們的，亦相對能成為讓我們解脫的助緣。難陀比丘尼曾經對色身十分執著，然而她以色身作為禪修所緣，觀身的過患及不淨而放下對身的執著，進而放下對心的執著，成為自在解脫的阿羅漢尼。從此再也沒有任何苦能抵達她的心，她寂靜、喜悅且自在。

11 《譬喻經》四•3品25•第11～13偈。

——精進第一比丘尼——  
索那

Soṇā

# 殘餘的生命， 分秒都是恩賜

第一冊·第七章

從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們便邁向年老及死亡。當生命垂垂老矣，耳不聰、目不明時，我們是否能獲得良好的照顧及保障呢？由於擔心未來，不少人一生努力為老年鋪路，甚至將生命投資在孩子身上，寄望有一天他們能照顧我們晚年的起居。

然而，「養兒防老」是否真的可靠？在世間變幻莫測的親情、愛情裡，真的有安全的依靠處嗎？

索那（*Sonā*）為十名孩子的母親，一生忙碌於養育孩子至長大成人。年邁時，當她將全部財產平均分配給十名孩子後，卻沒有一個孩子願意照顧她。她覺醒一生庸庸碌碌為了孩子，僅是一場沒有意義的空忙。年老無依，僅有佛法才是真正的依靠。她發奮精勤，以老邁之身證得最上道果，被佛陀譽為「精進第一比丘尼」。

## 孩子，你是我年老時的依靠嗎？

索那（Soṇā）出生於舍衛城（Sāvattihī）富者之家，富榮且具大財富。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嫁入夫家並育有十名孩子。孩子們安樂成長，人見人愛，就連他們的敵人見了都歡喜，更何況是身為母親的她。

她對孩子十分疼惜憐愛，為了孩子的安樂，她周旋於孩子們的大小事務而樂此不疲，因此人們稱她為「多子的索那」。在忙碌生產、照顧、養育及安排孩子的婚事中，她的生命猶如沙漏，點滴不斷地流逝。

她的丈夫對三寶具有信心，持守在家戒律一些時日後，覺得世間的欲樂不再有意義，於是選擇出家。這對索那而言是個難以接受的事實，但是她並不意志消沉，反而積極投入修行，過著淡泊簡單的在家居士生活。

由於她已邁入高齡，心想：「我已將孩子撫養長大至成家立業，孩子們將照顧我，留著財產有何用呢？」

於是她喚來十名孩子，連同女婿及媳婦皆一同喚至身邊，將龐大的財產毫無保留地平均分配給孩子，僅要求他們為她提供簡單的生活所需。

剛開始一切安排得很順利，她輪流住在不同兒女的家。過了一些時日，她的大兒媳婦開始有了怨言：「你母親並沒有因為你是大兒子而將一半財產分給你，她應該住在其他兒女家，或返回自己老家去住。」當她寄住在其他兒子家時，兒媳婦也說了同樣的話語，無論她住在兒子家或女兒家，他們全都眾口一辭，道出如此無情的話語。

索那在孩子心中已失去利用價值，他們想：「母親已經年邁，她還能為我們做些什麼？」當她住在孩子家時，孩子們甚至不以「母親」來稱呼她，待她如同陌生人般冷漠。

對索那而言，孩子們的冷落與厭惡，比丈夫的離開更令她覺得痛苦難受。她的內心五味雜陳，一生對孩子的信任與期望，只換來捶心的失望與落空。這一切印證佛陀在《增支部·沙楞達達經》<sup>1</sup>（*Sārandadasuttam*）的教導，世間懂得感恩的人是稀有難得的。孩子們已遺忘母親對他們的懷胎養育之恩，更不記得自己的財富是母親所給予。

### 老邁之身為道用

養兒防老僅是錯誤的期待，一生辛苦到底為誰忙？子女們對她已失去敬意，視她為累贅負擔，索那心想：「此生命已不足為惜，況復我已衰老，眾苦來襲。丈夫與孩子皆無法成為究竟的依靠，我將追隨丈夫所走的修行之路。」如此思惟後，她毅然選擇出家，進入比丘尼僧團。

然而，出家並非如她所憧憬的那般美好。由於她年事已高，尼師們對她作務的缺失經常給予指正，並在大眾中懲罰她。索那比丘尼的孩子們每每見母親被懲罰時，都當面嘲笑輕蔑她：「直至今日，她還學不會僧團的戒律規矩。」

1 《增支部》5集143經（《沙楞達達經》）：「世界上有五種寶是難得的，哪五種呢？一、如來、阿羅漢、正等正覺出現在世間是難得的；二、教導如來所宣說的法與律的人是世間難得的；三、當教導如來所宣說的法與律時，能夠了解的人是世間難得的；四、當教導如來所宣說的法與律時，能夠了解並能依法奉行的人是世間難得的；五、知恩感恩的人是世間難得的。」



聽見這些冷嘲熱諷，索那比丘尼生起修行的急迫感，她心想：「我的生命僅剩少許，必須得找出自我淨化的方法，以保護自己免遭不幸的命運。」從那一刻開始，她發奮自我淨化，行住坐臥的任何時刻，皆精進不懈地修習念處，努力培養正念，觀照身與心的運作。

她將身體當作修行的道用，觀三十二分身：在我此身中有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腎；心、肝、肋膜、脾、肺；腸、腸膜、胃中物、屎、腦；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油、唾、涕、關節液、尿。她以身體為禪修所緣，切切觀照身心的實相。

日間，她對上座比丘尼們履行種種義務，心想：「夜晚我將修習沙門法。」當黑夜來臨時，她在高樓下方禪坐，為避免身子過累而倒下，她以手抓持柱子而不放開。當在黑暗處、在樹林等處經行時，為避免頭部被撞傷，她以手觸摸樹幹，一棵樹至下一棵樹次第而行。以此毅力，她精進不懈地修行，從不輕言放棄。

她僅有少許的睡眠時間，在夜闌人靜的時候，她徹夜觀修，日夜不捨。雖然年邁體衰，身體常不聽使喚而生起各種不適及疼痛，但她從不以此作為懈怠的理由。她心想：「我年老出家，不應放逸。」以老苦激勵自己，決不輕易讓自己在不具正念的情況下虛度分秒。

由於決意與用功，她的精進能量如同被啟動的引擎輪子般不斷地轉動。從此，人們對她的稱呼，從「多子的索那」（Bahuputtikā Soṇā Therī）改為「精進的索那」（Āraddha Vīriya Soṇā Therī）。

生命一點一滴不斷地流逝，不確定下一輩子先到，或是明天先到。對她而言，活著的每一天皆是一種恩賜，趁此珍貴人身尚未失去以前，她精進不懈地修行，讓生命的分秒都充分發揮其價值。

### 燒水作務中證悟

一日，寺院的尼眾們外出，前往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聽聞佛陀說法。臨行前交代索那比丘尼：「你幫忙燒水，提供整座寺院的尼師使用。」她們集體離開，僅留下索那比丘尼一人。

於是，索那比丘尼精勤地汲水，將水倒入鍋子，再將鍋子置放於鍋灶上。汲水作務的分秒都在她的觀照與覺知中進展，她的心安住且平捨。此刻，她的修行獲得突破性的進展。在《譬喻經》記載索那比丘尼這一時千載的歷程：

彼諸比丘尼，遺我於住處，  
臨行前囑咐，命我燒沸水。  
爾時我運水，由器注入鍋，  
置灶而端坐，吾心入三昧。  
諸蘊為無常，見苦與無我，  
捨棄一切漏，逮得羅漢位。<sup>2</sup>

2 《譬喻經》四·3品26·第15～17偈。

索那比丘尼的覺知，在作務時亦綿密不間斷。當她在汲水時，心逐漸變得微細，她坐下進入了禪定。她將心導向觀照五蘊，身心無常、苦及無我的實相。此時，觀智的火候不斷地燒開，漸次將微細的煩惱燃燒殆盡。在那一瞬間，她迅速且直接地證得阿羅漢果，徹底斷除輪迴，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這是她的最後一生，所作已辦，不再有來生。

對於索那比丘尼的證悟，《法句經注釋》有不同的說法。當索那比丘尼汲水後，坐下來進入禪定。當時，佛陀知悉索那比丘尼證悟的因緣已成熟，在祇樹給孤獨園的香室（Gandhakuṭi）散發光芒，彷彿出現在索那比丘尼的面前一般，對她說出以下偈子：

若人壽百歲，怠惰不精進，  
不如生一日，堅固勤精進。<sup>3</sup>

當索那比丘尼聽聞佛陀述說的偈子後，即證得阿羅漢果。

證得最上道果的索那比丘尼內心清楚：「我已證得阿羅漢果。」然而，未知此事的比丘尼們從祇樹給孤獨園歸來時，若如往常一般待她不敬，她們將造下巨大的惡業。索那比丘尼自忖，應事前讓她們知曉自己已轉凡入聖之事，於是她讓鍋子靜置於鍋灶上而不生火，將心集於火界，以神通力讓鍋裡的水疾速成沸。

3 《法句經》第 112 偈。

當比丘尼眾從祇樹給孤獨園歸來時，發現鍋灶並未生火，她們嘀咕：「我們交代索那比丘尼燒煮熱水，但是她卻尚未生火呢！」

索那比丘尼對她們說：「賢友們！為何您們需要火呢？若需要熱水，請直接從鍋中拿取吧！」

聽見索那比丘尼這番奇怪的話語，她們感到詫異，心想：「她這麼說必然有其特殊的原因。」於是她們走到鍋子旁，伸手測試水溫，驚訝地發現未起火的鍋內竟盛滿了滾燙的水。她們各自拿取容器盛水，水量卻神奇地自動回補，無論多少人盛水，鍋裡的水量始終如一，未曾遞減。

見此奇異現象，比丘尼們知道索那比丘尼已不是凡人，而是一位阿羅漢，並具備大神通力。年輕的尼眾們到索那比丘尼尊前五體投地做禮敬，跪在她足前向她懺悔：「索那長老尼！過去我們長時間對您的指責、不敬及不當的言語及過失，請您寬恕我們。」

較為資深的長老尼們亦跪在索那比丘尼面前說：「聖者索那比丘尼！請求您的寬恕。」

### 德行馨香傳四方

索那比丘尼的事跡迅速傳遍各處，成為佳話。即使高齡出家，卻在短時間內證得最高解脫，她的勇猛及大精進力成為比丘尼修行的典範。

當比丘尼眾向佛陀稟報此事，佛陀歡喜以相同的偈頌讚歎索那比丘尼的成就：「若人壽百歲，怠惰不精進，不如生一日，堅固勤精進。」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精進者，以索那為第一。」<sup>4</sup>

由一位忙碌養育子女、老年被孩子遺棄的平庸老婦人，索那比丘尼卻憑著超凡的精進力，翻轉了自己的生命。索那比丘尼自述其生命經歷，記載於《長老尼偈》。

她在出家前，曾謁見德高望重的比丘尼，聽聞關於蘊、界與處的法義而出家。當她尚為學法女時，已獲得各種神通。她將心制於一處修習無相觀，以無間解脫獲得最高果位，不在任何較低階段的道果耽擱。衰老、下劣讓人嫌厭，如今她已不再有來生。

吾以此色身，已生十子女；

羸弱年老時，往謁比丘尼。

彼為我教示，蘊處界諸法；

聽聞此法義，吾剃髮出家。

吾為學法女，得天眼清淨；

我知宿世住，知前世住處。

4 《增支部》1集241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āradhaviṛiyānaṃ yadidaṃ soṇā」。

心一境安止，修習無相觀；  
得無間解脫，無執達涅槃。  
五蘊已洞悉，根斷彼等執；  
老劣令人厭，不再受後有。<sup>5</sup>

## 自在無悔笑看生死

索那比丘尼今生的成就，與過去生所累積的波羅蜜息息相關。《譬喻經》記載，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時期，索那比丘尼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富者之家，安樂且被敬重。

有一次，她往詣勝蓮華佛之處，聽聞佛陀宣說微妙之法。當時，佛陀讚許最上比丘尼，並置她為「精進第一比丘尼」。她冀求與該比丘尼同等的殊榮，對佛陀及僧團行廣大供養後發如是願。勝蓮華佛為她授記：

汝願將遂成。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汝名為索那，尊師女弟子。<sup>6</sup>

5 《長老尼偈》第 102 ~ 106 偈。

6 《譬喻經》四·3 品 26·第 4 ~ 6 偈。

她聽聞後歡喜，終生護持佛陀及僧團，供養各種必需品。由此善業，她捨報後出生於三十三天。十萬劫間，她僅在天界及人間流轉，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她出生為舍衛城富家之女，嫁入夫家生育十子，此乃她的最後一生。

在多生累劫的生命舞台上，她扮演了各種角色；於此生，索那比丘尼為自己寫下最精彩的劇本，為這場生死不斷的輪迴劇場畫下圓滿的句點。此生的大精進力，使她圓滿累劫的心願，自在無悔地笑看生死。

以索那比丘尼的精進事跡為激勵，我們趁此難得的人身尚未失去、修行者及道跡尚存在於此世間時，無論自己多麼老邁羸弱，當下就精進起修吧！切勿等到解脫的道跡已滅，如此真的僅能在了無出期的輪迴中孤苦無依了。

心微笑了  
*The Mind Smiles*

——  
精進第一  
比丘尼——  
索那



——天眼第一比丘尼——  
薩故拉

Sakulā

# 施燈朗耀俱無礙

第一冊·第八章

擁<sub>有</sub>明澈的雙眼是每一個人的希望，然而無論眼睛長得多麼明亮照人，我們的感官有其一定的侷限。眼睛受限於空間及距離，凡有質礙者皆無法穿視，還需仰賴光線作為助緣才能得見。然而，心的力量卻遠遠超越感官的限制。

透過禪定的修習及宿世的善業，獲得天眼神通者，將能自在無礙地徹見一切，善知遠、近、粗、細的形色，得見天堂與地獄，一切通達無礙。以超越凡人的清淨天眼，亦能了知眾生如何依他們所造之業而死亡與投生，見眾生死時、生時各隨所造之業而有貴賤、美醜，善趣、惡趣。

薩故拉（Sakulā）比丘尼為眾比丘尼中天眼第一者。由於曾經布施明燈於佛陀，加上過去的願力及在修行上的精進，她超越人類眼根的侷限，開啟天眼神通，成為女性中獲得天眼神通的佼佼者。

## 捨一切漏，得淨天眼

薩故拉出生於舍衛城 (Sāvathī) 一戶具名望的婆羅門家，受國王的供養而財富穀米豐盈不缺。

當時，舍衛城給孤獨長者 (Anāthapiṇḍika) 以五億四千萬建造祇樹給孤獨園 (Jetavana Anāthapiṇḍikassa Ārāma)，並將此寺院獻於佛陀。當寺院建造完成時，給孤獨長者派遣使者前往邀請佛陀接受此寺院供養。於是，佛陀率領比丘眾從王舍城竹林精舍 (Veḷuvana) 前往四十五由旬外的舍衛城。

在佛陀蒞臨舍衛城當天，薩故拉準備前往參與此典禮而盛裝嚴飾。當她正立於窗前時，見到佛陀在城門準備進入舍衛城。佛陀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具有光輝名望，諸天及人皆向佛陀禮敬。此時她內心歡喜，生起想要出家之念。在祇樹給孤獨園的捐獻典禮時，她聽聞佛陀說法而皈依成為在家女居士。

之後，她有因緣聽聞一位阿羅漢比丘闡述說法，當下證得須陀洹果，了知一切諸法仰仗因緣而生，沒有獨立自主的「我」存在。從那一刻起，她生起出離之心，隨後放下兒女及財富，毅然落髮出家。

當她尚為式叉摩那學法女時，即已證得阿那含果。受具足戒成為比丘尼之後，她精進不放逸地奉行佛陀的教導，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捨棄煩惱重擔，斷盡一切結縛，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在所獲的六種神通之中，薩故拉比丘尼以天眼為勝。

在《長老尼偈》記載她最後一生的證悟事跡：

吾居住俗家，聞比丘說法，  
得見離塵法，涅槃不死道。  
兒女財與穀，一切皆捨去，  
吾落髮出家，而為無家者。  
為式叉摩那，吾履修直道，  
斷除欲貪結，瞋恚漏盡棄。  
受具足戒已，憶念宿世生，  
得清淨天眼，無染善修習。  
諸行敗壞質，無我因緣生，  
棄除諸煩惱，清涼得涅槃。<sup>1</sup>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天眼者，以薩故拉為第一。」<sup>2</sup>

天眼所見與天人等同，天人之所以獲得清淨天眼，是由於善業而生——無膽汁、痰、血等障礙，以及解脫隨煩惱所致。因此，距離遙遠之物亦能穿牆透視，不受空間障礙而得見。由於精進修習的力量，行者生起如天人的淨眼般之智眼。

1 《長老尼偈》第 97 ~ 101 偈。

2 《增支部》1 集 242 經。巴利文「*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dibbacakkhukānaṃ yadidaṃ sakulā*」。另一版本作「*Bakulā*」。

天眼並非具體的感官，而是一種執行視覺工作的智明，以見為義而名「眼」，具光明而有光輝，故為「天」。由於天眼的作用，行者得見眾生的生與死，這是獲得「見清淨」（*Ditthivisuddhi*）之因，故名「清淨」。

具天眼者，能向下方的地獄擴大光明，而見諸有情於地獄受極大苦，此為天眼的作用。然而他作如是想：「此等眾生造何種業而受此大苦？」以作意而知曉：「他們造如是業而受苦。」同樣的，他向上方的天界擴大光明，見諸有情在歡喜林、雜合林、粗澀林等處享有大幸福，這亦是天眼的作用。他如是想：「此等有情做何種業而有此幸福？」他知曉：「他們造如是業」。

具天眼者了知，這些世間的有情，造作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辱罵誹謗聖人，懷諸邪見，奉行邪見之行；一旦身壞命終，轉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但這些世間的有情，具足身善行、語善行、意善行，不辱罵誹謗聖人，心懷正見，奉行正見之行；一旦身壞命終，轉生於善趣，乃至天界。

因此，天眼的特殊功能即是知曉眾生轉生與死亡的智明，又稱為「有情死生智」（*Cutūpapātañāṇa*）。行者藉由決心，亦能知曉有情造作何種業而有此投生，此為「隨業趣智」（*Yathākammūpagañāṇa*）。天眼能照亮整個有情世間，上至最高層的天界，下至最底層的地獄，以天眼觀千世界，恰如具眼者登上高樓觀千輞圈。

## 過去善願，施燈之果

薩故拉比丘尼在此生達到最高的證悟，此乃過去波羅蜜之匯聚，最終水到渠成。《譬喻經》記載，十萬劫前，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薩故拉比丘尼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為阿難陀大王（Ānanda）之女，名難陀公主（Nandā）。她是勝蓮華佛同父異母的妹妹，具有出色容貌及盈滿財富，被眾人所敬重及愛戴。

有一次，難陀公主盛裝嚴飾，與侍女們往詣勝蓮華佛之處聞法。當時佛陀稱讚一位具有天眼的比丘尼，並在眾中置她為「天眼第一比丘尼」。她聽聞後心生歡喜，對勝蓮華佛為首的比丘僧團作廣大供養，並向佛陀作禮敬，發願在未來獲得「天眼第一比丘尼」之功德與殊榮。

佛陀為她授記：

難陀！

汝決得所願，施法燈之果。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汝名薩故拉，尊師女弟子。<sup>3</sup>

難陀公主終生廣行善業，由於此善作之業，她捨報後往三十三天。之後，她僅出生於天界與人間。

3 《譬喻經》四·3品24·第13～15偈。

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人間為婆羅門女，孤身雲遊四方，成為一名女隱士。有一次，她乞食僅獲得一些油脂，於是將它作為油燈，懷著淨信徹夜燃燈供養佛塔，佛塔內供奉著迦葉佛的舍利。由於具清淨動機作此善行，她捨報後出生在三十三天，成為具有清淨天眼的天人。

由於此施燈之果報，無論生在何處，她所去之處皆有光明，猶如燈火熾燃，光輝熠熠。由於施燈的果報，凡想看見的，穿透牆壁、巖石，越過山岳，她皆能得見。由於施燈的果報，她獲得清淨法眼，擁有顯赫名聲，具有信心、正念與智慧。

薩故拉比丘尼如是述說，記載於《譬喻經》：

無論生何處，以所作業故，  
 前行之路上，為我大燈輝。  
 穿壁與穿巖，越過山嶽嶺，  
 所見遂我欲，施燈之果報。  
 法眼得清淨，我有名聲輝，  
 信慧及正念，施燈之果報。<sup>4</sup>

之後，她僅出生於天界，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她出生為婆羅門女。此是她的最後一生，心已達全然的清淨，燒盡所有煩惱。在她獲得的六種神通中，以天眼為優，實現勝蓮華佛的授記，如願被佛陀置為「天眼第一比丘尼」。

4 《譬喻經》四·3品24·第21～23偈。

一念之善，可以影響多生；一念之惡，亦可以延伸多世。我們在輪迴中所值遇的人、事、物，看似充滿無奈，甚至無從選擇。其實不然，生命中的每一分秒、每一剎那皆能作善惡的選擇。

一念善惡的決定，將影響此生及未來的命運。如同薩哈拉比丘尼曾經的施燈與發願，雖僅僅是生命續流中的一念善，卻帶來多生善業的果實，在累劫的輪迴中，此善業善願如影相隨，直至圓滿達成最高的解脫。

無論遇到任何事情、任何時刻，善良與善行應是我們永遠的堅持，並將此善業迴向至道果，讓它成為我們成就證悟解脫的最大助緣。



——速證智第一比丘尼——跋陀軍陀羅蓋薩

# 情愛只是夢一場

Bhaddā Kuṇḍalakesā

第一冊·第九章

女人用情之深，為了所愛不惜一切地全心付出，有時結局卻未必能盡如人意。我們期待輪迴中的美好，然而在真理之前，這些不實的期待總是瓦解得支離破碎。當我們所付出的一切僅是一廂情願，甚至換來以怨報德的結局，此不期而然的背叛與傷害，是否足以讓我們放下對輪迴美好的錯誤期待？

跋陀軍陀羅蓋薩（*Bhaddā Kuṇḍalakesā*），這一位為愛不惜付出一切的女人，在面對丈夫萌生殺害之心時，以機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此恩將仇報的背叛，讓她生起對世間極大的厭離，並成為追求真理的動力。她從一位為愛不顧一切的女人，成為疾速證悟的聖者，這一切的改變，來自於對生命意義及價值的重新探索。世間無論看起來多麼美好，輪迴的事物終將以悲劇終結，唯有真理及佛法的修持，才能永不衰敗。

## 過去業緣愛難捨

跋陀軍陀羅蓋薩出生於王舍城（Rājagaha）富人之家，她的名字跋陀（Bhaddā）意為「吉祥」。在她出生的同一天、同一座城市，國師家也有一名男孩誕生。此男孩出生之時，從國王的宮殿至整座王舍城，所有的兵器皆莫名地閃爍光影。

次日，國師向國王請安時，問道：「大王！昨夜是否睡得安好？」

「國師！昨夜王宮的所有兵器在夜間突然閃閃發光，在刀光劍影下，恐懼佔據我的心，我怎麼可能睡得安好？」國王回答。

「倘若僅是如此，大王請勿憂心，不僅是王宮的兵器閃爍光亮，整座王舍城的所有兵器皆劍光閃閃。」國師回答。

「國師！這究竟是什麼原因？」

「不瞞大王，昨夜我們家出生一兒，此兒出生於賊星宿，預計他將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大盜賊，為王舍城之敵。倘若大王擔憂，我們將帶他離開此處。」

「他不造成我個人的傷害，我並無任何遣走他的理由。」國王念及小兒並未犯下任何過錯而沒有驅走他。於是，國師將此兒命名為「薩荼卡」（Sattuka），意為「敵人」。

薩荼卡稍微長大至嬉戲奔跑的年齡時，舉凡雙目所見，皆順手牽羊地帶回家，居家的空間都被他偷取的物品給囤積滿了。即使國師教誡他上千個不能偷盜的理由、苦口婆心地教導，但他偷竊的習性始終無法改變。

薩茶卡長大成人時，國師見此兒朽木不可雕，改變他已是不可能的事，心感到疲累而放棄。於是遞給薩茶卡兩件藍袍、破牆的器具及一道繩梯，無奈且悲痛地說：「拿去！無用的孩子！你靠偷盜養活自己，離開吧！」

自此，薩茶卡發揮自己所向無敵的大盜賊本色，以破牆的器具及一道繩梯，他遍至城內的每一戶人家，乾淨俐落地破牆入屋，將他人居家的物品順手搬走，猶如物品是自己之前暫放的一般。王舍城沒有一戶人家僥倖逃過他的行竊，不久之後，每一戶住家的牆壁皆出現薩茶卡入侵後留下的裂口。

有一次，阿闍世王（Ajātasattu）乘坐馬車出巡王舍城，看見這些牆壁裂口而心生好奇，詢問車夫：「為何城內每一戶住家的牆壁皆有裂口？」

車夫回答：「大王！您有所不知，城內有一個大盜賊，名為薩茶卡，他破牆潛入每一戶人家盜走財物。」

阿闍世王覺得此事重大，於是喚來大臣問道：「我聽說城內有如此一個大盜賊，為何你不將他緝捕？」

「大王，此盜賊隱跡潛蹤，我們實在找不到他。」大臣回答。

「今日將此大盜賊擒來，否則這就是你的死期！」阿闍世王如此下令。

大臣的生命危在旦夕，他派遣臥底遍佈城內各個角落搜尋，成功將正破牆入戶偷竊的薩茶卡逮個正著，連同偷竊之物一起押至王宮面見阿闍世王。

阿闍世王下令：「將這大盜賊押至南門，處以死刑！」

大臣奉命行事，將薩茶卡的雙手繫縛在後方，押至南門，並在沿途的每一個十字路口處，施於鞭刑一千次。

與大賊薩茶卡同日出生的富人之女跋陀，聽見窗外傳來不尋常的喧嘩聲，隨即打開窗戶往外看，看見在十字路口正被施於鞭刑的薩茶卡。由於過去世曾經的鍾愛之情，跋陀在那一瞬間對他生起巨大的憐憫及愛戀之心，她深感不快樂，將雙手緊放在自己胸口，走回房間埋頭伏臥在自己的床上。

她是家中唯一的獨生女，一向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父母對她疼愛有加。平日連她臉上露出絲毫的憂愁之情，父母都於心不忍，如今見她不尋常地伏躺在床上，怎不叫父母心急如焚呢？他們急切地問：「愛女！你怎麼了？」

跋陀並未隱藏自己的情感，她說：「您們是否看見那一個正被行刑的盜賊？」

「有的。」父母說。

「倘若不與他結婚，我就去尋死。」她任性地說。

父母聽後十分震驚，苦口婆心地勸導她別做傻事，但她卻深陷在情愛的衝動裡，不顧一切、死心塌地愛著這個死囚。眼見勸說無效，女兒活著總比死了好，於是父親前往拜見大臣，動用千金的巨額賄賂，打通關節，並對大臣說：「我的女兒對這盜賊癡迷愛戀，請你想想辦法，把他從死門關裡救出來吧！」

大臣答應富人的請求，於是帶著薩茶卡四處遊逛，拖延行刑的時間。直至日落時分，大臣從監獄裡帶出另一個囚犯作為代罪羔羊，將薩茶卡鬆綁並送至富人家，再將那替身囚犯捆綁，押至南門服刑。

富人見到薩茶卡之後，心想：「我應讓我的愛女滿願。」於是交代僕人讓薩茶卡以香水沐浴，穿著最好的服飾，並將他帶至跋陀所住的高樓。

在同一座屋簷下的跋陀心想：「我的希求與心願已經圓滿達成。」於是以無量華麗及閃耀的黃金、瑪瑙、鑽石、珍珠等寶石嚴飾自己，與薩茶卡快樂地結婚。

### 情愛虛幻夢一場

新婚剛過幾天，薩茶卡生起了歹念：「她身上的寶石裝飾將歸我所有，可是我該如何獲得這些寶石呢？」

於是，當他們夫婦倆舒服地並肩而坐時，薩茶卡說：「我有話要對你說。」

跋陀臉上掛滿幸福的微笑，彷彿得到一千份禮物般滿足地說：「親愛的！請說。」

「或許你想，我的命是你救的，其實我卻是受山神的再生之恩。當他們將我抓到那無數盜賊粉身碎骨的盜賊斷崖（Corapapāta）時，我對山神懇求：『倘若我大命不死，必定對你祭祀供養。』我對山神必須履行承諾，速速準備供品吧！」

跋陀心想：「好的，我將滿他所願。」

於是她準備供品，身戴所有寶石及裝飾，與丈夫坐上馬車啟程。她想著：「我將以這些珍貴的供品奉祀山神。」當抵達盜賊斷崖時，她從馬車而下，準備在眾多隨從的陪同之下，登上那座盜賊斷崖。

此時，薩茶卡心想：「倘若所有人一同登上山頂，我就沒機會盜走她的寶石了。」於是，他遊說跋陀獨自登山，並解散其他隨從。跋陀將祭祀之器置於頭頂，與薩茶卡一同登上盜賊斷崖。

當他們在登山的途中時，薩茶卡對跋陀說話的語氣越來越不客氣，從他的各種肢體語言，跋陀敏銳地察覺丈夫心懷不軌。登至高峰時，薩茶卡現出他本來的冷酷無情，對跋陀說：「脫掉你的袍子，將身上琳瑯滿目的寶石堆疊在此處。」

跋陀佯裝對薩茶卡的邪惡動機毫不知情，說：「夫君！我做錯了什麼事嗎？」

薩茶卡冷笑：「愚蠢！你真以為我來奉祀山神啊？我甚至可以把山神的心肝撕開吃了！呵呵！我是為了你那些華麗閃爍的寶石而來的。」

薩茶卡終於露出他的真實面目，這些話語句句刺入跋陀的心，內心竄起一陣酸楚悲痛，但她機智敏捷，為自保而禮貌地說：「但是夫君！這些寶石是屬於誰的？我又屬於誰的呢？」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我只知道你的財產屬於你的，與我無關。美人！寶石裝飾取下。別感到悲傷，不殺而得的財富，我無法接受！」薩茶卡說。

「好！我僅有最後一事相求，請你滿我心中所願。請讓我在脫下這些寶石裝飾以前，以最美的裝扮再次表達對你的愛意，允許我從你的身前及身後，對你作最後一次的擁抱，如此就已滿足矣！」跋陀如是請求。

「好吧！」薩茶卡毫不質疑。

跋陀從薩茶卡的身前擁抱他，之後再繞至他的身後，作勢要擁抱他之際，順勢將他用力推下斷崖。薩茶卡當場摔得粉身碎骨，斃命於斷崖之下。

跋陀此舉出於自衛。當她將薩茶卡推落斷崖時，確實基於殺心及瞋恚使然。然而，在緊隨的下一念，是屬於善巧方便智（Upāyakosallañāṇa），即避開死亡威脅的善巧方法。

在電光火石的極短瞬間，跋陀即疾速策劃出謀略，如同使用引出野獸的弓，薩茶卡完全被射殺。由於智慧劣等的盜賊薩茶卡無法迅速覺察所發生的狀況，他斃命於山谷中。反之，疾速了知情勢變遷的跋陀，脫離了薩茶卡的殺害。

守護山區的天人目睹這一切，以偈稱讚跋陀驚人的機智聰明：

非所有場合，男人皆賢明，  
女人於諸處，賢智明察深。



非所有場合，男人皆賢明，  
女人甚敏睿，速思有利事。<sup>1</sup>

在所有場合，男人並非皆是賢智者；女人處處留意觀察，亦具有賢明才智。在所有場合，男人並非皆是賢智者；女人富有敏銳覺察，僅片刻思考即能善於辨識何者有利。

### 世俗宛如刀鋒蜜

跋陀迅速地從虛幻如夢的情愛中清醒，薩茶卡因貪戀財富而斃命，自己亦險為迷戀愛情而身亡。犯下滔天大罪，她不想再回家過世俗的生活。追求世俗的一切，猶如以舌舐食刀鋒上的蜜糖，終將被割得遍體鱗傷；又如抓取燃燒的火球，無論碰觸任何一處都將被灼傷。情愛、財富、欲樂對她而言，全失去意義，她想：「我將捨棄塵世，尋找永恆的真理。」

跋陀離開盜賊斷崖，漫無目的地遊走，內心嚮往成為隱士。她來至耆那教女隱士之處，請求加入耆那教團。

「你想以何種形式出家？」耆那教女隱士問。

對希望從輪迴中解脫的跋陀而言，她果斷地回答：「以你們教團中最殊勝的形式出家。」

「好，就那麼辦！」

於是，她們以棕櫚堅果殼將她的頭髮一一從根拔起，作為一種特殊的苦行。對苦行者而言，以剪刀或剃刀剔除髮絲

1 《譬喻經》四·3品21·第31~32偈。

是最下等級的出家儀式；反之，以最痛苦的方式，一根一根將頭髮拔掉，才是最殊勝的出家方式。當跋陀的頭髮被一一拔除後，再度長出來時，頭髮變得捲曲，由此得名「軍陀羅蓋薩」（Kuṇḍalakesā），意為「捲髮」。

一些時日後，她迅速地掌握著那教的教義，這些知識再也無法滿足她，她心想：「這些人僅知道這麼多，超出此範圍則無任何不同及特出之處。」

於是，她開始雲遊至村落及市鎮，舉凡智者大德，她皆前往拜訪學習，並獲取與他們相等的學識智慧。漸漸地，對她所提出的疑問，再也無人能作出答辯，因為她實在太博學了。於是，她迅速地成為著名的辯論師之一。

舉凡所到之地，她豎起標誌，向城內的人宣戰，然而卻無人敢與她辯論。眼見再也無人能與自己一較高下，她開始在所進入的村落或市鎮城門旁堆起一座沙，並插上一根蒲桃樹枝，對附近的小孩宣布：「誰能與我辯論，就將這蒲桃樹枝踏斷。」語畢返回住處。如果七日後仍然沒人踩斷樹枝，她便帶走樹枝離開該地。

## 生命翻轉速證果

那時，佛陀住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跋陀僅披一片布，在城市、市鎮、鄉村四處雲遊，恰好抵達舍衛城。她在城門再次豎立她的特殊標誌，向小孩宣布後即入城。

此時，佛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獨自進入舍衛城托鉢乞食。由於舍利弗尊者發心履行照顧祇樹給孤獨園的任

務，尊者經常在比丘們離開寺院之後才獨自入城托鉢。舍利弗尊者發心整理比丘們的坐具及用具，並履行掃地、盛水、照顧患病比丘等例行工作，隨後才出發入城。

當舍利弗尊者入城時，看見跋陀所堆砌的沙堆及蒲桃枝，出於慈悲想調伏跋陀，於是問小孩們：「這沙堆為何如此置放呢？」小孩們七嘴八舌地將來龍去脈一五一十地告訴尊者。

「果真如此，將樹枝取下踩斷。」小孩聽見尊者的話語，一些不敢輕舉妄動，一些則果斷地將樹枝取下，踩成段塊。

跋陀用膳完畢出城時，見蒲桃枝已被踩斷，問道：「這是誰做的？」

小孩們告知是舍利弗尊者讓他們這麼做的。於是她心想：「若不知道我的能力之人，絕不敢如此輕易地向我挑戰！看來這位尊者必定具足大智慧及德行。現在我應宣布自己將與舍利弗尊者——佛法的大將進行一場辯論。在還未見到他之前，我將聚集自己的群眾！」於是，她入城散播消息。舍衛城人民在互相傳遞消息之下，八萬戶皆已知曉此事。

舍利弗尊者用膳完畢後，坐在一棵樹下等候跋陀的到來。跋陀率領廣大群眾與舍利弗尊者會面，彼此相互問好後，跋陀尊敬地站立於一旁，問道：「尊者！是您讓孩子們將樹枝折斷嗎？」

「是的。」舍利弗尊者回答。

「那麼，尊者！我們是否開始進行辯論？」

「跋陀！就這麼做吧！」

「但是，誰是提問方？誰又該回答呢？」

「我原有發言提問的優先權，但是你可依據你所了解的，先向我作出任何提問。」舍利弗尊者說。

得到舍利弗尊者的允許後，跋陀以她所知曉的所有義理，向舍利弗尊者提出問題，而舍利弗尊者皆無礙地一一給予解答。當所有問題都問盡後，她保持沉默。

舍利弗尊者接著說：「女隱士！對你的提問，我已全部作答，現在我將問你一個問題。」

「尊者！請說。」

「何者為『一』？」

跋陀對此提問全然無知，彷彿進入黑暗之處，她落寞地說：「尊者！我不知道。」

「女隱士！在我們教法中，連幼小沙彌都知道的義理，你卻不知曉，你還知道些什麼呢？」

由於過去的波羅蜜，跋陀知道對手的價值，她完全臣服於舍利弗尊者的智慧。當下她立即跪在舍利弗尊者足前，說：「尊者！我以您為皈依處。」

「你不該以我為皈依處，應該以世間最尊貴者——世尊為皈依處。世尊正在祇樹給孤獨園香室（Gandhakuṭi），你應前往皈依世尊。」

「好的，我遵從尊者之言。」

傍晚時分，佛陀正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她在佛陀尊前作五體投地的禮拜，並坐在適當的位子聞法。佛陀知悉跋陀證悟的因緣已成熟，說出以下四句偈：

雖誦千句偈，若無意義者，  
不如一句偈，聞已得寂靜。<sup>2</sup>

當佛陀說四句偈的最後一句時，坐在一旁的跋陀即證得阿羅漢果，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她斷除一切煩惱，從輪迴的束縛中解脫。

跋陀請求佛陀讓她加入僧團，佛陀允諾。於是，她在比丘尼僧團正式剃度出家。

跋陀證悟最高實相的速度如此迅速，僅在聽完四句偈結尾的一瞬間，即從凡夫步入最高的阿羅漢果位。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速證智者，以跋陀軍陀羅蓋薩為第一。」<sup>3</sup>

## 出家之不同說法

以上跋陀的出家歷程，出自於《法句經注釋》。在《長老尼偈》，跋陀的出家及值遇佛陀的經過呈現不同的情景。當時，她僅披一片布四處雲遊，對於錯誤的事，顛倒為無錯；對於正確的事，顛倒為錯誤。在靈鷲山峰上，當她從白天所

2 《法句經》第 101 偈。

3 《增支部》1 集 243 經。巴利文「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anāṃ bhikkhunīnaṃ khippābhiññānaṃ yadidaṃ bhaddā kuṇḍalakesā」。

住的處所走出時，遇見清淨的佛陀，身後有眾多比丘跟隨。於是她頂禮佛陀，佛陀喚：「善來，跋陀！」她即現出家相，獲得比丘尼具足戒。

往昔僅掩一布遊，落髮積穢覆污泥；  
於無過處思有過，於有過處見無過。

吾於靈鷲山峰上，白晝住處中而出；  
吾見離垢清淨佛，身後比丘眾隨侍。

雙膝跪地吾頂禮，合掌趨至彼尊前；

「善來，跋陀！」世尊喚，吾即得受具足戒。<sup>4</sup>

依《長老尼偈》，跋陀遇見佛陀是在王舍城的靈鷲山峰上，而且佛陀以善來比丘 (Ehibhikkhu) 的方式為她受具足戒。

另外，《譬喻經》對跋陀的證悟提供另一個說法。跋陀在耆那教出家，學習耆那教的宗義。她受持宗義後，獨自靜坐思惟教理。此時，她看見一隻狗銜著腐爛不全的人手，啃咬並掉落在她面前。當時，她見蠕蟲爬附的人手，以此為禪修所緣而進入三昧。她感到驚慄怖畏，詢問同道者有誰能為她解釋其義。她們對跋陀說：「喬達摩佛的比丘們知道此問題的答案。」

於是，跋陀往詣拜見佛陀的弟子，詢問其義。佛陀的弟子引薦她謁見佛陀。佛陀為跋陀開示有關蘊、處、界之義，教示不淨、苦、無常與無我。跋陀聽聞佛法而證得須陀洹果，並請求佛陀讓她出家，佛陀喚：「善來，跋陀！」跋陀即現出家相，得受具足戒。

4 《長老尼偈》第 107 ~ 109 偈。

爾時，跋陀看見少量水，於是以水洗足。經由洗足的水流，見水濺起及落下，了知生滅的過程，當下明瞭：「諸行皆如此生滅不已。」心斷除所有執著，獲得漏盡及解脫。佛陀譽為「速證智第一者」。<sup>5</sup>

以上跋陀出家的說法雖然不一，但是卻有相同的情節——遇見佛陀而疾速獲得最高的證悟。

### 自在雲遊勤教化

跋陀軍陀羅蓋薩比丘尼證得阿羅漢果之後，灑脫地雲遊四海，足跡遍及北印度，包括鴛伽國（Aṅga）、摩揭陀國（Magadha）、跋耆國（Vajji）、迦尸國（Kāsi）及憍薩羅國（Kosala）。

跋陀軍陀羅蓋薩比丘尼慈悲教導他人親證自己所達到的證悟，在《長老尼偈》記載其自在的心境，隨緣教化行乞，成為眾生的一畝福田。當時有一位男居士智者布施一套袈裟予跋陀軍陀羅蓋薩比丘尼，此舉已培植廣大福德，因為跋陀軍陀羅蓋薩比丘尼已是一位遠離一切執著繫縛之人。

遊化鴛伽摩揭陀，跋耆迦尸憍薩羅，  
漏盡解脫五十年，無債諸地行乞食。  
優婆塞乃真智者，布施跋陀一袈裟，  
已植廣大福田海，因她乃是離繫者。<sup>6</sup>

5 《譬喻經》四・3品21・第38~46偈。

6 《長老尼偈》第110~111偈。

## 累劫波羅蜜成熟

跋陀軍陀羅蓋薩比丘尼在極短的時間內，從凡夫而證得最高的阿羅漢果位，此證悟能如此迅速實在極為少有，這是因為跋陀軍陀羅蓋薩比丘尼多生所累積的波羅蜜所致。

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鷲城（Hamsavatī）富者之家，居家充滿寶石而閃耀光輝，生活具足大安樂。有一次，她往詣勝蓮華佛之處聞法，生起歡喜及淨信，並皈依佛陀。當時，勝蓮華佛稱讚優美比丘尼（Subhā），並譽她為「速證智第一比丘尼」。她聽聞而心生歡喜，布施供養佛陀後伏禮佛足，發願得到與優美比丘尼同等的殊榮。

勝蓮華佛為她授記：

賢善者！

汝願全成就，安樂且寂靜。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軍陀羅蓋薩，尊師女弟子。<sup>7</sup>

由於此善作之業，她捨報後往三十三天。從該處沒後，往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無論生在何處，由於所作的善業，她在其處皆是天王的王后。若出生在人中，

7 《譬喻經》四·3品21·第6~8偈。



皆為轉輪聖王及諸王的王后。十萬劫中，她僅在人間及天界流轉，在一切處皆幸福。

在此賢劫中，於迦葉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是迦尸國（Kāsi）奇奇國王（Kiki）的第四位公主，名為密迦達依迦（Bhikkhadāyikā）。奇奇國王是迦葉佛的護持者，他的七位公主皆對三寶虔敬，希望加入僧團，但是奇奇國王並不允許。於是，她們堅守清淨梵行長達兩萬年。她精進修習佛法，與姐妹們一同建寺護僧。

奇奇國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喬達摩佛教法時期的讖摩（Khemā）、蓮華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羅（Paṭācārā）、跋陀軍陀羅蓋薩（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曇彌（Kisāgotamī）、曇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

由於此善作之業，她捨報後往三十三天。在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她出生為舍衛城富人的獨生女，並愛上大盜賊薩茶卡。曾是一位嬌嫩、為愛不顧一切的平凡女人，在經歷摯愛伴侶的恩將仇報，如同一記當頭棒喝，讓她從情愛的夢中清醒。她毫無疑慮地迅速抽離看似美好的欲樂，全心全意投入於真理的追求，最後成為超脫三界的阿羅漢尼，乃佛陀傑出的比丘尼弟子。

當她回顧這精彩的最後一生，或許會微笑看待薩茶卡的傷害。此恩將仇報所承受的苦與累劫輪迴的苦相比，不過是無量繁星中的其中一小點，但是亦是眾多繁星中最閃爍耀眼

的那一顆。由於此契機，她領悟世俗的一切毫無意義，徹底捨棄世間，步入向內探索的解脫之道，成就最高的證悟。

任何苦難都能成為我們生命中那顆最閃耀的星星，成為帶領我們走向解脫的最佳契機。因此，微笑面對痛苦，並將苦難轉化為修道的動力。這並非傳說，跋陀軍陀羅蓋薩比丘尼如是做到了！

——宿命智第一比丘尼——  
跋陀迦比羅尼

# 清淨梵行的伴侶

Bhaddā Kāpilānī

第一冊·第十章

跋陀迦比羅尼（*Bhaddā Kāpilānī*）在比丘尼弟子之中，擁有「宿命智第一」之稱譽。或許源於她在宿命智的傑出成就，堪能憶念過去無數劫之事，因此她前世多生的典故比其他比丘尼弟子更為豐富。

迦比羅尼的事跡與大迦葉尊者（*Mahā Kassapa*）息息相關。在值遇佛法以前，他們是千年難得一見的模範伴侶。在世間欲望的沼澤裡，他們始終守護對出家的嚮往及梵行的堅持。即使身陷在一段無法避免的婚姻裡，他們選擇成為有名無實的夫妻，彼此相敬如賓地生活，情同兄妹般地持守梵行。

當世間歌頌情愛與婚姻的幸福時，他們卻視之為焚身之烈火。在愛欲的洪流裡，他們選擇逆著世間而傲然地活出自己。這一對清淨伴侶靜候出家的因緣，展現堅持梵行之美。雖然他們擁有的財富及眷屬可媲美一小國，但是當出離的時機成熟時，他們毅然捨下一切而出家修行，最終成就最高的道果。

## 無法避免的婚姻

跋陀迦比羅尼出生於摩達國（Madda）沙竭羅城（Sāgala），父親是哥西婆羅門種姓（Kosigotta），母親名為蘇慈瑪蒂（Sucīmatī）。她天姿絕色、貌美絕倫，由於宿世的善業，其身自然散發金黃色的光芒。這輩子是迦比羅尼的最後一生，她自幼即懷有出家的意願。

毘巴利（Pippali，大迦葉尊者未出家前的名字）則出生於摩揭陀國（Magadha）大渡頭港（Mahātitha）婆羅門之家。父親名為迦毗羅（Kapila），母親名為蘇瑪娜德威（Sumanadevī）。毘巴利與迦比羅尼同樣出生尊貴，擁有顯赫家世。

當毘巴利年值二十歲時，迦比羅尼正值十六歲。那時，毘巴利的父母觀察他們的兒子毘巴利，然後對他說：「親愛的兒子！你已達成熟的年齡，應當延續家族血脈而成家立業。」

毘巴利聽後說：「親愛的父親、母親！您們在我耳邊所說的這些話語並不適宜。只要您們還活著的一天，我必定會照顧您們，但是當您們離世後，我將出家。」

過了幾天後，毘巴利的父母又再提起婚事，然而他再度拒絕；父母再提，他又再拒絕。自此，毘巴利的母親不放棄地向他催促婚事。毘巴利心想：「我得想辦法說服我的母親。」

於是，他動用上千黃金，聘請金匠打造一座純金少女像，此少女像擁有舉世無雙的美貌。當此純金像完成時，他為金像擦亮磨光，穿上紅色衣服、戴上各種華麗裝飾及各色花朵，隨後請他的母親來到純金像面前，並對她說：「親愛的母親！若在這世上能找到如這純金像般一模一樣的女孩，我將住在居家；若找不到這女孩，我將出家。」

他的母親十分聰慧，心想：「我這具有許多福德的兒子顯然已下定決心，他將獲得恩賜。當他在過去世行善造福時，絕不會是單獨一人累積善行的。因此，他必將覓得一位與他相稱，並一同累積福德的伴侶，如同這純金像一般的女孩。」

於是，她召喚八位婆羅門，裝備他們所需的用品、滿足他們所有的願望，她將純金像放上馬車，對他們說：「去吧！前往那些與我們擁有相同背景及財富的家庭，尋找如這純金像一般的女孩，並將聘禮交給她。」

這八位婆羅門心想：「這是我們的任務。」他們坐上馬車啟程。

他們又想：「但是，我們該往何處呢？」

「摩達國以擁有眾多美女而聞名，我們前往摩達國吧！」

於是，他們趨車前往摩達國沙竭羅城。抵達沙竭羅城後，他們將純金像立在供人洗澡處的石梯上，並坐在附近觀察。

此時，女侍正為迦比羅尼沐浴裝飾，讓她坐在小房間內，自己則前往洗澡處沐浴。當她在石梯處看見純金少女像時，心想：「主人的女兒怎麼到此處來了？」

女侍誤以為這尊純金少女像是迦比羅尼，而對她說：「女孩！您為何來到此處呢？」

她舉起手說：「快回去！」然後輕輕碰觸她的身體。

「啊！好硬啊！」當她再次仔細端視，發現原來是一座沒有生命的金像時，忍不住嘲笑自己：「怎麼會將金像當作是主人家的女兒呢？」

那八位婆羅門見此情況，趕忙衝上前圍繞著她，問道：「你主人的女兒長得與這純金像一樣嗎？」

「這金像有什麼美？我主人女兒的美貌更勝於她百倍、千倍！她擁有成百上千的美德。當她坐在十二肘的暗室時，根本不需要任何燭光，她身上散發的光芒足以照破黑暗。」

「那帶我們去見她吧！」婆羅門將純金像放回馬車，帶上聘禮前往哥西婆羅門家。他們將馬車停放在門口，知會他們的到來。

哥西婆羅門親自接待並表示歡迎，隨後問道：「你們從哪兒來呢？」

「我們來自摩揭陀國大渡頭港，迦毗羅婆羅門家。」

「你們到訪此處有何事嗎？」

他們詳述到訪的理由，哥西婆羅門歡喜地說：「太好了！迦毗羅婆羅門擁有與我們相同的種姓及財富，我們會把女兒許配給他。」哥西婆羅門欣然收下聘禮。

八位婆羅門完成任務後，迅速捎訊息給迦毗羅婆羅門：「我們已找到與純金像如出一轍的女孩，請張羅接下來該做的事。」

收到此消息後，迦毗羅婆羅門喜不自勝地告訴兒子毘巴利：「那女孩已經找到了！」

毘巴利聽後心往下一沉，想著：「我以為他們不可能找到如此這般的女孩，沒想到他們說這女孩已有下落。不幸的事已發生，我得寫信給她。」

他找個安靜的地方寫了封信，內容如下：「跋陀迦比羅尼！請嫁入與你門當戶對的家庭，我將出家，不希望你以後承受痛苦。」

在摩達國另一端的迦比羅尼也聽到風聲：「他們似乎要將我許配給某某人。」她也到靜處寫信，內容亦非常相近：「毘巴利！請找與你門當戶對的伴侶，我將出家，不希望你以後承受痛苦。」

委任派送這兩封信的差使，碰巧在路途中相遇。他們其中一人問道：「這是給誰的信呢？」

「這是毘巴利給跋陀迦比羅尼的信。」

「這又是給誰的信？」

「這是跋陀迦比羅尼給毘巴利的信。」

於是，他們將信函打開，仔細閱讀而不滿地說：「看看這些孩子的作為！」然後，他們擅自做主地將信函撕掉，丟



棄在林野間，隨即竄改內容，寫了筆跡相似的信，互相表達同意及歡喜之情，然後送交給雙方。

毘巴利與迦比羅尼的出家意願並未被成功地傳達。實際上，他們倆人沒有任何一方希望成婚。萬般無奈之下，他們依照父母的安排而結婚，迦比羅尼被送至摩揭陀國，這婚姻就在兩方不情願之下進行。

在婚禮當天，毘巴利以花朵編串花環，迦比羅尼亦編串花環，他們各自將花環置放於睡床的中間。晚膳後，他們心想：「我們將上樓躺下。」當他們在房間見面時，毘巴利躺在床的右邊，跋陀迦比羅尼則躺在床的左邊，他們達成協議：「任何一方的花朵倘若凋謝，則表示欲望在那一方的心中生起，任何一方都不應靠近這花環。」

他們徹夜未眠，亦不敢彎曲身子，深怕身體碰觸到對方，那花環並沒有凋謝。白天時，他們猶如兄妹般，甚至不互相微笑。由於雙方皆有想出家的決心，他們同意如此堅守梵行。因此，他們純屬有名無實的夫妻，倆人一同過著清淨的梵行生活。

他們的生活遠離世間的財、食、利等欲樂，甚至不必憂心居家的俗務。然而，當父母離世後，他們必須肩負起管理田地以及生活起居等事務的責任。

毘巴利擁有家財萬貫，享有八億七千萬財富，僅是一日沐浴後所丟棄的黃金粉末，就已將近一公升半<sup>1</sup>。他擁

---

1 12 Magadhanāli (古印度摩揭陀國的測量單位)，約 1.5 公升。

有不少於六十座水庫，各各備有灌溉器械。除此之外，尚有面積十二由旬的田地、十四座面積如同阿努拉德普勒城（Anurādhapura）<sup>2</sup>大小的村莊，都住著他的僕人和工人。他還備有十四支象軍、十四支馬軍及十四支車軍。

有一日，毘巴利騎著一匹裝飾嚴好的駿馬，在隨從的簇擁下前往農地。他站立在最高處，俯視千萬個正被耕犁的田地。他看見烏鴉及各種鳥類正翻土吃蚯蚓和昆蟲等，於是詢問身邊的侍從：「親愛的朋友！它們在吃什麼呢？」

「尊敬的先生！它們正在吃蚯蚓。」

「誰來承擔這些鳥兒所做的惡事？」

「尊敬的先生！這田是為您而耕的，您是承擔這些惡業的人。」

毘巴利心想：「倘若我是引發這些邪惡之行的罪魁禍首，那麼擁有八億七千萬財富有何用？擁有十二由旬的農地有何用？擁有六十座備有灌溉器械的水庫有何用？擁有十四座村莊的僕人有何用？這些實無用處！我將把所有一切交給迦比羅尼，然後出家。」

與此同時，迦比羅尼也在田地播種三盆芝麻，在諸多隨從圍繞下，安坐在一旁。此時，她看見烏鴉及各種鳥類正吃著芝麻裡長出的蟲，於是問身邊的隨從：「親愛的女孩！它們在吃什麼？」

---

2 阿努拉德普勒城（Anurādhapura）是錫羅的古都。

「尊貴的女士！它們正在吃蟲。」

「這惡業所導致的結果，歸誰呢？」

「尊貴的女士！這些工作是為您而做的，這惡業歸您。」

迦比羅尼聽後心頭一驚，思惟：「對我而言，四肘衣物與少許米飯就已足矣。倘若這些眾生所造下的惡業全數歸我，如此的惡業足以令我在一千次的輪迴大海中，無法冒出頭來。當毘巴利回來時，我將把所有的一切交給他，然後出家。」

由於畏懼業報，他們生起厭離及出離心。然而依佛陀的教導，此不具殺害動機、無意傷害的作為，並不足以構成殺生業，這些隨從的回答是依據當時耆那教的思想而做的回應。

### 捨棄繁華而出家

當毘巴利返回住處時，他洗澡後走上樓，坐在昂貴的椅子上，僕從為他準備具有轉輪聖王規格的餐飲。當他們倆用膳完畢後，支開僕從，在一處舒服的地方隔開而坐。

此時，毘巴利對迦比羅尼說：「跋陀！當你來到此居家時，一共帶了多少財富呢？」

「尊貴的先生！五萬五千輛馬車的承載量。」

「這全部的財富，加上八億七千萬的財富、六十座備有灌溉器械的水庫等等，我將全都給你。」

「但是，請問你要前往何處？」

「我將出家。」

「尊貴的先生！我在此處等你歸來，亦想對你說類似的話，我也想出家。」

對他們而言，三界如火宅。他們將布料染成黃色，從市場得到土鉢，並互把對方的頭髮剃除，說道：「我們出離世間，將自己奉獻給在這世間已獲得解脫的阿羅漢。」他們將土鉢放入袋子而背在肩上，然後離開居家，沒有任何一位隨從或僕人認出他們。

當他們成功離開婆羅門村莊，即將進入僕人村莊時，他們的步態及舉止被僕人認出來了。僕人們哭倒在他們的足下，悲傷地說：「尊貴的主人！您們怎能離開，留下我們獨自陷入無助的窘境。」

「朋友！我們感知三界猶如火宅，因此出家。由於你們人數眾多，倘若讓你們逐個從奴隸的身分解放，即使一百年也未必能辦到。你們各自將頭洗淨後，即重獲自由身。」語畢，他們捨下哭泣的僕從繼續上路。

走在前方的毘巴利停下腳步往後看，心想：「這迦比羅尼乃是南閻浮提擁有舉世無雙美貌的女人，她正尾隨在我的身後。或許人們將作此想：『既然已經出家，他們卻依然無法分開生活，這並不適宜。』」倘若有人讓此想法染污他們的心，他們將墮入惡道，因此我們應該分開而行。」

他繼續往前行，在前方分叉路口處停下腳步，等待迦比羅尼。迦比羅尼到叉路時，向毘巴利禮敬，合掌並站立一旁。此時毘巴利對她說：「跋陀！當人們看見像你這麼一位女子尾隨我時，他們或許會生起如此的想法：『他們出家了，但

依舊無法分開生活。」由於我們的行為，導致他們染污了心，或將墮入惡趣。因此，在這分叉路口上，你選擇一條路，而我走另一條路。」

「是的！對出家者而言，女人確實是障礙。人們會想：『他們出家了，卻沒有分開生活。』我們將成為千夫所指。你選擇一條路，而我將走另一條路，我們將分開生活。」

迦比羅尼向毘巴利右繞三匝禮敬後，雙手合掌作如是言：「我們跨越十萬劫的交情及友誼，在今日粉碎了。」「你被認為是屬於右邊的，右邊的道路適合你；我則是屬於左邊的，左邊的道路適合我。」

在分道揚鑣的那一刻，大地震動咆哮，彷彿訴說著：「山河大地及須彌山我皆能承載，唯此二人之德行，我無法承載！」雷聲隆隆響徹雲霄，世界邊緣的輪圍山岳亦傳出迴響。

當時，佛陀在波羅奈仙人墮處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度過首個雨安居後，住在王舍城（Rājagaha）竹林精舍（Veḷuvana），尚未返回故鄉迦毗羅衛國。當佛陀在香室（Gandhakuṭi）聽見大地震動的巨響時，觀照大地以何因緣而震動，了知：「由於毘巴利及跋陀迦比羅尼二人的功德力，他們捨離無量財富而出家，並將他們的生命獻於佛。這大地震動發生在他們分道揚鑣的岔路，我將幫助他們。」

出自於慈悲，佛陀持衣鉢步出香室，在沒有任何大弟子的陪同下，獨自步行五英里路去見他未來的弟子。在距離王舍城與那爛陀（Nālandā）之間，佛陀端坐在一棵榕樹下，此樹名為「多子榕樹」（Bahuputtaka Nigrodhamūla），靜候弟子的到來。

奇特的是，佛陀並不以普通的頭陀隱士形象端坐在樹下。為了讓從未見過他的毘巴利生起信心，佛陀對其三十二相好及身光毫不隱藏。佛陀端坐在該處，佛身放出的光芒遠至八十肘處，狀如傘蓋、車輪、小尖頂之光芒穿梭四處，猶如一千日月照亮整座森林。森林在佛光照耀下令人愉悅，猶如天空閃爍的繁點星光，又彷彿池面盛開五種不同品種的簇簇淨蓮。榕樹的樹幹原是白色，樹葉為綠色，舊葉為紅色，然而沐浴在佛陀的身光中，整棵榕樹金光熠熠。

走向右邊道路的毘巴利，在多子榕樹下遇見佛陀。毘巴利瞻仰佛陀的容貌及殊勝光芒，知道佛陀的智慧不凡，心想：「這必定是我的導師，由於他的緣故而我出家。」他站立在該處，趨近並低伏身子，以虔敬愛慕之心，三處頂禮並三次宣說：「世尊是我的導師，我是世尊的弟子。」

佛陀說：「親愛的兒子迦葉！若你向大地作此禮敬，大地將無法承載。但我已證得過去諸佛所證，了知我的廣大德行，你對我作出如此的禮敬，無法使我身上的一根毛髮顫抖。親愛的兒子迦葉！坐下來，我將讓你繼承我的財產。」

大迦葉尊者出自於對佛陀深深地虔敬而作禮敬。倘若以此相同之禮，禮敬大海，大海之水將乾涸，猶如滴水落在極熱的鐵鍋上；倘若以此相同之禮，禮敬輪圍山，輪圍山將粉碎猶如果殼；倘若以此相同之禮，禮敬須彌山，須彌山將毀壞，猶如被烏鴉啄食的麵團；倘若以此相同之禮，禮敬大地，大地將成灰塵，隨風而飄散。

且不說大迦葉尊者，即使有一千位如同大迦葉尊者的比丘，向佛陀作此禮敬，亦無法震動佛陀的一根毛髮，就連佛陀身上的袈裟一線皆不可動搖。這是佛陀不可思議的大威力。

佛陀說：「迦葉！若有人不知、不見，卻對如你一般具備誠心的弟子說：『我知、我見』，他的頭將裂開。但迦葉！我已知而說：『我知』；我已見而說：『我見。』」

接著，佛陀對大迦葉尊者作三項教誡，記載於《相應部·衣經》<sup>3</sup>（Cīvarasuttam），以此完成其出家及受具足戒：

迦葉！你應如是學：「對僧團中的長老、年少、中老，我皆住於大慚愧。」

迦葉！你應如是學：「凡我聽聞任何一切與善有關的法，一切皆以其義饒益、思惟，皆以心屢屢思考，以傾耳聞法。」

迦葉！你應如是學：「於身念處正念樂住，我不忘捨。」迦葉！你應如是學。

大迦葉尊者由接受佛陀的教導而獲得具足戒（Ovāda paṭiggahaṇa upasampadā）。自此以後，毘巴利被稱為「大迦葉尊者」（Mahā Kassapa）。他精勤修習而證得阿羅漢果，被佛陀譽為比丘弟子中「頭陀第一比丘」<sup>4</sup>，成為佛陀重要的大弟子之一。

3 《相應部》16 相應 11 經。

4 《增支部》1 集 191 經。

走向左邊道路的迦比羅尼，當時比丘尼僧團尚未成立，因此在長達五年的歲月裡，她一直在距離祇樹給孤獨園不遠處的外道尼眾住處（*Titthiyārāma*）生活。當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Mahāpajāpatī Gotamī*）正式出家成為比丘尼時，迦比羅尼亦加入比丘尼僧團，在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座下受具足戒。

### 慈悲面對嫉妒尼

出家後，迦比羅尼比丘尼精勤修習佛法，在短時日內即證得阿羅漢果，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在六種神通當中，她尤其精通於宿命智。

迦比羅尼比丘尼多聞且善巧說法，她致力於教導比丘尼戒律，亦向眾人宣說佛法，在僧團中獲得崇高的禮敬，揚好名聲。

有一次，迦比羅尼比丘尼在沙積多城（*Sāketa*）度過三個月雨安居。當時她有要務而必需前往舍衛城（*Sāvattihī*），於是請使者至偷蘭難陀比丘尼（*Thullanandā*）之處傳達訊息：「倘若尊姐偷蘭難陀比丘尼能提供住處，我將前往舍衛城。」

偷蘭難陀比丘尼說：「請她過來吧！我將提供住宿。」

於是，迦比羅尼比丘尼從沙積多城前往舍衛城。偷蘭難陀比丘尼為她準備好寮房住宿。

偷蘭難陀比丘尼亦是一位多聞且善巧說法的比丘尼。當時，人們心想：「跋陀迦比羅尼比丘尼多聞、善於說法、得



崇高禮敬，是卓越的長老尼。」於是，拜訪迦比羅尼比丘尼。

當偷蘭難陀比丘尼發現人們總是優先拜訪迦比羅尼比丘尼，隨後才拜訪她，甚至一些自己的學生亦喜愛迦比羅尼比丘尼，她對迦比羅尼比丘尼心生嫉妒。她心想：「這位比丘尼諸多示意，諸多要求，却被讚歎說住於少欲知足、不與眾交往、隱遁。」

為了滋擾迦比羅尼比丘尼，她在迦比羅尼比丘尼面前來回步行、或立、或坐、或臥，又在迦比羅尼比丘尼面前誦經、令其他人大聲誦經或學習問義。

偷蘭難陀比丘尼對迦比羅尼比丘尼的嫉妒越發強烈，瞋怒不喜，最後甚至將她驅趕出寺院。然而，迦比羅尼比丘尼已是一位漏盡的阿羅漢尼，面對此無理的對待，她絲毫不受影響，雲淡風輕地看待世間的一切，慈悲無執著地對待她們。

在比丘尼僧團中有少欲者，對此事責難：「為何偷蘭難陀故意惱亂跋陀迦比羅尼呢？」、「為何偷蘭難陀準備寮房給跋陀迦比羅尼，而後瞋怒不喜，即將她驅趕出去呢？」

那時，佛陀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佛陀集合大眾，確認此事後作呵責，並立下戒律：「任何比丘尼，對比丘尼故意惱亂者，波逸提。」<sup>5</sup>、「任何比丘尼，以住房給與比丘尼後，而瞋怒不喜即驅出或令驅出者，波逸提。」<sup>6</sup>

5 《律藏》經分別·比丘尼分別·波逸提 33。

6 《律藏》經分別·比丘尼分別·波逸提 35。

猶如黑夜襯托出月亮的皎潔，世間的嫉妒傷害，更突顯迦比羅尼比丘尼的智慧及慈悲。恰似荷葉不沾水，凡夫出於煩惱而造作的言行舉止，無法令清淨無穢的聖者沾染半點塵埃。聖者的心纖塵不染，朗朗明曜且寬廣無垠。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讚許跋陀迦比羅尼比丘尼：「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宿命智者，以跋陀迦比羅尼為第一。」<sup>7</sup>

具宿命智者，堪能憶念過去多生多世的生活狀況，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成壞劫：「在彼處，我有如是姓名，如是種姓，如是容貌，食用如是食物，領受如是苦樂，有如是壽量。我從此處死後，轉生彼處。在彼處，我亦有如是姓名，如是種姓，如是容貌，食用如是食物，領受如是苦樂，有如是壽量。我從彼處死後，轉生此處。」

迦比羅尼比丘尼在憶念過去多生多世的能力極為出色，因此獲得「宿命智第一比丘尼」的殊榮。

7 《增支部》1集244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iṇaṃ pubbenivāsaṃ anussarantīnaṃ yadidaṃ bhaddā kāpilāni」。

## 共許最美之善願

在《譬喻經》記載，迦比羅尼比丘尼多生累劫，皆與大迦葉尊者有著密切的連繫。他們曾多生成為夫妻，一同修習廣大波羅蜜。以下典故，迦比羅尼比丘尼多生前的丈夫，皆是大迦葉尊者的某一生。

在十萬劫前，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迦比羅尼比丘尼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為具有八億財富的維德哈（Vedeha）長者之妻，維德哈長者乃大迦葉尊者的前生。那時，他們在隨從的陪同下，往詣勝蓮華佛之處聽聞佛陀說法。當時，他們聽聞佛陀讚歎「宿命智第一比丘尼」及「頭陀第一比丘」倪薩巴（Nisabha），而心生歡喜。

維德哈長者夫婦邀請勝蓮華佛為首的僧團，連續七日作廣大供養。隨後，他們伏禮佛足，維德哈長者發願獲得與「頭陀第一比丘」同等的功德與殊榮，她則發願求得與「宿命智第一比丘尼」同等的功德與殊譽。勝蓮華佛以神通觀察，確定他們能滿願，因此為他們授記。他們終生侍奉佛陀，親切奉事及供養必需品。

當勝蓮華佛般涅槃時，維德哈長者夫婦集合親戚朋友，以寶石建造高達七由旬的七寶塔，寶塔猶如日光閃耀熠熠，猶如沙羅樹王花朵盛開。同時，在塔內以七種寶石製造七十萬枚鉢，猶如蘆葦燃燒般明耀光輝。鉢內盛滿香油，並點燃明燈供養勝蓮華佛。

另外，他們又造七十萬器皿，各各器皿盛滿寶石供奉佛陀。另外尚有六十四枚鉢，每八枚鉢一組，中央各立起一座以黃金雕飾的花卉層塔，金色如秋陽，射照輝映四方。寶塔四門的牌樓、拱門及柱子皆由寶物所成，殿堂立有寶幡，各種花飾圍繞，莊嚴且美麗輝煌。寶塔的彩色亦善調造，分為三個部分，一塗雄黃、一塗赤砒、一塗真黑。以此莊嚴攝受的寶塔供養佛陀，並終生以其能力所及供養僧伽。

她與維德哈長者終生行持善業，命終之後皆轉生善趣，或在天界、或在人間，在輪迴中他們如影隨形，享受各種祥福。

### 淨信難行之布施

在九十一劫前昔，毗婆尸佛（Vipassī Buddha）出於世間，她居住於槃頭摩底城（Bandhumatī），是依卡薩達卡（Ekasātaka，意為「一衣者」）婆羅門之妻。

依卡薩達卡婆羅門是大迦葉尊者的前生，富有善行美德，可是卻十分貧窮。他僅有一件衣服，妻子亦同。至於外衣，他們夫妻僅有一件。因此，他以「僅有一衣者」聞名。當婆羅門穿著外衣出門時，她便待在家裡；當她穿著那唯一的外衣外出時，婆羅門則待在家。雖然生活極度清貧，他們卻和諧安樂地生活。

當時，毗婆尸佛在每七年週期，有一次盛大的說法集會，並在白天及夜晚兩個時段說法，好讓每一個人皆有因緣得以聞法。在白天時段，毗婆尸佛於傍晚時分說法；在夜晚時段，

毗婆尸佛則通宵說法。當法筵開始前，天人們將遊走於南瞻部洲，宣布佛陀即將說法。

依卡薩達卡婆羅門聽聞此消息，詢問妻子：「親愛的夫人！你將在白天時段前往聞法，或是夜晚時段前往聞法呢？」

「我們女人無法在夜間外出，我將參與白天時段的法筵。」如此回覆後，她便穿上那件唯一的外衣，與其他女居士前往寺院。抵達寺院向佛陀禮敬後，她坐在適當的坐位聞法，法筵結束再與女同伴們一同返回住處。之後，換成依卡薩達卡婆羅門穿上那件唯一的外衣，在夜晚時段前往寺院聞法。

初夜時分，依卡薩達卡婆羅門聽聞佛陀開示涅槃道而生起法喜，他想將身上唯一的外衣供養佛陀。當下他有些猶豫，唯一的外衣布施出去以後，他與妻子該怎麼辦呢？於是他並沒有這麼做。中夜時分，他再次生起法喜，後夜時分亦同。此時，他不顧一切，心想：「無論是生是死，我隨後再來考慮衣服的事情！」於是他堅決地將外衣供養出去。

如此下定決心後，他將外衣脫下折好，恭敬地置放於佛陀足下，全心全意地供養。那一刻，他歡喜地高呼：「我戰勝了自己！我戰勝了自己！」

依卡薩達卡婆羅門僅穿一件衣服回家，對他的妻子說：「夫人！隨喜我所做的大福業，我向佛陀布施我們唯一的外衣。」

她聽後歡喜地合掌隨喜：「夫君！你做得真好，善施外衣給最勝覺者。」

當時坐在簾布後方聞法的槃頭摩王（Bandhumā）聽見依卡薩達卡婆羅門在布施時發出的歡呼聲，他派遣吏人了解事由，得知婆羅門做了難行的布施，於是送他一套衣服。然而，婆羅門心想：「過去國王不曾送我衣服，由於佛陀的恩德，國王才送此衣服給我。由佛陀的恩德而獲得的衣服，我留下有何益處呢？」於是，他將此衣供養佛陀。

槃頭摩王知道後，再送他兩套衣服，他依然將此兩套衣服供養佛陀。於是，槃頭摩王再送他四套衣服，婆羅門再次將此四套衣服全數供養佛陀。如此槃頭摩王每次贈送婆羅門衣服，皆是之前送禮的雙倍數量。然而，出自於對布施的信心，婆羅門將所得的衣服全數供養佛陀。直至槃頭摩王送上三十二套衣服時，在槃頭摩王的要求下，他們夫妻僅各留下一套衣服給自己，其他皆誠心供養佛陀。

有一次，在寒冷的傍晚時分，槃頭摩王見正在聞法的依卡薩達卡婆羅門，便將披在身上價值十萬金的紅毯送給他，請他在聞法的時候披在身上。然而，婆羅門心想：「此珍貴的紅毯披在這不淨之身有何用處？」於是他將紅毯製成寶蓋，置放於佛陀香室內的座榻上，以此供養佛陀。

此寶蓋在佛陀六色身光的照耀下更為華美，當槃頭摩王見此寶蓋而想起自己贈送婆羅門之物，他對佛陀說：「世尊！這紅毯曾是我所屬之物，我將它贈予依卡薩達卡婆羅門，讓他在聞法時披上。」

佛陀回答：「大王！你贈予婆羅門，而婆羅門供養我。」

槃頭摩王心想：「此婆羅門知道對佛陀應做何事，而我們卻不知曉。」如此思惟，國王對婆羅門作八重布施（*Atthaṭṭhaka*），贈予他各種物品各六十四件，並立他為國師（*Purohita*）。婆羅門夫婦因布施的福德而不再貧窮，夫婦每日以六十四飲食之量供養比丘，終生供養以佛為首的僧團。

由於布施之善行，他們出生於天界。在該處命終後出生於人間，婆羅門成為波羅奈國王，她則成為女群中的最上者——王后。由於前世多生的情感，國王對她疼愛有加。

當時有八位辟支佛正托鉢乞食，他們見而心生歡喜，以珍饈佳餚布施供養。他們再次邀請辟支佛接受飲食供養，並以黃金寶物建造房舍招待辟支佛。除此之外，他們還聘請鍛工打造數量達百的金鉢，讓辟支佛坐在黃金法座上，以淨信親手供養金鉢予辟支佛。

### 善業彌補諸過患

在迦比羅尼比丘尼多生的事跡中，記載她犯下惡業的典故僅此一則。在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入滅，而迦葉佛（*Kassapa Buddha*）尚未出於世間的期間，僅有辟支佛住世。她出生於迦尸（*Kāsi*）城門外的村莊，她的丈夫（大迦葉尊者前生）則出生於富者之家，生活幸福並有兄弟，她為長兄妻。

有一次，長兄妻與小姑發生爭執。在爭吵之際，有一位辟支佛前來托鉢。小姑見辟支佛後，以飲食供養辟支佛，並

如是發願：「願我能遠離她百由旬之外。」所指的「她」即是長兄妻。

當時，長兄妻在門處聽見小姑的祈願，心想：「此善行將讓她獲得榮耀，應讓辟支佛得不到她供養的飲食！」

出於憤怒，她取走辟支佛手中的鉢，倒掉鉢內的供食，再盛滿泥土給辟支佛。辟支佛接受此不淨之食，對於她的怒罵或瞋視，辟支佛皆保持平等及喜悅。

此時，小姑看見她無禮的舉動，責備道：「喂！愚婦！你可以欺凌我，甚至打我！但是，對於圓滿無量劫波羅蜜的辟支佛，你竟然將尊者的食物倒掉，再盛以泥土，如此的作為是不恰當的！」

辟支佛平靜的容顏觸動她的心，此時她恢復道德意識，懊悔地說：「尊者！請稍等。」

她慚愧地將鉢取回，徹底洗淨後塗上香油，並盛滿勝妙美食，再覆蓋一層亮光酥油，顏色金黃猶如蓮花蕊般。她歡喜且虔敬地供養辟支佛，並如是發願：「如同此鉢中的食物一般金黃閃耀，願我的身體亦能如此金光熠熠。」辟支佛給予祝福後騰空飛去。由於她的丈夫也在那一生供養辟支佛，從彼處沒後，他們皆出生於天界。

在迦葉佛的教法時期，她出生於波羅奈（Bārāṇasī）富者之家。由於布施的果報，她擁有如花似月的美貌。然而，過去曾經對辟支佛惡口的果報成熟，她的身體有難聞的惡臭，使她飽受他人的厭惡，擁有不美滿的婚姻。



在首日嫁入富人兒子（大迦葉前生）的家，因為身上難聞的惡臭，她被丈夫拋棄並遣送回娘家。如此經歷七次婚姻，皆以相同的結局收場。

當時，迦葉佛入般涅槃，人們以價值百千的純金磚打造高達一由旬的舍利塔。當此舍利塔正在建造之際，她心想：「我是一個從七處被遣送回父母家的人，我活得長久有何意義？」難過之際，她決心將黃金首飾熔製成金磚，此金磚長一肘、寬半肘、高四指。她帶著金磚、香水及八朵蓮花，前往迦葉佛的舍利塔。

當時，舍利塔的砌磚出現間隙，正需一塊磚補上。因此，她對建造舍利塔的工匠說：「先生！請用我的金磚來填補此空隙。」

「喔！女孩！你來得正是時候，你可以自己親手將你的金磚補上。」

得到允許後，她爬至舍利塔的砌磚空隙處，以四種香油塗抹金磚，再以具有黏性成分之物將金磚穩固，填補舍利塔的空隙。以最上心供養之後，她頂禮舍利塔，並獻上八朵蓮花，如是祈願：「願我在輪迴中的每一世，身上散發檀木之香，口中吐出蓮花之芬芳。」虔敬禮敬舍利塔後，她返回住處。

此時，她首次婚姻的前夫——富人兒子突然想起她。當時正值慶典，他向侍從詢問：「之前有位女孩嫁至我家，她目前住在何處呢？」

「她尚住在父母家。」侍從回答。

「你去接她過來一同過節慶吧！」富人兒子說。

於是侍從前往她家，她向侍從了解造訪的目的後，說：「我已將所有的裝飾供養舍利塔，目前已沒有任何可裝扮自身的飾物了。」

侍從回去向富人兒子報告，然而富人兒子依然堅持：「你僅需將她帶過來就是。」

侍從再度前往她家，將她帶至富人兒子的住處。當她踏入屋內時，頓時整屋瀰漫檀香與蓮花之香。富人兒子問道：「當你首次進入家門時，你的身體散發惡臭，但現在你的身體散發檀香，口吐蓮花芬芳，這是什麼原因呢？」

她向富人兒子敘述自己所做的善行，富人兒子得知她的改變源於供養佛陀的功德，因而對佛陀生起淨信，心想：「佛陀的教法真能引導人從輪迴中解脫。」

於是，富人兒子也對迦葉佛塔作廣大布施及供養，他以長達一由旬的絲絨覆舍利塔，在舍利塔部分地方飾以車輪般大的金蓮花，其莖及梗長達十二肘，讓舍利塔更添壯麗莊嚴。

以極歡喜之心，她則以七寶打造七千枚鉢，盛以酥油及置放燈芯，在舍利佛塔內排成七行。她點燃燈火，以此供養尊貴的佛陀。

## 多生齊聚波羅蜜

命終之後，她的丈夫出生在迦尸國，名為善友（Sumitta），她為善友的妻子，生活自由且被丈夫疼愛。在此世，善友布施辟支佛厚頭巾，她因隨喜及允諾此布施之行而得以分享此功德。

之後，她的丈夫出生在迦尸國為拘利族，為期三個月間，與五百拘利族人布施供養五百辟支佛，再施予每位辟支佛袈裟，她亦與丈夫同行此福業。

從該處沒後，她的丈夫投生於波羅奈，名為難陀（Nanda），她則為波羅奈國王的唯一公主。當波羅奈國王駕崩時，難陀被眾臣推選為國王，唯一的公主則成為王后。此生他們一切所欲皆得如願，終生承事供養五百辟支佛。

此五百辟支佛是帕杜瑪娃帝（Padumavatī）的孩子，以摩訶巴杜瑪（Mahāpaduma）為首。<sup>8</sup> 難陀大王邀請五百辟支佛住在王苑，直至五百辟支佛入滅，再為辟支佛造塔供養。

辟支佛的入滅讓難陀大王極度悲傷，他心想：「即使尊貴如辟支佛者依然入滅，我又怎會逃過一死呢？」於是，他將王位傳給孩子，捨棄一切成為隱士。

王后心想：「國王已成為隱士，我還有什麼責任尚未完成？已無責任了！」於是，她亦成為女隱士。他們修習四無量心及禪定，命終之後共同出生於梵天界。

<sup>8</sup> 帕杜瑪娃帝之子，五百辟支佛的事跡，請參閱第一冊第三章「縈繞蓮花的傳奇」。

## 漏盡清涼最後身

在梵天界享有極長的天壽，從該處沒後，他們出生於人間，為跋陀迦比羅尼及毘巴利。這是他們的最後一生，過去長時累積的波羅蜜成熟，在值遇喬達摩佛時，他們皆證得阿羅漢果，斷盡所有煩惱，並成為佛陀傑出的聖弟子。

在多劫的輪迴中，迦比羅尼比丘尼與大迦葉尊者相互扶持，並共同完成許多難行之行的善業，此清淨情誼實屬稀有。

跋陀迦比羅尼比丘尼對大迦葉尊者的讚歎，以及自身在法上的體證，記錄於《長老尼偈》<sup>9</sup>及《譬喻經》<sup>10</sup>。她讚歎佛陀的繼承嗣子——大迦葉尊者，已達最後一生，完成佛陀所教導的證智。而她自己亦戰勝死亡，不再受後有。他們倆見世間的過患俱出家，成為清涼寂滅者。

世尊之繼承嗣子，迦葉尊者善得定，  
彼知宿命得天眼，徹見天界與地獄。

賢者生死達滅盡，所作已辦得上智，  
依此而得三明智，彼為三明婆羅門。

跋陀迦比羅尼尊，戰勝死亡得三明，  
勇伏魔王與軍勢，彼已持得最後身。

照見世間之過患，我倆出離俱出家，  
調御煩惱諸漏盡，我倆清涼達寂滅。

9 《長老尼偈》第 63 ~ 66 偈。

10 《譬喻經》四·3 品 27·第 64 ~ 67 偈。

在比丘尼弟子之中被譽為「宿命智第一」的迦比羅尼比丘尼，在她多生累劫的輪迴中，由於對聖者廣行善業，而讓每一世的生命具有意義。每一次的善行皆讓她更趨近波羅蜜的圓滿。在漫長的輪迴中，大迦葉尊者為其善友，一同增長善業及守護戒律，並在喬達摩佛出世時，他們圓滿多生累劫的心願。

大迦葉尊者及迦比羅尼比丘尼二人清淨的道情法愛，猶如潺潺清泉跨越累世多劫。他們彼此守護對方清淨的戒行，輔助對方善法的行持，在此最後一生結出純淨無染的聖道果實，利益廣大無邊有情，成為千古佳話。

渴望再生的因已被斬斷，跋陀迦比羅尼比丘尼徹底結束輪迴之苦，眼皮底下幕幕的輪迴劇場已成雲煙，她放下身心的包袱，沐浴在清涼的涅槃之中。在女性修行者中，成為傑出的阿羅漢尼，逍遙自在地遨遊法性之大海。

心微笑了  
*The Mind Smiles*

——  
宿命智第一比丘尼——  
跋陀迦比羅尼

——大神通第一比丘尼——耶輸陀羅

# 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的守護

第一冊·第十一章

Yasodharā

生命的每一段相遇，有其宿世的因緣。今生得以結為夫妻，源於願或業的牽引。真正的愛，並非占有及專制。對於所愛的伴侶選擇出家，無條件地守護對方，使其善業得以增長，乃至成就其解脫，這份超越及昇華的愛，有著更寬廣的自在。

耶輸陀羅（Yasodharā）對未成佛的菩薩——悉達多（Siddhattha）之情，是一份冰清玉潔的愛慕。當她深愛的菩薩離開王宮，捨下她及剛出世的孩子，遁入森林隱修的那一刻起，她雖身在王宮，卻也捨下了繁華，過著清心寡欲的生活。

她多生守護著菩薩，圓滿他的成佛之願。此最後一生，隨著菩薩成就正等正覺，她跨越四阿僧祇<sup>1</sup>又十萬劫的心願亦已圓成，並在此生獲得最高的解脫，成為具大神通的比丘尼弟子之首。

---

1 阿僧祇（Asaṅkheyya）意思是「不可數」。有些論師認為它的數目是 $10^{140}$ 。



## 悉達多太子之妃

耶輸陀羅為拘利族 (Koliya) 天臂城主的女兒，父親為善覺王 (Suppabuddha)，是摩訶摩耶 (Sirī Mahāmāyā Devī) 及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 (Mahāpajāpati Gotamī) 的兄長；母親為無量王后 (Amitā)。耶輸陀羅有一名弟弟，名為提婆達多 (Devadatta)。

耶輸陀羅與悉達多太子同一天出世，容顏傾國傾城，美貌與才智兼具。由於她具有良好聲譽及眾多隨從，得名「耶輸陀羅」(Yasodharā)，「Yaso」意為眾多隨從、名望；「Dharā」為持有者。再者，她擁有金黃色的皮膚，並散發光芒，又得名「跋陀卡恰那」(Bhaddā Kaccānā)；「Kañcana」意為黃金。此外，別名又稱羅睺羅母 (Rāhulamātā)、頻婆 (Bimbā) 等。

耶輸陀羅具有戒行及成就，受到族人的尊敬及愛戴。由於過去的波羅蜜，她的心不被世間的財富、名利、恭敬等所擾動，對一切心無怖畏。

在十六歲時，淨飯王想要為悉達多太子灌頂，通知八萬釋迦親族：「親愛的釋迦王子們！我的太子十六歲，已達適當的年齡，我將為他進行灌頂儀式。釋迦王子們！請將適婚年齡的女兒送至我的王宮。」

然而，當釋迦王子們收到此詔旨時，他們如是回覆：「悉達多太子缺乏知識，雖然外貌俊俏，卻不具備生存的技藝。他將無法履行成為家族支柱的義務。我們無法應允淨飯王的命令，給出我們的女兒。」王子們對太子的能力有諸多懷疑，

拒絕此項要求。淨飯王收到被婉拒的訊息後，要求悉達多太子在眾人面前展示他的射箭技術，太子答應了。<sup>2</sup>

七日之後，在眾臣、軍兵、宮女、部屬、王族親戚等入座觀眾席後，悉達多太子坐於廣場中間的寶石高基上，舉起一千斤（Pala）力度的弓，在大眾面前無畏地展示弓箭術所不能達到的十二種精湛技藝，神奇無比且前所未見。

眾人見後驚歎道：「在釋迦族的王家歷史記載中，未曾有人得見如我們今日所見的精湛技藝。」王族親戚見識悉達多太子的實力，他們的疑慮一掃而空，對太子讚歎不已。於是，他們願意將自己的女兒送至王宮。在四萬位血統純淨、美麗無比的諸多公主中，善覺王之女——耶輸陀羅即是眾中之首。

美麗不可方物的耶輸陀羅，皮膚如純金打造般細緻。猶如天人一般，她的身體自然散發光芒，在黑暗中能讓一室光明。她具有「五美」<sup>3</sup>——髮美、肉美、齒美、膚美、年輕之美。她優美的身體散發栴檀香，瀰漫於空氣中；珊瑚般的口唇亦

2 此敘述依據《增支部注釋》（*Āṅguttara Aṭṭhakathā*）、《佛種姓經注釋》（*Buddhavaṃsa Aṭṭhakathā*）、《勝者莊嚴疏鈔》（*Jinālaṅkāra Tīkā*）。然而依據《因緣譚總序》，釋迦王族對悉達多菩薩的貶損，發生在同族的某一次集會中。那時，悉達多菩薩已住在三時殿，耶輸陀羅已被立為王妃。

3 五美：具大福德之女，其髮猶如孔雀尾，當髮絲被鬆開滑落時能碰觸裙擺，在尾端卷曲向上，此乃「髮美」。嘴唇的顏色極美，猶如鮮紅的葫蘆，觸感柔軟，此乃「肉美」。牙齒潔白無間隙，猶如一排直立的鑽石或切割均勻的珍珠，這是「齒美」。即使皮膚未使用檀香水或任何化妝品，都像藍蓮花環一般光滑，又如羯尼迦（*Kaṇikāra*）花環一樣純白，此乃「膚美」。百看不厭，即使見過無數次，卻猶如初次見面一般擁有新鮮之感，此乃「年輕之美」。

常出蓮花之香；身觸細軟猶如軋上百次的棉布，堪為轉輪聖王的「女寶」<sup>4</sup>。由於過去的波羅蜜，她成為世間極為珍貴且勝妙的絕世美人。

耶輸陀羅被立為王妃，成為十九萬六千女之首。她是愛語的實踐者，具足禮儀，眾人待她猶如天神般敬愛。

### 情牽多生常相隨

其實，悉達多菩薩與耶輸陀羅的情感並非一般，在多生累劫前便已深植，甚至可以追溯至四阿僧祇又十萬劫之前，燃燈佛（Dīpaṅkara Buddha）出於世間之時。

那時，悉達多菩薩是一位婆羅門，名善慧（Sumedha），他是雪山的隱居者，具有八禪定及五神通。多生的修持，讓已具備能被燃燈佛授記的條件<sup>5</sup>。由於善慧住於禪定之樂，對於燃燈佛出於世間所發生的三十二種徵兆，全然不聞不見。

有一日，燃燈佛率領四十萬漏盡比丘遊行至喜樂城（Rammāvātī），城民聽聞佛陀已抵達城市，各持生酥、熟酥、藥品、香花等前往供養禮敬。他們聽聞佛陀說法，並邀請佛陀次日入城接受城民的供養。

4 轉輪聖王有七寶，即：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

5 菩薩被授記的八種條件：一、生為人身；二、生為男性；三、具備在那一世體證阿羅漢果的潛力；四、遇見一位活著的佛陀；五、是一位相信業果法則的出家沙門或隱士；六、具有四禪八定與五神通；七、具有願為佛陀捨棄自己生命的增上行；八、具有強烈想要成佛的善欲。

於是，城民為翌日的大施食作準備，他們建造華麗的樓閣，樓閣內具有金銀寶石點綴的華蓋，地面覆於蓮花及香花，四周有寶石及香花串成的花環。當樓閣裝飾完畢後，城民開始清掃並修整佛陀即將經過的道路，修補路面的坑洞與裂縫，並在道路覆蓋一層銀白沙，再灑放香花等。他們以各種染色的布匹織成旗子，沿路有各色旗子隨風飄揚，壯麗莊嚴。

善慧從雪山飛升至空中時，見城民歡喜修路，於是降於地面，問道：「你們愉快且熱忱地修補道路，你們是為誰而如此做呢？」

城民回答說：「善慧尊者！您不知道嗎？這世界已出現無與倫比的燃燈佛，他征服五魔<sup>6</sup>，是世界的至上世尊。佛陀在各處遊方，轉大法輪，如今已抵達我們的城市，住在善現大精舍（Sudassana）。」

聽見城民說「佛陀」一詞，善慧內心充滿歡喜，心想：「佛的名稱世間難聞，佛的出世更難值遇。如今我已遇上，絕不能錯失機會，我將在這大福田（即燃燈佛）種下殊勝的善種子，以培育善業。」

於是，他懇請道：「可否劃分一段道路給我？我也想與你們一同修補道路。」

「好的！」城民回答。

由於他們相信善慧具有超凡的能力，他們分配一大段崎嶇不平、難以修補的路段給他。為表達供養之誠意，善慧並未使用神通力修路，而以肉身持運土塊勞作。

6 五魔：蘊魔、煩惱魔、行魔、死魔與天子魔。

在善慧尚未來得及完成修路時，燃燈佛及四十萬比丘隨即抵達該處。此時，天人捧著天花及薰香、奏天樂供養佛陀；人們則手持人間的薰香及花環作供養。目睹前行而來的燃燈佛莊嚴無比的妙相，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善慧心想：「今日我應對佛陀奉獻我的生命。佛陀啊！請勿走在泥巴上，請與四十萬諸阿羅漢從我背上踏過，將我的身體當成一座寶石色彩的寶橋，為我作長恆的利益與安樂吧！」

如此決定之後，他解開髮髻，以羚羊皮、樹皮之衣覆蓋泥坑，身子平臥在泥土上，猶如一座橋梁般作五體投地之禮。

此時，他生起發願成佛之念：「若我願意，今日即能成為一位漏盡阿羅漢。然而，在燃燈佛教法時期僅成為一位阿羅漢、證得涅槃的弟子，利益有多大呢？我將致力於成就與佛同等的果位！」

「既然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擁有超凡智慧、信與精進的非凡之人，獨自脫離生死輪迴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將致力於成就佛果，再解救一切眾生脫離生死輪迴的苦海。」

「我五體投地伏在泥巴上，以身作為橋梁供養燃燈佛，以此無比善業而證得佛果後，我將把無數眾生從生死輪迴的苦海中解救出來。當我跨越輪迴之海，脫離三界，我將乘坐八正道之法舟，救度一切眾生，包括人、天等眾。」善慧的心已決意成就佛果。

在善慧發願成佛的當下，有位名為善友（Sumittā）的婆羅門少女，手持八朵蓮花來禮敬燃燈佛。她在人群中見到善慧，即對他心生愛戀。雖然她想送善慧禮物，但是除了手中

那八朵蓮花之外，別無他物。因此，她對善慧說：「尊敬的隱士！我將此五朵蓮花送您，您可親自獻予佛陀，其餘三朵我將親手供養佛陀。」

於是，她將手中的其中五朵蓮花獻給善慧，並如是發願：「尊敬的隱士！在您圓滿波羅蜜期間，願我成為與您共同生活的伴侶。」

善慧接受善友獻予他的五朵蓮花，然後在人群當中，供養向他走過來的燃燈佛，再發願成佛。

燃燈佛來到善慧的頭前時，停下了腳步。佛陀睜開五色淨光之眼，看著臥在泥土上的善慧，觀其未來：「此行者決意成佛而臥在此處，然而行者的願望是否能達成呢？」燃燈佛知曉：「行者在四阿僧祇又十萬劫之後將成就佛果，名『喬達摩佛』。」

燃燈佛站立在該處，對眾人說：「眾人！你們是否見到此處有一位極度苦行的行者，臥在泥土之上？」

「世尊！我們確實已見。」

燃燈佛為善慧授記：「他決心成佛而臥在此處，他的願望必將達成。由此四阿僧祇又十萬劫之後，他將成就佛果，名『喬達摩佛』。他出生於迦毗羅衛國（Kapilavatthu），母親為摩訶摩耶，父親為淨飯王，優婆帝沙長老（Upatissa，舍利弗）及拘利多長老（Kolita，目犍連）為二上首弟子，阿難比丘為佛侍者，憍摩長老尼及蓮華色長老尼為上首女弟子。他智慧成熟，為大出家行大精進，於榕樹下受乳糜供養，往

尼連禪河畔，登上菩提道場，在阿沙陀（Asattha）菩提樹下成就正等正覺。」

對於善友婆羅門女，燃燈佛作預言：「善慧！這名為『善友』的女孩，將是你未來多生的妻子，她的心意、行為及所作之業，皆與你等同。她具有美麗容貌、柔和言語，令人悅意及欣喜。在你的教法中，她將成為你的繼承嗣子，具足諸神通。譬如財物篋的擁有者保護自身的財富一般，她亦如是守護善法之篋。她將慈愍守護著你，在你最後一生成佛時，她將圓滿波羅蜜，恰如獅子破其牢檻般，捨棄一切煩惱，證得阿羅漢。」<sup>7</sup>

善慧內心充滿喜悅：「佛陀授記我的願望將達成。」

眾人聽聞燃燈佛的授記，歡喜地說：「善慧行者是佛種、佛芽！」他們如此思惟立願：「縱然我們依燃燈佛的教法未得證入道果及涅槃，在隱士善慧行者成佛之時，我們將能在尊者面前得以證入道果及涅槃。譬如渡河，那些想渡河卻被急流沖走、無法抵達彼岸的人，準備在河的下流處，尋找安全之地而抵達彼岸。」

燃燈佛稱讚善慧菩薩，並將手中八朵蓮花獻給善慧，右腳步出而離去。四十萬漏盡比丘以薰香、花環獻給善慧，右行而離去。人與天人亦以香、花環獻予善慧，禮敬菩薩後離去。

燃燈佛所預言的婆羅門女——善友，便是耶輸陀羅。無量劫至今生，耶輸陀羅已多世成為菩薩的妻子。

7 《譬喻經》四·3品28·第53～56偈。

## 菩薩作大出家

耶輸陀羅成為悉達多菩薩的正妃，為十九萬六千女子之上首，眾人待她猶如天神般敬愛。儘管如此，菩薩終日悶悶不樂，成了她心中隱隱的痛。菩薩心中那道深邃的門，她始終無法探入。此刻擁有的幸福猶如虛空中的雲，虛幻得彷彿在任何瞬間都可能消失無蹤。

淨飯王為悉達多菩薩建造冬季喜樂殿（Ramma）、夏季善樂殿（Suramma）、雨季清淨殿（Subha）三座宮殿，並想盡辦法以各種欲樂取悅菩薩，但是菩薩始終不快樂。

有一天，菩薩想前往城外的遊苑，於是請大臣車匿（Channa）備好車乘，隨即乘坐猶如天人宮殿般的四馬車乘出城。

此時，天人們說：「悉達多菩薩成佛的時間已近，讓我們對他顯示前兆，讓他出離世間成為修行者。」於是，天人化為一位老朽的人，唯有菩薩及車匿得以見到。

菩薩見這位蹣跚而行的老人，問道：「車匿！這是何人？為何他的頭髮、體態與其他人不同？他齒落髮白，面皺體偻，携杖顫抖？」

車匿回答：「太子殿下！他是老人。」

菩薩未曾聽聞「老人」一詞，更未曾見。於是再問：「車匿！我未曾見此現象，『老人』是什麼意思？」

車匿回答：「太子殿下！無法活命長久的人，稱之為『老人』。」



「車匿！我也會老嗎？我亦無法克服『老』的自然法則嗎？」

「太子殿下！所有人類，包括您及我，沒有一人能避免老。」

悉達多菩薩聽了車匿的答覆後，心受觸動而想：「出生之後，老衰隨至，生實在是禍患！」他對車匿說：「車匿！所有人類皆無法避免『老』，我不再前往遊苑享受欲樂，當下此處即折返回王宮吧！」

淨飯王見悉達多菩薩已返回王宮，問道：「車匿！為何我的兒子未至遊苑，如此迅速地返回王宮呢？」

「陛下！您的兒子看見年老之人，因此迅速地折返回宮。」

淨飯王說：「我的兒子應成為統治國家的君主，他絕不能出家成為隱士。婆羅門預言他將出家成為隱士，這是錯誤的預言！臣子們！為何你們破壞我的計劃？你們且安排更多的宮女、以更多的歌舞取悅我的兒子，讓他享受欲樂而不再嚮往出家。」如此下達命令後，淨飯王在王宮四方的每半由旬，增置守衛。

如此每過四個月，悉達多菩薩皆如前，再度前往遊苑。天人在每一次菩薩前往遊苑的途中，依序變現病人、死人及沙門讓菩薩得見。菩薩看見天人所化現的病人、死人時，皆如前折返回王宮，而淨飯王亦再增加守衛。當菩薩第四次在前往遊苑的途中，見到天人所變現的沙門時，菩薩下定決心：

「今日我將出家！」當時，耶輸陀羅已懷妊，接近分娩，此時的悉達多菩薩正值二十九歲。

當天菩薩抵達遊苑，並在遊苑逗留一整天。當夕陽西下時，菩薩在遊苑沐浴，隨後坐於磐石座上，想做身為王子的最後一次裝束。帝釋天知道菩薩心中所思，派遣毘首羯摩天（Vissakamma）為菩薩作天人的裝飾。

當菩薩在遊苑時，耶輸陀羅分娩了。淨飯王派遣吏人向菩薩捎來此消息，菩薩聽了並未感到歡喜，反而說：「羅睺羅來了，他是我的繫縛。」羅睺羅（Rāhula）是「障礙」、「繫縛」的意思。使者返回王宮將此話轉述淨飯王，淨飯王道：「那麼，我這孫子就命名為『羅睺羅』王子吧！」

悉達多菩薩飾以天人之裝飾，乘坐車乘離開遊苑，入城返回王宮，登上他華美的宮殿，臥在他的寢宮。當時立即有美如天仙的宮女圍繞著菩薩，開始舞蹈、奏樂。然而菩薩對燃起煩惱之事心生厭離、不感興趣，不久即入眠。

宮女們見菩薩已睡著，心想：「我們為太子歌舞、奏樂，但他已睡著，為何我們還要讓自己疲憊呢？」於是，她們各自抱著樂器隨地臥睡。

油燈的燈火閃爍明亮，照耀著悉達多菩薩的宮殿。不久之後，菩薩即甦醒，他在臥榻上結跏趺坐，環顧四周，看見宮女和舞女們皆已熟睡，有些唾液流出、有些軋齒鼾聲、有些張口敞胸，醜態百出。諸欲實在可怖，菩薩更迫切地想出離諸欲。在這裝飾猶如帝釋天宮的王宮中，實際上宛如死屍縱橫遍地的墓場，三界如同火宅，菩薩如此感嘆：「這實在是禍，這實在悲慘！」菩薩一心傾向於出家。

菩薩決心自忖：「我今日必須出家！」

他從臥榻起身，走至門前問道：「誰在此處？」

當時，頭臥在門檻的車匿回答：「太子殿下！我是車匿。」

菩薩說：「我今日想出家，別讓他人知道，你去準備一匹可疾速奔馳的良種辛頭（Sindhi）駿馬！」

「謹遵命令！」車匿回答。

車匿持馬具前往馬廄，在油燈的照耀下，他看見壯碩的駿馬——犍陟（Kaṇḍaka）站立在素馨花棚下，他想：「我應為太子準備這匹吉祥的駿馬——犍陟，讓太子出家。」於是將馬具套在犍陟身上。

犍陟駿馬心知：「今日為我戴上的堅固馬具，與平時出遊御苑所戴上的馬具不同。今夜我的太子即將騎著我，出家成為隱士！」犍陟歡喜地高聲嘶叫，聲音震動整座迦毗羅衛國，但天人遮蔽其音，不讓他人聽見。

當車匿正在備馬時，菩薩心想：「前去看一看嬰兒吧！」於是解跏趺坐而起身，前往耶輸陀羅的宮殿，輕輕地將室門打開。

在那瞬間，菩薩見室中的香油燈火孤獨地燃燒，耶輸陀羅臥在撒滿素馨、茉莉花的床榻上，將手置放在嬰兒的頭上熟睡。菩薩佇立在門檻，見此而心想：「倘若我撥開王妃的手去抱小孩，王妃必然醒覺，如此我的出家之行將受到阻礙。待我成佛之後，再來相會吧！」

於是悉達多菩薩由宮殿下來，走至犍陟駿馬的身邊，說：「犍陟！今日你須陪伴我走一夜的路程！藉由你的助力而我成佛後，我將度世界一切人、天人從輪迴之海達至涅槃之岸！」如是語畢，菩薩即乘上犍陟的馬背。

犍陟全身純白如碑磔之貝，由頸至尾體長十八肘，體形高碩，奔跑時化馳如神，它的嘶聲及蹄音響徹全城。當犍陟的馬蹄每一次著地時，天人以手掌放在馬蹄下，使其聲音不被任何人聽見，並遮蔽它的嘶聲。

悉達多菩薩坐在馬背中央，車匿則捉著馬尾，夜半時奔馳而抵達城門。淨飯王為了讓菩薩在任何時候皆不得打開城門外出，於是設置兩扉門，若想打開其中一扇門，亦須使用千人的力量。然而菩薩具有等同一百億大象的力量，若以人來計算，則等同是一千億男人的力量。

於是菩薩思惟：「倘若城門不開，我便乘坐在犍陟背上，車匿捉尾，犍陟在我兩腿之間，可跳越高達十八肘的城壁。」車匿思惟：「倘若城門不開，我可以讓太子乘坐在我的肩上，以右手抱著犍陟的腹部，腋下靠緊馬背，跳越城壁。」那時駿馬犍陟亦心想：「倘若城門不開，太子可以乘坐在我的背上，車匿捉著我的尾巴，隨我飛越城壁。」

若城門不開，他們必然以其中之一的計劃實行，以達目的。然而，棲在城門旁的天人讓城門自動開啟了。

那時，他化自在天的魔羅天子欲阻止菩薩出家，猶如力士屈伸手臂的速度，瞬間出現在空中，說：「悉達

多太子！別出家！從今日起的第七日，世間將出現輪寶<sup>8</sup>（Cakkaratana），你將成為轉輪聖王，統領二千小島圍繞的四大洲。請你迅速返回！」

「你是誰？為何欲令我退失？」菩薩問。

「我是他化自在天（Vassavatī）的魔羅天子！」

「我比你更早知道輪寶將為我而出現，然而我不冀求轉輪聖王的王位。魔羅！離開此處，別阻礙我！我將成佛，度一切準備聞法的人、天人達至勝利之鄉——涅槃，讓一萬世界法輪旋轉、法音迴響，猶如陶輪。」

魔羅威脅道：「悉達多太子！你且緊記，此後你若生起貪欲之念、瞋恚之念、危害之念時，我將讓你清楚知道我是誰！」從那一刻起，魔羅為探尋菩薩的過失，長達七年與菩薩形影不離，為逮得菩薩生起染心的時機，而將菩薩殺害。然而菩薩不曾生起染心，魔羅就連彈指間的機會亦逮不得。

當菩薩即將成為轉輪聖王時，他卻視此王位猶如涕唾，毫無留戀地捨棄。在大曆九十七年的阿沙哈月<sup>9</sup>（Āsālhā）滿月日夜晚，菩薩離開那猶如轉輪聖王般輝煌的王宮。

菩薩想再次轉頭回望自己的故鄉，當菩薩生起此念時，在念起之處猶如陶輪旋轉，恰如大地正說：「菩薩！您所累積的善行波羅蜜，使您不必轉頭回望任何事物，任何您想見

8 輪寶（Cakkaratana）：即轉輪聖王七寶之一，即位時從天感得輪寶，隨輪寶之所轉，四方皆降服，使王之行處所向無敵，而可制伏四方，統一宇內。

9 大曆九十七年相當於西元前 595 年；阿沙哈月（Āsālhā）大約在六月至七月之間。

的事物，將自然呈現在您的面前。」於是菩薩不轉頭回望，而得見迦毗羅衛國。

悉達多菩薩騎乘於犍陟的馬背上，繼續他的出家路程。一路上，天人與梵天在菩薩的前、後、左、右護駕隨行，天人們高舉六萬炬火，獻上花環、粉香、薰香。天花紛紛落下，天人們輕唱悠揚的天曲、奏響天界的樂器。菩薩以如此殊勝莊嚴之勢，在一夜之間踰城跨越三國——釋迦族國（Sākīya）、拘利城（Koliya）和摩羅國（Malla），直達三十由旬外的阿奴摩河（Anomā）。由於天人撒散的花與香之多，高達犍陟的肚臍，使犍陟的奔馳速度變得遲緩，僅前行三十由旬的路程。

菩薩站立在河畔邊問車匿：「此河何名？」

「此河名為『阿奴摩河』。」

「阿奴摩」（Anomā）意為「非卑、尊勝」。悉達多菩薩認為這是好徵兆，說：「我的出家亦為尊勝！」

於是菩薩以足踵叩馬，指示犍陟跨越此河，瞬間犍陟便一躍飛越橫寬八烏薩巴<sup>10</sup>（Usabha）的阿奴摩河，站立於對岸。

悉達多菩薩從馬背而下，站立在銀白沙的河原上，說：「朋友！車匿！你攜帶犍陟及我的隨身瓔珞裝飾返回迦毗羅衛國，我將出家。」

「太子殿下！我也出家。」車匿三次提出他想出家，然而菩薩三次如此勸退：「朋友！車匿！你不能出家，返回城市去！」隨後便將犍陟及身上的瓔珞交給車匿。

10 一烏薩巴（Usabha）=140 肘。

悉達多菩薩心想：「作為沙門，我的髮髻並不適合！我將以刀斷髮。」隨即右手持刀，左手握其頭髮而斷髮。菩薩的頭髮存留二指長，右捲地附在頭上。從此菩薩的頭髮一生都保持二指長，不曾再剪；鬚髮亦保持莊嚴的長度而無須再剃。

悉達多菩薩持握斷下的髮髻及冠冕，拋向空中說：「倘若我將成佛，且讓此髮髻在空中停止；倘若我不成佛，則讓髮髻掉落在地面。」菩薩的髮髻及冠冕神奇地停止在空中一由旬處，猶如懸掛的花彩一般。帝釋天以天眼見此髮髻及冠冕，將它納入長達一由旬的寶函之中，安奉在三十三天的髻寶珠塔（Cūlāmaṇi Cetiya）內。此塔高達三由旬，以七寶所建成。

悉達多菩薩再思惟：「作為沙門，這迦尸國（Kāsi）所產的衣服並不適合。」此時，菩薩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教法時期的故友——瓦工大梵天（Ghaṭikāra）思惟：「我的菩薩朋友見生老等過患，今日作大出家（Mahābhikkhamana），我將持沙門的用具，供養這位往昔的故友。」於是持來八種沙門的必需品：三衣、鉢、剃刀、針、線、斧、濾水囊，獻給菩薩。

悉達多菩薩披上阿羅漢的標章——袈裟，將俗服拋向天空，瓦工大梵天則拿取菩薩在空中的衣服，於淨居天（Suddhāvāsa）的色究竟天（Akaniṭṭha Brahmaloaka）梵天界，建造一座以各種寶石所造、高達十二由旬的衣寶塔（Dussa Cetiya）供奉。

悉達多菩薩對車匿說：「朋友！車匿！請向我的父王及母后（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傳達我的話語：『我平安無事』。」

車匿禮拜菩薩，右繞為禮而離去。駿馬犍陟聽見悉達多菩薩與車匿的談話，悲不自勝地心想：「從現在起，我將無法再見到太子了！」當它步行遠至無法看見菩薩的身影時，悲痛不堪，胸肝脹裂而死，轉生在三十三天成為犍陟天人。車匿與菩薩告別已是一重悲痛；現在犍陟死了，是車匿的二重悲痛，他悲傷涕泣地返回迦毗羅衛國。

車匿遵奉悉達多菩薩的吩咐，攜帶他平日隨身的瓔珞寶飾等回宮，並報告悉達多菩薩已剃髮出家，前往南方山林的消息。迦毗羅衛國王宮頓時陷入一片愁雲，耶輸陀羅更是悼心疾首、悲傷難過。隨著菩薩的離開，她的幸福在瞬間被粉碎得蕩然無存。

撫摸著呱呱而泣的兒子羅睺羅，她下定決心，從這一刻開始，直至再次與悉達多菩薩見面為止，她將不再睡臥華麗的床榻，亦不穿著絢美的服飾，僅穿著粗布；不化妝、不香油塗身、不戴花鬘瓔珞；不進美食，僅日中一食。雖然身居繁華的宮中，她卻過著猶如深居山林般的苦行生活。



## 人中獅子歸

悉達多菩薩踰城出家後，在大曆一〇三年於菩提樹下成就佛果<sup>11</sup>。隨後在波羅奈（Bārāṇasī）仙人墮處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初轉法輪，度過首個雨安居。<sup>12</sup> 雨安居後的第五個月，佛陀在王舍城受迦留陀夷比丘（Kāludāyī）的懇請，決定返迦毗羅衛國。

佛陀率領二萬比丘眾從王舍城步行六十由旬路程，在兩個月後抵達迦毗羅衛國，住在淨飯王為佛陀及僧團準備的尼拘律園（Nigrodhārāma）住處。

佛陀抵達迦毗羅衛國當日，為降伏釋迦親族的驕慢而展示了雙神變（Yamaka pāṭihāriya），並為釋迦親族說法。<sup>13</sup> 然而，並未有一人向佛陀及僧團作出次日的飲食供養邀請，淨飯王心想佛陀明日必然將到王宮來，因此未向佛陀作出邀請便返回王宮，命令侍從妥善地準備佛陀及二萬僧眾明日的飲食及暫時的住宿。

次日，佛陀與二萬比丘入迦毗羅衛國城鎮，從城中最前端的住戶開始次第行乞。此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傳開，城中居民相互說：「那尊貴的悉達多太子在街上步行托鉢啊！」他們奔至二樓、三樓或更上層的樓閣處觀看。

11 大曆一〇三年相當於西元前 589 年。菩薩成道證得佛果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二章「菩薩成道日的金鉢乳糜」。

12 佛陀初轉法輪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九章「世間首位證悟優婆夷」。

13 佛陀為降伏釋迦親族的傲慢而施展雙神變的事跡，請參閱第一冊第一章「因為您，僧尼梵行立」。

耶輸陀羅心想：「我尊貴的太子，往昔在此同一座城市，曾以太子的威望乘坐金輿巡視四方。如今剃除鬚髮身披黃衣，手執土鉢步行乞食，不知形貌如何？」她亦登至王宮較高的樓閣處觀看，立即被佛陀無與倫比的超凡相貌所震攝。

佛陀具足三十二相及八十種隨形好，佛身周圍放出光明一尋，斷除各種染著而輝耀的身光，照徹城市、街道、樓閣、壁壘等，四周建築皆因佛陀的身光照耀而呈金色，輝映佛陀氣宇軒昂的高貴尊嚴。佛陀具有千輻輪的足心，均勻地觸地，不沾染一絲塵土。當佛陀步行時，較低的地塊自動上升，較高的土堆則自動下沉，地面呈現平坦，所有碎石、礫石、樹墩、荊棘等皆自動移開。佛陀目視前方，不朝上或往下，亦不左盼右顧，視線落在不超越四手的長度範圍內。佛陀專注且優雅地行走，猶如六牙白象散發六色光芒。

當時幼小的羅睺羅王子在耶輸陀羅身邊，於是耶輸陀羅指向佛陀，對羅睺羅說出讚偈，從頭頂至足底讚頌佛陀的莊嚴，又稱《人中獅子偈》<sup>14</sup>（Narasihagāthā）：

千輻輪文足心現，足踵圓滿趺相稱，  
足掌嚴飾拂傘蓋，彼乃汝父人中獅。  
釋迦族中尊貴子，眾妙相好以嚴身，  
利益世間大丈夫，彼乃汝父人中獅。  
面貌猶如淨滿月，人中龍象天人師，  
行步威儀類象王，彼乃汝父人中獅。

14 出自《心義燈疏》（Sāratthadīpanī），是《善見律毘婆沙》（Samantapāsādikā）的注疏。

刹帝利種生勝族，人天歸敬彼尊足，  
戒定等持心意間，彼乃汝父人中獅。  
鼻高修直若金鋌，睫如牛王目紺青，  
眉細纖長似霓虹，彼乃汝父人中獅。  
頸項圓隆極柔軟，頷如獅子獸王身，  
其膚細滑真金色，彼乃汝父人中獅。  
音聲微妙復深遠，舌相赤好喻紅蓮，  
四十白齒猶珂雪，彼乃汝父人中獅。  
發彩紺青比蜂王，額廣平正有金光，  
眉間白毫若晨星，彼乃汝父人中獅。  
猶如滿月處虛空，無量眾星所圍繞，  
諸弟子等伴牟尼，彼乃汝父人中獅。

耶輸陀羅率領眾多隨從前往淨飯王的宮殿，對淨飯王說：「陛下！父王！您的太子——如來，正與二萬阿羅漢步行托鉢乞食。」她的雙眼閃爍著喜悅的淚光，語畢返回自己的宮殿。

淨飯王聽了耶輸陀羅所說的話，知道佛陀未至宮中，反而在街道上托鉢行乞，他感到震驚且心意惱亂。他稍稍以手整理衣服，便惶惶出宮，站立在佛陀尊前阻止托鉢。佛陀為淨飯王說法，淨飯王聞法後即證得須陀洹果。他從佛陀手中接過鉢，邀請佛陀及僧眾入宮應供，並請佛陀及僧眾坐在為他們所設的座位上。

淨飯王供養各種殊妙飲食給予佛陀及比丘僧眾。佛陀用膳完畢後，後宮所有女人都來向佛陀禮敬，唯獨耶輸陀羅缺席。

侍女們皆勸請：「耶輸陀羅王妃！請走出您的宮殿，向如來禮敬！」

耶輸陀羅回答：「若我具足德行，世尊自然會來見我，那時我將禮敬世尊。」她始終安靜地端坐在自己的宮殿內。

佛陀心想：「倘若今日我不往耶輸陀羅的宮殿，她將心碎。」於是，佛陀使淨飯王執鉢，帶著兩位上首弟子——舍利弗尊者（Sāriputta）與目犍連尊者（Moggallāna），一同前往耶輸陀羅的宮殿，並示意：「讓耶輸陀羅隨其所意地向我禮敬，你們在旁勿語。」

佛陀抵達耶輸陀羅的宮殿，坐在為他所設的座位上。當耶輸陀羅見到佛陀時，她立刻迎上來禮敬，雙手扶著佛陀的足踝，將頭置於佛足上，一遍又一遍地禮敬。佛陀的雙足猶如清涼的泉水，熄滅她內心的灼熱悲傷。佛陀平靜地看著，沒有人上前勸阻，直到她心滿意足而恭敬地坐下。

此刻，淨飯王在一旁稱讚她的善德，讚美她說：「世尊！當我的兒媳聽見您穿著黃色袈裟時，那日起她也穿著黃色粗布；當她聽說您一日僅進食一餐，她也成為一日一食者；當她聽說您捨棄華麗的高廣大床時，她亦結布條作臥榻；聽說您不以花環和香油等飾身時，她也放棄一切裝扮嚴飾；當她的娘家派遣信使轉達：『有年輕王子願意照顧你。』她連一眼都不看，心始終寄情於您。我的女兒有如是崇高的美德。」

佛陀說：「父王！耶輸陀羅今生的智慧已成熟，在王的保護下，如此忠誠且善守其身，並不足以為奇。過去生在她的智慧尚未成熟以前，在無人保護之下，她獨自在山麓步行，亦如是善守其身，難抑對我的思慕。」接著，佛陀敘述《緊那羅月姬本生經》（Candakinnara Jātaka）<sup>15</sup>。

過去在波羅奈（Bārāṇasī），當梵與王（Brahmadatta）治國時，菩薩出生於雪山，是一名緊那羅<sup>16</sup>，名為月郎（Canda），他的妻子名為月姬（Candā）。當時，梵與王將國政委任大臣，自己身披兩件微服，攜帶五件武器，隻身進入雪山。

那時，月郎與妻子月姬一同下山，在各處塗香、食用花粉、以花朵纏身作為上衣及下衣，並以悠揚且優美的聲音歌唱。梵與王聽見他們的聲音，躲在隱處觀察緊那羅夫妻。他看見緊那羅妻子的美貌而動心，心想：「我將射死緊那羅，與這女子共居。」於是向月郎射出一箭。月郎中箭倒於花床，斷氣反轉而臥。

國王心想：「緊那羅應已死去。」於是他現身上前而去。

月姬見他，心想：「我的愛夫必為此匪賊所射。」她逃往山頂，對國王罵唱五首偈。

國王為安慰立於山頂的月姬，說道：「月姬！別哭泣，勿憂愁。你的眼睛如森闍花，我將立你為王后，服侍於王宮。」

15 《本生經》485經。

16 緊那羅（Kinnara）：又作人非人，或稱歌神、歌樂神、音樂天。擁有人頭鳥身，是八部眾之一。

月姬回答：「國王！你怎能口出此言？即使讓我死，我也決不成為你的所屬。你待我的丈夫如兒戲，殺害我無辜的丈夫！」國王聽了月姬這一番話後，他失去了情慾，毫無留戀地離去。

月姬知國王已離去，下山將丈夫的遺體背上山頂，讓他臥在平台地上，將他的頭置放於自己的膝上，傷心悲嘆不已。由於月姬強烈的悲嘆力，感得帝釋天的寶座熾熱。帝釋天觀察而知其緣由，化身為婆羅門趨近月姬，並用水壺汲水向月郎緊那羅潑灑。月郎旋即甦醒復活，毒與箭創均已消失。月姬見到自己深愛的丈夫健在，心生大愉悅，向帝釋天禮足唱偈讚頌。

月姬便是耶輸陀羅，月郎則是佛陀的過去生。耶輸陀羅多生以來，皆如此守護及愛戀著菩薩，一再給予他諸多幫助。在菩薩成就佛果的道上，她純潔、溫柔和忠誠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她希望成為菩薩的妻子，這即是她的願力。雖然她的悲傷一直無法言喻，但是隨著她崇高的德行及心靈的提升，所有的苦皆奇蹟似地轉化為無量的喜悅。

## 愛子跟隨佛出家

佛陀在迦毗羅衛國的第七日，率領眾比丘入宮應供。此時，耶輸陀羅為七歲的羅睺羅王子裝扮嚴飾後，對他說：「我親愛的兒子！那位像梵天一般散發金黃色光芒、被二萬僧侶

圍繞的沙門，他是你的父親。在出家以前，他擁有四甕黃金<sup>17</sup>寶藏，在他出家的同時消失了。你前往父親身邊向他討取財產的繼承，說：『尊敬的父親！我是王子羅睺羅，我將在適當的時候進行灌頂儀式，而成為統治四大洲的轉輪聖王。我需要成為轉輪聖王所需的財富，希望繼承您的四甕黃金寶藏，如此將符合兒子繼承父親財產的傳統。』」

幼小的王子走到佛陀身邊時，他感受到父愛而生起喜悅，說道：「沙門父親！就連您的影子都能令我感到快樂及寧靜。」他天真地站立在旁，說種種孩童的話語。

佛陀用膳開示後，起座離去。這時，羅睺羅王子緊緊跟隨著佛陀，並說：「沙門父親！請您將財產交給我！請將王家財產給我！」佛陀並沒有對王子說：「兒子！回王宮去！」周遭的人也無法讓那緊隨佛陀的羅睺羅王子回頭。因此，羅睺羅王子一路跟隨佛陀至尼拘律園。

此時，佛陀心想：「王子羅睺羅希望繼承父親的財產，世間的財富及財產皆導向苦、具敗壞性及助長輪迴。我將讓王子羅睺羅繼承我降伏五魔的七種聖財，即：信、戒、慚、愧、聞、捨和慧，讓羅睺羅王子成為出世間財富的繼承者。」

如是決定後，佛陀對舍利弗尊者說：「舍利弗！羅睺羅王子向我討取財產的繼承，準備為羅睺羅剃度出家為沙彌。」

17 菩薩出生時同時出現的七者，其中一項即是四甕黃金，分別名為：一、善迦（Sankha），甕口直徑一伽烏達（Gāvuta）；二、依羅（Ela），甕口直徑二伽烏達；三、優鉢羅（Uppala），甕口直徑三伽烏達；四、芬陀利迦（Punḍarīka），甕口直徑四伽烏達，相等於一由旬。

於是，舍利弗尊者遵照佛陀的指示，為羅睺羅安排出家的程序。舍利弗尊者（Upajjhāya）為戒師；目犍連尊者為出家阿闍黎（Pabbajjācariya），為羅睺羅剃髮、提供袈裟及三皈依；大迦葉尊者（Mahā Kassapa）為教授阿闍梨（Ovādācariya），以此羅睺羅出家而成為僧團中的首位沙彌。

多生與菩薩一同累積波羅蜜行，耶輸陀羅已不只一次為了菩薩而捨棄自己的兒子。羅睺羅加入僧團，耶輸陀羅亦嚮往出家。

### 漏盡具足大神通

佛陀成道後第五年，當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向佛陀提出請求讓女人得以出家，而比丘尼僧團正式成立時，耶輸陀羅亦加入比丘尼僧團。從那之後，人們多以跋陀卡恰那長老尼（Bhaddā Kaccānā）稱呼她。

由於她的大精進力，加上宿世波羅蜜成熟，她出家未至半個月<sup>18</sup>即證得阿羅漢果，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她在六種神通的能力上皆出類拔萃，如：宿命通，普通聲聞弟子能憶念百劫、千劫；八大聲聞弟子能憶念十萬劫，而耶輸陀羅比丘尼僅在瞬間的轉向（Āvajjana），即能憶念一阿僧祇又十萬大劫。在佛陀弟子中僅有四位具有此能力，耶輸陀羅比丘尼是其中一位，另外三位則為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及巴故拉尊者（Bakkula）。

18 《譬喻經》的另一版本記載耶輸陀羅出家未至八個月便證得阿羅漢果。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讚許耶輸陀羅比丘尼：「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大神通者，以跋陀卡恰那（耶輸陀羅）為第一。」<sup>19</sup>

在耶輸陀羅座下有一萬八千位漏盡比丘尼，皆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那位苦守空房、目盼心思的王妃已不復存在。由於佛法的力量，以及她在四阿僧祇又十萬劫所累積的波羅蜜所致，她已成為一位具大神通力、能作大獅子吼的阿羅漢尼。

## 入滅宣言——最美的告別

耶輸陀羅比丘尼般涅槃的事跡，記載於《譬喻經》<sup>20</sup>。那時，佛陀居住於王舍城靈鷲山，耶輸陀羅比丘尼亦居住於王舍城的尼眾寺院。

耶輸陀羅比丘尼端坐於一處，心想：「佛陀入般涅槃當日，我亦將入般涅槃。然而，世人將面對二重損失而無法承受。因此，我應提早入滅為宜。難陀、羅睺羅、佛陀的二上首弟子、淨飯王及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此具有大名聲的長老、具有大神力的長老尼皆已般涅槃，猶如滅去的燈火般無蹤跡。世尊尚住於世間，我將入般涅槃。」

得知佛陀將在兩年後入般涅槃，耶輸陀羅比丘尼心想：「我應速至世尊之處，請求懺悔並獲得今日入滅的允許。」

19 《增支部》1集245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bhikkhunīnaṃ mahābhiññāpattānaṃ yadidaṃ bhadda kaccānā」。

20 《譬喻經》四·3品28·第1～87偈。

於是具大力及大慧的耶輸陀羅比丘尼著衣持鉢，從尼眾寺院啟程出發，往詣佛陀之處。當時，一萬八千位以耶輸陀羅為上首的比丘尼，亦前往佛陀之處，猶如群星拱月閃耀光輝。

當耶輸陀羅比丘尼抵達佛陀之處時，她伏身禮敬佛足，坐於一面，對佛陀如是說：「在此向佛陀奉告，我已達最後一生，年齡已七十八歲，生命處於下坡。我已達完熟的年齡，即將捨棄剩餘少許的生命，以自己為皈依處。生命的最後，我將破除死亡，在今夜入般涅槃。大勇者！我將前往那沒有生、老、病、死的無為之城。猶如所有的阿羅漢一般，在入滅當日來至佛陀尊前，請求寬恕並獲得入滅允許，這是傳統，如今我亦如是奉行。」

耶輸陀羅比丘尼向大眾懺悔：「奉侍佛陀的眾人，若我曾對你們犯下罪過，在如來尊前，請給予寬恕。世尊！在累劫的輪迴中，若我有過失，請世尊寬恕我。」

佛陀知悉在多生累劫，耶輸陀羅比丘尼在其菩薩道上多有助益，對她如是嘉許：「在這佛陀的教法時期，無任何一位女人堪與耶輸陀羅媲美。此受人尊敬者已獲得憶念多生累劫的宿命智、具清淨天眼及天耳，已斷盡一切煩惱諸漏。所獲得的三明已達至巔峰，她的神通僅次於如來。然而，自她證得阿羅漢果的那一日起，她未曾施展神通，僅平凡地過著比丘尼的梵行生活。」

「世人並不知曉羅睺羅母是何等人物，是否已證得阿羅漢果、是否具備神通力，他們對此懷有疑慮。耶輸陀羅！如

你這般具大波羅蜜者，未向世人展示神通而默然入般涅槃，此並不適宜。我教法的奉行者！現在展示你的神通，讓大眾斷除對教法的疑惑。」

聽聞佛陀如是說後，耶輸陀羅比丘尼心想：「在多生累劫之中，我皆順從其意而不曾違背，在此最後一生我亦將如是順從。依世尊的意願，我將施展神通。」

耶輸陀羅比丘尼向佛陀禮敬，對佛陀說：「大勇者！您已圓滿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的波羅蜜，有些菩薩則需經十六阿僧祇又十萬劫，或八阿僧祇又十萬劫來圓滿。<sup>21</sup> 我在如您一般至尊的佛陀尊前施展神通。」

「我是耶輸陀羅，在居家是您的第一妃，生於釋迦族而被立為王妃。勇者！在您的居家，我是十九萬六千女之首，這些女孩皆具有美貌、優雅、青春，是奉行愛語者，她們敬我猶如人敬天神。」

「在釋子之家，我是萬尼之首，我們苦樂等同，猶如在三十三天歡喜園內的天人一般。我超越欲界，安住於色界，除了佛陀最上者之外，無人能與我等相比。」

耶輸陀羅比丘尼如此述說後，騰躍上空，獲得佛陀的允許而顯示廣大神通。她向佛陀禮敬，展示數量多種且形態不同的大神通：

<sup>21</sup> 若為智慧型菩薩，最短需勤修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的波羅蜜即當成佛；若為信心型菩薩，則需勤修八阿僧祇又十萬劫的波羅蜜才能成佛；若為精進型菩薩，則需勤修十六阿僧祇又十萬劫的波羅蜜方能成佛。

身等輪圍山，頭作北俱盧，  
東西二洲為兩翼，身作南閻浮。

南海為我尾，諸支流為羽，  
日月為兩眼，須彌山為冠。

輪圍山為喙，連根閻浮樹，  
趨近侍搗風，敬禮世導師。

象馬諸像現，山海如彼同，  
日月須彌山，化現帝釋像。

我以盛開蓮，覆蓋千世界。

勇者！我耶輸陀羅禮尊足，具眼者！

化作梵天像，我說空性法。

勇者！我耶輸陀羅禮尊足，具眼者！<sup>22</sup>

她化為金翅鳥，身形等同環繞世界的輪圍山般巨大，北俱盧洲為頭部，東西二洲為雙翅，南閻浮作其身體。南海作為尾巴，各分支河流為鳥羽，日月作為雙眼，須彌山作為羽冠，輪圍山為鳥喙。她連根拔起一棵高達百由旬的閻浮樹，趨前為佛陀搗風，以此禮敬佛陀。

接著，她變現為巨象，覆蓋天空一萬由旬，再變現為馬、山、海、日、月、須彌山及帝釋。她將手延伸至三十三天帝釋天之宮殿，拔起晝度樹（Pāricchattaka）為佛陀遮翳，她以盛開的蓮花覆蓋千個世界，並說：「勇者、具眼者！我耶輸陀羅向您禮足。」

22 《譬喻經》四•3品28•第16～21偈。

隨後她化為高達十二由旬的梵天，雙手十指閃耀千道電光照耀一萬世界，並結跏趺坐於空中，宣說空性法，並說：「勇者、具眼者！我耶輸陀羅向您禮足。」

「我具諸神變，已獲天耳通，亦已掌握他心通，我能憶念過去宿世，亦獲清淨天眼。一切煩惱漏已盡，我不受後有。大勇者，由於您的出現，我具足義、法、辭、辯四無礙解。」耶輸陀羅比丘尼對其證悟作如是獅子吼。

猶如金匠以黃金熔液打造精緻且多樣的金飾，耶輸陀羅所施展神通的數不勝數。隨後，她下降於眾天人及聖弟子群中，猶如七寶降落，禮敬佛陀並懺悔：「世尊！若我所施展的神通、所闡述的佛法有任何缺失，請寬恕我。」

### 累劫廣行波羅蜜

以宿命通的能力，耶輸陀羅比丘尼憶念起累劫多生前的善業，並宣說她因為佛陀而累積的各種福業。

「在累劫的輪迴中，我對您具足虔敬及信心，由於在輪迴中對您的奉侍，亦因為您，而我渡越煩惱的大海，乘坐信心之船筏，從輪迴的深淵中解脫。我將敘述我所作的奉侍。」

「大勇者！佛陀！您在圓滿波羅蜜之期，當您是具大財富的統治者毘輪安多羅王（Vessantara）時，我則是您的王后摩提（Maddī）。那時，求施者前來乞討：『大王！請布施你的王后！』您看著我，您知我並無悲傷。我知悉，這發生在無以計數的生命流轉中。」

「往昔我值遇諸佛，一切皆被您所善見。大勇者！我對諸佛的奉侍，皆是為了您。回憶往昔所作的善業，大勇者！一切善德的聚集，皆是為了您。我遠離九不能處（*Abhabbatthāna*）<sup>23</sup>，避免各種不當的行為，為了您，大勇者！我犧牲自己的生命。」

「過去數千俱胝<sup>24</sup>，我成為您的妻子，為了您，我並無憂惱。過去數千俱胝，成為您的支持與助力，為了您，我並無憂惱。過去數千俱胝，為您作飲食，為了您，我並無憂惱。」

「過去數千俱胝，在您遇見獅、狼、熊、鱷的危險時，我不顧自己的生命，推開您而無畏地面對它們，奉獻自己的生命保護您，我並不感到怖畏，為您我捨棄生命。」

「莊嚴身上的各種寶石飾物，無數種種衣服，以及屬於女人的所有物品，為了您，我沒有藏匿。大勇者！我施捨財富及穀物，施捨村邑、城鎮、田地及兒女。象、馬、牛、僕、婢等無數，為了您，我悉數奉獻。為了您，我答應求施者，無論所求何物全數布施，我作最上布施，為此我不感到憂惱。」

「當您捨棄帝釋天、梵天之欲，遁入森林隱修，我雖身處繁華、貴為王后，亦捨棄舒適生活，與您一同遁入森林。當您在森林小屋修習，我奉上豐盛的野果及樹根，過去數千俱胝皆如是守護著您。」

23 不能處（*Abhabbatthāna*）：指漏盡者不可能從事的九種行為。《長部·清淨經》提及漏盡比丘不可能違犯九處：一、故意奪取有情性命；二、故意偷取；三、從事淫欲法；四、故意說虛妄語；五、為感官享受而貯藏物品，猶如從前在家時；六、因欲而做出錯誤的行為；七、因瞋而做出錯誤的行為；八、因痴而做出錯誤的行為；九、因怖畏而做出錯誤的行為。

24 一俱胝（*Koṭi*）相等於一千萬。

「在無以計數的生命流轉中，由於您崇高的成佛之願，您將我布施出去，幫助負債者及商人，為此我不感到憂惱。」

「大勇者！在輪迴的多種存有中流轉，我經歷種種、為數眾多的苦，此皆為了您。在獲得安樂時，我不雀躍；在面對痛苦時，我不悲傷，在一切處皆平捨，大勇者！此皆為了您。」

「您立志於成就佛果，在此道上經歷苦與樂，您終於成就正等正覺，完成一切諸佛所精勤之法。為了您，我作諸多奉事，當您探索佛法時，我是您的隨侍。」

佛陀說：「耶輸陀羅！向聚集此處的四眾宣說，你最初奉侍佛陀的決心，以除去大眾的疑慮。」

於是，耶輸陀羅比丘尼禮敬佛陀，在眾中作獅子吼：「切勿認為我僅是累積一些波羅蜜之女，在這佛陀的教法時期，未有任何女人如我這般幸運多福，我將述說其原由。」

「佛陀的八十大弟子累積十萬劫的波羅蜜；佛陀的二上首弟子累積一阿僧祇又十萬劫的波羅蜜，我則不同。在四阿僧祇又十萬劫期間，我無間斷地陪伴菩薩圓滿所有的波羅蜜。」

隨後，耶輸陀羅比丘尼述說值遇燃燈佛的事跡。在四阿僧祇又十萬劫之前，燃燈佛為善慧隱士授記時，耶輸陀羅比丘尼是一位婆羅門女，名為善友。燃燈佛為善友授記，她將是善慧隱士多生的伴侶，並將在善慧隱士成就佛果的那一世證得阿羅漢果。善慧隱士即是如今的喬達摩佛。

在十萬劫前，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耶輸陀羅比丘尼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富貴家庭。有一次，她聽聞勝蓮華佛說法，佛陀置一位比丘尼為「大神通第一比丘尼」。她聽聞後心生嚮往，對佛陀為首的僧團作廣大供養後，發願未來獲得「大神通第一比丘尼」的殊榮。

耶輸陀羅比丘尼累劫的生命，廣行無以計數的廣大布施，不曾停歇。她接著說：「當我與菩薩流轉於輪迴期間，我為供養僧團而準備的飲食，即使深達二十四萬由旬之大地亦不足以承載；我烹調麥粥所使用的鹽巴，即使深達八萬四千由旬的海水之量，亦不足以溶解。」

「當菩薩值遇多尊佛陀而作奉侍，我亦參與其善行，並作熱切的發願。為了準確計算我自己所履行的施食供養，以下為世尊在迦毗羅衛國對淨飯王所教示之法。」

「當我難過地雙手扶著佛陀的足踝，將頭置於佛足上禮敬時，佛陀能在瞬間透視有情之心，而說：『核心劫（Sārakappa）有一尊佛出於世間；醍醐劫（Maṇḍakappa）有兩尊佛出於世間；勝願劫（Varakappa）有三尊佛出於世間；精髓劫（Sāramaṇḍakappa）有四尊佛出於世間；賢劫（Bhaddakappa）有五尊佛出於世間。耶輸陀羅王妃具信，已供養諸多尊佛。耶輸陀羅王妃是給予助力及輔助者，一同承擔苦樂者，亦是宣告真實者，具有慈悲者。父王！且諦聽及銘記她所作的善行。』」



「『父王！在過去與我流轉於輪迴期間，她已具備證悟的條件，悠久長時修習十波羅蜜。父王！且聽我說，為數十八萬五千俱胝、又八千五百俱胝、又七千萬俱胝、無量無數的諸佛，她對諸佛作廣大布施供養，持續地奉侍。父王！請聽我說，為數六十四俱胝的辟支佛，她持續地奉侍。不可計數的佛弟子，已斷除煩惱漏者，她皆持續地奉侍。』」

當時佛陀向淨飯王開顯耶輸陀羅王妃的堅定意志及過去圓滿善行之願，猶如揭示隱藏在淨飯王宮殿地底的寶藏，又彷彿如大海之水受國王美德所感而分開，顯露海底七種珍貴的寶石。

耶輸陀羅比丘尼說：「我常奉行正法，奉行正法者，在此世及彼世皆得安樂。我善行正法，不作不善行，我在此世及彼世皆得安樂。」

「我厭離於輪迴，與千位眷屬一同出家，捨棄一切。我捨離居家後，未至半個月即了悟四諦，證得阿羅漢果。許多人獻上各種四資具供養：袈裟、飲食、住處等必需品，猶如波濤海浪般不斷湧來。」

耶輸陀羅比丘尼在四阿僧祇又十萬劫以來，所作的廣大布施無可計數，已累積無量波羅蜜，這是她最後的一生，她累劫的心願已圓滿達成。

## 自在清涼入寂滅

佛陀讚譽耶輸陀羅比丘尼：「值得被尊敬及具福的耶輸陀羅！實無需寬恕一位如你一般已獲得涅槃甘露之人，然而這是世間的傳統，我寬恕你，耶輸陀羅！」佛陀允許她入滅。

耶輸陀羅比丘尼禮敬佛陀，恭敬地右繞三匝，雙手合十對佛陀說：「世尊！猶如流入大海之水，不復回到小河；又如被摩竭魚吞入的海水，不復回到大海；在無量劫中從不曾離您而去，現在我即將離開，從此不再見。」

猶如轉輪聖王之輪寶忽然消失，又如太陽西沉，耶輸陀羅比丘尼返回尼寺，當夜進入般涅槃。跟隨耶輸陀羅比丘尼的一萬八千漏盡比丘尼，亦隨著入般涅槃。佛陀、諸天及四眾弟子參與耶輸陀羅比丘尼的葬禮，為其荼毗後的舍利起塔供奉。

在佛陀的大聲聞弟子行列中，多以十萬劫為累積波羅蜜之期。唯獨耶輸陀羅比丘尼，其累劫的願力始於燃燈佛教法時期，與菩薩共同經歷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的悠久時光。由於她的善願，她多生多世護持菩薩廣行波羅蜜，直至菩薩的最後一生，圓滿成就佛果。她亦如燃燈佛所預言一般，證得阿羅漢果，從輪迴中解脫。

猶如泥沼中長出的淨蓮，猶如逐漸盈滿的月亮，她對菩薩之愛，逐漸昇華至清淨無染。此昇華的愛不再有痛苦，化為慈悲的甘露遍灑大地，亙古利益廣大有情。七十八歲的她，與一萬八千漏盡比丘尼清涼自在入般涅槃。這是她傳奇的最後一生，閃爍著平靜的精彩。

——持粗衣第一比丘尼——翅舍瞿曇彌

# 大醫王的一劑藥方

第一冊·第十二章

Kisāgotamī

死亡無處不在，當死亡發生在陌生人的身上時，我們心中或許僅泛起絲絲漣漪，又或者全然沒有感覺。然而，當死亡發生在至親、摯愛者的身上時，心中激起的悲慟如同千尺浪。對未曾憶念死亡的人而言，在面對死亡的衝擊時，尤其感到震驚與無助。

翅舍瞿曇彌（Kisāgotamī）曾為失去獨子而陷入極度憂傷，甚至瀕臨瘋狂。慶幸地，她值遇大善知識佛陀以權巧教化，為她開了一劑特效藥方，讓她了悟世間的真理而走出憂傷。藉由精進修行，她洞見身心的實相，熄滅諸苦而成為人天禮敬的阿羅漢尼。她以持粗衣及無欲知足的生活而備受眾人尊敬，佛陀讚譽她為「持粗衣第一比丘尼」。

## 具大福報挽財富

在舍衛城（Sāvattihī）有一名富人，由於善業耗盡，他的四億財產在一夜之間奇異地變成黑炭。失去財富令此名富人感到鬱悶沮喪，失去食慾而終日臥床。他的一位友人前去探訪並給他鼓勵，更提出如何擺脫窮困的建議。

這位友人如是建議：「朋友！在你家門前鋪上毯子，就像市集一樣去售賣你目前唯一僅有的黑炭。如果路人見後說：『喔！其他人售賣油、蜂蜜及糖漿等，但是富人！你卻賣炭！』你僅需回應：『賣自己僅有的東西，何錯之有？』說那些話的人是過去沒有大福報的平凡人。」

接著這位友人又說：「倘若有一人來到你的面前，說：『喔！其他人售賣油、蜂蜜及糖漿等。但是富人！你正售賣金與銀！』你應如此回應：『金與銀在何處？』那人將指向你所賣的炭堆，說：『在那兒！』你應回覆：『將它拿過來。』然後接下從他手中遞給你的任何東西。由於此人具大福報，他所觸碰的東西一旦到了你手中時，那些東西將恢復為原來的金與銀。」

友人繼續說：「此人若是一位少女，你應讓自己的兒子迎娶她，並將四億財產托付於她，讓她成為管家。此人若是一位少年，你應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並將四億財產托付於他，讓他成為管家。」

「好建議！」

這位一夜間變得窮困的人接受朋友的建議，在自家門口擺設攤位。所有路過的人看見他售賣黑炭，對他說：「喔！其他人售賣油、蜂蜜及糖漿等，但是富人！你卻賣炭！」

他回應：「賣自己僅有的東西，何錯之有？」

有一日，一位出自貧困家庭的少女來到此人的攤位，她原名「瞿曇彌」，但她纖弱清瘦，因此被稱為「翅舍瞿曇彌」，翅舍（Kisā）是「清瘦」的意思。翅舍瞿曇彌對他說：「喔！其他人售賣油、蜂蜜及糖漿等，但是你正售賣金與銀！」

那人問道：「金與銀在何處呢？」

「你不就在此處進行交易嗎？」

「女孩！你把那些金與銀遞給我。」

於是，翅舍瞿曇彌抓取一些售賣的黑炭交至他的手中，那些黑炭在瞬間恢復成原來的金與銀。

那人問道：「你的姓氏為何？」

「翅舍瞿曇彌。」

那人知道此少女尚未嫁人，於是他將金銀收集好，將翅舍瞿曇彌引導進入屋內，並讓自己的兒子迎娶她。於是，富人化成炭的財富皆恢復成原來的金與銀。富人將四億財產全部交由翅舍瞿曇彌管理。

## 花未全開月未圓

古印度的階級制度森嚴，雖然翅舍瞿曇彌嫁入富貴人家，且掌管家財，但是夫家始終認為她的身世貧賤而鄙視、輕蔑她。直到她順利誕下一名男嬰時，家人的態度才開始有所轉變，夫家上下對她愛護有加。孩子的誕生是她幸福的泉源，她視這孩子恰如自己的生命一般。

然而，這幸福的時光只是曇花一現，當她的孩子蹣跚學步時，卻突然生病離世。此迅雷不及掩耳的噩耗，讓她的幸福在瞬間如泡沫般幻滅。她悲痛欲絕地失聲痛哭，被掏空的心填滿了悲傷及淚水，心想：「他們將把我的孩子拋棄在墓地。」於是她緊抱著孩子的屍體久久不願放手，不肯接受孩子已經去世的事實。

瀕臨崩潰的她，將孩子抱在懷裡，挨家挨戶地哭泣哀求：「請給我救活這孩子的藥！」

人們對她的瘋癲之舉並不悲憫，嘲笑她說：「你曾幾何時見過死人有藥可治？」這些不友善的真實話語無法讓她明智，她並沒有因此而被說服。

城內有一位智者心想：「這位少婦因喪子而過度悲傷，陷入了心神紊亂的狀態，看來唯有佛陀有能力為她開正確的藥方。」於是告訴她：「女士！這世上除了具有十力的佛陀之外，無人知道救活你孩子的藥。人天最尊貴者——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你前往謁見並詢問佛陀吧！」

翅舍瞿曇彌聽了這番話，心想：「此人說得對！」她抱著孩子的屍體，內心重新燃起希望，於是依照智者的指示，直奔祇樹給孤獨園見佛陀。

### 如病得醫解心愁

當時，佛陀端坐在法座上正要開始說法，急切渴望獲得幫助的翅舍瞿曇彌進入寺院，站在四眾弟子的後端，對佛陀喊道：「世尊！求求您！給我救活孩子的藥！」

佛陀知悉她證悟的因緣已成熟，親切且善巧地說：「瞿曇彌！你做了正確的事，來至此處尋求救活孩子的藥。去吧！進入舍衛城，從城鎮的最前端開始走遍全城，在從未死過人的家庭中取來芥菜籽。」

翅舍瞿曇彌以為真有救活孩子的藥，心中雀躍地回答：「好！」抱著救活孩子的唯一希望，她即刻前往舍衛城尋找符合佛陀所說的芥菜籽。

抵達第一戶人家時，她說：「佛陀要我找芥菜籽，以治好我的孩子，請給我一些芥菜籽。」

「來，瞿曇彌！」這戶人家伸手把芥菜籽遞給她。

「在我尚未提出這問題以前，我還不能拿取你的芥菜籽。請問你家是否曾經死過人？」翅舍瞿曇彌問。

「瞿曇彌！你在說什麼呢？這間家曾經死過的人，誰又能數得清？」那人回答。



翅舍瞿曇彌失望地說：「好的，請你收回這芥菜籽，這不是治療我兒的藥方。佛陀說這芥菜籽，必須從一戶沒有死過人的家庭中取得。」她失落地退還芥菜籽。

翅舍瞿曇彌繼續前往下一戶人家，這一戶人家亦曾死過人。走至第三戶人家時，她明白了真相：「儘管再怎麼努力挨家挨戶地詢問，答案皆是相同的。慈悲的世尊必然已預見這樣的結果。」

佛陀讓翅舍瞿曇彌從未死過人的家庭找來芥菜籽，但是佛陀並未說，當她找到芥菜籽時，死去的孩子能復活。佛陀僅以此權巧的方法令她了解，世上並非只有她一人經歷了喪子之痛。事實上，每一個人皆經歷過親人死亡的痛苦。

她恢復理智，前往墓地而捨下孩子，說：「孩子！身為母親，我錯誤認為僅有你一人經歷死亡，原來每一個人都經歷死亡，死亡是世間普遍的法則。無常的法則並非僅發生在一座村邑，也並非僅發生在一座城鎮，更不僅發生在一戶家庭，而是包含天界的一切世間，皆有無常的性質。」

她將孩子的屍體放在墓地後前往佛陀之處，邊走邊喃喃自語地述說以下偈子：

非村邑之法，非城鎮之法，亦非一家法，  
含天世間法，皆為無常性。<sup>1</sup>

1 《譬喻經》四·3品22·第28偈。

當她趨近佛陀時，佛陀問道：「瞿曇彌！你取得芥菜籽了嗎？」

「世尊！我已不需要芥菜籽，但請給我穩固的皈依處。」她回答。

「瞿曇彌！沉迷於子女、貪著於財富的人，將被死亡所擄，猶如海嘯捲走沉睡的村莊。」

佛陀接著述說以下偈子：

溺愛子家畜，彼心執著此，  
死神將擄去，如睡村瀑流。<sup>2</sup>

當聽聞此偈的最後一句時，翅舍瞿曇彌即證得須陀洹果，對法不再存有懷疑。<sup>3</sup> 入流聖者翅舍瞿曇彌請求佛陀允許她加入僧團，佛陀給予允諾。她右繞三匝向佛陀禮敬，前往尼眾寺院剃度出家，受比丘尼戒。

## 一燈照破千年闇

放下世俗的一切而出家的翅舍瞿曇彌比丘尼，對於佛陀的教導精進不懈地修行，任何時刻皆正念現前。出家不久後，

2 《法句經》第 287 偈。

3 以上說法依據《增支部注釋》。《譬喻經》則有不同的說法，佛陀為她開示以下二首偈，翅舍瞿曇彌聽聞二首偈而證得須陀洹果：

一、若人壽百歲，不見生滅法；不如生一日，得見生滅法。（《法句經》第 113 偈。）

二、非村邑之法，非城鎮之法，亦非一家法，含天世間法，皆為無常性。

輪到她當值照顧說法堂室內及周圍的燈火。當她觀照油燈時，看見油燈噴濺火花，火焰明滅不斷、忽明忽滅。她以此作為禪修所緣而領悟：世間有情如同火焰一般生滅不斷，唯有抵達涅槃才能止息生滅。

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的香室（Gandhakuṭi），知悉翅舍瞿曇彌比丘尼究竟解脫的時機已經成熟，佛陀散發身光，猶如出現在其面前一般，對她說：「瞿曇彌！你觀對了。世間有情猶如火焰一般生滅不斷，唯有抵達涅槃才能止息生滅。未經由道智及果智而得見涅槃者，即使活了百歲亦徒然。」

佛陀接著說出以下偈子：

若人百歲壽，不見不死道，  
不如生一日，得見不死道。<sup>4</sup>

翅舍瞿曇彌比丘尼聽聞佛陀敘述的偈子後，當下斷盡一切煩惱，證得阿羅漢果，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 知足無欲持粗衣

翅舍瞿曇彌比丘尼清心無欲，生活清貧簡樸。她身上的袈裟由塵堆、路邊及塚間撿來的裹屍布塊縫製而成。她穿著的袈裟具有三種粗糙，即布料粗糙、線粗糙及染料粗糙。

4 《法句經》第 114 偈。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如是讚譽翅舍瞿曇彌比丘尼：「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持粗衣者，以翅舍瞿曇彌為第一。」<sup>5</sup>

一日，佛陀在靈鷲山（Gijjhakuta）。初夜時分，帝釋天率領天人眾往詣佛陀之處，禮敬佛陀後坐於一面，聽聞佛陀說法。

此時，翅舍瞿曇彌比丘尼心想：「我將前往禮敬世尊。」於是，她騰空前往靈鷲山。然而，當她見帝釋天及天人等眾正聞法時，她禮敬佛陀後折返回去。

帝釋天詢問佛陀：「世尊！那位親近您又轉身離去的人是誰呢？」

佛陀回答：「帝釋天！她是我的女兒翅舍瞿曇彌，持粗衣第一比丘尼。」

佛陀述說以下偈子：

諸著糞掃衣，瘦而露脈管，  
林中獨入定，是名婆羅門。<sup>6</sup>

佛陀如是讚譽翅舍瞿曇彌比丘尼持粗衣的功德。

5 《增支部》1集246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anāṃ bhikkhunīnaṃ lūkhacīvaradharānaṃ yadidaṃ kisāgotamī」。

6 《法句經》第395偈。

## 無價之寶善知識

《長老尼偈》記載她的證道偈，首段她讚歎值遇佛陀大善知識的可貴，藉由親近善知識，智慧得以增長，藉由善知識的幫忙，甚至可以解脫一切苦。由於佛陀的教導，她翻轉自己的生命，因此她讚頌與聖賢為友的意義：

牟尼示世間，有善友者福；  
 親近善友者，愚者成賢人。  
 親近善人者，智慧得增長；  
 親近善人者，得離於諸苦。  
 應了知苦諦，集諦及滅諦；  
 滅苦八正道，四諦皆知悉。<sup>7</sup>

在《相應部·一半經》<sup>8</sup> (Upaddhasuttam)，佛陀對善知識的重視，與翅舍瞿曇彌比丘尼的偈子相呼應。針對阿難尊者提出「有善知識及善友的引導，即是梵行的一半」的說法，佛陀曾給予指正，並提出「善知識是梵行的全部」。

以佛陀為善知識，有生法的眾生解脫生；有老法的眾生解脫老；有死法的眾生解脫死；有愁、悲、苦、憂、惱法的眾生解脫愁、悲、苦、憂、惱。因此佛陀說：「這是梵行的全部，即善知識、善同伴、善友。」

由於有佛陀為其善知識，翅舍瞿曇彌比丘尼逐漸被引領至涅槃之道，直至究竟解脫輪迴。

7 《長老尼偈》第 213 ~ 215。

8 《相應部》45 相應 2 經。

## 乘御逆境得勝利

偈頌中段，翅舍瞿曇彌比丘尼提出身為婦女所承受各種苦痛，如同她未出家前所經歷的過程一般。世尊曾說身為婦人的苦，在一夫多妻的社會中，有共同服侍一夫之苦，懷胎生子之苦。曾有婦人因產子之苦而割喉自盡，身體虛弱或服藥自殺，甚至在臨盆難產時，母子雙雙喪命。從這些痛苦中，更突顯她對值遇佛陀，並藉由佛陀的引導而離苦解脫，內心存有無盡的感激。

調御丈夫曰，生為婦女苦，妻妾共夫苦。

有者產子苦，弱身自割喉，亦有服毒者。

入胎兒殺母，母子兩俱亡。<sup>9</sup>

佛陀敘述女人之苦，記載於《相應部·特有苦經》<sup>10</sup>（*Āveṇīkadukkhasuttaṃ*）。女人有五種特有的苦，唯女人承受，男人則無此苦：一、女人年輕嫁於他家，離親別族；二、女人有月事經水；三、女人為懷胎者；四、女人有分娩；五、女人奉侍男人。這五種特有的苦，唯女人承受，男人則無有此苦。

身為婦人雖有許多苦，然而值得慶喜的是，翅舍瞿曇彌比丘尼在偈頌的尾端，並不是鬱鬱寡歡，而是戰勝煩惱的勝利呼聲，免除一切苦的平靜喜悅。她以解脫心述說自己的證道歷程，藉由修習八正道而趨向涅槃，拔除煩惱之刺而卸下重擔，一切應作皆已成辦，證得阿羅漢果。

9 《長老尼偈》第 216 ~ 217。

10 《相應部》37 相應 3 經。

吾修八正道，趨向於不死；  
已證得涅槃，見不滅法鏡。  
拔刺卸重擔，應作皆已作；  
翅舍長老尼，解脫心頌偈。<sup>11</sup>

## 魔羅，我的朋友

魔羅波旬不歡喜於修行傑出者，曾經干擾翅舍瞿曇彌比丘尼以障礙她的修行。翅舍瞿曇彌比丘尼與魔羅波旬的經典對話，記載於《相應部·翅舍瞿曇彌經》<sup>12</sup>（Kisāgotamīsuttam）。

有一次，翅舍瞿曇彌比丘尼在午前著衣持鉢，進入舍衛城托鉢乞食。在舍衛城托鉢及用膳完畢後，她前往安陀林（Andhavana），在一棵樹下禪坐。

此時，魔羅波旬欲令翅舍瞿曇彌比丘尼心生恐怖、懼怕、身毛豎立，從禪定中退出，而隱身來到翅舍瞿曇彌比丘尼之處。他以偈頌奚落：

汝似喪愛子，涕泣而獨憂？  
獨自入暗林，為求男子否？

翅舍瞿曇彌比丘尼在禪坐中聽見此偈，生起如是思惟：「誰在說此偈？是人還是非人？」

那時，翅舍瞿曇彌比丘尼心想：「這魔羅波旬欲令我心生恐怖、懼怕、身毛豎立，從禪定中退出，因此說出此偈。」

11 《長老尼偈》第 222 ~ 223。

12 《相應部》5 相應 3 經。

她以偈頌回應魔羅：

喪子日已過，亦無男子想，  
我不復悲泣，亦無懼於汝，朋友！  
一切喜滅盡，破除諸癡闇，  
征服死魔軍，我住諸漏盡。

「我已走出喪子之苦，對男人也沒有念想，我已不復憂傷哭泣，我亦不害怕魔羅你——我的朋友。一切渴愛已斷盡，黑暗癡蘊已破除，死亡魔軍已被征服，我住於煩惱斷盡的狀態中。」

面對懷有惡心的魔羅，翅舍瞿曇彌比丘尼以平等慈愛，喚他一聲「朋友」，並對自己的體證作獅子吼。惡魔波旬知道翅舍瞿曇彌比丘尼已看穿他，他不再具有任何干擾她的力量，失落地隱沒消失。

## 往昔善願已圓成

翅舍瞿曇彌比丘尼今生的成就，源於過往的波羅蜜及此生的精進所致。《譬喻經》記載，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有一次，她親近勝蓮華佛而皈依，聽聞佛陀宣說微妙最上味之四諦法，內心感到歡喜與平靜。

當時，勝蓮華佛讚歎一位比丘尼的功德，並置她為「持粗衣第一比丘尼」。她聽聞該比丘尼的德行而心生歡喜，對佛陀作廣大供養後禮敬佛陀，發願獲得如持粗衣比丘尼般的功德與殊榮。



勝蓮華佛為其授記：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翅舍瞿曇彌，尊師女弟子。<sup>13</sup>

她聽聞佛陀的授記而內心歡喜，終生奉侍以佛為首的僧團，供養各種必需品。由於此善作之業，她捨報後轉生三十三天。

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出生為刹帝利，乃迦尸國（Kāsi）奇奇國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第五，名為曇磨（Dhammā）。奇奇國王是迦葉佛的護持者，他的七位公主，對三寶十分虔敬。雖然公主們嚮往出家修行，然而奇奇國王卻不允許。於是，她們過著清淨的梵行生活長達兩萬年，精進修習佛法，建寺及供養僧團。

奇奇國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喬達摩佛教法時期的讖摩（Khemā）、蓮華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羅（Paṭācārā）、跋陀軍陀羅蓋薩（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曇彌（Kisāgotamī）、曇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

由於此善業，她捨報後轉生三十三天。十萬劫間，她僅在人間與天界流轉，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她出生在舍衛城一戶貧困人家。這是她的最後一生，已圓滿十萬劫前的心願。

13 《譬喻經》四・3品22・第7～8偈。

翅舍瞿曇彌，一位失子悲傷而瀕臨瘋狂的母親，藉由佛陀充滿智慧及善巧的引導，在尋找芥菜籽的過程中，親身體驗及領悟世間有生必有死的道理。由於親見真理，她放開對孩子深深的愛執，走出憂傷悲痛，斷除層層迷惑。

生命的苦皆源於未洞悉世間法則的運作，而延伸執持不放的貪愛執取。當洞見世間是苦、無常與無我的真相，智慧即在瞬間生起，心自然放下執著而不再抓取。

此喪子之苦成為她遇佛聞法、超凡入聖的契機。從此的生命再也不平凡，她獲得心靈全然的自由。翅舍瞿曇彌比丘尼最後一生的示現，成為女性在修道上的激勵與鼓舞。

——信勝解第一比丘尼——私伽羅母

# 瞻仰佛身不飽足

Singālakamātā

第一冊·第十三章

解脫道上的行者有不同的種類，有些人以信心為基石，有些人則以慧解為入門，以此開展智慧而證得阿羅漢果。私伽羅母比丘尼（*Singālakamātā*）即是以信心而證得道果的阿羅漢尼。她對佛陀具有不動搖的信心，瞻仰佛陀而看不飽足。她以對佛陀的信心為重要因素，依信而得勝解，證得解脫，被佛陀譽為「信勝解第一比丘尼」。

## 佛為子說法，聞法入聖流

私伽羅母出生於王舍城（Rājagaha）富者之家，家庭富裕幸福，享有榮耀及無數財寶。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嫁給門當戶對的富人之子，育有一子名私伽羅（Sīṅgāḷaka）。私伽羅長大成人後，每日以禮拜六方作為他的重要修持儀軌。

那時，佛陀在王舍城竹林精舍（Veḷuvana）。午前，佛陀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托鉢乞食，途中見私伽羅以濕衣服、濕頭髮，合掌禮敬六方。於是，佛陀問私伽羅：「家主子！你為何在清晨起床出王舍城，以濕衣服、濕頭髮合掌禮敬六方：東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呢？」

私伽羅回答：「世尊！當父親臨死前，他對我如是說：『兒子！你應當禮敬各方。』世尊！我因為恭敬、尊奉父親的話語，因此清晨起床出王舍城，濕著衣服、濕著頭髮，雙手合十禮拜六方。」

「家主子！根據聖者的律，不是如此禮拜六方的。」

「那麼，世尊！根據聖者的律，如何禮拜六方？請世尊教導我，如何根據聖者的律禮拜六方。」私伽羅問。

「那麼，家主子！你仔細傾聽並認真思考，我將敘說。」

在佛陀宣說法要時，有眾多城民聚集聞法，他的母親——私伽羅母亦在其列。

佛陀首先立下基本的道德準則：不殺生、不偷盜、不邪行及不妄語。同時，佛陀也告誡應避免在此四處造作惡業，即：貪欲、瞋恚、愚癡、懼畏。此外，佛陀亦指出六種衰敗

之門：一、沉迷於穀酒、果酒諸酒類等麻醉品；二、在不適宜的時間於街道遊逛；三、出入娛樂場所；四、沉迷放逸於賭博；五、結交惡友；六、習於怠惰。佛陀也教導如何分辨真或假的朋友。

接著佛陀悲憫且善巧地教示，聖弟子如何守護六方：東方即父母、南方即師長、西方即妻兒、北方即朋友同事、下方即僕從勞力、上方即沙門、婆羅門。禮敬者與受敬者之間，彼此都有責任。

東方代表父母，兒子應以五事事奉父母：一、我是他們所養育，當孝養他們；二、當為他們做應作的；三、當維持家族世系；四、當繼承遺產；五、先人去世後為其布施與供養。父母則以此五事愛護兒子：一、令遮止惡；二、令確立善；三、令學習技藝；四、令娶合適相稱的妻子；五、適時贈予財產。

南方代表師長，學徒應以五事事奉師長：一、行起立禮；二、隨侍近事；三、樂聞從順；四、虔誠奉侍；五、恭敬領受學藝。師長則以五事愛護學徒：一、教導令受良好的訓練；二、使掌握應被充分掌握的；三、傳授一切技藝知識；四、在朋友與同事間推薦；五、在各方作庇護。

西方代表妻子，丈夫應以五事事奉妻子：一、尊敬；二、不輕視；三、不越軌；四、讓與主權；五、給予飾品。妻子應以五事愛護丈夫：一、妥善安排工作；二、善待僕從；三、不越軌；四、守護財產；五、對所應作的事，善巧精熟而不懈怠。

北方代表朋友同事，應以五事事奉朋友同事：一、布施；二、愛語；三、利行；四、同事<sup>1</sup>；五、誠信。朋友同事應以五事愛護善男子：一、放逸時守護；二、放逸時守護其財產；三、恐懼時作庇護；四、患難時不離棄；五、關照其後代。

主人應以五事對待下方的僕從：一、量其力安排工作；二、提供食物與薪資；三、生病時照顧；四、分享珍奇美味；五、適時停工休息。僕從應以五事愛護主人：一、先起；二、後睡；三、只拿取所給予的；四、妥善做事；五、稱讚彼等主人之名譽。

善男子應以五事事奉上方的沙門、婆羅門：一、慈愛的行為；二、慈愛的語言；三、慈愛的心念；四、不關閉門戶；五、供養必需品。作為被事奉者，沙門、婆羅門應以五事愛護善男子：一、令捨棄惡；二、令確立善；三、以善意慈愍；四、未聽聞的法令聽聞、已聽聞的法令淨化；五、教示趣天之道。

佛陀對私伽羅的開示，記錄於《長部·私伽羅經》<sup>2</sup>（*Singālasuttam*）。佛陀以偈言作為結束：

世間有準則，猶行車之轄，  
若無此準則，母不堪兒奉，  
恭敬或供養，父亦不得之。  
  
由於諸智者，顯示此準則，  
故能登高位，受得眾人讚。

1 同事（*Samānattāya*）：公正，自他平等相待之意。

2 《長部》31 經。

私伽羅聽聞佛陀的說法後讚歎絕妙，並皈依佛、法、僧成為優婆塞。當時有二千萬人在聽聞佛陀說法後，當下見法而入聖者之流，私伽羅母亦在其數。私伽羅母在此法筵上證得須陀洹果，獲得四不壞淨，從此對佛法不再存有疑惑。她請求佛陀允許她加入僧團成為比丘尼，佛陀給予允許。

### 信勝解具足，瞻佛無饜足

私伽羅母出家後，佛陀知悉私伽羅母的信心已確立，於是教導她適合根器的修行方法，以此增進她的信心。然而，佛陀對她的實際教導並無詳細的記載。

由於她見佛而心生歡喜，以念處精進不放逸地修習，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為了得以見佛，她每日前往佛陀之處，歡喜地以眼睛仰望佛陀。由諸波羅蜜所生、殊勝莊嚴的佛身，她安住瞻仰而看不飽足。

《譬喻經》如是記載：

熱切喜見佛，隨念為修習，  
少頃不久時，逮得阿羅漢。  
  
為欲見佛陀，我常往彼處，  
悅目佛色身，瞻仰不飽足。



殊勝吉祥處，波羅蜜所生，  
一切美滿色，住眺我不飽。<sup>3</sup>

私伽羅母比丘尼以信勝解而證得阿羅漢果後，對佛陀作如是證悟宣言：「大勇者！我具有諸神變，獲得天耳界自在，亦得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一切諸漏已盡，不再受後有。大牟尼！我具足四無礙解，我所獲得的智慧，皆依尊師而生。」<sup>4</sup>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讚歎私伽羅母比丘尼：「比丘們！在我的比丘尼弟子中，信勝解者，以私伽羅母為第一。」<sup>5</sup>

## 過去之善願，波羅蜜圓成

私伽羅母比丘尼今生得以成就最高的證悟，並成為比丘尼弟子中信勝解第一者，此甚深因緣並非偶然，而是源於過去所累積的波羅蜜與善願成熟所致。

《譬喻經》記載，過去十萬劫前，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鷲城（Hamsavatī）大臣之家，具有榮富及大財產，居家閃耀珠寶光輝。有一次，在眾多隨從陪同下，她與父親一同前往聽聞佛陀說法，她聞法後生起出離心而出家。

3 《譬喻經》四·4品34·第21～23偈。

4 《譬喻經》四·4品34·第25～27偈。

5 《增支部》1集247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anāṃ bhikkhunīnaṃ saddhādhimuttānaṃ yadidaṃ singālamātā」。

出家後，她戒除身與語的惡行，過著清淨的梵行生活。對於佛、法、僧，她具有虔敬及淨信，敬重並愛好聽聞正法，喜見佛陀而不飽足。

有一次，她聽聞佛陀讚譽一位比丘尼，並置她為「信勝解第一比丘尼」。她聽聞後歡喜，並發願求得如該比丘尼一般的功德與殊榮，於是更精進於三學。

勝蓮華佛對她如是開示：「對佛陀確立堅毅且不動搖的信心，善持淨戒者，為聖者所喜愛與讚歎。對僧伽正見有淨信，此人無不幸或貧困，此生亦不空過。智者應當精勤行持信與戒、淨信與見法，當憶念佛陀的教誨。」

若彼於如來，確立信不動，  
彼善持戒者，聖者悅讚歎。  
彼於諸僧伽，正見有淨信，  
當知無貧困，生命不空過。  
信與戒之故，淨信與見法，  
智者當行持，憶念佛之教。<sup>6</sup>

聽聞佛陀的教示，她得到鼓舞，並詢問佛陀她的願望會否達成。

勝蓮華佛為其授記：

淨信佛善女，汝於未來世，  
得其善所願。

6 《譬喻經》四·4品34·第7～10偈。

十萬劫之後，出生釋迦族，  
 彼名喬達摩，尊師在世間。  
 汝於彼法中，為繼承嗣子，  
 私伽羅之母，尊師女弟子。<sup>7</sup>

她聽聞佛陀的預言而歡欣鼓舞，終生以實踐佛法來侍奉佛陀。藉由實踐佛法及憶念佛陀，以此作為她對佛陀的最上供養。

由於此善業，她捨報後轉生三十三天。之後，她僅在天界及人間流轉，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她出生在王舍城富者之家，為私伽羅的母親。此最後的一生，她圓滿多劫的心願，成為比丘尼弟子中信勝解第一者。

### 信為修學首，達至最後身

在《中部·枳吒山邑經》<sup>8</sup>（Kīṭāgirisuttam），佛陀教示最高的智慧並非一蹴而就，需以次第修學、次第實踐而達成。

首先必須生起信心；當信心生起時，即往見導師；往見時會尊敬；尊敬則傾耳聞法；聞法者即對法憶持；受持法者即觀察法義；觀察法義者，即對法審諦容忍；於法有審諦容忍時，則生起志欲；當志欲已生起時，即力行；力行已則考量；考量後精進；當已正精進者，即以身自證最勝諦，以慧對最勝諦見通達。

7 《譬喻經》四·4品34·第11～13偈。

8 《中部》70經。

倘若沒有信心，則不會前往導師之處拜見；沒有尊敬，也沒有傾聽；沒有聞法、也沒有受持法；沒有觀察法義，也沒有審諦容忍法；沒有志欲、沒有力行、沒有考量，則沒有精進。倘若如此，就是離行道者、邪行道者，如此將離法、律越來越遠。

私伽羅母比丘尼，由於其子懷有邪見，承蒙佛陀慈悲教導，她以此聞法因緣得入聖者之流，並對佛陀生起不動搖的信心。由此信心進而開展最高的智慧，成為比丘尼弟子中信勝解第一者。

— 菴婆巴梨比丘尼、半迦尸比丘尼

# 風塵女子亦可證得最上道果

第一冊·第十四章

Ambapālī, Adhakaśī

女人最為無奈的事，即是淪落風塵而身不由己。她們常在被迫及無從選擇的情況下，走入黑暗的深淵而難以回頭。風塵女子承受社會的排擠，活在眾人的異樣眼光之中，常被冠上「娼婦」、「淫女」等不雅的稱號。處在不被尊重、且缺乏尊嚴的生命，那份深藏在心中的苦非旁人所能體會。

然而，即使是世人覺得卑微的風塵女子，亦能因為佛法的力量，而徹底地翻轉生命。菴婆巴梨（Ambapāli）及半迦尸（Aḍḍhakāsi）鼓舞人心的事跡即是最好的見證。她們超越社會低賤卑微的地位，在出世間具有極為出色的成就。她們徹底地斷盡煩惱，成為人天禮敬的阿羅漢尼。

## 芒果樹下化生的菴婆巴梨

菴婆巴梨的出生與眾不同，她化生在毘舍離（Vesālī）的芒果樹枝間，離車族（Licchavi）御花園的園丁發現女嬰在一棵芒果樹下，於是將她取名為菴婆巴梨，「菴婆」（Amba）意為「芒果」。

菴婆巴梨長大後清秀絕俗，容色具足端麗與殊妙，令人樂見及欣喜。此外，她還擅長歌舞及樂曲，因此被喜好音樂者所喜愛。眾多離車族王子想娶她為妃，誰都不肯退讓。為避免紛爭，他們一致決定菴婆巴梨不該屬於任何人，而應讓大家共同擁有。於是，菴婆巴梨被迫淪落為風塵女子。

當時，毘舍離富庶繁榮，人民眾多而資源豐饒，再加上菴婆巴梨以美貌聞名，又能歌善舞，一夜身價五十金，毘舍離因此而愈益繁榮。

## 美貌遠近馳名

那時，王舍城（Rājagaha）有一人前往毘舍離辦事，他見識了毘舍離富庶繁榮，又見到因為菴婆巴梨的端麗殊妙，而使毘舍離愈增繁榮的情況。

他在毘舍離辦完事後，返回王舍城向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稟報：「大王！毘舍離富庶繁榮，人民集多而資源豐饒，該國有七千七百七座殿樓、七千七百七座重閣、七千七百七座遊園、七千七百七座蓮池，加上菴婆巴梨的美貌聞名、能歌善舞，一夜身價五十金，毘舍離因此而越來越繁榮。大王！願我們能效仿毘舍離，安立一位淫女。」

頻婆娑羅王回答：「若是如此，去尋找可以安立為淫女的女子吧！」於是，那人找來一位名為娑羅跋提（Sālavatī）的俏麗女孩，以效法菴婆巴梨，讓王舍城越來越繁榮。

為了此事，頻婆娑羅王親自到毘舍離一睹菴婆巴梨的美貌。一如其他人，他被菴婆巴梨的美貌所傾倒，享受她所提供的歡樂。菴婆巴梨因此懷了頻婆娑羅王的孩子，這孩子名為毘摩羅僑陳如（Vimalakoṇḍañña）。

毘摩羅僑陳如長大後，有幸聽聞佛陀說法而跟隨佛陀出家。他精勤修習，最終證得阿羅漢果。在《長老偈》收錄毘摩羅僑陳如比丘的證悟偈言：

母以樹為名，父持白旗者，  
法旗擊慢旗，滅魔羅大旗。<sup>1</sup>

「我的母親以樹為名字（謂菴婆巴梨），我的父親是一位持白旗者（謂頻婆娑羅王，白旗象徵王權）。我以佛法擊敗我慢，消滅魔羅的大旗。」

## 布施淨信不移

菴婆巴梨對布施具大信心。在《長部·大般涅槃經》<sup>2</sup>（Mahāparinibbānasuttam）記載她對佛陀所作的廣大布施。

那時，佛陀從那提伽（Nātika）前往毘舍離，住在菴婆巴梨的芒果園中。有五百比丘剛加入僧團，精勤力微弱，他們即

1 《長老偈》第 64 偈。

2 《長部》16 經。



將見到前來向佛陀禮敬的菴婆巴梨。為了讓比丘們在看見美撼凡塵的菴婆巴梨時不忘失正念，佛陀對比丘們作此開示：

諸比丘！比丘應當始終具念正知，這就是我對你們的教誨。諸比丘！何謂比丘具念？比丘於身觀身，精勤正知具念，摒棄俗世貪欲憂戚。比丘於受觀受……比丘於心觀心……於法觀法，精勤正知具念，摒棄俗世貪欲憂戚，比丘具念即是如此。

諸比丘！何謂比丘正知？比丘在前行後退時有正知，在前瞻後顧時有正知；在彎曲伸展時有正知；在持僧伽梨<sup>3</sup>、鉢、袈裟時有正知；在食、嚼、吞、飲時有正知；在大小便時有正知；在行、止、坐、眠、醒寤、言談、沉默時有正知。諸比丘！比丘正知即是如此。諸比丘！比丘應當始終具念正知，這即是我對你們的教誨。<sup>4</sup>

此時，菴婆巴梨聽聞：「佛陀已至毘舍離，住在我的芒果園林中。」於是，她吩咐隨從準備多輛華麗車乘，自己則乘坐其中一輛車乘，在眾多隨從的簇擁下趨車出發，前往自己的芒果園林拜見佛陀。凡車輛可通行之處，她們皆以車乘代步，直至車輛無法行駛之處，她們下車步行，前往佛陀所在之處。

3 僧伽梨（Saṅghāṭi）是佛教僧侶的三衣之一。

4 《長部》16經。

抵達後，她禮敬佛陀而坐於一面。佛陀為菴婆巴梨宣說法要，為她教示及訓誡，令她愉悅歡喜。菴婆巴梨聞法後對佛陀作出邀請：「世尊！懇請世尊慈許，明日與大比丘眾接受我的飲食供養。」佛陀默然而許。菴婆巴梨知道佛陀已默許，起座禮敬，右繞佛陀而離去。

此時，住在毘舍離的離車族王子聽到消息：「佛陀確實已來到毘舍離，住在芒果園林中。」他們亦各自乘坐精美的車乘，前往芒果園林謁見佛陀。

那些離車族人有些是清一色的藍色，塗藍妝、穿藍衣、配藍飾；有些是清一色的黃色，塗黃妝、穿黃衣、配黃飾；有些是清一色的紅色，塗紅妝、穿紅衣、配紅飾；有些是清一色的白色，塗白妝、穿白衣、配白飾。

在前往芒果園林的途中，這些離車族王子的車輛，與反方向駛來的菴婆巴梨之車輛相互擊撞。在車乘上的離車族王子問菴婆巴梨：「菴婆巴梨！你為何與離車族王子的車輛相互擊撞呢？」

菴婆巴梨回答：「貴王子們！因為我已邀請世尊與大比丘眾，明日接受我的飲食供養。」

離車族王子對她說：「菴婆巴梨！我們給你十萬金，你將此供養的機會讓給我們吧！」

菴婆巴梨回答：「貴王子們！即使你們將毘舍離及周邊的領土都給我，我也決不會讓出此供養的機會。」

那些離車族王子聽見菴婆巴梨不甘示弱的言論，彈指懊惱地說：「我們敗給了一位芒果女，我們輸給了一位芒果女！」

離車族王子繼續往詣世尊所在之處。佛陀見諸離車族王子從遠方來，告訴比丘眾：「比丘們！若有人尚未見過三十三天的天人，比丘們！且觀這些離車人眾！且將這些離車人眾當作三十三天眾。」

佛陀闡述人類的榮耀可媲美天人的殊榮，這是佛陀說法的例行次第：教示布施的利益、持戒的利益、生天之道，再指出諸欲的過患、出離的功德。以此激勵在場精進力未足的比丘，修習教法能達至猶如離車人眾般，可與天人媲美的殊榮。

再者，佛陀預見離車人眾隨後將被阿闍世王（Ajātasattu）所毀滅，回想離車人眾猶如三十三天般的殊榮而得見他們衰敗的比丘，將獲得無常的智見，由此證得阿羅漢果，因此佛陀促比丘們見離車人眾的殊榮。

此時，離車族王子的車乘開至車輛不可通往之處，然後下車步行至佛陀之處。他們禮敬佛陀後坐於一面，佛陀為他們說法，他們聞法後對佛陀及僧眾作出飲食供養的邀請：「世尊！明日請與比丘眾，接受我們的飲食供養。」

佛陀回答：「離車眾！明日我已接受菴婆巴梨女的供養。」

那些離車族王子聽了佛陀的回答後，彈指懊惱地說：「我們敗給了一位芒果女，我們輸給了一位芒果女！」他們隨喜佛陀的開示說法，起座禮敬佛陀，右繞而離去。

離車族王子雖知菴婆巴梨已向佛陀作出飲食邀請，但他們依然再次向佛陀作出邀請，因為他們視菴婆巴梨為墮落之女而不相信她的言說。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履行身為在家弟子的責任，即在聞法後對佛陀及僧團作出飲食邀請。

夜過之後，菴婆巴梨在自己的芒果園林中準備各種殊妙美味的飲食。當飲食準備好後，她對佛陀作出邀請：「世尊！食時已到，飲食已經準備好了。」

佛陀於午前著衣持鉢，與比丘眾一同前往菴婆巴梨的住處，坐在所設好的座位上。菴婆巴梨親手將殊妙美味的飲食，供養以佛陀為首的比丘僧團，令他們食用飽足。

當菴婆巴梨看見佛陀食用完畢，手離鉢時，她對佛陀說：「世尊！我以此芒果園林（Ambapālivana），布施給以佛陀為首的僧團。」

佛陀接受了菴婆巴梨所供養的芒果園林，並在該處居住一些時日。

## 聞兒說法出家

菴婆巴梨熱衷於布施及行善，由於過往的波羅蜜成熟，她在一次聽聞兒子毘摩羅橋陳如比丘開示後，決定加入比丘尼僧團。

出家後她精勤修習，以自己的色身作為禪修所緣，如實照見色身是苦、無常與無我的實相，以此更進一步照見心的實相。當她如實徹見身與心僅是純粹的苦，她放下了對身心的執著而證得阿羅漢果。

《譬喻經》記載她的證悟宣言：

諸有情見證，正法中出家，  
達至不動法，為佛真女兒。

我有諸神變，天耳界自在，  
他心智自在，大牟尼！

我知宿世住，得天眼清淨，  
一切諸漏盡，今再無後有。

義法辭與辯，廣大清淨智，  
最勝覺者依。<sup>5</sup>

菴婆巴梨比丘尼成為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的阿羅漢尼。

## 身老真實不虛

晚年時，她觀照色身衰敗的實相。往昔烏黑的秀髮，如今變得猶如樹皮；過去眼如摩尼珠，如今老來混濁無光；身體過去猶如紫磨黃金箔，如今細皺紋已遍滿身體；年輕時的音聲猶如杜鵑，老來聲音中斷嘶鳴。這些現象都與真實語者——佛陀所說的無異。

5 《譬喻經》四・4品 39・第10～13偈。

在《長老尼偈》<sup>6</sup>有詳盡地敘述，以下為節錄：

毛髮黑如蜜蜂色，尖端雖以種捲縮，  
老來猶如麻樹皮，真實語者不相違。  
我頭猶如香匣香，雖以種種花充滿，  
老來發出兔毛臭，真實語者不相違。  
我之眉毛畫師巧，描繪如畫美若彎，  
老來眉尾皺垂下，真實語者不相違。  
我眼猶如摩尼珠，紺色明亮有愛媚，  
老來壞眼闇無光，真實語者不相違。  
我年少時鼻柔高，端正垂直美均勻，  
老來恰如火灸過，真實語者不相違。  
我齒先如芭蕉芽，潔白光潤美如見，  
老來脫落麥黃色，真實語者不相違。  
密林之中往來者，甘美聲如杜鵑鳥，  
老來處處聲中斷，真實語者不相違。  
我二乳房實脹圓，配合均勻滿向上，  
今已鬆垂如水囊，真實語者不相違。  
我身昔如黃金板，紫磨金色甚美觀，  
今為細皺掩體上，真實語者不相違。  
我兩腿昔如象鼻，修長直立不彎曲，  
而今恰似竹與葦，真實語者不相違。

6 《長老尼偈》第 252 ~ 270 偈。

我之合成身如是，老衰之時有眾苦，  
塗料剝落如古舍，真實語者不相違。

菴婆巴梨比丘尼曾經驚為天人的美貌，經過歲月的洗禮已消失殆盡。菴婆巴梨比丘尼感嘆，這因緣聚合之身是各種苦的住處，年老時猶如一座老破的古屋灰泥剝落，這些現象皆與佛陀所說的實相不相違背。

### 往昔惡業殆盡

從風塵女子成為解脫自在的阿羅漢尼，菴婆巴梨比丘尼峰回路轉的生命故事，與其過去世的造作息息相關。她在多劫前已廣植波羅蜜。

九十二劫前，在弗沙佛（Phuss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出生為剎帝利，為弗沙佛的妹妹。在聽聞自己的兄長——弗沙佛說法後，她生起淨信，作廣大布施，並希求獲得美麗容貌。

在三十一劫前，在尸棄佛（Sikhī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阿魯那城（Āruṇa）婆羅門家。那一輩子，她在尸棄佛的教法出家成為比丘尼，但是卻造作了影響至深的惡業。

有一次，眾多比丘尼前往禮敬佛塔後作右繞。當時走在前端的一位漏盡比丘尼突然打了噴嚏，一團痰唾落在佛塔外的庭院上。但是，該位漏盡比丘尼並未發現而繼續往前走。當漏盡比丘尼走遠至看不見身影時，她從後方走來，看見那團唾液而責備道：「哪個娼婦在此處吐唾團！」<sup>7</sup>

7 出自《長老尼偈注釋》。

另一處則記載，她出於憤怒而惡罵一位解脫的比丘尼：「娼婦不正行者、勝教的敗壞者。」<sup>8</sup>

由於詈罵聖者的惡業，她捨報後墮入恐怖的地獄中遭受大苦。地獄果報盡後，她出生為人而成為一位苦行尼。之後流轉的一萬世，她皆受娼婦之身，猶如服下惡毒一般，始終無法脫離此惡報。

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修習梵行，依於異熟業而轉生三十三天。

由於過去成為比丘尼時善守護戒，她厭惡住於母胎而傾向於化生。因此，她的最後一生化生在毘舍離御花園的芒果樹下，被撫養她的園丁命名為「菴婆巴梨」。過去的惡業已盡，她在喬達摩佛的教法中出家，斷盡煩惱而達不動，成為佛陀的女兒、人天禮敬的阿羅漢尼。

菴婆巴梨的一生，啟示因果業報的平等，每一個人都得承擔自己身口意所造下的業；每一個人對於佛法的體悟亦是平等的，個人累劫有多少的付出，即有多少的收穫。

8 《譬喻經》四·4品 39·第4～7偈。



## 身價敵國的半迦尸

另一位與菴婆巴梨有著相似背景的，即是半迦尸（Aḍḍhakāsī）。半迦尸出生於迦尸國（Kāśī）富者之家，由於過去梵行的果報，她具有猶如天女般的美貌。由於她清麗出塵的美貌，人們立她為風塵女子。

迦尸國是古印度重要的河港，以出口棉布、絲綢等聞名，由於優渥的經濟來源，富裕的商人增多，迦尸國每日的稅收有一千金。

半迦尸一夜的身價，與迦尸國一天的稅收等同。但是，就連最富裕的富商都付不起這昂貴的身價，於是他們付她一半五百金，僅在一天的部分時間與她交歡，以此她得名「半迦尸」，「Aḍḍha」為「一半」的意思。

由於過去對佛法曾有薰習，她在一次聽聞佛陀說法後，決定加入比丘尼僧團。那時，佛陀在舍衛城（Sāvattihī）欲傳授具足戒，半迦尸希望前往舍衛城受戒。

此時，諸多惡者聽到風聲後，懷惡心而將前往舍衛城的道路堵擋，以阻礙她前往受戒。半迦尸得知這些惡人阻擋了道路，只好派遣一位使者至佛陀之處傳達：「世尊！我希望受具足戒，我應如何做呢？」

佛陀以此因緣，對比丘眾立下這條戒律：「諸比丘！允許受使者而授具足戒。」<sup>9</sup>因此，半迦尸由使者授戒而得比丘尼具足戒。

9 《律藏》小品・第十比丘尼犍度・受使比丘尼（V.ii 277）。

她精進修持，不久之後即證得阿羅漢果，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在《長老尼偈》，半迦尸比丘尼如是敘述：

我之賣身錢，等同迦尸稅；  
市民作彼值，一半定我價。  
色相起厭離，厭惡則離欲，  
不復更生死，不再經輪迴，  
逮得三種明，成就佛教導。<sup>10</sup>

「我的賣身價與全迦尸國的稅收等同，由於人們付不起千金，便定下半價五百金。我觀色身苦、無常、無我，對色身生起厭離，生厭離而喜貪盡，喜貪盡則從此不再生死輪迴。我已證得三明，成就佛陀的教導。」

半迦尸比丘尼從世間風塵走向寂靜解脫，她亦在過去曾培植了廣大波羅蜜。但是在某一輩子，她卻犯下殃及多生的惡行。

過去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是一位持戒清淨的比丘尼。她常坐在低座、飲食知量，謹慎且精勤於修持。然而，她卻一度懷有惡心，惡罵某位證得四無礙解的漏盡比丘尼為「娼婦」。由於此惡業，她捨報後墮在地獄受苦。地獄業報盡後，她承受此惡行的餘業而出生在娼婦家，屢屢犯下罪惡。

10 《長老尼偈》第 25 ~ 26 偈。

今世出生在迦尸國富者之家，名為半迦尸。這是她的最後一生，藉由修行的精進力，她已跨越生死的大海，斷盡諸苦。

在《譬喻經》記載，她如是作獅子吼：

我之罪與福，一切業已盡，  
超越諸輪迴，廢棄娼婦身。

我有諸神變，天耳界自在，  
他心智自在，大牟尼！

我知宿世住，得天眼清淨，  
一切諸漏盡，今再無後有。<sup>11</sup>

「我的惡業與福德，所有一切業果皆已盡，如今已超越輪迴，捨棄娼婦之身。我得神變、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及漏盡通，如今不再有來生。」

在未出家前，菴婆巴梨比丘尼及半迦尸比丘尼都曾有過坎坷的命運，然而她們在此生的波羅蜜已趨近圓滿。由於她們不放棄佛法的修持，精進不懈地投入修行，過去的波羅蜜成熟而迅速跨越生死的大海。

我們並不知道自己過去曾經累積了多少的波羅蜜。由於宿世的業力，我們今生得承受各種的業果。即使生命再艱鉅，也勿輕易放棄佛法的修持。或許僅差那麼一步，我們就能登上那安全的彼岸。

11 《譬喻經》四・4品37・第10～13偈。

心微笑了  
*The Mind Smiles*

——  
菴婆  
巴梨  
比丘尼、  
半迦尸  
比丘尼

— 伊悉達悉比丘尼

Isidāsī

# 解開輪迴的枷鎖

第一冊·第十五章

與人之間的緣分，有時會莫名的繫在一起，有時又戲劇性地因厭惡而離開。實際上，並沒有所謂的「莫名」，所有的發生必有其因緣。因果業力牽引生命的流轉，舉凡所作必留下業報的軌跡。生命的悲歡離合並不受控於任何人，僅隨著心的造作所產生的業力作為輪迴的劇本，不斷地逼迫身心繼續輪轉與造作。

伊悉達悉（Isidāsī）曾是一位具有賢德的妻子，然而她卻不知其所以然地連被三任丈夫拋棄。這個看似不公平的待遇，在她證得宿命通時才知悉，原來這是過去世縱欲的果報。

此世被丈夫離棄的痛苦，讓她的心走向尋覓離苦之道。她不再投入輪迴的演繹與造作，進而為輪迴的劇本畫上句點。她動人的證悟事跡，記載於《長老尼偈》<sup>1</sup>。

---

1 《長老尼偈》第 400 ~ 447 偈。

## 生命不解之迷

伊悉達悉出生於鬱禪尼城（Ujjenī）富人之家，她的父親是一位具德且擁有良好聲譽的人。她是獨生女，父親將她視為掌上明珠，對她寵溺疼愛有加。

當她正值青春年華時，沙積多城（Sāketa）有一位具有大財富及大名聲的富人為兒子安排婚事，派人上門向伊悉達悉的父親提親。該富人是伊悉達悉父親的朋友，於是她的父親歡喜地將伊悉達悉許配給該富人的兒子。

伊悉達悉是一位謙虛有禮、賢慧持家的良婦。她早晚對公婆禮足孝敬，待他們猶如自己的父母一般，見到丈夫的兄弟姊妹，更是謙卑畏懼地起座讓位。她與夫家的親人相處融洽，每日依照他們個人不同的需求及喜好，勤快地為他們準備新鮮的飲食。

伊悉達悉從不曾在清晨遲起，在跨進門檻接近丈夫之前，她會勤快地將自己的手足擦洗乾淨，再恭敬地走到丈夫面前。她拿起梳櫛、香粉、藥膏等，猶如侍婢般為自己的丈夫梳妝。

即使家裡不缺僕人，她還是凡事親力親為，親手下廚烹飪、親自清洗碗盤，猶如母親對待自己唯一的孩子般，無微不至地服侍自己的丈夫。伊悉達悉如此溫柔典型的良妻，賢良且謙卑地服侍丈夫，卻莫名換來丈夫對她的極度厭惡。

丈夫對她的嫌棄與厭惡已達至極點，他再也無法忍受，對他的父母乞求說：「請允許我離開，我無法與伊悉達悉同住，無法再忍受與她同居一屋。」

「兒子！你別那麼說，伊悉達悉賢慧又通達情理，勤奮且具德，她做了何事讓你不歡喜了？」

「她並沒有做任何傷害我的事，但是我就是無法與她同住，我對她感到厭惡。我已經受夠了！請允許我離去！」伊悉達悉的丈夫如是說。

公婆聽了兒子的這番言說，前往伊悉達悉之處詢問緣由：「親愛的伊悉達悉！你是如何觸怒他呢？你可直言告訴我實際的狀況。」

伊悉達悉回答：「我並未犯下任何過失，我不曾傷害他，亦不曾粗言對待他，為何他如此憎恨我呢？」

其實，由始至終，他們彼此之間都沒有發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她丈夫也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為何自己對伊悉達悉如此反感。當伊悉達悉的公婆知道這段婚姻已無法挽回時，他們感到沮喪及悲痛。為了不失去自己的兒子，他們只好作出抉擇，難過地對伊悉達悉說：「我們無福接受猶如吉祥天女化身般的你！」

於是，伊悉達悉以棄婦身分，被遣返回自己的父母身邊。這段莫名失敗的婚姻，對她而言是極大的打擊，她默默承受被拋棄的難堪與痛苦。雖然無法理解怎麼回事，但她父親依然積極為她另擇夫婿，將她嫁給另一位富人，身價聘金是前夫家的半數。

伊悉達悉一樣日夜勤於服侍第二位丈夫，以最深的愛意，猶如婢女一般照顧服侍。僅僅一個月後，同樣的事情又再度



重演，第二任丈夫也無法給予合理的解釋，為何他如此厭惡這麼溫柔賢良的模範妻子。於是，她又被遣返回自己的父母家，第二段婚姻再次如此莫名地結束。

第二度被丈夫拋棄，伊悉達悉痛徹心扉，猶如刀箭刺穿她的心。她把自己深鎖在房裡哭泣，哀憐自己坎坷的命運。然而，他的父親並未放棄，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再度覓得幸福。他父親極度失望及迫切，以至於對一位上門托鉢的苦行者如是說：「作我女兒的丈夫吧！扔掉你的乞食鉢，脫去你的襤褸衣。」

這位行者對目前苦行的生活並不滿意。美麗的妻子、豪華的房子、富貴舒適的生活對他而言極具吸引力，於是他立刻答應這誘人的建議，將長袍及鉢交給伊悉達悉的父親，並娶伊悉達悉為妻。

然而過了兩個星期之後，他對伊悉達悉的父親說：「請你將鉢及襤褸衣交還給我，我想乞食及雲遊。」

此時，伊悉達悉的父母及親友們詢問他想離開的緣由，懇求他留下來，並說：「在此處你有任何需求尚未達成的，請速速對我們說，我們立刻為你做。」

如此被詢問後，他說：「我的心若能得到自由，我已感到滿足。我無法與伊悉達悉同住，再也不堪與她共處一室。」

他甚至不願意多花一天的時間與伊悉達悉共處，於是伊悉達悉的父親只好讓他離去。

## 解開輪迴枷鎖

三度被丈夫莫名地拋棄，伊悉達悉極度難堪及沮喪，她萬念俱灰，忖思生命如此繼續下去毫無意義，於是她心想：「要麼去尋死，不然出家去。」

恰巧那一天，耆那達陀比丘尼 (Jinadattā) 次第托鉢乞食，站立在伊悉達悉的父親家門前。該位比丘尼持律且多聞，具有高尚的德行，伊悉達悉被她的莊嚴威儀、智慧祥和所攝受。她起立恭迎耆那達陀比丘尼，為她設座並向她恭敬禮足，供養諸多美味飲食。

當耆那達陀比丘尼用膳完畢後，伊悉達悉述說自己的願望：「聖尼！我願能出家。」

她的父親不願失去獨生女，對她說：「我的女兒！你在家亦可遵循佛陀的教導，布施供養飲食給沙門及婆羅門。」

此時，伊悉達悉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悲切，淚水奪眶而出，內心明白那些令人不解的苦難，必然與自己過去世所造作的惡業息息相關。她雙手合掌啜泣，乞求道：「父親！過去造作的惡行，我必須使這些罪業消毀。請允許我出家！」

父親不忍伊悉達悉繼續受苦，終於允許她出家：「願你成就覺悟及證果，實證佛陀親證之涅槃。」得到父親的祝福，伊悉達悉禮拜父母及親族後便出家。

她剃度之後精勤修習，在出家第七日即獲得三明，成就阿羅漢果。藉由憶念宿世的能力，她得知自己此生為何承受如此的命運。

## 業報真實不虛

隨後，伊悉達悉比丘尼與菩提比丘尼（**Bodhi**）一同住在華氏城<sup>2</sup>（**Pāṭaliputta**）。二位比丘尼皆具有戒德，精通禪定且多聞，是解脫一切煩惱的阿羅漢尼。

有一次，她們入城托鉢乞食，用膳洗鉢後自在地坐在樹蔭下。菩提比丘尼注視她的法侶伊悉達悉比丘尼，深為她的貌美及年輕所感觸。一般而言，年輕貌美的女孩多耽於感官的欲樂，在何種不尋常的情況之下，讓一位妙齡少女加入僧團呢？

於是，她問：「大姐伊悉達悉比丘尼！您貌美且令見者欣喜，年紀尚輕而青春未失，您是看見居家何種過患，而傾心於出離世間呢？」

伊悉達悉比丘尼向菩提比丘尼敘述，她曾遭遇被三任丈夫拋棄的過去，由此因緣而出家。具有宿命通的能力，她了知今生經歷的痛苦，源自於過去惡業的果報。

她闡述自己過去的七世。她曾是男人，出生於艾拉噶迦城（**Erakaccha**），是一位英俊瀟灑、魅力十足的富裕金匠。當時許多婦女被他所吸引，然而他卻貪好女色，無論是他人之妻或無辜少女，他皆處處留情。他玩世不恭且不停地更換伴侶，為了欲樂不惜傷害許多女人的心，亦破壞他人幸福的婚姻。加諸於他人的千倍痛苦，他不但毫無悔意，還將此風流之舉視為他吹噓及炫耀之事。

---

2 華氏城：摩揭陀國一座城市的名字，是現在的巴特那（**Patna**，印度東北部城市，比哈爾邦首府）。

由此命終之後，他長期在地獄受苦，地獄之苦盡後，入母猴胎投生為公猴。他出生為小猴七日時，猴王因擔心雄性成員造成威脅，便咬掉它的睪丸，遭此果報源於過去淫人妻所致。

投生為猴死亡後，他投生在辛達波國（*Sindhavāraṇṇa*）森林中，入一隻獨眼又跛腳的母羊胎之中。在那一生中，它痛苦地活了十二年，除了被閹割之外，還飽受寄生蟲的折磨，經常被小孩騎乘而且還罹病，這皆是過去生通姦惡業所招致的果報。

投生為羊死亡後，他入母牛之胎，出生為古銅色的牛犢，剛滿十二月即被去勢，以適用於犁地及拉車。長時在烈日下勞作，導致眼盲且身體虛弱多病，那一生受的苦皆源自於犯他人妻之故。

這金匠在經歷地獄、猴子、羊、牛的轉世之後，出生為人，生於婢女之家，但卻是非男亦非女的陰陽人，壽命短暫，三十歲便死亡。

之後，他投生為賤民車夫之女。她的車夫父親一事無成，貧賤窮困且負債累累，債主經常找上門而他卻無法還債。由於欠債金額越來越多，車夫首領直接闖入車夫家，將車夫之女拖拉出家門。車夫之女就如此啼哭著，從家中被掠走了。

當時車夫之女正值十六歲，容貌姣好而得車夫首領之子——義利達薩（*Giridāsa*）的戀慕，並娶她為妾。義利達薩的元配妻子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愛夫且具有良好聲望的婦人。車夫之女剛嫁入門即對正室生起嫉妒心，為捍衛自己

的地位，她不惜在丈夫及正室之間挑撥離間，毀謗及傷害這位善良的元配妻子。最終，她成功地令丈夫生氣、怨恨元配妻子，造成他們之間不和與相互敵意，因此造作了惡業。

## 涅槃最後一生

此世她轉生為伊悉達悉，過去金匠的業報已盡。但由於上輩子為車夫之女時，曾經傷害善良有德之人，因此在此生遭受連被三任丈夫鄙夷及拋棄的命運。

但是，她始終克盡厥職，履行並遵守婦人之道，在面對前夫的憎恨時，亦不傷害任何人。由此感得過去的善業及波羅蜜成熟，她出家第七日即證得阿羅漢果，徹底解脫輪迴之苦。

她在《長老尼偈》如是說：

此我業緣果，如奴待彼等，  
彼卻棄吾去，今生業果盡。<sup>3</sup>

「這是我造下的業所承受之果，我如奴隸般對待及照顧他們，而他們卻拋棄我而離去。今生的業果已殆盡，此事已經了結。」

充滿愛恨情仇的八世已經足夠，如今所有業的潛力已徹底止息。這是伊悉達悉阿羅漢尼的最後一世，再也不會有來生，所有的苦已徹底地結束。

3 《長老尼偈》第 447 偈。

伊悉達悉慈悲自在地講述自己的過去，彷彿敘述他人的故事一般，砥礪世人在因果業報上切切謹慎，勿存僥倖之心。過去所作的一切，無論是善或惡，終將在業果成熟時受報。唯有證悟涅槃，所有造作止息時，業的潛力方能止息，不再受後有。

莫以惡小而為之，莫以善小而不為，無論過去所作所為如何，每一個當下都是全新的開始。伊悉達悉比丘尼所作皆辦，清涼自在地安住於涅槃寂靜之中，她的事跡足以成為我們在修道上的鼓舞。

— 烏毘利比丘尼

Ubbirī

# 孩子， 感謝你讓我遇見佛法

第一冊·第十六章

慈母憐愛孩子的心時刻無歇，無論距離多麼遙遠，關愛孩子的心分秒相隨。對於一位母親而言，最悲痛的事莫過於失去孩子。無論是兩千五百年前或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份悲痛始終如一。在面臨如此巨大悲慟之際，切勿失去了希望與勇氣，因為生命的苦難蘊藏著智慧開展的無限生機。

經典裡有不乏佛陀對失去孩子的悲傷者宣說佛法的記載，其中烏毘利（Ubbirī）、翅舍瞿曇彌（Kisāgotamī）等事跡，深刻地體現女性洞見生命實相的智慧。她們在面對失子之痛時，聽聞佛陀的善巧說法，瞬間解開對孩子的執著枷鎖，內心獲得寬廣的自由。



## 八萬四千女兒，我不再為你們哭泣

烏毘利出生於舍衛城（Sāvathī）富者之家，她長得貌美如花，舉止高雅且被眾人所敬愛。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拘薩羅國（Kosala）國王納她為王妃。

幾年後，她生下一名女嬰，取名為「智瓦」（Jivantī）。國王十分疼愛智瓦小公主，烏毘利也因此得寵而被晉升為王后，享有宮廷的榮華富貴與權勢。縱然在王宮內有眾多隨從簇擁圍繞，然而在烏毘利的世界裡，這些榮耀都不及智瓦小公主的一個微笑。這女兒是她生命的福星，亦是她快樂的泉源。

當智瓦小公主長大至活潑奔跑的年齡時，很不幸地，她突然去世了。此晴天霹靂的噩耗讓烏毘利痛徹肺腑，終日沉浸在喪女的悲痛裡，思念孩子如渴思漿。她每日前往智瓦小公主的墓地哀傷痛哭，失去智瓦小公主，她的世界彷彿失去了色彩。

有一天，烏毘利往詣佛陀之處，她向佛陀禮敬，並在該處小坐一段時間。隨後她起座離開，前往阿致羅筏底（Aciravatī）河畔邊，徘徊在智瓦小公主的墓地，想起女兒而哀悼哭泣。

佛陀端坐在香室（Gandhakuṭi），得知烏毘利證悟的因緣已經成熟，以神通出現在烏毘利面前，問道：「烏毘利！你為何哭泣？」

「世尊！我因失去女兒而難過哭泣。」

「你有八萬四千名女兒已在此墓地被火化，你為她們哪一位哭泣呢？」

佛陀為烏毘利指出她們被火化之處，然後對她述說以下偈子：

烏毘利！  
汝喚「智瓦」女，汝於林中泣，  
我今且問汝，汝自應須知，  
同名智瓦者，八萬四千人，  
墓所被荼毘，汝悼彼等誰？<sup>1</sup>

佛陀以超越凡人之天眼，看見烏毘利王后在無始的生死輪迴中，曾有八萬四千同名為「智瓦」的女兒。在多次的生死流轉中，她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失去孩子的悲慟。

此智慧之語如雷轟頂，她從喪子的悲痛中走出來，了知在累劫的輪迴中，自己因執著孩子而一再上演愛別離苦的悲劇。對於世間，她徹底地生起厭離，確信輪迴中不存在真正的安穩與快樂。

烏毘利聽聞佛陀敘說的偈子後，心安住而趣入身心是苦、無常、無我的實相，站立在該處證得阿羅漢果。

---

1 《長老尼偈》第 51 偈。

烏毘利道出以下兩首偈子：

殤女甚悲傷，難見箭插心，  
彼為拔除箭，悲痛不再生。  
  
吾今拔取箭，無欲得涅槃，  
吾向牟尼尊，歸依佛法僧。<sup>2</sup>

「由於缺乏福德，我難以看見心中的苦，此悲苦及貪愛猶如無形的箭，刺入內心而難以拔除。佛陀已為我拔除喪女的憂傷，此悲痛不再生起。如今貪愛的箭已拔除，一切欲愛已止息，證得寂靜涅槃。我至誠皈依佛、法、僧。」

烏毘利累劫的波羅蜜成熟，面對失去孩子的悲痛，在聽聞佛陀說法後，以在家身分在極短的時間內證得阿羅漢果。之後她出家成為比丘尼，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 宿世善業之成熟

烏毘利比丘尼今生的成就，源於過去已累積的廣大波羅蜜，《譬喻經》<sup>3</sup>記載她的事跡為「一座施者」（Ekāsanadāyikā）。

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烏毘利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是一名花鬘編織者。當時，她的父母外出工作，她看見一位比丘在烈日下步行，

2 《長老尼偈》第 52 ~ 53 偈。

3 《譬喻經》四·2 品 14·第 1 ~ 24 偈。

於是將珍貴的毛氈敷於座上，隨後走向沙門，淨信歡喜地說：「尊者！日中太陽炎熱，土地被烤焦了，亦無涼風吹過，此時適宜稍坐休息。我已為您設座，請您哀愍我，坐在我所敷設的座上。」

那位清淨的漏盡比丘接受她的邀請，端坐在為他設好的座位上。於是，她從比丘手上拿取鉢，盛滿勝妙飲食作供養。

由於此善業，她在該處沒後轉生三十三天，住在為她而造的宮殿內，設有六十由旬高、三十由旬寬的座位。此外，尚有種種的坐具及臥具，由金、銀、水晶、紅寶石所造。她的坐具皆敷上墊子、覆有刺繡羊毛毯、絲綢寶石及毛織。當她外遊時，常伴隨歡笑及愉悅，任何時刻皆隨其所願而獲得最上寢座。

在多次的輪迴流轉中，她曾是八十位天王的天后，七十位轉輪聖王的王后。由於施座的果報，在多次輪轉中皆具大財富，物資不欠缺。由於此善業，她僅出生為婆羅門或刹帝利，無論生在何處皆出生高貴。由於施座的果報，幼時她有眾多乳母照顧，亦有隨從服侍，為其沐浴、飲食、塗香等。由於此善業，她在十萬劫間不墮在惡趣。

直至喬達摩佛的教法時期，她出生在舍衛城，名為烏毘利。此是她的最後一生，由於喪子之痛而令她值遇佛陀，累劫的波羅蜜成熟而速證阿羅漢果。

這是她最後一次為失去孩子而哭泣，因為她的心已達解脫，無欲、無執著，輪迴的因已徹底地被斬斷，所有的苦已寂滅及止息。

—蘇巴比丘尼

# 賜糾纏者的一記猛棒

Subhā Jīvakambavanikā

第一冊·第十七章

若感官接觸讓心悅意的所緣，則容易生起貪欲。對尚未見「欲望是苦」的凡夫而言，心生起貪欲，則進一步想擁有及獲得那令心悅意的對象。這全然沉浸在欲望的心，毫無平靜可言。

凡夫迷戀色身，未見其污穢不淨的實相，尤其對異性的身體更易生起貪愛。當一位已證悟的女性對「此身是苦」有清晰的洞見以後，碰到異性的愛戀與糾纏時，她將如何應對呢？

耆婆芒果林的蘇巴比丘尼（Subhā Jīvakambavanikā），在面對風流少男的挑逗與糾纏時，以超凡的慧眼，無所畏懼地破除愚者的邪見，更不惜挖出自己的眼睛以示教誡。

此身是不淨及苦的聚合，這是不爭的事實。唯有未見實相的心，才會認為此身潔淨又可愛。當那念念不忘的色身已離散為一堆不淨的物質，熾盛的欲望亦隨之灰飛煙滅。蘇巴比丘尼的智慧及勇猛事跡，記載於《長老尼偈》<sup>1</sup>。

1 《長老尼偈》第 366 ~ 399 偈。

## 愚者的惡心挑逗

耆婆芒果林的蘇巴出生於王舍城（Rājagaha）一戶顯赫婆羅門家。她擁有如花似玉的美貌，由此得名「蘇巴」（Subhā），意為「美好」。<sup>2</sup>

有一次，佛陀至王舍城說法，她聽聞佛法後生起淨信，皈依三寶成為女居士。由於對輪迴深感恐懼，她見欲樂的過患而決定出家修行。

於是，她至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Mahāpajāpatī Gotamī）座下出家，精勤修習佛法，不久便證得阿那含果。此階段的聖者斷除對感官欲樂的執著，對可意的視覺目標、聲音、香氣、味道或身觸都沒有了渴愛，斬斷欲貪與瞋恚二結。

有一天，蘇巴比丘尼前往王舍城耆婆芒果林（Jīvakambavana），途中有一名風流少年見她貌美而心生愛戀，站立在該處攔截她的去路。這位風流少年是舍衛城具大財富的金匠之子，樣貌俊俏，常四處遊蕩。

蘇巴比丘尼對攔截他的風流少年說：「我對你做錯何事？為何你站在此處阻攔我？」

2 在《長老尼偈》，蘇巴比丘尼的全名為「蘇巴·智瓦甘巴瓦尼卡」（Subhā Jīvakambavanikā），「Jīvakambavanikā」意為「耆婆芒果林」。由於尚有同名為「蘇巴」的長老尼，因此以「耆婆芒果林的蘇巴」來作區分。蘇巴比丘尼應是由此事件後而得此名。

「先生！碰觸出家的僧尼是不當的。善逝<sup>3</sup>所立的戒學律儀乃無瑕、善美且純淨。我依於世尊的教導而清淨無繫著，為何你阻攔我呢？你的心污濁有塵垢，我的心清淨無垢染，我的心在一切處得解脫，為何你阻攔我呢？」

風流少年挑逗道：「你有漂亮的容色，正值青春年華，為何要出家？脫去那黃色袈裟，來吧！我們到花林尋歡。聳立的樹木花朵盛開，花粉隨著風飄而香氣四溢。初春是美好的時季，來吧！我們到花林尋歡。林中的樹木冠著花，花枝迎風搖擺而發出騷音，你獨自一人進入森林，如何尋歡呢？森林常有猛獸成群出沒，發情的狂象騷動不安，那沒有人跡的森林多恐怖，你卻想在無人陪伴之下而獨自前往。」

接著，風流少年又說：「你擁有無與倫比的美貌，猶如黃金鍛造的雕像，猶如天界美曼園<sup>4</sup>的仙女。絕美者！你將穿著那迦尸國（Kāsi）所出產的細軟綢服，絢麗得耀眼奪目。若你與我一同住在林中，我將對你唯命是從，無人比你更令我傾心，你這擁有緊那羅女的柔美雙眼者。」

他一再嘗試勸服蘇巴比丘尼：「倘若你接受我的勸告，你將過得幸福快樂。來吧！你且還俗過居家生活，居住在清涼的樓閣，有眾多僕女服侍，穿著迦尸國所出產的細軟綢服，戴上花鬘，塗上香油及顏料。我將為你打造各種裝飾，各各皆以黃金、寶石及摩尼珍珠所造。你將臥在覆有華蓋的昂貴臥榻，敷有嶄新且潔淨的墊毯、蓬軟的羊毛敷具，臥具皆以旃檀木雕飾，瀰漫著高價的旃檀樹精香。」

3 善逝（Sugata）：佛陀、世尊的十種德號之一。

4 美曼園（Cittalatāvana）：欲界三十三天的花園之一。



「現在的你，猶如出水的青蓮花，盛開在非人所守護的池塘，無人可以觸碰。你這貞潔的梵行女，讓這美器空洞殘。」

## 此身充滿不淨物

蘇巴比丘尼平靜地問這風流少年：「此充滿不淨腐肉、充塞墳墓且易壞的皮囊，何處值得你愛戀？」

風流少年回答：「你的眼睛似牝鹿，又如山中的緊那羅女，看見你這雙眸，情慾倍增添。長在那猶如純金般完美無瑕的臉頰，這雙眼似蓮瓣一塵不染，看見這雙眸，情慾倍增添。縱然你離我而遠去，我也將思念你。你那長長的睫毛，你那純潔的目光，你這擁有緊那羅女的柔美雙眼者，再也沒有何東西比你的眼睛更令我愛戀。」

蘇巴比丘尼說：「你想走向那錯誤的道路，你想捕捉天上的月亮為玩物，你想跳越須彌山，你對佛陀的孩子有非分的企圖。」

她接著如是作獅子吼：

涵蓋天界之世間，我於一切處無欲；  
不知何物能貪著，藉由聖道連根除。  
猶如投炭之火焰，恰似劇毒之器皿；  
不知何物能貪著，藉由聖道連根除。  
有者未省察五蘊，有者未曾侍導師；  
汝可誘惑如彼者，誘惑識者徒憂惱。

詈罵禮敬苦與樂，我以正念為安立；  
我知不淨有為法，心於一切處無染。  
我為善逝弟子尼，八正道為乘而行；  
拔除煩惱之箭刺，我入空舍而為樂。  
我見木製玩偶形，多種色彩善繪成；  
以繩線木栓繫縛，以此作種種舞蹈。  
繩線木栓拔出已，散作支離破斷片；  
玩偶無跡無從覓，彼時心作何界定？  
我身肢體各部分，譬如彼木製玩偶，  
諸法離則身不存，彼時心作何界定？  
猶如雄黃塗彩壁，汝見形像彩壁物，  
此處汝有顛倒見，人之感知無意義。  
面前所現如幻事，如同夢中黃金樹；  
幻作造物眾人中，汝追虛物闇愚者。  
眼如置球樹洞中，眼皮中間泡狀物；  
內有淚水與黏液，眼為種種色聚成。<sup>5</sup>

「在這含括天界的世間，我在一切處皆已無欲，我不知還有任何事物能讓我生起欲貪，聖道已將欲貪連根斷除。世間猶如投入木炭而熊烈燃燒的火焰，亦如劇毒的器皿，我不知還有任何事物能讓我生起欲貪，聖道已將欲貪連根斷除。」

5 《長老尼偈》第 385 ~ 395 偈。

「有人尚未省察五蘊而不了知實相，有人因未親近侍奉佛陀而得不到教誡，倘若你試圖誘惑那些人，或許她們會聽從；然而，試圖誘惑明了聖諦的蘇巴，徒使自己增添憂惱。」

「對於詈罵、禮敬、苦與樂，我始終正念現前而不為所動。我了知舉凡因緣合和的有為法皆是苦，我的心在一切處皆無執取。我是佛弟子，乘坐八正道之車乘往至涅槃城，拔除了煩惱箭，我進入空舍而喜悅。」

「我曾見以各種顏色善彩畫的木製玩偶，由各個部分組合而成，以繩線及木栓善巧地固定木心軸，作各種舞動。當繩線與木栓被拔出，成為支離破碎的斷片，玩偶即不復存在。那時，心對此零散的斷片作何界定呢？它是木栓、繩線、還是陶土呢？我身體的各各部分亦是如此，沒有任何實質的存在。當組合身體的地、水、火、風四大離散時，身體則不復存在。那時，心對此作何界定呢？此是地大、此是水大？」

「譬如畫師在牆壁上作畫，以雄黃彩繪人的形象，乍看之下以為真實，視覺顛倒者見此壁畫而說：『有一人站立傾靠著牆壁』。然而這並非實相，將不存在的物體稱之為「人」，這是毫無意義的。凡夫如是以顛倒見認知事物，無任何實質的意義。」

「闍愚者！你追逐一場幻局，被眼前所呈現的幻事所迷惑，猶如追逐夢中所見的黃金樹，猶如將幻術師在眾人面前變現的事物當真，將此聚合而無堅實的身體認為是『我的』。這眼睛猶如置放於樹洞中的蠟球，眼皮中間有水泡狀之物，內有淚與黏液分泌，眼睛是由種種不同的色法聚合而成的。」

## 無畏掏眼示真相

如此語畢，蘇巴比丘尼即平靜地用手，使力地將她的一顆眼球挖出來，遞給風流少年，並對他說：「來，將這眼睛拿去！」當下她的心完全不被動搖，對身體無絲毫的執著。

風流少年錯愕地看著那血淋淋的眼球，他的情慾頓時蕩然無存、消失無蹤，驚慌地道歉懺悔：「可敬的梵行比丘尼，願您快速地痊癒！這樣的事情我再也不敢做了。如此重擊地傷害如您這般尊貴可敬之人，猶如將火焰抱在懷裡、將毒蛇抓在手上。請原諒我的罪過！」

蘇巴比丘尼離開風流少年，往詣佛陀之處。當她得見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時，她的眼睛自然恢復如初、毫無損傷，當下她的心湧現無比喜悅。佛陀知悉她的心所處的狀態，將她的心引導至平捨，於是她在當下證得阿羅漢果，徹底地斷除輪迴。

凡夫極度珍愛自己的色身，而蘇巴比丘尼卻視它為塵土、污穢的臭皮囊、苦的聚集。因此，她毫無猶豫地捨棄身體的器官，無畏地在真理面前站穩腳步，驅走愚者的無明黑暗。她戰勝了煩惱魔軍，這是她的最後一生，已圓滿梵行及完成所有的修行，再也不受煩惱所擺佈，於涅槃寂靜之中，清涼自在地微笑。

— 普  
娜  
比  
丘  
尼

Puṇṇā

# 淨除惡業不如不作惡

第一冊·第十八章

在面對毫無意義的儀式及信仰，我們是否會因為權勢的欺壓、代代相傳的傳統、權威，乃至出於恐懼等心理因素，而不敢作出質疑？

普娜（Punṇā）雖是婢女出生，在面對古印度社會最高階級的婆羅門種姓所生起的錯誤見解時，她毫不猶豫地提出質疑，不亢不卑地舉起智慧之劍，斬斷無明與邪見。在真理前無畏的勇氣，源自於智慧的洞見。

## 無畏破斥諸邪見

普娜（別名：普倪卡 Puṇṇikā）出生於舍衛城（Sāvattihī），是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ika）的取水婢女。由於出生之時正是主人家第一百位奴隸，因此名為「普娜」（Puṇṇā），意為「圓滿」。

有一次，她聽聞《獅子吼經》<sup>1</sup>而證得須陀洹果，入聖者之流，斷除了身見、戒禁取見及疑。

在冬天的某一個清晨，她至河邊打水，看見一位博學的外道婆羅門站立在冰冷的河水中哆嗦。當婆羅門從河中走上岸時，他濕著頭髮與衣服而凍得瑟瑟發抖。普娜看在眼裡，對婆羅門生起悲憫之心，為令他遠離邪見，於是與婆羅門展開對話。

她對婆羅門說：「我是一名取水婢女，深怕被主人杖打責罰，即使在冬天冒著凜冽的寒風，我依然進入此河流<sup>2</sup>。婆羅門！是什麼令你恐懼害怕，驅使你堪忍嚴寒，顫抖著身子卻依然進入酷冷的河中？」

婆羅門回答：「普娜姑娘！你應該知悉，我如此做是為了履行善業，為了使惡業淨除。無論老人或少年，舉凡造作惡業者，只要他們以河水淨身，即可淨除惡業。」

1 《中部》第 11、12 經。

2 阿致羅筏底河（Aciravati），印度五大河流之一。

「婆羅門！以盲導盲，是哪位愚昧無知者對你這麼說的？此人是否以河水淨身而確實淨除了惡業呢？倘若如此，魚類、烏龜、青蛙、水蛇、鱷魚以及所有水族生物，它們皆可出生在天界；那些屠羊者、殺豬者、捕魚者、獵人、盜賊、劊子手等其他造作惡業的人，他們僅需以河水洗滌身體，所造下的惡業便能去除？倘若河水能洗滌你曾經造作的惡業，也能運走你所有的善業，你將被剝洗得赤裸裸而空無惡福。」

普娜接著說：「婆羅門！若你希望淨除惡業，還不如不作惡行，正是那令你恐懼的惡業，讓你不斷地進入冰冷的河水之中。莫造惡業，婆羅門！切勿讓嚴寒凍傷了你的皮膚！」

### 引導婆羅門正見

婆羅門聽聞普娜一番智慧的話語，如醍醐灌頂，又恍如大夢初醒，他感激地說：「我誤入歧途，是你將我引導至聖者之道。我將以此沐浴衣布施予你！」

普娜說：「此沐浴衣你且留著，我並不需要。若你懼怕苦、不喜苦，那麼切勿造作惡行。無論是顯現於外的身、語惡行，或是覆藏在內的不善心念，切莫造作任何惡業。」

「倘若你造作惡行，無論已作或將作，皆無法逃離苦的逼迫。即使祈求那些地獄等惡報之苦不跟隨著你，或選擇從該處逃離，惡業的果報始終令你無處可逃。倘若你畏懼苦，不喜於苦，則皈依佛、法、僧，並受持戒律，你將獲得利益。」



婆羅門聽聞普娜的話語，內心深感觸動。他依照普娜的指示去落實，皈依佛、法、僧，並持守淨戒。不久之後，婆羅門聽聞佛陀說法而出家，精進修行並證得阿羅漢果，獲得三明。

他道出以下偈子，之後被普娜所複述，記載於《長老尼偈》：

皈依佛法僧，嚴持清淨戒，  
 皈依與持律，於我確有利。  
 先為婆羅門親族，今為真實婆羅門，  
 逮得三明有智慧，為聞經者淨行者。<sup>3</sup>

「我皈依佛、法、僧，清淨持戒律，透過皈依與持戒，確實對我有利益。我曾是婆羅門種姓，學習婆羅門的《梨俱》、《夜柔》、《娑摩》三吠陀而謂『具三明』；精通婆羅門的經典而稱『聞經者』；藉由河水淨身而為『淨行者』。」

「如今我成為真正的勝義婆羅門，獲得宿命明、天眼明及漏盡明而謂『具三明』；證得道果之智而謂『聞經者』；淨除惡行而謂『淨行者』。」

3 《長老尼偈》第 250 ~ 251 偈。

## 出家得漏盡解脫

普娜與婆羅門展開的一席智慧對談，贏得雇主給孤獨長者的讚譽及隨喜。給孤獨長者解放她奴隸之身，讓她獲得自由。

在給孤獨長者的允許下，她出家成為比丘尼，並在短時間內證得阿羅漢果，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譬喻經》如是記載其證悟宣言：

修習有大慧，依聞具聞者，  
前生由慢故，餘業生賤族。  
燒盡諸煩惱，斷除一切有，  
如象斷繫縛，我住於無漏。  
四種無礙解，此等八解脫，  
以作證六通，完成佛教導。<sup>4</sup>

「我藉由修習而具有大智慧，依於聽聞而成就多聞。由於前生傲慢之業尚未耗盡，我出生於奴隸賤民。如今煩惱已燒盡，一切導致再生的『有』已斷除，猶如大象已斷繫縛，我住於無漏。我獲得四無礙解及八解脫，作證六種神通，已完成佛陀的教導。」

4 《譬喻經》四•4品38•第17～20偈。

## 往昔惡業已殆盡

普娜比丘尼在過去多生前，已值遇六尊佛。於過去毘婆尸佛（Vipassī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於良家，由於恐懼輪迴之苦而在比丘尼僧團出家。她嚴持淨戒，精通三藏且博學多聞，成為佛法的教授者。

相同的經歷一再重複於接下來她所值遇的五尊佛，即尸棄佛（Sikhī Buddha）、毘舍浮佛（Vessabhu Buddha）、拘留孫佛（Kakusandha Buddha）、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及迦葉佛（Kassapa Buddha）。在她所值遇的五尊佛期間，她皆是持戒清淨的比丘尼，多聞及精通三藏，並善說佛法。但是由於傲慢，她無法根除煩惱。

《譬喻經》記載，在迦葉佛的教法時期，她出家為比丘尼，賢明且博學多聞。當人們以法義向她提問時，她的說法令聽者對她生起尊敬。她常向眾人開示佛法的義理，由於多聞而生起傲慢心，她輕蔑溫和善良的比丘尼。

此生是她的最後一生，由於過去傲慢之業，她在舍衛城給孤獨長者家的婢女胎中受孕。在遇見外道婆羅門時，她已是一位須陀洹聖者。此階段的聖者已斷除三結，包括戒禁取見，即不執取於那些錯誤的修行方法、禁戒或儀式，不再認為那些錯誤的行為可以達至解脫或導向清淨。

由於須陀洹聖者已生起法眼，對「法」已不再存有疑惑，他們對「哪些修行能導向解脫」、「哪些行為對解脫毫無意義」具清淨的法眼明辨。因此，即使普娜屬於社會奴隸階級，

在面對最高階級的婆羅門種姓的無益作為時，她毫無畏懼地提出挑戰。她不亢不卑地以鋒利的智慧，顛覆根深蒂固的傳統，輕易斬斷婆羅門的邪見，引導他走向聖道。

由於過去的波羅蜜成熟，普娜比丘尼出家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由此可見，尊貴並非源於出生背景，從汲水奴隸成為人天禮敬的阿羅漢尼，普娜比丘尼因獲得智慧、斷盡一切煩惱，而成為如意寶般尊貴。

此承載佛法之器，人類皆平等具有，無論何種出生皆有親證佛法的能力。善用珍貴的人身資本，投入體驗佛法的努力，我們將可超越世間一切的相對，而臻至圓滿。

— 悉哈比丘尼、瓦德悉比丘尼

Sīhā, Vaḍḍhesī

# 為修行，豁出生命

第一冊·第十九章

在經典記載二千五百年前的佛陀時代，佛陀僅在一次的說法場合，即有成千上萬的聞法者證得道果、轉凡入聖。他們生值佛陀出世、又得見佛聞法，這是往昔修行而累積廣大的波羅蜜所致。因此，他們的證悟極為迅速，似乎輕而易舉。

實際上，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如此迅速地證得道果，有些人亦經歷遲遲無法證悟的煎熬。在佛陀時代，一旦決定走上解脫之道的行者，他們重視修行的程度是我們現今時代的人所望塵莫及的。他們將聖道的進展當作是自己生命的全部，對於尚未見法一事，無時無刻不掛在心頭，為此深感焦慮、無助及難過，彷彿失去生命至關重要的一切。

由於無法證得道果，悉哈比丘尼（Sīhā）難過得想尋死；由於久未開悟，瓦德悉比丘尼（Vaḍḍhesī）悲傷得嚎啕大哭。然而，只要心中仍存有「想要」的欲望，即使是「想要開悟」的善法欲，亦無法得見真正的佛法。若心尚飢渴，聖道即不會生起。唯有徹底地放下身心的那一刻，方能契入佛法之流。

## 不得道不如死去

悉哈出生於毘舍離（Vesālī），是離車族悉哈（Sīha）將軍的外甥女。以她舅舅的名字命名，她亦名「悉哈」。

有一次，佛陀對悉哈將軍說法，她在旁聽聞佛法而生起淨信，在得到父母的允許後，即出家成為比丘尼。

但是，出家一些時日以後，她在道上毫無消息。無論如何精勤地用功，她在修行上始終不得力，無法調伏往外攀緣的心。如此煎熬至第七年，她被錯誤知見所苦而在修行道上毫無進展。眼見無數人已證得道果涅槃，自己卻始終在聖道上一無所獲，她陷入極度地焦慮與失望，彷彿世界全然一片灰暗。她失落地想：「如何擺脫如此的生活？與其還俗，不如讓我死去！」

於是，她帶著繩索前往森林，將繩索掛在一棵壯碩的樹上，並將繩環往自己的脖子上套。

在這關鍵的一刻，她放下了一切，過去精勤修習所積聚的成果現前，她的心在瞬間進入禪定，照見身與心皆是無常、苦與無我。當下聖道生起，她徹底地斷除所有的執著與束縛，證得阿羅漢果，獲得四無礙解。

剎那轉凡入聖的她，將繩套從頸項鬆開，返回自己的寺院。此時，她已不再是愁眉不展的凡夫僧尼，世間再也沒有任何苦能抵達她的心，她已從煩惱的束縛中解脫，自由、喜悅與自在。

她的證悟偈言記載於《長老尼偈》<sup>1</sup>：

思惟不正故，欲貪所惱亂，  
往昔陷掉舉，不得心自在。

煩惱結所縛，樂淨想所牽，  
貪欲心所虜，不得心平靜。

瘦黃枯憔悴，徘徊七年間，  
吾為煩惱苦，晝夜不得樂。

取繩入森林，不再行俗事，  
此處吾縊首，對吾為相宜。

將繩掛樹枝，造一堅吊索，  
投首入環中，爾時心解脫。

「由於不如理作意，具顛倒想，我將苦視為樂，欣喜於感官欲樂而被欲貪所惱。往昔掉舉散亂，我無法調伏與安住，錯誤認為在色、聲、香、味、觸中具有快樂，順從煩惱而沉浸在欲望之中，心不得片刻平靜及安止。」

1 《長老尼偈》第 77 ~ 81 偈。



「我被煩惱所苦，面黃消瘦與憔悴，徘徊七年之間，不曾有一日或一夜獲得沙門之樂。於是，我取繩進入森林，心想：『倘若我無法履行出家人的義務，與其還俗過低下的俗家生活，還不如讓我在林中自縊。』我將繩掛在樹枝上，編結一個堅牢的繩套，在我將頭放入繩套的當下，心即獲得解脫。」

悉哈比丘尼的證悟與眾不同，然而這種自縊的行為並不宜效法。對凡夫而言，自殺是嚴重的殺生罪業。無論任何人，只要以凡夫的心識自殺死去，此自殺行為足以令其墮在惡道、苦趣長久受苦。

然而，悉哈比丘尼卻是特殊的個案。她在自縊的當下，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徹底放下所有的欲求，包括想要證悟的欲望。那一刻，過去正念培養的努力，讓心達到安住且平捨的狀態，以此照見身心的實相，當下突破修行的關卡，證得阿羅漢果。

在佛陀的教法中，她所作皆辦，自知不再有來生，她的努力終於獲得回報。

## 修行欲速則不達

另一位證悟歷程較為坎坷的比丘尼，稱為「瓦德悉」。她出生於天臂城（Devadaha），是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sup>2</sup>（Mahāpajāpatī Gotamī）的乳母。《長老尼偈》記載她為佚名（Aññatara），「瓦德悉」（Vaḍḍhesī）意為「養育」，指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的養育者，這並不是她真正的姓名。

當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出家，比丘尼僧團正式成立時，瓦德悉亦跟隨出家成為比丘尼。隨著時間的推移，瓦德悉比丘尼出家邁入第二十五個年頭，然而她始終未證得道果及涅槃。由於她內心被念頭及貪欲所牽，因此得不到片刻寧靜。

隨著年齡漸長，她的心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儘管如此，無論她怎麼努力修行，卻始終無法見法開悟。在極度渴望見法之下，她伸展雙臂崩潰地哭泣，帶著悲傷進入精舍，內心既無助，又對自己感到失望不已。

雖然愁腸百結，她依然不放棄修行。她崇信於曇摩提那比丘尼<sup>3</sup>（Dhammadinnā），親自赴往曇摩提那比丘尼之處聽聞佛法。曇摩提那比丘尼為她詳說法義，解說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之法皆是無常的聚合，此時她的心遠離感官欲樂的渴求。

2 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Mahāpajāpatī Gotamī）被佛陀譽為「資深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一章「因為您，僧尼梵行立」。

3 曇摩提那比丘尼（Dhammadinnā）被佛陀譽為「說法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五章「你唾棄之物，我亦不眷戀」。

她在一旁安坐禪修，由於過去的修行成果使然，她的心安住於一境，轉向觀照身與心的實相，在短時間內即證得阿羅漢果，開展六種神通，圓滿了佛陀的教導。

在《長老尼偈》<sup>4</sup>記載她的證悟偈言：

吾自出家來，二十五年間，  
未曾彈指間，獲得心寂靜。  
心不得寂靜，充滿諸貪欲，  
展腕悲涕泣，吾入於精舍。  
崇信比丘尼，我親赴其處，  
彼為吾說法，蘊界處之義。  
聞彼尼說法，端坐於一面，  
吾知宿世住，已得淨天眼。  
智慧知他心，耳界已清淨，  
已證得神變，諸漏達滅盡，  
證此六神通，圓滿佛教導。

悉哈比丘尼與瓦德悉比丘尼在證果前，由於心尚未趨入中道而在修行路上跌跌撞撞、煎熬不已。當心放下欲求與造作，遠離太緊及太鬆的兩種極端，任何時刻以正知正念觀照身心，以此精進修行，道果涅槃自然水到渠成。

4 《長老尼偈》第 67 ~ 71 偈。

以悉哈比丘尼與瓦德悉比丘尼的事跡作為激勵，但觀自心，我們曾有多少次為了修行而流下眼淚？又曾幾回為了修行而不顧一切地豁出生命呢？世間的成就尚無法平白獲得，更何況是出世間的殊勝道果。悉哈比丘尼與瓦德悉比丘尼在道上的堅毅及忍耐，成為我們的最佳鼓舞。

悉哈比丘尼與瓦德悉比丘尼的事跡也為我們開顯了重要的教示，譬如種植果樹，農夫的工作僅是灌溉、施肥、照料，至於果樹何時開花結果，則非農夫的職責，也不在其掌控的範圍之內。行者亦如是，僅需在道上正確地付出努力，證悟的果實何時結成，亦非行者的任務。修行只要在「因」上努力不懈，道「果」自然瓜熟蒂落。

— 鳩摩羅迦葉母比丘尼

# 孩子的無情， 我的增益

Kumāra Kassapamātā

第一冊·第二十章

對一位母親而言，最難割捨的就是對孩子的愛。母親對孩子的愛憐沒有歇息之時，無論是在近處或遠處，心都時常掛念著孩子。然而，此深深的情愛，在聖道的進展上將成為牽絆及阻礙。

鳩摩羅迦葉比丘 (Kumāra Kassapa) 的母親雖是比丘尼，但是她日夜思念孩子如渴思漿。她的孩子鳩摩羅迦葉是一位證得阿羅漢的比丘，為了母親的利益，他以善巧斬斷母親對他的執著，讓母親在聖道上一躍而進，最終獲得最高的道果。

## 心向出離，靜候時機

鳩摩羅迦葉比丘的母親（無名，但以下將簡稱為鳩摩羅迦葉母）出生在王舍城（Rājagaha）富人之家。經過長久累積善業及遠離俗事，此生是她的最後一生，猶如瓶中的明燈，她的心中燃起聖力的火焰。

鳩摩羅迦葉母（Kumāra Kassapamātā）自幼不樂居家生活，一心嚮往出家，她對父母說：「父母雙親！我居住在俗家，心中並不快樂，我想出家，請給予允諾。」

「孩子！為何你作此言說？這家中有許多財產，你是我們的獨生女，我們絕不允許你出家！」父母如是拒絕她的請求。

她再三懇求父母不果，於是心想：「在父母膝下無法出家，若嫁到夫家，我再請求丈夫給予出家的允許！」

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他嫁入富者之家，成為賢良的妻子，並常積德行善。不久之後，她有了身孕，但是她卻全然不知自己已懷妊。

那時，城中歡度節慶，舉城裝飾得猶如天人之都。她在這熱鬧的節慶時，不塗香水、不佩戴飾品，一如平日的樸素裝束前往城中歡度節慶。她的丈夫問：「親愛的妻子！大家在城中慶祝節慶，你為何不嚴飾自身？」

「夫君！這身體充滿三十二種污穢，為何裝飾它？這身體並非由天人、梵天所化生，也不是黃金、摩尼、黃栴檀所造；它更不是從白蓮、赤蓮、青蓮中化生，亦不是由不死的香藥

充填而成。這身體是從污穢中受生，由父母所生，具有無常、破壞、磨滅、衰敗、散滅的性質，徒使墓地不斷地擴大而已。」

她接著說：「這身體是渴愛及執取的所緣，是沉淪在悲哀、憂苦之因。它是萬種疾病的宅舍，是承受業力的容器。身內充滿膿血腐臭，身外常流不淨之物，它是各種蟲類寄居的蟲巢。最終，身體將被送往墓地，以死亡為其終結！這是一切世間的真實現相。」

她以偈言敘述色身的過患：

筋骨相結合，皮肉覆其身，  
污穢藏腹內，真相不現露。  
肝臟與膀胱，心肺腎脾臟，  
涕唾膽汁膏，九孔常流穢。  
眼眵與耳垢，鼻涕口痰唾，  
糞便由腸出，汗垢身分泌。  
頭腔滿腦髓，屑皮充髮際，  
思此為淨者，愚人覆無明。  
無限災厄身，堪比為毒樹，  
疾病之宅舍，諸苦之積聚。  
執棒防鴉狗，閉門防盜寇，  
禍由外部來，觸身已命終。  
惡臭不淨身，腐爛如糞土，  
此身愚人喜，具眼者所賤。<sup>1</sup>

1 《本生經》12經。



「夫君！為何我還裝飾此身呢？這不就像是裝飾一具充滿糞穢器的外部嗎？」

她的丈夫聽見她所說的這一番話語，問道：「既然你已見色身的過患，為何不出家呢？」

她喜不自勝，歡喜地說：「倘若你允許我出家，今日我即出家去！」

「善哉！我允許你出家！」

於是，她的丈夫對僧團作廣大供養，在多位隨從的陪伴下，將她送至提婆達多（Devadatta）所屬的比丘尼僧團出家。她終於得以出家，圓滿一直以來的心願，內心愉悅歡喜。

## 懷妊出家，未審遭逐

那時，她腹內的胎兒逐漸成形，懷孕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她的手足變得粗大，腹部隆起。比丘尼們問道：「你現在是名妊婦，為何如此？」

「我也不明白其中的緣故，但是我確實持守戒律！」她回答。

比丘尼眾將她帶至提婆達多的面前，向提婆達多稟告：「尊者！這良家女幾經艱辛，方才得到丈夫的允許而出家。但是，她所懷的胎兒日漸明顯，我們不知道這妊婦是在出家前有妊，或是出家後才有身孕？」

提婆達多並不具備作為佛陀的資格，也無佛陀的忍辱與慈悲等德行。他聽了比丘尼們所稟報的情況後，心想：「在我提婆達多的比丘尼僧團竟然有妊娠者，人們將認為我鑑察不明、縱容惡行而對我責難。我應將她逐出僧團！」

於是，提婆達多在未善加考察的情況下，猶如推開岩石球一般，在眾中宣布：「離開！她已不再是比丘尼，將她逐出僧團！」

比丘尼們聽後，起身禮敬，返回尼眾寺院。

那時，鳩摩羅迦葉母比丘尼對比丘尼眾說：「諸位尼師！提婆達多長老並非佛陀，我不是在他座下出家，而是在世間無上士——佛陀尊前出家。別讓我出家的苦心化成泡影，請帶我前往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佛陀尊前！」

比丘尼們同意她的言論，陪伴她從王舍城啟程，步行四十五由旬的路程，漸漸抵達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並向佛陀申述此事。

佛陀心想：「縱然這位年少比丘尼在尚未出家前已妊娠，但是這將讓外道逮得說話的機會：『沙門喬達摩收留提婆達多棄捨的人！』為斷此謠言，此事應當在國王及侍臣面前判定！」

### 佛示慈智，復其清白

次日，佛陀召集拘薩羅國波斯匿王（Pasenadi）、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ika）、給孤獨長者的長子（Culla

Anāthapiṇḍika)、毘舍佉<sup>2</sup> (Visākhā) 及其他著名的長者前來。

在黃昏時分，佛陀集合四眾弟子，在眾中授權持戒第一的優婆離尊者 (Upāli) 明察此事，以作出判決。

佛陀對優婆離尊者說：「優婆離！你在四眾面前，清楚地宣布這位年少比丘尼之事。」

優婆離尊者回答：「謹遵世尊的指示。」

於是，優婆離尊者在四眾當中，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在波斯匿王及大眾面前，請毘舍佉審察：「毘舍佉！確定這少年比丘尼的出家日期為何月何日後，應能確認她懷孕的日期究竟是在出家前或出家後。」

毘舍佉應諾：「謹遵尊者所說！」

毘舍佉在周圍拉起帷幕，在簾內檢查鳩摩羅迦葉母比丘尼的手足及臍腹，然後比較月、日，推算她懷孕的時間。以此，毘舍佉確認她在未出家前就已懷孕。

毘舍佉以充足的證據，前往優婆離尊者面前彙報此事。優婆離尊者隨即在四眾面前證明這位比丘尼的清白。她並無違犯戒律，是潔白之身。佛陀讚揚優婆離尊者在此具有爭議性的事件上，作出了適當的裁決。

於是，鳩摩羅迦葉母向佛陀及比丘僧團作禮，與比丘尼眾前往居住的尼眾寺院。

2 毘舍佉 (Visākhā) 被佛陀譽為「布施第一女居士」，請參閱第二冊第三章「這大福報，不是幸運或偶然」。

## 王保育兒，七歲出家

當懷孕足月時，她生下一名健康的男嬰，此男嬰漂亮得猶如純金打造的雕像。

有一天，當波斯匿王經過比丘尼住處附近時，聽見嬰兒啼哭的聲音，他詢問身邊的侍臣。

侍臣們回答：「大王！這是那位年少比丘尼所產下的孩子，是那嬰兒的啼哭聲！」

波斯匿王說：「比丘尼作為保姆，在修行上將有諸多障礙，我將保育那名嬰兒！」

於是，波斯匿王將那名嬰兒交付到王宮的宮女手中，以王子的資格養育。波斯匿王為他取名為迦葉（Kassapa），以迦葉王子之名將他扶養長大。人人待他如王子，稱他為鳩摩羅迦葉（Kumāra Kassapa），意為「迦葉童子」。

當鳩摩羅迦葉七歲之時，有一次他與孩子們遊戲而擊打一群孩子。孩子們大聲哭喊：「我們被那無父、無母的孩子擊打了！」

鳩摩羅迦葉聽見小孩的話語，立即奔跑至波斯匿王之處，對他說：「陛下！他們說我沒有父母，究竟誰是我的母親？」

波斯匿王隨意指向公主們而說：「她們是你的母親。」

「我不可能有那麼多母親，事實上，生我的母親僅有一人，請告訴我她是誰。」

波斯匿王心想：「我無法欺騙這小男孩。」因此如實地

對鳩摩羅迦葉說：「親愛的男孩！你的母親是位比丘尼，我從比丘尼寺院將你帶來此處。」

於是，鳩摩羅迦葉對波斯匿王說：「陛下！請允許我出家。」

波斯匿王允諾：「親愛的孩子！我允許你出家。」波斯匿王將七歲的鳩摩羅迦葉帶至佛陀尊前出家。

### 愛子之心，瞬間捨下

當鳩摩羅迦葉已達成年時，他受比丘具足戒。在聽聞佛陀宣說《蟻塚經》<sup>3</sup>（Vammikasuttam）後，他在安陀林（Andhavana）精進禪修，短時間內證得阿羅漢果，並在林中度過十二年。鳩摩羅迦葉比丘在佈教說法上尤其卓越，對佛陀教法的巧妙詮說，猶如空中的滿月般圓滿明耀，佛陀讚譽他為「妙說第一比丘」<sup>4</sup>。

居住林中十二年間，鳩摩羅迦葉母比丘尼未曾見過他，對兒子鳩摩羅迦葉比丘牽掛思念，不時涕零如雨。有一天，她在托鉢路上巧遇目盼心思的孩子鳩摩羅迦葉比丘，多年的思念之情涌上心頭，她淚眼盈眶地衝前去，跪倒在鳩摩羅迦葉比丘尊前哭喊著：「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隨後，她站起身子將尊者抱在懷裡。此時，鳩摩羅迦葉比丘心想：「倘若此時我對她說柔軟慈愛之語，我將使她毀滅。」

3 《中部》23 經。

4 《增支部》1 集 217 經。

鳩摩羅迦葉為了母親的福祉，不惜示以怒目之相，令母親斷除對他的執著。於是，他將母親推開，並說：「你身為比丘尼，怎麼連對兒子的情愛都無法割捨呢？」

鳩摩羅迦葉母比丘尼心想：「他說話粗暴如匪徒！」

她再次對鳩摩羅迦葉比丘說：「親愛的兒子！你在說什麼呢？」

「你身為比丘尼，怎麼連對兒子的情愛都無法割捨呢？」尊者以嚴苛的語氣，重複相同的話語。

聽到這番嚴厲的指責，她心想：「啊！為了他，我十二年間無法克制自己的眼淚！然而，他卻待我這般鐵石心腸，以如此的話語苛責我，我還需再為他付出些什麼嗎？」

在那瞬間，她徹底放下對兒子的執著。在當天，她去除根深蒂固的無明，證得阿羅漢果，斷除諸漏而解脫輪迴。

## 受菩薩恩，慈雲無際

某日午後，佛陀托鉢歸來，教誡比丘後進入香室（Gandhakūṭi）。比丘們在日暮時，集於法堂互相談論：「諸位賢友！提婆達多並不具備作佛的資格，也不具足忍辱慈悲等德行，令鳩摩羅迦葉比丘與他的母親長老尼險些陷入破滅及毀壞。然而，佛陀具有法王的資格，並具足忍辱慈悲，使他們母子倆生起信心！」比丘們宣揚讚歎佛陀的威德。

那時，佛陀進入法堂坐於法座上，問道：「比丘們！你們集合在此處，正談論何事呢？」

比丘們回答：「世尊！我們正談論佛陀的威德。」並將所談論的內容如實稟報佛陀。

於是，佛陀道出以下偈言：

自為自依怙，他人何可依？  
自己善調御，獲難得依所。<sup>5</sup>

自己成為自己的皈依，他人並不是真正的依靠。妥善調御自己的人，獲得難得的依怙——阿羅漢果。

佛陀接著對比丘們說：「比丘們！我成為他們的依止及助緣，並非始於今日。在過去生，我亦是他們的依止。」於是，佛陀述說《榕鹿本生經》<sup>6</sup>（Nigrodha Jātaka）。

昔日，在波羅奈（Bārāṇasī）梵與王（Brahmadatta）治國時，菩薩是榕鹿王，在其近處有枝鹿王，兩隻鹿王的身體皆呈黃金色，各有五百鹿眷屬。

那時，波羅奈王喜愛狩鹿，每一餐無獸肉而不歡。為了滿足國王的口腹之欲，人們將榕鹿與枝鹿從森林趕入御花園，送給國王作為每日的食物。

當國王前往觀看鹿群時，他發現兩匹特別的金鹿，於是下令保護這兩匹金鹿不被殺害。往後的每一日，有時由國王親自持箭射殺一隻鹿，有時則由廚夫射殺。但鹿兒見弓箭皆恐懼逃亡，每次總有二至三隻受傷、病痛而死。

5 《法句經》第 160 偈。

6 《本生經》12 經。

鹿兒將此事稟告菩薩榕鹿王，於是菩薩向枝鹿王建議：「雖然所有的鹿隻最終都難逃被殺的命運，但是今後不要再讓國王使用弓箭射鹿。為避免鹿隻驚慌而造成更多傷亡，不如我們立下規定，讓鹿隻們按照順序自己往斷頭臺赴死。一日由榕鹿的眷屬，一日由枝鹿的眷屬，依序前往斷頭臺橫臥受宰！廚夫可以前往拿取橫臥的鹿，如此可避免更多鹿隻受傷。」枝鹿王同意這項建議。

某日，輪到枝鹿群中一隻懷妊的鹿赴死。那隻鹿希望能生下小鹿後再去斷頭臺，然而枝鹿王並不許可。於是，那隻懷妊的鹿前去向菩薩榕鹿王求救，菩薩為幫那隻懷妊的鹿，親自代替它前往斷頭臺橫臥。

當廚夫見色身金黃的榕鹿王躺在斷頭臺，他向國王報告此事。國王在侍從的簇擁下，乘車至斷頭臺，見榕鹿王而問道：「鹿王！我已賜你免死，為何你還躺在此處？」

「大王！有一隻懷孕的鹿隻前來求我推遲他的死期，我無法將一隻鹿的痛苦轉移給另一隻，因此我獻出自己的生命，躺臥在此處代替牠受死。」

國王為之動容，說道：「色身金黃的鹿王！即使在人類當中，我亦未曾見具備如你這般忍辱、慈悲、憐憫者。由於你的福蔭，感得我的心地清淨。請你起來吧！我保證你與懷妊鹿隻的安全。」

「大王！我們倆獲得保證，其餘的鹿怎辦？」

「其餘的鹿，我也保證它們的生命安全。」



「大王！御花園裡的鹿獲得保證，御花園外的鹿怎辦？」

「我也保證它們的生命安全。」

「大王！鹿獲得保證，其他的四足禽獸怎辦？」

「我也保證它們的生命安全。」

「大王！四足禽獸獲得保證，鳥類怎辦？」

「我也保證它們的生命安全。」

「大王！鳥類獲得保證，水栖魚類怎辦？」

「我也保證它們的生命安全。」

榕鹿王請國王保證一切生物的生命安全後，站起來勸導國王遵守五戒，說道：「大王！遵行正道吧！在父母、子女、婆羅門、長者、市民、農夫之間遵行正道，如此命終之後將轉生於天界。」

受榕鹿王的忍辱慈悲所感化，國王從此受持五戒而不傷害眾生。

佛陀說，枝鹿王是提婆達多，其眷屬是提婆達多的眷族；那隻懷妊的鹿是長老尼，其子是鳩摩羅迦葉，國王是阿難，榕鹿王即是佛陀。

鳩摩羅迦葉母子在過去生已曾獲得菩薩的幫助，在此生她亦因佛陀的慈悲，而未失去比丘尼的身分及錯失證悟的因緣。

若心尚未見欲愛之苦，則不容易放下對欲愛的執著。由於過度思念孩子，鳩摩羅迦葉母比丘尼一度無法在聖道上邁

進。阿羅漢兒鳩摩羅迦葉比丘為助母親在聖道上增益，以大孝心示現怒目之相。當下她的心對世間感到萬念俱灰，由此徹底放下對兒子的執著，宿世的波羅蜜成熟所致，在當天即證得阿羅漢果。

鳩摩羅迦葉母比丘尼止息諸苦，結束累劫對孩子思念掛心之苦，與孩子等同證得最上道果，成為自在解脫的阿羅漢尼。

—索瑪比丘尼

Somā

# 女人之身障道否？

第一冊·第二十一章

在古印度，除了種姓階級制度的不平等之外，女性與男性的社會地位亦顯然有別。普遍上，當時的女性遠遠不及男性來得被重視。此餘留的世俗價值觀，在人們心中留下刻板的印記，認為女性似乎較為卑微、柔弱、智慧劣等。在不斷地被塑造及打壓之下，女性亦不自覺地被困縛於如此價值觀的框架內。在現今的社會及一些國度，男尊女卑的觀念似乎尚根深蒂固地存在著。

經典記載，魔王波旬曾嘗試以此弱點，企圖讓索瑪比丘尼（Somā）動搖，令她生起恐懼及卑劣之心，進而放棄修行。然而，男女之形雖有別，在聖道的體證上是否有差異呢？

## 索瑪無畏獅子吼

索瑪出生於王舍城（Rājagaha），乃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宰相的女兒。當佛陀在王舍城說法時，她聞法生起淨信而皈依三寶。由於對輪迴之苦感到急迫，她出家成為比丘尼。

出家後，她竭力完成沙門的義務，精勤於修習教法，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之後，索瑪比丘尼住於舍衛城（Sāvattihī），安住在漏盡解脫之樂。魔羅波旬不樂見修行有成者，欲對索瑪比丘尼製造障礙而前往干擾。此事跡分別記載於《相應部·索瑪經》<sup>1</sup>（Somāsuttam）及《長老尼偈》。

有一次，索瑪比丘尼在清晨時分，著衣持鉢，進入舍衛城托鉢乞食。當她用膳完畢後將鉢收起，前往她的日間住處安陀林（Andhavana），坐於一棵樹下進入禪定。

此時，魔王波旬欲令索瑪比丘尼心生恐怖，毛髮豎立而退出禪定，於是前往索瑪比丘尼之處隱身而說：「聖者所達到的證悟極難成就，女人的智慧僅在二根指頭<sup>2</sup>，聖者所獲得的證悟，並非女人的卑劣智慧所能做到。」

1 《相應部》5 相應 2 經。

2 二指智：在古印度，女人七至八歲開始煮飯，為測試米飯是否已熟，會以勺取出少量米飯，而用兩指捻壓作判斷。此「二指智」謂「劣智」之意。

聖者所至處，是處甚難至；  
非女二指智，能得至彼處。

索瑪比丘尼生起如是思惟：「是誰在說此偈？是人或是非人呢？」隨後，她生起如此思惟：「此魔羅波旬，欲讓我心生恐怖、毛髮豎立而捨棄禪定，因此說此偈言。」

於是，索瑪比丘尼回應魔羅波旬：「當心已達安住而善入禪定時，對正確觀照法而道果智慧現前者，女人之身有何礙？在一切處生起的喜貪已滅盡，愚痴暗蘊已被粉碎。波旬！你應如是知曉。惡者！你已被我所打敗。」

內心善得定，智慧現前時，  
善觀照法者，女形復何關？  
喜貪隨處滅，打碎癡闇蘊，  
波旬！如是汝當知，  
惡者！汝為我所敗。<sup>3</sup>

索瑪比丘尼作獅子吼，無論是男或女，當抵達最高的道果時，即證得阿羅漢果。

在《相應部·索瑪經》記載，索瑪比丘尼回應魔王波旬：

內心善得定，智慧現前時，  
善觀照法者，女形復何關？  
我若思男女，思此為何物，  
心感於如是，即應惡魔語。

3 《長老尼偈》第 60 ~ 62 偈。

「若我作此思惟：『我是女人、或男人』，或落入『此為何物』的概念標籤，那即與惡魔所說的相應。」

男或女僅是世間的概念法，倘若女人陷入概念的造作，認為女人之身卑微下劣而無法證得甚深之法，如此女人之身確實將成為修行的障礙。此卑劣之心已掉入魔羅的陷阱，迎合魔羅的詭計。

事實不然，眾多的女性證悟者已沿著覺者之道，站在我們前方無畏自信地揚起勝利之旗。她們戰勝了女性的嬌弱、卑劣、欲愛、嫉妒等煩惱，以寂靜的微笑鼓舞世人，證悟並無男女的侷限。索瑪比丘尼對魔羅波旬的無畏獅子吼，徹底地粉碎女身在聖道上為障礙的見解。

聽聞索瑪比丘尼的回應，魔王波旬苦惱，心想：「索瑪比丘尼已知道是我」，他悲傷沮喪，在該處隱沒消失。

## 誰能令僧團增輝

實際上，對於僧團的住世，佛陀賦予男人及女人平等的責任，亦賦予出家弟子及在家弟子平等的地位。

佛陀在《增支部·增輝者經》<sup>4</sup> (Sobhanasuttam) 開示，有四種人能莊嚴僧團，即具有以下特點的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具慧、調伏、無畏、多聞、持法<sup>5</sup>、法隨法行<sup>6</sup>。

4 《增支部》4集7經。

5 持法：正法的維持者，通達法的憶持者。

6 法隨法行：有次第地依照法而實踐。

具慧又無畏，多聞持法者，  
修行法隨法，彼名耀僧團。  
具戒之比丘，多聞比丘尼，  
具信優婆塞，具信優婆夷，  
彼等耀僧伽，僧伽輝耀者。

舉凡擁有以上特質者皆光耀僧團，令僧團更為增輝及莊嚴。以此，在聖道的體證及僧團的增輝，男女僧俗皆平等重要。

### 佛法平等導涅槃

在《中部·婆蹉大經》<sup>7</sup> (Mahāvaccasuttam) 亦記載，佛陀宣說的法及律，並不侷限於特定的群體方能獲得利益。

那時，佛陀在王舍城竹林精舍 (Veluvana)。遊行婆蹉 (Vaccha) 向佛陀提問，除了佛陀之外，是否有佛陀的比丘、比丘尼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能清除諸漏，現生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呢？佛陀回答，不僅有一百、不僅有二百、不僅有五百，還有更多佛陀的比丘、比丘尼弟子能清除諸漏，現生體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

婆蹉又提問，除了佛陀、比丘、比丘尼弟子之外，是否有佛陀的在家男居士、女居士弟子，即使是只得一位，能證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及阿那含果？佛陀回答，不僅有一百、不僅有二百、不僅有五百，還有更多佛陀的在家男居士、女居士弟子證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及阿那含果。

7 《中部》73 經。



婆蹉聽聞佛陀的回答後讚歎，若僅有喬達摩尊師是此法的完成者，其他人不是完成者，則此梵行尚有部分是不圓滿的；但是喬達摩尊師、比丘、比丘尼、在家修習梵行及在家受用欲樂的男居士、女居士皆是此法的完成者，因此，此梵行是圓滿的。正如恆河傾向大海、朝向大海、邁向大海、匯入大海。同樣地，喬達摩尊師的在家和出家大眾傾向涅槃、朝向涅槃、邁向涅槃、匯入涅槃。

佛陀教導的法、律，猶如太陽無分別地普照於大地，又如雨水降落而無處不遍灑。若依佛陀的教導修習，無論出家或在家、男人或女人皆能平等地導向涅槃。

## 過去善行波羅蜜

索瑪比丘尼今生的成就，源自於過去的波羅蜜及今生的精進力。《譬喻經》<sup>8</sup>記載，過去三十一劫前，在尸棄佛（Sikhi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出生為刹帝利。當已達適婚的年齡時，她成為阿魯那瓦提國（Arunavatī）阿魯那王（Aruna）的王妃。

有一次，阿魯那王贈予她七朵蓮花，她心想：「以此蓮花裝飾自己的頭頂有何用處？不如將蓮花供養最勝佛陀。」於是，她坐在接近王宮的大門處，等待尸棄佛的到來。

8 《譬喻經》四・1品8・第1～20偈。《長老尼偈注釋》說明「七蓮花鬘施者」（Sattuppalamālikāya）是無畏比丘尼（Abhayā）的事跡，索瑪比丘尼過去世的事跡與無畏比丘尼相同。

不久後，佛陀身後伴隨著眾多比丘眾，猶如獸王獅子步行於道上。見佛陀莊嚴殊勝的身光，她生起歡喜及感動，打開王宮之門向佛陀禮敬。她將七朵蓮花灑向空中供養佛陀，此七朵蓮花卻神奇地住於空中為佛陀遮陽作蔭。她的心踴躍歡喜，合掌禮敬佛陀。

從該處沒後，她轉生三十三天，其頭頂自然具有一座藍蓮寶蓋，散發天花的香氣，這是由於供養佛陀七朵蓮花的果報。當眾多眷屬同行之時，此藍蓮寶蓋能覆蓋所有眷屬。由於供佛的果報，她成為七十位天王的天后，六十三位轉輪聖王的王后，他們全順從於她，僅聽命於她。

由於供佛的善業，她在多劫的輪迴中不墮惡趣，其膚色如同蓮花，身上亦散發妙香。由於此善業，她善修四神足，樂於修習七覺支，獲得諸神通，亦善習四念處及禪定，勵行於四正勤，這是由於供佛的果報。

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她出生為頻婆娑羅王宰相之女。這是她的最後一生，以女人之身，她已達漏盡解脫，不受後有。

無論是男或是女，組合生命的名法及色法，始終呈現如實的樣貌——無常、苦及無我。誰能洞見身心的實相，徹底放下對名法及色法的執著，誰就能抵達那不生不滅的寂靜涅槃。

— 善慧比丘尼

Sumedhā

# 我欲出家，至死不渝

第一冊·第二十二章

生出離世間的心是無比珍貴的，猶如密暗的輪迴牢獄中，有了絲絲裂開的痕跡；那古老的輪迴密室裡，由此迎來一抹溫暖的曙光，困在牢獄的人，瞬間瞥見自由的希望。

然而，出離心與世俗心好比水火不相容。因此，想出離世間的人與沉溺欲樂之人，在見解上有巨大的分歧。在世間與出世間的岔路上，我們是迎合世間的欲樂價值觀，或是傲然不群地不與俗流？

善慧（Sumedhā）一心想出離輪迴，希望得到父母的允諾而出家，然而父母卻動之以情，努力勸服她接受婚姻及享受王后的榮耀。透視實相的清澄心眼，使她對五欲全然不感興趣。儘管面對眾多的磨難與考驗，她始終以不拔之志，屹立不搖地堅定其立場，以此戰勝情愛的牽扯，邁入清淨的出家生活。

透過精勤修行，她最終揚起勝利之旗，戰勝所有煩惱魔軍，解脫輪迴的束縛枷鎖。善慧決意出家修行的動人事跡，記載於《長老尼偈》<sup>1</sup>。

1 《長老尼偈》第 448 ~ 522 偈。

## 厭輪迴希求出家

善慧出生於曼達沃帝城（Mantāvātī），乃科迦王（Koṅca）之女。年幼起，她經常與同齡的公主及隨從們前往比丘尼僧團聽聞佛法。幼小的心靈逐漸生起出離之心，對輪迴之苦生起怖畏，對世俗的欲樂生起厭離。她以三寶為皈依，多聞且善說，精勤持戒並善於訓練其心。

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她的父王及母后作了決定：「讓我們將善慧許配給瓦羅那瓦帝城（Vāraṇavatī）阿倪卡喇達王（Anikaratta）吧！」

她聽聞風聲後，前往謁見父王及母后，並對他們表達她堅韌不拔的出家決心，說：「父王、母后！我不再過居家的生活，我將出家。」

她向父王及母后敘述想出家的原因：「我的心向著涅槃，諸有皆是無常的，天界的壽命亦短暫，欲樂則更為空虛，苦遠比樂多。愛欲猶如蛇之毒，而愚痴者卻執著於愛欲，因此墮入地獄而長期受苦。愚痴的人每日放縱身口意，無信且積聚各種惡業，在地獄長時受苦。愚者無智慧及正見，不了解苦因，不明白被教示的四聖諦。」

「母后請聽我說，佛陀已開示聖道，但是眾多人並不知曉，渴望再出生，或求生於天界。然而，所有的生命皆是無常的，成為天人亦非永恆，僅是短暫的存在，愚者卻無懼於一再出生。」

「輪迴中的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四趣，以及人、天二趣，後者的二趣並不容易獲得，若出生在四惡趣則不具有出家修行的機會。請求父母允諾，讓我得以在具有十力的佛陀教法中出家，我將少欲、精進地修習佛法，願出離生死輪迴。」

「此不實的苦聚身，我已不復欣喜。為了滅除再生的渴望，請允許我披剃。如今已生值佛世，遠離八非時<sup>2</sup>，此難得的時機已得，我將一生持守淨戒及梵行。」

### 為滅苦能忍諸苦

善慧向父母訴說出家的意願後，心堅石穿地說：「我將不再以在家之身進食，倘若不出家，死亡即離我不遠。」語畢，她跪求而倒地，伏在王宮閣樓的冰冷地板上。

見善慧如此堅持，王后傷心欲絕地悲痛哭泣，科迦王亦不捨而難過流淚。但是，他們依然不放棄地苦言相勸：「我親愛的女兒！快起來！為何你不快樂呢？你與阿倪卡喇達王已有婚約。在瓦羅那瓦帝城的阿倪卡喇達王長得年輕俊俏，你將成為王后，阿倪卡喇達王之妻。」

他們繼續勸說：「孩子！出家律儀及梵行難以行持，那樣的生活多麼淒苦啊！擁有王權，可享權力、財富、威勢與欲樂。你正值青春年華，應當盡情享受榮華及欲樂。親愛的女兒！你應完成這樁婚事！」

2 八非時，又稱「八難」：生於地獄、生為畜生、生為餓鬼、生為長壽天、出生邊地、劣慧愚鈍者、邪見顛倒者、於非佛時。

「父王！母后！這福我不享，輪迴本來就不具有任何實質及意義。婚事我絕不妥協，要不出家，要不則死，這是我的抉擇。」

善慧接著說：「身體不淨且釋放惡臭，這令人可怖的腐壞身，如充滿腐肉的皮囊，不斷流出不淨之物，它有何價值？塗以血與肉的身體令人厭惡，它是蟲蛆寄居之處、鷹鳥咀嚼的食物，如此之身為何不捨棄呢？死後不久，這身體即被送往墓地，親友棄之如柴木，隨即成為狗狼之食。拋棄噁心的屍體後，連父母都忙著沐浴身體，更何況是平常之人？」

「色身不堅實，此筋骨聚合的肉身，充滿唾液、眼淚、糞尿等，人們卻對此腐敗之身徒然貪戀。若將此身剖開，並由內往外翻，身體散發的臭味，就連母親都厭惡。蘊、處、界僅是短暫的聚合，為再生的根基，是純粹的苦，如此我怎能選擇婚姻呢？」

「我寧可日日三百茅刺身，如此忍受一百年，只要無止盡的苦得以來到終結。了知佛陀教法之人，堪忍此等苦。輪迴日月漫長，人們一次又一次地死去。在天界與人間、在阿修羅與畜生、餓鬼與地獄，身心受盡無量的折磨。地獄之苦更為熾盛，墮惡趣者之苦亦同，在天界亦無庇護，沒有任何事物更勝於涅槃之樂。」

「那些聽聞佛陀的言教，不顧一切精進解脫生死者，他們已證得涅槃。父王！今日我即將出家，放下那沒有實質的欲樂，我對欲樂感到厭惡，唾棄諸欲如嘔棄物，如砍斷的多羅樹。」善慧篤定地向父王如是說。

## 諸欲過患心不喜

這時，阿倪卡喇達王為迎娶善慧公主，在眾多隨從簇擁下，於指定的時間從瓦羅那瓦帝城啟程，漸近曼達沃帝城。此時，善慧毫不留情地將自己的一頭烏黑秀髮毅然剪斷，關閉樓閣門，在房內端坐禪修而進入初禪。

當阿倪卡喇達王抵達曼達沃帝城時，善慧沉浸在初禪的禪悅裡，隨後她將心轉向於觀照無常。

阿倪卡喇達王逐步登上宮殿的階梯，黃金及各種珍奇寶石在其身上閃爍光耀，他向善慧合掌求愛，並說：「王家有威勢、財寶與主權，你且安穩享受榮華欲樂。正值青春年華，你應當盡情享受諸欲，世間的欲樂在世上是難以獲得的。我的王國託付於你，你且享有此榮華富貴，龐大的財富隨你處置。切勿愁顏不展，你的父王及母后因而苦惱憂傷。」

善慧視諸欲為塵土，遠離愚痴的她作如是智慧的回覆：「勿讓心欣喜於諸欲，諸欲有過患。過去統領四洲的曼陀多王<sup>3</sup>（Mandhātā），在欲樂享受者當中為第一，然而他的欲望卻至死未曾滿足。即使雨神普降七寶之甘霖遍及十方，人們對諸欲依然飢渴，始終在欲求未飽足的情況下死去。」

---

3 《曼陀多王本生經》（Mandhātā Jātaka，〈本生經〉258 經）記載，曼陀多王僅需左手與右手拍合，虛空即降下七寶之雨覆沒至膝。他八萬四千年享王子之樂、八萬四千年為副王、八萬四千年為統領四大洲的轉輪聖王，更以人身的狀態治理天界四天王天，又在三十三天治理諸天人，與帝釋天分半統治權。如此經歷三十六位帝釋天般悠長的統治時間，他依然欲求未滿，希望殺害帝釋天而由他一人統治三十三天，最後在欲望未滿足之下死去。



「諸欲猶如刀和砧，有斷命的危險；如毒蛇頭，可怖可畏；如燃燒的炬火，持炬向風逆走必為所燒；如骸骨，狗啃骸骨而不能療饑。諸欲是無常不穩固的，毒大而苦多，如熱鐵丸；諸欲是惡害的根源，以苦為結果。」

「諸欲有害，如樹果，為採果而爬樹，終被另一名鋸樹取果之人所傷；諸欲有苦，如肉醬，使眾鳥競逐；諸欲如夢，醒時全空；諸欲如借品，債主終必索還。諸欲如長矛、疾病、腫瘤、火坑，一切害惡與災禍的根源，怖畏及殺害之因。」

「諸欲有如是眾多苦，實為解脫的障礙。請你回去吧！對於此生導向『有』的再生，我已無信賴之處所。當他人自身的頭尚燃著火時，他能為我作些什麼呢？老與死步步追迫，一刻都不宜耽擱，我應盡全力來粉碎它。」

## 樂法得清涼涅槃

善慧如是述說之後打開房門，看見她的未婚夫阿倪卡喇達王及其父母，坐地傷心地哭泣、黯然神傷。

善慧溫和地對他們說：「愚者長時沉陷輪迴，由於父親、兄長之死，一次又一次地憂悲哭泣，自己始終難逃一死。應當憶念無始的生死輪迴中，所流的淚水、所飲的乳水、所灑的血液，以及堆積如山的骸骨。」

「若集合輪迴中的淚、乳、血，足以匯成四大海，若堆積生死輪迴一劫的骸骨，則等同毘富羅山（Vepulla）。若將南瞻部洲粉碎如棗核般大之丸，此等數量猶不及在無始生死

輪迴中，世代母親之數；若將世上樹枝、樹幹、草及葉皆斷成四指般長的寸段，追溯至往昔的世代父親之數，猶不及此數。」

「人身難以獲得，猶如盲龜在大海，海上飄有木輓，盲龜浮出海面時，龜頭剛好穿過正漂浮的輓眼，人身難得猶如此喻。身體如聚沫般不堅實，五蘊悉皆無常，切勿忘記地獄之苦。應當思惟我們如何一再地出生，埋葬於墳場而徒使墓地增大；思惟如鱷魚之懼，為填腹而造惡；思惟四聖諦之法義。」

善慧述說諸欲及輪迴再生的過患，以各種善巧令聞者得以憶念及思惟其過患。為了更深入地開顯義理，善慧接著說：「涅槃甘露是存在的，為何嗜五辛？欲樂比五辛更苦澀。不死甘露是存在的，為何欣求欲樂？所有欲樂皆熾燃、灼熱、沸騰。若希求無敵者，諸欲有眾多敵人，為何還欣求諸欲？諸欲如王、火、盜、水、怨等類有眾多敵人。」

「解脫是存在的，為何欣求諸欲？諸欲使人被束縛及傷害，貪著諸欲的人，將被捕縛、殺害及受苦。譬如點燃草炬火，手持火把不捨棄的人，終將被火燒傷；同樣的，諸欲如炬火，抓取諸欲而不捨離的人，終將被火燒傷。」

「切勿為了丁點的欲樂，而捨棄出世間的大安樂，否則將如魚吞餌而遭遇死難。在諸欲中應善調伏欲望，否則將如狗被鏈所拴而失去自由。倘若臣服於諸欲，則將被諸欲所吞食，猶如飢餓的賤民弑狗食肉。心被諸欲所奪者，身心承受無量苦惱。諸欲並不堅固，請速放棄吧！」

「不老是存在的，為何欣求諸欲？凡是有所生，皆離不開老、病與死。」

「這是不老，這是不死，這是不老不死之道，無悲傷、無怨敵、無障礙、無過失、無怖畏、無熱苦。眾多聖者已經證得涅槃，今依教法而精進者依然可證，但懈怠者則無法得。」

對諸行不樂，善慧述說以上這番話後，為向阿倪卡喇達王表達決心，她將斷髮拋在地上。

阿倪卡喇達王從座而起，合掌對科迦王如是請求：「請允許善慧出家，她將見諦而得解脫。」

善慧畏懼於再生之苦，在得到父母的允諾即出家。善慧的父母、王族親戚、眷屬等由此而對佛法生起信心。

當她尚為學法女時，即已獲得六種神通，證得阿羅漢果。善慧王女證得涅槃，此實為善妙稀有。她在生命的最後時段，如實敘說她的過去生。

## 施佛善業恆吉祥

在拘那含佛 (Konāgamana Buddha) 出於世間時，她出生於富者之家。那一輩子，她與兩位朋友一同打造價值千金的莊嚴精舍，布施以拘那含佛為首的僧團。此兩位一同布施精舍的朋友是讖摩<sup>4</sup> (Khemā) 與陀然 (Dhānañjāni) 的前生。由於此布施功德，她捨報後轉生三十三天。

4 讖摩比丘尼 (Khemā) 被佛陀譽為「大智慧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二章「無畏獅子吼」。

從該處沒後，她往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無論生在何處，由於業的緣故，她皆成為天后；若出生在人間，則為轉輪聖王的女寶或諸小國王的王后。無論生在哪處，她在天界擁有大神力與光耀，在人間亦具有如是名望及威勢。

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是迦尸國（Kāsi）奇奇國王（Kiki）七位公主的朋友，勤守五戒並常行布施，命終之後，出生於三十三天。她僅在人間與天界流轉，無論出生在天界或人間，她皆享受各種祥福，在多生的輪迴中，在一切處皆幸福。

在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她出生於曼達沃帝城，為科迦王之女，名為善慧公主。此是她的最後一生，由於多生累積的波羅蜜成熟，她厭離輪迴之苦，以堅毅的決心出家修行，並徹底解脫諸苦，享有清涼的涅槃之樂。

善慧比丘尼寧死不屈於諸欲，那清澈的智慧之眼，看見世間如火焰般燃燒，身心僅是純粹的苦，她無法讓自己再陷於無止盡的苦海而不求出離。當一念想出家的心生起，即使再多的阻擋與誘惑亦不妥協於流俗。這一份如救頭燃的急迫，引領她在此生脫離欲望的魔掌，活出無限的寬廣與自由。

— 瓦達母比丘尼

Vaḍḍhamātā

# 對孩子至高無上的愛

第一冊·第二十三章

天下母親皆愛護自己的孩子，為了孩子的幸福安樂，犧牲自己的生命亦不足惜。然而在這一期的生命，即使我們將畢生的積蓄都留給孩子，此舉是否真能保障孩子的安樂呢？生命埋伏了眾多危機，老、病、死之苦仍靜候著，在面臨無常大苦之際，誰又能幫助誰呢？我們所給予孩子的一切，是否足以成為他們長遠的幸福及保障？

瓦達母（*Vaḍḍhamātā*）對孩子的愛，呈現在其嚴厲的教誡中。為令孩子脫離輪迴之苦，她給予棒喝及激勵，以幫助孩子在聖道上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財富。以清淨無染之愛，她策勵孩子在道上用功，不再受生、老、病、死的逼迫，獲得長遠的幸福及保障。

## 嚴母慈悲示教誡

瓦達母出生於巴魯卡迦城（Bhārukaccha），結婚後育有一子，名為「瓦達」（Vaḍḍha），意為「增長」。此後人們稱她為「瓦達母」（瓦達之母親）。

有一次，她有幸聽聞比丘說法而生起淨信，決定將兒子瓦達交給親人撫養，自己則加入比丘尼僧團。她出家後精進修行，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

當瓦達長大成人後，他亦選擇加入比丘僧團，跟隨威魯達陀（Veludatta）比丘出家。瓦達比丘廣學多聞，不久即成為善於說法的比丘。

有一日，瓦達比丘僅披袈裟的下衣（Antaravāsaka）及上衣（Uttarasāṅga），獨自前往尼眾寺院探望母親。瓦達母比丘尼看見兒子，問道：「為何你僅披下衣及上衣，獨自來此處？」

瓦達母比丘尼對他如是教誡：「瓦達！切勿再誤入世間的欲望稠林！我親愛的兒子！切勿在輪迴中往返，一次又一次地再出生受苦。」

「瓦達！聖者擁有真正的快樂，他們無有貪愛，透過智見而斷除疑惑，遠離灼熱的煩惱而獲得清涼。他們善於調御自心，煩惱諸漏已盡，安樂地住於世間，現在心無諸苦，未來的苦亦不再生起。」

「瓦達！聖者已修習之道，由此獲得智見、終結諸苦，你應精勤修習並令其增長，以獲得自身的利益。」

瓦達勿誤入，欲望之稠林；  
吾子勿往返，再再生受苦。

瓦達！

聖者得安樂，離欲斷疑惑；  
調御達清涼，住於諸漏盡。

此道聖者行，導向諸苦盡；  
吾兒汝應習，令增長受益。<sup>1</sup>

### 身教激勵兒修行

瓦達比丘心想：「我的母親確定已獲得阿羅漢果。」

於是他說：「我的母親！您充滿確信且無畏地作如是言，  
我想您已無任何愛著。」

瓦達母比丘尼如是作獅子吼：

瓦達！

諸遷流之法，有卑高中分，  
微塵或微量，吾均無愛著。

精勤於禪思，吾諸漏滅盡，  
成就三明智，完成佛教導。<sup>2</sup>

1 《長老尼偈》第 204 ~ 206 偈。

2 《長老尼偈》第 208 ~ 209 偈。



「一切我所作、所說或所想的諸行造作，無論是低劣、中等或高尚，我皆沒有微塵或微量的欲愛。精勤於禪修，我已獲得漏盡，斷除一切煩惱，成就三明，圓滿完成佛陀的教導。」

### 孩兒證悟獲至寶

瓦達比丘聽聞母親的證悟宣言後，內心生起極大的出離心，他感到無比振奮及激勵。以母親的教誡作為鞭策，他決意奮起修行，以斷除一切煩惱。

他返回寺院，端坐在自己常宴坐之處精勤修習，終於如獅子破除牢籠般，從煩惱束縛中解脫，證得阿羅漢果。

他喜悅地反思自己的體證，並再次往詣瓦達母比丘尼之處，對他母親如是宣說他的體證：「母親對我的教言，如大刺棒激勵我，以無上解脫之第一諦偈頌，慈悲地鞭策且教導我。」

「我聽聞母親的教誡而生起厭離之心，立志證得涅槃，欲令自己從諸苦的枷鎖中解脫。由此，我下定決心正勤精進，日夜不懈怠，母親的教導終於有了成果，我證得最上涅槃。」

母施大刺棒，對我施教法，  
第一義諦頌，慈悲善鞭策。  
聞母之誠言，厭離心生起，  
志欲達涅槃，解脫諸束縛。

吾精勤自勵，晝夜無懈怠，  
為母善敦促，得最上涅槃。<sup>3</sup>

以上瓦達比丘所宣說的證悟偈語乃瓦達母所敘述，因此記載於《長老尼偈》。而在《長老偈》亦記載瓦達比丘的證悟偈言如下，內容與《長老尼偈》的記載大致雷同：

善哉母鞭策，聞母教誠言，  
我精進自勵，證得無上智。  
  
我為阿羅漢，已具應供德，  
得三明智慧，獲涅槃見地，  
戰勝魔王軍，住於諸漏盡。  
  
或內或於外，所存之諸漏，  
已斷盡無餘，不復再生起。  
  
大姊實善巧，善唱此義曰，  
「汝與我等，皆無愛著」。  
  
斷盡諸苦惱，此為最後身，  
已度生死輪，今不受後有。<sup>4</sup>

對孩子至高無上的愛，在瓦達母比丘尼身上淋漓盡致地展現。她以智慧的教言引導孩子看見世間諸欲之苦，並教導涅槃之樂。雖然孩子已是一位善說法的比丘，然而，那句句從母親口中道出的話語，如同鞭子抽在他的身上一般，驚醒他身心所有的感覺。

3 《長老尼偈》第 210 ~ 212 偈。

4 《長老偈》第 335 ~ 339 偈。

瓦達母比丘尼那番獅子吼之證悟宣言，極具珍貴價值，她以身教展示自己在教法中的圓滿。這一記棒喝，讓孩子提起修行的精進與決心，成為他突破煩惱魔軍的妙門關鍵。瓦達比丘由此發自內心真誠地精勤修習，最終證得阿羅漢果。

母親以心傳心的教導，讓孩子斷除所有煩惱，解脫生死輪迴。這一份愛猶如荷葉不沾水，她以鋒利的智慧將孩子安置於離苦之處。這一對自在的阿羅漢母子，常住於清涼的寂靜涅槃之中。

心微笑了  
*The Mind Smiles*

—  
瓦  
達  
母  
比  
丘  
尼

— 佚名比丘尼、瑪帝卡母女居士

# 道在廚房中

Aññatara, Mātīkamātā

第一冊·第二十四章

很多時候，我們對所謂的「修行」有所誤解，認為那僅是出家人的事，或是空閒、老年時才來投入的事。由於觀念的偏差及諸多的藉口，我們築起高牆，將自己隔絕在體證道果、涅槃之外，讓此珍貴人身盤旋於忙碌的俗務之中，平白地浪費了生命。

在佛陀時代，證悟者不僅在蒲團上完成修行，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體證佛法。證悟佛法的契機，蘊藏在極其普通又平常的例行事務中，就連烹飪做飯也能成為證得道果的契機。

一旦注入精進與熱忱訓練自心，行者的正念將連綿不斷且毫不費力地自然生起，進而開發智慧，不斷地照見身心是苦、無常、無我的實相；如此滴水穿石地持續，直至累積的智慧足以斬斷無明邪見，道與果就能在任何瞬間生起，證悟的果實自然水到渠成。

一位名字不詳的比丘尼（Aññātara，簡稱佚名比丘尼）及女居士瑪帝卡母（Mātikamātā），她們在家時身負許多責任及義務，從早至晚需完成眾多繁瑣的工作。但是，他們從不放棄每一個能落實修行的當下，進而成就不凡的道果。

## 生活家務即道場

在《長老尼偈》記載一位佚名比丘尼（Aññātara），她出生於毘舍離（Vesālī）具有大財富的刹帝利家。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嫁給門當戶對的刹帝利青年。

有一次，佛陀遊方至毘舍離，並在該處說法。她聽聞佛法後生起淨信，皈依三寶而成為佛陀的在家女弟子。不久之後，她聽聞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Mahāpajāpatī Gotamī）說法，心中生起強烈的出家意願。她懇求丈夫：「我願出家。」但是丈夫卻不允許。

她出家的心願不遂，萬般無奈之下，只好一如既往地繼續履行俗家的職責。然而，她並未因此而放棄想離苦的決心，時時憶念佛法的甘露法味。在生活作務中，她不懈怠地以正知、正念觀照身與心的實相，不錯失任何修行的機會。

有一日，她如往常一般進入廚房燒飯做菜。當她將青菜葉放入鍋中時，強大的火焰突然竄起，青菜被熱鍋燒得「滋滋」作響，葉中的水分、生機頓時燒盡，新鮮的菜葉在瞬間枯萎、焦炙。她觀照此無常法的呈現，心在瞬間進入禪定，當下證得阿那含果。此階段的聖者對色、聲、香、味、觸已無渴愛，斬斷了欲貪與瞋恚二結。

從那一刻起，她無欲知足，生活極為簡樸。她不再裝飾自己，過去佩戴的珠寶與裝飾全封存在櫥櫃裡。

丈夫對她的轉變感到好奇，問道：「親愛的妻子！為何你不像往常一般佩戴裝飾品呢？」她如實地回答，居家生活對她而言已不再適宜，並且再次提出出家的請求。

她的丈夫聽後，終於允許她出家。猶如曇摩提那比丘尼<sup>1</sup>（Dhammadinnā）的出家一般，她的丈夫為她舉辦盛大的典禮，在眾多隨從的陪同下，以黃金轎子將妻子送至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的僧團，並對長老尼說：「請聖尼為她剃度」。

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比丘尼為她披剃，授具足戒，並帶她往詣佛陀之處禮敬如來。佛陀知悉她證得最上道果的因緣已成熟，對她述說以下偈言：

長老尼汝怡然眠，布片自在作法衣，  
貪欲已寂靜止息，猶如鍋中炙枯菜。<sup>2</sup>

「長老尼！你的苦已熄滅，行住坐臥且安樂生活吧！自在披著以布片製成的袈裟，那導致再生的貪欲已止息，已被阿那含果的道智所燃盡，如同鍋子中枯萎的菜葉一般。」

1 曇摩提那比丘尼（Dhammadinnā）被佛陀譽為「說法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五章「你唾棄之物，我亦不眷戀」。

2 《長老尼偈》第1偈。



聽聞佛陀所說的偈言後，由於今生的努力及過去生的波羅蜜成熟，再加上佛陀的教導誠然善美所致，她當下證得阿羅漢果，滅盡殘餘的微細煩惱而獲得大樂。她具足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

佚名比丘尼的證悟並非偶然，她在過去多生已累積廣大波羅蜜。《譬喻經》<sup>3</sup>記載她為「涼亭施者」(Maṇḍapadāyikā)。

在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一座村莊部落，熱衷於拘那含佛的教導，並邀請佛陀接受飲食供養。她以堅硬之木製成樓閣，覆以華蓋，再將地板打磨得清瑩光澈，鋪滿香花及噴灑香水，然後對佛陀說：「食時已到，飲食已經準備好了。」

拘那含佛前往該樓閣，坐在已準備好的座位上，她親手供養各種殊妙飲食，並讚揚佛陀的美德。當佛陀用膳完畢後，她供養佛陀一套袈裟，並將樓閣供養佛陀。盡其一生，她不斷地行持善業，無論前往城市或村邑，她皆廣行布施。從該處沒後，她轉生天界。

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於良家。當成年時，由於對輪迴生起怖畏及出離心，她在迦葉佛教法中出家成為比丘尼，修行梵行長達二萬年。從人界捨報後，她再次轉生於天界。直至此最後的一生，她在喬達摩佛的教法中斷盡一切煩惱，從生死輪迴中解脫。

3 《譬喻經》四·1品3·第1～5偈。

## 挑柴運水皆是道

另一位在忙碌生活中精進修行直至證悟的在家女性，名為瑪帝卡母（Mātikamātā），她是一位村長的母親。

有一次，有六十位比丘獲得佛陀指導的禪修業處後，前往瑪帝卡母的村落精進禪修。瑪帝卡母熱心照顧此六十位比丘的生活起居，除了提供飲食及必需用品之外，也建設遮風避雨的住所，好讓比丘們在雨安居期間安心辦道。

有一日，瑪帝卡母詢問比丘們：「在家人是否可以禪修呢？」並懇請比丘們指導禪修。比丘教導她觀三十二分身：在我此身中有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腎；心、肝、肋膜、脾、肺；腸、腸膜、胃中物、屎、腦；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油、唾、涕、關節液、尿。

她得到禪修業處如獲至寶，返回住處精進修習。即使在烹飪或做家務時亦未曾間斷，時時刻刻正念現前，並如實觀照身心是苦、無常、無我的實相。如此日夜精進不懈，不久後即證得阿那含果。

由於宿世所累積的波羅蜜，她獲得附贈品：天眼通、天耳通及他心通。當時她體證的智慧與獲得的神通，遠遠超越所供養的那六十位比丘。

瑪帝卡母獲得殊勝的道果，對比丘們的教導充滿感恩及喜悅，心想：「我所體證的佛法實為殊勝！雖然每天忙碌不已，不僅打理日常生活的雜務，天未亮前就得為比丘們準備飲食，相信比丘們所體證的佛法一定遠比我殊勝。」

她透過天眼觀察這六十位比丘，驚訝地發現比丘們尚未證得慧見。她亦觀察而得知此六十位比丘，其實已具備足夠的波羅蜜成就阿羅漢果。

「究竟問題出在何處呢？」瑪帝卡母再次以神通觀察比丘們的狀況，發現他們缺乏適當的食物，由於身體缺乏營養，虛弱的身體進而影響道業的進展。

出自於對比丘們的感激，瑪帝卡母為此六十位比丘親自調配營養食物，並迎合每一位比丘在食物上的喜好。比丘們的色身獲得充足的營養，心變得有力量發展正定。六十位比丘精進用功，在短時間內即斷除一切煩惱，證得阿羅漢果。

雨安居結束後，比丘們前往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向佛陀報告他們的修行成果。他們提到在村落的雨安居，有舒適的環境、健康的身體及合適的飲食。他們亦報告瑪帝卡母具有洞悉他人心的能力，能依據各人對食物的喜好，供養營養豐富的飲食。他們色身的健康得以維持，成為發展正定的重要助緣之一。

有一位比丘聽聞瑪帝卡母的事跡，希望在修行上亦受到瑪帝卡母的照顧。他獲得佛陀給予的禪修業處後，前往該村落修習。他發現只要心中生起任何想要的物品，瑪帝卡母都將滿他所願。當他想要某些食物時，瑪帝卡母即親手供養那些食物。

一日，這位比丘用膳完畢後，忍不住問瑪帝卡母：「你是否真的具有洞悉他人心的能力？」

瑪帝卡母不正面給予回應，僅回答：「有能力洞悉他人之心者，具有如此這般的言行舉止。」

此時，比丘心生恐懼及焦慮，他想：「倘若我存有像凡夫一般不淨的心，若被她洞察，她肯定會鄙視我。」由於對瑪帝卡母生起畏懼，他決定離開村落，回到祇樹給孤獨園。

比丘向佛陀報告，由於擔心在家居士能洞察自己不淨的思惟，他無法繼續留在該處。

佛陀以偈言向比丘開示：

難御輕浮心，隨欲而流轉。

善哉心調伏，調御得安樂。<sup>4</sup>

佛陀勸告該位比丘返回瑪帝卡母的村落，僅須做一件事——調伏自己的心，並專注於禪修業處，切勿讓此輕浮、難以調御的心，隨著欲望而不斷流轉。

於是，比丘返回瑪帝卡母的村落繼續精進用功。瑪帝卡母如往常一般提供他所需的飲食，讓他無後顧之憂地修行。不久後，比丘淨化了自己的心，斷除煩惱而證得阿羅漢果。

## 無為涅槃在當下

佚名比丘尼及瑪帝卡母具有相同的特點，她們都在例行的日常作務中體證道果。由此可見，涅槃並不存在於遙遠特殊的地方，聖者體證的涅槃，在遠離煩惱渴愛的當下即能朗

4 《法句經》第35偈。

朗地照見。因此，修行並非一件極其不尋常及特殊之事。以自然、不造作之心，在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中，如其本來面目地照見身及心所呈現的一切。當徹見身與心僅是純粹的苦，不再生起渴愛的當下，涅槃即近在眼前。

佚名比丘尼及瑪帝卡母在證悟以前，其生活的忙碌程度不亞於現代的我們。然而，她們不讓懶惰懈怠有機可乘。她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忘失正念，勇猛精進地運用生活作務的每一個當下修行，絕不錯失任何修行的機會。直至修行的火候足以燃燒煩惱，瓜熟蒂落，她們自然獲得證悟的果實。

因此，忙碌並不能成為無暇修行的藉口。修行人是一名勇敢的戰士，如佚名比丘尼及瑪帝卡母一般，從不輕言放棄，在未獲得勝利之前力爭到底，直至戰勝煩惱魔軍。

# 心微笑了

佛陀時代的女性證悟道跡

*The Mind Smiles*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第二冊：女居士篇

# 目次

---

## 第二冊：女居士篇

- 第一章：聖潔尊貴的佛母 ..... 393  
☞ 摩訶摩耶 (Sīrī Mahāmāyā Devī)
- 第二章：菩薩成道日的金鉢乳糜 ..... 421  
☞ 最初皈依第一女居士 — 蘇珈達 (Sujātā)
- 第三章：這大福報，不是幸運或偶然 ..... 445  
☞ 布施第一女居士 — 毘舍佉 (Visākhā)
- 第四章：過耳成誦無盡藏 ..... 481  
☞ 多聞第一女居士 — 久壽多羅 (Khujjuttarā)
- 第五章：慈心清涼月 ..... 493  
☞ 安住慈心第一女居士 — 沙瑪瓦帝 (Sāmāvatī)
- 第六章：火焰化清涼甘露 ..... 527  
☞ 禪定第一女居士 — 鬱多羅難陀母 (Uttarānandamātā)
- 第七章：天廚妙供 ..... 547  
☞ 施上味第一女居士 — 蘇帕瓦薩 (Suppavāsā Koliyadhītā)
- 第八章：不惜生命，只願你病癒 ..... 561  
☞ 看護病人第一女居士 — 蘇碧雅 (Suppiyā)
- 第九章：世間首位證悟優婆夷 ..... 569  
☞ 隨聞得信第一女居士 — 迦梨 (Kālī)
- 第十章：寧可失去世間財，不可失去佛法寶 ..... 593  
☞ 不動信第一女居士 — 卡提雅妮 (Kātiyānī)

第十一章：菩薩五百世之母親 .....	603
☞ 可倚信第一女居士 — 那拘羅母 (Nakulamātā)	
第十二章：女居士之秤與量 .....	613
☞ 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女居士 (Velukaṇḍakiyā Nandamātā)	
第十三章：一夜千金，死後無人問津 .....	621
☞ 師利瑪女居士 (Sirimā)	
第十四章：世尊一諭言，惡婦成良婦 .....	637
☞ 善生女居士 (Sujātā)	
<b>【附錄】參考書目 .....</b>	<b>645</b>



— 摩訶摩耶

# 聖潔尊貴的佛母

Sirī Mahāmāyā Devī

第二冊·第一章

喬達摩佛的出生，是法輪轉動的源頭，讓沉寂黑暗的世間重啟佛法的光明，揭開了這一期教法的精彩。無以計數的人天得此源頭活水而轉凡入聖，佛子們以佛法鋪陳而開展的篇篇動人事跡，皆追溯於佛陀的誕生為源。

佛母僅在一尊佛出於世間時出現。一位菩薩自從被授記以來，若為智慧型菩薩，最短需勤修四阿僧祇<sup>1</sup>又十萬劫的波羅蜜<sup>2</sup>即當成佛；若為信心型菩薩，則需勤修八阿僧祇又十萬劫的波羅蜜才能成佛；若為精進型菩薩，則需勤修十六阿僧祇又十萬劫的波羅蜜方能成佛。由於經歷悠久的時間方才出現一尊佛，因此佛母的出現亦彌足珍貴。

喬達摩佛的母親——摩訶摩耶（*Sirī Mahāmāyā Devī*）具備成為佛母的一切功德，她已累積十萬劫的波羅蜜，此生為孕育未來佛、將悉達多菩薩帶至世間，她的今生來世皆精彩絕倫。

1 阿僧祇（*Asaṅkheyya*）意思是「不可數」。有些論師認為它的數目是 $10^{140}$ 。

2 波羅蜜（*Pāramī*）為「圓滿」、「至高成就」之意。一共有十波羅蜜：布施、持戒、出離、智慧、精進、忍辱、真實、決意、慈、捨。為菩薩十項主要美德的圓滿實行。

## 佛母的最佳人選

摩訶摩耶出生於釋迦族天臂城（Devadaha），父親為善覺王（Mahāsuppabuddha），母親為善相王后（Sulakkhaṇā）。摩訶摩耶為長公主，妹妹名為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sup>3</sup>（Mahāpajāpatī Gotamī）。年幼時婆羅門占相而預言，善覺王的兩位公主在未來懷胎時，孩子必定是轉輪聖王。

當她們已達適婚的年齡時，淨飯王（Suddhodana）將摩訶摩耶及摩訶波闍波提迎娶至迦毘羅衛國（Kapilavatthu），並立摩訶摩耶為王后。

此時，菩薩自燃燈佛（Dīpaṅkara Buddha）授記以來，已歷經四阿僧祇又十萬劫累積十波羅蜜之期，並將成佛所須具備的條件達至最勝。當菩薩生為毘輪安多羅王（Vessantara）時，菩薩以無以倫比之行感得大地震動七次，在那一輩子圓滿了所有十波羅蜜，終結累積波羅蜜之期。從該處沒後，菩薩出生在兜率天（Tusita）為白幢天人（Setaketu Deva）。

白幢天人菩薩在兜率天享四千年的天壽之樂，相當於人間五億七千六百萬年。當菩薩在兜率天的天壽僅剩人間時間的一千年時，淨居天（Suddhāvāsa）的梵天預告：「朋友！由今日起的一千年後，將有佛出世。」

3 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Mahāpajāpatī Gotamī）被佛陀譽為「資深第一比丘尼」，請參閱第一冊第一章「因為您，僧尼梵行立」。

「遍知一切的佛陀將出於世間！遍知一切的佛陀將出於世間！」源自於天界的宣布迴響於人間，在佛陀即將出世的一千年前，此消息已傳遍人間。

當聽見即將有佛出現的預告時，一萬世界的天人，包括四天王天、帝釋天、夜摩天、兜率天、他化自在天及大梵天們共聚在一個世界，討論向白幢天人菩薩作成佛請願之事。

當白幢天人菩薩的壽命僅剩人間時間的七日，色身已現五衰相<sup>4</sup>時，一萬世界的天人及梵天們皆至兜率天白幢天人菩薩所在之處，合掌請願：「天人菩薩！您圓滿了十波羅蜜，不是為了獲得帝釋天的榮耀，不是為了求得魔王、梵天、轉輪聖王的殊榮，而是為了獲得遍知佛果，救度人、天人出離三界。天人菩薩！現在是您成就佛果的最佳時機！確實是您成就佛果最適宜的時機。請您入人間母親之胎，在您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後，願您開示無死涅槃，救度眾生解脫輪迴。」

對於天人、梵天們的勸請，白幢天人菩薩並沒有立即允諾。猶如過去諸菩薩下降人間前所作的觀察一般，白幢天人菩薩作此五大觀察：時機（*Kāla vilokana*）、洲（*Dīpa vilokana*）、國家（*Desa vilokana*）、種姓（*Kula vilokana*）、生母的壽限（*Janetti āyupariccheda vilokana*）。

首先，白幢天人菩薩觀察時機：「此時是佛陀出世的好時機嗎？」倘若人壽由十萬歲遞增時，則非好時機。由於人類長壽而不易見生、老、病、死之苦，對於佛所開示無常、苦、

4 「五衰相」指欲界天人死前所出現的五種前兆（*Pañca pubbanimittāni*）：一、身上花萎；二、衣裳垢膩；三、腋下汗出；四、身體變醜；五、不樂本座。

無我的義理不能理解，因此化導無效；倘若人壽由百歲遞減時，也非好時機，此時人類的欲樂煩惱過於熾盛，對他們所教導的佛法猶如劃在水上的痕跡，轉眼即失；當人壽處於十萬歲至一百歲期間，則為好時機，此時生、老、病、死輕而易見，苦、無常、無我之法易被理解，人類也不過於沉迷欲樂。當一萬世界的天人、梵天們向白幢天人菩薩作請願時，正是人壽處於一百歲之時，這時正是適合成佛的時機。

再者，白幢天人菩薩觀察洲。世間有四大洲，諸佛不出現於其他三洲，唯出現於南瞻部洲（Jambudīpa），此為合適之洲。再者觀察國家，南瞻部洲面積一萬由旬<sup>5</sup>，過去諸佛唯出現於南瞻部洲的中土（Majjhimadesa），辟支佛、上首弟子二人、大弟子共八十人，轉輪聖王、刹帝利、婆羅門、居士等也都出生於中土。中土釋迦族的迦毘羅衛國（Kapilavatthu）為合適的國家。

隨後，菩薩觀察種姓。諸佛不生吠舍<sup>6</sup>與首陀羅<sup>7</sup>之家，唯出生在受人尊敬的刹帝利<sup>8</sup>與婆羅門<sup>9</sup>此二種姓。此時刹帝利為世人所敬重，因此迦毘羅衛國刹帝利淨飯王作為菩薩的父親是合宜的；最後觀察生母的壽限，諸佛之母須具備謙遜及貞潔的美德典範，不沉迷於酒、此生不破五戒、為成佛母而累

5 一由旬（Yojana）大約十一公里。

6 吠舍（Vessa）：印度四種姓階級的第三階級，從事農、牧、工、商等生產事業的一般平民階級。

7 首陀羅（Sudda）：印度四種姓階級的最低等級，奴隸。

8 刹帝利（Khattiya）：印度四姓階級的第二階級，地位僅次於婆羅門，乃王族、貴族、士族所屬之階級，從事軍事、政治者。

9 婆羅門（Brahmana）：印度四姓階級的最高階級，職司祭祀。

積了十萬劫的波羅蜜。淨飯王的王后——摩訶摩耶是如此的女性，而摩訶摩耶僅剩十個月又七日的壽命，摩訶摩耶作為菩薩的母親是合適的。

白幢天人菩薩作此五大觀察後，心中決意：「我將下生人間，成就佛果。」於是對前來請願的一萬世界之天人、梵天們說：「諸位天人、梵天！如你們的請願，我成佛的時機已至，你們且歸去吧！我將下生人間，成就佛果。」

白幢天人菩薩作出承諾，與天人及梵天們道別後，在兜率天的天人陪同下，進入歡喜園（Nandavana）。

欲界六層天各有歡喜園，任何天人皆視歡喜園為天界最吉祥、輝煌、壯麗的花園，具有令天人悅意之色、聲、香、味、觸。當天人面臨五衰相現，為即將失去天界之樂而難過哭泣時，一旦進入歡喜園，他們即刻忘記悲傷，恢復平靜、怡然及快樂。白幢天人菩薩進入歡喜園時，陪同菩薩的天人們對他說：「由此處死去，將生善地。」他們在菩薩遊園時隨侍於側，使菩薩憶念前世所行的善業，菩薩隨即逝世。

### 聖潔母胎宿菩薩

當白幢天人菩薩在兜率天歡喜園逝世時，淨飯王的王后——摩訶摩耶正值中年，大約五十五歲。那時，迦毘羅衛國正逢年度的斗宿（Uttarāsālha）節日，從九日至十四日間禁止飲酒、不著香花鬘及香油塗身，並廣行一切善業，摩訶摩耶王后亦如是行持。

在大曆六十七年阿沙哈月<sup>10</sup>（Āsālha）十五日圓日，摩訶摩耶王后早起，以香水沐浴，再以四十萬金作布施。她裝飾自身後食用朝食，並向她的老師——阿私陀仙人（Kāladevila）求受八齋戒，隨後進入宮殿精勤持守齋戒。

在當夜的後夜時分，持守著八齋戒的摩訶摩耶王后臥在床榻上入睡，她作了奇異的夢，預示菩薩的入胎。

她夢見天界的四大天王抬著自己，連同床榻運至喜馬拉雅山的阿耨達池（Anotatta），並將她置放於廣達六十由旬的悅意石上。此悅意石則在一棵高達七由旬的大沙羅（Sāla）樹下。

此時四大天王的天妃前來，帶摩訶摩耶前往阿耨達池，將她沐浴洗淨，為她穿上天人之服、塗天人的香料、裝飾天界之花。在阿耨達池不遠處有一座白銀山，內有黃金宮殿，設有天人的床榻，她們讓摩訶摩耶頭朝東而臥在天人的床榻上。

那一刻，她在夢中看見優美的白象在距離她不遠處的黃金山上。白象從黃金山上漫步而下，登上白銀山，以銀色的象鼻握著白蓮花，一聲高吼而進入摩訶摩耶所在的黃金宮殿中。白象三度右繞摩訶摩耶的床榻周圍，然後撥開她的右脅而入胎。

---

10 「大曆」是佛陀的外祖父——天臂城的安佳納王（Añjana）廢除舊曆，新訂的曆法。大曆元年相當於西元前 692 年，大曆六十七年是西元前 625 年；阿沙哈月（Āsālha）大約在六月至七月之間。

當摩訶摩耶作此夢時，白幢天人菩薩在兜率天歡喜園正知、正念而命終，瞬間進入如蓮花般的母胎之中。菩薩入母胎的時間為大曆六十七年阿沙哈月的月圓日，那一刻正好是月亮與斗宿會合之時。

菩薩入母胎的同一瞬間，一萬世界悉皆震動，出現三十二種徵兆：一萬世界充滿無限的光明、盲者在瞬間得見色、聾者在片刻得聞聲、啞者能說話、背脊彎曲者能伸直、跛者能行走、受縛者的枷鎖得解開、地獄之火熄滅、餓鬼世界無飢渴、畜生不感恐怖、疾病者康復、眾生說愛語、馬嘶愉悅、象吼悅意、樂器各自奏音、手鐲等飾清脆自鳴、一切諸方清澄明淨、悅意涼風輕柔吹拂、不合時令降下大雨、地底湧水流向各處、無鳥飛翔、河川止流、海水味甘，各處盛開五色蓮花、水上及陸地花朵盛開、樹幹綻放花朵、樹枝綻放花朵、藤蔓綻放花朵、七莖花簇破磐石而出、天界蓮花垂掛空中、四方降下花雨、天界樂器自奏。

一萬世界的美麗莊嚴達至極致，猶如佈滿花朵的花環，又彷彿如花束、層層花海的花床。空氣瀰漫馥郁芬芳，猶如搨動犛尾拂子而香氣四溢。

翌日，當摩訶摩耶甦醒時，她向淨飯王告知此夢。淨飯王召集六十四位具有高度名望的婆羅門，為他們設昂貴之座，以金鉢盛滿醍醐乳糜、蜜糖等美味飲食供養，再布施大量新衣、牛群等物，令他們滿足。隨後，淨飯王向婆羅門請教摩訶摩耶之夢，問道：「此夢是吉？是凶？」



婆羅門等回答：「大王勿慮！王后已懷妊，宿胎為王子而非王女。貴君的王子降生，倘若他在居家生活，則為統領四大洲的轉輪聖王；倘若他出家，則為遍知的佛陀。」

此消息傳遍遠近諸國，當國王們得知迦毘羅衛國淨飯王的摩訶摩耶王后懷了具有威德之子的消息，他們紛紛送上衣裳、飾物、樂器等珍貴賀禮。由於菩薩及摩訶摩耶過去的善行無以計數，因此獲得來自諸方的獻禮及祝福。

### 懷胎慎守護菩薩

菩薩宿在摩訶摩耶的母胎之後，四大天王的毘沙門天王（Vessavaṇa）等，進入摩訶摩耶的宮殿守護，日以繼夜地執劍阻擋餓鬼、夜叉、形貌醜惡的野獸及飛禽接近，以保護菩薩及摩訶摩耶。一萬世界的四位天王，一共為數四萬，圍繞摩訶摩耶的宮殿門口守護，延伸至一萬世界的盡頭。

四大天王們守護菩薩及摩訶摩耶，並非出自於擔心菩薩及摩訶摩耶被傷害。實際上，即使上兆的魔羅手持一兆座須彌山，前來威脅已達最後一生的菩薩及其母摩訶摩耶的性命，魔羅及須彌山將自行摧毀粉碎，菩薩及其母親將不為所傷。然而四大天王依然持劍守護，這僅是為了避免摩訶摩耶被不悅的聲音或事物所驚嚇，亦是作為敬奉菩薩之舉。

當摩訶摩耶沐浴、用膳、著衣之時，四大天王們將自己隱匿；當摩訶摩耶進入宮殿臥在床榻時，四大天王們則顯現他們的形貌。一般人見到天人將受驚嚇，然而出於菩薩的威德及摩訶摩耶自身的波羅蜜之故，她不驚不怖，將為數眾多的四大天王視為宮中的侍從般自然無奇。

在菩薩入母胎之前，摩訶摩耶經常從阿私陀仙人處蹲踞受戒。可是當菩薩入胎之後，摩訶摩耶並不適宜蹲踞在他人足下，於是她自行持守戒律。

當菩薩入胎之後，摩訶摩耶絲毫不起慾念，即使是對淨飯王亦如此。由於摩訶摩耶過去的波羅蜜，她的容色出塵脫俗、白璧無瑕。她的高貴優雅是世間頂尖畫家、雕塑家難以描繪的清麗。然而，倘若得見摩訶摩耶者，不滿足於僅是眼見，而以愛戀之心希望親近她，此人將發現自己的雙足猶如被鐵鏈拴牢般無法動彈。佛母摩訶摩耶是如此一位特殊、聖潔、不容被任何男性或天人以染心相向的女人。

當佛母摩訶摩耶尚在世間時，除了她之外，沒有其他女人能登上王后之位，她擁有的名望達至絕頂。

摩訶摩耶懷妊時，並沒有承受一般懷孕婦女所經歷之苦，比如：肢體腫脹、疼痛、沉重等。她心境安樂，身體並無疲憊。

菩薩在胎中，猶如住在一座聖潔的寺院，又彷彿身置於盛滿璀璨鑽石之處，菩薩宿於如此之胎中。當菩薩的身體在母腹中五胞成形時，摩訶摩耶能透視胎兒，恰如色彩斑斕的絲綢線穿過清澈、透明、具八琢面的琉璃。此源於摩訶摩耶往昔的波羅蜜，她的肌膚變得格外輕透細滑、不染塵埃；腹部的肌膚亦清澈澄瑩，明澈如玻璃、璀璨如紅寶石。因此，摩訶摩耶能以肉眼由其腹部透視嬰兒，猶如看見置放在透明水晶寶盒之物。然而，由於菩薩的眼識尚未完熟，菩薩在母胎中卻無法看見母親摩訶摩耶。

摩訶摩耶能見嬰兒是否處於舒適的位置。若見不適，如天下所有母親將做的事一般，她將調整至嬰兒舒適的姿勢。恰如手持盛滿油的器皿，摩訶摩耶如此謹慎守護著胎中的菩薩。摩訶摩耶見菩薩結跏趺坐，適意地倚靠母親的脊柱，猶如說法者在法座上倚靠座背而坐。

## 菩薩誕生人天慶

當懷胎已將近滿十個月時，摩訶摩耶想返回天臂城，她向淨飯王請求：「大王！我希望前往故鄉天臂城拜訪我的親族。」

「好的！」淨飯王給予允諾。

於是，淨飯王下令修整道路，由迦毗羅衛國至天臂城之間的道路，皆令其寬廣平坦，並在道路兩旁佇立芭蕉，置放盛滿淨水的瓶子，插上隨風飄揚的旗子等。隨後，淨飯王讓摩訶摩耶乘坐新製的黃金車乘，由一千名侍衛肩擔，在眾多大臣、侍從相陪簇擁下，出發前往天臂城。

在迦毗羅衛國至天臂城之間，有一座沙羅樹遊苑，兩國之人共稱為「藍毗尼園」（Lumbinī）。當摩訶摩耶抵達藍毗尼園時，每棵沙羅樹皆花朵盛開，由根幹至頂枝百花齊放。在樹枝及花朵之間，有五色的蜂群及各種鳥群飛繞，鳴出美妙的音聲，整座藍毗尼園宛如帝釋天的遊苑——闍達羅達園（Cittalatā），又如大威力的國王所設之宴，四處充滿歡樂喜悅之聲。摩訶摩耶見此優美的藍毗尼園，生起想遊此園的心念，於是大臣們為摩訶摩耶護駕，進入藍毗尼園。

摩訶摩耶進入藍毗尼園時，天人們宣告：「今日菩薩即將從那猶如蓮花般的母胎中出生。」聲音迴響於一萬世界。一萬世界的人天、梵天們雲集，擠滿於此世界。他們各持吉祥寶物作為慶祝菩薩誕生的獻禮。此時天界覆滿白寶蓋，四處迴響著天人們吟詠的天曲、奏響的天樂及吹響螺貝之聲。

摩訶摩耶身著一襲金線錦緞長裙下垂至足踝，圍在身上的白色披肩，刺繡精緻的鯉魚眼紋圖。摩訶摩耶猶如王者走向沙羅樹，當下她突然想捉持那花朵盛開、直圓的沙羅樹枝，而那樹枝在瞬間猶如蘆莖加溫而垂下，接近摩訶摩耶的手掌。

摩訶摩耶優雅地以右手持握那伸至她掌中的樹枝。她的右手飾以金環，手指纖細猶如蓮花之莖，當下摩訶摩耶美麗無比，猶如皎潔的一輪明月從烏黑密集的雲層中初升，如一道閃電耀眼而過，又如美麗的天女出現在天界的歡喜園。

捉持著沙羅樹枝，摩訶摩耶威嚴地站立著，當下她確定自己即將分娩，侍從迅速以簾幕圍繞摩訶摩耶而退下，摩訶摩耶捉持娑羅樹枝站立分娩。

一般婦女產兒期或未滿十個月、或超過十個月，孩子出生的時間無法預知；嬰兒或在母親行、走、坐、臥間不期而產。然而摩訶摩耶卻大不相同，她的懷妊期恰滿十個月，即受孕後的二百九十五天；菩薩僅在母親採站立的姿勢時出生。

一般生類出胎時皆有體液、血液等污染不淨物，菩薩則不然。當菩薩出生之時，他清淨潔白地出胎，不染一絲不淨之物，猶如紅寶石置放於迦尸國（Kāsi）所產的潔淨絹布上。

一般嬰兒將經歷出生過程的煎熬，在分娩過程的初段，母親子宮收縮陣痛時，嬰兒的胎頭隨著下降、彎曲和內轉等迴旋前進，經過緊縮的產道被擠壓而出，這系列痛徹心扉的過程，猶如墜入深不可測的隧道，又彷彿如大象被強拉穿越窄小的鎖匙孔。然而，菩薩的誕生卻猶如水流過濾水囊般輕易，又如說法者在升座說法後，平靜且緩慢地從法座下座，又如太陽的萬道金光越過金山而遍灑大地。菩薩自在舒服地出生，擴展兩手兩足、睜開雙眼，具正知、正念且無畏。

此時，世間出現三十二種徵兆：一萬世界充滿無限的光明、盲者在瞬間得見色、聾者在片刻得聞聲、啞者能說話……猶如菩薩入胎時一般。

菩薩出生之時，有四位遠離欲染、具清淨心的大梵天，手持金網承接菩薩，並站立在摩訶摩耶面前說：「王后！你且喜慶，你產下了具大威力的兒子。」

為向菩薩及佛母摩訶摩耶表達敬意，空中降下二脈清泉，一溫一冷，洗浴清淨無染的菩薩及佛母摩訶摩耶的身體，使他們調適身體的冷熱。四大天王以觸柔祥瑞的羚羊皮布，由梵天手中的金網處承接菩薩。人類再以人間的錦緞白布，由四大天王手中的羚羊皮布處承接菩薩。

菩薩從人類的手中下降，金足平滿地與地面接觸，站立在大地之上眺望東方。此時東方一萬世界猶如寬敞無礙的一大庭苑，無有邊際。在東方的天人、人類皆手捧香花供養菩薩，並說：「大士！在東方之處，無人與您相等，無人更勝於你。」菩薩如是遍觀十方：四方、四隅、上、下，不見有任何人與自己同等。

於是，菩薩面朝北邁行七步。此時，天人與梵天以各種方式作供養，一萬世界的梵天以三由旬的大白寶蓋為菩薩遮翳，夜摩天之天王蘇夜摩（Suyāma）手執犁毛拂子為菩薩搨風，一萬世界的帝釋天吹響螺貝，其他天人則手持香花、天劍、冠冕等王者標誌物相隨而來。當菩薩步行於地面時，人類見菩薩行於空中；當菩薩裸身行走時，人類見菩薩衣衫完整；菩薩僅是初生的嬰兒在步行，人類見菩薩猶如十六歲的少年。<sup>11</sup>

當時梵天、天人、人類皆全然無聲，靜默等待：「菩薩將說些什麼呢？」

菩薩行七步而站立，莊嚴發聲，作獅子吼：「我是世間最上者！我是世間最勝者！我是世間殊勝者！這是我的最後生，我再無後有。」<sup>12</sup>一萬世界皆能同時聽見菩薩的宣言。

菩薩的誕生正值大曆六十八年衛塞月<sup>13</sup>（Vesākha）滿月日，天空中的月亮與氏宿（Visākha）會合之時。當菩薩出生時，有五者與菩薩同時出生，即：耶輸陀羅（Yasodharā）、阿難（Ānanda）、車匿（Channa）、迦留陀夷（Kāludāyī）及犍陟（Kaṇḍaka）駿馬。另外有二者與菩薩同時出現，即：大菩提樹（Mahā Bodhi）及四甕黃金<sup>14</sup>。

11 菩薩行七步的情形，乃依據《佛種姓經注釋》（*Buddhavaṃsa Aṭṭhakathā*）及《本生經》（*Jātaka*）。

12 《長部》14經、《中部》123經。

13 大曆六十八年相當於西元前 624 年；衛塞月（Vesākha）大約在四月至五月之間。

14 四甕黃金分別名為：一、善迦（Saṅkha），甕口直徑一伽烏達（Gāvuta）；二、依羅（Ela），甕口直徑二伽烏達；三、優鉢羅（Uppala），甕口直徑三伽烏達；四、芬陀利迦（Puṇḍarīka），甕口直徑四伽烏達，相等於一由旬。

當天，迦毗羅衛國與天臂城的人民護送摩訶摩耶及初生的菩薩，返回迦毗羅衛國。

## 阿私陀仙人預言

菩薩誕生的當天，統領三十三天的帝釋天及三十三天的天人皆歡喜地說：「迦毘羅衛國淨飯王的王子出生，此王子將坐於菩提樹下成佛。」他們將天衣拋向空中，以手拍臂而歡喜踴躍。

那天，具八定及五神通的阿私陀仙人如往常一般，進入淨飯王的王宮接受飲食供養，隨後登上三十三天，在寶石宮殿內端坐而享受禪悅之樂。這一天，當他在天界的宮殿門口看見天人們如此雀躍，他好奇地問道：「你們為何如此歡喜呢？願知其中的原因。」

天人們回答：「尊敬的隱士！淨飯王的王子今日出生，他將坐在阿沙陀（Asattha）菩提樹下成佛，轉大法輪。我們將有機會得見佛陀的無限威力、聽聞佛法，因此如是歡喜。」

阿私陀仙人聽了天人的一番話語後，急速由三十三天下降人間，進入淨飯王的王宮，坐在為他所設的座位上，說：「大王！我聽說你的王子誕生了，我想見見他。」

淨飯王命人將裝飾嚴好的菩薩嬰兒帶來，並抱著菩薩趨近阿私陀仙人，想讓菩薩向阿私陀仙人禮拜。當淨飯王如是抱著菩薩時，菩薩將雙足放在阿私陀仙人的結髮頭頂上，猶如暗黑之雲閃過霹靂雷電。菩薩的最後一生，無人堪受得起

菩薩的禮敬，倘若有人無知地將菩薩的頭置放於行者的足下，該行者的頭將碎裂成七片。

阿私陀仙人知道菩薩的不凡及殊勝威力，心想：「我不可自取滅亡。」即由座而起，向菩薩合掌禮拜。淨飯王見此不思議之事，亦不自覺地向自己的兒子禮拜。

阿私陀仙人具五神通，他能憶起過去四十劫、預知未來四十劫，一共八十劫之事。當見菩薩具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阿私陀仙人思惟：「他將成佛嗎？或將不成佛呢？」

他由智慧而預見：「他必將成佛。」了知菩薩是非凡之人，心想：「此誠然不可思議！」他愉悅地歡笑。

隨後他再思惟：「我自身能否見他成佛呢？」他以智慧預見：「在王子成佛以前，我將死去而不得見佛。我將出生在無色界天<sup>15</sup>，縱使有百佛、千佛教導，亦不能使我證悟，該處無人得以聽聞涅槃之法。」

如此思惟，阿私陀仙人不禁悲從中來，悲歎哭泣：「我沒有機會得見此不可思議之人成佛，也沒有機會禮敬他，我的損失實在是太大了！」

---

15 無色界天的天人沒有色法，僅有名法。由於沒有色法，亦沒有眼根、耳根等，即使佛陀出於世間，他們無法得見佛陀，亦無法聽聞佛法。倘若證得無色定的須陀洹、斯陀含及阿那含聖者投生在無色界天，即使無法聽聞佛法，他們也能依照通達四聖諦的經驗而繼續修行，體證更高的道果，甚至在無色界天證得阿羅漢果。但是，若以凡夫身投生在無色界天，如阿私陀仙人，由於無色界天的天壽極長，無色界天的非想非非想處天（*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的天壽甚至長達八萬四千大劫，此段時期皆無法聽聞佛法，因此被列為八難之一。



王宮的眾人見阿私陀仙人忽笑忽哭，心想：「我們尊敬的隱士先則微笑，後則啜泣，這實在太奇怪了！」於是問道：「尊師！有任何不幸及危險之事，將降臨在我們王子身上嗎？」

「王子並無危險與障礙，他必將成佛。」阿私陀仙人回答。

「那你為何啜泣呢？」

「我不得見王子成佛，損失實在太大了，因憂悲自己之事而哭泣。」

離開王宮後，阿私陀仙人思惟：「雖然我無法得見王子成佛，但是我的親族當中，是否有人能見王子成佛呢？」

他預見自己的外甥那羅迦（Nālaka）有因緣得見佛，於是他前往妹妹的家，問道：「你的孩子那羅迦在何處呢？」

「兄長！在宅中。」妹妹回答。

「喚他過來。」阿私陀仙人說。

當那羅迦已來到阿私陀仙人的身邊時，他對那羅迦說：「少年！淨飯王的宮中有王子出生，他是菩薩，從現在起的三十五年後，他將成佛。我的外甥！你將得以值遇佛陀，因此你今日即可出家。」

雖然身在具有八億七千萬財富的家庭，那羅迦思惟：「我的舅父不會鼓勵我做無意義的事，他指示我出家，必然對我確實有利。」

出自於對阿私陀仙人的信心，他立即從市場取得黃色衣物，持土製之鉢，剃除鬚髮，身著黃衣，對自己說：「我的出家，為獻於未來必然出現在世界的最殊勝者——佛陀。」

那羅迦朝向迦毗羅衛國菩薩所在的方向合掌，五體投地禮拜。隨後他將鉢納入鉢袋中，背著鉢袋進入雪山修行，等待佛陀的出現。<sup>16</sup>

### 必定成佛之預言

菩薩誕生第五日，淨飯王為菩薩舉行命名儀式，王宮內以四種香粉塗香，地面撒上炒穀物及各種花朵。淨飯王宴請一百零八位精通三吠陀的婆羅門，設尊貴之座，並下令侍從炊煮不混水的醇厚乳糜，以美味飲食供養婆羅門。

婆羅門用膳完畢後，淨飯王獻上珍貴之禮，並讓他們從一百零八位婆羅門當中推選八位婆羅門，以觀王子的相好與成就。

八位婆羅門細觀菩薩的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八人當中有七人舉起二指而預言：「王子相好，若在居家則為轉輪聖王，若出家則將成佛。」

然而，八位婆羅門當中最年少的憍陳如（Koṇḍañña）在仔細觀察菩薩的最勝相好後，舉一指而預言：「具此相好，

---

16 佛陀在初轉法輪後第七日，對那羅迦宣說《那羅迦經》（Nālakasuttam），記載於《經集》大品 11 經。那羅迦聽聞佛陀說法後再入雪山修行，不久即證得阿羅漢果。

王子並無任何住在居家的理由，他確定將斷除煩惱蓋而成佛。」憍陳如在過去已累積無數波羅蜜，此為他的最後一生，因此他的智慧更勝於其他七人。他確認菩薩的唯一道路即成佛，其他婆羅門聽後亦讚同其預言。

諸婆羅門商議後，為菩薩取名為「悉達多」(Siddhattha)，意為「一切義成」，預言他將成功地圓滿其利益世界的任務。

淨飯王聽諸婆羅門預言自己的王子將出家，他問道：「我的王子看見何事而出家呢？」

婆羅門說：「見此四種前兆相——老人、病人、死人、出家者。」

聽見婆羅門如是作答，淨飯王說：「自今以後，不許年老之人、生病之人、出家人在王子之側。我的王子沒有成佛的必要。我想見他成為轉輪聖王，統治二千島嶼圍繞的四大洲，以輪寶在空中步行，三十六由旬的群眾簇擁圍繞。」

淨飯王為避免此四種前兆相之人被菩薩所見，他作好十足的防範措施，在王宮的四方每一伽烏達<sup>17</sup>(Gāvuta)安置足夠的侍衛，以確保老人、病人、死人、出家人不出現在菩薩的視線範疇內。

當日的命名儀式，釋迦親族八萬人皆聚集在王宮，給予王子祝福。他們相互討論：「無論王子成佛或成為轉輪聖王，

17 一伽烏達 (Gāvuta) 大約三公里。

我們皆各獻上一名兒子。倘若王子成佛，他外出時將由刹帝利血統的出家沙門敬侍圍繞；倘若王子成為轉輪聖王，他出遊時則為刹帝利血統的王子敬侍簇擁。」他們向淨飯王承諾，將各自獻上一名兒子給予菩薩。

## 七日逝世生兜率

摩訶摩耶誕下菩薩第七日，她的壽命已達盡頭，逝世並出生在兜率天，成為一名男性天子，名為善喜足天人（Santusita）。

摩訶摩耶並非因為誕下菩薩而逝世，當白幢天人菩薩在兜率天作五大觀察時，摩訶摩耶僅剩十個月又七日的壽命。此外，菩薩所住宿的母胎，猶如聖潔的寺院，無人資格再度宿用或使用它。再者，當菩薩之母尚在人世，無人能將她冷落而另立王后，因此摩訶摩耶在菩薩誕生七日後即逝世，這是諸佛母的常法。

摩訶摩耶逝世之後，淨飯王挑選二百四十位容貌殊勝、無缺點的宮女隨侍菩薩，菩薩受無數宮人侍奉。雖然如此，摩訶摩耶的妹妹——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親自授乳及照顧菩薩。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在菩薩出生三至四日後，亦誕下難陀王子（Nanda），但是她將剛出世不久的難陀王子交給乳母，自己則親自養育菩薩。摩訶摩耶逝世後，淨飯王立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為王后。

## 佛為母說阿毗達摩

菩薩在三十五歲，大曆一〇三年衛塞月<sup>18</sup> 滿月日成佛。在大曆一〇九年阿沙哈月<sup>19</sup> (Āsālhā)，佛陀為降伏外道，在舍衛城 (Sāvattī) 城門騫荼 (Gaṇḍa) 芒果樹下顯現獨一無二、唯有佛陀才能展示的雙神變 (Yamaka pāṭihāriya)，為數二億的人、天人、梵天證得道果。<sup>20</sup>

佛陀顯現大神通征服諸外道後心想：「過去諸佛顯現此雙神變後，往何處而行呢？」佛陀知悉：「諸佛乃往三十三天 (忉利天) 度過雨安居，為轉生成為天人的母親說法。」

於是，佛陀由佛座而起，舉起右足，此時高達四萬二千由旬的韃陀羅山 (Yugandhara) 峰頂自然來到佛足之下；當佛陀舉起左足時，高達八萬四千由旬的須彌山峰頂自動來至佛陀足心之下。三十三天界在須彌山之頂，佛陀以二步即抵達三十三天，此為佛陀所顯現的大神通力。

當帝釋天見佛陀出現在三十三天，他心想：「佛陀將坐在晝度樹 (Pāricchattaka) 下、無垢白石 (Paṇḍukambala) 之上度過雨安居，天人及梵天將獲得利益。在這段時間，無人再能碰觸此無垢白石。然而，無垢白石十分巨大，長六十由旬、寬五十由旬、高五十由旬，此景猶如麻雀處在巨大的磐石上。」

18 大曆一〇三年相當於西元前 589 年。

19 大曆一〇九年相當於西元前 583 年。

20 佛陀在舍衛城為降伏外道而展示雙神變的事跡，請參閱第一冊第三章「綵繞蓮花的傳奇」。

佛陀知悉帝釋天心中所想，於是落下一片袈裟，覆蓋整座無垢白石——帝釋天的寶座。帝釋天依然持此想法：「無垢白石尚有許多空間，即使佛陀的袈裟覆滿此座，但是佛陀僅將坐佔一小空間。」佛陀知悉帝釋天的想法，在無垢白石上結跏趺而坐，猶如大長老坐於小座上，整座無垢白石皆在佛陀的跏趺坐之空間內。

帝釋天見狀而自責，慚愧自己的無知：「佛陀是何許人耶！我們永遠無法推測及了解佛陀全然的威力，佛陀的特質已超越我們所能想像的範疇，我生起了錯誤的想法。」帝釋天承認自己的錯誤，對佛陀虔敬地禮拜。

前生為摩訶摩耶的善喜足天人，從兜率天下降至三十三天聽聞佛陀宣說阿毗達摩（*Abhidhamma*）。以佛母善喜足天人為首，一萬世界的天人、梵天皆聚集在三十三天聽聞佛陀說法。當佛陀端坐在無垢白石上時，善喜足天人則恭敬地坐在接近佛陀之前側。佛陀在天界說法的速度是正常人說話速度的一百二十八倍。

人間的人類在舍衛城城門騫荼芒果樹下，見佛陀在展現雙神變後，突然消失在他們的視線中，猶如百千日月頓然消失。人們揣測佛陀已前往無喧囂的靜處，不再回到人間，他們悲傷地哭泣。

人們詢問目犍連尊者（*Moggallāna*）佛陀的去處，雖然目犍連尊者知道佛陀正在三十三天，但是尊者為了讓人們親近且崇敬阿那律尊者（*Anuruddha*），請人們詢問阿那律尊者。阿那律尊者向人們述說，佛陀正在三十三天的晝度樹下、無

垢白石之上，以佛母善喜足天人（摩訶摩耶）為首，佛陀為諸天人宣說阿毗達摩。

當阿那律尊者被問及佛陀何時返回人間時，尊者回答：「佛陀將在阿毗達摩宣說完畢，由現在起的三個月後，在雨安居自恣日（Mahāpavāraṇā），即阿薩尤佳月<sup>21</sup>（Assayuja）滿月日返回人間。」

於是人們決定：「直至再度禮敬佛陀為止，我們將不離開此處。」他們在該處建起臨時住處，以天為蓋、地為廬。

佛陀已在較早時指示目犍連尊者，向逗留在舍衛城城門騫茶芒果樹處的在家居士們教授佛法，因此目犍連尊者遵從佛陀的指示，在三個月期間對他們教導佛法。他們的飲食及必需品則由小給孤獨（Cula Anāthapiṇḍika）負責提供。

佛陀在三十三天度過第七個雨安居，日以繼夜、不眠不休地在帝釋天的寶座上宣說阿毗達摩法。佛陀在為期三個月的雨安居說法期間，如何維持色身呢？

當佛陀在天界說法時，依然遵照人間的時間進食。當接近托鉢的時間時，佛陀以神通化現另一名化身，身光、聲音、語態皆與真身佛陀一模一樣，以此化身繼續在三十三天說法。佛陀真身則下降人間，至喜馬拉雅山的阿耨達池。天人獻上楊枝，佛陀在阿耨達池梳洗沐浴後，著衣持鉢前往人間的北俱盧洲（Uttarakuru）托鉢乞食，再返回阿耨達池畔邊用膳。用膳完畢後，佛陀將前往檀木林。

21 阿薩尤佳月（Assayuja）大約在九月至十月之間。

舍利弗尊者 (Sāriputta) 每日皆前往檀木林禮敬佛陀，站立一面。佛陀對舍利弗尊者說：「我兒舍利弗！今日我已述說如是篇幅的佛法。」佛陀僅述說在天界開示阿毗達摩<sup>22</sup>的大意及概要。

舍利弗尊者具備四無礙解，擁有全然掌握佛陀說法內容的能力，猶如藉由一人伸張雙手而能了知大海的寬廣。對佛陀所闡述之法，舍利弗尊者堪能以百種、千種方式而作了解。

舍利弗尊者從佛陀之處所聽聞的概要，在為期三個月的雨安居期間，遵照佛陀的指示，以既不太簡短亦不過於精細的適中方式，教授其座下五百比丘。

此五百比丘在迦葉佛 (Kassapa Buddha) 的教法時期時，曾是掛在洞窟上的蝙蝠。他們有幸聽聞兩位比丘唸誦阿毗達摩，專注於比丘和諧且愉悅的唸誦音聲而轉生天界，從此不曾再墮入惡道。此生得生為人，見佛陀展示雙神變而生起淨信，在舍利弗尊者座下出家。

午後，佛陀再度返回三十三天繼續說法。除了具大神力的天人之外，無一天人知曉佛陀以化身在宣說阿毗達摩，而佛陀的真身已下降人間，並再度返回天界。

在阿薩尤佳月滿月日前七日，三十六由旬的人們請求目犍連尊者：「尊者！且讓我們詢問佛陀返回人間的準確時間，此為適宜。若不向佛陀禮敬，我們絕不返回故鄉。」

---

22 阿毗達摩 (Abhidhamma)：又稱為論藏，即三藏之一。阿毘 (Abhi) 的意思是上等的、殊勝的、卓越的，達磨 (Dhamma) 的意思是法。阿毗達摩是對佛陀教法的要義，精確及系統的分類詮釋，包含了四種有關於生命終極的究竟法，即心法、心所法、色法和涅槃法。



目犍連尊者受大眾之請，在眾目共睹之下，遁入地面，由須彌山內部升至三十三天。猶如佛足置於目犍連尊者的頭上一般，尊者抵達三十三天並禮敬佛陀，轉述人們的請求：「世尊！人們若不向世尊禮敬，則不返回故鄉，因此人們急切地想知道佛陀下降人間的時間。」

「我兒目犍連！現在舍利弗在何處呢？」

「世尊！舍利弗在僧迦尸（Sāṅkassa）度雨安居。」

「我兒目犍連！由今日起的七日後，在阿薩尤佳月滿月日自恣時，我將從天界下降在僧迦尸的城門。此二城距離三十由旬，告知人們在旅途中無需準備任何飲食，如同他們持守八齋戒時，不帶任何食物或必需品，而前往寺院聽法一般。」

「好的，世尊！」目犍連尊者回到人間傳達佛陀的訊息。

## 佛母得離垢法眼

在阿薩尤佳月滿月日，佛陀圓滿宣說阿毗達摩，八千億天人及梵天皆獲得法現觀，了悟四聖諦。前生為佛母摩訶摩耶的善喜足天人，亦證得須陀洹果<sup>23</sup>。佛陀對天人們說：「我將返回人間。」

於是帝釋天派遣毘首羯磨天（Vissakamma）建造由黃金、寶石和白銀所製的三道天階。

23 須陀洹（Sotāpanna），又稱「預流果」、「初果」、「入流」、「得法眼淨」、「見法」。須陀洹聖者已進入必定趣向涅槃之流，已斷除最粗重的三結，即身見結、疑結及戒禁取結，對佛法僧有不可動搖的信心，也解脫了一切導致惡道輪迴的煩惱。

在佛陀返回人間前，佛陀站立在須彌山頂展示水與火從身體交錯噴出的雙神變，並眺望天空。此時，一萬世界變得寬敞無礙，上至色究竟天，下至阿鼻地獄，四方皆開敞而相互得見。如此神奇之事發生在人、天人、梵天身上，因此人類得見天人，天人亦得見人類。

隨後，佛陀散發六色身光，由中間的寶石天階下降人間。諸天則由右側的黃金天階降下，帝釋天吹響螺貝供養佛陀、五髻天人 (Pañcasikha) 奏琴、夜摩天之天王蘇夜摩 (Suyāma) 持犛牛尾扇為佛陀搧風、兜率天之天王善喜足亦持寶石扇。大梵天從左側的白銀天階降下，各持三由旬的大白寶蓋為佛陀遮翳。延伸至三十六由旬的人們見識佛陀的威力、榮耀及光輝，無不生起希求佛果之心。

佛陀以如此壯麗輝煌之勢下降人間，站立在僧迦尸城門。當佛陀的右足踏在人間的地面時，舍利弗尊者為首位禮敬佛陀者。舍利弗尊者對佛陀說：「世尊！我們未曾見聞如此壯麗之光景，所有的梵天、天人及人們皆敬愛及仰慕世尊，他們皆生起冀求佛果之心。」

佛陀回答：「親愛的兒子舍利弗！梵天、天人及人們確實敬愛及仰慕佛陀的威德、榮耀及光輝。」隨後佛陀說出以下偈子：

智者專禪定，喜出家寂靜，  
正念正覺者，天人且羨敬。<sup>24</sup>

24 《法句經》第 181 偈。

「親愛的兒子舍利弗！諸佛皆精於禪修、樂於禪定，緣於涅槃而住於果定（Phalasamāpatti），梵天及天人皆敬仰、崇敬住於正念圓滿的諸佛，他們思惟：『若我們能成佛，那有多好！』」

聽聞佛陀的說法後，為數三億的梵天、天人及人類皆見法入流，舍利弗尊者座下的五百位比丘則證得阿羅漢果<sup>25</sup>。

這一天正是大曆一〇九年阿薩尤佳月滿月日，亦稱為「阿毗達摩日」，為紀念佛陀為了度化佛母摩訶摩耶，而前往三十三天宣說阿毗達摩的事跡。

## 往昔佛母之大願

摩訶摩耶此生成為喬達摩佛的母親，源於過去世的願力使然。在《毘輪安多羅本生經》<sup>26</sup>（Vessantara Jātaka）記載，於九十一劫前，在毘婆尸佛（Vipassī Buddha）的教法時期，摩訶摩耶出生為刹帝利，為槃頭摩王（Bandhumā）的長公主。

當時，有某王贈送槃頭摩王價值連城的最上栴檀木，槃頭摩王將栴檀木賜予長公主。長公主心想：「如此珍貴之物不應使用在自己身上，而應供養佛陀。」於是向父王請求：「父王！我想將此栴檀木供養十力尊者。」槃頭摩王允諾。

25 阿羅漢（Arahant），指完全解脫者、一切的漏盡者、斷盡煩惱者，包括諸佛、獨覺佛及阿羅漢弟子。阿羅漢有五種含義：一、已遠離一切煩惱；二、已殺煩惱敵；三、已破輪迴之輻；四、有資格受資具等供養；五、對惡行已無隱秘。

26 《本生經》547 經。

於是長公主將旃檀木製成旃檀香，盛滿在黃金寶盒之內，前往槃頭婆提（Bandhumatī）都城附近的開瑪鹿園謁見毘婆尸佛。長公主以旃檀香向佛陀金黃之身作供養後，將殘餘的香粉遍撒於香殿之中，並如是發願：「世尊！願我在未來世成為佛母。」

由於此願，摩訶摩耶在九十一劫後，為沉寂黑暗的世間迎來一道曙光，為喬達摩佛的教法時期開啟了序幕，成為喬達摩佛之母。摩訶摩耶守護菩薩在胎中圓滿成長，安詳出胎，圓滿她多劫以來的心願。

——最初皈依第一女居士——蘇迦達

Sujātā

# 菩薩成道日的金鉢乳糜

第二冊·第二章

《長部·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記載，  
《 佛陀曾宣說：「此兩種供食，有同樣的善果、同樣的果報，比其他供食更為殊勝、更大利益、更大果報。哪兩種呢？一者、食用那供食後，如來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二者、食用那供食後，如來入於無餘涅槃。」<sup>1</sup>

蘇伽達（Sujātā）是有幸供養此兩種供食之一者。在菩薩即將成佛的那一天，蘇伽達供養菩薩乳糜。食用之後，菩薩即在當天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

1 《長部》16經。

## 所求願滿，履行還願

蘇伽達出生於尼連禪河（Nerañjarā）優樓頻螺林（Uruvelā）一座名為瑟那（Senā）的城市。她的父親是一位富人，名為瑟匿亞（Seniya）。

當她已達適婚的年齡時，她到瑟那城附近的一棵榕樹下獻祭。對榕樹守護神獻供之後，她如是祈求：「願我能嫁入相同血統的良家，首胎是男孩。若我的願望能順利達成，每年我將以乳糜向榕樹守護神獻供。」

隨後，蘇伽達的願望一一實現。她嫁給波羅奈（Bārāṇasī）一名門戶相對的富人，婚後首胎是位男孩，取名為「耶舍」（Yasa）。因此，蘇伽達每年在衛塞月（Vesākha）<sup>2</sup> 滿月日，皆前往那棵榕樹下還願，以乳糜供奉榕樹守護神。如此持續二十餘年，直至兒子耶舍已婚，擁有三座豪宅，享受富裕奢華的居家生活，她依然履行還願的諾言。

## 準備乳糜，瑞相環生

在大曆第一〇三年<sup>3</sup>，蘇伽達為準備獻供乳糜，而做以下籌備工作：首先，她放一千頭乳牛在甘草林吃草，隨後將此一千頭乳牛所擠出的乳汁，餵養另外五百頭乳牛；此五百頭乳牛的乳汁，再使另外二百五十頭乳牛飲；兩百五十頭乳牛的乳汁餵養另外一百二十五頭乳牛；一百二十五頭乳牛的

2 衛塞月（Vesākha）大約在四月至五月之間。

3 大曆一〇三年相當於西元前 589 年。

乳汁餵養另外六十四頭乳牛；六十四頭乳牛的乳汁讓其他三十二頭乳牛飲；三十二頭乳牛的乳汁讓另外十六頭乳牛飲；十六頭乳牛的乳汁讓另外八頭乳牛飲。蘇迦達採取以上步驟，以獲得香濃醇厚及營養豐富的乳奶，以此乳奶烹調乳糜。

那時，悉達多菩薩放棄六年苦行。在衛塞月滿月日前夕，悉達多菩薩做了五大預示夢<sup>4</sup>。菩薩從夢中醒來，跏趺而坐分析夢境，熟思：「今日必將成佛。」

在衛塞月滿月日，悉達多菩薩潔淨自身後離開該處。當他抵達蘇迦達每年供奉的榕樹時，菩薩在那棵樹下面朝東而坐，等待托鉢時間的到來。那時，整棵榕樹因菩薩身上散發的光芒而光耀熠熠。

那天，蘇迦達心想：「我將在今日供養乳糜」。於是在清晨早起，前往那八頭精選的乳牛處取奶。那一天，小牛犢不知何故不靠近這些乳牛吸取乳汁，更神奇的是，當蘇迦達的女僕將取奶的容器置放好時，乳汁自動流入容器中。見此前所未有的現象，蘇迦達親自將收集的鮮奶倒入嶄新的鍋中，親手將火點燃，開始炊煮乳糜。

當乳糜煮沸時，大量巨大的泡沫在鍋中向右迴旋，然而卻沒有一滴牛奶溢出，也無絲毫煙氣繚繞上騰至爐灶上方。此時，統領四天王天的四位天王，持著天劍站立守護著火爐。

---

4 菩薩五大預示夢：一、頭枕雪山，手達兩海，預示他將成佛；二、腹生藤蔓，直達雲端，預示他將覺悟八聖道；三、四色諸鳥，其身化白，預示刹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四種姓皆可在如來所宣說的法與律中出家，證得無上解脫；四、眾蛆環繞，佈滿膝蓋，預示眾多白衣在家人終生皈依如來；五、涉糞山不染，預示佛陀獲得四寶具而不貪愛執著。



大梵天王以白寶蓋罩在鍋子的上方；帝釋天將柴薪平均置放，使它燃燒；天人以神通力，恰如以棒榨蜂巢之蜜，從二千島歟圍繞的四大洲中，採集適宜天人及人類的營養食物，並將它們放入鍋中。天人們以此方式參與蘇伽達烹飪乳糜的過程。

蘇伽達在一日間頻繁見到令人驚奇的瑞相，她喚女僕普那（Punnā）說：「親愛的普那！今天我們的榕樹守護神心情似乎特別好，因為這二十餘年間，我未曾見過此等奇妙瑞相。你趕緊前往榕樹處打掃，清理守護神居住的地方。」

「好的，主人！」女僕回答。

女僕普那立即啟程前往榕樹處。當她抵達時，見菩薩在榕樹下面朝東而坐。菩薩金身散發的光芒，使整棵榕樹金光閃閃。普那驚喜交集，心想：「今天榕樹守護神已從榕樹降下，正端坐在該處，等待親手接受祭品！」她欣喜若狂地急奔回家，向女主人報告此事。

蘇伽達聽後喜出望外，歡喜地說：「太好了！女孩！我將解放你奴隸的身分，讓你獲得自由。從今日起，你即是我的長女。」語畢，蘇伽達賜予普那適合作為她女兒的各種衣裳及裝飾品。

### 供養菩薩，成佛之食

依照慣例，菩薩即將成佛當天將獲得乳糜供養，而且僅適於以價值十萬金的金鉢來接受此食。

當時，蘇伽達心想：「我將把乳糜放入金鉢中。」

於是，她從房裡取出一枚價值十萬金的金鉢，隨後將烹調好的乳糜倒入鉢中。乳糜恰如水中的蓮瓣，一滴不剩地悉數流入鉢中。倒入的乳糜正好盛滿至金鉢的邊沿，不多也不少。

蘇伽達以另一枚金鉢，覆蓋在盛有乳糜的金鉢上，以潔淨的捲布圍繞，並掛上美麗的花環。蘇伽達將自己盛裝打扮，以各種裝飾嚴飾自身，隨後將金鉢置於頭頂上，盛重端莊地走向榕樹。

當她看見坐在榕樹下的悉達多菩薩時，內心雀躍萬分。她將菩薩當作榕樹守護神，屈身步行以示禮敬。之後，她將金鉢從頭頂拿下並開啟鉢蓋，再持馨香之花所浸的香水金瓶，趨近菩薩並站立在菩薩不遠處。

悉達多菩薩在放棄王位出家時，曾有一個土鉢，由瓦工大梵天（Ghaṭikāra）所供養。這土鉢在菩薩六年苦行期間從未離身。然而，在蘇伽達向菩薩獻上淨水時，這土鉢瞬間消失了。菩薩因見不到土鉢，於是伸出右手接受供水。接著，蘇伽達將盛滿乳糜的金鉢一同置放於菩薩的手上。

悉達多菩薩看著蘇伽達，蘇伽達見狀，對菩薩說：「尊者！我供養您的乳糜置於金鉢內，請尊者連同金鉢一起接受，隨意前往任何您想去的地方。」

接著，蘇伽達如是祈願：「一如我已達成心願，願尊者的心願亦得成滿！」

語畢，蘇伽達即離去，對那價值十萬金的金鉢無絲毫眷戀，猶如捨棄樹木的朽葉一般不屑一顧。

## 菩薩當夜，成等正覺

悉達多菩薩從座而起，環繞榕樹後，帶著盛有乳糜的金鉢前往尼連禪河（Nerañjarā）畔。在尼連禪河有一處名為素帕提提達（Suppatitthita）的水浴場，是數十萬諸大菩薩在即將成佛當日，下往河中水浴之處。菩薩將金鉢置放在通往河流的臺階上，下往水浴場沐浴。沐浴之後，在一棵樹下面朝東而坐。

隨後，悉達多菩薩將蘇伽達供養的乳糜製成四十九顆小丸，不多也不少，每一顆大小猶如多羅果之籽，菩薩在不飲水的情況下全部吞食。此四十九顆小丸是菩薩在成佛後的四十九日期間，維持色身的重要營養來源。在那七七日期間，佛陀將在菩提樹附近的七處進入果定，不進食、不沐浴、不洗面及不大小便利。佛陀唯以果定禪悅度日。

當悉達多菩薩食用蘇伽達供養的乳糜後，手持金鉢走至河岸邊，說道：「倘若今日我能成佛，且讓此鉢逆流而上。倘若今日不能成佛，則讓此鉢順流而下。」語畢，菩薩投金鉢入尼連禪河中。

此時，悉達多菩薩的金鉢切斷順流，直往河的中央，猶如加速的疾馬，逆流上行八十肘，然後在漩渦之中沉沒。此金鉢直接下沉到龍王迦羅（Kāla）的龍宮，擊中賢劫前三尊佛即將成佛當天所使用過的三枚金鉢。此三尊佛即是：拘留孫佛（Kakusandha Buddha）、拘那含佛（Konāgamana Buddha）及迦葉佛（Kassapa Buddha）。當菩薩的金鉢與前三尊佛的金鉢相撞時，發出鏗鳴之音，然後止於前三枚金鉢之下。

龍王迦羅 (Kāla) 聽見金鉢撞擊之聲響，說：「昨日才一尊佛出世；今日又有另一尊佛陀出世了。」話畢，龍王起身，以數百句優美的詩句讚頌佛陀出於世間。距離迦葉佛的教法時期已十分悠久，以至於大地已上升一由旬三伽烏達 (Gāvuta)。但是對迦羅龍王而言，猶如昨日與今日那般短暫。

隨後，悉達多菩薩在尼連禪河畔，開滿花的沙羅樹 (Sāla) 林中休息。那處遍滿芬芳馥郁的花朵，令人欣喜愉悅，菩薩在該處進入八定，獲得五神通<sup>5</sup>。黃昏時分，菩薩起立，如獅子般走在由天人及梵天所鋪飾的道路上，前往菩提樹的方向走去。一路上，天龍、夜叉、乾達婆以天花、香水供養，並輕柔地唱誦優美的天曲。天人及梵天供養的天花及香水遍覆一萬世界。

那時，悉達多菩薩遇見從反方向走來的刈草男子索地亞 (Sotthiya)，他手上正持著草。索地亞見到菩薩，善知菩薩的需求，將手中八攬草獻給菩薩。

悉達多菩薩在菩提樹處右繞，往東向西而立，東方是一切諸佛盤足、結跏趺坐之處，該處沒有震搖。菩薩得悉：「此處不為一切諸佛所捨棄，又無震動之狀，應可打破煩惱的牢籠。」

5 佛陀證得八定及五神通記載於《勝者莊嚴疏鈔》(Jinālaṅkāra Tīkā)，但《佛種姓經注釋》(Buddhavaṃsa Aṭṭhakathā) 及《因緣譚總序》(Jātaka Aṭṭhakathā Nidāna) 並沒有提及。根據《勝者莊嚴疏鈔》，悉達多菩薩在阿羅邏迦羅摩 (Ālāra Kālāma) 及鬱陀迦羅摩子 (Uddaka Rāmaputta) 處學習禪定時，已獲得八定及五神通，但六年苦行期間逐漸退失。在沙羅樹林時，悉達多菩薩再次修習八定及五神通。佛陀在降魔時，對魔羅說：「倘若我決意變大，我能以身覆蓋整個世界」，並提起過去成為毘輸安多羅王 (Vessantara) 的布施善行，此乃宿命通，證明此說法並無誤。菩薩在金剛座上，為證得佛果，而讓此神通發揮至極致。

於是，菩薩將索地亞所獻的草，震抖草束將它鋪上，此草立即成為面闊十四肘的金剛座。此金剛座是世上所有繪工、陶工難以繪製的堅固及壯麗。

背向菩提樹，悉達多菩薩面向東方，以猶如金剛般堅固的心，作此宣言：「假令我的皮膚筋骨、全身血肉乾枯，若不成正覺，我誓不解此跏趺之坐！」隨後，菩薩坐在雷擊亦不壞、不動的金剛座上。

此時，帝釋天前來禮敬，吹響長達一百二十肘的上勝螺貝，一次吹鳴則能迴響長達四個月。索訶主梵天（Sahampati）持三由旬的大白寶蓋為遮翳而立，迦羅龍王率領八萬龍女以百偈讚歎菩薩，一萬世界的天人及梵天前來禮敬菩薩，供養香花、香粉、熏香等，並歌頌讚揚菩薩。

魔羅天子捨棄天界的享樂，在菩薩六年苦行期間形影不離地尾隨菩薩，想逮得菩薩生起惡念的機會。然而，他逮不到任何菩薩偏離正念的瞬間。魔羅天子心想：「現在悉達多為成就佛果，已抵達菩提樹下。他正努力地想擺脫我控制的領域，我如何能忍受他離開我統治的三界呢？」他前往他化自在天（Vasavattī）召集魔軍，告知此事。

魔音轟動，魔羅天子率領龐大魔軍來到菩提樹下干擾菩薩，他騎著高達一百五十由旬的奇梨爾迦羅巨象（Girimekhala），變現一千隻手，各持不同的武器。魔羅天子率領的魔軍聲勢浩大，在他的前方有延伸至十二由旬的魔軍，左右各有十二由旬，上方有九由旬之高，後方則延伸至一萬世界的盡頭。魔軍叱吒風雲，怒吼之聲響徹一千由旬，

猶如大地崩裂。他們變現為具有可怖之貌的怪物，猶如驚濤駭浪般奔向菩薩。

當魔軍大張旗鼓地接近菩提樹下時，世間出現凶兆：千顆可怖的流星殞落，狂風暴雨侵襲、山崩地裂、海水逆流、煙霧瀰漫四周、日月失去了光明。

見此浩瀚軍勢，前來禮敬菩薩的天人望風而逃，四散奔跑，沒有一人敢立足在菩薩及菩提樹附近。帝釋天揹著螺貝，逃離至一萬世界的邊緣；大梵天棄大白寶蓋，逃往一萬世界的末端，然後返回梵天界；龍王棄八萬龍女潛入大地，遁隱於五百由旬外的曼蟄利迦龍宮（Mañjrika）。天人無一人敢逗留在該處，唯獨菩薩無畏地獨坐在菩提樹下，猶如大梵天獨住於幽靜的天宮。

即使凶兆顯然，魔軍氣壯山河，然而他們卻無法直接進入菩提樹壇城，不敢接近菩薩。魔羅天子告訴他的魔軍眷屬：「淨飯王之子——悉達多，非比尋常之人，我們不能正面與他作戰，必須由後方進攻！」

氣勢磅礴的魔軍由北方推進前來，此時悉達多菩薩環顧前方、左方及右方，見天人們皆已逃離，空無一人，心想：「如此數如恆沙的魔軍前來攻擊我，現在無論是我的父母、兄弟或親族，無一人能幫助我，唯有我長久以來修習的十波羅蜜能作為我的伴侶及眷屬。我將以波羅蜜為武器，擊退成群的魔軍！」於是，菩薩憶念自己往昔的十波羅蜜。

此時，魔羅天子心想：「我將以九種武器攻擊悉達多，逼他逃之夭夭。」魔羅天子發動旋風，威力足以粉碎山峰及

村落，然而旋風捲至菩薩身邊則停歇，就連菩薩袈裟的邊緣都無法吹動。於是，魔羅天子再發動大雨，大洪水波濤洶湧，淹至森林頂端，但是菩薩的袈裟卻無絲毫露滴之濕。魔羅天子再發動岩石之雨、刀槍劍雨、熱炭之雨、熱灰之雨、砂雨、泥雨，然而各種武器之雨滴落在菩薩足下，皆化為天花、薰香、旃檀粉末。魔羅天子發動最後的武器——大黑闇，但黑闇達至菩薩身邊，則猶如被日光驅散般消失。

如是魔王發動的九種天災武器全告失敗，縱然他再降下隕石，使煙霧瀰漫一萬世界，再以千道雷擊，依然無法傷害菩薩。於是他動用兵器——利刃飛錘，對菩薩說：「悉達多太子！我將擊碎你的頭顱，讓它墜落地面。」

此兵器威力十足，倘若落在地面，地面十二年間將寸草不生；倘若飛空，天空十二年間將滴雨不降；倘若投向須彌山，須彌山將裂半而散成碎片。魔羅天子向菩薩拋出如是威力兵器，如轟雷鳴響劃過天際，但是達至菩薩身邊卻落在足下，猶如刮腳刀使用的捲繩。魔羅天子的傲氣大大受挫。

悉達多菩薩說：「魔羅！見你的魔軍揚著旗子從四方而來，而你騎著奇梨爾迦羅巨象，我無畏地以智慧迎戰。你將無法讓我從這金剛座上起座或移動，我將見你無法那麼做！」

「魔羅！猶如壯者以大石粉碎瓷器，我不起此座，以單手即能將你們擊碎。無論是全世界皆臣服的欲樂十魔軍<sup>6</sup>，抑

6 《經集·精勤經》(Padhānasuttam) 記載「十魔軍」如下：

汝欲第一軍，不樂第二軍，飢渴第三軍，渴愛第四軍，  
 惛眠第五軍，怖畏第六軍，疑為第七軍，傲慢汝八軍，  
 恭敬利名譽，邪行得名聲(第九軍)，稱揚讚自己，賤下毀他人。(第十軍)

或是延伸至世界邊際的天魔軍，我將以智慧之力，一個不留地遣走他們。我將讓你及你的魔軍，猶如烏鴉被飛石驅走般惶惶而逃。」

「魔羅！倘若我決意變小，我能進入芥籽內往返行走；倘若我決意變大，我則能以身覆蓋整個世界。魔羅！我僅需使用一彈指的威力，就足以輕鬆擊敗你及你的魔軍。然而我對傷害眾生的惡行，並無絲毫欣喜。你這猶如蚯蚓般大小的魔羅，我若使用兵器或武力相向又有何益？即使與你這邪惡的魔羅多做談話亦不喜。」

焦慮的魔羅天子怒不可遏，對魔軍發令：「你們為何站立不動？別讓悉達多有成佛的機會！向前捕抓他、殺了他、砍截他、粉碎他，別讓他逃走了！」

他命令眷屬後，自己則乘坐在奇梨爾迦羅巨象的背上，一手揮舞著劍，接近菩薩並說：「悉達多！你速從此座起，這並非你所屬之物，此物乃我所擁有！」那時，眾魔軍變現各種可怖之狀，然而菩薩卻猶如慈父對待犯錯的孩子般，慈愛地容忍魔羅天子的惡行。

菩薩問魔羅天子：「何人能證明此物為你所擁有呢？」

魔羅天子伸出其手，說：「以他人作為我的見證人又有何用？在你面前的所有魔軍，皆是我的見證人！」

那時，魔羅的上億眷屬齊聲說：「我為證人！我為證人！」音聲之勢猶如大地震裂。

菩薩平靜地說：「魔羅！我為得此金剛座，多生多世中，



未有任何布施我未落實，未有任何戒律我未持守，未有任何苦行我未實踐。魔羅！暫且不論及我多生多世所累積的布施波羅蜜，僅是我生為毘輸安多羅王（Vessantara）的那一輩子，我完成了七次廣大的布施，以布施妻子摩提王后（Maddī）為極致，感得大地為之震動七次。」

「如今我坐在此金剛座上，魔羅前來宣戰，為何大地沉寂不震動？魔羅！你使你的魔軍眷屬偏袒為你作證，然而此不具心識的大地乃平等無私，此厚載之大地作為我的見證人！」作如是宣言之後，菩薩伸出金色的右手，觸碰大地。

此時，大地猶如製造陶瓷的轆轤般激烈轉動，大地旋轉之聲使天空迴響隆隆之聲，於環繞須彌山的七座山脈間迴響不絕；一萬世界滾動而發出巨聲，猶如竹林燃火般劈啪作響；無雲的天空發出可怖的炮隆聲，猶如焦乾的穀物在熱鐵板上爆開；燃燒的火花降下，猶如餘燄未盡的木炭；天空雷電交加，發出轟隆雷聲。

魔羅天子發現自己被困在無止盡的喧囂巨響的天與地之間，無有庇護而深感畏懼。他扔下戰旗，捨棄千件兵器，尚未來得及看其坐騎巨象一眼，就鼠竄狼奔地迅速逃離。魔羅天子棄甲曳兵，其浩瀚魔軍亦破碎瓦解，紛紛向四面八方逃散，猶如塵灰被風吹走而散落各方，返回他化自在天。

天人們見魔軍已逃離，歡呼：「魔羅已敗，悉達多菩薩戰勝了！朋友！讓我們獻上勝利之物，歡慶菩薩的勝利，佛果即將圓成。」於是，龍、金翅鳥、天人、梵天，一萬世界的天人眾獻上花環、薰香、塗香，歌詠吟唱種種讚美之歌。

在日落前，菩薩擊退了魔軍。當時夕陽猶如金輪沉入大海般消失，東方海線生起一輪明月，猶如銀輪掛在空中，散發皎潔的光輝。菩薩金色之身，讓菩提樹及金剛座四周彷彿沉浸在金流之中，菩薩優美地結跏趺坐於金剛座上，菩提樹下。

當時，一萬世界的帝釋天前來吹響螺貝，一萬世界的大梵天持大白寶蓋而來，夜摩天之天王蘇夜摩（Suyāma）、兜率天之天王善喜足（Santusita）皆前來為菩薩持扇，五髻天神（Pañcasikha）及一萬世界的音樂天神以舞蹈、歌詠禮敬菩薩，所有一萬世界的天人皆歡喜持香花、七寶、淨水等供養及禮敬菩薩。即便如此，菩薩對天人們並不關注，菩薩僅一心觀照於法，發奮精勤，次第進入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初夜時，菩薩證得宿命明智（Pubbenivāsānussati abhiñña），憶起自己過去多生，從彼處沒後轉生此處，從此處沒後轉生彼處；中夜證得天眼明智（Dibbacakkhu abhiñña），了知一切眾生皆依於業，由於身、語、意的善行而投生善趣天界，由於身、語、意的不善行而投生惡趣、苦道、墮處、地獄，了知業果法則及緣起；後夜證得漏盡明智（Āsavakkhayañāṇa），並獲得一切知智（Sabbāññutāñāṇa）。菩薩思量十二緣起<sup>7</sup>的前後及順逆，如實地了知：「此是苦，此是導致苦之因，此是苦之滅，此是導致苦滅之道。」由此獲得聖道（Ariyamagga），又稱「如實智」（Yathābhūtañāṇadassana）。

7 十二緣起（Paṭiccasamuppāda）：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愁、悲、苦、憂、惱生起。如此，這整個苦蘊生起。

在旭日東昇之時，菩薩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自知不受後有。」從那一刻起，成為「無上正等正覺者」（Sammāsambuddha），成就遍知佛果。此時佛陀正值三十五歲，當日正是大曆一〇三年衛塞月滿月日。

喬達摩佛出於世間，一萬世界震動，世界的莊嚴美麗達到極致，世間出現三十二種徵兆，猶如菩薩入胎、出生時一般。一萬世界東方邊際揚起的幢幡之光，達至一萬世界西方的末端；西方末端的幢幡之光，亦達至東方的末端；北方與南方亦同。大地平面揚起的幢幡之光達至梵天，梵天的幢幡之光達至大地平面。

一萬世界中的各種樹木不合時令地開花結實，果樹結出果實累累。花朵奇異地綻放於莖、枝、蔓上，空中垂下開放的蓮花，地面有七莖之蓮破磐石而向上生。大地輕微震動，一萬世界猶如裝飾嚴好的花床。

一萬世界八千由旬中間為地獄，為太陽之光所不能照明，如今則被唯一的光明所照耀。深入八萬四千由旬的大海之水變甘甜，河水停止流動。盲人得以見色，聾者得以聞音，跛者能夠行走，枷鎖自行脫落。

佛陀已得遍知，如是省思：「我已解脫巨大的輪迴之苦，我是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者，為三界的導師。」佛陀內心喜悅地誦出二偈：

經多生流轉，吾求作屋者，  
但未得見之，受苦再再生。

已見作屋者！勿再為造屋，  
椽桷皆毀壞，棟梁被摧折，  
得滅盡愛欲，心既證無為。<sup>8</sup>

「多生以來，我在輪迴中尋覓，但找不到建造此屋舍之人，不斷地輪迴實為苦啊！造作屋舍的人啊！我已找到你了！勿再造作屋舍了！所有煩惱之椽皆已毀壞，所有無明棟梁皆已摧毀，一切貪愛已除滅，我已證得涅槃。」

### 梵王勸請，佛陀說法

佛陀最初成就正等正覺，在菩提樹下結跏趺坐，七日受解脫之樂。之後，佛陀在菩提樹附近的六處地方各留七日，一共四十九日。

四十九日圓滿之時，佛陀在王處樹（Rājāyatana）下生起想洗臉之念，帝釋天即持藥果——阿伽陀（Agada）、訶梨勒（Harīṭaka），以及伽曼樹的楊枝、淨水來獻佛。佛陀嚼齒楊枝，並以阿耨達池的淨水洗面後，再往王處樹下端坐。

那時，帝梨富沙（Tapussa）與跋梨迦（Bhallikā）二位商人率五百輛車經過該處，被往昔有血緣關係的天人阻止其車，勸他們以食物供養佛陀。於是，他們帶著糕餅與蜜丸至佛陀之處，說：「世尊！請以慈心接受我們的食物。」

然而，佛陀在接受蘇迦達供養乳糜當天，其鉢已沉入河底而失，心想：「如來不能以手接受食物，我該以什麼器皿受食呢？」

8 《法句經》第 153 ~ 154 偈。

四天王天的四大天王知道佛陀心中所想，由四方持來以青石寶珠製成的鉢獻予如來，但被佛陀所拒絕。於是，四大天王再持來四個菜豆色的石鉢，佛陀接受四大天王的四個鉢，並將此四鉢合而為一，成為一個鉢，以此接受食物。

當帝梨富沙與跋梨迦見佛陀用膳完畢，手離鉢時，他們頂禮佛陀的雙足，如是說：「世尊！我皈依世尊及法。世尊！我從今以後直至命終，請接受我皈依為優婆塞。」

他們是世間最初皈依的男居士，由於當時僧團尚未成立，僅有佛、法二寶，因此他們只有二皈依。<sup>9</sup>

在成道第五十日，佛陀出定後心中思惟：「我證得此法，甚深、難見、難解、寂靜、美妙，超越思考及推論的範圍而極致微妙，唯有智者才能體證。然而，眾生樂於愛執、欣於愛執、喜於愛執。要讓這些樂於愛執、欣於愛執、喜於愛執的人，見此緣依性、緣起法是困難的。要讓這些人見一切諸行寂止，一切緣依斷捨，渴愛滅盡，離、滅的涅槃亦是困難的。若我說法而他們不了解，我徒增疲勞、困憊而已。」佛陀如此思擇，心傾向於默然，不想說法。

當時，索訶主梵天知道佛陀心中所思，心想：「啊！世間敗壞！啊！世間敗壞！如來、應供、等正覺的心傾向於默然，不想說法。」於是，猶如力士屈伸臂般迅速地沒於梵界，出現在佛陀尊前。

索訶主梵天禮敬佛陀，右膝著地，合掌祈請：「願世尊說法！願善逝說法！眾生有少許塵垢者，若不聞法即將退墮；

9 《增支部》1集248。

若得聞法，即將得悟。」佛陀告知索訶主梵天自己不想說法的原因，索訶主梵天如是作三次勸請。

由於梵天的勸請，佛陀出於哀愍有情，即以佛眼觀察世間，見眾生有塵垢少者、有塵垢多者、有利根者、有鈍根者、有資質好者、有資質差者、有易教導者、有難教導者、有見來世與罪過的怖畏者。於是，佛陀答應梵天的勸請，決定為眾生宣說佛法。索訶主梵天知道世尊已允諾為眾生說法後，即敬禮世尊，右繞而沒於該處。

佛陀心想：「我應先為誰說法呢？誰能迅速悟得此法？」佛陀知曉阿羅邏迦羅摩（*Ālāra Kālāma*）及鬱陀迦羅摩子（*Uddaka Rāmaputta*）賢明、伶俐且少塵垢，可惜已相續在七日前及昨日逝世。佛陀再觀察尚有誰能快速悟得此法，決定為五比丘說法。

於是，佛陀從優樓頻螺前往波羅奈（*Bārāṇasī*），在仙人墮處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為阿若憍陳如（*Aññā Koṇḍañña*）等五比丘說法，最初說法為《轉法輪經》<sup>10</sup>（*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阿若憍陳如比丘證得須陀洹果。隨後其他四位比丘在佛陀的教導下，陸續證得須陀洹果。

佛陀初轉法輪後第六日，為五比丘宣說《無我相經》<sup>11</sup>（*Anattalakkhaṇasuttaṃ*），說法結束時，五比丘皆證得阿羅漢果，此時世間有六位阿羅漢。佛陀在仙人墮處鹿野苑度過成道後的首個雨安居。<sup>12</sup>

10 《相應部》56 相應 11 經。

11 《相應部》22 相應 59 經。

12 佛陀初轉法輪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九章「世間首位證悟優婆夷」。

## 蘇伽達子，善來比丘

不久之後，佛陀觀察蘇伽達的兒子——耶舍，其證悟因緣已成熟。

那時耶舍在波羅奈，家財萬貫，擁有三座豪宅各為冬季、夏季及雨季而設，並有眾多女侍伺候。當天晚上，耶舍在觀賞舞女的歌舞而累得入睡。當他在半夜甦醒時，見舞女們熟睡的醜態，當下對感官欲樂生起厭惡之心，他喃喃自語道：「啊！多麼可悲，身與心被各種煩惱及苦所逼迫，我自己如是被煩惱及苦逼迫！此是厄！此是禍！」

耶舍對俗家生活充滿厭惡，在無人發現之下，他穿上金鞋，當晚即離家。此時，天人守護著耶舍，讓家門及城門自動打開，想著：「勿讓任何人妨礙耶舍出家。」於是耶舍徒步走至仙人墮處鹿野苑。

清晨，佛陀於空曠露處經行，見耶舍從遠處走來，於是止步，敷座而坐。那時耶舍趨近佛陀，口中依然悲嘆道：「此是厄！此是禍！」

佛陀對耶舍說：「我兒耶舍！此處無厄，此處無禍。我——佛陀，已證得之涅槃，不被任何苦及煩惱所逼迫。來！耶舍我兒，坐在此處，我——佛陀，將教導你導向涅槃之法。」

耶舍聽了歡喜踴躍，心想：「此處無厄，此處無禍！佛陀已證得的涅槃，遠離煩惱及苦的逼迫及折磨。」於是他脫下金鞋，恭敬地對佛陀禮敬，坐在適當的位子。

佛陀為他次第教示布施論 (Dānakathā)、持戒論 (Sīlakathā)、生天論 (Saggakathā)、諸欲過患 (Kāmānaṃ ādīnava kathā)、出離功德 (Nekkhamme ānisamsa kathā)。佛陀知悉耶舍的心，已遠離散亂、疑惑等而生起堪任心；遠離驕慢、邪見等而生起柔軟心；遠離五蓋而生起離障心；嚮往涅槃而生起歡喜心；具有淨信而生起明淨心。佛陀進而為他開示苦、集、滅、道。譬如清淨無瑕疵的白布，堪被染為黃、紅等色彩，耶舍坐在其處，生起遠塵離垢的法眼，得知「凡有集法者，皆有此滅法」，證得須陀洹果。

隔天清晨，蘇迦達及耶舍的妻子四處遍尋，皆不見耶舍的身影。蘇迦達心急如焚，對耶舍的父親說：「夫君！兒子耶舍不見了！」父親急忙派遣人騎著馬，往四個方向搜尋，自己則跟隨兒子穿著的金鞋所留下的足跡，一路前往仙人墮處鹿野苑的方向尋去。

佛陀遙見耶舍的父親從遠處趨近，心想：「我應變現神通，使耶舍的父親雖坐於此地，卻見不到坐在此處的耶舍。」於是，佛陀以神通力將耶舍隱藏。

耶舍的父親趨近佛陀，問道：「尊者！您有見到耶舍嗎？」

「富人！若你想見你的兒子，僅需在此處坐下。當你在此處坐下時，你將得見正坐在附近的兒子。」佛陀回答。

耶舍父親歡喜地想著：「當我在此處坐下時，我將見到我的兒子，他坐在附近。」他對佛陀禮敬後，坐在適當的位置。



此時，佛陀依次為耶舍的父親說法，在聽聞佛陀說法後，耶舍的父親見法、超越疑惑，證得須陀洹果。他對佛陀說：「真是絕妙！世尊！真是絕妙！世尊！猶如扶起倒者、揭開蓋覆者，為迷途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持來油燈，令『有眼者得見種種色』。世尊如是以種種善巧為我說示法。我皈依世尊、法及比丘僧伽。世尊！我從今以後直至命終，請接受我皈依為優婆塞。」耶舍父親成為佛陀的男居士弟子中，首位證得須陀洹果，並皈依佛、法、僧的弟子。

當佛陀為耶舍的父親說法時，在一旁的耶舍斷盡諸漏而證得阿羅漢果。佛陀知悉耶舍已斷除一切煩惱，不復被貪愛欲望所覆，於是讓他與父親得以見面。

耶舍父親突然見到兒子正端坐在附近，雀躍地說：「我的愛兒耶舍！你的母親見不到你而焦慮哭泣，救救你母親吧！」

耶舍並沒有回覆父親的話語，他望向佛陀。佛陀對耶舍的父親說：「富人！你的兒子耶舍，以有學<sup>13</sup>智、以有學見觀法，猶如你已證得須陀洹果。他隨觀、隨知，其心無取著，斷盡諸漏而得心解脫，證得阿羅漢果。耶舍將不復像過去一般，住居家享受欲樂。」

13 「有學」(Sekha)指為斷盡一切煩惱，而修學無漏之戒、定、慧，及擇滅之理者。亦即佛弟子雖能知見佛法，然尚有煩惱未斷，必須有待修行學習戒、定、慧等法，以斷盡煩惱，證得漏盡，以其尚有法可修學，故稱「有學」。在四向四果中，除最後之阿羅漢果外，其餘四向三果等七者皆為「有學」；相對於此，證得阿羅漢果者，已斷盡一切煩惱而無所學習，稱為「無學」。

耶舍的父親回答：「世尊！耶舍已斷盡諸漏，已得利益及法樂，他已獲得身而為人的最高利益。世尊！為了我的利益，明日請在耶舍的陪同下，接受我的飲食供養。」佛陀默然而許。耶舍的父親知道佛陀默許後，起座禮敬右繞而離去。

當耶舍的父親離去後，耶舍恭敬地禮拜佛陀，說：「世尊！請允許我在世尊座下出家受具足戒。」佛陀伸出其金色之手，呼喚耶舍：「善來，比丘！」此時，耶舍即現比丘相，並完善地具備比丘所應具備的袈裟、鉢及其他必備物品，同時得具足戒。此時，世間有七位阿羅漢。

### 開悟入流，皈依三寶

第二天，佛陀帶著耶舍比丘前往其父親家應供。蘇伽達及耶舍的前妻向佛陀禮敬後，坐於一面。佛陀知悉蘇伽達及耶舍的妻子，因耶舍的出家而感到憂傷不已，她們無法歡喜布施飲食。於是，在接受飲食供養之前，佛陀為她們次第說法，教示布施、持戒、生天之道，再指出諸欲的過患、出離的功德。當佛陀知悉她們的心已柔軟且堪任承載法，進而對她們闡明四聖諦。蘇伽達及耶舍的妻子坐在其處，生起遠塵離垢的法眼，證得須陀洹果。

蘇伽達對佛陀說：「真是絕妙！世尊！真是絕妙！世尊！猶如扶起倒者、揭開蓋覆者，為迷途者指明道路，在黑暗中持來油燈，令『有眼者得見種種色』。世尊以種種善巧為我說示法。我皈依世尊、法及比丘僧伽。世尊！我從今以後直至命終，請接受我皈依為優婆夷。」耶舍的妻子亦皈依三寶。

當蘇伽達得知當初在榕樹下接受乳糜供養的榕樹守護神，即是當天即將成佛的悉達多菩薩，她內心雀躍歡喜，對此具有大功德的供食感到欣悅。

蘇伽達、耶舍的父親及妻子親手供養勝妙飲食予佛陀及耶舍比丘。佛陀及耶舍比丘用膳完畢，說法後起座離去，往仙人墮處鹿野苑。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最初皈依者，以瑟匿亞之女——蘇伽達為第一。」<sup>14</sup>

不久後，耶舍比丘的朋友聽聞他出家而紛紛來拜見，先有四位，後則有五十位，一共五十四位友人，皆被耶舍比丘引薦至佛陀之處。佛陀為他們次第說法，他們聞法後皆證得須陀洹果，並請求佛陀允許出家。佛陀喚：「善來，比丘！」他們即現出家相，得具足戒。他們精進修習佛法，不久之後皆證得阿羅漢果。此時，世間一共有六十一位阿羅漢<sup>15</sup>。

佛陀在仙人墮處鹿野苑雨安居結束後，對比丘們說：「比丘們！我已解脫了天、人的一切羅網。比丘們！你們亦解脫了天、人的一切羅網。比丘們！去遊方吧！為了眾生的利益、眾生的安樂，出於對世間的哀愍，為了人天的義利、利益及安樂，切勿兩人同行在一條路上。比丘們！教示初善、中善、

14 《增支部》1集258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anāṃ upāsikānaṃ paṭhamāṃ saraṇaṃ gacchantīnaṃ yadidaṃ sujātā senānidhītā*」。

15 佛陀、阿若憍陳如等五比丘、耶舍比丘及其五十四位友人，當時世間一共有六十一位阿羅漢。

後善，具足義理與文句的佛法，顯示具足圓滿的梵行。眾生當中有塵垢較少的人，若沒有機會聽聞佛法則會退墮，若得聽聞佛法即能證悟。比丘們！我將前往優樓頻羅林說法。」<sup>16</sup>

蘇迦達的兒子——耶舍比丘及其友人，為世間首六十一位阿羅漢，成為世間首批弘揚佛法的先鋒，讓佛法光耀世間，利益無數有情眾生。

### 往昔心願，最初皈依

蘇迦達此生成為最初皈依第一女居士，有其過去的淵源。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時期，蘇迦達出生於鷲城（Hamsavati）富有的家庭。當她聽聞勝蓮華佛說法時，佛陀將一位女居士置為「最初皈依第一」的殊榮。她渴望自己擁有如此之殊譽，向佛陀及僧團行廣大布施供養後，發如是願。勝蓮華佛預言，她的願望將在未來佛座下實現。

她在十萬劫間僅流轉於天界與人間，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出生在富人瑟匿亞之家。她供養即將成佛的悉達多菩薩珍貴的乳糜，成就佛陀所說，比一般施捨更為殊勝、更大利益、更大果報的供食。

16 《律藏》大品·第一大犍度·魔緣（V.i 20）。

——布施第一女居士——毘舍佉

Visākhā

# 這大福報，不是幸運或偶然

第二冊·第三章

當我們見到富可敵國、豐裕且不匱乏的人時，我們或許認為幸運之神特別眷顧他們而心生羨慕。然而，在世間並不存在所謂「從天而降的幸運」，一切都隨著「業」的法則運行。

在佛陀女居士弟子當中，被譽為「布施第一」的毘舍佉（Visākhā），她精彩的一生，由璀璨如錦的善業花朵所堆砌而成。延續過去，貫徹今生，此善業花簇賞心悅目，且芬芳馥郁。

## 七歲入聖者之流

毘舍佉出生於鴛伽國（Aṅga）跋提城（Bhaddiya），一戶具足特殊福報的家庭。在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統治的境內，一共出現五位大福報者，他們皆是毘舍佉的家庭成員，即：爺爺面托迦（Meṇḍaka）、奶奶詹陀帕杜瑪（Candapadumā）、父親檀那闍耶（Dhanañjaya）、母親蘇摩那德玉（Sumanādevī）及奴隸普那（Puṇṇa）。

當毘舍佉的爺爺面托迦走到糧倉門外時，穀米自然如雨降下，填滿倉庫；當奶奶詹陀帕杜瑪分取食物給排隊前來領取的人時，那些食物始終不會耗盡；當父親檀那闍耶將一千金放進錢袋，並拿出來分給需要的人時，他的錢袋始終飽滿；當母親蘇摩那德玉從一米桶取出稻種，分發給需要的人時，即使為期六個月，那些稻種依舊不會減少；當奴隸普那以金犁耕田時，每犁一畦田則出現另外六畦田。

為何他們五人具有如此的大福報呢？那是因為在某一世，他們曾經將自己和家人僅有的最後一份食物，供養一位辟支佛。由於此布施的功德，他們在此世擁有取之不盡的食物、財富、稻田及黃金。毘舍佉就在如此一戶大福報家庭中長大。

當毘舍佉七歲時，佛陀與大比丘眾來到跋提城。爺爺面托迦對她說：「親愛的女孩！這對我們而言是吉祥的日子。你與五百侍女登上五百車乘，前往迎接佛陀吧！」

毘舍佉遵照爺爺的吩咐，往詣迎接佛陀。然而，她自忖乘車出現在佛陀尊前並不適宜，於是在車乘行駛至適當的距

離後，下車步行至佛陀之處。抵達後，毘舍佉禮敬佛陀，坐於一面聽聞佛陀說法。在此法筵上，她與五百侍女同證須陀洹果，入聖者之流。

爺爺面托迦亦前往聽法而證得須陀洹果，他對佛陀及比丘眾作出飲食供養的邀請。次日，佛陀及比丘眾至面托迦家應供，毘舍佉的奶奶詹陀帕杜瑪及父親檀那闍耶亦證須陀洹果。面托迦持續十五天作廣大供養，布施以佛為首的僧團。

### 父親建沙積多城

在頻婆娑羅王統治區域內，除了此五位大福報者，亦出現五位擁有無盡財富的富人<sup>1</sup>。那時，拘薩羅國波斯匿王（Pasenadi）與頻婆娑羅王互為連襟關係。波斯匿王心想：「在頻婆娑羅王的統治境內，有五位擁有無盡財富者及大福報者，而我的國度卻沒有如此之人。我應當前往頻婆娑羅王之處，請他將他們其中一位遷至我的國度。」

於是，他前往頻婆娑羅王的王宮，在該處得到盛情地款待。當被詢問到訪的目的時，他對頻婆娑羅王如是說：「你的國家有五位擁有無盡財富者及大福報者，我此行即是為了將他們其中一位帶至我統治的國度。」

頻婆娑羅王聽後回答：「他們如此顯赫龐大的家庭，我不可能遷移他們任何一戶！」

---

1 在頻婆娑羅王統治區域內，五位擁有無盡財富的富人，即：迦提雅（Jotiya）、迦提拉（Jatila）、面托迦（Menḍaka）、富樓那悉哈（Punṇasiha）及迦迦瓦利耶（Kākavaliya）。毘舍佉的爺爺面托迦亦是其中一員。



波斯匿王截鐵斬釘地說：「倘若無法得到所要，我是不會離去的。」

頻婆娑羅王集合大臣們商議決策，然後對波斯匿王說：「若讓迦提等大力人物遷移，猶如移動整個世界。這樣好了，面托迦有兒子名檀那闍耶，我將詢問他，請給我一些時間。」

於是，頻婆娑羅王召喚毘舍佉的父親檀那闍耶，並對他說：「親愛的朋友！拘薩羅國國王對我說：『我希望能帶走一位具有豐碩財富的富人。』除非他如願，否則他將不會離開此處。因此，請你跟隨他去吧！」

「陛下！若這是你心中所願，我將前往。」

「很好！親愛的朋友，請你作好準備後便遷居吧！」

頻婆娑羅王為感謝檀那闍耶的配合，賜予他崇高的榮譽。當他及家人毘舍佉等做好啟程的準備時，頻婆娑羅王正式將檀那闍耶交給波斯匿王。於是，波斯匿王一行人啟程前往舍衛城（Sāvattihī）。

傍晚時分，他們在半途一處幽美的地方紮營過一宿。

檀那闍耶問：「大王！此處是誰的領土？」

「我的領土，富人！」波斯匿王答。

「此處距離舍衛城多遠呢？」檀那闍耶再問。

「七由旬。」

「城市十分擁擠，我的隨從數量龐大。若大王同意，我將在此處定居。」

「很好。」

於是，波斯匿王將城市劃分給他，隨後離開該地。檀那閣耶在該處建造新城市，由於在傍晚時分首次有人居住，因此命名為「沙積多城」（Sāketa），「Sāyo」為「傍晚」之意。

### 聰穎具五美特質

在拘薩羅國首都舍衛城，有一位富人名為彌迦羅（Migāra）。那時，他的兒子富樓那瓦達那（Puṇṇavaddhana）已達適婚的年齡，當被催促婚事時，這兒子提出，只有找到具有「五美」<sup>2</sup>——髮美、肉美、齒美、膚美、年輕之美的女孩，他才願意成婚。

為了此事，彌迦羅宴請一百零八位婆羅門，並詢問他們：「世間是否存在具有『五美』的女人？」

婆羅門回答：「當然有！」

「那麼，請你們其中八位，前往尋找具有這些特徵的女孩。當你們找到此女時，請讓她戴上這禮物。」語畢，他將價值百千金的金色花環置放在他們手中。

---

2 五美：具大福德之女，其髮猶如孔雀尾，當髮絲被鬆開滑落時能碰觸裙擺，在尾端卷曲向上，此乃「髮美」。嘴唇的顏色極美，猶如鮮紅的葫蘆，觸感柔軟，此乃「肉美」。牙齒潔白無間隙，猶如一排直立的鑽石或切割均勻的珍珠，這是「齒美」。即使皮膚未使用檀香水或任何化妝品，都像藍蓮花環一般光滑，又如羯尼迦（Kaṇikāra）花環一樣純白，此乃「膚美」。百看不厭，即使見過無數次，卻猶如初次見面一般擁有新鮮之感，此乃「年輕之美」。

八位婆羅門接下了任務，前往各大城市尋找，但是找遍各處都無法找到具有「五美」之女。於是，他們經由沙積多城返回舍衛城，途中巧遇沙積多城正慶祝年度節慶。婆羅門心想：「逮到時機了！我們的任務即將有成果。」

這時，平日足不出戶的女孩將帶上侍女，赤腳走在河畔邊。那些富人的兒子們駐守在路邊，物色心儀的女孩，並為她戴上花環。此八位婆羅門趁此機會，駐守在河畔邊的一座大堂。

此時，年齡十五、十六歲的毘舍佉裝飾嚴好，在五百侍女的陪同下抵達河畔邊。突然，天空集起烏雲，大雨滂沱而下，五百侍女匆忙地奔跑至大堂避雨。在大堂的八位婆羅門對她們仔細觀察，並沒有發現具有「五美」特質者。

尾隨在她們之後，毘舍佉以自然的步態走入大堂，她的衣服及裝飾已被淋濕。婆羅門在毘舍佉身上發現了其中「四美」，他們急切地想觀察她的牙齒，於是相互彼此對話：「這女孩真懶，看來她的丈夫只能吃酸粥自足了。」

毘舍佉聽見他們的對話，問道：「你們談論什麼呢？為何作出此言？」

「親愛的女孩！你的侍女急速奔跑至大堂避雨，她們的服飾都沒被淋濕；然而僅是一小段路，你卻不奔跑，任由你的衣服及裝飾被淋濕，因此我們才會這麼說。」

「先生！請勿那麼說。我能跑得比她們更快，但是我有不奔跑的理由。」

「親愛的女孩！是什麼理由呢？」

「先生！有四種人奔跑無益，此外還有另一項原因。」

「哪四種人呢？」

「先生！國王身穿華麗的衣飾，在宮中奔跑，此乃不利，眾人將指責：『為何這國王像普通人一樣地奔跑？』以緩慢的步態行走，則對他有利。國王的大象戴上鞍轡而奔跑是不利的，以大象平穩的步伐前進，則對它有利。比丘急促奔跑是不利的，大家將指責：『為何這比丘像俗人一樣地奔跑？』當他以平靜的步態行走，則對他有利。所有的女人奔跑是不利的，眾人將指責：『這女人怎麼像男人一樣地奔跑？』此四種人奔跑並無利益。」

「還有哪一項原因呢？」

「先生！父母將女孩養育成長，她身上的肢體都被賦予價值。他們養育我們，是為了讓我們嫁入良好人家。如果我們因奔跑而被裙子或障礙物所絆倒，折斷或傷及手、腳，這將使家人徒增負擔。然而，衣服及裝飾品濕了能乾，如此思惟後，這是我奔跑的理由。」

當毘舍佉說話時，八位婆羅門關注她的牙齒，發現其牙璀璨潔白，毘舍佉乃具有五美者。他們對毘舍佉的一番言論讚美鼓掌，並將那金色花環戴在她的頭上，說：「親愛的女孩！你就是那位適合的人選。」

毘舍佉問：「你們從哪兒來？」

「親愛的女孩！我們來自舍衛城。」

「家主之名為何？」

「他的名字是彌迦羅。」

「我的少主何名？」

「他是富樓那瓦達那。」

毘舍佉確認該戶人家與自己門當戶對，即派人傳達訊息給父親，請他派送車乘。依照習俗，被戴上花環的女孩不能徒步返回，來自具有權勢家庭的女孩將乘坐車乘返回。於是，父親派送五百車承接她回家，侍女們及八位婆羅門一同登上車乘。

毘舍佉的父親向八位婆羅門了解提親方的背景及姓名，問道：「那戶人家有多少財富呢？」

婆羅門回答：「四億財富。」

「他的財富比起我們，確實微不足道。但是，若能為自己的女兒找到庇護處，又夫復何求呢？」於是，毘舍佉的父親對此提親給予認可。他款待婆羅門兩天後，即讓他們返回舍衛城。

八位婆羅門向彌迦羅報告：「我們已找到那位符合『五美』條件的女孩。」

「那是誰家的女兒？」

「富人檀那闍耶的女兒。」

彌迦羅聽了心頭一凜，說道：「這是顯赫人家的女兒，我們得趕緊前往沙積多城迎接她。」

彌迦羅向波斯匿王報告此事，並交代自己將不在城內一段時間。波斯匿王聽後心想：「此號人物是我從頻婆娑羅王之處遷移過來，並讓他定居在沙積多城的顯赫富人，我應多關注他。」於是說：「我亦將前去。」

於是，彌迦羅派遣使者傳達訊息給檀那闍耶：「波斯匿王亦將與我一同前往，國王的士兵數量龐大，你是否有能力照顧如此眾多之人呢？」

檀那闍耶回覆：「若你願意，讓十位國王到來亦可！」

### 嫁妝量盈千累萬

彌迦羅幾乎帶上全城的市民前往沙積多城，僅留下看守房屋的人。當距離沙積多城僅剩半由旬時，他停佇腳步，派遣使者宣布他的到來。

檀那闍耶派人送出巨禮給彌迦羅，隨後與毘舍佉商討：「親愛的女兒！你的家翁與拘薩羅國國王即將抵達，我們應準備哪間住宿給他？哪間給國王及總督呢？」

冰雪聰明的毘舍佉如是吩咐：「為我的家翁準備如此這般的房子，為國王及總督準備如此這般的房子。」

隨後，她吩咐僕從：「你們當中如此這般人數之眾，等候國王及總督的到來，如此這般人數之眾為馬夫，負責照料象、馬等群畜。我們的貴客在此應享有美好的時光。」她如是吩咐，為避免有人說：「我們為毘舍佉的婚事來到此地，卻讓我們只是忙著照料這些群畜。」

在同一天，毘舍佉的父親聘請五百金匠，並給他們一千尼卡（Nikkha）紅金，以及銀、寶石、珍珠、珊瑚、鑽石等，對金匠們說：「為我的女兒打造一副『巨蔓寶冠』（Mahālatā）。」

波斯匿王及彌迦羅抵達後，得到檀那闍耶良好的款待。在檀那闍耶的住處逗留幾天後，波斯匿王即派遣使者傳達訊息給檀那闍耶：「對你而言，照顧眾多人的飲食是件負擔的事。請定下你女兒啟程的時間吧！」

檀那闍耶回覆波斯匿王：「大王！現在是雨季，在這四個月期間，陛下的士兵並不適合外出走動。我將提供士兵們所需的一切物品，這是我的職責。當我送走陛下時，陛下再返回。」

從那一天起，沙積多城日日猶如過節般喜慶。從國王至下人，每人皆獲得花環、香水、衣物等各種厚禮，人人感覺賓至如歸。

三個月過去了，毘舍佉的嫁妝「巨蔓寶冠」依然尚未完成。這時，負責人向檀那闍耶報告：「其他的物品不欠缺，唯獨士兵們缺乏燒飯的木材。」

「親愛的先生們！請將城裡所有倒塌的象棚、建築及破舊的房舍，作為燒飯的柴火。」

他們依照指示執行，但是僅足夠提供兩個星期的用量，之後他們再度向檀那闍耶稟報：「沒有木材了。」

檀那闍耶說：「一年中的雨季時段，人們不可能找到木材。打開那存放衣布的倉庫！以粗布作成芯，將它們浸入油中，以此作為燒飯的材料。」

如此又過了兩個星期，四個月過去了，毘舍佉的巨蔓寶冠終於完成。這寶冠以銀絲為線，戴在頭部而延伸至足，後部由金銀片所造，頭頂、雙耳、喉間、雙膝、雙肘、腰部兩側各有金片。在此寶冠中，金匠打造了一隻孔雀為裝飾。

孔雀的左右翼上，各有五百紅金打造的羽毛；喙由珊瑚所造，眼睛、脖子及尾巴由珠寶所成，羽毛中脈及小腿是純銀所造。當毘舍佉戴上此寶冠，此飾猶如山頂上翩翩起舞的孔雀，千枝羽毛滾動所發出的音聲，恰如天界的交響樂。唯有近距離觀看時，才能得悉這不是真的孔雀。此寶冠價值九千萬，金匠工藝耗資一百千。

究竟過去何種作為，讓毘舍佉今生擁有此價值不菲的寶冠呢？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供養袈裟予二萬僧眾，包括針線、染料及她的所有物品。此寶冠是她過去作此布施的果報。

檀那闍耶耗時四個月，準備巨蔓寶冠作為女兒的嫁妝。除此之外，他再送毘舍佉五百車金幣、五百車金盤、五百車銀盤、五百車銅盤、五百車絲綢布匹、五百車酥油、五百車穀米及五百車犁田工具。他想：「我女兒將前往新居，不應被迫到鄰居處說：『我需要這個或那個』。」

他還送女兒一千五百位侍女，專為毘舍佉洗澡、更衣及給予飲食方面的照顧。侍女們身穿華麗衣裳，登上五百車乘，每一輛車乘各載三名侍女。



他決定再給女兒一些牛群，於是吩咐僕人：「打開牛隻數量較少的牛欄！在四分之三由旬處做記號，每四分之一由旬，各置放一面鼓。讓空間橫闊一百四十肘。勿讓牛隻超越界線，當它們走到記號的位置時，則擊鼓為信號。」

於是，僕人遵從指令，當牛群走出牛欄，至四分之一由旬時，他們擊鼓發出信號；當走至四分之二由旬時，他們再次擊鼓；當走至四分之三由旬時，他們將兩側阻擋。於是，橫闊一百四十肘及長四分之三由旬的牛隻，緊緊地靠攏在一起。

檀那闍耶說：「這些牛隻送給我的女兒，數量已經足夠，將門關上！」他們將牛棚的門關上。由於毘舍佉過去的福報所致，儘管門已關上，那些強壯的公牛及乳牛依然跳越牛欄而出。縱然僕人極力阻擋，依然有六萬頭強壯的公牛、六萬頭乳牛，尾隨公牛犢躍門而出。

毘舍佉過去何種作為，使得牛隻如此躍門而出呢？在迦葉佛時期，她是奇奇國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最小，名僧伽達悉（Sanghadāsī）。有一次，她供養兩萬比丘五種乳製品，即使比丘們以手覆蓋他們的鉢，說：「夠了、夠了！」她依然不斷地將供養品遞出，說：「這是甜點」、「這是糖漿」。這是為何牛隻無法被阻擋，不斷躍出牛欄的原因。

這時，毘舍佉的母親對檀那闍耶說：「你增送了我的女兒許多物品，卻沒有男女隨從，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當然在我的考量範疇中，當她登上車乘準備啟程時，我將宣布：『誰想跟隨我女兒的皆可前往！不想跟隨的人則留在此處。』」

在毘舍佉啟程的前一晚，檀那闍耶喚毘舍佉至他的房中，讓她坐在身邊，並以十項入住夫家的箴言作為教誡。彌迦羅在隔壁房內，聽見他對毘舍佉如是說：「我的孩子！你住在夫家時，勿將室內的火拿到外頭；勿將室外的火拿進屋內；僅給那些會給者；不給那些不給者；給那些既給又不給者；快樂地坐；快樂地吃；快樂地睡；注意火；尊敬在家神祇。」

隔天，檀那闍耶召集眾人，在國王、軍隊及眾人面前，委任八位家主作為女兒的保薦人，並對他們說：「如果我女兒在夫家時，有任何指向她的非難及指責，你們應公正地為她洗脫罪名。」

隨後，他為毘舍佉戴上價值九千萬的巨蔓寶冠，穿著以金銀寶石製作的漂亮婚紗，附上五億四千萬作為洗澡香粉的費用，讓她登上車乘。

檀那闍耶護送毘舍佉穿越十四座他所屬的村莊，作如是宣布：「誰想跟隨我女兒的，可以尾隨而去！」

當十四座村莊的人們聽見如此的宣言，異口同聲地說：「既然我們的女主人離開了，為何我們還留在此處呢？」紛紛尾隨。

檀那闍耶對國王及彌迦羅充滿善意，陪伴一段路程後，他將女兒交至他們的手中，從該處離開。

彌迦羅乘坐車輛在後端，見大群人尾隨，問道：「天啊！他們是誰？」

「他們是你兒媳婦的隨從。」

「誰能提供那麼多人的飲食？打他們、趕走他們，留下那些不逃的。」

「等等！」毘舍佉喊：「不要趕走他們！一位士兵能照顧一人。」

彌迦羅堅持說：「我親愛的女孩！他們沒有任何用途，誰來照顧他們？」於是命令人向他們丟投泥土，以棍子打趕，只留下那些不逃走的。他說：「這留下的人數還真多啊！」

當接近舍衛城城門時，毘舍佉忖思自己該端坐在車乘內，還是站立在車乘上。當她想起自己正穿戴巨蔓寶冠，她決定站立在車乘上展示自己的寶冠，讓舍衛城人民都能見識她的榮耀。

人們見到毘舍佉而興奮地說：「看！她就是著名的毘舍佉！多麼豔麗奪人！她的婚紗及寶冠讓她看起來多麼地光耀奪目啊！」毘舍佉歡喜地嫁入彌迦羅家門。

舍衛城人民曾在沙積多城受到熱情的款待，對於此事依然記憶猶新，心想：「我們在沙積多城時，檀那闍耶對我們款待有加。」於是，紛紛依他們的地位及能力，送上諸多禮物給毘舍佉。

毘舍佉將這些禮物分發至全城各戶，附上短信寫著：「贈予我的父親」、「贈予我的姐姐」、「贈予我的哥哥」，依年齡而作出適當的稱呼，將舉城人民視為自己的親人。

那一晚，她的駿馬在半夜生下小馬，毘舍佉與侍女手持火炬，趕到馬棚，為馬匹清洗溫水及塗油，再返回房舍。

## 外道家翁皈依佛

彌迦羅是裸行外道的信徒，對於兒子的喜慶婚事，他連續七日宴請賓客。然而，即使佛陀住在附近的寺院，他卻漠視佛陀，而宴請五百裸行外道至家中供養。他派人傳達訊息給毘舍佉：「我的兒媳婦！請來供養阿羅漢。」

當證得須陀洹果的毘舍佉聽到「阿羅漢」一詞，喜悅從心底湧現。可是當她到現場見到裸行外道時，內心極度失望地說：「這些沒有慚愧心的裸身外道，無資格擁有『阿羅漢』的頭銜！」她如此評斷，不滿家翁為何喚她來向他們禮敬。「呸！呸！」她厭惡地轉身離去。

那些裸行外道被毘舍佉的行為所激怒，他們異口同聲地責備彌迦羅：「家主！為何你不找其他女孩作兒媳婦？你已經將一位不幸的人——喬達摩的弟子引進家門，速將她趕出家門！」

彌迦羅心想：「僅是這些人的言語而將她趕出去，這是不可能的！她來自極有威勢的家庭。」於是，他讓裸行外道們離去，並安慰他們說：「尊者！年輕人行為魯莽，不知自己的作為，請稍忍耐。」

作為一位兒媳婦，毘舍佉對家翁尊敬地對待，她讓家翁坐在高座，以醇厚的牛奶烹調乳糜，盛在金碗內端給正在享用膳食的彌迦羅。這時，有一位長老比丘站立在彌迦羅居家門前托鉢。毘舍佉正為彌迦羅搖扇，見到了該位長老比丘，心想：「我的家翁是裸形外道的追隨者，對他宣告比丘的到來，如此似乎不太合適。」於是，她移動身子，好讓彌迦羅

能注意到這位比丘。然而，當彌迦羅見到了比丘，卻視而不見，繼續低頭享用自己的食物。

「走吧，尊者！」毘舍佉無奈地說：「我的家翁正吃著陳舊的食物。」

彌迦羅尚能容忍裸行外道的言論，但是當他聽見毘舍佉說「他正吃著陳舊的食物」時，他的手離開了碗，怒喊道：「將這碗乳糜拿出去！將毘舍佉趕出家門！看！我在這吉祥的屋內，享用吉祥的乳糜，毘舍佉卻說我在吃陳舊的食物！」

然而，家中的僕人全屬於毘舍佉，誰敢驅趕她呢？他們甚至不敢以言語冒犯，更何況以身碰觸她。

「父親！」毘舍佉尊敬地說：「對你不當的指責，我並沒有義務遵循。當初你帶我入家門時，並非如帶汲水婢女回家一般。為作全面的判斷，我父親在我來此處前，委託八位家主，說：『針對我女兒的任何非難及過錯，請公正地調查。』請召集這些顧問，讓他們來裁決吧！」

「說得好！」

於是彌迦羅召集八位家主，對他們說：「先生們！這女孩在我家住不上七日，居然指責我吃陳舊的食物。請判定她的罪，將她逐出家門。」

「親愛的女孩！是否如他所提出的指控那般呢？」

「並非如他所說的那般。其實上，當我的家翁正吃著乳糜時，有一位比丘站在門口托鉢乞食，我的家翁無視於他的存在。我心想：『我的家翁此生不造福，僅消耗過去陳舊的

善業』因此，我對比丘說：『走吧！尊者，我的家翁正吃著陳舊的食物。』我是指這意思。」

「我們的女孩說得很中肯。為何你對她生氣呢？」

「先生！這當然沒什麼過錯。但是，在她進入家門的第一個夜晚，在男女隨從的陪同下，她走出屋外。」

「親愛的女孩！是否如他所說的那般呢？」

「先生！我關心此屋一隻即將臨盆的純種馬，讓侍女提著火炬到馬棚，好讓馬兒能得到細心的照料，安心生產。」

「先生！我們的女孩在你家做的事務，連讓奴隸做尚且不太適宜。你認為此事有何過錯？」

「先生！這當然沒錯。但是，在她要啟程至此之前，她父親給了她隱喻的十項箴言，我不明白意思。讓她來解釋吧！比如她父親說：『勿將室內的火拿到外頭』我們有可能不將火傳給他們，而能與鄰居繼續相處嗎？」

「親愛的女孩！是否如他所說的那般呢？」

「先生！我的父親所言，並非如他所詮釋的意義。父親的意思是：女孩！若你見到家翁、家婆及丈夫有任何過失，勿在外宣揚，沒有比這更糟的火了。」

「先生！話雖如此，但他父親說：『勿將室外的火拿進屋裡』若我們屋內的火熄滅了，有可能不從外頭取火嗎？」

「親愛的女孩！是否如他所說的那般呢？」

「先生！我的父親所言，並非如他所詮釋的一般。父親的意思是：若你的鄰居說你的家翁、家婆及丈夫的壞話，勿帶進屋裡，並複述：『某某如此說你。』沒有任何火能與此相比。」

毘舍佉一一敘述箴言的意涵。以下的對話皆同，當他父親說：「只給那些會給者」，他的意思是：「東西只借給會歸還的人。」

「不給那些不給者」意思是：「東西不應借給不會歸還的人。」

「給那些既給又不給者」意思是：「應幫助需要幫忙的親友，即使他們不會回報。」

「快樂地坐」意思是：「當你見到家翁、家婆及丈夫，你應站立不坐。」

「快樂地吃」意思是：「不應在家翁、家婆及丈夫之前用餐，應等待他們，確定他們所需皆準備好後才用餐。」

「快樂地睡」意思是：「不應在家翁、家婆及丈夫睡前躺下，應確定你的義務已完成之後，方才躺下入睡。」

「注意火」意思是：「應待家翁、家婆及丈夫如待火一般謹慎照料。」

「尊敬在家神祇」意思是：「應視家翁、家婆及丈夫如神祇。」

當彌迦羅聽了這十項箴言的意涵，他垂頭喪氣地坐著，說不出任何反駁的話語。

「先生！我們的女孩有任何過錯嗎？」

「沒有過錯。」

「既然她沒有過錯，為何你要將她逐出家門呢？」

「很好，父親！」毘舍佉說：「倘若聽從父親魯莽的指示而離開，那並非智慧之舉。如今已證明我的清白，我可以歡喜地離開了。」語畢，她吩咐男女隨從準備車乘及所需物品。

彌迦羅說：「親愛的女兒！我做了魯莽的行為，請寬恕我。」

「親愛的父親！我寬恕你。但是，我有一項條件：我是具有堅定信心的佛弟子，無法不親近僧團而生存。倘若我能依自己的意願邀請僧眾至家中應供，我將留下來，否則我即離開。」

「親愛的女兒！準你邀請僧眾。」彌迦羅回答。

於是，毘舍佉邀請佛陀次日至家中應供。

翌日，佛陀與比丘眾前往彌迦羅的住處，人數眾多的比丘佔滿彌迦羅住處的空間。那些裸形外道得知佛陀前往彌迦羅的住處時，他們亦不甘示弱地前往，環繞彌迦羅的住處外而坐。

毘舍佉供養飲用之水予佛陀後，派人傳遞訊息給家翁：「一切飲食已準備妥當，請家翁到此處供養佛陀。」

當彌迦羅欲前往時，裸形外道阻止他說：「家主！切勿親近喬達摩。」



於是，彌迦羅回覆：「讓我的女兒親自供養佛陀。」

毘舍佉供養佛陀及僧團飲食。當用膳結束後，毘舍佉再次派人傳遞訊息：「請家翁到此處聞法。」此時，彌迦羅過去的波羅蜜成熟，他急切地想聽聞佛法，心想：「倘若再不出席，則不妥當。」

當裸形外道見他彎曲身子欲起座時，對他說：「好吧！倘若你真想聽喬達摩說法，坐在簾子的後方吧！」他們走在彌迦羅的前方，拉起簾子，讓他坐在簾子的後方聽法。

佛陀心想：「無論你是坐在簾子的後方，或是遠於隔牆，或遠至山岳，或遠在世界的盡頭。我是佛，自能讓你聽見我的聲音。」佛陀次第說法，猶如甘露遍灑。

當佛陀開示說法時，那些站立在前方、站立在後方、站立在一百世界、一千世界之外，乃至天界的天人們皆驚歎：「佛陀正看著我，佛陀正對著我說法。」彷彿佛陀僅單獨對著他一人說法一般。佛陀猶如月亮，對每一個人而言，月亮彷彿就置於他們頂上；對每一位聞法者而言，佛陀彷彿就站立在自己身前。

坐在簾子後方的彌迦羅聽聞佛陀說法，當下證得須陀洹果，生起四不壞淨。他掀起簾子走向毘舍佉，並對她說：「從今日起，你是我的母親。」自此，毘舍佉也被稱為「鹿母」（Migāramātā），「彌迦羅」（Migāra）」意為「鹿」。

然後，他走向佛陀並跪在佛足前，觸摸及親吻佛足，如是述說三遍：「世尊！我是彌迦羅。」

他接著說：「世尊！過去我對供養佛陀所將獲得的豐碩果報一無所知，由於我的兒媳婦毘舍佉，如今我已知曉，並已脫離惡道諸苦。我的兒媳婦是為了我的福祉及解脫，而來至我家。」

次日，毘舍佉再度邀請佛陀及僧團應供，毘舍佉的家婆亦證得須陀洹果。自此以後，這戶人家為佛法敞開大門。

彌迦羅感謝毘舍佉的恩德，念及她的巨蔓寶冠過於沉重，無法經常佩戴，於是以千金打造一副輕盈的拋光寶冠（Ghanamatṭhaka），讓她能在二六時中佩戴。當寶冠製作完成，他邀請佛陀及比丘眾至家中應供，並讓毘舍佉戴著寶冠禮敬佛陀。

### 供僧之八項請願

毘舍佉熱衷於行善，有一次，當佛陀及僧團在她家接受飲食供養時，她向佛陀提出了八項請願：「世尊！直至命終，我希望能布施雨浴衣給僧伽、布施飲食給遠方來的訪客比丘、布施飲食給出發遠行的遊方比丘、布施飲食給生病的比丘、布施飲食給照顧病患的比丘、布施醫藥給生病的比丘、定時施粥、布施浴衣給比丘尼。」

佛陀問：「毘舍佉！你見何種功德，而提出這八項請願呢？」

「世尊！倘若有來自各方的比丘為見世尊而到舍衛城，他們前往世尊之處詢問：『某某比丘死了，他往生何趣呢？』

世尊為該比丘記別，得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當我詢問他們：『這位聖者比丘曾到舍衛城嗎？』

倘若他們說：『該比丘曾到舍衛城』，我則思惟：『該聖者比丘必定曾接受我供養的兩浴衣、客比丘食、遠行比丘食、病比丘食、照顧病比丘食、生病的醫藥及常粥。』當我憶念這些善行則生歡喜，歡喜則生喜悅，喜悅則身輕安，身輕安則受樂，受樂則心定。如此，我能修習五根、五力、七覺支。我見如此功德之緣故，請世尊允諾這八項請願。」

佛陀說：「毘舍佉！善哉！善哉！你見此功德而請求八項請願。毘舍佉！允許你這八項請願。」隨後，佛陀說出偈子隨喜毘舍佉：

極喜心布施飲食，如來具戒女弟子，  
戰勝慳貪生天因，去除憂愁獲安樂。  
彼女無著得天壽，入於遠塵離垢道，  
享有快樂福無病，長久安樂喜天壽。<sup>3</sup>

## 人喜見青春不老

毘舍佉生了十名兒子及十名女兒，每一位兒子及女兒各有十名兒子及十名女兒，因此她的兒孫繁衍人數高達八千四百人。她活至一百二十歲，卻沒有一絲白髮，樣貌始終保持在十六歲。當她被兒孫圍繞至寺院聞法時，見者總會問：「哪位是毘舍佉？」人們歡喜見毘舍佉，她的行住坐臥及舉手投足，皆令人樂見及欣喜。

3 《律藏》大品·第八衣犍度·毘舍佉鹿母之供養 (Vi 290)。

除此之外，她的健壯可比擬五頭大象。有一次，波斯匿王為測試毘舍佉是否真如傳聞般健壯，於是在毘舍佉從寺院返家的途中，命令使者釋放一頭壯碩的大象。這頭大象高揚象鼻迎著她衝來，五百侍女驚慌而逃，有些則為保護她而將她摟著。

「發生了什麼事？」毘舍佉問。

「波斯匿王想要測試你的能力，釋放了一頭大象來攻擊你。」侍女回答。

毘舍佉見到那頭象時，心想：「逃跑有何益？若我徑直面對它，它將被擊垮。」

她擔心過於使力會殺了那頭象，於是以前二指抓著象鼻將它逼退。大象無法抵抗她的力量而摔倒在地，眾人見狀高聲喝采：「太好了！」毘舍佉及侍女們安全抵達住家。

毘舍佉的子孫皆平安康泰，幸運多福，千位子孫遠離疾病。人們視毘舍佉為吉星，每逢祭祀、饗宴、休日及重大慶典，人們皆邀請她最先進食，希望能如毘舍佉一般幸運多福。

### 遇不順心佛開導

毘舍佉亦曾遭遇不順心之事。那時，舍衛城內的比丘彼此達成共識，在雨安居期間不為人剃度出家。正逢雨安居時，毘舍佉的孫子想出家，他到比丘寺院請求出家。

基於有先前的約定，比丘們對他說：「僧伽彼此達成共識，在雨安居期間不讓人剃度出家。暫且等待比丘們雨安居結束後，再為你剃度。」

當比丘們雨安居結束後，對毘舍佉的孫子說：「現在可以為你剃度出家了。」

但是，毘舍佉的孫子想出家的意樂已退失，他說：「若我已在先前出家，我將滿意於出家的生活，但是現在我已不想出家了。」

得悉此事後，毘舍佉感到忿怒，並且指責：「為何如此約定，在雨安居期間不讓人剃度出家？何時不能實踐佛法呢？」

比丘們聽聞毘舍佉感到忿怒且非難時，他們將此事稟告佛陀。佛陀為了眾生的利益，制定僧伽戒律：「諸比丘！不得如此相約在雨安居期間，不令人出家，如此相約的人墮惡作。」<sup>4</sup>

另一起令毘舍佉不順心的事件，記載於《自說經・毘舍佉經》（*Visākhāsuttam*）<sup>5</sup>。那時，毘舍佉帶著一些珍貴的禮物，回到她出生之地——鴛伽國，準備贈送親戚們。當她到城門時，邊界的守衛竟向她強索一筆高額的關稅。

毘舍佉覺得此事並不合理，於是向拘薩羅國波斯匿王報告此事。然而，波斯匿王因政務繁忙，並未善加處理。波斯匿王對此事置之不理，如此的處理方式並非毘舍佉心中所願。

毘舍佉在中午時分，往詣佛陀之處，禮敬佛陀後坐在一旁。佛陀問：「毘舍佉！你中午時分從何處來至此地呢？」

4 《律藏》大品・第三入雨安居犍度・安居中出家（V.i 153）。

5 《自說經》2品9經。

毘舍佉如實地向佛陀報告，她在城門被征高稅，波斯匿王因有政務在身，而作出不如她所願的裁決。佛陀知道此事後，對毘舍佉述說以下偈言：

受制於他者為苦，一切自主則為樂。  
世人共通之苦惱，皆因難超繫縛故。

一切受制於他人、受制於因緣所生的事物總是苦的，一切自主、取決於自己的則為快樂。世人共通的苦惱，皆是因為難以超越繫縛的緣故。

毘舍佉聽聞佛陀幾句簡短的教導，於是放下了心中的憂慮及憤怒。

佛陀對毘舍佉的教導，能成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原則。面對不可理喻的對待或不順心的情境時，可訓練心不被境轉。僅需如旁觀者一般，如實觀照所生起的一切，包括念頭、感受、情緒，無任何添加或造作。如此所有的一切僅能在心中掠過，猶如明鏡照物，物來不拒，物去不留。它們僅是呈現如實的面貌，即生即滅。

《自說經》<sup>6</sup> 記載另一起毘舍佉喪孫之痛。那時，毘舍佉疼愛的孫子達陀（Dattā）去世了。毘舍佉在日中之時，以濡濕的衣服、濡濕的頭髮往詣佛陀之處，禮敬而坐於一面。

佛陀問毘舍佉：「毘舍佉！為何你濡溼衣服、濡溼頭髮，在日中來至此處呢？」

6 《自說經》8品8經。

「世尊！我疼愛的孫子已死，因此我濡濕衣服、濡濕頭髮，在日中來此處。」

「毘舍佉！你是否想擁有如舍衛城人民一般眾多的子孫呢？」

「世尊！我願得如舍衛城人民般眾多的子孫。」

「毘舍佉！但是，每日在舍衛城有多少人死亡呢？」

「世尊！每日在舍衛城有十人死亡，或九人、八人……三人、二人，或至少有一人死亡。世尊！在舍衛城內沒有一天不死人。」

「毘舍佉！如此，你作何思惟？你是否能擺脫這濡濕衣服、濡濕頭髮之事呢？」

「世尊！不能。我的子孫數多已足夠。」

「毘舍佉！那些有一百個心愛者之人，則有一百個苦；有九十個心愛者之人，則有九十個苦；有八十個心愛者之人，則有八十個苦；有七十……五……四……三……二……有一個心愛者之人，則有一個苦，而那些沒有心愛者之人，則沒有苦。我說他們無憂悲，無塵垢、無苦惱。」

佛陀隨後道出以下偈言：

世間愁悲苦憂惱，此等皆由愛而生，  
無愛之處此等無，離愛安樂而無憂，  
冀望安樂離塵者，此世何處勿生愛。

佛陀以智慧之言，敘說諸苦生起之因，一切苦皆由愛而生，毘舍佉聽聞佛陀的說法，放下喪孫之痛，平靜且喜悅。

### 不惜捨昂貴寶冠

在一次特殊的節日，眾人盛裝前往寺院聞法。毘舍佉剛結束一場宴席，戴著巨蔓寶冠前往寺院。她心想，佩戴這頂從頭至足的華麗寶冠入寺聞法並不適宜。於是，她將巨蔓寶冠取下，並以披風包裹，交給一位能提起此寶冠的大力侍女，交代她說：「親愛的女孩！拿著這副寶冠。當聞法結束後，我將再度把它戴上。」毘舍佉戴上輕盈的拋光寶冠入寺聞法。

當法筵結束時，毘舍佉禮敬佛陀而離開說法堂，她的侍女卻將巨蔓寶冠遺留在現場。依照往常的慣例，當眾人聞法離去後，阿難尊者會將人們遺忘之物置放一處。這天，他發現了巨蔓寶冠，向佛陀報告：「世尊！毘舍佉遺忘了她的寶冠。」

「阿難！將它暫放一處。」

阿難尊者將它提起，並懸掛在階梯旁。

毘舍佉尚未離開寺院，她與好友蘇碧雅（Suppiyā）<sup>7</sup>巡繞寺院，供養僧眾們醫藥及所需物品，隨後從寺院的另一扇門出去。尚在寺院範圍內，她停下腳步對侍女說：「親愛的女孩！把寶冠給我，我將戴上。」

那侍女突然想起她將寶冠遺留在說法堂，說：「主人！我將它遺忘了。」

<sup>7</sup> 蘇碧雅（Suppiyā）被佛陀譽為「看護病人第一女居士」，請參閱第二冊第八章「不惜生命，只願你病癒」。



「去將它取回來吧！但是，倘若阿難尊者已將它置放一處，那就不必再取回，我將送給尊者。」毘舍佉知曉，依照往常的慣例，阿難尊者會將信眾遺忘的物品置放一處，於是說了此番話。

當阿難尊者見到侍女時，他說：「你怎麼返回來了呢？」

「我遺留了主人的寶冠。」

「我已將它置放在樓梯處，去那處拿取吧！」阿難尊者說。

「尊者！您以手碰觸過的任何物品，我的主人是不會取回的。」於是，侍女空手而返。

毘舍佉問：「親愛的女孩！情況如何？」那侍女如實地向毘舍佉報告。

「親愛的女孩！我不會使用任何尊者碰觸過的物品，我將贈予尊者。然而，照顧這座寶冠徒使尊者增添困擾。我將把它賣了，再供養適合之物。你去將它取回吧！」

毘舍佉並沒有再度戴上它，她將寶冠送至金匠處估價。

金匠們說：「這寶冠價值九千萬，手藝價值一百千。」

於是，毘舍佉將巨蔓寶冠放在一頭大象身上，在城中展示並開放出售。然而，無人付得起這般價碼，況且配得上此座寶冠的女人太難找了。事實上，世上僅有三位女人有能力擁有巨蔓寶冠：佛陀的弟子毘舍佉、摩羅國般度羅（Bandula）將軍之妻末利迦（Mallikā）及波羅奈國王之女。

在無法覓得買者的情況下，毘舍佉親自將此寶冠買下，將九千萬又一百千放上運貨馬車，運載至寺院。

她禮敬佛陀後，說：「世尊！阿難尊者曾保管我的寶冠，從他碰觸寶冠的那一刻起，我不可能再戴上它。我幾經努力欲將它賣了，想將賣後所得用在供養僧眾適合的物品上。但是，我見無人有能力買下這座寶冠，於是自己將它買下，並將這些款項帶來了。世尊！我應供養四資具的哪一項呢？」

「毘舍佉！在東門建造一座僧眾的住處是適宜的。」

「世尊！此最適宜不過了！」毘舍佉以歡喜心，耗資九千萬買下一塊地，再以另外九千萬開始建寺。

### 歡喜建鹿母講堂

有一次，佛陀見跋提雅（Bhaddiya）證悟的因緣已成熟，決定前往度化。佛陀在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ika）家應供後，前往北門。

依照佛陀的慣例，若佛陀在毘舍佉家應供，則會往南門出城，住在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 Anāthapiṇḍikassa Ārāma）。若佛陀在給孤獨長者家應供，則會往東門，住在東園（Pubbārāma）。當佛陀在清晨出北門，人們知道佛陀即將遊方遠處。因此，當毘舍佉得悉佛陀及僧眾們往北門走時，她急忙趕到該處向佛陀禮敬，並說：「世尊！您要遊方遠處嗎？」

「是的，毘舍佉！」

「世尊！以那巨大的款項，我正為您蓋一座寺院，能否等待寺院完成呢？」

「毘舍佉！這一趟旅程無法延後。」

「好的，世尊如是說必然有其原因。倘若如此，世尊能否指定一些善於工程的僧眾留下？」

「毘舍佉！你心中想讓誰留下，可前去將其鉢拿下。」

毘舍佉雖然喜愛阿難尊者，但是想著目犍連尊者具大神通，若有尊者的幫忙，寺院的工程必定能順利進展。於是，她拿下了目犍連尊者的鉢。

目犍連尊者目視佛陀。佛陀說：「目犍連！帶著你訓練的五百弟子折返回去。」

目犍連尊者遵照佛陀的指示。以尊者們的神通力，他們能到達遠至五十至六十由旬處收集石頭及木材，並在同一天將巨大的石頭及木頭運回。他們毫不費力地將材料運上車，而車軸並沒有因此而斷壞。

不久，一座擁有高平地基的雙層建築隨即聳立而起，內有千間套房，上下層各有五百。為增添此寺的美觀及實用性，毘舍佉增建五百小禪室、五百僧寮及五百階梯，環繞於主建築的周圍。

佛陀遊方九個月後再度返回舍衛城。那時，在目犍連尊者的監督下，毘舍佉的建寺工程已經完成。她將猶如六十盛水器皿般寬大的鑲金寶頂，作為寺院的刹頂。

得知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她前往謁見佛陀，並誠意邀請佛陀及比丘僧團住在那已竣工的寺院，她將舉辦寺院捐贈典禮。此座寺院名為鹿母講堂（Migāramātupāsāda）。

她對佛陀作出邀請：「世尊！請與比丘眾們在鹿母講堂安居四個月。」佛陀默然而許。

自此，毘舍佉以豐足的四資具，供養佛陀及住在該寺的僧眾。

有一次，毘舍佉的一位朋友帶著一片價值千金的布來見她，並說：「我希望能更換建築內覆蓋地面之布，請以這片布取而代之。」

「親愛的朋友！若我告訴你，已無可放置之處，你或會想：『她不讓出空間給我。』請你親自巡視這雙層建築的地板及千間套房，並自己找地方放置。」

於是，她帶著這塊價值千金的布，仔細觀察建築的每一處，但找不到任何尚未置放地面布之處，而且每一片已置放在寺院的地面布，價值都比她手中這塊布來得昂貴許多。她感到萬分沮喪，心想：「我無法參與建造此座寺院的功德。」她佇立在該處難過地哭泣。

阿難尊者見到她，問道：「你為何哭泣？」她如實地將情況告訴阿難尊者。

「勿為此煩惱，我將讓你知道這塊布可放置之處。讓它成為拭足墊，放置在階梯及洗足處之間，僧眾們洗足後，在進入建築之前，他們將以拭足墊擦乾雙足，你將獲得大福報。」僅有那一小處是毘舍佉忽略的地方。

## 宿世願圓滿達成

四個月期間，毘舍佉供養飲食予佛陀為首的僧團。在四個月結束前，她供養僧眾袈裟，即使剛出家的沙彌，所得到的袈裟亦價值千金。她以九千萬藥品盛滿比丘眾之鉢，以九千萬購買寺院之地、九千萬建造寺院、再以九千萬作寺院捐贈典禮，她的供養不少於三億六千萬。

在這座寺院進行捐贈典禮的那一日，當夕陽下的影子斜長時，毘舍佉帶著她眾多兒孫環繞寺院，欣喜過往的願力已達圓滿，她唱出五首偈子：

何時我布施寺院，水泥及砂漿塗抹，  
四眾見者皆愉悅？以此我願已達成。

何時我布施僧居，椅子長凳及床座，  
臥具枕頭及墊子？以此我願已達成。

何時我供給物糧，珍妙殊勝美味食，  
覆以各種珍饈餚？以此我願已達成。

何時我供養袈裟，精緻柔軟迦尸布，  
亞麻布及純棉衣？以此我願已達成。

何時我布施醫藥，新鮮奶油純酥油，  
蜂蜜糖漿及純油？以此我願已達成。

當比丘們聽見毘舍佉如是唱，他們向佛陀報告：「世尊！這段時日我們從不知道毘舍佉會唱歌，現在她被兒孫們圍繞著，環繞寺院邊走邊唱歌。她是不是瘋了？」

「比丘們！我的女兒並不是在唱歌。她誠摯的願望如今實現了，內心湧現愉悅歡喜。當她行走時，道出那些莊嚴的偈語。」

「世尊！她何時許下願望呢？」

「比丘們！你們想知道嗎？」

「世尊！我們想知道。」

於是，佛陀向比丘眾們敘述毘舍佉的過去。在十萬劫前，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的朋友是勝蓮華佛布施第一的女弟子。毘舍佉常陪伴她前往謁見勝蓮華佛。

當毘舍佉見她的朋友如親人般與佛陀交談，心想：「如何得到佛陀的喜愛呢？」

於是，她詢問勝蓮華佛：「世尊！在您的教法中，她為何等人呢？」

「她是我布施第一的女弟子。」

「如何能成為佛陀布施第一的女弟子呢？」

「藉由十萬劫的發願。」

「世尊！若我發願，是否能成呢？」

「當然。」

於是，她邀請勝蓮華佛及比丘眾至她家中，連續七日作廣大供養，並發願成為佛陀布施第一的女弟子。佛陀為她授記，在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她的願望將圓滿達成。

從該處捨報後，她轉生天界。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出於世間時，她出生為刹帝利，乃迦尸國（Kāsi）奇奇國王（Kiki）七位公主中排行最末。

奇奇國王的七位公主，依序是喬達摩佛教法時期的讖摩（Khemā）、蓮華色（Uppalavaṇṇā）、波吒左羅（Paṭācārā）、跋陀軍陀羅蓋薩（Bhaddā Kuṇḍalakesā）、翅舍瞿曇彌（Kisāgotamī）、曇摩提那（Dhammadinnā）及毘舍佉（Visākhā）。她供養迦葉佛時，亦發相同之願。

之後，她僅出生於天界及人間。直至今生，她為檀那闍耶之女，面托迦之孫女，並在喬達摩佛的教法中，作廣大供養及布施。

佛陀對比丘們說出以下偈子：

如從諸花聚，得造眾花鬘，  
得生於人中，當作諸善事。<sup>8</sup>

手藝精湛的巧匠，採集眾多艷麗芳香的花朵，以這些花朵製成豐富多彩的各式花環。同樣地，獲得人身的生命有限，應當多多益善，做不可勝舉的各種善行。

### 布施第一美勝譽

清晨，毘舍佉的居家放眼望去皆是一片土黃色，那是眾多比丘身上穿著的袈裟所輝映的色彩。由於眾多比丘來去走動，空氣瀰漫著袈裟染料的味道。

8 《法句經》第 53 偈。

毘舍佉家中不間斷地提供飲食給不同需求的僧人，包括遊方比丘、生病比丘及訪客比丘。清晨，毘舍佉將供養僧眾飲食；午後，她將帶著酥油、奶油、蜂蜜、糖漿，以及八種水果所製成的流質，包括葡萄汁、芒果汁、印度奶油果汁、末度迦果汁、香蕉汁等，依比丘的需要作供養。之後她將聽聞佛陀說法後再返回。這是毘舍佉每日例行的善業。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布施者，以毘舍佉鹿母為第一。」<sup>9</sup>

毘舍佉圓滿宿願，成為佛陀「布施第一女居士」，她所作的布施，在史上是稀有的。她對布施堅定不移的決心，完成了十萬劫的大願，並享有無盡的福樂。毘舍佉的事跡，鼓舞我們對布施善行的堅持，更勿輕視任何微小的布施。此芬芳的善行，將在每一世的生命悠悠瀰漫，遍薰十方，成就出世間善美的果實。

9 《增支部》1集259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anāṃ upāsikanāṃ dāyikanāṃ yadidaṃ visākhā migāramātā*」。



——多聞第一女居士——久壽多羅

# 過耳成誦無盡藏

Khujjuttarā

第二冊·第四章

久壽多羅 (Khujjuttarā) 是一位傳奇女居士，她雖然出生在奴隸之家，為沙瑪瓦帝<sup>1</sup>王妃 (Sāmāvātī) 的婢女，但是佛法讓她的生命轉為尊貴。她在證得須陀洹果後，憑著複述佛陀說法的內容，讓沙瑪瓦帝王妃及其五百侍女證得須陀洹果。從此在宮內獲得沙瑪瓦帝王妃及五百侍女們的崇高敬意，視她為再生母親及老師。

---

1 沙瑪瓦帝 (Sāmāvātī) 被佛陀譽為「安住慈心第一女居士」，請參閱第二冊第五章「慈心清涼月」。

## 沙瑪瓦帝妃之婢

久壽多羅出生於憍賞彌（Kosambī），她是財務大臣瞿沙伽（Ghosaka）家中的一名奴隸。她天生駝背，故取名為久壽多羅（Khujjuttarā），「久壽」（Khujja）意為「駝背」。

大臣瞿沙伽的朋友巴達瓦提雅（Bhaddavatiya）為避開城市爆發的一場瘟疫而顛沛留離，最終逝世。於是，瞿沙伽收留朋友巴達瓦提雅的女兒為養女，此養女名為沙瑪瓦帝。瞿沙伽對她疼愛有加，賜予她年齡相近的五百女孩作為隨身侍女。

後來，憍賞彌優填王（Udena）對沙瑪瓦帝一見傾心，欲迎娶她為王妃。大臣瞿沙伽並不願意，因此受到優填王的懲罰。沙瑪瓦帝機智地建議瞿沙伽傳達訊息給優填王：「倘若國王允許沙瑪瓦帝的貼身侍女與她一同在王宮生活，我將把女兒交給國王。」優填王聽後歡喜允諾，讓沙瑪瓦帝的侍女跟隨她一同進宮。

於是，久壽多羅在此因緣下，離開財務大臣瞿沙伽的家，跟隨沙瑪瓦帝入宮，成為沙瑪瓦帝王妃的婢女。

## 聞法入聖者之流

優填王深愛沙瑪瓦帝王妃，每日固定給久壽多羅八枚金幣，作為買花送給沙瑪瓦帝的費用。然而，久壽多羅每次僅取出四枚金幣買花，其餘四枚金幣私入囊中。

有一天，久壽多羅一如既往地前往蘇瑪納（Sumana）園丁家買花，以履行她的日常職責。當蘇瑪納見到她時，對她說：「親愛的久壽多羅！我今早沒時間為你服務，我正忙著準備佛陀及比丘眾的飲食供養，你可否幫忙我們準備食物呢？這善行將幫助你從輪迴的束縛中解脫。今日的花朵將供養佛陀及僧團，你且留下聽聞佛法，之後你能帶走那些剩餘的花朵。」

「好的。」久壽多羅答應留下來協助準備食物，並與蘇瑪納及其親友們一起供養以佛陀為首的比丘眾。佛陀食用完畢後開示佛法，所說的法皆流入久壽多羅的心。當開示結束時，久壽多羅的心在瞬間進入禪定，證得須陀洹果。從那一刻起，她具足四不壞淨，不再違犯五戒。

### 懺悔罪過戒清淨

久壽多羅已入聖者之流，她不復偷取四枚金幣，而誠實地以八枚金幣購買花朵，並將盛滿花朵的籃子帶回王宮。

那天，當沙瑪瓦帝王妃看見籃子裡異常大量的鮮花，她驚訝地問：「親愛的久壽多羅！為何今日籃子內的鮮花比往常多了一倍呢？今天國王是不是增加了買鮮花的費用？」

久壽多羅已得法眼淨，無法再說謊，她如實地承認過去不當的偷竊行為，她向王妃懺悔：「國王並沒有增加買鮮花的費用，那是因為我今日沒有偷竊。國王每日給予八枚金幣，過去我僅以四枚金幣買鮮花，其餘四枚金幣私自保留，以儲蓄更多的財富。」她對自己過去不誠實的行為深感慚愧，請求王妃寬恕。

慈愛的沙瑪瓦帝沒有責備久壽多羅，並且寬恕她過往的錯誤。但是，她不解地繼續詢問：「今日你為何不再拿取四枚金幣？」

「我無法那麼做，從此以後再也不偷盜。今日在蘇瑪納園丁家聽聞佛陀說法後，我的內心有了極大的轉變。我已見涅槃，了知無死。」

當沙瑪瓦帝王妃與五百侍女聽見久壽多羅的這一番話語，她們伸出雙手，對久壽多羅說：「親愛的久壽多羅！你已飲用不死的甘露，請與我們分享那無死的涅槃！」

久壽多羅說：「親愛的姐姐們！涅槃不是一件可以分派給別人的物品。我將複述佛陀的開示，倘若過去世的波羅蜜成熟，當聽聞佛法時，你們或能得見那無死的涅槃。」

「親愛的久壽多羅！請你複述佛陀的開示。」沙瑪瓦帝王妃請求。

## 多聞複誦佛教法

出自對佛法的恭敬心，久壽多羅說：「在我尚未開始複誦佛陀的開示之前，請允許我沐浴潔淨自身，並且合宜地裝扮自己。我必須坐在高座，以示對佛陀及佛法的尊敬。」

沙瑪瓦帝王妃以香水盛滿十六個器皿，供久壽多羅沐浴，並讓她穿上以精美布料製成的衣服。她為久壽多羅安排說法的高座，自己與五百侍女則坐在較低的位子。

久壽多羅上座後，一字不漏地複誦佛陀的開示。那時，

她已具備四無礙解<sup>2</sup>，當複誦完畢後，沙瑪瓦帝王妃及五百侍女因過去世的波羅蜜成熟，當下證得須陀洹果。她們對久壽多羅禮敬，並視她為再生母親及老師。

從那時起，久壽多羅在宮中的繁瑣職責全被豁免，而被賦予聞法的神聖任務。由於優填王不是佛陀的追隨者，因此沙瑪瓦帝王妃無法自由出宮聽聞佛法。沙瑪瓦帝王妃讓久壽多羅每日前往佛陀所在的寺院，聽聞佛陀說法，再返回王宮為沙瑪瓦帝王妃及五百侍女複述佛陀的開示。她如是開始其複述：「我聞應供已說，世尊說此……」。當久壽多羅上座複述佛法時，彷彿當天她們也在佛陀說法的現場聞法一般。

### 女居士修道典範

久壽多羅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她僅需聽聞一次，即能一字不漏地複誦。她用心履行聞法複誦的要務，這特權使她有機會沉浸在法海中。她精勤學習三藏，熟記佛陀所有的法教。久壽多羅在佛陀之處聽聞的開示，已收集成冊，成為巴利藏經中的一部經，即《小部·如是語經》（Itivuttaka）。此經一共收錄一百一十二篇偈誦與散文。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多聞者，以久壽多羅為第一。」<sup>3</sup>

2 四無礙解：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辭無礙解、辯無礙解。「法無礙解」謂於一切法相、名字有無礙自在的智解，故能善於辯說；「義無礙解」謂關於一切法相、名字的義理有無礙自在的智解辯才；「辭無礙解」謂通曉一切方言而無礙辯說的智解、辯才；「辯無礙解」謂隨順眾生根機而巧妙演說，令眾生樂聞的智解、辯才。

3 《增支部》1集260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bahussutānaṃ yadidaṃ khujjuttarā」。

佛陀嘉譽久壽多羅為女居士的榜樣。在《增支部》記載，佛陀讚譽久壽多羅為女居士的衡量基準：「諸比丘！有信心之優婆夷作希求時，應作如是正當之希求，我當如久壽多羅優婆夷、及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sup>4</sup>。諸比丘！彼等久壽多羅優婆夷、及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是我等優婆夷女弟子之秤、之量。」<sup>5</sup>

《相應部》記載：「諸比丘！有一具信之優婆夷，對己所慈愛之女，如是說：『汝應如久壽多羅優婆夷、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優婆夷。』諸比丘！久壽多羅優婆夷與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乃我弟子優婆夷中之秤、量。」<sup>6</sup>

### 今生果報往昔因

久壽多羅天生駝背，此緣於過去世曾經造作的惡業所致。過去在波羅奈（Bārāṇasī），當梵與王（Brahmadatta）治國時，有一位辟支佛略微駝背，前往王宮托鉢乞食。當時，久壽多羅為王宮的宮女，當她看見前來乞食的辟支佛時，生起戲謔之心，她將毯子披在左肩，手持金色的容器，在其他宮女面前彎腰模仿駝背的辟支佛，並說：「這是我們辟支佛走路的样子。」由於此惡業，導致她此生駝背。

為何久壽多羅在此生具有多聞及智慧呢？有一次，有八位辟支佛到王宮托鉢乞食，她為辟支佛們在王宮安排座位，並拿起他們的鉢，盛滿熱騰騰的米粥。由於米粥過於熱燙，

4 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十二章「女居士之秤與量」。

5 《增支部》4集176經、《增支部》2集134經。

6 《相應部》17相應24經。

辟支佛們只好交替著雙手，拿那熱燙的鉢。當她看見此狀，立刻將佩戴在手上的八隻金手鐲取下，作為辟支佛的鉢墊，以避免辟支佛的手被燙傷。她說：「尊者們！這些手鐲我用不上，我將這些手鐲供養您們。」辟支佛將手鐲帶至難陀姆羅山窟（Nandamūlakapabbhāra）。由於此善行，她在此生具有博大精深的智慧，並精通三藏經典。

久壽多羅今生為奴隸，亦與過去世的造作有關。在迦葉佛（Kassapa Buddha）出於世間時，久壽多羅是一位家主的女兒。有一天黃昏，她在鏡前梳妝。那時，她的一位親密朋友來探望她，這朋友是一位解脫煩惱束縛的比丘尼。當時，碰巧家主的女兒身邊沒有任何侍女在旁伺候，於是她對比丘尼說：「尊者！我向您致敬。請將那一籃裝飾品拿過來給我吧！」

比丘尼心想：「若我不遞那籃子給她，她將生起瞋心而厭惡我，這將導致投生地獄的果報。但是，若我將籃子遞給她，她將投生為婢女。然而，成為婢女總比在地獄遭受折磨來得好。」出自於對她的憐憫，她拿起籃子交給她。由於這不當的行為，她連續五百世出生在奴隸的家庭。

### 親近菩薩智慧增

久壽多羅曾在過去世跟隨菩薩學習，多生前已累積智慧波羅蜜。根據《蓮根本生經》<sup>7</sup>（Bhisa Jātaka），那時菩薩

7 《本生經》488 經。



出生在具有八十億財產的婆羅門家，名為金太童子（Mahā Kañcana）。菩薩照顧父母至他們逝世後，將八十億財產布施貧窮、流浪的人。隨後，菩薩與六名弟弟、一名妹妹、一名奴僕、一名婢女及一名朋友，為出家計劃而進入雪山。他們在雪山蓮池湖畔一處幽美的地方建造蘭若，過著清淨純樸的出家生活，食野生的草根與樹果。久壽多羅即是那位與菩薩一同進入雪山過出家生活的婢女。

此外，在《蛇本生經》<sup>8</sup>（Uraga Jātaka）記載，菩薩出生於波羅奈婆羅門家，以農耕維持生計。菩薩一家六口，即菩薩、妻子、女兒、兒子、兒媳婦及婢女，過著和睦歡樂的生活。

菩薩教導家中的五人修習「死隨念」，對他們說：「你們應各自視自己的財力而行布施，持守八齋戒及守護戒法，落實對死亡的正念，常憶念自己及他人之死。一切有情的死亡已確定，生則不定，一切有為法皆無常，終有壞滅之時，應當晝夜精勤勉勵。」

他們聽後回答：「謹遵如命。」全家如是應諾，精勤修習死隨念。

有一天，菩薩與兒子一同前往田地耕田，兒子將雜草等堆聚一處，點火焚燒。此時，在兒子的身側有一蟻窩，內棲毒蛇，毒蛇因煙觸眼而起瞋心，竄出咬了他一口，當下菩薩的兒子即倒下身亡。菩薩見兒子倒下，將牛隻置放一旁，觀察兒子的狀況而知他已身亡，於是將兒子抱起，使他臥在一棵樹下，並以衣物覆蓋。

8 《本生經》354 經。

菩薩既不哭泣，亦不悲哀，心想：「具敗壞性質者已壞，具死亡性質者已死，一切有為法皆是無常，終當死去。」菩薩如是憶念無常，繼續耕種田地。

不久，菩薩看見一名鄰居走過田地，他問道：「你要回家嗎？」

鄰居回答：「是的。」

「可否請你經過我家時，向我的妻子傳話：『今日不必攜帶二人份的便當，僅需帶一人份的食物前來。之前由女僕一人送來便當，今日則四人一同穿著白淨衣服，攜帶香與花前來。』」

鄰居應諾，在路過菩薩家門時，向婆羅門的妻子轉述菩薩的話語。菩薩的妻子聽聞此番言語，知道自己的兒子已經身亡，她不悲傷，穿著白淨衣裳，手持香花及便當，與家人一同前往田地，並無一人哭泣或悲歎。

菩薩坐在兒子仰臥的樹蔭下進食，用膳完畢後，他們一起收集薪木作火葬堆，供養香、花並將兒子的屍體火化，沒有任何人落下一滴眼淚，他們皆作死隨念的修行。

由於他們的戒德之力，感得帝釋天的寶座發熱。帝釋天觀察人間而得知，由於他們的威德而使寶座發熱。於是，帝釋天化作一位青年，站立在火葬堆旁問道：「你們在做什麼呢？」

「大德！我們在燒人。」

「我想你們並非燒人，而是殺鹿燒烤吧！」

「大德！並非如此，我們在燒人。」

「那他是你們的敵人嗎？」

菩薩說：「大德！他是我的兒子，非為敵人。」

「那他是你可憎的兒子嗎？」

「大德！他實為我最心愛的兒子。」

「那你為何不哭泣？」

菩薩述說此偈：

如蛇捨舊皮，己之身捨去，

逝者已往死，其身已無用。

此被燒之身，不知親屬悲，

故吾無悲泣，彼已往去所。

帝釋天如是詢問其他家庭成員，對於親人之死不哭泣的原因。由於每一位家庭成員皆精勤憶念死亡，他們給予帝釋天充滿智慧的回答。

當帝釋天詢問那位婢女：「婦人！此人是你的何人呢？」

「尊者！他是我的主人。」

「你曾遭受他的壓制或虐待嗎？你認為他的死是適宜的，因此不哭泣？」

「尊者！並非如你所言，我的少主具足容忍、慈愛，富有憐憫之心，他是我抱於胸前而養育長大的，猶如我的親生兒子一般。」

「那你為何不哭泣？」

婢女說明不哭泣的理由：

恰如水瓶破，不得再接合，  
對死者悲泣，同無濟於事。  
被燒的屍體，不知親屬悲，  
故此吾不悲，逝者已逝去。

那婢女即是過去生的久壽多羅，她不止一世跟隨菩薩學習，已累積廣大波羅蜜，造就她此生的多聞與智慧。

久壽多羅在此生被佛陀譽為「多聞第一女居士」，此乃源於過去世的願心。十萬劫前，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久壽多羅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富者之家。當她前往寺院聽聞勝蓮華佛說法時，佛陀讚譽一位女居士為「多聞第一」。她渴望自己在未來佛座下擁有如同那位女居士一般的功德與殊榮。她以飲食供養以佛為首的僧團，並發此願。勝蓮華佛預言，她的心願將圓滿實現。

她捨報後轉生天界，十萬劫間僅在人間與天界流轉，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她出生在憍賞彌，成為財務大臣瞿沙伽家中的一名奴隸。

久壽多羅在此生獲得「多聞第一女居士」的稱譽，圓滿了累劫的心願。她的多聞與智慧，成為後世女居士亙古不朽的榜樣及典範。

—安住慈心第一女居士——沙瑪瓦帝

Sāmāvātī

# 慈心清涼月

第二冊·第五章

若無污泥，則無法襯托出蓮花的純潔芳淨；若無黑暗，則無法突顯月亮的皎潔明朗。沙瑪瓦帝的一生坎坷波折，多次遭遇計謀陷害，甚至因此而斷送了生命。然而，對於施害者，她不曾以瞋心相向，反而報以慈愛及寬容。世間的黑暗及陰險，更襯托出她的高潔與尊貴。

## 瘟疫毀天倫之樂

沙瑪瓦帝 (Sāmāvātī) 出生在跋達瓦提城 (Bhaddavātī) 一戶富人之家，她的父親名為巴達瓦提雅 (Bhaddavatiya) 。沙瑪瓦帝天生清麗絕俗，父母取名為「沙瑪」 (Sāmā) 。

她的父親有一位朋友名為瞿沙伽 (Ghosaka) ，他是國王的財務大臣，但是他們兩人從未謀面。瞿沙伽聽聞來自跋達瓦提城，有一位名為巴達瓦提雅的富人，了解其財富及年齡後希望與他為友，因此送禮給他；巴達瓦提雅亦聽聞來自僑賞彌 (Kosambī) 有一位國王的財務大臣瞿沙伽，希望與他為友而送上禮品。因此，他們的友誼就在素未謀面的情況下建立。

有一次，巴達瓦提城爆發一場災難性瘟疫，從蚊蟲、老鼠、家禽、牛羊到城鎮的大部分人，都因感染瘟疫而迅速死亡。沙瑪瓦帝的父親對妻子說：「親愛的妻子！此瘟疫在城裡肆虐，不知何時才會停止，我們得離開此處。我的朋友瞿沙伽住在僑賞彌，若我與他見面，他將認得我，讓我們去投靠他吧！」

於是，他們留下奴隸，帶著沙瑪瓦帝前往跋沙國 (Vamsa) 首都僑賞彌，尋求大臣瞿沙伽的庇護。沿路顛沛流離，他們備用的食物與水皆在途中耗盡。忍著飢渴及曝曬，抵達僑賞彌時，他們的身體已疲憊不堪。於是，他們在一處清涼的池塘洗澡，在城門外一座供眾人休息的住處停留。

當時，大臣瞿沙伽在僑賞彌建造一座施捨堂，免費提供飲食給旅人、窮人及遭遇不幸的人。由於長途跋涉，他們的樣子顯得格外狼狽，如此窘態與瞿沙伽相認並不妥當。於是，

沙瑪瓦帝的父親與妻子商量：「聽說我的朋友瞿沙伽，在憍賞彌建造一座施捨堂，日日發放千金食物給乞討者。我們請女兒到該處領取食物，在此逗留兩日，待恢復體力後再前往拜訪大臣瞿沙伽。」

「夫君！此甚好！」妻子表示同意。

次日，在用膳時間時，乞討者紛紛至施捨堂索取食物。父母對沙瑪瓦帝說：「女兒！去為我們領取食物吧！」

於是，沙瑪瓦帝放下過往的嬌氣尊貴，克服自尊及羞恥，手持乞討的飯碗，勇敢地走向施捨堂，往那爭先恐後的貧乞者群中索取食物。

「你需要多少份食物？」

「三份。」

第一天，她領取三份食物回去。她與父母一起坐下來用膳，並說：「父親！不必擔心及顧慮我們，您儘量享用。」然而，她的父親食用之後，由於腸胃無法消化，在隔天日出時離開人世。失去了依靠，沙瑪瓦帝及母親悲傷難過地哭泣。

第二天，她再度前往施捨堂乞討食物。

「你需要多少份食物？」

「兩份。」

她領取兩份食物返回，並請母親儘量享用。但是，她母親在用膳完畢後，對那些食物適應不良而在當天逝世。在短時間內失去父母，孤苦伶仃的沙瑪瓦帝悲傷啼泣，哀嘆此不幸災難所帶來的巨變。



第三天，她帶著飢餓的身體，流著淚前往施捨堂，在擁擠的貧者群中乞討食物。

「你需要多少份食物？」

「一份。」

負責分發食物的彌達（Mitta），記得沙瑪瓦帝已連續三天前來乞討食物，以嘲諷的語氣對她說：「卑鄙的女人！今天你終於了解自己的胃量了吧？」此話聽在出生尊貴的沙瑪瓦帝耳中，猶如鋒利的劍刺入心中，又如鹽水灑在傷口上。

她立即問道：「先生！為何你口出此言？」

「前天你領三份食物，昨天領兩份，今天卻拿一份。今天你終於知道自己的胃量了吧？」

「先生！切勿認為我為自己而領取那些食物。」

「那你為何領取那些食物呢？」

「先生！第一天我們有三人，第二天有兩人，今天僅剩我一人。」

「這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沙瑪瓦帝將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訴他。當彌達聽著她的敘述，眼淚不聽使喚地流下，悲傷佔據了他的心，他說：「親愛的女孩！倘若如此，你不必擔心。過去你是巴達瓦提雅的女兒，但是從今日起，你將是我的女兒。」彌達親吻沙瑪瓦帝的額頭，並將她帶回家裡，作為自己的長女。

## 善規施捨堂動線

一日，沙瑪瓦帝聽見施捨堂傳來吵雜的叫喊聲，她詢問養父：「父親！當您在分發食物時，為何不讓他們安靜下來呢？」

「親愛的女兒！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彌達回答。

她堅持說：「父親！這是可能做到的。」

「親愛的女兒！你會怎麼做呢？」

「父親！在施捨堂周圍建設圍牆，設兩道門作為出口及入口，作一次僅允許一人通過的空間。人們由唯一的入口進入領取食物，再從另一端出口離開。倘若父親如此落實，他們就能依序安靜地領取食物。」

當彌達聽了她的提議後，說道：「親愛的女兒！這是很好的建議。」

他按照沙瑪瓦帝的建議實行，終結施捨堂一直以來無法平息的騷亂。乞討者井然有序地排隊，不再爭先恐後及喧嘩。由於建造了圍牆（圍牆的巴利文為「Vati」），從那日起，原名「沙瑪」（Sāmā）的她，被稱為「沙瑪瓦帝」（Sāmāvati）。

## 財務大臣之養女

那時，財務大臣瞿沙伽習慣於施捨堂的喧嘩，並以聽見吵鬧聲而感到高興，心想：「這是從我的施捨堂處傳來的音聲。」但是，一連幾天的安靜，讓他感到不自在。當彌達來

見他時，他問：「這幾天是否有持續施捨食物給盲人、窮人及不幸的人？」

「有的。」彌達回答。

「那為何連續幾天，我都沒有聽見那些吵雜聲呢？」

「我已作了妥當的安排，讓人們在不喧嘩的情況下領取食物。」

「為何你之前不作此安排呢？」

「先生！我之前並不曉得該如何做。」

「如今你又是如何找到方法呢？」

「先生！是我的女兒告訴我該如何規劃施捨堂的動線。」

「你有女兒嗎？我怎麼沒見過呢？」

於是，彌達向大臣瞿沙伽講述，關於沙瑪瓦帝的父親巴達瓦提雅富人的不幸遭遇，從瘟疫開始直至接受沙瑪瓦帝為養女的過程。

瞿沙伽聽了之後說：「倘若如此，為何你不早點告訴我呢？巴達瓦提雅是我的朋友，我朋友的女兒即是我自己的女兒。」

於是，他召見沙瑪瓦帝，並問：「你是巴達瓦提雅的女兒嗎？」

「是的，先生！」

瞿沙伽終於見到故友的女兒，他說：「太好了！別擔心，

你現在是我的女兒。」瞿沙伽讚許沙瑪瓦帝的聰慧及高貴的舉止，他親吻沙瑪瓦帝的額頭，將她當作自己的親生女兒一般，並賜予五百位與她年齡相仿的侍女當隨從。

### 念父恩嫁優填王

有一天，憍賞彌優填王（Udena）出宮巡訪，看見沙瑪瓦帝與五百侍女在花園嬉戲。當優填王見到沙瑪瓦帝那一刻，就對她一見鍾情。於是問道：「那女孩是誰？」

「陛下！他是富人巴達瓦提雅的女兒，財務大臣瞿沙伽的養女，她的名字是沙瑪瓦帝。」

於是，優填王派遣使者向瞿沙伽傳達：「請將女兒沙瑪瓦帝送至王宮。」

瞿沙伽心想：「沙瑪瓦帝是我唯一的女兒，我們不能將她的生命置於危險的宮廷裡，那處遍滿有陰謀的女人。」於是，他直言拒絕優填王的御旨。

優填王大怒，立即撤除瞿沙伽財務大臣的職務，封鎖他的住所，並將他及妻子逐出家門，下令不讓沙瑪瓦帝跟隨他。

當沙瑪瓦帝及隨從們從花園歸來，見養父及養母悲慘地坐在家門外，她問道：「親愛的父親！發生了什麼事？」

瞿沙伽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了她。沙瑪瓦帝聽後，感念養父對她恩重如山，為愛護她而失去一切，她心想寧可自我犧牲，也不能讓養父為她受苦。於是，她說：「親愛的父親！當一位國王對您下令，您不能說：『我們不給。』您應

當如是說：『倘若我女兒的五百侍女被允許留在她的身邊，我們將讓她進入王宮生活。』父親！請您依照我此建議回覆國王。」

「好的，親愛的女兒！若這是你的意願，我將依照你所說的去。」

瞿沙伽依照沙瑪瓦帝的建議，向優填王傳達訊息，優填王聽後喜形於色，歡喜地說：「即使她們的人數上千，也要讓所有的侍女進宮，並待在沙瑪瓦帝的身邊。」

優填王恢復瞿沙伽的職務，撤回對他的一切懲罰。在吉祥的日子，沙瑪瓦帝與五百侍女被迎接入宮。優填王為沙瑪瓦帝舉行冊封典禮，將她冊封為王妃，並讓她登上黃金打造的階梯，通往屬於她的宮殿。

## 瑪甘蒂雅仇恨佛

沙瑪瓦帝的養父——瞿沙伽有兩位橋賞彌的朋友，名為庫庫達（Kukkuṭa）及帕瓦利迦（Pāvārika）。瞿沙伽及兩位友人聽聞佛陀的盛名，他們各帶盛滿供養物品的五百車乘，前往舍衛城（Sāvattihī）謁見佛陀。

在聽聞佛陀說法後，他們皆證得須陀洹果，一連十五日對以佛為首的僧團作廣大供養。他們得到佛陀的允諾，未來將應他們的邀請前往橋賞彌。因此，從舍衛城至橋賞彌的路程，他們在每一由旬各建造一座休息處所。在返回橋賞彌後，他們各自以龐大的資金為佛陀建造一座寺院，期待佛陀的蒞臨。

瞿沙伽建造之寺名為「美音精舍」(Ghositārāma)；庫庫達建造的寺院名為「庫庫達寺」(Kukkuṭārāma)；帕瓦利迦在其芒果園建造的寺院名為「帕瓦利迦菴婆林」(Pāvārikambavana)。當寺院建成時，他們派遣使者往詣佛陀之處，邀請佛陀前往橋賞彌。

佛陀慈悲履行承諾，從舍衛城啟程前往橋賞彌。但是，當佛陀觀察到一對名為「摩健地耶」(Māgaṇḍiya)的婆羅門夫婦證悟因緣已成熟時，佛陀在途中轉往拘樓國(Kuru)卡瑪瑟曇城(Kammāsaddamma)。

摩健地耶婆羅門夫婦有一名女兒，名「瑪甘蒂雅」(Māgaṇḍiyā)，她長得如花似玉。許多婆羅門、刹帝利、富商等年輕男子都想娶她為妻，但上門提親時都被一一拒絕。摩健地耶婆羅門認為他們都配不上自己漂亮的女兒，因此正物色合適的女婿。

此時，佛陀前往摩健地耶婆羅門進行火祭之處，當摩健地耶婆羅門目睹佛陀莊嚴相好時，他十分仰慕，心想：「世上無人能與他相比，唯有他才有資格娶我的女兒。」

他趨前對佛陀說：「沙門！我有獨生女，至今未見有誰能配得上她，但您適合她，她也適合您。您應該擁有妻子，她應該擁有丈夫，我將把她許配給您，請您在此稍等。」佛陀不發一言，保持沉默。

摩健地耶婆羅門急忙奔跑回家，對妻子說：「夫人！我已找到能般配得上女兒的男人。快！為她穿上美麗的衣裳。」於是，摩健地耶婆羅門帶著盛裝打扮的女兒及妻子前往佛陀之處。

此時，舉城人民議論紛紛：「一直以來，這婆羅門對每一位提親者說：『你配不上我的女兒。』而拒絕將女兒嫁給任何人，如今他卻說：『今天我遇見適合我女兒的人。』那是何等人物呢？我們得去瞧瞧。」

因此，人們成群地跟著摩健地耶婆羅門到城外去。但是，佛陀已不在該處，而往其他地方去，僅留下足跡。當佛陀為某人留下足跡時，僅有那人能看見，而且這足跡並不會被野獸、風雨等任何之物所磨滅或覆蓋。

婆羅門的妻子問：「那男人在哪兒？」

摩健地耶婆羅門說：「我對他說：『請留在此處』，他往何處去了呢？」

他四處觀望，見到了足跡，說道：「這是他的足跡！」

她的妻子熟悉吠陀典籍（Veda），趨前近看足跡所呈現的印記，說道：「這足跡的主人是位清心無欲者。」

婆羅門並沒有將妻子的話放在心上，他依循足跡的方向，堅持要找到佛陀。

「就是他！」他見到了佛陀，趨前對佛陀說：「沙門！我將女兒許配給你！」

佛陀並沒有針對他所言給予直接的回應，佛陀對他說：「摩健地耶婆羅門！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訴你。」

「沙門！請說。」摩健地耶婆羅門回答。

佛陀敘述自己成佛時，魔羅波旬最美麗的女兒如何誘惑他，她們如何以失敗收場，使魔羅愈加失望。佛陀以偈言道：

彼已不具於結縛，愛欲難以誘使去，  
佛智無邊無行跡，汝復以何而誑惑。<sup>1</sup>

佛陀以偈言表達，猶如羅網般糾纏的貪愛，他已不再有，貪欲無法引誘他去往任何地方。佛陀的智慧無邊，無有任何貪愛、無明造作。欲誘惑已斷除執著與渴愛的人，這是無效的，因為如此之人不為任何誘惑所動。

佛陀知悉婆羅門夫婦的心已安住，繼續說出以下偈子：

愛貪不樂三魔女，我對淫行已無欲；  
糞屎穢身作何為，以足觸彼亦不欲。<sup>2</sup>

「即使見到了魔羅的三位女兒——渴愛（*Taṇhā*）、不樂（*Arati*）和貪欲（*Ragā*），我對欲愛及淫行沒有絲毫欲求，更何況這充滿糞屎的污穢身體（指摩健地耶的女兒），有什麼值得貪戀？我甚至不願用足碰觸她一下。」

當摩健地耶婆羅門夫婦聽聞佛陀說至此偈的尾端，他與妻子一同證得阿那含果，不再染著欲界的五欲。

但是，站在一旁的婆羅門女兒瑪甘蒂雅心想：「這男人若不需要我，他僅需說『不』。他卻說我充滿了糞屎！非常好！憑我出生尊貴、有財、有勢、有青春，我必定能覓得與我相般配的丈夫，到時我將給沙門喬達摩好看！」

1 《法句經》第 180 偈。

2 《經集》八頌經品·摩健地耶經·第 835 偈。



她感覺自己被佛陀羞辱而萌生恨意，立誓向佛陀報復。其實，佛陀知道瑪甘蒂雅將生氣，但是佛陀為了這兩位具足波羅蜜及證悟潛力的婆羅門夫婦而宣說佛法。然而，尚未具備能承載佛法的心靈，在聽聞實相及真理後，反而生起瞋恨。

摩健地耶婆羅門夫婦證悟之後，委託弟弟小摩健地耶（Culla Māgandiyā）照顧女兒，他們隨後加入僧團，並快速地證得阿羅漢果。

小摩健地耶心想：「瑪甘蒂雅不適合嫁給低階級的人，她適合嫁給國王。」於是將她盛裝打扮，帶至憍賞彌王宮獻給優填王。優填王一見瑪甘蒂雅就愛上了她，將她冊封為王妃。

沙瑪瓦帝與瑪甘蒂雅，她們同在一座王宮。隨後因對佛陀的仇恨，瑪甘蒂雅延伸許多事端。

## 沙瑪瓦帝的證悟

佛陀抵達憍賞彌，並接受由瞿沙伽、庫庫達及帕瓦利卡各自建造的三座寺院。佛陀及僧眾們輪流住在此三座寺院。

瞿沙伽等三人擁有同一位園丁，名為蘇瑪納（Sumana）。有一天，園丁對他們三人說：「主人！我成為你們的園丁已久，我希望有機會能供養佛陀，請讓出一天給我吧！」

「好吧！明天由你供養佛陀。」他們回答。

於是，蘇瑪納歡喜地邀請佛陀次日接受他的飲食供養。

那時，優填王每日賜予八枚金幣作為沙瑪瓦帝買花的費用。由侍女久壽多羅<sup>3</sup> (Khujjuttarā) 每日負責向園丁蘇瑪納買花。然而，她每日僅買四枚金幣的花量，另外四枚金幣則佔為己有。

蘇瑪納邀請佛陀及比丘眾至他家中應供的當天，久壽多羅一如往常地前往蘇瑪納家買花。蘇瑪納見到久壽多羅後，對她說：「啊！親愛的久壽多羅！我今早無法提供你賣花的服務。我誠邀佛陀及比丘眾至家中接受飲食供養，這些盛開的花朵將作為供養佛陀及僧團之物。你且留下一起參與及聽聞佛陀開示，隨後你能帶走那些剩餘的花朵。」

「好的。」久壽多羅同意留下來。

佛陀與比丘們食用完畢，當佛陀手離鉢時，蘇瑪納懇請佛陀說法。佛陀的每一句話都流入久壽多羅的心，在說法結束之際，久壽多羅過往的波羅蜜成熟，她的心在瞬間進入禪定，證得須陀洹果。從此對三寶具有不壞淨信，亦不再違犯根本戒。

從證得初果那刻開始，她不再生起想偷竊的心。當日，她買足八枚金幣的花朵，將籃子盛得滿滿當當而返回宮中。沙瑪瓦帝見數量如此眾多的花朵，不解地問道：「親愛的久壽多羅！為何你今日帶來一大籃的花朵，與平日的量不同呢？國王給了你雙倍的買花錢嗎？」

久壽多羅已轉凡入聖，如今她無法再說謊，她回答：「沒有。」

3 久壽多羅 (Khujjuttarā) 被佛陀譽為「多聞第一女居士」，請參閱第二冊第四章「過耳成誦無盡藏」。

沙瑪瓦帝問道：「那為何今日有如此多的花呢？」

久壽多羅向王妃懺悔：「因為今日我沒有偷竊。之前我僅以四枚金幣買花，其餘四枚金幣佔為己有。」她對自己過去不當的行為，請求王妃寬恕。

沙瑪瓦帝問道：「那為何你今天不取那些金幣呢？」

「今天我在園丁的家有幸聽聞佛陀說法，內心起了很大的變化。我已見法的真義，已了知涅槃，從今以後我無法再那麼做。」

沙瑪瓦帝並沒有責備久壽多羅，她心想：「久壽多羅停止偷竊並毫無畏懼地坦誠認錯，她所領悟的佛法必定是神聖的。」

於是，她與五百侍女伸出她們的手，對久壽多羅說：「親愛的久壽多羅！你已飲用不死的甘露，請將那不死的涅槃與我們分享吧！」

久壽多羅說：「親愛的姐姐們！涅槃並非能分派給他人的物品。我將複述佛陀所說的法。倘若過去的波羅蜜成熟，你們將聽聞佛法而得見涅槃。」

「親愛的久壽多羅！請開始吧！」

「但是，在複述佛法之前，我必須坐在比你們更高的座位上，並沐浴及穿著適宜的衣服。」久壽多羅對於神聖的佛法懷著敬意。

沙瑪瓦帝為久壽多羅安排高座，並為她沐浴及準備品質極好的衣服。久壽多羅上座後，一字不漏地複誦佛陀的開示，沙瑪瓦帝及五百侍女們則坐在低位恭敬地聆聽。當她複誦完畢後，沙瑪瓦帝及五百侍女皆一同證得須陀洹果。

沙瑪瓦帝及侍女們向久壽多羅禮敬，沙瑪瓦帝法喜地說：「你是我們的再生母親及老師。從今日起，你不必再做其他事務，每日僅需前往寺院聞法，返回王宮為我們複誦佛陀的開示。」

如此，沙瑪瓦帝及侍女們藉由久壽多羅的複述，每日聽聞佛陀說法。久壽多羅隨所聞法，能憶持不忘，被佛陀譽為「多聞第一女居士」。

## 瑪甘蒂雅的復仇

雖然沙瑪瓦帝王妃及五百侍女已證得須陀洹果，但是她們從未有機會親見佛陀，因為優填王並不是佛陀的追隨者。從她們證悟的那日起，她們心中渴望能親見佛陀，希望能向佛陀頂禮，並親手獻上香水、花鬘等供養。

於是，沙瑪瓦帝請求久壽多羅帶她們去頂禮佛陀。久壽多羅說：「親愛的姐姐們！這在宮中是件嚴重的事，大家獲得入宮的許可，但是未經國王的允許而想走出王宮，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沙瑪瓦帝及侍女們的再三請求下，久壽多羅說：「好吧！你們可在房間的牆上鑽洞，並準備好香水及花鬘，當佛

陀及比丘們前往瞿沙伽、庫庫達及帕瓦利卡的住處應供而經過王宮時，你們可從洞口看見佛陀，並向佛陀獻供及頂禮。」沙瑪瓦帝及侍女們接受此建議，在牆上鑿洞，遙望路過的佛陀，並向佛陀頂禮及獻供。

有一天，瑪甘蒂雅從她的宮殿一路走到沙瑪瓦帝的宮殿，無意間發現房間牆上的洞，她詢問：「這是怎麼回事？」

侍女們並不知道瑪甘蒂雅對佛陀的恨意，坦白告知：「佛陀已來到此城，我們站在此處瞻仰佛陀，並向佛陀禮敬。」

「現在沙門喬達摩已來到此城市！」瑪甘蒂雅聽了極度憤怒，心想：「我知道該對他做些什麼！這些女人是他的追隨者，我也該給她們點顏色瞧瞧！」

於是，瑪甘蒂雅對優填王進言：「大王！沙瑪瓦帝和她的侍女對你是不忠誠的，在這幾天內，她們將奪走你的性命！」

「她們不會作出如此之事。」優填王對沙瑪瓦帝相當了解，她對一切眾生皆充滿慈愛，他拒絕相信瑪甘蒂雅的指控。瑪甘蒂雅再次重複，優填王依然不相信。當瑪甘蒂雅第三次提出指控，而優填王仍然不相信時，她說：「大王！倘若你不相信，請到她們的寢宮，自己作判斷。」

優填王前往沙瑪瓦帝及侍女們的寢宮，看見牆壁上的洞，問道：「這是怎麼回事？」當她們向他解釋後，他並沒有生氣，但不發一語。優填王吩咐吏人將牆上的洞口封起來，並為所有房間製作窗戶。

## 惡人辱罵佛七日

這計謀對沙瑪瓦帝及侍女們並未造成傷害，瑪甘蒂雅心有不甘，她想：「無論如何，我將對沙門喬達摩再製造事端！」

於是，她賄賂城裡的人民，並對他們說：「當沙門喬達摩率領弟子在城內走動時，煽動奴隸辱罵他們，並將他們驅趕出城。」

當佛陀進城時，那些不相信三寶的外道尾隨著佛陀，並高聲以各種不堪入耳的詞彙辱罵佛陀及僧團。

阿難尊者聽見這些毀謗，對佛陀說：「世尊！這座城市的人正辱罵及毀謗我們，我們到其他地方去吧！」

「阿難！我們應到哪兒去呢？」佛陀反問。

「世尊！我們去另一座城市。」阿難回答說。

「倘若那座城市的人也辱罵我們，我們又該往何處去呢？」

「世尊！我們繼續前往另一座城市。」

「阿難！不應作如是言。困難在何處生起，就在該處解決，僅有在如此的情況下，方可被允許前往他處。但是，阿難！是誰在辱罵你呢？」

「世尊！每一個人都在辱罵我們，奴隸及其他所有人。」

「阿難！我就像是進入戰場的大象。進入戰場的大象被賦予責任，以堪忍抵擋由四面八方射來的箭矢，我的責任亦是耐心地忍受許多惡人的惡語。」

於是，佛陀說出以下偈言：

猶如象在戰場上，堪忍由弓所射箭；  
我忍毀謗亦如是，世人多是無戒者。

調御象可赴集會，調御象可為王乘；  
彼能堪忍於謗言，人中最勝調御者。

調御之騾為優良，信度駿馬為優良；  
矯羅大象亦優良，自調御者更優良。<sup>4</sup>

佛陀以上的教示，利益了廣大群眾。佛陀繼續說：「阿難！不必被擾動，這些人僅能辱罵你七日，在第八日時他們將沉默。如來所面對的困難，將不會延續至第八日。」如同佛陀所預言，辱罵聲在第八日止息，城內恢復了平靜。

## 遭受計謀所陷害

當瑪甘蒂雅將佛陀趕出城市的計謀失敗後，她心想：「我還能做些什麼呢？」於是，如此的念頭生起：「那些女人是他的追隨者，我將毀了她們！」

4 《法句經》第 320 ~ 322 偈。

那一天，優填王喝醉了，瑪甘蒂雅派遣使者對她的叔叔說：「領八隻活雞及八隻死雞進宮，抵達時在階梯上宣布你的到來。當聽見『進來』時，且勿進來。先送上八隻活雞，再送上八隻死雞。」

「務必傳達我的指令！」她賄賂使者，以進行她的計謀。

當她的叔叔抵達時，她向優填王報告，優填王喚：「進來！」他並沒有進入。這時，瑪甘蒂雅對那使者說：「你到我叔叔那裡去！」

那使者到瑪甘蒂雅叔叔所在之處，從他手中領取八隻活雞，並帶至優填王面前說：「陛下！有人送來最上等的雞。」

優填王說：「誰來烹調呢？」

瑪甘蒂雅說：「大王！沙瑪瓦帝帶領的五百侍女沒什麼事情做，將這些雞隻送到沙瑪瓦帝的宮殿，請她們烹調好後，再送過來給你。」

於是，優填王對使者說：「將這些雞隻送去給沙瑪瓦帝的侍女，向她們傳達命令：『不得假手於他人，必須親自殺雞及烹飪。』」

「好的，陛下！」於是，使者將八隻活雞帶給沙瑪瓦帝及侍女們，並傳達優填王的命令。但是，已是須陀洹聖者的沙瑪瓦帝及五百侍女不可能再違犯五戒，故無法服從王令，她們說：「我們不殺害任何生命。」那使者到優填王之處傳達她們的抗令。



瑪甘蒂雅說：「看吧！大王！你應該確認她們是否真的不殺生。大王！請傳旨：『烹調這些雞，並送至沙門喬達摩之處。』」於是，優填王如是傳旨。

但是，那使者假裝領著八隻活雞前往沙瑪瓦達的宮殿，卻在半途與瑪甘蒂雅的叔叔手中的八隻死雞交換。使者拿著八隻死雞，對沙瑪瓦帝及侍女們說：「將這些雞烹調好後，送至沙門喬達摩之處。」

沙瑪瓦帝及侍女們說：「這理當是我們該做的。」

當使者返回優填王的宮殿，優填王問道：「如何？」

那使者如是回答：「當我說『將這些雞烹調好，送至沙門喬達摩之處』，她們拿下那些雞。」

瑪甘蒂雅說：「看吧！大王！她們不會為了你而如此做。當我對你說：『她們的心向著別人』時，你並不相信。」

即使優填王聽了這些讒言，他依然包容沙瑪瓦帝及侍女們的所作所為，並保持沉默。瑪甘蒂雅心想：「現在我該如何做？」

## 慈心不受箭所傷

優填王有三位妃子，即沙瑪瓦帝、瓦蘇羅答塔（Vāsuladattā）和瑪甘蒂雅。他習慣將時間平均分配給三位妃子，各輪流造訪七日。那天，瑪甘蒂雅知道優填王即將前往沙瑪瓦帝的宮殿，她請人傳話給叔叔：「為我準備一條蛇，將蛇的毒囊摘掉。」她的叔叔遵照其指示去做。

瑪甘蒂雅了解優填王的習慣，他總會將調伏大象的琵琶帶在身邊。此琵琶中間有一洞，瑪甘蒂雅將蛇藏進琵琶洞內，再覆蓋一束花，以防止蛇爬出來。她讓蛇停留在琵琶洞孔內二至三天。

當優填王欲前往沙瑪瓦帝寢宮的那一天，她問道：「大王！今天你將前往誰的寢宮呢？」

「沙瑪瓦帝的宮殿。」

「大王！我做了一個噩夢，有不祥的預感，你不能去該處。」

「我將像往常一般，前去沙瑪瓦帝的宮殿。」

瑪甘蒂雅試圖勸阻三次而失敗，最後她說：「既然如此，那我也跟隨你去！」

儘管優填王抗議，但她執意地說：「陛下！我不知道你將發生什麼事。」她表現出一副十分關心優填王安危的樣子，跟隨他到沙瑪瓦帝的宮殿。

優填王將琵琶放在床上，穿戴沙瑪瓦帝為她準備的衣服及裝飾，並享用沙瑪瓦帝為他準備的食物。此時，瑪甘蒂雅假裝悠閑地來回走動，趁沒人留意時，將琵琶洞口那束花移開。那已餓三天的蛇，從洞口爬出來盤繞在床頭上，抬起頭嘶嘶作響。

當瑪甘蒂雅見到蛇時，她高聲尖叫：「啊！陛下！有蛇！」

她緊接著辱罵：「這愚蠢、倒霉的國王！從不聽我說的話！妳們這些無恥的流氓，有什麼尚未從國王那處獲得的嗎？國王若死，妳們才會快活，只要他活著，妳們都過得很痛苦。陛下！當我說：『今天我做了噩夢，勿前往沙瑪瓦帝的宮殿。』你就是不聽我的勸說！」

當優填王看見蛇時，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而感到驚恐萬分，憤怒之火在他心中燃燒，他怒不可遏地大聲喝斥：「這是她們所做的惡事！她們都是罪犯！當瑪甘蒂雅對我說她們的惡毒時，我並不相信。首先，她們在自己的房間牆上鑽洞；再者，當我將雞隻送去時，被她們退了回來；今天她們竟然將蛇放在床上！」他相信了瑪甘蒂雅的讒言，誤認為沙瑪瓦帝意圖謀殺他。

此時，沙瑪瓦帝對著她的五百侍女說：「此時此刻，除了慈心以外，我們沒有其他的庇護。你們任何人不應當生氣，也不該對任何人生氣。對待國王及瑪甘蒂雅王妃，就如同對待自己一般。」

沙瑪瓦帝指示侍女們儘可能地散發慈愛，以去除一切怨恨、憤怒等不善心。在沙瑪瓦帝的指導下，訓練有素的侍女們對優填王及瑪甘蒂雅散播慈心。

優填王怒氣沖沖地提起那需千人拉動的角弓，將箭矢浸泡毒藥，置放在弓弦上。他命令沙瑪瓦帝站在最前端，所有的侍女在她身後排成一直線，他想以一箭射死所有人。

憤怒攻心的他，拉弓對準沙瑪瓦帝的胸膛，但是就在此時，他發現自己既無法射出箭，也無法放下弓，就只能以如此的姿勢僵持著。汗水從他顫抖的身子流下，他也抑止不了口水流出，猶如一個突然失去身體機能的人，戰慄地站在該處。

這是沙瑪瓦帝的「定遍滿神變」<sup>5</sup>（*Samādhi vipphāra iddhi*），此藉由慈愛禪定力而引發的神通，足以影響某些生理情況及自然現象，保護行者遠離危險。

沙瑪瓦帝對他說：「大王！你累了嗎？」

優填王回答：「我的王妃！我感到疲累，請成為我的支柱。」

沙瑪瓦帝說：「很好，將箭朝向地面。」

優填王依照沙瑪瓦帝的指示去做，然後沙瑪瓦帝在心中祈願：「願此箭能釋放。」那毒箭即射出，插在地面上。<sup>6</sup>

沙瑪瓦帝教誡：「大王！不得迫害無邪惡者。」

優填王放下弓後，將自己浸泡在水中，然後濕著衣裳及頭髮，跪在沙瑪瓦帝面前說：「請寬恕我，我因為瑪甘蒂雅的唆使，而做了愚蠢的事。」

5 定遍滿神變（*Samādhi vipphāra iddhi*）指四禪、四無色界定所遍滿的神變。在生起（初禪等）定以前或以後，依其剎那止（奢摩他）的威力之殊勝妙用。

6 有關毒箭無法傷害沙瑪瓦帝的說法，亦有其他版本述說優填王射出了箭，但由於慈愛的力量，那支箭發射至沙瑪瓦帝胸口前，折返迴轉向國王，但並未射中任何人。

「我寬恕你，大王！」沙瑪瓦帝說。

「真好！你對我充滿慈愛與寬恕。從今日起，你能隨意供養佛陀，你能前往寺院供養及聞法，你將受到良好的保護。」

沙瑪瓦帝趁此機會提出請求：「果真如此，大王能否請世尊每日安排一位比丘至宮中說法呢？」優填王允諾。

優填王前往寺院頂禮佛陀，向佛陀提出沙瑪瓦帝的請求。佛陀將此任務指派阿難尊者（Ānanda）。從那時候起，沙瑪瓦帝與五百女侍者每日邀請阿難尊者至宮中，並在佛法教導結束後供養飲食。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安住慈心者，以沙瑪瓦帝為第一。」<sup>7</sup>

## 五百袈裟供導師

有一天，在五百侍女的陪同下，沙瑪瓦帝及優填王在一座花園遊步。當時，沙瑪瓦帝聽見阿難尊者正在同一座花園的一棵樹下端坐，於是向優填王懇求前往頂禮自己的導師。優填王給予允諾，於是沙瑪瓦帝及侍女們前往阿難尊者之處，禮敬後坐於一面。

7 《增支部》1 集 261 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mettāvihārīnaṃ yadidaṃ sāmāvatī」。

阿難尊者為她們教示、說法，沙瑪瓦帝及侍女們聞法而心生歡喜，供養阿難尊者五百件袈裟上衣——鬱多羅僧（Uttarāsaṅga），隨後起座禮敬，右繞而往優填王之處。

優填王見沙瑪瓦帝返回他的身邊，詢問之下而得知她們供養阿難尊者五百件鬱多羅僧衣，他感到忿怒，並且責難：「為何沙門阿難接受數量如此眾多的袈裟？沙門阿難想成為賣衣的商人嗎？他想開商鋪嗎？」

於是，優填王前往阿難尊者之處，相互問好之後，坐於一面，並對尊者說：「尊者阿難！我的王妃及侍女是否來過此處呢？」

「大王！你的王妃及侍女來過此處。」

「尊者阿難！她們給予尊者何物呢？」

「大王！她們供養我五百件鬱多羅僧衣。」

「尊者阿難！如此多件衣，您如何處理呢？」

「大王！我將分給那些袈裟已破舊的比丘們。」

「尊者阿難！那些破舊的袈裟，您們如何處理呢？」

「大王！那些破舊的袈裟將作為上敷具。」

「尊者阿難！那些舊的上敷具，您們如何處理呢？」

「大王！我們將把它作為坐墊的套子。」

「尊者阿難！那些舊的坐墊套子，您們又如何處理呢？」

「大王！我們將把它作為地上的敷具。」

「尊者阿難！那些舊的地上敷具，您們如何處理呢？」

「大王！我們將把它作為拭足布。」

「尊者阿難！舊的拭足布，您們又如何處理呢？」

「大王！我們將把它作為去除污垢的雜布。」

「尊者阿難！那些舊的雜布，您們如何處理呢？」

「大王！我們將把它弄碎後，與泥漿混合，作塗地板之用。」

那時，優填王心想：「沙門釋子如理使用一切物品而不浪費。」於是，他再供養阿難尊者五百件袈裟，阿難尊者一共獲得一千件袈裟的供養。<sup>8</sup>

## 惡業成熟葬火海

瑪甘蒂雅心想：「我策劃的報復行動全告失敗，該如何是好？」她感到萬念俱灰，因此作出絕望的嘗試。她計劃遊說優填王前往城外的一座花園，趁優填王外出時，縱火焚燒沙瑪瓦帝的宮殿，製造成是一起意外事故。她交代叔叔執行這精心籌劃的計謀，自己則在事發前出城，以避開成為嫌犯的譏嫌。

於是，當優填王外出時，她叔叔依照瑪甘蒂雅的命令前來王宮，將布料浸泡在油中，然後纏繞在沙瑪瓦帝宮殿的柱

8 《律藏》小品・第十一五百（結集）犍度（V.ii 284）。

子上。當沙瑪瓦帝的侍女們經過時，問道：「叔叔！你在這兒做什麼呢？」

「我的女孩！國王下令穩固這些柱子，因此交代裹上以油浸泡的布。很難理解為何在王宮某些事得做，某些事不應做。我求求你別在這兒了！」當侍女們離他而去後，他以優填王之名讓沙瑪瓦帝及五百侍女進入他所指定的房間，並迅速將門上鎖，禁止她們離開。隨後他逐一將浸油之布燃火，並迅速離開王宮。

沙瑪瓦帝眼看熊熊烈火猶如怒海狂濤一般，快速地蔓延擴張，她對所有侍女教誡：「即使以佛陀的神通智慧，亦無法準確地計算，從無始劫的生死輪迴以來，我們的身體曾多少次被大火所燃。因此，慎勿放逸！」

當烈火將宮殿吞噬時，沙瑪瓦帝及五百位侍女們以苦受作為禪修所緣，因而證得更高的道果。

烈火將整座宮殿燒得精光，瑪甘蒂雅最後的計謀終於成功了。這不幸的事件傳遍全城，大家議論紛紛。眾多比丘早晨著衣持鉢，前往橋賞彌托鉢，用膳完畢歸來禮敬佛陀，向佛陀詢問被火燒死的沙瑪瓦帝及五百侍女們投生何處。

佛陀說：「比丘們！在這些在家女居士之中，有些人是入流者須陀洹，有些是一來者斯陀含，有些則是不來者阿那含，她們當中沒有一人在命終時，是未證得道果的。」



佛陀說出以下偈子：

世人無明縛，所見作美好。  
 愚者執著縛，為黑闇所覆。  
 彼如見永恒，所見無何物。<sup>9</sup>

世人被無明所繫縛，將此世間視為美好。愚者被執著所束縛，而身陷在無明黑暗之中。世人所見的世界彷彿是永恆一般，但是真正「見」者，了知一切皆為因緣和合而有，實乃空無一物可執取。

### 瑪甘蒂雅受惡報

當優填王聽見吶喊聲：「沙瑪瓦帝王妃的宮殿著火了！」他急忙趕到現場，但是在抵達前，宮殿已燒成灰燼。撲滅了火焰，在眾多隨從與眷屬的圍繞下，優填王坐在廢墟前黯然神傷，對沙瑪瓦帝之死感到悲痛欲絕，腦海裡不斷浮現沙瑪瓦帝的美德。

「是誰做出這種事呢？」優填王心想。

經過斟酌推想，優填王獲得結論，認為犯下此滔天大罪的主謀必定是瑪甘蒂雅。但是他猜想：「倘若我恐嚇她，她一定不會招認，因此我必須以計謀誘使她招認。」

當他如此思惟後，轉身對身邊的大臣說：「在此之前，無論做任何事情，我都感到憂慮，沙瑪瓦帝一直尋找機會殺死我。如今我終於可以寬心，能夠高枕無憂了。」

9 《自說經》7品10經。

大臣問：「陛下！是誰做這事呢？」

「做這事的人，一定是真正愛我的人。」優填王回答。

瑪甘蒂雅當時就在附近，聽見此番話語時，她立刻站出來驕傲地承認這場大火、沙瑪瓦帝與侍女們的死，都是她一人所為，是她指示叔叔縱火燒死沙瑪瓦帝。優填王佯裝高興地說：「除了你，沒有人真正愛我。我很歡喜，我承諾將滿足你的願望，邀請你所有的親戚到王宮來吧！」

瑪甘蒂雅雀躍地請人傳遞訊息給她的親戚們：「國王對我感到滿意及歡喜，並承諾將滿我所願，快來王宮吧！」

優填王對所有來到王宮的人，皆給予至高的敬意，以至於那些與瑪甘蒂雅毫無關係的人們亦行賄賂而稱：「我是瑪甘蒂雅的親戚。」

當優填王將他們都掌握在手中時，他請人在王宮挖掘深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他們逮捕扔進坑裡，再覆蓋稻草，然後將火點燃，活活將他們燒死，並以鐵犁將焦屍犁成碎片。

至於瑪甘蒂雅的殺戮罪行，優填王以更殘酷的方式處置，切割她身上的肉放入油中煮，以此將她凌虐致死。瑪甘蒂雅加諸於他人的惡行，全數回到自己身上，此惡果還會讓她繼續在地獄長時受苦。

有一次，比丘們在法堂討論此事：「沙瑪瓦帝及五百侍女在宮中被火燒死；瑪甘蒂雅的親戚被稻草覆蓋而燒死，並以鐵犁碾碎；瑪甘蒂雅則被油所煮。他們之中誰死了？誰活

著呢？」當佛陀進入法堂，詢問比丘們所論何事，比丘們如實地向佛陀報告。

佛陀說：「比丘們！那些放逸的人即使活了百歲，但是他們是死的；那些不放逸的人，無論死亡或活著，他們是活著的。當瑪甘蒂雅還活著時，她已經死了；沙瑪瓦帝及五百侍女們即使死了，她們依然活著。比丘們！不放逸者不死。」

於是，佛陀說了以下偈言：

無逸不死道，放逸趣死路；

無逸者不死，放逸者如尸。

智者深知此，所行不放逸；

樂於不放逸，喜悅於聖境。

習禪者堅忍，勇猛常精進；

離軛獲安穩，得無上涅槃。<sup>10</sup>

不放逸是不死之道，放逸趣向死亡之路，不放逸者不死，放逸者經常死亡。智者了知此道理，因此所行不放逸，樂於不放逸，住於聖者喜悅的境界中。習禪者常堅忍精勤，因此得以解脫煩惱，獲得安穩，證得無上涅槃。

## 因果平等實不虛

一日，有關沙瑪瓦帝及五百侍女之死，比丘們在法堂互相討論著：「如此這般具有信心及慈愛的女居士們竟然遭受橫死，這並不合理。」

10 《法句經》第21～23偈。

此時，佛陀走入法堂，問道：「比丘們！你們坐在此處所論何事？」

當比丘們如實地向佛陀報告時，佛陀說：「比丘們！倘若僅看這輩子，以沙瑪瓦帝為首的五百女居士遭受橫死，確實不合理也不公平。然而，倘若審查她們過去世所造下的惡業，此生所遭受的果報都是合理的。」

「世尊！她們在過去世造了什麼惡業？請告訴我們。」於是，佛陀敘述沙瑪瓦帝及五百侍女過去世的因緣。

過去在波羅奈（Bārāṇasī），當梵與王（Brahmadatta）治國時，有八位辟支佛每日受邀至王宮應供，並由五百侍女代為供養及照料。有一天，當他們用膳完畢後，其中七位辟支佛騰空飛往喜馬拉雅山，另一位辟支佛獨自坐在河岸邊的草叢堆中，進入滅盡定。

那時，波羅奈的王后及五百侍女們到河邊沐浴嬉戲，當她們從河中出來時，身體感到寒冷而顫抖。為了驅寒，她們說：「我們找個地方生火吧！」她們四處走動後，發現那堆草叢，心想沒有比那堆草叢更適合生火的地方了，於是堆放更多草及木在四周，並燃起火堆。

當草叢燃起時，她們驚訝地發現草叢中正端坐著辟支佛。眼看來不及滅火救出辟支佛，她們喊著：「完了！完了！國王的辟支佛正被燃燒著，若國王得知我們是縱火的罪魁禍首，他鐵定會將我們全都燒死。」原本無心而不存有任何殺害動機，但是由於畏懼國王的懲罰，她們在那一刻生起殺念，決定毀滅證據。

於是，她們從四處尋來更多的乾草與木材，並堆放在辟支佛的四周，直至堆砌成大柴堆。然後，她們將油澆淋在柴堆上，並說：「現在，他將被燃燒成灰燼。」隨後轉身離去。

任何一尊佛、辟支佛、阿羅漢及阿那含聖者進入滅盡定時，他們將不會受到任何一絲傷害。即使她們堆砌百千的柴火並淋上更多的油，這位辟支佛也將毫髮無損，亦不會感受到絲毫的灼熱感。那辟支佛在七日後從滅盡定出定，拍去身上的塵灰，騰空飛往另一處。

那位王后即是沙瑪瓦帝，侍女們即是沙瑪瓦帝今生的五百侍女。由於她們生起欲燒死辟支佛的惡心，作出傷害的行為，此惡行已導致惡業的形成。她們捨報後墮至火燒地獄幾十萬年。

由於相同的惡業未盡，在接下來數百世的生命裡，她們或遭房子被燒、或被困在房中被燒死，他們多次承受如此的果報。這果報在此生再度成熟，這是為何她們在這輩子遭遇如此的死亡，此緣於過去世所造作的惡業。

沙瑪瓦帝被佛陀譽為「安住慈心第一女居士」，源於過去世的願心。十萬劫前，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沙瑪瓦帝出生於鷲城（Hamsavati）富者之家。

有一次，她聽聞佛陀說法，佛陀讚譽其中一位女居士為「安住慈心第一」。她聽聞後雀躍歡喜，希望能在未來佛座下，獲得與該位女居士同等的功德與殊榮。她虔敬供養以佛為首的僧團，並發此願。之後，她僅在天界及人間流轉，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跋達瓦提城，巴達瓦提雅富人之家。

沙瑪瓦帝是慈悲的化身，在多次遭遇陷害時，從未生起報復及瞋心。即使敵人以兵器相向，欲奪其性命時，她依然報以慈愛及關懷。在面對過往的惡業成熟，遭受葬身火海的陷害時，她並不瞋恨任何人，反而以此作為修行的增上緣，在道果的體證上更為增上。雖然她的一生佈滿荊棘，但是她卻讓慈悲的花朵，在荊棘上處處遍開，鋪出一條莊嚴光明的聖者之道。

——禪定第一女居士——鬱多羅難陀母

# 火焰化清涼甘露

Uttarānandamātā

第二冊·第六章

**栴**多羅難陀母（Uttarānandamātā）的生平有著神奇的轉  
**變**。她的家庭本處於古印度社會的奴隸階級，卻仰仗布施聖者的功德力，她的家庭在一夜之間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她及父母由此擺脫奴隸的命運，父親更成為城內擁有無盡財富的富人之一。

鬱多羅難陀母隨後聽聞佛法而轉凡入聖，她以禪定而聞名，在面對敵人以熱油淋向她時，她能在彈指的瞬間進入慈心三昧而毫髮無損。對於懷著惡心傷害她的敵人，她不但不起瞋心，反而以德報怨，慈悲地幫助敵人親近佛陀，由此使敵人得入聖者之流。鬱多羅難陀母以慈愛降伏瞋恨、從善如流的美德，成為流傳千古的美事。



## 父母施舍利弗尊者

鬱多羅難陀母出生於王舍城（Rājagaha）奴隸之家。她原名鬱多羅（Uttarā），父親名為富樓那悉哈（Puṇṇasīha），母親亦同名鬱多羅（Uttarā）。他們一家三口是王舍城富人蘇瑪那（Sumana）的奴婢，居家一貧如洗，吃不飽亦穿不暖。

在吉祥的日子，王舍城舉城歡慶特別的節日，國王宣布：「王舍城人民將享有七日的假期！」

富人蘇瑪那聽聞此消息，對大清早到他家的僕人富樓那悉哈說：「富樓那！侍從們想放假慶祝節日，你想放假過節，或是受薪工作？」

富樓那悉哈對雇主蘇瑪那說：「主人！假期是富人的專利，我家的米還不足夠煮明日的粥，節慶對我有何益？如果我有牛隻，還寧可去犁田。」

「很好，帶著牛隻犁田去吧！」

於是，富樓那悉哈領了一隻強壯的牛和一把犁，對他的妻子說：「親愛的妻子！市民們都在歡慶度假，由於我們太貧窮了，我必須工作以獲得津貼。今天午餐，請你煮平日份量的兩倍，再將便當帶給我。」語畢，他便往稻田去工作。

那時，舍利弗尊者已進入滅盡定七日，並在第七日從滅盡定中出定。舍利弗尊者生起此念：「今天誰能接受我的祝福呢？」隨即以超越凡人的天眼觀察，發現富樓那悉哈證悟的因緣已成熟。於是，舍利弗尊者在清晨時分，著衣持鉢，前往鬱多羅的父親——富樓那悉哈犁田之處。

舍利弗尊者站在距離富樓那悉哈不遠處，好讓富樓那悉哈能看見他。當富樓那悉哈見到舍利弗尊者時，他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趨前向尊者作五體投地的禮敬。舍利弗尊者為了富樓那悉哈的利益，將鉢及濾水囊遞給他。

富樓那悉哈心想：「尊者或許需要一些水洗臉。」於是，他將蔓藤製成牙刷，供養舍利弗尊者。當尊者在漱洗時，他拿著鉢及濾水囊，盛滿已過濾的清水供養舍利弗尊者。

舍利弗尊者以水洗臉後，心想：「此人居家在城市的最末端，倘若我前往他家，他的妻子將無法遇見我。我將在此處稍候片刻，待他的妻子為他外出送飯時，我再啟程。」

當舍利弗尊者知道他的妻子已從居家出發時，尊者隨即往城裡的方向行去。

此時，富樓那悉哈心想：「過去尊者從未經過此處，或許出自於哀愍我、為利益我的緣故，今日尊者特來此地。我的妻子已在途中為我送來便當，若能供養尊者，那該有多好啊！」

在這吉祥日的清晨，鬱多羅的母親以被分配的米量烹飪，帶著便當前往富樓那悉哈農耕的田地。途中，她遇見舍利弗尊者，心想：「過去即使我遇見尊者，也沒有食物能供養；當我有食物能供養時，卻沒有遇見尊者。如今我既有食物，又遇見尊者，我真是太幸運了！我將供養舍利弗尊者此飲食，再準備另外一份食物給我的丈夫。」

於是，她放下便當，向舍利弗尊者作五體投地的禮敬，並對他說：「尊者！請勿介意這些食物的粗糙，請賜予僕人祝福。」於是，將她煮好的米飯放入舍利弗尊者的鉢裡。

當鬱多羅的母親倒入一半的米飯時，尊者即以手覆鉢，說道：「已足夠！」

她說：「尊者！一份飲食不能劃分成兩份，我希望能毫無保留地供養尊者。不為此生的利益，而為來生的福祉。」語畢，她將米飯悉數倒入尊者的鉢裡，並發願：「願我能獲得您所證悟的佛法，願我們能擺脫貧困。」

「願你所求滿願。」舍利弗尊者給予祝福之後，即返回寺院。

鬱多羅的父母對舍利弗尊者作了具備四種條件的布施<sup>1</sup>。此殊勝的布施，讓他們迅速地在此生獲得善報。

## 一夜之間家財萬貫

鬱多羅的母親返回居家，下廚烹調另一份食物，帶至富樓那悉哈農耕的田園。那時，富樓那悉哈耕犁將近一英畝<sup>2</sup>的田地。他飢餓難忍而放下牛軛，坐在一棵樹蔭下，飢腸轆轆地呆望著道路。

1 在《法集論注釋》(Atthasālinī)與《法句經注釋》(Dhammapada Aṭṭhakathā)提到具備四種條件的布施，能得現法受業，在當生即能帶來善報。四種條件的布施即：一、所布施的物品是如法獲得的；二、對布施具有信心與具備三種思緣，即布施前、布施時、布施後歡喜；三、接受者是已證得阿羅漢或不還果的聖者；四、接受者剛從滅盡定出定。

2 富樓那悉哈所犁的土地，以印度古代的衡量單位為一伽裏沙(Karīsa)，即接近一英畝。

他的妻子遠遠看見富樓那悉哈，想著：「那是我的夫君，正忍受著飢餓而坐在路邊等我。倘若他訓斥：『你拖延太久了！』或用鞭子的把柄打我，那我所做的善業將功虧一簣。因此，我必須先發言！」

於是，她走到富樓那悉哈身邊，用緩解地語氣說道：「親愛的夫君！我請求你在今天抑止你的怒氣。」

「為什麼？」富樓那悉哈疑惑地問道。

「親愛的夫君！今早我遇見佛陀的首座弟子——舍利弗尊者，我將原本要帶給你的米飯全數供養尊者。之後，我返回家另外再煮一份便當送過來，這是為何我今天遲到的原因。」

「親愛的妻子！你已做了令我感到最歡喜的事，將我的米飯供養尊者，你做得太好了！今早，我供養舍利弗尊者牙刷和淨水。因此，今天尊者的一日所需，皆由我們所供養。」這對夫婦對他們的善行感到喜悅不已。

富樓那悉哈進食之後，躺在妻子的腿上小歇一會兒。當他睡醒睜開雙眼時，看見他所犁過的土地都變成一片金黃，猶如散落的黃花（*Kaṇikāra*）遍滿土地，光耀奪目。

他驚訝地對妻子說：「親愛的妻子！那些是什麼東西？」他舉起手指，指向那片金黃色的土地。「我所犁過的每一寸土地，看起來猶如遍地黃金！」

妻子睡眼惺忪地說：「親愛的夫君！或許是你勞作過度，產生幻覺。」

「看！你親眼看看！」富樓那悉哈喊道。

妻子揉揉雙眼，看著眼前那片土地，說道：「親愛的夫君！你說的是真的，那些東西看起來就像是黃金。」

富樓那悉哈站起身子，走向那片金光閃閃的田地，彎腰撿起金黃色的土塊，並以犁轆敲擊。那金黃色的土塊變成柔軟的黃金團，猶如糖漿粘在犁轆上。

他驚歎地向妻子展示手上的黃金，說道：「親愛的妻子！他人需等待三至四個月，所播下的種子才能有所收成。然而，我們的善行播種在以舍利弗尊者為福田的肥沃土地上，立即帶來如此豐碩的收穫。在這接近一英畝的土地上，找不到任何如訶子果般大小的寸土，不變成黃金。」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妻子問。

「如此龐大的黃金數量，我們不能私藏。」富樓那悉哈回答。

於是，他撿起黃金土塊，盛滿裝米飯的容器，前往王宮面見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

頻婆娑羅王接見富樓那悉哈，問道：「朋友！你從何處獲得這些黃金？」

「陛下！今天我犁過的田地都變成黃金，請國王派遣人前往收集。」

「你是誰？」國王詢問。

「我的名字是富樓那悉哈。」

「但是，今天你做了何事呢？」

「今日清晨，我供養舍利弗尊者牙刷和淨水，而我的妻子亦把為我準備的米飯供養舍利弗尊者。」

頻婆娑羅王聽後，驚歎道：「今天你即獲得了供養舍利弗尊者的果報，朋友！我該如何做呢？」

「請國王派遣數千輛車乘，將黃金運載至王宮。」富樓那悉哈回答。

於是，頻婆娑羅王派遣眾多隨從，駕駛數千輛車乘，前往富樓那悉哈耕犁的田地收集黃金。

眾多隨從著手在田地收集黃金時，他們說：「這是國王過去所作的善業，果報成熟所致。」此時，他們手中的黃金立刻變為土塊！他們收集不到任何黃金。隨從們立即向頻婆娑羅王稟報此事。

頻婆娑羅王說：「在這種情況下，你們得說：『這是富樓那悉哈過去所作的善業，果報成熟所致。』」

隨從們按照頻婆娑羅王的指示去做，手上的泥土隨即變為黃金，他們成功收集田地內大量的黃金。於是，上千輛車乘載滿黃金，並堆積在王宮的廣場，堆砌至多羅樹那般高。

頻婆娑羅王召集富商們集思廣益：「在這座城裡，有誰的房子能容納如此龐大的黃金數量嗎？」

「陛下！並無房子能容納如此大量的黃金。」

「對於黃金的擁有者——富樓那悉哈，我們該怎麼做？」頻婆娑羅王再問。

富商們異口同聲地回答：「陛下！富樓那悉哈應被賦予『財務大臣』的頭銜。」

頻婆娑羅王同意他們的說法，賜封他為「多富長者」（Bahudhanasetthi），並將所有收集的黃金都交給他。在同一天，富樓那悉哈正式任命為財務大臣，為此舉行莊重的就職典禮。富樓那悉哈成為頻婆娑羅王統治區域內，擁有無盡財富的富人之一。

## 聞法生起離垢法眼

那時，富樓那悉哈對頻婆娑羅王說：「一直以來，我們寄宿在他人家中。請賜予我們居所。」

於是，頻婆娑羅王指向一處灌木林，對他說：「你看見那一片灌木林嗎？可在那一處興建自己的住處。」

獲得國王賜予的土地後，富樓那悉哈在該處建造一棟新房子。在新屋落成時，他舉辦七日盛大的慶典，同時慶祝受封「財務大臣」的頭銜。富樓那悉哈邀請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到新住處，連續七日行廣大布施，以勝妙飲食供養佛陀及僧伽。

在慶典的第七日，當佛陀宣說佛法時，富樓那悉哈與妻子，以及女兒鬱多羅，一家三人全證得須陀洹果。

## 嫁入無信外道之家

富樓那悉哈的前雇主——蘇瑪那並不是佛陀的追隨者。當他知道富樓那悉哈有一位成年未嫁的女兒鬱多羅，他想讓自己的兒子迎娶她。於是，他派人向富樓那悉哈提親，但是被富樓那悉哈拒絕了。

蘇瑪那生氣地說：「那位曾經依靠我的人，現在因為有財有勢而不屑我。」他請使者傳達他的不滿。

富樓那悉哈亦不甘示弱地向使者解釋：「你的主人是傲慢的！他應記住，不能因為某人出生貧窮，而期待他永遠貧窮。現在我的財富，足以購買如蘇瑪那這般的富人作為我的奴隸。」

「我這麼說並非貶低他的階級地位，他依然是我尊敬的家主。我的觀點是：我的女兒是一位入流者，一位佛陀教法的聖弟子。她每日以一枚金幣的鮮花供養三寶。我不能將女兒送至像蘇瑪那這般的外道家庭。」

當蘇瑪那得知富樓那悉哈採取的堅定立場時，他改變了態度。他向富樓那悉哈轉達：「我不希望我們之間的友誼因此而毀壞，我將確保我的兒媳婦每日獲得兩枚金幣的鮮花。」



富樓那悉哈具有感恩的美德，他最後妥協於蘇瑪那的建議，將女兒鬱多羅嫁給蘇瑪那的兒子。在雨季初端，鬱多羅嫁入蘇瑪那家。

### 聘請妓女服侍丈夫

有一天，鬱多羅對丈夫說：「親愛的夫君！當我居住在父母家時，每月我皆持守八齋戒八日。若你同意，我也將在此處如是受持。」雖然她溫和地提出請求，但是她的丈夫卻斬釘截鐵地拒絕她，她不得不溫順地忍受。

那時，比丘們進入為期三個月的雨安居。在雨安居初期，她再次尋求丈夫的許可，以便能在三個月內持守八齋戒。然而，她再度遭到丈夫無情地拒絕。

從鬱多羅嫁入夫家那一天起，她既無法受持齋戒，亦無法親近比丘或比丘尼聽聞佛法，更沒有機會廣行供養。當兩個月半已過，她問侍女們：「雨季還剩下多少天呢？」

「女士！雨季還剩下半個月。」侍女回答。

於是，鬱多羅向父親傳達訊息：「為何將我扔進如此一座監獄？我寧可賣給人當奴隸，也不願意在此不具正信的家庭存活。從我首日嫁入夫家至今，連一日受持齋戒的機會都沒有，也沒有機會親近比丘或比丘尼聽聞佛法，更不用說有機會能完成一次的善行。」

當她父親收到此訊息時，他感到難過及內疚，心想：「我可憐的女兒！她過得如此不開心。」

於是，他想出一個辦法來完成女兒的心願，他委託某人將一萬五千金帶給女兒，並傳達訊息：「在我們的城市有一位名為師利瑪<sup>3</sup>（Sirimā）的名妓，每晚收費一千金。你將一萬五千金交給她，請她服侍你的丈夫十五天。在這段時期，你就能完成你想要做的善行。」

於是，鬱多羅召喚師利瑪到她家中，並對她說：「親愛的師利瑪！我將在接下來的十五天持守八齋戒，這一萬五千金作為你的酬勞，請你在這期間服侍我的丈夫。」

「好的。」師利瑪接受這筆交易。

於是，鬱多羅將師利瑪帶至她丈夫的身邊。

當她的丈夫看見師利瑪時，他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鬱多羅回答：「夫君！在接下來的十五天，師利瑪將代替我服侍你。我希望能在此期間持守八齋戒、供養僧團及聽聞佛法。」

當她丈夫端視明豔不可方物的師利瑪時，他立即同意這項安排，說道：「好的，就這麼辦！」並允許她持守齋戒十五天。

於是，鬱多羅前往禮敬佛陀，並提出邀請：「世尊！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請到我的家中接受我飲食的供養。」佛陀默然而許。

---

3 師利瑪（Sirimā）的事跡，請參閱第二冊第十三章「一夜千金，死後無人問津」。

在得到佛陀的同意後，她雀躍歡喜，心想：「從這一天開始直至雨安居結束，我將得以供養佛陀，並聽聞佛法。」

她返回家後，進入廚房作諸多安排，對侍女說：「粥如此煮」、「蛋糕那麼做」。鬱多羅自由地履行她的心願，清晨為佛陀及僧團準備飲食，並供養以佛為首的僧團。當佛陀返回寺院時，她獨自留在樓上嚴謹持守齋戒，如此祥和地度過十五天。

### 慈愛不受熱油所傷

為期三個月的雨安居進入最後一天，那天亦是她受持八齋戒的圓滿日。從清晨開始，她忙碌於準備米粥及各種殊妙飲食供養佛陀及僧團。

那時，她的丈夫在豪宅的樓上與師利瑪嬉戲，他將窗戶的簾子拉開俯視屋內的狀況。鬱多羅碰巧抬頭望向窗戶，他們視線相交，彼此互望而微笑。

她的丈夫微笑，因為看見這女人為了供養飲食，全身浸濕著汗水，佈滿木炭及煙灰。他笑著心想：「多麼愚笨的女人！不懂得享受自己所擁有的財富與舒適，捨棄尊貴的身分，與侍女們一起混在廚房瞎忙。她想：『我要供養出家人』，而且她那麼做時，竟然為此感到高興。」

鬱多羅微笑，因為看見這男人的放逸，想著：「這位家主的兒子忘失無常，誤認為生命裡的安逸與舒適是持久的。」

然而，在旁的師利瑪看見這對夫婦對望微笑，心中燃燒起嫉妒的火焰，心想：「這個奴隸鬱多羅，竟然在我的面前與我的丈夫調情！我將讓她處在痛苦的深淵中！」當下她產生錯覺，認為她和這家主的兒子才是真正的夫妻，一時忘了自己的真實身分不過是被僱請而來的妓女。

憤怒填胸的她衝下樓，怒氣沖沖地闖入廚房，推開僕人，拿起大勺子將正在沸騰的油從鍋子裡撈起，然後走向鬱多羅。

鬱多羅知道師利瑪擁有這個居家的主權長達半個月，誤認為自己是這個家的女主人。看見師利瑪憤怒地走向她時，她想：「我的朋友幫了大忙！與她所作的偉大善行相比，此世界為小，梵天界為低。多虧有她！我才能如願布施及聽聞佛法。若我對她懷有瞋心，且讓這滾燙的熱油燒燙我；倘若沒有，且讓它不燙傷我。」想畢，她在瞬間進入禪定，對敵人散發慈心，慈愛沁透她全身。

當師利瑪將沸騰的熱油淋向鬱多羅的頭時，在慈心威力的保護下，她感受不到熱油的灼燒。那滾燙的熱油僅流過身子，猶如清水澆淋在荷葉上，不造成絲毫的傷害。

這是鬱多羅的「定遍滿神變」（*Samādhi vipphāra iddhi*），這種高層次的禪定力而引發的神通，足以影響某些生理情況及自然現象，讓行者遠離危險及傷害。

然而，師利瑪反而更加憤怒，她再次拿起另一勺熱油走向鬱多羅。那一刻，鬱多羅的侍女們一起衝上前抓著她，並

將她拽倒在地，報以拳打腳踢，怒罵道：「你這奴隸！你僅是我們女主人的僱傭，在此處僅僅住了十五天，竟然想與我們的女主人競爭！」

她們情緒激動地毒打師利瑪，鬱多羅極力勸阻無效，乾脆以身體擋在師利瑪身前，並將所有侍女推開。她出自真心地關懷師利瑪，教誡她：「你為何做出如此的惡行？」她以溫水為師利瑪清洗傷口，並為她敷上極品草藥。

### 利益敵人令聞佛法

師利瑪突然覺醒自己不過是個妓女，也意識到自己已偏離事實太遠，其實自己僅是這個家的過客。她想：「僅僅因為她的丈夫對她微笑，我便將沸騰的熱油澆淋在這女主人的頭上，我確實做了最邪惡的事。然而，這女主人不但沒有命令她的侍女逮捕我，反而在她們痛打我時將她們推開，竭盡全力地保護我，做任何她能為我做到的事。倘若我不請求她的寬恕，我的頭或將碎裂成七片。」

受到鬱多羅的慈愛攝受，師利瑪跪在鬱多羅足下，請求她的寬恕：「親愛的女士！我為自己魯莽的行為向您懺悔，請您原諒我。」

為了師利瑪的利益，鬱多羅對她說：「親愛的師利瑪！我現在還無法接受你的懺悔。我是父親的女兒，我的父親尚活著，若我的父親寬恕你，我也會原諒你。」

「好的，我將向你的父親——財務大臣富樓那悉哈請求寬恕。」師利瑪說。

「在輪迴中，富樓那悉哈是我的父親；但是，若我那位脫離輪迴的父親寬恕你，我亦會原諒你。」鬱多羅如是回答。

「但是，誰是你所說的那位脫離輪迴的父親呢？」師利瑪繼續問。

「佛陀，正等正覺者。」鬱多羅回答。然後，她繼續說：「明日佛陀與僧團將到此處應供，依你的能力所及，在此處親自獻上飲食供養，並請求佛陀的寬恕吧！」

「好的。」

師利瑪起身返回自己的住處，準備各式各樣精緻殊妙的飲食。次日，她帶領五百隨從與所準備好的飲食，前往鬱多羅的住處。然而，她不敢親自將飲食放入佛陀及比丘僧眾的鉢內，僅站立在一旁等待。鬱多羅接過她所準備的飲食，為她作妥善的處理及安排。

在佛陀與僧眾們用膳結束時，師利瑪及五百隨從跪在佛陀的足前說：「世尊！昨日我對鬱多羅做了錯誤的行為。我向她請求原諒，然而她說，我必須先得到世尊的寬恕，她才會原諒我。請世尊寬恕我！」

佛陀說：「師利瑪！我寬恕你。」

於是，師利瑪走向鬱多羅，向她禮敬請求寬恕。

鬱多羅說：「師利瑪！我寬恕你。」

佛陀接著問鬱多羅：「當師利瑪將熱油澆淋在你的頭上時，你作何感想？」

「世尊！我對她散播慈愛，想著：『我的朋友幫了大忙！與她所作的偉大善行相比，此世界為小，梵天界為低。多虧有她！我才能如願布施及聽聞佛法。若我對她懷有瞋心，且讓這滾燙的熱油燒燙我；倘若沒有，且讓它不燙傷我。』我感激她的幫助，對她無瞋恨及厭惡。」

「很好，鬱多羅！」世尊說：「這是克服瞋心的正確方法。以慈愛調御瞋患者，以善行調伏造惡者，以慷慨懾服吝嗇者，以真實語戰勝說謊者。」

於是，佛陀說出以下偈言：

以不忿勝忿，以善勝不善，  
以施勝慳吝，以實勝虛妄。<sup>4</sup>

當佛陀說此偈頌結束時，鬱多羅證得斯陀含果<sup>5</sup>。鬱多羅的丈夫、公婆，以及師利瑪與其五百隨從，皆證得須陀洹果。師利瑪邀請以佛陀為首的僧團次日到她家中接受飲食供養。

4 《法句經》第 223 偈。

5 斯陀含 (Sakadāgāmi) 又稱「一來」。斯陀含聖者斷三結 (身見結、疑結及戒禁取結)，貪、瞋、癡薄，最多僅在人間或天界再生一次，即證阿羅漢果並般涅槃。

之後，鬱多羅生下一名兒子，取名為難陀（Nanda），從此以後大家都稱她為鬱多羅難陀母（Uttarānandamātā）。

鬱多羅以禪定聞名，精通且能疾速入定或出定。當她面臨被熱油燙傷的關鍵時刻，瞬間進入了禪定，讓心安住於慈愛。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禪定者，以鬱多羅難陀母為第一。」<sup>6</sup>

## 鬱多羅女天宮之主

鬱多羅難陀母捨報後，轉生於天界，住在鬱多羅女天宮。《小部·天宮事經》<sup>7</sup>（Vimānavatthu）記載，目犍連尊者（Moggallāna）問出生在天界的鬱多羅難陀母：「女神！你的容色照耀十方，恰如拂曉的明星。你依何因緣擁有這般容色？以何因緣得此天宮享受善果？為何可意的財寶為你而生？女神！大威神者！我問你，你在人間時，造作何種福業？緣於何因緣而你有如此的輝光？你的容色照耀十方？」

鬱多羅女神受目犍連尊者所問，充滿喜悅地向尊者解說如何得此業果。

「我住居家時，無嫉妒、無慳貪亦無惱害。我順從夫君而沒有怨怒，常行齋戒不放逸。每半月中的第八日、第十四

6 《增支部》1集262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anāṃ upāsikānaṃ jhāyīnaṃ yadidaṃ uttarānandamātā」。

7 《天宮事經》15經。



日、第十五日以及神變月，受持八支齋戒。我常持齋戒，以戒防護自制，樂於分享而住於天宮。我離殺生、制妄語、離偷盜、離邪行及離飲酒。喜於此五戒，通達聖諦，為有聲望具眼者——喬達摩佛的優婆夷。」

「我依自己的戒與名譽而具有聲望，享有善福果，無病且獲得安樂。依於此我具有如此的容色，依於此我得此天宮享受善果，亦有可意的財寶為我而生。」

「比丘！大威神者！我向您奉告，我在人間時，因造作此福業而有如此的輝光，我的容色及光芒照耀十方。」

「尊者！您以我之名，以頭面頂禮世尊之足，說：『世尊！優婆夷名鬱多羅，以頭面頂禮世尊足。』尊者！倘若世尊授記我某沙門果，此並不足為奇。」

佛陀授記鬱多羅為一來果斯陀含聖者。

## 十萬劫前美麗心願

鬱多羅難陀母被佛陀譽為「禪定第一女居士」，源自她過去的願心使然。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富人的家庭。

有一次，她在聞法時，看見勝蓮華佛將一位女居士置為「禪定第一」的殊榮，她亦渴望自己能擁有如此的功德與殊譽。於是，她對佛陀及僧團行廣大布施，並發如是願。勝蓮華佛預言，她的願望將在未來佛座下實現。

她在十萬劫間僅流轉於天界與人間，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富樓那悉哈之家。一家人原為蘇瑪那的奴隸，後來因供養舍利弗尊者而擺脫貧困，父親被賦予財務大臣的職稱，自己亦成為財務大臣之女。

鬱多羅難陀母利用在人間有限的生命，以崇高的美德開拓來生豐碩的果實。她在人間的修行與持戒行善之善業，使她出生在天界鬱多羅女天宮享福不盡。舉凡證得一來果的聖者，僅將在人間或天界出生一次即解脫輪迴。

鬱多羅難陀母以她在人間的事跡，激勵世人勿平白浪費珍貴的人身，應積極使用現有的資源，為來生鋪下光明平坦的道路。

——施上味第一女居士——蘇帕瓦薩

# 天廚妙供

Suppavāsā Koliyadhītā

第二冊·第七章

**蘇**帕瓦薩 (Suppavāsā) 是拘利族 (Koliya) 國王之女。她一生的事跡，印證因果不虛的道理。過往所造的惡業，使她承受比一般婦女更長的妊娠期，並經歷難產七日之苦。然而，此生在佛法上的體證，讓她轉凡入聖，成為佛陀女居士弟子中的佼佼者。

蘇帕瓦薩在飲食上的供養特別用心，她以虔敬的供養心，準備殊勝美味的供食，讓受者無不飽足欣悅。在她色香味俱全的上味布施裡，蘊藏著她豐富的戒、定、慧之修行內涵。

## 長達七年懷妊期

貴為拘利族公主的蘇帕瓦薩，她在適婚的年齡時，嫁給離車族（Licchavi）摩訶利（Mahāli）王子。他們居住在名為沙迦涅拉（Sajjana）的拘利城鎮。當首次值遇佛陀，聽聞佛陀開示法要時，她即證得須陀洹果。

不久之後，蘇帕瓦薩有了身孕。自從妊娠以來，她的家庭變得越來越富裕，日間及夜間各有五百份禮物不期而至。為了試探蘇帕瓦薩的福報，王家親戚讓蘇帕瓦薩以手碰觸一籃稻種，然後將它撒在土地上。不久之後，每一顆稻種各萌千株苗，穀米大豐收，生產量高達五十至六十車。

當稻米儲放在穀倉時，他們讓蘇帕瓦薩以手碰觸穀倉的門，自此稻米從穀倉被取時，穀倉又恢復原來的盈滿。他們以這些穀米煮成米飯，分派給前來領取的人，並說：「這是公主的福報。」分派的米飯始終沒有減少。在她懷孕期間，有著如此種種特殊現相。

然而，她的懷孕期十分漫長，年復一年地過去，卻始終未有分娩的跡象。

那時，佛陀住在軍持城（Kuṇḍiyya）軍持處林（Kuṇḍadhānavana）。蘇帕瓦薩在懷妊第七年時，終於有了臨盆的跡象。然而，她卻一直無法順利生產，連續七日受難產的煎熬，她經歷無比強烈的痛楚。

她以這三種憶念來忍耐痛苦：

憶念世尊實自證悟，是宣說離苦之法的正等覺者。

憶念世尊諸弟子眾，實善實踐離苦之法者。

憶念涅槃，無有眾苦，實為安樂。

蘇帕瓦薩喚來自己的丈夫摩訶利，然後對他說：「夫君！你往詣世尊之處，依我之名，以頭面禮敬世尊之足，然後對世尊說：『世尊！拘利女蘇帕瓦薩，以頭面頂禮世尊之足，奉問世尊是否少病、少惱、起居輕安？是否有氣力，住於安樂？』」

「然後再對世尊說：『世尊！蘇帕瓦薩懷妊七年、難產七日。她承受劇烈痛苦，雖然疼痛強烈，然而她以這三種憶念來忍耐痛苦，即：憶念世尊實自證悟，是宣說離苦之法的正等覺者；憶念世尊諸弟子眾，實善實踐離苦之法者；憶念涅槃，無有眾苦，實為安樂。她依此三種憶念，來忍耐痛苦。』」

「好的！」摩訶利應諾蘇帕瓦薩後，往詣佛陀之處，禮敬佛陀後坐於一面，然後複述蘇帕瓦薩所交代的話語。

佛陀聽後如是說：「願拘利女蘇帕瓦薩安樂、無痛苦。願她產下健康無病之兒。」當佛陀如是述說時，在另一端的蘇帕瓦薩即順利地產下兒子。

「好的！世尊！」摩訶利對佛陀的祝福感到歡喜，他起身禮敬佛陀，右繞後返回自己的住處。

當摩訶利抵達住家時，見蘇帕瓦薩已順利誕下男嬰，他驚喜萬分地說：「哇！實在不可思議！哇！實在未曾有！如來具有如此的大神力、大威力。由於世尊的祝福語，蘇帕瓦薩安樂、無痛苦地產下健康的兒子。」他感到快心滿足。

## 七日上味飲食供

剛產下兒子的蘇帕瓦薩，呼喚丈夫摩訶利，然後對他說：「夫君！你往詣世尊之處，再依我之名，以頭面禮敬世尊足，說：『世尊！拘利女蘇帕瓦薩，頭面禮敬世尊足。』」

「再說：『世尊！蘇帕瓦薩懷妊七年、難產七日，如今已順利誕下健康之兒。她將七日供養比丘眾飲食。世尊！請與比丘眾接受蘇帕瓦薩七日的飲食供養。』」

「好的！」摩訶利應諾蘇帕瓦薩後，即往詣佛陀之處。抵達後，禮敬佛陀而坐於一面，然後，他對佛陀複述蘇帕瓦薩所交代的言語。

然而當時，以佛為首的比丘僧團已接受其他人的飲食邀請，邀請者是目犍連尊者的男居士侍者。於是，佛陀對目犍連尊者說：「目犍連！你前往該男居士的住處，對他說：『賢友！拘利女蘇帕瓦薩懷妊七年、難產七日，如今已安樂、無痛苦地產下無病之兒。她將連續七日供養飲食給以佛陀為首的僧團。蘇帕瓦薩行七日供養後，你可再行供養。』」

「好的！世尊！」目犍連尊者應諾佛陀後，前往那位男居士之處，對他轉述佛陀的話語。

男居士聽後說：「尊者！倘若目犍連尊師願意成為我『財、命、信』三法的保證者，我則願意在蘇帕瓦薩行七日飲食供養之後，再行供養。」

目犍連尊者對他說：「賢友！我是你『財、命』二法的保證者，你自身是『信』的保證者。」

男居士說：「尊者！倘若目犍連尊師願意成為我『財、命』二法的保證者，我則願意在蘇帕瓦薩行七日飲食供養之後，再行供養。」

目犍連尊者為此事作調解，令該男居士滿意後，往詣佛陀之處說：「世尊！那男居士同意讓蘇帕瓦薩作七日飲食供養之後，他再行供養。」

於是，蘇帕瓦薩在七日間，以各種殊妙飲食親手供養以佛為首的僧團，令他們食用飽足。她也讓剛出生的幼兒——錫瓦利（Sīvalī）禮敬佛陀及比丘眾。

此幼兒十分奇特，他出世後即能說話，猶如七歲的孩童般能做各種事務。在供養佛陀及僧眾飲食的七日之間，錫瓦利為佛陀及僧眾準備過濾的淨水。

舍利弗尊者問那幼兒錫瓦利說：「小兒！在胎中時你能忍受嗎？你所獲得的飲食足夠維繫你的生命嗎？有苦嗎？」

錫瓦利回答：「舍利弗尊者！我七年間在血壺中，如何能忍受？所獲得的飲食如何足夠維繫生命呢？」

舍利弗尊者問：「受此大苦後，出家不是更合適嗎？」



錫瓦利回答：「尊者！倘若父母允許，我將出家。」

蘇帕瓦薩見自己的幼兒正與舍利弗尊者對話，驚歎地說道：「我的兒子未滿七日，竟然能與佛陀的法將——舍利弗尊者對話。」內心大為歡喜。

佛陀問蘇帕瓦薩：「蘇帕瓦薩！你希望再得如此之兒嗎？」

蘇帕瓦薩回答：「我希望再得七位如他這般之兒。」

佛陀聽後說出此偈：

不愉呈現為愉相，不喜假現為喜相，  
苦相假顯為樂相，征服懈怠放逸者。<sup>1</sup>

蘇帕瓦薩趨前問舍利弗尊者，與幼兒錫瓦利所談何事。舍利弗尊者說：「他訴說在胎中所承受的苦難，並說若得到父母的允許，他將出家。」

蘇帕瓦薩回答：「善哉！尊者！請讓他成為沙彌。」

## 阿羅漢兒具大福

舍利弗尊者將錫瓦利帶回寺院，剃度之際，教導他觀照「髮、毛、爪、齒、皮」為禪修業處，並對他說：「你無需其他再多的教導，僅憶念七年在母胎所承受的苦即可。」隨後，即為錫瓦利剃髮。

1 《自說經》2品8經、《本生經》100。

第一刀時，錫瓦利證得須陀洹果；第二刀時，他證得斯陀含果；第三刀時，他證得阿那含果；當剃髮完成時，他即證得阿羅漢果，獲得三明、六種神通、四無礙解及八解脫。那時，天人、龍及眾人前來對錫瓦利供養四資具：衣服、飲食、臥具、醫藥。

從錫瓦利成為沙彌的那刻起，僧團的四資具隨所需求而豐足不缺。無論錫瓦利處在林中或村莊、水中或陸地，在一切處，他皆獲得廣大供養。

有一次，佛陀為見舍利弗尊者最小的弟弟——離伐多比丘（Revata），與三萬比丘眾前往堅木林（Khadiravana）。那段路程遠達三十由旬，危險難行且糧食稀少，因此佛陀帶著錫瓦利比丘同行。

路途中，天人供養錫瓦利比丘四資具，錫瓦利比丘將所得的四資具供養佛陀及比丘僧眾。在四資具不匱乏之下，佛陀及比丘眾順利抵達堅木林，得見離伐多比丘。之後，佛陀前往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在一次向大眾說法時，讚譽錫瓦利比丘為佛陀的弟子中，「利養第一比丘」<sup>2</sup>。

《譬喻經》<sup>3</sup>記載，錫瓦利比丘在十萬劫前，曾供養以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為首的比丘眾七日飲食，並發願獲得如善見比丘（Sudassana）同等的殊榮及功德，成為佛陀座下「利養第一比丘」。

2 《增支部》1集207經。

3 《譬喻經》三·55品540·第17～25偈。

在九十一劫前，毗婆尸佛（Vipassī Buddha）出於世間，居士們建造大寺供養毗婆尸佛。當寺院落成時，居士們對毗婆尸佛行廣大供養。當時，他們集合各種飲食後，發現唯獨缺少乳酪及蜂蜜。他們決定以各種方式務必找到乳酪及蜂蜜，於是置一人於郊外通往城市的道路上，以物色此二種食物。

那時，正好錫瓦利手持乳酪及蜂蜜入城，居士提出購買的意願，出價從一枚金幣至千枚金幣。他好奇詢問原因後，決定不賣出手上的新乳酪及蜂蜜，而將親手供養以毗婆尸佛為首的僧團。

於是，他購買昂貴的香料磨成粉狀，再將乳酪的水分分離，然後將分離的水加入蜂蜜，再放入香料粉，精緻地擺放於荷葉上，並親手供養毗婆尸佛。

出於慈悲，佛陀接受他的供養，並且讓這份供養足夠六十八萬僧眾享用。由於這些善行，錫瓦利在此最後的一生，輕易地獲得四資具供養。

## 過往惡業今受報

有一天，比丘們集聚在法堂，彼此談論：「賢友們！錫瓦利長老是如此一位大善人，以他的誓願，早該證入涅槃。但是，他卻在七年之間，住在母胎血壺之中，受困於難產，母子皆受大苦惱，這是緣於什麼業呢？」

佛陀來到法堂，問眾比丘：「比丘們！你們集聚在此處談論何事呢？」比丘們向佛陀複述之前的談論內容。

佛陀說：「比丘們！大善行者錫瓦利，七年間住在血壺之中，七日間受難產之苦，這緣於他之前所犯下的業。蘇帕瓦薩七年間受懷胎之苦，七日間受難產之苦，亦是緣自於自己所犯下的業！」於是，佛陀為比丘們敘述過去之事，記載於《嫌惡色本生經》<sup>4</sup>（*Asātarūpa Jātaka*）。

往昔在波羅奈城（*Bārāṇasī*），當梵與王（*Brahmadatta*）治國的時候，菩薩入王后的胎中。他出生、長大成年時，善學一切技藝學術。隨著梵與王駕崩，他繼承王位，並育有王子。

那時，拘薩羅國（*Kosala*）國王率領大軍前來攻打波羅奈城，將國王菩薩殺死，並將他的王妃作為自己的王妃。在國王菩薩死時，他的王子由下水道口遁出。王子逃出後，召集並團結兵力，想討伐回波羅奈城。

王子在波羅奈城附近致函給拘薩羅國國王，命他讓出王位，否則他將發動戰爭。然而，國王並不妥協，回覆：「雙方決戰！」

王子的母親耳聞此消息，派遣人致函給王子，如此對他諫言：「無需戰爭，可包圍波羅奈城，切斷波羅奈城的四方交通，讓城內的柴薪、水及食物等斷絕。如此，人民感到疲困，則能不發動戰爭而取下都城。」

---

4 《本生經》100。

王子聽取母親的諫言，在七日之內斷絕波羅奈城的交通，封鎖都城。波羅奈城裡的人民缺糧、缺水，無法通往任何地方。於是，人民在第七日取下國王的首級，交送給王子。王子成功進入波羅奈城，登上國王之位。他捨報後，隨著業報投生在應投生之處。

佛陀說：「那時，封鎖都城而得王位的王子，是錫瓦利；他的母親即是蘇帕瓦薩，他的父親波羅奈國王（菩薩）即是我。」

「由於他在七日間斷絕交通，封鎖波羅奈城而成功占領都城，依於此業報，他在此生住在血壺之中長達七年，受難產之苦長達七日。由於他曾在勝蓮華佛足下發願成為『利養第一比丘』而行大布施，在毗婆尸佛時亦曾供養價值千金的酪蜜，依此功德力，他成為利養第一阿羅漢。」

「蘇帕瓦薩曾經諫言：『我的兒子！封鎖都城而取下此城！』向兒子遣送書信，因此導致兒子住在她的胎中七年之久，並在七日之間受難產之苦。」

佛陀述說此本生因緣，以此讚歎錫瓦利比丘已越過生死大海，證得阿羅漢果，而說偈言：

超越泥濘難行道，并越無明輪迴海，  
得渡彼岸住禪定，無欲而又無疑惑，  
無著證涅槃寂靜，我稱彼為婆羅門。<sup>5</sup>

5 《法句經》第414偈。

## 布施飲食得善果

蘇帕瓦薩常以最上味飲食，供養佛陀及僧眾。《增支部·蘇帕瓦薩經》<sup>6</sup>（*Suppavāsāsuttam*）記載佛陀對蘇帕瓦薩的教導。

那時，佛陀住在沙迦涅拉的拘利城鎮。午前，佛陀著衣持鉢赴蘇帕瓦薩家應供。抵達後，坐在所設好的座位上。那時，蘇帕瓦薩親手供養佛陀各種殊妙悅意的硬食及軟食，令佛陀食用滿足。當蘇帕瓦薩見佛陀食用完畢，手已離鉢時，她取一低座而坐於一面。

佛陀對坐於一面的蘇帕瓦薩說：「蘇帕瓦薩！布施食物的女聖弟子，以四處施予接受者。哪四者呢？給予壽，給予色，給予樂，給予力。他施予壽後，獲得天或人之壽；他施予色後，獲得天或人之色；他施予樂後，獲得天或人之樂；他施予力後，獲得天或人之力。蘇帕瓦薩！布施食物的女聖弟子，施予受者這四處。」

佛陀教導蘇帕瓦薩，布施飲食給具有德行之人。當他們食用飲食之後，壽命得以延長、容色得以維持、去除飢渴而快樂、體力得以增上。由此飲食布施，也同時布施此四者。此布施將讓施者獲得人或天人的壽命、容色、快樂及力量。

佛陀隨後說出偈子：

善調理之食，具淨勝美味，  
布施予大士，正直德行具。

6 《增支部》4集57經。

福與福合流，佛陀讚大果，  
憶如是布施，喜樂行於世。  
根絕慳吝垢，無過住天界。

那些具有清淨、勝妙、美味且善巧調理的食物，布施給具足正直、具足德行的偉大之士。如此福德與福德合流，產生巨大的果報，這是佛陀世間解所稱讚之行。若能憶念如此布施之人，根絕了慳吝的垢染。在世間將獲得歡喜，並能無過失地到達天界。

蘇帕瓦薩以其最上供養心而聞名，她的勝妙飲食布施，常使比丘們歡喜。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施上味者，以拘利人女子蘇帕瓦薩為第一。」<sup>7</sup>

## 宿願圓滿已達成

蘇帕瓦薩得此讚譽，源於過去世的願力所致。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時期，蘇帕瓦薩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富人之家。

有一次，她往詣勝蓮華佛之處聞法，當時勝蓮華佛讚譽一位女居士，並置她為「施上味第一」。她聽聞後歡喜，作廣大供養並發願獲得與該位女居士同等的殊榮。之後，她僅在人間與天界流轉，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她出生為拘利族的公主，名蘇帕瓦薩。

7 《增支部》1集263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paṇitadāyikānaṃ yadidaṃ supavāsā koliyadhītā」。

蘇帕瓦薩在這一輩子，承受過去生所造作的業果，經歷懷胎七年及難產七日之苦。然而，她卻以憶念三寶的功德面對所承受的惡果。在獲得佛陀的祝福之下，順利地產下兒子。隨後以無上的妙味飲食供養，感念佛陀及三寶的恩德。

以「施上味第一」之盛名，可以想像她在烹飪及調理飲食上的用心。她以善美的誠意，烹調出食材本身的滋味，讓食物原本的美味淋漓盡致地呈現。在料理及營養方面，有豐富的變化，細緻且色香味俱全，可稱御膳天廚。她的飲食布施，讓受供的比丘無不愉悅歡喜。對佛、法、僧的虔敬信心，皆融入在她精心準備的上味供養裡。



——看護病人第一女居士——蘇碧雅

Suppiyā

# 不惜生命，只願你病癒

第二冊·第八章

佛陀曾說，「布施病人」是五種應時的布施<sup>1</sup>之一。佛教示應在適當的時機，以慈悲及不慳吝之心，對正直的人行布施。若布施者懷有清淨心，布施的福報亦將十分廣大。

若見有人布施而隨喜的人，又或者參與布施工作的人，他們也將共同享有此布施的福德。由於福德是眾生後世的依靠，因此佛陀鼓勵我們，前往具有大果報的供養處布施，並且在布施之後不生起後悔之心。

在佛陀時代，有一位對三寶具有堅定信心的女居士，對於病者的布施，乃超越一般人所能做到的難行之行。她為了病者的利益，甚至忍受痛苦，不惜割下自己的肉來供養病人。此高尚的善行，讓她獲得「看護病人第一女居士」的美譽。

---

1 《增支部》5集36經。五種應時之施即：一、施遠來之人；二、施遠去之人；三、施病人；四、施飢荒時；五、凡初得新穀食、新果蔬，當先供養具戒者。

## 割己肉布施病者

蘇碧雅（Suppiyā）出生於波羅奈（Bārāṇasī）富人之家。那時，佛陀從王舍城（Rājagaha）遊行至波羅奈，住在仙人墮處鹿野苑（Isipatana Migadāya）。

當蘇碧雅首次前往寺院聽聞佛陀說法時，她即證得須陀洹果。她與丈夫殊毘亞（Suppiya）同是虔敬的居士，對三寶具有信心，是僧團的布施者及護持者。

有一次，蘇碧雅在聽聞佛陀說法後，巡訪各座寺院。她從精舍到精舍、房舍至房舍，逐一巡視及詢問比丘們：「尊者！有誰生病了嗎？需要為誰帶些什麼物品來嗎？」

那時，有一位比丘服用了瀉藥，他對蘇碧雅說：「我服了瀉藥，我需食用肉湯。」

蘇碧雅回答：「好的！我將帶來給您。」

她返回住家即吩咐僕人：「你到四處找找看，帶些肉類回來。」

「好的！」僕人回答。

僕人即刻外出尋找，但是找遍整座城市都找不到肉類。於是，她回到住處，對蘇碧雅說：「主人！城內已無存放的肉類，今日大家不殺生。」

古印度未有冷藏技術，因此需要肉類時才會殺害動物。僕人並沒有找到已標價出售給非特定買家的肉類或自然死亡的動物之肉。

這時，蘇碧雅心想：「倘若那位病比丘未喝到肉湯，病情或許會加重，甚至喪命。我已經給予應諾，若不帶肉湯前往，這並不太適宜。」

於是，她手持利刀，將自己大腿上的髀肉割下，然後交給婢女，說：「去烹飪調理這塊肉，然後帶給某精舍的一位病比丘。若有比丘問起我，就回答他們說，我病了。」她忍痛以上衣包裹大腿，然後進入後室臥在床榻上。

這時，她丈夫殊毘亞回到家裡，問婢女道：「蘇碧雅在何處呢？」

「主人！她正躺臥在後室。」

她丈夫到後室，溫柔地對蘇碧雅說：「你為何躺臥在床榻上呢？」

「我有病。」

「你有什麼病呢？」

此時，蘇碧雅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丈夫。他聽後驚訝地讚歎道：「太稀有了！未曾有！這位蘇碧雅具有信心、具有淨心，甚至能割捨自己的肉。這女人還有什麼東西不能施捨呢？」

### 見佛傷口癒如初

殊毘亞對妻子的施捨感到歡喜踴躍，他往詣佛陀之處，抵達後禮敬佛陀，坐於一面。殊毘亞對佛陀說：「世尊！明

日請比丘眾接受我的飲食供養。」佛陀默然而許。殊毘亞知道佛陀已經默許，即從座而起，禮敬佛陀右繞而去。

夜過之後，殊毘亞烹調殊妙飲食。當食物準備好後，他邀請佛陀說：「時候已到，飲食已經準備好了。」

於是，佛陀在午前著衣持鉢至殊毘亞的住處，與比丘眾坐在所設好的座位上。殊毘亞禮敬佛陀後，立於一面。

佛陀問殊毘亞：「蘇碧雅在何處呢？」

「世尊！她病了。」

「若是如此，請她前來。」

「世尊！她無法行走。」

「若是如此，將她抱過來。」

於是，殊毘亞將其妻子抱至佛陀尊前。蘇碧雅見到佛陀時，她腿上的大塊傷口即刻癒合，皮膚完好地長成，皮膚上的細毛也已經生出。

這時，殊毘亞及蘇碧雅親見此稀有之事，同聲驚歎道：「太稀有了！未曾有！如來具有大神變及大威力。一見世尊，大傷即刻痊癒，皮膚完好如初地長成，身毛也已經生出。」

他們歡喜踴躍，親手捧上殊妙的飲食，供養以佛為上首的比丘眾，令他們食用飽滿，以表達內心的感謝。

當他們見佛陀食用完畢，手離鉢時，他們即坐在一面。佛陀為他們說法、教示及勸導，鼓勵殊毘亞及蘇碧雅，令他們歡喜，隨後從座而起離去。

## 佛制定僧伽戒律

佛陀依此因緣集合僧眾，並問比丘們：「諸比丘！誰向蘇碧雅女居士乞討肉呢？」

佛陀如是問時，該位病比丘對佛陀說：「我向蘇碧雅女居士乞討肉。」

「比丘！她有帶過來嗎？」

「世尊！她有帶過來。」

「比丘！你有食用嗎？」

「世尊！我已食用。」

「比丘！你是否有觀察那是什麼肉呢？」

「世尊！我沒有觀察。」

佛陀呵責比丘說：「愚人！你為何不觀察是哪種肉就食用呢？愚人！你食用了人肉。愚人！如此的行徑，令尚未生起信心的人不生起信心，已生起信心的人無法增益。」

佛陀呵責而說法後，立下戒律：「諸比丘！有具備信心、具備淨心的人，他們捨棄自己身上的肉。諸比丘！不得食人肉，食者墮偷蘭遮。諸比丘！不觀察不得食肉，食者墮惡作。」<sup>2</sup> 佛陀制定戒律，即使他們被給予，比丘們亦不可以食用人肉。

---

2 《律藏》大品·第六藥健度·蘇碧雅供養及肉食 (Vi 216)。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看護病人者，以蘇碧雅女居士為第一。」<sup>3</sup>

## 宿願成滿心喜悅

蘇碧雅獲得「看護病人第一女居士」的稱譽，源自於十萬劫前的宿願。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出於世間時，蘇碧雅出生在鷲城（Hamsavatī）富者之家。

有一次聽聞勝蓮華佛說法時，見佛陀置一位女居士為「看護病人第一」。她渴望自己在未來佛座下，能擁有如同那位女居士一般的功德與殊榮。她以飲食供養以佛為首的僧團，並發此願。

從該處沒後，她轉生天界。十萬劫間僅在人間與天界流轉，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她出生在波羅奈富人之家，名為蘇碧雅。

出自於真誠地關懷與照顧，蘇碧雅忍痛割捨自己身上的肉，以供養生病的比丘。她不惜賠上自己的健康或性命，來換取病者的康復及痊癒。依此淨信及慈悲，讓「看護病人第一女居士」之榮銜實至名歸。為蘇碧雅的善行，真心地隨喜。

3 《增支部》1 集 264 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anāṃ upāsikanāṃ gilānupaṭṭhākināṃ yadidaṃ suppiyā upāsikā」。

心微笑了  
*The Mind Smiles*

—  
看護病人第一女居士—蘇碧雅



——隨聞得信第一女居士——迦梨

Kālī

# 世間首位證悟優婆夷

第二冊·第九章

迦梨 (Kālī) 是在喬達摩佛教法時期，第一位證悟的女居士。她在證悟前未曾見過佛，未曾聞過法，也不曾見過僧。僅以聽聞兩位夜叉的對話，了解佛陀殊勝的功德，她即證得須陀洹果。

## 佛陀初轉法輪

迦梨出生於王舍城（Rājagaha）。她在適婚的年齡時，嫁給在阿槃提國（Avantī）拘羅羅葛喇城（Kurarahara）的富有青年。

不久之後，她有了身孕。當接近分娩時，她返回娘家待產。當時正值大曆一〇三年的阿沙哈月<sup>1</sup>（Āsālhā）滿月日，王舍城舉城張燈結彩，猶如天人之城。當天正是佛陀初轉法輪之日。

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第五十日，藉由梵天的勸請而答應說法。佛陀觀察世間，誰能快速悟得此法，得知阿羅邏迦羅摩（Ālāra Kālāma）及鬱陀迦羅摩子（Uddaka Rāmaputta）賢明、伶俐且少塵垢，可惜他們已相續在七日前及昨日逝世。

於是，佛陀再度觀察誰能快速悟得此法，心想：「當我在優樓頻螺（Uruvelā）林修習苦行長達六年，五比丘（Pañcavaggiya）對我多有助益，他們與我共住、對我奉侍，若我先教導五比丘佛法則好。」

佛陀以清淨天眼觀察，五比丘正在波羅奈（Bārāṇasī）鹿野苑仙人墮處（Isipatana Migadāya）。

1 大曆一〇三年相當於西元前 589 年；阿沙哈月（Āsālhā）大約在六月至七月之間。

若談此五比丘的來歷，則須追溯至悉達多菩薩出世第五日時，為他所舉辦的「命名儀式」<sup>2</sup>。當時菩薩的父親淨飯王（Suddhodana）宴請一百零八位婆羅門，從中推選八位婆羅門為嬰兒菩薩占相。八位婆羅門當中，有七位見菩薩相好而預言，菩薩若在居家則成為轉輪聖王，若出家則成就佛果。當中唯有最年少的橋陳如（Koṇḍañña）預言，菩薩並無住在居家的可能，必定會出家而成佛。最後，其餘七位婆羅門皆同意橋陳如的預言。

命名典禮之後，八位婆羅門各自返家。除了橋陳如之外，其他七人已年老，他們將自己的兒子喚來身邊，說：「我的兒子！我已年老，淨飯王的王子將成佛，我們不確定是否見得到王子成佛。當王子遂願成佛時，你們應在佛陀的教法中出家。」

此七位婆羅門隨後命終，隨業投生於應生之處，只剩橋陳如一人健在。當菩薩二十九歲時，在大曆九十七年<sup>3</sup>的阿沙哈月滿月日夜晚，為求菩提而行大出家。隨後，菩薩次第來至優樓頻螺林，在該處修習長達六年的苦行。

橋陳如得知：「菩薩已出家」。他前往七位婆羅門兒子的住處，對他們說：「悉達多太子已出家，他必將成佛。倘若你們的父親健在，他們必定在今日棄家而出家；若你們想成為隱士，請跟我來吧！我將跟隨菩薩成為隱士。」

2 悉達多菩薩出世第五日的命名儀式，請參閱第二冊第一章「聖潔尊貴的佛母」。

3 大曆九十七年相當於西元前 595 年。

七位婆羅門的兒子當中，僅有四人以憍陳如婆羅門為首而出家。他們追隨菩薩，與菩薩一同在苦行林修行，並熱心侍奉菩薩。因此，佛陀決定為在波羅奈的這五比丘說法。

佛陀在菩提樹附近托鉢，逗留至阿沙哈月滿月日前夕，於清晨啟程前往波羅奈。過去諸佛皆以神變力騰空至波羅奈鹿野苑初轉法輪，由於喬達摩佛觀察苦行者優波迦（Upaka）在未來有證悟阿那含果的因緣，於是從菩提樹處步行十八由旬至波羅奈鹿野苑。佛陀心想：「優波迦正走在這路上，他將遇見我、與我展開談話後離去。隨後對世俗生起厭離，他將再度來見我，聽聞佛法而證得阿那含果。」

優波迦在往返菩提迦耶（Buddhagayā）與菩提樹（Mahābodhi）的途中遇見佛陀，他見佛陀相好莊嚴、諸根寂靜，問道：「朋友！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清淨明亮，你的膚色清淨皎潔，你在誰的座下出家？以誰為你的導師？愛樂誰的教法呢？」

佛陀對他宣說：「優波迦！我——佛陀遍知一切法，斷除三界的煩惱，從渴愛中解脫而自證涅槃。如我這般遍知一切法的人，應指向誰而說：『這是我的導師』呢？優波迦！我沒有導師，亦沒有與我同輩的人。世間的人與天人，無人能與我倫比。」

「優波迦！我是應供阿羅漢，是世間人、天人的無上導師，我獨自證得正等正覺，熄滅煩惱火而達清涼寂靜。我將前往迦尸國（Kāśi）的首都——波羅奈鹿野苑仙人墮處初轉

法輪，我將在盲闇的世間，為人、天人擊響無死之大鼓。」<sup>4</sup>

優波迦對佛陀說：「朋友！倘若你所言真實，你必定是具有無上智慧、戰勝五魔的勝者！」

佛陀再為他宣說：「優波迦！我與諸佛等同，諸漏得滅盡而稱為『勝者』(Jina)。我戰勝了諸惡法，是故我乃勝者。」

優波迦點頭並對佛陀說：「或許你所言屬實。」他繞道而取其他道路離去。

佛陀繼續前往波羅奈，在阿沙哈月滿月日傍晚，抵達波羅奈鹿野苑仙人墮處，五比丘所在之處。

五比丘遙見佛陀從遠方走來，他們相約說好：「賢友們！從那處走來的人是沙門喬達摩，他捨棄精進而墮於奢靡，轉向獲得奢侈的四資具。我們不要向他禮敬，勿起座迎接，勿接過他的衣鉢。若他想坐下，我們將為他設座。」

佛陀知悉五比丘心中所想，於是對五比丘散發無上慈心。當佛陀逐漸走近時，五比丘觸及佛陀的慈心，他們無法履行之前的約定，反而不約而同地起座迎接、取佛陀的衣鉢、為佛陀設座、端來洗足水為佛陀洗足。

4 《律藏》大品·第一大捷度·初轉法輪 (Vi 7)。

一切勝者一切知，我不污染一切法，  
渴愛解脫離一切，自證知須法誰人。

於我無有師，無有等我者，人天等世間，無與我比倫。  
此世間應供，我為無上師，我獨等正覺，而清涼寂靜。  
乃為轉法輪，赴迦尸都城，於盲闇世間，擊彼甘露鼓。

他們與佛陀展開親切的談話：「朋友！喬達摩！你在優樓頻螺苦行林精進習禪時，我們為你持衣鉢及托鉢乞食、獻上淨水及楊枝、清掃環境等。當我們離你而去後，誰為你打理這些大小事務呢？我們離開你，是否讓你感到疑惑呢？」他們不知道佛陀已成就佛果，直呼佛陀的名字「喬達摩」，呼喚佛陀為「朋友」。

佛陀對五比丘說：「比丘們！你們勿以名字或以『朋友』稱呼如來。比丘們！我已是如來等正覺者。比丘們！諦聽！我已證得不死涅槃，我將教誨，我將說法。若你們跟隨我所教導的法實踐，不久必能在此生自證、現證，獲得究竟無上阿羅漢梵行而住。這是善男子離家、出家的本懷。」

五比丘對佛陀說：「朋友！喬達摩！即使當初你六年苦行，亦未證得使你成為聖者的阿羅漢道智、遍知智。如今你捨棄精進而墮於奢靡，轉向獲得奢侈的四資具，如何能證得阿羅漢的道智及遍知智呢？」

佛陀回答：「比丘們！如來並非捨棄精進，如來並非墮於奢靡，如來並非轉向獲得奢侈的四資具。諸比丘！如來是應供、等正覺。比丘們！諦聽！我已證得不死涅槃，我將教誨，我將說法。若你們跟隨我所教導的法實踐，不久必能在此生自證、現證，獲得究竟無上阿羅漢梵行而住。這是善男子離家、出家的本懷。」

即使佛陀已三次複述「如來並非捨棄精進，如來並非墮於奢靡，如來並非轉向獲得奢侈的四資具……」然而，五比丘依然對佛陀所說的話抱持疑惑，依舊如先前所作的質問般回應佛陀。

於是，佛陀轉變方式，如是問道：「比丘們！你們且回想，當初我在優樓頻螺苦行林精勤習禪時，我是否曾為了讓你們尊敬我，而說：『朋友！勿疑惑、勿想著離開，我已開始見到曙光及禪修的徵兆』？」

五比丘回想：「當初喬達摩習禪時，倘若他對我們說：『我已是阿羅漢』我們必信無疑。然而，當時喬達摩並沒有欺騙我們，現在他僅述說他所擁有的功德。沙門喬達摩確實已成就正等正覺。」

他們承認並回答：「沒有，我們未曾聽聞您如是說。」佛陀一句言說，他們即對佛陀生起信心及崇高的敬意。

從那刻起，五比丘懷著敬意諦聽佛陀所說的話語，專注一心。當五比丘對「佛陀是正覺者」一事確信無疑，佛陀開始在世間轉動法輪，初次說法，對五比丘宣說《轉法輪經》<sup>5</sup>（*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m*）。

夕陽西下，一輪皎潔明月從東方生起，清涼月光除去世間黑暗。此時，佛陀開始宣說《轉法輪經》：「比丘們！出家者不可親近於二邊。以何為二邊？（一）於諸欲放縱、貪著為事，此乃下劣、卑賤、凡夫所行、非聖賢、無義；（二）以自我折磨、煩苦為事，此乃苦、非聖賢、無義。諸比丘！如來捨此二邊，了知中道。此為資於眼生、智生，導向寂靜、證智、等覺、涅槃……」

5 《相應部》56 相應 11 經。



佛陀初轉法輪時，世間出現三十二種徵兆，猶如佛陀入胎、出生、證道時所出現的徵兆。佛陀的音聲傳遍一萬世界，上至最高的無色界天，下至最低的無間地獄。當時，一億八千萬梵天至現場聞法，他們皆具備了知四聖諦的波羅蜜。

## 夜叉讚佛入聖流

當迦梨返回王舍城娘家待產時，正是佛陀初轉法輪之日。當晚月亮皎潔明亮，迦梨登上樓層高處打開窗戶，讓迎面徐徐的風，舒緩夏日的炎熱。此時，她聽見薩達其羅夜叉（Sātāgira Yakkha）及雪山夜叉（Hemavata Yakkha）正在對話。一般人無法聽見天神談話，但是迦梨具有波羅蜜，她能聽見那談話音聲從天空傳來，並能理解他們的對話內容。

薩達其羅夜叉及雪山夜叉<sup>6</sup>，是二十八夜叉首的其中兩

---

6 薩達其羅夜叉及雪山夜叉曾是迦葉佛（Kassapa Buddha）教法時期的兩位戒律比丘，因對戒律錯誤裁決而投生夜叉。當時迦葉佛已入滅，有一說法比丘勸誡犯戒的粗言比丘，但是粗言比丘不承認錯誤，說法比丘建議他請示戒律比丘。粗言比丘知道自己將理虧，於是先往兩位戒律比丘處，表現出承事尊敬及接受指導，並給諸多供養，然後趁機提出與說法比丘之間的紛爭。他對戒律比丘說：「若說法比丘到此處責難，勿據他所言裁決。」從此，粗言比丘的行徑越加粗暴專橫。說法比丘欲制止而往戒律比丘處，在眾中對粗言比丘作出責難，然而兩位戒律比丘沉默而不裁決，任粗言比丘將他逐出。說法比丘悲嘆而說：「尊者！你們心想：『這粗言比丘令我悅意』你們僅注重個人的利益，不顧及佛陀的教法；不守護佛法而庇護無慚愧的犯戒者！從今以後，你們最好不再對戒律相關事項作裁決。」他離去、哭泣著說：「迦葉佛的教法已毀壞。」兩位戒律比丘內心擾亂及內疚，由此他們在該處沒後，無法投生在更高的天界，僅出生在四天王天為夜叉首。那些曾供養戒律比丘四資具的護持者，則出生在比他們更高的天界。

位。他們兩人是好友，彼此之間有承諾，倘若任何一方發現任何特別的事物，必定會告知另一方。當佛陀宣說《轉法輪經》時，由於感知大地震動等三十二瑞相，薩達其羅夜叉知道佛陀已出於世間，正在初轉法輪，他率領五百眷屬前往聽聞佛法。

法筵上他想起了雪山夜叉：「我的朋友雪山夜叉是否在現場聞法呢？還是他尚未抵達？」他四處張望而不見其身影，心想：「為何雪山夜叉遲到呢？他將錯失聽聞此珍貴佛法的機會！」他掛礙好友錯過殊勝法教，而無法專心聞法。

當近黃昏時，佛陀依然繼續說法，薩達其羅夜叉心想：「我將接雪山夜叉過來，與他一同在此處聞法。」他變現各種象車、馬車等，帶著五百夜叉眷屬離開，往雪山夜叉的住處（Himavanta）。

然而路過王舍城時，他與雪山夜叉碰個正著。雪山夜叉說：「朋友薩達其羅！自我住在雪山以來，未曾見不合時令而百花盛開的勝景，我正要找你我一同共賞此景。」

薩達其羅夜叉說：「朋友！你知道為何這些花朵不合時令地爭豔盛開嗎？」

「朋友！我並不知道。」

「我的朋友！這殊勝稀有的瑞相，不僅僅出現在雪山，遍至一切處皆出現瑞相。朋友！三界導師——佛陀已出於世間，正在波羅奈仙人墮處鹿野苑初轉法輪，三十二瑞相出現在一萬世界之中。」

於是，兩位夜叉首以偈子展開以下對話，記載於《經集・雪山夜叉經》<sup>7</sup>（Hemavatasuttam）。他們的對話，全程被站在樓層高處的迦梨聽見。

薩達其羅夜叉說：

「今當十五布薩日，諸天輝耀吉祥夜，  
我等應當往謁見，盛名喬達摩師尊。」

雪山夜叉問：

「彼對一切有情眾，善意平等確立否？  
彼對好惡等思惟，善能自在調伏否？」

薩達其羅夜叉回答：

「彼對一切有情眾，善意平等得確立；  
彼對好惡等思惟，善能得自在調伏。」

雪山夜叉問：

「不給與者不取否？對諸生物自制否？  
對諸放逸遠離否？禪定有無忽視否？」

薩達其羅夜叉回答：

「不給與者決不取，對諸生物有自制；  
對諸放逸得遠離，佛對禪定無忽視。」

7 《經集》蛇品・雪山夜叉經・第 153 ~ 167 偈。

雪山夜叉問：

「彼不作妄語者否？彼不作惡口者否？  
不言毀傷之語否？不語無義綺語否？」

薩達其羅夜叉回答：

「彼乃不作妄語者，以至不作惡口者；  
不言毀傷之言語，彼以慧智語勝義。」

雪山夜叉再問：

「於諸欲無染著否？心不雜混污濁否？  
已能超越愚癡否？彼對諸法具眼否？」

薩達其羅夜叉回答：

「彼不染著於諸欲，心亦無雜混污濁；  
已超越一切愚癡，佛對諸法有具眼。」

雪山夜叉又問：

「有成就具足明否？彼行具足清淨否？  
彼諸有漏已盡否？有無再生後有否？」

薩達其羅夜叉回答：

「必以明成就具足，彼之行為亦清淨；  
一切諸漏已滅盡，無有後有之再生。  
牟尼心具足圓滿，身業語業亦具成；  
彼佛成具明行足，汝應如法行讚歎。」

牟尼心具足圓滿，身業語業亦具成；  
彼佛成具明行足，汝應如法行隨喜。

牟尼心具足圓滿，身業語業亦具成；  
彼佛成具明行足，我等應見喬達摩。

如鹿之脛有瘦身，叡智少食不動貪；  
林中禪思有牟尼，讓我等詣喬達摩。

猶如獅象獨行者，斷除諸欲無期待；  
我等近前問世尊，脫離死魔羅網法。

教示者及宣說者，一切諸法悟達者；  
怨恐怖畏越度者，我等問喬達摩佛。」

迦梨聽聞這兩位夜叉對於佛陀殊勝功德的讚譽，心想：「佛陀具有如此這般的殊勝功德。」源於對佛陀的信心，她全身遍滿喜樂，克服了蓋障，心進入禪定而在瞬間得見涅槃，證得須陀洹果，成為世間首位證得須陀洹果的女居士。

當佛陀《轉法輪經》說法結束時，憍陳如比丘（Koṇḍañña）生起遠塵離垢的法眼，得知「凡有集法者，皆有此滅法」而證得須陀洹果。佛陀歡喜讚歎：「憍陳如已證悟！憍陳如已證悟！」由此，憍陳如被稱為阿若憍陳如（Añña Koṇḍañña）。當時，一億八千萬梵天亦同證須陀洹果。

阿若憍陳如比丘已見法，對佛陀說：「世尊！我願在世尊前，出家得具足戒。」

佛陀伸出金色之手，對阿若憍陳比丘如作如是說：「善來！比丘！我已善說法，你當精勤，為滅苦盡而行梵行。」由此，阿若憍陳如比丘現出家相，具備衣鉢等，得具足戒。

當日，佛陀在仙人墮處進入雨安居。凌晨時分，薩達其羅夜叉及雪山夜叉率領一千眷屬前往謁見並禮敬佛陀。佛陀當時依然保持之前宣說《轉法輪經》時的跏趺坐。薩達其羅夜叉及雪山夜叉向佛陀請法，他們聽聞佛陀說法後，同證須陀洹果。

那一夜，迦梨誕下一位男嬰，名為首樓那（Soṇa）。由於她為兒子戴上價值一億的耳環，因此她的兒子被稱為首樓那億耳（Soṇa Kuṭikaṇṇa）。

次日，佛陀繼續留在精舍，不外出托鉢，以教導婆頗比丘（Vappa），其餘四人則出外托鉢。當日午前，婆頗比丘即證得須陀洹果。第三日亦同，佛陀教導跋提耶比丘（Bhaddiya），跋提耶比丘在當日證得須陀洹果，第四日摩訶男比丘（Mahānāma）證得須陀洹果，第五日阿說示比丘（Assaji）證得須陀洹果。他們都在佛陀尊前成為善來比丘，僧團在世間正式成立。

第六日，佛陀為五比丘宣說無我相經<sup>8</sup>（Anattalakkhaṇasuttam），法筵結束時，五比丘皆證得阿羅漢果，此時世間共有六位阿羅漢。

8 《相應部》22 相應 59 經。

迦梨在王舍城稍住一些時日後，帶著兒子首樓那億耳回到阿槃提國拘羅羅葛喇城。迦梨在尚未見過佛陀，未曾聞法的情況下，僅僅透過聽聞夜叉的交談，即對佛陀生起全然的信心，由此證得須陀洹果。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隨聞得信者，以家婦迦梨女居士為第一。」<sup>9</sup>

### 向迦旃延尊者請法

那時，摩訶迦旃延尊者（Mahā Kaccāna）住在阿槃提國拘羅羅葛喇城的波樓多山（Pavatte Pabbata）中，迦梨常以飲食供養尊者。有一次，迦梨前往摩訶迦旃延尊者之處向尊者請法。摩訶迦旃延尊者與迦梨的對話，記載於《增支部·迦梨經》<sup>10</sup>（Kālīsuttam）。

迦梨對摩訶迦旃延尊者請義：「尊者！世尊對魔羅女兒的提問<sup>11</sup>，如此回答：

9 《增支部》1集267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anussavappasannānaṃ yadidaṃ kālī upāsikā kuraragharikāti」。

10 《增支部》10集26經。

11 魔羅的三個女兒，即：渴愛（Taṇhā）、不樂（Arati）和貪欲（Ragā），欲誘惑擾亂佛陀而提問：「憂愁所致林中坐？求財或失求復得？汝於村內犯罪否？何故不與人交誼？何故無任何友情？」佛陀述說以上偈子作回答，記載於《相應部·魔女經》（Māradhītusuttam）。迦梨針對佛陀的回答，向摩訶迦旃延尊者請益。

逮得勝義心寂淨，  
降伏可愛喜悅軍。  
獨坐禪悅覺樂住，  
是故無伴於世間，  
我皆無繫於友情。

尊者！應如何以世尊簡要略說的法要，作深廣詳細的理解呢？」

摩訶迦旃延尊者回答：「姐妹！有一類沙門、婆羅門，以地遍入定為最勝，以此為目標。姐妹！世尊證知彼地遍入定而達最勝。由此證知而世尊見樂味、見過患、見出離、見道非道智見<sup>12</sup>。由於世尊見樂味、見過患、見出離、見道非道智見，他逮得利益、獲得心的寂滅。」

摩訶迦旃延尊者繼續闡述，世尊皆證知水遍、火遍、風遍、青遍、黃遍、赤遍、白遍、空遍、識遍入定而達最勝，由此證知而見樂味、過患、出離、道非道智見；見此故，他逮得利益，獲得心的寂滅。如是，世尊對於魔羅女兒的問題以該偈子回答，如此來詳細理解佛陀簡說的法要。

迦梨聽聞摩訶迦旃延尊者的說法後，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當佛陀藉由洞見實相，而獲得利益及心的寂滅，此能解釋為何佛陀在世間並不需要與人為友，因為此利益及心的寂滅並不能從世間的伴侶或友誼中獲得。

12 根據注釋的解釋，「樂味」為集諦，「過患」為苦諦，「出離」為滅諦，「道非道智見」為道諦。段末的「利益的獲得，心的寂滅」為阿羅漢性的二足。



摩訶迦旃延尊者進而解釋，有些人精通於某禪修業處，然而佛陀通達且證知所有禪修業處，了解十遍<sup>13</sup>（Kasīṇa）的不足之處而不執著；進而延伸至對任何事物皆不執著，如此解脫束縛，獲得利益及心的寂滅，因此佛陀在世間無伴侶，不落入世間之友誼。

### 兒子首樓那出家

當摩訶迦旃延尊者住在阿槃提國拘羅羅葛喇城時，迦梨的兒子首樓那億耳經常聽聞尊者說法。

有一次，首樓那億耳前往摩訶迦旃延尊者的住處，抵達後禮敬尊者，坐於一面，然後對尊者說：「我聽聞摩訶迦旃延尊者的法教後，知道住在居家並不容易落實這一向圓滿、一向清淨、純潔的梵行。我希望由在家出家，剃除鬚髮，穿著袈裟。尊者！懇請您讓我出家！」

摩訶迦旃延尊者觀察首樓那億耳的波羅蜜尚未成熟，對他說：「首樓那！活著的一日直至命終，都須獨自臥、日中一食，出家的梵行生活甚為艱難。首樓那！你在此處可作為在家人，並在適當的時日，修習諸佛所教導的獨自臥、日中一食的梵行即可！」

首樓那億耳聽後，出家的志願就止滅了。過些時候，他再次懇請摩訶迦旃延尊者讓他出家，然而尊者再次婉拒。當

13 十遍（Kasīṇa）為禪修的所緣或業處。十遍包括地遍、水遍、火遍、風遍、青遍、黃遍、赤遍、白遍、空遍、識遍。「遍」是遍滿的意思，稱為「遍」是因為這十種對象達到似相時，無限地擴延遍入於一切處。

首樓那億耳第三次懇請出家時，摩訶迦旃延尊者知悉他的波羅蜜已成熟，於是允許他出家。

當時在阿槃提國的比丘人數稀少，摩訶迦旃延尊者經歷三年的艱難辛苦，從各處集合十位比丘，才能正式傳授首樓那億耳具足戒。

那時，首樓那億耳比丘度過首個雨安居並證得阿羅漢果。在一次靜居禪坐時，他生起想要親自謁見佛陀的想法。

在傍晚時分，他從禪坐中起來，前往摩訶迦旃延尊者的住處，禮敬後坐於一面，對尊者說：「我在靜居禪坐時，生起如此的想法：『我僅是聽聞世尊如是如是，但是從未親自謁見世尊。若戒師允許，我希望前往拜見世尊、應供、等正覺。』因此，若戒師允許，我希望能前往拜見世尊、應供、等正覺。」

「首樓那！善哉！善哉！首樓那！你可前往謁見世尊、應供、等正覺。首樓那！你應當拜見世尊，世尊具足殊妙歡喜、根寂靜、意寂靜、獲得最上調伏寂靜，是已調伏、已守護、增益制御諸根的龍象。首樓那！你且以我之名，以頭面頂禮世尊足，並說：『我的戒師摩訶迦旃延尊者，頭面禮拜世尊足。』」

隨後，摩訶迦旃延尊者交代首樓那億耳比丘，向佛陀請示關於邊地戒律的開緣事宜。首樓那億耳比丘應諾後，從座而起，禮敬摩訶迦旃延尊者，右繞而離去。

出發前，他前往母親迦梨的住處，對她述說此事。迦梨聽了之後對他說：「太好了！當你前去見世尊時，請帶著這張地毯，將它鋪放在世尊的香室（Gandhakuṭi）作為供養。」於是，迦梨將地毯交給首樓那億耳比丘。

持著母親迦梨交給他的地毯，首樓那億耳比丘收納臥具床座，攜持衣鉢前往舍衛城（Sāvathī）。

### 佛陀讚歎首樓那

首樓那億耳比丘次第雲遊至舍衛城，抵達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佛陀的住處。他禮敬佛陀後，坐於一面。那時，佛陀對阿難尊者說：「阿難！為這位客比丘準備臥具床座！」

阿難尊者心中知曉：「當世尊指示我說：『阿難！為這位客比丘準備臥具床座。』世尊想與這位比丘同住在香室。」於是，阿難尊者在佛陀所住的香室，為首樓那億耳比丘準備臥具床座。

那時，佛陀在空曠露處宴坐，深夜洗足進入香室，首樓那億耳比丘亦如是行持。佛陀在凌晨時分起身，對首樓那億耳比丘說：「比丘！你應當背誦法！」

「好的！」於是，首樓那億耳比丘無誤地背誦全《八頌經品》<sup>14</sup>（Aṭṭhakavagga）。

14 《經集》八頌經品・第 766～975 偈。「八頌經品」又稱「義品」。

當首樓那億耳比丘背誦完畢，佛陀甚為歡喜：「比丘！善哉！善哉！比丘！你善受持《八頌經品》，善作意、善思惟。你的音聲具足善美、分明、清亮，而能敘述其義。比丘！你戒臘<sup>15</sup>多少呢？」

「世尊！我戒臘一年。」

「比丘！你為何如此遲緩呢？」

「世尊！我已見諸欲的過患許久，但是由於家事繁多，有許多應作的事務。」

佛陀了知此義，即在此時說出以下偈言：

已見世間過，無著了知法；  
聖者不欣惡，淨者不樂惡。<sup>16</sup>

已見世間過患的人，其心長時不沉溺於俗家的欲樂。猶如不沾荷葉的水滴般，煩惱從心解脫而獲得清淨。於是，佛陀敘述以上偈言，說明已解脫煩惱的聖者及清淨者，不欣喜於諸惡。

### 天神隨喜兒功德

當佛陀歡喜讚歎首樓那億耳比丘善受持《八頌經品》時，從四天王天的天神、天龍、金翅鳥至梵天界，所有天神皆歡喜讚歎。

15 戒臘：出家人受具足戒後的年數，以過一個兩安居為一臘。

16 《律藏》大品·第五皮革犍度·首樓那億耳（V.i 194）。

當時，在距離祇樹給孤獨園一百二十由旬處的拘羅羅葛喇城，住在首樓那億耳的母親——迦梨家中的天神，亦歡喜讚歎，乃至鼓掌。

迦梨問道：「誰在鼓掌呢？」

「姐姐！是我。」天神回答。

「你是誰？」

「我是居住在你家的天神。」

「你從未為我鼓掌，為何今日如此做呢？」

「我並非為你鼓掌。」

「那你為誰鼓掌呢？」

「為你的兒子，首樓那億耳尊者。」

「我的兒子有何作為？」

「今日，你的兒子與世尊同住在香室，他向世尊背誦佛法。世尊對你兒子背誦佛法而歡喜讚歎，因此我亦歡喜讚歎及鼓掌，從四天王天至梵天界的天神們，他們皆歡喜讚歎。」

「你真的是說，我的兒子對世尊背誦佛法，而不是世尊對我的兒子說法嗎？」

「是的，你的兒子對世尊背誦佛法。」

當迦梨聽見天神如此作答，喜悅遍滿全身，隨後她生起此念：「若我的兒子對在香室的世尊獨自背誦佛法，他必然也能對我說法。當我的兒子回來時，我將準備盛大的說法集會，聽聞他說法。」

## 請兒升高座說法

當首樓那億耳比丘聽見佛陀讚譽他時，他知道：「世尊對我感到喜悅，現在是最好的時機，以傳達我的戒師所交代的請願。」

於是，他從座而起，以頭面頂禮佛陀之足，對佛陀說出摩訶迦旃延尊者提出五項戒律的請願<sup>17</sup>。佛陀依此因緣，允許在邊地僅需集合持律的五人眾，即可傳授具足戒等等。

再者，首樓那億耳比丘以母親迦梨之名禮敬佛陀，並說：「世尊！布施者迦梨女居士供養此地毯，以鋪放在世尊香室的地板上。」語畢，首樓那億耳比丘將地毯供養佛陀。

17 《律藏》大品·第五皮革犍度·首樓那億耳 (Vi 194)：

對於在邊地阿槃提國，摩訶迦旃延尊者請首樓那億耳比丘代為請示佛陀，以下五項戒律的開緣。

一、阿槃提與南路比丘甚少，經歷三年艱難辛苦，由各處令一群十比丘集會，才能得具足戒。願世尊允許在阿槃提與南路，以少數眾授具足戒。

二、於阿槃提與南路，黑土地面遭牛蹄踐踏而堅硬，願世尊允許在阿槃提與南路著數重履（鞋）。

三、於阿槃提與南路，人人尊重沐浴，以水淨之，願世尊允許在阿槃提與南路經常沐浴。

四、於槃提與南路以獸皮為敷具：羊皮、山羊皮、鹿皮。猶在印度中部伊羅具、摩羅具、摩奢如、氈陀，如此在阿槃提與南路亦以獸皮為敷具，即：羊皮、山羊皮、鹿皮。願世尊允許在阿槃提與南路以獸皮為敷具，即：羊皮、山羊皮、鹿皮。

五、眾人施衣與已往境界外的諸比丘，說：『此衣與某甲。』彼等還時，說：『某甲與汝衣。』彼等以墮尼薩者，疑慮而不受。願世尊說衣法。

首樓那億耳比丘住在祇樹給孤獨園一些時日後，心想：「我是時候該回去見我的戒師。」於是，他向佛陀告假，離開祇樹給孤獨園，前往阿槃提國拘羅羅葛喇城，摩訶迦旃延尊者的住處。

次日，摩訶迦旃延尊者帶著首樓那億耳比丘托鉢，並次第來到首樓那億耳比丘的母親——迦梨之家。當迦梨見到自己的兒子，她的心遍滿喜悅。

她問道：「兒子！你是否見到世尊？」

「是的，我已見到世尊。」

「你是否以我之名禮敬世尊呢？」

「是的，我已如此做。你交給我的地毯，已鋪放在世尊的香室內。」

「此趟拜訪世尊如何？聽說你與世尊同住在香室，你對世尊背誦佛法，這是真的嗎？世尊對你所說歡喜讚歎，這是真的嗎？」

「你是如何知道這些事情呢？」首樓那億耳比丘問。

「兒子！住在這屋裡的天神告訴我，世尊歡喜讚歎你的那一天，所有一萬世界的天神及梵天皆歡喜讚歎。兒子！我希望你能為我複述，當天你對世尊背誦的佛法。」

首樓那億耳比丘默然而許。當迦梨知道兒子已經允諾，她建造一座說法堂，為他準備說法的高座，並舉辦一場盛大的弘法大會。首樓那億耳比丘在那一次的弘法大會利益眾多

人，迦梨的好友卡提雅妮<sup>18</sup>（Kāṭiyānī）亦在該聞法場合證得須陀洹果。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讚譽首樓那億耳比丘為「善說第一比丘」<sup>19</sup>。

### 過去願心已圓成

迦梨獲得「隨聞得信第一女居士」的稱譽，是源於她十萬劫前的願心所致。

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時期，迦梨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富者之家。有一次，她前往聽聞勝蓮華佛說法，佛陀將一位女居士置為「隨聞得信第一」。她希求在未來佛座下獲得此功德及殊榮，於是對佛陀為首的僧團作廣大供養，並如此發願。

她捨報後轉生天界，僅在天界及人間流轉，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她出生於王舍城，名為迦梨。此生，迦梨成為女居士中最資深者，在喬達摩佛的教法期，為首位證得須陀洹果的女居士。她過往的波羅蜜成熟，圓滿累劫的心願。

18 卡提雅妮（Kāṭiyānī）被佛陀譽為「不動信第一女居士」，請參閱第二冊第十章「寧可失去世間財，不可失去佛法寶」。

19 《增支部》1集206經。



——不動信第一女居士——卡提雅妮

Kāṭiyānī

# 寧可失去世間財， 不可失去佛法寶

第二冊·第十章

世間的利得或損失、名聲或惡名、毀謗或讚譽、樂或苦，此八風讓我們搖擺不定及脆弱不堪。在累劫的輪迴中，我們習慣於滿足自身的利益，極少能為解脫輪迴而犧牲世間的利益與獲得。

然而，出世間是一種減損法，以貪、瞋、癡的減損為要務，與世間法的性質互不相容。由於對出世間的解脫未確立穩固的信心，在面臨世間與出世間的抉擇時，一般人以短暫的視野作衡量，而不願意捨棄刀刃上的蜂蜜。

佛法的淨信者——卡提雅妮（*Kātiyānī*），當她在聽聞佛法時，五百盜匪入侵其住家。在面臨世間財富盡失，或出世間的聖財毀失，這兩種情況之下，她以不動搖的信心，作了明智的抉擇——寧可失去一切財物，也不能失去聽法的殊勝因緣！由此，她在聞法時證得須陀洹果，獲得巨大的佛法聖財。

## 恭敬心聽聞佛法

卡提雅妮出生在阿槃提國（Avantī）拘羅羅葛喇城（Kurarahara）富者之家，家庭富裕豐足。當她成年時，成為首樓那億耳比丘（Soṇa Kuṭīkaṇṇa）的母親——迦梨<sup>1</sup>（Kālī）的親密好友。

首樓那億耳比丘已證得阿羅漢果，但是，從出家以來未曾見過佛陀。有一次，他向戒師摩訶迦旃延尊者（Mahā Kaccāna）提出請求，並獲得允許前往舍衛城（Sāvathī）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拜見佛陀。

在當晚夜分凌晨時，首樓那億耳比丘在佛陀的香室（Gandhakuṭi），對佛陀背誦全《八頌經品》<sup>2</sup>（Aṭṭhakavagga）。佛陀歡喜讚歎首樓那億耳比丘，一萬世界的天神們亦歡喜讚歎首樓那億耳比丘。住在迦梨家的天神歡喜讚歎之際，將此事告訴他的母親迦梨。

當首樓那億耳比丘從舍衛城返回拘羅羅葛喇城時，次第托鉢至母親迦梨家，母親請求首樓那億耳比丘為了她的利益，重述對佛陀背誦的佛法。首樓那億耳比丘默然答應。

母親迦梨為首樓那億耳比丘建造一座說法堂，籌劃一場盛大的弘法大會，邀請卡提雅妮、眾多親友及城民出席。首樓那億耳比丘升座開始說法，以母親迦梨為首席聞法者，卡提雅妮亦在眾多聞法者的行列之中，虔敬專注地聞法。

1 迦梨（Kālī）被佛陀譽為「隨聞得信第一女居士」，請參閱第二冊第九章「世間首位證悟優婆夷」。

2 《經集》八頌經品・第 766～975 偈。「八頌經品」又稱「義品」。

## 五百盜匪入侵家

那時，有五百盜匪按照白天所標示的記號，從城鎮郊區挖掘地下隧道，直通卡提雅妮的住處，準備入侵其家。

卡提雅妮的住家有嚴密的防盜措施，住處以七重圍牆圍繞，設有七扇厚實的大門，每一重圍牆內有野狗守護，尚有各種方法使盜賊無法進入。因此，這五百盜匪在無計可施之下，開始挖掘地下隧道，以便能直接入侵卡提雅妮的住家。

劫匪的首領已探聽卡提雅妮將在當天出席弘法大會，於是準備在弘法大會開始時動手。他安排匪徒們按照計劃行事，自己則出席弘法大會，站在卡提雅妮的後方監視她，以防止她返回住處而破壞這完美的偷盜計劃。

這時，卡提雅妮在說法堂，對她的侍女說：「去吧，女孩！返回我的住處取一些油來，讓我們點燃這座說法堂四周的油燈，以此善行讓我得以分享朋友迦梨的功德。」

侍女回到卡提雅妮的住處時，無意間發現潛伏在隧道的盜匪，那些盜匪已紛紛入侵住家，亮起燈光並打開那收藏銅幣的房門。

她嚇得魂飛魄散，不敢進入住家取油，直奔弘法大會現場，向主人卡提雅妮報告此事。她說：「主人！劫匪在我們家院子裡挖掘了一條隧道！現在已入侵屋內，正打開那收藏銅幣的房門！」

這時，盜匪的首領聽見這位侍女緊急地向卡提雅妮報告此事，他心想：「倘若卡提雅妮聽了侍女所說的話後，起身趕著回家，我將在當下此處，把她的頭砍下！但是，若她繼續留下來專心聽聞佛法，從她屋內掠奪的財產，我將悉數歸還。」

卡提雅妮對她的侍女輕聲細語地說：「噓！讓盜匪拿走他們所看到的所有銅幣。我正在聽聞難得的佛法，別打斷和阻擾！」

她的侍女不放心，再度回到卡提雅妮的住處探視情況。那時，五百盜匪已將銅幣一掃而空，他們正打開那裝滿銀幣的房門。她的侍女心急如焚地奔回說法會場，再度向卡提雅妮報告此事，卡提雅妮說：「讓盜匪拿走他們想要拿的，別打斷及阻礙我聞法。」

侍女鬱悶地回到卡提雅妮的住處，再次觀察盜匪的行動。那時，五百盜匪已取完所有銀幣，他們正打開那盛滿金幣的房門。此時，那位侍女忍無可忍，再度前往說法堂，向卡提雅妮報告說明此事。

這時，卡提雅妮對她說：「女孩！你已三度報告此事，我說『讓盜匪們拿走他們想帶走的，我正在聞法，切勿打擾』，然而，你卻不將我的話當一回事，依然一遍又一遍地來到我身邊重複述說。你要是再來一次，我將依你的錯誤處罰你！」

盜匪的首領聽見卡提雅妮的這番話語，他震撼且感動，心想：「這是多麼虔誠的一位女士啊！如此這般具有德行及智慧的女士，倘若我們劫走她的財產，我們將被大地所吞噬！我們將遭受嚴重的懲罰！」

於是，盜匪的首領起身離開，急忙趕到卡提雅妮的住處，命令下屬：「快！將那位女士的財物歸還原處！」於是，盜匪們將銅幣歸還至儲放銅幣的房間，銀幣及金幣亦歸放原處。隨後，盜匪的首領率領他的五百盜匪前往說法堂，坐在說法堂的后端，聽聞首樓那億耳比丘開示。

## 入聖流感化盜匪

此時，卡提雅妮在聽法的過程中心已安住，當首樓那億耳比丘說法結束時，她的心在瞬間進入禪定，證得須陀洹果。

首樓那億耳比丘說法完畢，已是破曉時分，盜匪的首領率五百屬下來到卡提雅妮面前，跪在她的足下說：「親愛的女士！請原諒我們所犯下的過錯。」

卡提雅妮問道：「你們對我做錯何事呢？」

盜匪的首領承認所有盜劫計謀，包括挖掘隧道及入侵其家，並說：「當他們入侵您家時，我在您的後方監視您，並懷有殺意，懇請您原諒！」

「好的，朋友！我寬恕你！」卡提雅妮說。

其他盜匪也對他們的盜竊行為，向卡提雅妮懺悔，請求原諒。心地仁慈的卡提雅妮慈悲地說：「我寬恕你們所有人。」

盜匪首領說：「女士！您的寬恕並無法讓我們贖罪。我們請求您，讓首樓那億耳比丘接納我們五百人加入僧團，成為僧團的一員。」

於是，卡提雅妮將他們帶至首樓那億耳比丘尊前，禮敬尊者並說：「尊者！這些盜匪對尊者的開示及我的美德感到歡喜，並具有信心，希望能加入僧團，請尊者接受他們成為僧團的一員。」

首樓那億耳比丘為他們五百人剃度出家，而卡提雅妮則以四資具供養，護持五百位剛出家的僧人。隨後，首樓那億耳比丘指導五百比丘禪修業處，他們獲得禪修業處後，前往深山林間努力精進。

此時，佛陀遠在一百二十由旬外的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以超越凡人的天眼觀察此五百比丘，放光猶如佛陀正端坐在他們面前一般，依他們各自的根器，對五百比丘說出以下偈言作為教導：

比丘住慈悲，喜悅佛教法，  
達寂靜安樂，諸行解脫界。

比丘汲舟水，水出則舟輕，  
若斷除貪瞋，汝證得涅槃。

五斷<sup>3</sup>與棄五<sup>4</sup>，五種善<sup>5</sup>勤修，

3 「五斷」是應斷除的五項，指「五下分結」，即：身見、戒取、疑、貪欲、瞋恚。斷除五下分結，即為阿那含聖者。

4 「棄五」是應捨棄的五項，指「五上分結」，即：色愛、無色愛、掉舉、慢、無明。為證得阿羅漢果的聖者所斷除的煩惱。

5 「五種善」指「五根」，即：信根、勤根、念根、定根、慧根。

越五著<sup>6</sup>比丘！名為渡瀑流<sup>7</sup>。

修定勿放逸，勿使心迷欲，  
勿待吞鐵丸，燒燃而叫苦。

無慧者無定，無定者無慧，  
具足定與慧，實彼近涅槃。

比丘入空屋，彼心之寂靜，  
諦觀於正法，享超人界樂。

人若常正念，諸蘊之生滅，  
獲得喜與樂，已知得不死。

有智慧比丘，於現世作是：  
攝根及知足，隨護戒律儀。

親近善知識，正命不放逸，  
待人盡好誼，行為應善行。

依此彼多樂，至滅盡諸苦。<sup>8</sup>

聽聞佛陀說偈後，五百比丘證得阿羅漢果，斷盡一切煩惱。由於卡提雅妮對於佛法的不動信，感得五百盜匪蛻變重生，在喬達摩佛的教法中證得最上道果。

6 「五著」（Pañcasāṅgā），即：貪、瞋、癡、慢、邪見。

7 「四瀑流」，即：欲、有、見、無明。

8 《法句經》第 368 ~ 376 偈。



卡提雅妮對三寶的虔敬及信心十分堅固，世間的得失、苦樂等誘惑，無法令她動搖。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不動信者，以卡提雅妮為第一。」<sup>9</sup>

## 往昔善願今成滿

卡提雅妮被佛陀譽為「不動信第一女居士」，源於她往昔的願心使然。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時期，她出生於鷲城（Hamsavatī）富人之家。

當她聽聞勝蓮華佛說法時，佛陀將一位女居士置為「不動信第一」的殊榮。她聽聞後內心歡喜，亦渴望自己能擁有如此的殊譽。她供養佛陀精緻的飲食後，發如是願。勝蓮華佛預言，她的願望將在未來佛座下實現。

她具有諸多波羅蜜，在十萬劫期間僅流轉於天界與人間。直至喬達摩佛出於世間時，她出生在阿槃提國拘羅羅葛喇城富者之家，享有過去世所累積的豐碩果實。

此生，她以對三寶不動搖的信心及德行，降伏盜匪的貪欲，讓他們懺悔過往的盜竊行為，並有因緣在佛法裡重生、斷盡諸漏。此猶如磐石般不動搖之信，成為聖道的根基，亦是堆砌道果的基石。

9 《增支部》1集265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ānaṃ upāsikānaṃ aveccappasannānaṃ yadidaṃ kātiyānī」。

心微笑了  
*The Mind Smiles*

——  
不動信第一  
女居士——  
卡提雅妮

——可倚信第一女居士——那拘羅母

# 菩薩五百世之母親

Nakulamātā

第二冊·第十一章

我們從無始生死輪迴以來，曾經互為父母、親人、朋友及怨敵。由於親疏、愛恨、喜惡、好壞，彼此交錯著複雜的情感。在累劫的輪迴中，彼此的相遇，以渴愛為柴薪，一遍又一遍地燃燒、滾動著生命輪轉的巨輪。

那拘羅母 (Nakulamātā) 及其丈夫那拘羅父 (Nakulapitā)，他們曾經五百世為佛陀的父母。今生他們再次遇見佛陀，依然熟悉地呼喚佛陀為：「兒子」。過往對兒子思念的印記，依然歷歷在目。然而，佛陀將此夫婦對於他的情感，引導至佛法的體證。

那拘羅夫婦的感情十分要好，他們曾向佛陀提問，夫妻來世如何再度相遇。佛陀慈悲教示夫妻來世得以再度相遇之道。

由親見涅槃，逐漸遞減輪迴的薪火。彼此再度相遇，亦為聖道上相互提攜的法侶，一同走在離苦的八正道上，直至輪迴止息。

## 五百世為菩薩母

那拘羅母居住在婆祇國（Bhagga）孫須摩羅山（Sumsumāragiri），她的丈夫名為那拘羅父，是富人之子。當那拘羅父繼承家裡的田地時，人們以其兒子之名——那拘羅（Nakula）稱謂他們夫婦倆。

那時，佛陀遊化至婆祇國孫須摩羅山，在恐怖林鹿苑（Bhesakalāvana）度過第八個雨安居。那拘羅母、那拘羅父以及城鎮的人們前往謁見佛陀及聞法。當那拘羅母與那拘羅父第一眼見到佛陀時，他們跪在佛陀尊前說：「兒子！你離開我們那麼長的時間，去了哪兒呢？」

其實，那拘羅母曾五百世為菩薩的母親、五百世為菩薩的大姨母、五百世為菩薩的小姨母、五百世為菩薩的姑母；那拘羅父亦曾五百世為菩薩的父親、五百世為菩薩的伯父、五百世為菩薩的叔父、五百世為菩薩的舅父。由於往昔的血緣關係，他們對佛陀的愛念，深深根植在心裡，認為佛陀是離他們遠去的孩子。

他們歡喜於再次見到佛陀，思念之情難以言喻。佛陀並沒有阻止，讓他們跪著觸碰佛陀的雙足，直到他們感到心滿意足為止。當他們的心已安住且平捨，佛陀依他們的根器為他們說法。那拘羅母與那拘羅父在聽聞佛陀說法後，證得須陀洹果。

## 夫妻來世再相遇

那時，佛陀住在婆祇國孫須摩羅山恐怖林鹿苑。那拘羅母及那拘羅父邀請佛陀至家中應供，並向佛陀請法，記載於《增支部·一同生活者經》<sup>1</sup>（Paṭhamasamajīvīsuttam）。

佛陀於午前著衣持鉢，前往那拘羅夫婦的住處。佛陀抵達後，坐在他們所設好的座位上。那拘羅夫婦向佛陀禮敬後坐於一面。

那拘羅父對佛陀說：「世尊！那拘羅母是我自幼相處，年輕時就已經迎娶過門的妻子。我從來不曾以意念背叛過那拘羅母，更何況以身行背叛她。世尊！我們已經在這一世得以相遇，我們希望來世彼此能再度相遇。」

那拘羅母也同樣地對佛陀說：「世尊！我在年輕之時，就已經嫁給當時還是青年的那拘羅父。我從來不曾以意念背叛過那拘羅父，更何況以身行背叛他。世尊！我們已經在這一世得以相遇，我們希望來世彼此能再度相遇。」

佛陀對他們夫婦說：「居士！若夫妻兩人皆已在這一世相遇，又希望來世能再度互遇。那麼，兩人必須共同具備相同的信、相同的戒、相同的捨、相同的慧。如此，兩人已在此生互遇，來世亦能再度相遇。」

佛陀這一段開示，對於未來希望能與這輩子的同伴再度相遇者，應如是落實，兩人必須擁有共同的信、戒、捨與慧。譬如丈夫是遠離殺生、遠離偷盜、遠離欲邪行、遠離虛誑語

1 《增支部》4集55經。

及遠離飲酒的五戒持守者，妻子也須是五戒持守者。譬如妻子是善良的人，對於佛、法、僧具有信心者，丈夫也須是對三寶具有信心者。

倘若夫妻兩人，其中一人常以不慳吝的心，做清淨布施行，另一人不應善加阻止，而應隨喜及讚歎對方的布施功德，並共同成就布施行。倘若一人不詈罵、亦不威嚇沙門、婆羅門，另一人亦須具備如此的善行。在聞、思、修及智慧的增長方面，一人也必須與另外一人相般配。

倘若夫妻兩人同樣對三寶具有信心、寬容且如法地生活，彼此之間相互說愛語，他們將擁有豐裕的福利，也將生起安穩及快樂。當夫妻兩人同樣具足戒行、履行正法，他們在天界亦將歡喜。

雖然那拘羅母與那拘羅父希望未來世能彼此相遇，但是他們的相處是建立在出離心與佛法的增進上。他們攜手走在離苦的八正道上，彼此不離不棄。凡證得須陀洹果的聖者，僅將在天界或人間往返不超過七次，即將止息輪迴。

### 懼病丈夫得勸諭

那時，佛陀住在婆祇國孫須摩羅山恐怖林鹿苑。有一次，那拘羅父懼病，因病情嚴重而十分痛苦。那時，那拘羅母對他的丈夫作出智慧的勸誡，記載於《增支部・那拘羅父經》<sup>2</sup>（Nakulapitusuttam）。

2 《增支部》6集16經。

那拘羅母來到罹病丈夫的床邊，溫柔地告訴那拘羅父說：「長者！你命終的時候，不要心有掛礙，有掛礙地死去是苦的。而且，有掛礙地死去被世尊所訶責。」

「長者！倘若你作如是想：『在我死之後，那拘羅母將無法養育孩子，不能經營家居。』長者！你別作如是想。我善巧於紡綿及編織。在你逝世之後，我能養育孩子，經營家居。因此，你命終之際，別心有掛礙，有掛礙地死去是苦的。而且，有掛礙地死去被世尊所訶責。」

「長者！倘若你作如是想：『在我逝世後，那拘羅母將改嫁至他家。』長者！別作如此想。你與我都知道，我們十六年來嚴守在家梵行。因此，長者！你命終之際不要有掛礙，有掛礙地死去是苦的，有掛礙地死去被世尊所訶責。」

「倘若你如是想：『在我逝世之後，那拘羅母將不想謁見世尊，也不想謁見比丘僧。』但是，長者！切莫作如此想。在你逝世之後，我將更想謁見世尊，更想謁見比丘僧。因此，長者！你命終之際，切勿掛礙，有掛礙地死去是苦的。再者，有掛礙地死去被世尊所訶責。」

「長者！倘若你作如是想：『那拘羅母在我逝後，沒有圓滿諸戒。』然而，你別作如是想。長者！在世尊的白衣在家女弟子當中，有圓滿戒的人，我是那其中之一。若對這存有懷疑或疑慮的人，世尊正住在婆祇國孫須摩羅山恐怖林鹿苑，可前往詢問世尊。因此，長者！你命終之時勿掛礙，有掛礙地死去是苦的。而且，有掛礙地死去被世尊所訶責。」



「倘若長者你如是想：『那拘羅母內心沒有獲得寂止。』但是，長者！切勿如是想。在世尊的白衣在家女弟子當中，有獲得內心寂止的人，我是她們其中之一。若對此抱有懷疑或疑慮的人，世尊正住在恐怖林鹿苑，可前往向世尊查證。因此，長者！你命終之時勿掛礙，有掛礙地死去是苦的。再者，有掛礙地死去被世尊所訶責。」

「長者！倘若你作如此想：『那拘羅母在這法及律中，未得證入、未得安住、未得蘇息、未度疑、未離惑、未得無畏、仰賴他人而未住導師之教中。』然而，長者！別作如是見。在世尊的白衣在家女弟子當中，在此法及律已得證入、已得安住、已得蘇息、已度疑、已離惑、已得無畏、不仰賴他人而住導師之教中者，我是她們其中之一。然而，若對此抱有懷疑或疑慮的人，世尊正住在恐怖林鹿苑，可前往詢問世尊。因此，長者！你命終之時勿掛礙，有掛礙地死去是苦的，有掛礙地死去被世尊所訶責。」

她丈夫聽聞那拘羅母所說出的真實語後，他的病就奇蹟似地立即痊癒，從此完全脫離病痛，他的重病就如此滅去了。

那拘羅父在脫離病痛、痊癒不久後，前往佛陀的住處。抵達後，他向佛陀禮敬，並坐於一面。佛陀對那拘羅父說：「長者！這對你有利益！長者！這對你有善利！那拘羅母憐憫你、為帶給你利益，而對你作勸誡及教誡。」

佛陀繼續說：「長者！在我的白衣在家女弟子當中，圓滿其戒的人，那拘羅母是其中之一。長者！在我的白衣在家女弟子當中，獲得內心寂止的人，那拘羅母是其中之一。長者！在我的白衣在家女弟子當中，在這法、律中，為已得證入、已得安住、已得蘇息、已度疑、已離惑、已得無畏、不仰賴他人而住導師之教中者，那拘羅母是其中之一。長者！這對你有利益！長者！這對你有善利！那拘羅母出於憐憫、為利益你，而對你作勸誡、教誡。」

那拘羅母雖然過著居家生活，但是內心卻對世間有著出離之心。她對病重丈夫的一番話語，印證她在佛法上的體悟。佛陀隨後亦讚譽那拘羅父具備六種特質：對佛不壞淨、對法不壞淨、對僧團不壞淨、對聖戒不壞淨、對聖智不壞淨、對聖解脫不壞淨。<sup>3</sup>

有一次，佛陀在祇樹給孤獨園說法時，向大眾說：「比丘們！在我的女居士弟子中，可倚信者，以那拘羅母居士婦為第一。」<sup>4</sup>而那拘羅父被佛陀譽為男居士弟子中，可倚信者第一。<sup>5</sup>

3 《增支部》6集129經。此六種特質乃須陀洹聖者所具備。

4 《增支部》1集266經。巴利文為「*Etadaggaṃ bhikkhave mama sāvikaṇaṃ upāsikaṇaṃ viśāsikaṇaṃ yadidaṃ nakulamātā gahapatānī*」。

5 《增支部》1集257經。

## 轉生可意天人法

《增支部·那拘羅母經》<sup>6</sup> (Nakulamātāsuttam) 記載佛陀對那拘羅母的教誡。有一次，佛陀住在婆祇國孫須摩羅山恐怖林中之鹿苑。那時，那拘羅母前往佛陀的住處，禮敬佛陀而坐於一面。

佛陀對坐在一面的那拘羅母說：「那拘羅母！成就八法的女人，身壞命終之後，將轉生成為可意天眾<sup>7</sup>的同伴。哪八法呢？」

「那拘羅母！在此處，有女人的父母為其女兒尋求利益，出於哀愍令她嫁人。對所嫁的丈夫，她比其早起及晚睡，且能妥善作事務，並順從丈夫之意、常實踐愛語。」

「對於丈夫所尊重的父母、沙門及婆羅門，她恭敬、尊崇他們。倘若他們到訪，她提供座位及水來迎接。」

「對於丈夫的事業，無論是羊毛或棉，她能靈巧且敏捷地作而不懈，具備足以執行及安排工作的適當方法與思察。」

「她了知丈夫家中的人——奴婢、使役、僮僕。她善知他們已做及未做的工作，她了知病者身體的強弱，適量地分發飲食給每一個人。」

6 《增支部》8集48經。佛陀亦曾以相似的內容教授毘舍佉 (Visakhā)，記載於《增支部》8集47經。

7 可意天眾 (Manāpakāyikā devatā)：化樂天 (Nimmānarati) 的天人，能隨心所欲造出色、聲、樂等欲樂之物。

「舉凡丈夫所帶回來的財、穀、銀、金，她守護且保護，她不揮霍、不盜取、不酩酊大醉、不令其損壞。」

「她是優婆夷，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她具有戒行，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妄語、離飲酒。」

「她具有捨，以遠離慳垢的心而住在居家，自在施捨、親手布施、歡喜棄捨，對於乞討者來者不拒，樂於布施。」

「那拘羅母！成就如是八法的女人，身壞命終之後，將轉生成為可意天眾的同伴。」

## 十萬劫宿願圓成

那拘羅母被佛陀讚譽為「可倚信第一女居士」，此源於過去的願心。十萬劫前，在勝蓮華佛（Padumuttara Buddha）的教法時期，那拘羅母出生於鷲城（Hamsavati）。她聽聞勝蓮華佛說法，佛陀當時讚譽一位女居士，並置她為「可倚信第一」。她聽聞後歡喜，希求此功德與殊榮，於是供養以佛陀為首的僧團，並發如是願。那拘羅父亦聽聞佛陀讚譽一位男居士，置他為「可倚信第一」，他也希望能獲得此殊譽，於是供養以佛陀為首的僧團後，作如是發願。

當他們捨報後，十萬劫間僅在人間與天界流轉，直至喬達摩佛的教法時期，他們居住在婆祇國孫須摩羅山。

那拘羅母及那拘羅父夫婦同為須陀洹果聖者，他們不曾有一刻背叛過彼此的忠誠。他們之間有著純淨的愛，彼此一同持守梵行，相互在聖道上精進，堪為佛陀教法中的典範夫婦。

— 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

# 女居士之秤與量

Veḷukaṇḍakiyā Nandamātā

第二冊 · 第十二章

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 (Veḷukaṇḍakiyā Nandamātā) 居住於阿槃提國 (Avanti) 威魯堪達城 (Veḷukaṇḍa)，她是一位已證得阿那含果<sup>1</sup>的女居士。

雖然在佛陀讚譽具有特殊能力的第一女居士當中，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並不在其列。然而，佛陀卻以她作為優婆夷弟子中的衡量基準及榜樣。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與擁有「多聞第一女居士」之稱的久壽多羅<sup>2</sup> (Khujjuttarā)，同被佛陀譽為優婆夷弟子中的秤與量。

1 阿那含 (Anāgāmi)，又稱「不還」、「不來」。阿那含聖者已斷除五下分結，即身見結、疑結、戒禁取結、欲貪結、瞋結，僅剩五上分結，即色界愛、無色界愛、掉舉、慢、無明尚未斷盡。此類聖者不會再來人間了，最多往生梵天界後，即在梵天界證阿羅漢果並般涅槃。

2 久壽多羅 (Khujjuttarā) 被佛陀譽為「多聞第一女居士」，請參閱第二冊第四章「過耳成誦無盡藏」。

## 自在語毘沙門天王

《增支部·難陀母經》<sup>3</sup> (Nandamātāsuttam) 如是記載。那時，舍利弗尊者 (Sāriputta)、目犍連尊者 (Moggallāna) 與大比丘眾前往特觀那山 (Dakkhiṇāgiri)，不久即將經過難陀母居住的城市——威魯堪達城。

那天，在清晨破曉時，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起身讀誦《彼岸道品》<sup>4</sup> (Pārāyana)。天界四天王之一的毘沙門天王 (Vessavaṇa) 碰巧有事，而從北方往至南方，途中經過難陀母的住處。當毘沙門天王經過時，聽見難陀母正讀誦《彼岸道品》，他安靜地站立諦聽，靜待她讀誦完畢。當難陀母讀誦《彼岸道品》完畢後，安靜而默然。

此時，毘沙門天王知道難陀母已讀誦完畢，他歡喜地說：「善哉，姐妹！善哉，姐妹！」

難陀母訝異地問：「賢友！你是誰呢？」

「姐妹！我是你的兄弟——毘沙門天王。」

「善哉，賢友！願我所讀誦的法門，作為送你的禮物。」

「善哉，姐妹！請讓此作為送我的禮物：明日早餐前，以舍利弗尊者及目犍連尊者為上首的比丘眾，將來到威魯堪達城。明日請你對比丘僧眾作飲食供養，然後稱是為我作的布施，這即是贈送我的禮物。」

3 《增支部》7集53經。

4 《經集》第五品。亦稱《波羅延》。

於是，夜過之時，難陀母在住處準備各種殊妙飲食，等待以舍利弗尊者及目犍連尊者為上首的比丘僧眾到來。這時，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等比丘僧眾在尚未食用朝食時，進入威魯堪達城。

難陀母對某一位男子說：「來！你前往僧園告知比丘僧眾：『尊者！時候已到，在難陀母的住處，飲食已準備好了。』」

該男子回答：「好的，夫人！」

於是，他前往僧園告知比丘僧眾：「尊者！時候已到，在難陀母的住處，飲食已準備好了。」

在午前時，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及比丘們著衣持鉢，前往難陀母的住處，並坐在為他們所設好的座位上。難陀母將所準備好的殊妙飲食，親手供養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及比丘僧眾，令他們食用飽足。

當舍利弗尊者已食用完畢，手離開鉢時，難陀母在一旁坐下來。舍利弗尊者對坐於一面的難陀母說：「難陀母！是誰告知你比丘僧眾的到來呢？」

於是，難陀母將事情的經過向舍利弗尊者報告，並複述與毘沙門天王之間的對話，隨後說：「尊者！這布施的一切福德與利益，願成為毘沙門天王的安樂。」

舍利弗尊者聽後，讚歎道：「真不可思議，難陀母！未曾有，難陀母！你能與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威力的天子——毘沙門天王當面交談。」



## 自證殊勝未曾有法

難陀母對舍利弗尊者說：「尊者！對我而言，這並不是我唯一具有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我還具有其他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尊者！我有一位可愛、悅意的獨生子，名為難陀。但是，國王依某種原因將他帶走，再以暴力奪取他的生命。尊者！在兒子被捕或正被捕時、被傷害或正被傷害時、被殺或正被殺時，我知道我的心並沒有變異。」

「真不可思議，難陀母！未曾有，難陀母！你甚至能淨化心的生起。」

「尊者！對我而言，這並不是我唯一具有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我還具有其他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尊者！我的丈夫死後，投生在某夜叉界，他對我顯現過往的身形。但是依於此因緣，我知道我的心並沒有變異。」

「真不可思議，難陀母！未曾有，難陀母！你甚至能淨化心的生起。」

「尊者！對我而言，此並非我僅有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我尚其他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尊者！自從我年輕時，嫁給年少的丈夫以來，對於丈夫，即使是心意都不曾背叛他，更何況是以身背叛。」

「真不可思議，難陀母！未曾有，難陀母！你甚至能淨化心的生起。」

「尊者！對我而言，這並不是我唯一具有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我還有其他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尊者！自從我宣告成為優婆夷後，我知道自己不曾故意違犯任何戒。」

「真不可思議，難陀母！未曾有，難陀母！」

「尊者！對我而言，此並非我唯一具有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我還有其他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尊者！此處若我願意，則能離欲、離不善法，進入住於有尋、有伺，由離而生喜、樂的初禪；以尋、伺的平息，內潔淨、一心，進入住於無尋、無伺，由定而生喜、樂的第二禪；以喜的褪去，安住於平靜，正念、正知，以身受樂，進入住於聖者宣說的『平靜、具念、樂住』的第三禪；以樂的捨斷、苦的捨斷，先前的喜、憂已滅沒，進入住於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的第四禪。」

「真不可思議，難陀母！未曾有，難陀母！」

「尊者！對我而言，這並非我唯一不可思議、未曾有法，我尚其他的不可思議、未曾有法。尊者！依世尊所說的五下分結，我未見這當中，有任何自己尚未捨斷的。」

「真不可思議，難陀母！未曾有，難陀母！」

那時，舍利弗尊者對難陀母宣說法要，令她激勵及歡喜，隨後從座而起離去。

難陀母將此布施功德迴向毘沙門天王，毘沙門天王為表達感激，以穀米裝滿難陀母的糧倉，如此延續直至難陀母命終。

## 六支布施福德海聚

那時，佛陀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佛陀以清淨天眼，觀察到住在威魯堪達城的難陀母，向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為上首的比丘眾，作六支具足的布施。佛陀以此契機向比丘們說法，此說法記載於《增支部·六支布施經》<sup>5</sup>（Chalaṅgadānasuttam）。

佛陀對眾比丘說：「比丘們！住在威魯堪達城的難陀母，向舍利弗、目犍連為上首的比丘眾，作六支具足的布施。何為六支具足的布施呢？」

「比丘們！施者有三支；受者有三支。」

「施者有哪三支呢？比丘們！在此，世間有布施者，施前是愉悅的，施時是心歡喜的，施後是歡悅的，這是施者的三支。」

「受者有哪三支呢？比丘們！受者是已離貪的人，或是正在精勤調伏貪的人；是已離瞋的人，或是正在精勤調伏瞋的人；是已離癡的人，或是正在精勤調伏癡的人。這是受者的三支。如此，施者有三支、受者有三支。比丘們！這是六支具足的布施。」

「比丘們！如此具足六支的布施，不容易計取其福德之量，說：『有這麼多福德的積聚、善的積聚、樂的收益、導向生天、安樂的果報、有利於在天界，導向可喜、可愛、可意、利益與安樂的果報。』而只能稱為不能計算、不可量的大福德聚。」

5 《增支部》6集37經。

「比丘們！譬如大海的水量，不容易計取其量，而說『有這麼多升水』或『有這麼多百升水』或『有這麼多千升水』或『有這麼多十萬升水』。而只能稱為不能計數、不可量的大水聚。比丘們！同樣地，具足六支的布施，不容易計取其福德之量，說：『有這麼多福德的積聚、善的積聚、樂的收益、導向生天、安樂的果報、有利於在天界，導向可喜、可愛、可意、利益與安樂的果報。』而只能稱之為不能計算、不可量的大福德聚。」

佛陀如此讚歎難陀母的布施。佛陀更提出難陀母為女居士弟子當中的榜樣。在《增支部》記載，佛陀讚譽難陀母為女居士的衡量基準：「諸比丘！有信心之優婆夷作希求時，應作如是正當之希求，我當如久壽多羅優婆夷、及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諸比丘！彼等久壽多羅優婆夷、及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是我等優婆夷女弟子之秤、之量。」<sup>6</sup>

《相應部》記載：「諸比丘！有一具信之優婆夷，對己所慈愛之女，如是說：『汝應如久壽多羅優婆夷、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優婆夷。』諸比丘！久壽多羅優婆夷與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乃我弟子優婆夷中之秤、量。」<sup>7</sup>

威魯堪達奇雅難陀母已斷除欲界的煩惱，對五欲已不再染著。阿那含果的聖者捨報後，將出生在色界或無色界，就在該處入涅槃，不復再生於欲界。

6 《增支部》4集176經、《增支部》2集134經。

7 《相應部》17相應24經。

— 師利瑪女居士

Sirimā

# 一夜千金，死後無人問津

第二冊 · 第十三章

美麗是無常短暫的，再誘惑迷人的色身，即使生前一夜值千金，死後都不及畜生的屍體來得有價值。畜生的肉能作買賣，而人類的屍體卻分毫不值，即使免費贈送也無人敢要。

王舍城一代風塵女子師利瑪（Sirimā）一生的改變，由嫉妒而鑄成大錯開始。從古至今，由嫉妒心而引起的災難不勝枚舉。嫉妒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及殺傷力，倘若無法覺察嫉妒的生起，我們就如奴隸一般被它操控著，不惜一切地傷害及毀滅那些對自我造成威脅的人。

師利瑪因嫉妒焚心，將熱油澆淋在一位須陀洹聖者的頭上，慶幸此聖者安住在慈心三昧中而毫髮無損。當師利瑪恢復理智後，深知自己已犯下大錯，懇切懺悔並乞求寬恕。由於聖者的慈悲感化，她有因緣親近佛陀並聽聞佛法，由此證得法眼淨，成為一位虔敬的佛弟子。

## 美撼凡塵的師利瑪

師利瑪出生於王舍城，為娑羅跋提（Sālavatī）之女。娑羅跋提是王舍城具有高知名度的風塵女子，她是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所安立的淫女。由於當時在毘舍離（Vesālī）有一位風塵女子名為菴婆巴梨<sup>1</sup>（Ambapālī），她使毘舍離日益繁榮，頻婆娑羅王欲效法之，而安立娑羅跋提為王舍城的風塵女子。

不久之後，娑羅跋提有了身孕。她心想：「懷孕的婦女不受男子所喜愛，倘若有人說：『娑羅跋提有娠』，他們對我的恭敬將減損，因此我應當稱病。」

當男嬰誕下時，娑羅跋提命令婢女將他丟棄在塵堆中。此男嬰被無畏王子（Abhaya）發現並收養，取名為「耆婆」（Jīvaka）。成年後，耆婆前往德叉尸羅國（Takkasilā），在一位傑出的老師指導下學醫，並在醫術領域獲得非凡的成就，成為佛陀及頻婆娑羅王的御醫。

當娑羅跋提第二次有娠時，她誕下一名女嬰。由於女兒可跟隨母親的職業作為妓女，因此她並沒有被拋棄，而被良好地照顧，取名「師利瑪」。她長大後美撼凡塵，令人樂見及欣喜。在母親娑羅跋提逝世後，師利瑪接替母親的位置，成為頻婆娑羅王認可的風塵女子，一夜身價一千金。

---

1 菴婆巴梨（Ambapālī）的事跡，請參閱第一冊第十四章「風塵女子亦可證得最高道果」。

## 妒火燃燒不可控

佛陀在王舍城（Rājagaha）進入第十七個雨安居，那時王舍城的財務大臣富樓那悉哈（Puṇṇasīha）將已證得須陀洹果的女兒鬱多羅難陀母<sup>2</sup>（Uttarānandamātā），嫁給富人蘇瑪那（Sumana）的兒子。然而，蘇瑪那的家庭並非佛陀的追隨者，鬱多羅在雨季期間，無法如往常一般受持齋戒、親近僧侶，更不用說供養僧團或聽聞佛法了。

過了兩個月半，眼看雨安居即將在十五天後結束，她焦急地將自身的情況轉告父親富樓那悉哈。為幫助自己的女兒在善法上增益，富樓那悉哈交給女兒一萬五千金，建議她聘請師利瑪服侍自己的丈夫十五天，好讓她能完成想做的善行。

在此情況下，師利瑪被僱請至鬱多羅居家，代替鬱多羅服侍丈夫十五天。在這十五天內，師利瑪享受女主人所擁有的待遇，沉浸在權威的歡樂之中，誤認為自己就是這座豪宅的女主人。

在雨安居最後一天的清晨，鬱多羅忙碌準備供養佛陀及僧團的飲食。那時，師利瑪與鬱多羅的丈夫正在樓上嬉戲，她的丈夫拉開簾子從窗戶往下窺探屋內的情形，恰巧鬱多羅也抬頭望向窗戶，他們夫妻眼神對交，彼此互望微笑。其實這是離心離德的微笑，丈夫見妻子為供養忙碌而不屑取笑，妻子見丈夫失念放逸而無奈微笑。

---

<sup>2</sup> 鬱多羅難陀母（Uttarānandamātā）被佛陀譽為「禪定第一女居士」，請參閱第二冊第六章「火焰化清涼甘露」。



然而，當師利瑪看見他們互望微笑時，嫉妒與瞋恨在她心中燃燒，直至將她完全吞噬。她想：「竟敢在我的面前公然調情！」當下她憤怒填胸而忘失自己，氣沖沖地衝下樓，進入廚房拿起一大勺滾燙的熱油，憤怒地澆淋在女主人鬱多羅的頭上。

鬱多羅是佛陀稱譽為禪定第一的女居士，她在那一瞬間進入禪定，安住在慈愛之中。在慈心的保護下，當滾燙熱油澆淋在她的身上時，猶如荷葉不沾水般流過身體，她不但沒有感受到灼熱，更毫髮無損而不受任何傷害。

憤怒未止的師利瑪再度拿起另一勺熱油走向鬱多羅，此時鬱多羅的侍女們十萬火急地衝上前將她抓住，罵道：「你是被僱來的妓女，不過在此處住了短短的十五天，竟敢與我們的女主人競爭！」她們打抱不平地向師利瑪拳打腳踢。

當師利瑪被毒打時，鬱多羅嘗試阻止不果，乾脆以身體擋在師利瑪的身前，以保護她不受侍女所傷。隨後，再以溫水為師利瑪清洗傷口，並為傷口敷上草藥。

此時，師利瑪才清醒過來，意識到自己的真實身分。被鬱多羅的慈愛及寬容所攝受，她對自己一時衝動而做出傷害她的惡行，感到慚愧不已。她心想：「如此具德的女人，若我不請求她的寬恕，我的頭或將碎裂成七片。」

於是，師利瑪慚愧地跪在鬱多羅面前，說道：「親愛的女士！我為自己魯莽的行為向您懺悔，請您原諒我。」

然而，鬱多羅希望師利瑪有因緣得以親近佛陀，善巧地說：「我現在無法接受你的懺悔。在我原諒你之前，你須先獲得我父親——佛陀的寬恕。明日，佛陀與僧團將到此處應供，請依你自己的能力親自獻上供養，並請求佛陀的寬恕。」

師利瑪深知自己犯了大錯，深感內疚及難過，她真心希望能獲得寬恕。於是，她返回自己的住處準備精緻的飲食，次日帶著這些殊妙飲食，連同五百侍女一同前往鬱多羅的住處。

### 悔過聞法而開悟

午前，佛陀與僧團抵達鬱多羅的住處，並坐在準備好的座位上。然而，師利瑪對自己的惡行感到慚愧，不敢親自將飲食放入佛陀及僧眾的鉢內，僅站立在一旁等候。鬱多羅接過她準備的飲食，為她作妥善的安排及供養。

當佛陀與僧眾們用膳完畢，師利瑪與五百侍女跪在佛陀的足前，乞求原諒。

佛陀詢問她：「你犯了什麼錯？」

「世尊！我因嫉妒生起，將沸騰的熱油澆淋在鬱多羅的頭上。然而，她不但不生氣，還阻止侍女毆打我。我意識到她的善良，向她請求原諒。她說：『若我的父親寬恕你，我亦會原諒你。』請世尊寬恕我。」

佛陀說：「師利瑪！我寬恕你。」

於是，師利瑪走向鬱多羅，向她禮敬請求寬恕。

鬱多羅說：「師利瑪！我寬恕你。」

佛陀述說以下偈言：

以不忿勝忿，以善勝不善，  
以施勝慳吝，以實勝虛妄。<sup>3</sup>

當佛陀說此偈言結束時，師利瑪及其五百侍女皆證得須陀洹果，對佛法再也不生起疑惑，斷除身見、戒禁取見及疑。師利瑪誠邀佛陀及比丘們次日前往她的住處應供，她對以佛陀為首的僧團作廣大布施及供養。

### 迷戀師利瑪的比丘

師利瑪見法開悟之後，成為一位虔誠的佛弟子。她結束風塵女子的生涯，積極投身於護持三寶。從證悟的次日，對佛陀作大規模的供養之後，她對僧團作出長期邀請，請僧團每日指派八位比丘到她家中接受飲食供養。從此，僧團固定每日有八位比丘輪流到她家中應供。

「尊者！請接受奶油。尊者！請接受牛奶。」師利瑪恭敬地為八位比丘一一獻上食物，直至鉢裡盛滿美食。她總是親手供養僧眾，為他們提供美味且營養的飲食。每位比丘所獲得的食物份量，足以讓三至四人享用。她每日以十六枚金幣，作為供養僧團八位比丘的飲食費用。

有一天，輪流前往師利瑪住處應供的八位比丘當中，其中一位在接受師利瑪的飲食供養之後，前往距離王舍城三由旬外的另一座寺院。傍晚時分，當這位來訪的客比丘坐在一

3 《法句經》第 223 偈。

處等待寺院的大長老時，住在那座寺院的比丘歡迎他的到來，並詢問：「賢友！您在何處用膳後，而來到此處呢？」

客比丘問答：「賢友們！我來到這座寺院之前，在師利瑪的住處接受她的飲食供養，她每日固定供養八位比丘飲食。」

比丘們繼續問：「賢友！師利瑪的飲食供養是否準備得很好呢？」

「賢友！我簡直無法形容那些飲食是何等殊妙。她盡最大的心意，準備極好的食物。每位比丘所獲得的飲食份量，足以讓三至四人享用。特別幸運的是，比起她的供養，她的美貌更勝一籌。師利瑪具有如此這般的美貌。」這位客比丘讚美師利瑪的端麗氣質。

其中一位比丘聽見這番讚美師利瑪的言論，雖然從未曾見師利瑪，竟然愛上了她。他心想：「我該去見見她。」他告訴那位客比丘自己的戒臘，並詢問目前僧團該由誰前往師利瑪的住處應供。

「賢友！」那位客比丘說：「倘若你現在前往，明天將輪到你成為接受師利瑪供養的八位比丘之一。」聽到這般回覆以後，那位比丘立即持衣及鉢，出發前往王舍城。

由於路途遙遠，他無法在當晚抵達王舍城，但是他依然盡最大的努力繼續往前趕路。終於在黎明時分，他抵達王舍城並進入寺院內，依照戒臘次序而獲得前往師利瑪家應供的邀請。

從昨日那位客比丘到師利瑪的住處應供之後，師利瑪就患上一種致命的疾病。因此，她不得不摘下經常佩戴的華麗飾品，臥躺在床上。當前來應供的八位比丘已經抵達住家時，侍女們向師利瑪報告。然而，病重的師利瑪卻連坐起身子的力氣都沒有，她已無法向往常一樣邀請比丘上座，親手接過比丘的鉢，為他們獻上供養。

於是，師利瑪臥躺在床上，以微弱的聲音指示她的侍女：「女孩們！向比丘們接過鉢。邀請比丘們上座，先供養米粥，再供養蛋糕。當用餐的時間已至，將食物盛滿比丘的鉢，再供養比丘們。」

「是的，主人。」侍女們回答。

侍女們引導比丘進入屋內，依照師利瑪的吩咐，依序獻上米粥及蛋糕。當用餐的時間已至，侍女將比丘們的鉢盛滿各式各樣的食物。隨後，她們進入房間向師利瑪報告所做的事。師利瑪對她們說：「女孩們！將我扶到尊者們的面前，我想向他們禮敬。」

在侍女的攙扶下，她緩緩地走出大廳，並恭敬地向比丘們禮敬。她的身體十分虛弱，顫抖而無法平衡自身。

那位未曾見過師利瑪卻愛上她的比丘，凝視著她，心想：「即使師利瑪生病，她看起來依然楚楚動人。不難想像她健康且盛裝打扮時，是何等天姿絕色。」此時，他的內心生起狂熱的情慾，彷彿已經囤積上億年。這位比丘失去理智而迷迷糊糊，深陷在對師利瑪的痴迷當中，他完全無法吃下任何食物。

於是，他帶著盛滿食物的鉢回到寺院，蓋上鉢後置放在一旁。他將袈裟鋪在一處，並筆直地躺在上面。從那刻開始，沒有任何一位比丘能勸服得了他，使他進食。他徹底地斷食，讓自己挨餓。

## 病逝屍體為教材

那天晚上，師利瑪病逝了。頻婆娑羅王請使者將此消息傳達佛陀：「世尊！御醫耆婆的妹妹——師利瑪已經死了。」當佛陀接到此消息後，請使者傳達：「勿焚燒師利瑪的屍體，將她的屍體放在墓地，派人駐守以防止被烏鴉、野狗或豺狼等野獸咬走。」

頻婆娑羅王遵照佛陀的指示，如此過了三天。當邁入第四天時，師利瑪的屍體已開始腫脹，蛆蟲從身體的九孔大量湧出。整個屍體爆裂開來，膨脹猶如煮沸的鍋。頻婆娑羅王派遣人四處擊鼓，在王舍城各地下達他的命令：「除了孩童以外，所有市民務必到墓地觀看師利瑪的屍體，否則將被罰款八枚金幣。」

頻婆娑羅王亦邀請佛陀前來墓地。佛陀對比丘們說：「我們去看看師利瑪的屍體吧！」

此時，那位陷入癡迷的比丘依然沒有聽從比丘們的忠告，茶飯不思而終日臥床。他已四天沒有進食，放在鉢裡的食物已腐壞發臭，那鉢也已經污穢不堪。

有一位友善的比丘來探望他，並告訴他說：「賢友！佛

陀即將前往觀看師利瑪。」一聽到師利瑪的名字，這位瘋狂的年輕比丘忘了自身的虛弱與飢餓，精神百倍地跳了起來。

「賢友！你說什麼？」他問。

「佛陀即將前往觀看師利瑪，你要去嗎？」

「要！我要去！」他趕緊將鉢內腐爛的食物倒掉，將鉢清洗乾淨放入鉢袋，與比丘們一同前往看師利瑪。

那時，佛陀與眾多比丘們在墓地站立一面，而比丘尼、王室成員、男居士和女居士則站在另一面。當所有人聚集時，佛陀問頻婆娑羅王：「大王！這女人是誰？」

「世尊！她是名為『師利瑪』的年輕女子，是御醫耆婆的妹妹。」

「她是師利瑪嗎？大王！」佛陀再次問道。

「是的，世尊！」頻婆娑羅王篤定地確認。

「大王！倘若如此，請擊鼓宣布：『誰願意支付一千金，便可擁有師利瑪。』」佛陀說。

頻婆娑羅王按照佛陀的指示，擊鼓宣布此訊，然而並沒有人給予回應。於是，頻婆娑羅王對佛陀說：「世尊！無人願意擁有她。」

佛陀說：「大王！若無人願意以一千金擁有她，可降低價格。」於是，頻婆娑羅王宣布以五百金能擁有師利瑪，可是依然沒有人願意支付此價。頻婆娑羅王再將價格降低至二百五十金、五枚金幣、一枚、四分之一枚、十六分之一枚

金幣，依然沒有人願意擁有她。最後頻婆娑羅王宣布「免費擁有師利瑪」時，仍然沒有人有興趣擁有她。

頻婆娑羅王對佛陀說：「世尊！即使免費送出，也沒有任何人願意擁有師利瑪。」

佛陀藉此因緣說法：「比丘們！我親愛的兒子！看看這位曾經令眾人樂見及欣喜的師利瑪。過去在王舍城，人們以一千金與她共度一夜。如今即使免費送出，也無人有興趣擁有她。那具有高價的美麗已經毀壞。比丘們！透過你們的智慧之眼，觀照此身是苦的實相。」

佛陀接著述說以下偈言：

汝觀粉飾身，瘡傷骨積集，  
病患多思惟，非堅常住者。<sup>4</sup>

「比丘們！我親愛的兒子！在這個皮囊裡，甚至不存在絲毫具有堅固或穩定性質之物。此皮囊透過精美的服裝、裝飾品、鮮花、香水、化妝品等讓它看起來愉悅。它由大小不一的肢體組合而成，比例對稱，讓人錯認為美麗。但是它之所以能筆直站立，是因為三百根骨頭撐起，它不斷地被難忍的苦逼迫著。」

「由於不具智慧洞悉真相，盲眼的凡夫錯誤認為此皮囊令人愉悅、心怡。事實上，此身非愉悅，整個身體皆令人厭惡，充斥著污穢厭惡之物，穢物從瘡般的九孔不斷溢出。以智慧之眼，反覆觀照如此的身體！」

4 《法句經》第 147 偈。



## 師利瑪天女從天而降

師利瑪逝世而轉生天界，居住在師利瑪女天宮。那時，佛陀率領比丘們前往墓地觀看師利瑪的屍體時，師利瑪在五百天女的陪同下，乘坐五百輛車乘，在一片輝光中從天而降，來到墓地禮敬佛陀。

當時，鵬耆舍尊者（Vangisa）獲得佛陀的允許，與師利瑪天女展開以下對話，記載於《小部·天宮事經》<sup>5</sup>（Vimānavatthu）。

鵬耆舍尊者問：「女神！你的馬擁有最上的裝飾，強壯而迅速地從空中下降。你所化作的五百車乘，跟隨馭者鞭策的馬匹運行。你站立在裝飾嚴好的最勝車前，輝煌如星火遍照。纖美者！具有無上麗容者！我問你：你從哪一層天來此，親近無上正等覺？」

師利瑪天女回答：「具足所謂『無上』的最上欲樂，樂於隨心所欲造出欲樂的天神，我從化樂天而來，以天女的容姿，為歸命無上正等覺者而來此處。」

鵬耆舍尊者問：「女神！你前生做何善行？你依何而有無量名聲、快樂增長呢？你依何而擁有行於空中的最上神通力？為何你的容色光耀十方？你被諸天尊敬圍繞，女神！你由何處死，而出生在此善趣？你遵照誰的教法？如果你是佛弟子，請告知我。」

5 《天宮事經》16經。

師利瑪天女回答：「在山間最勝的王舍城，為最勝具祥的頻婆娑羅王之侍女。我善於音樂及舞蹈，素為王舍城所周知的師利瑪。」

「諸聖中之王、調伏者——佛陀，為我說無常、集諦、苦諦，無為常住的滅諦，以及端直、無邪曲、安穩的道諦。我聽聞如來無上的教法、涅槃不死道，而嚴持清淨戒律，安住於佛所說的法。」

「依無上如來的教導，我了知無為無垢道，直入奢摩他禪定，而證得最上決定性。我得殊勝不死道，對三寶有一向信，依聖諦現觀得勝進、無疑惑，受眾人的尊敬而享大歡喜。我饗如是不死味的女神，為最勝者如來的弟子，見法、住立於須陀洹果，為預流而不再往惡趣。」

「我為禮拜無上正等覺而來，禮敬尊敬具祥的法王，歸命清淨豫樂諸比丘，寂靜沙門之集會。最勝調御師、斷渴愛、豫悅調伏者，以最勝的利益饒益有情，我見牟尼而心喜、滿足，故我頂禮彼如來。」

## 聞法證阿那含道果

佛陀對集合在墓地的眾人宣說《征勝經》  
(Vijayasuttam)<sup>6</sup>：

或立或步行，或坐又或臥，  
身有屈與伸，此是身動作。

6 《經集》蛇品·征勝經·第193～206偈。亦名「Kāyavicchandānikasuttam」、  
「Nandasuttam」。佛陀首次宣說此經，是在佛陀成道後第五年至第六年之間，  
為禪定第一的難陀比丘尼(Nandā)而說。在佛陀成道後第十七年，佛陀對執  
著師利瑪的比丘第二次宣說此經。

骨腱相結聯，深皮肉上塗，  
表皮外包蔽，如實不見身。  
身充腸與胃，肝臟與膀胱，  
心臟與肺臟，腎臟與脾臟。  
充洩與唾液，充汗與脂肪，  
關節血滑液，膽汁與油膏。  
此身有九孔，常時流不淨，  
由眼流眼垢，由耳流耳垢。  
由鼻流洩液，時口吐膽汁，  
時時吐痰液，由身流汗水。  
此頭雖空洞，其中腦充滿，  
愚者障無明，思彼身為淨。  
一旦身死屍，腫脹且青瘀，  
棄置於墓場，親族亦不顧。  
屍體為狗噉，野干狼蛆蟲，  
鴉鷺同來啄，其他生物啖。  
已聞佛之語，具慧之比丘，  
遍知身不淨，彼則如實見。  
此身如彼身，彼亦同於此，  
從內至外在，對身應離欲。  
具慧之比丘，遠離貪與欲，  
甘露無有死，證涅槃寂靜。

此身需照料，不淨實惡臭，  
充滿諸污穢，流漏此彼處。  
如此不淨身，猶自思高揚，  
輕視他人者，是無見愚盲。

聽聞佛陀的開示，師利瑪天女證得阿那含果；那位迷戀師利瑪的比丘則證得須陀洹果。在場的八萬四千人、天人了悟四聖諦，證得道果而從諸苦中解脫。

師利瑪以天女之身，從天界下來人間，觀看上一輩子自己腐爛的色身，見證佛陀以她的色身作為弘法題材，讓眾人證得道果，了悟聖諦。雖然人死後，色身毫無價值，猶如垃圾一般遭丟棄塚間。然而，在活著的時候，師利瑪卻善於運用此色身，修行並廣作布施，由此獲得殊勝的來生。

師利瑪未證悟前，曾經犯下傷害聖者的嚴重錯誤，但是她及時悔改，並懺悔認錯。事實上，凡夫被煩惱控制時難免會犯錯。但是，切勿因為曾經的過錯，而自暴自棄地關閉證悟之門。除了違犯五逆重罪<sup>7</sup>者之外，大家皆有在此生證悟的可能性。對於今生所犯下的過錯懇切發露懺悔、乞求寬恕，立誓往後不再重犯。如此持續於道上精進，一旦波羅蜜成熟，證道的果實一樣能開花結果。師利瑪的一生，即是最激勵的典故。

---

7 五逆重罪：五種最重的罪。造此業因，必受無間地獄的苦果，故稱無間業、五無間。謂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

— 善生女居士

Sujātā

世尊一諭言，惡婦成良婦

第二冊·第十四章

「家」是由眾多因緣聚合而組成，為達和樂及融洽，每一位成員皆扮演重要的角色。倘若家庭成員各守其職、互愛包容，闔家則能和樂融融地相處。

善生（Sujātā）出生在富可敵國的家庭，成年後嫁入給孤獨長者（Anāthapiṇḍika）之家。但是，她卻目無尊長且傲慢無禮，她的出現令給孤獨長者的家庭變得不和樂。佛陀為其開示「七種人妻」的法要，她聽聞後即證得須陀洹果，從此改變自己，成為一位和藹及溫順的人。

## 惡性格橫暴乖張

善生出生於鴛伽國（Aṅga）跋提城（Bhaddiya）具有大福報的富有家庭。她的家人是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統治境內的五位大福報者，其中包括爺爺面托迦（Meṇḍaka）、父親檀那闍耶（Dhanañjaya）等。她的姐姐是鹿母講堂（Migāramātupāsāda）的捐獻者毘舍佉<sup>1</sup>（Visākhā）。由於身世顯赫且金玉滿堂，善生從小嬌生慣養，養成傲慢無禮的個性。

當善生已達適婚的年齡時，她以良好的聲望，嫁給給孤獨長者的兒子迦羅（Kāla）。然而，她卻目中無人，任性且容易憤怒。對於公婆及丈夫應有的禮儀不但不遵守，而且還在家中粗野橫暴，對僕人威脅毆打，人人畏懼她的強勢乖張。

## 聞佛教誡入聖流

有一次，佛陀率領五百比丘眾前往給孤獨長者的住處應供，抵達後坐在所設好的座位上。給孤獨長者坐在佛陀的身旁聞法。

恰在此時，善生正對僕人嘶喊怒吼，憤怒的吶喊聲劃破說法的寧靜。佛陀中止說法，問道：「那是什麼聲音？聽起來就像漁夫們在吆喝。」

1 毘舍佉（Visākhā）被佛陀譽為「布施第一女居士」，請參閱第二冊第三章「這大福報，不是幸運或偶然」。

長者回答：「世尊！這是沒有恭敬心的兒媳。她不侍公婆與丈夫，不行布施，不守戒律，對三寶不信，晝夜不停地製造事端。」

「倘若如此，可喚她來此處。」佛陀說。

長者派人請善生過來，善生來至佛陀說法之處，對佛陀禮敬後，站立一面。

於是，佛陀對善生說：「善生！為人妻子有七種，你是七種中的哪一種呢？」

善生說：「世尊！我對如此簡單的言語，不明白其意義，請世尊詳細告訴我。」

佛陀說：「你且注意善聽。」然後說出以下偈言：

心惡不思人利益，心染他者鄙己夫；  
欲殺謀害娶她者，此妻是名「殺夫婦」。  
當夫獲得財富寶，技藝從商農務活；  
即使少許希掠奪，此妻名為「盜掠婦」。  
貪食怠惰不工作，粗暴強橫惡言語；  
待夫專橫如待僕，此妻名為「暴君婦」。  
仁慈常思利益人，守護夫如母護子；  
夫蓄財寶善守護，此妻名為「阿母婦」。  
恰如妹妹待姐姐，恭敬侍奉其丈夫；  
謙讓聽從夫支配，此妻名為「姐妹婦」。



見夫之時滿心喜，恰如長別友人來，  
高雅具德忠貞者，此妻名為「朋友婦」。

靜聞詈罵怯責罰，心無瞋怨耐其夫，  
從夫支配無忿怒，此妻名為「婢女婦」。<sup>2</sup>

「善生！此為七種人妻，此中殺夫婦、盜掠婦及暴君婦，此三種妻子將生在地獄，其他四種妻子則生於化樂天。」

此有妻女，呼為殺夫，盜掠強勢，謂盜掠婦；  
不守戒律，粗暴不敬，彼女命盡，往赴地獄。

此有妻女，阿母姐妹，朋友婢女，善呼彼等；  
彼之女等，守戒制己，彼女命盡，往赴善趣。<sup>3</sup>

當佛陀說此七種人妻時，善生的心在瞬間進入禪定，證得須陀洹果。

佛陀問善生：「你要成為七種人妻的哪一種呢？」

善生回答：「世尊！我當如婢女婦。」

善生禮敬佛陀，從此改變自己。佛陀成為唯一教導善生，而成功使她轉變為和藹者的導師。

## 往昔受菩薩教誡

當佛陀接受飲食供養後，返回祇樹給孤獨園（Jetavana）。佛陀指示比丘眾應做之事，隨後進入香室（Gandhakuṭi）。

2 《本生經》269 經。

3 《本生經》269 經。

日暮時，比丘們集合在法堂，討論佛陀的德行，讚譽佛陀的美德猶如花朵綻放：「諸位賢友！佛陀僅給予一次勸諭，家婦善生即變得和靄，證得預流果。」

此時佛陀來到法堂，問道：「比丘們！今天集合在此處討論何事呢？」

比丘們向佛陀稟報所討論之事，佛陀說：「比丘們！這並非始於今日，在前生，善生也因為我的一諭，而轉變成和靄者。」於是，佛陀述說過去世的因緣。

往昔在波羅奈城（Bārāṇasī），當梵與王（Brahmadatta）治國的時候，菩薩是太子，隨後繼承王位。菩薩的母后是一位善怒的人，強橫粗野，常叱吼怒喝他人。那時，身為國王的菩薩想諭止母后，但是心想：「以草率而無根據的言語來諭止母后，如此並不妥當。」於是，他隨時關注，看看是否有能當作勸諭之事，以作為勸導母后的契機。

某日，菩薩與母后前往御苑，他們在途中聽見青堅鳥鳴叫的聲音。陪同的隨從們聽見這鳥的叫聲，都塞耳說：「從哪兒來的難聽聲音，為何有如此粗野的聲音？不要再鳴叫了！」

隨後，菩薩與母后在御苑散步，他們在一株花朵盛開的娑羅樹下駐留片刻。那時，有一隻杜鵑鳥以美妙的聲音鳴叫。大家喜愛它的聲音，讚歎地說：「這是何等溫和親柔的聲音啊！你鳴、你鳴、更再鳴！」大家站立在該處引頸眺望，豎耳傾聽。

菩薩見此二件事，心想：「真好！今日能以此作為題材，令母后理解。」

菩薩說：「母后！在途中，大家聽見青堅鳥的聲音皆塞耳，喊道：『別叫了！別叫了！』希望青堅鳥不再鳴叫。確實，粗暴言辭，誰都不喜歡。」

隨後，菩薩道出以下偈子：

其身實具美顏色，眾人喜見美妙聲；  
 言辭粗暴人不愛，此世他世皆相同。  
 爾實未見杜鵑鳥，彼有斑點惡黑色；  
 此鳥具有柔和聲，數多之人皆愛護。  
 因此當說親柔語，心和穩者語賢明；  
 其所言詞多甜蜜，闡說法義與事理。<sup>4</sup>

菩薩以三偈為母后說法，使母后理解。母后聽聞後，成為正行溫和之人。菩薩即是佛陀，當時的母后即是善生。

善生過去的習氣，在今生持續地增長。過去，菩薩為其善知識，諭止她的行為；此世，佛陀為其大善知識，為她說法而使她轉凡入聖。由於過去曾親近菩薩而學習，善生在此世波羅蜜成熟，聽聞佛陀的教誡而入聖者之流。

以善生的事跡為鑑，家庭不和樂之因，皆源於個人在身、口、意上的欠缺。倘若每一個人都遵循善法，守護自己的身業、口業及意業，不僅家庭能和樂，在一切處皆能祥和。

4 《本生經》269 經。

願成就此書者、出資者

安樂喜悅

一切善願皆得成滿

成就無上道果

願一切眾生同霑法益

## 【參考書目】

- 《漢譯南傳大藏經》，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0-1998。
- Chattha Sangayana CD-ROM, ed. Vipassana Research Institute, version 4. Dhammagiri: VRI, 1999.
- Acariya Dhammapala, William Pruitt trans. *Therīgāthā-Atthakathā (Paramatthadīpanī.IV)*. Oxford, U.K. : The Pali Text Society, 1998.
- Ānandajoti Bhikkhu. *Aggathērīvatthu (AN 1.14.5.1-13 and Its Commentary) The Stories about the Foremost Elder Nuns*. 2015.
- Dhammapāla, Peter Masefield trans. *Elucidation of the Intrinsic Meaning so Named the Commentary on the Vimāna Stories (Paramattha-dīpanī nāma Vimānavatthu-aṭṭhakathā)*. Pali Text Society, 1997.
- Eugene Watson Burlingame trans. *Buddhist Legend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Pāli Text of the Dhammapada Comment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 Jonathan S. Walters trans. *Legends of the Buddhist Saints: Apadānapāli*. Whitman College, 2017.
- Mrs. Rhys Davids trans. *Psalms of the Early Buddhists: I. Psalms of the Sisters*.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09.
- Nyanaponika Thera, Hellmuth Hecker. *Great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Their Lives, Their Works, Their Legacy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s, 2003.
- The Most Venerable Mingun Sayadaw Bhaddanta  
Vicittasārābhivamsa, U Ko Lay trans, U Tin Lwin trans.  
*The Great Chronicle of Buddhas*. TI=NI Publishing  
Centre, 1990-1998.

# 心微笑了

佛陀時代的女性證悟道跡  
(繁體版)

*The Mind Smiles*

*Enlightenment of Female Practitioners During the Buddha's Era*

---

作者 釋了覺、釋了塵  
美編 靜慮林  
出版一刷 2019年1月(繁體版)  
二版一刷 2019年7月(簡體版)  
出版 馬來西亞靜慮林  
Shi Ne Ling Monastery  
Pertubuhan Meditasi Shi Ne Ling, Malaysia  
Email: shineling118@gmail.com  
Website: www.shineling.org



---

© 2019 馬來西亞靜慮林

索書處：馬來西亞靜慮林 | Email: shineling118@gmail.com

---

若您想與大眾結緣珍貴的法寶，歡迎您隨喜助印。

戶名：Pertubuhan Meditasi Shi Ne Ling Malaysia

帳號：3814714401

銀行：Public Bank Berhad

SWIFT Code: PBBEMYKL

心微笑了紙質書、電子書免費結緣 • 不得販售或作任何商業用途。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 not for sale.

松竹寒柏傲凌霄，水月鏡花似夢影；

柔中有剛絕塵俗，幽谷香蘭德馨馥；

浩瀚星河耀大千，傲然微笑伴浮雲。

本書《心微笑了——佛陀時代的女性證悟道跡》以巴利聖典及註釋書為基礎，描繪出在佛陀時代的女性證道事蹟。她們是行於覺者之道的佼佼者，如秋空之皎月，如幽谷之香蘭，她們的智慧及德澤在人間千古不朽。

這些尊貴的女性聖者們，確實曾經在人間活生生地存在過，留在貝葉經上的字裡行間，印證她們在修道路上曾經走過的足跡，寂靜的生命閃耀著不凡及精彩。僅僅藉由憶念女性聖者們的功德，她們即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Shi Ne Ling Monastery*